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七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七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十四卷首一卷

〔清〕釋敏膺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香域内外集十二卷》提要

御製詩

花山作

蹕來初地青山鳥道深風生松澗合雲暗石苔侵靜晝飛閒蝶餘春噪晚禽空留支遁跡物外託

宸襟

御製詩

御題

翠巖寺

高雲　賜諡禪師曉

青

香域　賜華山敏膺

開起溪雲下

詩清山雨歸

清凉禪寺

紀恩雜詠

翠巖寺臣僧敏膺著

恭和

御製詩二十首

曉色千官動隨

鑾護蹕深珠簾山靄淨玉筍澗光侵柳岸低飛燕松陰

囀化禽羣趨欣拜舞一統樂

堯襟

千簇雲山繞蓮峰徑自深紫巖松路合翠竹瀑花侵

夜梵聞經鳥天空宿水禽

聖王垂顧盻草木展芳襟

山色晴初麗紅雲紫氣深垂楊金勒動芳草玉鞭侵

靜伏開指蟻驚看巢頂禽寂然俱避左玉燭散花襟

原不事微行觀風博采深窮檐麟甲擾絕壑鳳旗侵

臥石看回象懸崖聽語禽山堂幽更寂佛火照清襟

碧雲通

御座侍衛雨傍深劍戟慈鋒利神威道氣侵山高藏野

鹿水淺浴花禽今古開生面塵埃不染襟

人開閶闔迴仙仗山色鑾光貫泉聲珮響侵

黄花啣白鳥紫竹　進昇平頌斯文服

聖襟
天語香風散山光樹影[illegible]花苔色嫩野草景雲侵時
轉千峰鶴鸞聞萬種禽聲傳空谷響一嘯豁幽襟
日照花陰合錦標金碧深連青空景色霽琴石曉雲侵
竹密藏青羽松高覓白禽浮風拔上下
溫語滌煩襟
聖度原無極悠悠化育深和風疏水脉淑氣雜花侵輦
路攀松色天山聽異禽我 朝全盛典萬國仰
神襟
芳輿停石磴野景襲苔深

御筆淩雲舞
龍書蜿蜒侵旋螺飛乳燕王碧宿祥禽勝跡開千古常
懷曠達襟
老子當年記蓮開千葉深 朝
恩寵過萬古嚴名侵草澤心機鷺山林不繫禽茲遊殊
足紀片石暢懷襟
煙蘿[illegible][illegible]棄泉石感高深霧卷溪亭迴嵐開石壁侵
梁空翻語燕泉響咽鳴禽凝望青山外
宸遊慊素襟
勅御休驚恐揚鞭竹逕深喜形幽韻遠愛語俗情侵

石鏄雙如鳳雲飛一似禽奇異人不到穿鑿豈凡襟
鶯啼春日永花色望中深黃葉隨時轉葵心向日侵
移舟翔水鴨舞櫂起洲禽蒲伏瞻 儀仗
溫綸諭庶襟
法宇蒙
恩庇緇門化洽深珮環仙籟遠旗幟雨花侵茂竹棲靈
鵲喬松集異禽山林傳盛事至善服于襟
幸得山花逕蓮香十里深臺空塵不到人靜月難侵
竹影搖黃雀松風動翠禽蒼苔留玉步喜色滿
宸襟

我
皇聞世出大地沐
恩深九域祥風洽三光景運侵揮毫呈瑞翮問俗獻山
禽揭然馳騁望今古豁塵襟
行在標奇跡磨崖感遇深溪間苔蘚淨石古篆紋侵運
泰生麟獸時和出鳳禽太平蠲賦稅恩澤頌
仁襟
春歸三日後暑氣復臨深萬象隨時轉純陽節自侵
希聞春舌鳥猶聽夏鳴禽遠視羣方動微萌發嫩襟
聖德乾坤大

皇恩念舊深上曰你師父是朕舊交你是舊人風幡山閣迴花雨石牀侵法
燦雙林樹音宣共命禽臣先師深受國恩今日請蒙諡典眞爲曠世遭逢存歿均感無旣指
陰頻慰藉感荷涉衣襟上到山回鑾行至入法界指曰你在樹陰裏送朕不必遠去臣即謝恩

四月初三日

駕幸華山臣僧率衆奉迎得近體一首

盛世歌謠祝頌頻歡呼舞蹈不飛塵松餘翠色迎
宸幄梅吐芳香接
御茵皇上至方丈梅花一林始盛賦得山花如有待留得一枝開之句日照山林景運奐雲霏潤
鑾雨花新
皇輿涖止時安泰一語回將寒谷春

御筆書字口占二絶志愧

天門鳳閣總無評敢謂龍鍾學未成強自塗鴉慙
御墨筆花聊傍五雲生
永素當年迥出羣縱横筆法敵千軍我無伎倆承
恩寵楷畫全忘隸八分

高雲　賜諡禪師曉青

潤澤乾坤遍太虛卷舒無繫順方隅度人有意從
龍降應化無心出岫徐舜日照開三界朗堯天興致九
霄鋪
恩波沃蕩通禪定常寂光生映　紫都

賜額翠巖寺

孤峰屏矗玉繩餘巨笏朝天鳥道疏碧岫凌空瞻
紫極蒼巒入漢望
宸居神回地軸　龍書燦德斡天維　睿藻攄萬古爭
傳標勝跡傾心感荷
聖恩儲
香域　賜華山敏膺

香焚沉水
聖皇前感得　宸毫寵賁宣價重一銖因慧力堅持五
分在心燃栴檀馥郁鳴威鳳蘭麝氤氳降洞仙信手
拈將供釋座願祈
聖壽萬斯年

御題對聯開起溪雲下詩淸山雨歸

兩道
天書降紫宸雄觀梵刹睿毫新文河劃斷金鱗現翰海
分披玉鳳陳筆吐煙雲歸法界墨噴香霧軼淸塵當
陽試展空堂上龍象同叅識　聖因

駕旋恭送隨賦一律

慇勤歡送出吳關感戴
皇恩似海山六御言旋臣共餞萬幾回轉厭頻攀緇流

寵沐紆　宸眷祖剎光䝉注　睿頒是日奉三峰寺額　兩岸嵩
呼瞻望切雲泥不隔喜
天顏
臣僧恭送
聖駕北旋至望亭
上問和尚幾時進京臣僧對曰本宜隨
駕進京茲䝉
皇上恩賜御書稠疊未得安置供奉兼大衆百人一無
餘儲須到明春入　朝謝
恩

皇上即諭來年四月中准
召進京不得遲延　朕回京便與蕉苑暢春二處說着
內大人即命領　旨謝
恩臣僧還山遂賦恩遇詩四首
舜日昭淵鑒堯天浩蕩時山林䝉
至化草澤戴
恩私鐫骨終難報銘心合自知一天珍重意日復動懷
思
殊恩添湛露潤澤本無涯教設三如鼎門開一樣家
至尊同體攝領受各懷差莫怨天長夜紛紛議落花

輦路香煙迴春山潑黛過入門隨侍少禮佛叩痕多
頻問先人字因懷道者鵝禪林䝉
謚典墨寶鎮巖阿
乾坤眞
帝主廣大及精微　宸斷稱　神聖品題絶衆疑詩書
留盛典鷗鷺總忘機感遇
恩匪淺懷懃應
召歸
十一日遣二能西堂到揚州天寧請三峰寺額
示之

珍重此行役欣承
御墨歸三峰吾祖席萬載復光輝護惜唇如齒相忘渴
與飢到看無事阻返棹莫多違
御書三峰清涼禪寺志感二首
一株大樹透津梁蔭覆雙林德自芳源遠流長基固
厚燈明燭永慧無疆
龍章湧出安閒地　睿藻揮開寂照場漢祖有寂照堂匾額　天下三
峰先師有天下三峰圖記　䝉
賜額頓令大地獲清凉
無煩靜覺

聖恩多佛火炎消誌不磨妄想莫教窺室域熱中何敢
望檐阿光騰法界涵澄徹潤轉天渠洗躁魔僻壤祖
燈傳愈燦分明蝌蚪壯金河

奏疏

謹奏乞
賜先師謚號寺額及語錄入藏事伏念臣僧敏膺質惟
貧賤性本疎愚幸值
聖明護庇欣逢
宸極垂慈臣於
皇上綸音召諭佩服惟勤至三十年春出京乃道跡蓮
峰棲心法苑虔伸頌禱之誠聊展葵忱之志伏念
臣先師曉青深荷
皇上恩眷優渥愛戴惟殷臣先師於二十九年七月初
四日示寂生前道行克遂操修末後法幢尚從韜
晦所存語錄三十二卷詩文集三十二卷未經入
藏今日恭逢
聖駕親臨欣忭欣慶兆庶謳歌共沐
仁風浩蕩生靈和暢咸沾
惠澤汪洋
光賁泉石
寵賁山林伏乞
聖恩寵錫先師謚號以語錄證入藏典并

勑賜寺額則祖燈明燦法筏流通僧伽海衆感戴
皇恩無盡也臣無任戰慄懇切俟
命之至四月初三日具奏是日以語錄詩文集進
呈奉
聖旨取進准奏初五日
御書 賜額翠巖寺初六日
御書 賜謚先師高雲禪師曉青
請三峰祖庭寺額奏疏
臣僧敏膺不才無似溷干
天聽伏惟

皇上澄清六合沃蕩八方過化存神域中之德彌彰窮
微極妙世外之恩屢及臣伏見虞山三峰祖刹乃
漢老人開法卓錫之地闡揚圓頓演唱宗乘實爲
苦海津梁法門柱石雖歷兩朝未經賜額天下祖
庭尚存缺典茲者懇乞
皇上隆恩眷注題賜三峰寺額則法幢永固祖道遐昌
乃萬古之徽猷實千秋之盛典
恩波無盡法海汪洋臣無任惶恐激切俟
命之至舟次啓奏蒙
旨許允到揚州着廣元送到你山裏就 闕謝
恩
送
駕謝 恩疏
恭維
皇帝陛下
省方補助時雍化洽於寰中
遊豫安民廣運仁慈於格外茲者伏蒙
御詩特賜梵宮流彩玉壺春
宸翰親頒靈鷲生輝性月曉梵刹荷
恩榮自是法幢高建先師蒙

謚法留題青史傳芳常懷刧石不磨永作金湯鞏
固但愧敏膺書本未窺經文少誦沭浴太平之
至化沒齒不忘欽承
聖德之中和凡心頓轉
開起溪雲得以溫研己事
詩清山雨相期棲息禪關雖晨昏誦祝未能報德於
毫微香水投誠奚足酬恩於一縷信實繇中詞非
飾外伏乞
皇上施天地之化育無不生成運佛祖之號令寬待愚
蒙臣僧不勝恭送

鑾塵激切懷仰之至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來年四月中准 召進京不得遲延

朕回京便與蕉苑暢春二處説着 内大人即命領

旨謝

恩

法語

書記 聖典 錄

三月十八日蘇松兩郡臣民暨闔山僧衆公請祝

聖上堂拈香曰恭祝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又拈香曰恭祝

聖皇太后 皇太子諸 皇子等福源洋溢遐算駢臻暨及文武官僚並增祿位就座乃曰金輪永鎮玉燭常調鑑地光天騰今耀古斯是

聖天子巡幸江南眞實際地今日恭逢

聖誕良辰國運維新法筵斯啓士庶歡忭愛戴

堯天之浩蕩臣民慶洽欽瞻

舜日之光華夫内聖外王存神過化事理貫通而汎應曲當者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端拱無爲極深研幾盡心知性而退藏於密者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正所謂眞常獨露迥脱根塵拈來無不是山河

天子壽用處不思議日月

聖人心入此門來天然尊貴直得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秖如

聖壽萬年一句畢竟作麽生轉師遂起身合掌云萬壘青山盤古秀一輪紅日鎮常明拽拄杖下座

應
召還山衆請陞座問答畢乃云長林淺草護禪居守拙棲遲十載餘清夢不離鷗鷺側何必更領辟賢書諸仁者知也未因緣分定即聖智亦難轉移時節到來豈嬾散所能逃避深媿投林之倦翮翻隨出岫之閒雲固以師命尊嚴
皇恩殷重念神京壯麗之都廣小子觀瞻之目然千鈞荷負懼綿力之未勝大冶陶鎔懸星火之是續惟冀
羣賢輔弼庶酬闔國瞻依草驗風行
帝里宏規聿振渠徵水至曹溪正脉斯通勿緣蹤跡而計去留須信乾坤原無滯著止所當止翹松之鶴夢初圓行所當行涵海之蟾輝正滿攜笻來這裏明年不異今年舞櫂過那邊彼岸何殊此岸住即固住往胡弗利且作麼生是應
召投誠聖凡不隔一句拈拄杖卓一下云正令已行吳越遍分燈無盡古今然
御書寺額謚號到山嘉定九齡弟子
御試臣江弘文同父臣江暉設齋恭請祝
聖壽
恩上堂拈香曰此瓣香高厚靡涯尊貴何極爇向寶爐

恭祝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天地同懷盛世樂唐虞之化幽明合體熙朝懷佛祖之心福壽無疆乾坤永固乃揮拂子曰一佛出世千佛贊揚三際混融十方條暢展開向上關劈破頂門眼不居一色盡是光明曷用分疏自然合妙頭頭物物任運施爲無一物不安其所無一物不受其恩亘古亘今實爲希有說甚麼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皆是釘樁搖櫓漢何故聻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茲逢
鑾輿南幸駐蹕吳山一體平懷遠近靡間如天之覆幬地之運載日月之照臨陰陽之轉移風雨之時若節物之變遷皆得其正而致其用者也便擊拂子曰一擊洞然千古意高懸
佛日照諸方良久顧左右曰本山自晉支公開基之後諸祖師傳法以來不知經幾許滄桑幾許歲月蓮峰石鼓勝蹟宛存馬澗眠雲風流不遠今當
皇上親題翠巖寺額頌　賜荒山可謂生面重開山林潤色先師之願力卓爾圓成諸佛之莊嚴頓爲如意千生奉重萬世流芳可與人天作境致可與佛祖作標榜更教拂子頭上說個甚麼驀擊一下曰溥博淵

深絕覆藏一天翠色映蒼巖分明大地歸
淳化頓使愚蒙盡轉凡擲拂子下座率衆對　闕謝
恩
康熙三十八年春
皇帝巡幸東南湛恩濊澤所至覃敷
御詩
宸翰光燭日月山林方外之區咸得邀蒙
顧問爇香刻石稱祝
萬壽紀誦
功德亘古未有之盛也華山爲吳郡勝地曩者僧鑒青
禪師卓錫於此精研内典兼工詩筆深荷
皇帝眷注今逢
駕幸山寺
賜額
賜謚
殊恩盛典輝映蓮峰法嗣自求膺禪師感激
隆遇刊勒
御製華山作恭和二十首附以奏疏法語垂諸簡册與
天地悠久臣樹穀讀而贊之
皇帝盛德鴻業超越今古洋溢宇宙華山師弟遭逢非

常流布不朽何其幸也先臣嘗往來山寺與僧鑒自
求結塵外之契及奉
勅修書寓居林屋過從尤數數焉今膺禪師繼席名山
顯揚先烈
聖恩優渥盛事流傳臣不揣固陋輒志數語爲華山師
弟誇其榮寵而臣得寓目其間瞻
奎章之燦爛颺復旦之光華實亦有厚幸云原任山東
道監察御史臣徐樹穀恭跋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總目

目錄終

門人聖藥等編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師在玉峰妙喜園受華山請陞座拈紳衿護法本寺山主同門兄弟疏曰珠林杲杲琪樹森森泻得貧兒入此門貧兒且置喚什麼作門般若門解脫門莊嚴門最勝門東西南北門乃至無量一切門總未曾收攝此門諸人向何處得入擬欲舉步即便迷方不如打開關棙子直入如來藏寬時徧法界窄處不容針所以先和尚全心剖露衆檀越一體同觀共建不拔之宗廣度弘通之

願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事理雙融去來一貫金剛圏藉此提持栗棘蓬從玆踍跳塵塵解脫處處通途堪報不報之恩用助無爲之化山僧今日受請諸兄弟道道若不道膺上座自道去也驀拈拄杖曰信知駑鈍無餘力勉向溪山舊路行卓拄杖下座

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聖駕幸澄心園初八日師同玉泉老和尚進呈先和尚

遺本初九日欽奉

皇命繼住華山三十年春師在玉泉古華嚴寺祝

聖壽道場再辭

皇上即便起程至六月十五日蒙本郡宰官護法山主同門等迎請入寺

山門惟此一門耀古騰今不勞動步履踐分明便入

佛殿竹筋鞭放過一著殿裏底和盤托出今日新長老到來有甚奇特只得展禮三拜且道禮個阿誰

據室這片地是沒量大人遺下來底四方平正八面瓏璁五日風十日雨發生萬物直得龍象交參聖凡莫測何故蓋不屬陰陽消長

當日諸護法設齋上堂指法座曰三世諸佛說不到

曲彔木早爲諸人說法了也還聞麼若不聞爲汝一上便陞

拈香曰此一瓣香淵源有據事理無差直截拈來供養

始祖釋迦文佛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此一瓣香盡乾坤世界無一物不被恩澤爇向鑪中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四海來朝萬民樂業再祝

皇太子並諸 皇子等所冀乃聖乃神永昌永熾此一瓣香奉爲合郡宰官織造大人護法山主等在朝

在野同德同心常為濟世津梁永作邦家柱石此一
瓣香奉為各山老和尚同願諸兄弟資培福慧長發
其祥此一瓣香無量刼來不受囊藏無端撞入靈巖
隊裏打失鼻孔恩怨難伸即此拈出供養前住三峰
靈巖退席華山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先師碓
菴老和尚以酬法乳乃就座妙峰和尚白椎云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
線道許汝商量拈拄杖曰有麽有麽僧問古釋迦已
過去新彌勒猶未來正恁麽時誰行正令師曰一句
無私古今覿露進云獅子未出窟萬獸已潛蹤獅子

旣出窟未審如何施設師曰用許多牙爪作麽進云
開堂祝
聖已涉言詮秪如續燄聯輝一句又作麽生道師曰前
言猶在問向上宗乘即不問龍吟虎嘯意如何師曰
江南金鳳客薊北玉階僧進云泐潭池畔洪浪滔天
明月堂前眞風帀地如何是正令初行一句師曰鐵
樹夜開花朝來還結子進云恁麽則千山齊發秀萬
壑盡沾輝師曰直是讚歎不及問祖意西來即不問
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問取大衆進云龐居士云十
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如何是學無為師曰汝不得

忘却進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及第歸
師曰又問阿誰乃曰百千妙義總在心源一句無私
十方坐斷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且道有法說無
法說靈利衲僧當下直截擬議不來千里萬里蓮華
峰高高處觀之不足默然洞低低處平之有餘谽開
鳥道撥轉龍池一樹兩樹花千莖萬莖竹紅底自紅
綠底自綠斜底自斜曲底自曲南北東西參學人畫
蛇不用重添足膺也匪材謬叨
寵渥面奉
龍顏親承
詔旨並遵師命之遺言勉繼吳山之舊席深慚蕪陋木
石無知幸賴檀門金湯永護不忘靈山囑付共成般
若正因秖如小出大遇千載一時又作麽生道擊開
冷疊羣山闊放出清涵萬象殊復舉臨濟示衆云赤
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
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
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麽
乾矢橛便歸方丈師曰臨濟大師如將谷響千斤換
得空花萬片若作佛法商量還未夢見在何也鯨吞
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師下座率衆謝

恩

當晚小叅問一句截流萬機寢息如何是句師云金香爐下鐵崑崙曰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如何是意師云聲前薦得猶是鈍漢曰句能剗意意能剗句作麼生說剗的道理師云生便咬殺曰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又作麼生師云鶻眼龍睛失却眞曰雖然不負來機未免語驚時聽師云不爲令人空招過犯曰和尚舌頭果然無骨師張口云長多少僧便喝師云墮也墮也問衲僧行處疾燄過風纔有所滯便成窠臼秖如的的沒量大

人脚跟下辟立千仞因甚只向荒艸深村裏亂走師云爲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曰莫是渠儂得自由麼師云隨分曰何不徑直處通他一路師云脚跟下有甚碍塞僧一喝師云依舊只在這裏曰直是快便難逢師云三十六著問一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和尚何得說凡說聖師云不妨隨倒顛倒曰不得教壞人家男女師云却是山僧罪過曰恁麼則相違祖意也師云有甚麼碑記曰倘遇出格人作麼相待師云你平日向甚處留心僧便喝師云領過一邊曰不勞再勘師打云且道是賞是罰僧云慣截驪龍頭上角令人特地羡英豪師云須你

自肯始得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師云有祖以來震旦國裏第一個浪費艸鞵錢底無如這漢殆到日暮途窮被人劄着依舊東西南北諸人要識趙州麼草鞵踏破何人識依舊庭前柏子

青

立兩序上堂孤掌不獨拍兩掌鳴摑摑響應以無方雲山同一色至親無文至性無倫寂然不動滿室陽春恭惟大衆扶起沙盆只如沙盆作麼生扶卓杖曰辟立風規正令行上和下睦起家聲象龍蹴踏風雲會試看悠悠禮數生復卓杖一下

落堂小叅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師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僧良久師云會麼曰不會師云多少人換却眼睛問喚着竹篦則觸不喚着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萬里一條鐵僧無語師云果然無下口處潭月出師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如何是月僧云今被和尚勘破師云猶向死水裏浸殺問臨濟喫棒意旨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僧便行師云賺殺多少人師復顧一僧僧云今日不答話師云這一句聻僧無語師叱云脫空漫語漢師又問云那一頭還曾牧得熟也未僧亦無語師云一時穿却

鼻孔問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如何是其中意師云跳不出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待汝跳出即向汝道乃云道即不道無孔有竅頭角麒麟文章虎豹一句圇圇妄想不到拈拄杖曰看仔細

謝玉泉老和尚齋上堂問達磨西來斷却神光一臂至今血滴滴地有屈無泄處脚下兒孫不知水源木本盡道得他心印還端的也無師云賴是明眼作証曰刀刀相似魚魯叅差我意不欲與麼猶恐語驚時聽師云何妨通個消息曰近日諸方知其說者或寡矣師云豈無一人曰鑒别機宜莫善於此師云尚有知之者僧顧左

右曰和尚葢有取焉師云總憑高鑒乃曰裂帛灘邊玉泉頂上有個無位眞人嘗在　九衢城裏出出入入就事了事隨流入流教化一切衆生無行不與是以無故加之而不怒卒然臨之而不驚勘破塵勞聖凡不立蹋翻苦海智識雙忘從無一法與人徹底純鋼打就大衆還見麼良久顧衆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小叅花根本豔虎質原斑直提提持未得出頭分設不恁麼萬里望崖州雖然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謝洪光老和尚齋上堂百千三昧門到者方知無邊世刹海歷盡始驗山僧是洪光剃度之孫華山付法之子所以奔南走北涉獵程途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例坦然道出嘗情撞著古佛示現無方塵塵刹刹普作舟航爲人親切處兩兩不成雙驀召衆云只如古佛還落階級也無復顧左右曰同餐香積無餘味粒粒擎來掌上珍便下座

先和尚周忌上堂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不取一法者是如何是圓滿報身師云不舍一法者是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云更嫌何處不是曰謝師指示師云秖者一句不是乃云涅槃會上忽經年林木蕭疎只黯然要覓先師眞面目蘚痕剝落古苔錢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區區堂奥這邊那邊不用之乎者也自然識得根源不見道本來無位次何用强安排秖如不安排底可是先和尚全身顯現處麼若不如然還個端的看以杖卓一下曰一條拄杖任縱横八面清風杳何極

七夕小叅問如何是函葢乾坤句師云無你出頭分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住住僧一喝師云我若答你即是隨波逐浪問如何是眞佛師云渠無向背問如何是眞法師云莫錯絲毫問如何是眞道師云步步蹋著曰佛法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明日來向汝道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因甚不食其子師云冬不

寒臘後看一僧出自曰釋迦老子來也便喝師云自起還自倒曰也不得放過師便喝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師云放過即不可乃曰七夕穿針喫巧時猶如衲子鬪新詩雖然語句無憑準流出胸襟也大奇少滲漏絕多岐烏鵲橋邊過者稀

上堂問夏末秋初憑何敲唱師云不費纖毫力曰目前無門[illegible]麼師云又費力去也僧不肯師便打乃曰夏末秋初無一事有何伎倆可商量即今便道即今句笑倒東邨王大孃

靈巖彙藻老和尚訃至上堂問德山棒臨濟喝正法眼麻三斤塞斷涅槃門後學初機如何得入師以拄杖畫空云路頭秖在這裏曰與麼則個個蹋著也師云你道無位眞人作麼行履僧便喝師打云猶欠一椎師揮拂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雲開見日土曠人稀然我法叔老和尚絕去來之相現今古之尊不居堂奥中渾身得其妙不但咳吐掉臂咸資正化而已哉故諺云哲人逝兮梁木摧祖華墜兮法式微慧日沉兮復何疑覺海茫兮何所歸拄杖聞之不禁淚下且道眼在甚麼處若識得這隻眼許你平步丹霄若識不得龕子前驗取有分

韓士元到山論體用雙彰示衆體用雙彰一無不立木馬泥牛咸知訣擇饒伊撥轉面皮看依舊青天轟霹靂

槎溪白鶴寺小參白鶴一去空留跡今古名人因題石石上因緣悉所知問君緱嶺何消息所以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要親切一回必須徹底掀翻方始瞥地不然依稀越國彷彿揚州總成自欺漢千佛出世無奈爾何若不回頭螢光一瞬豈不痛惜哉曆上座三十年前出家於此隨緣消遣了不濟事所以發心參學不事恒產迄今三十年後復到寺中山門佛殿依舊如然像設莊嚴稍加營緝只如山僧面目原是當年面目但多幾皺紋而已其餘無改也茲遇普陀會中諸上善人一番茶敘甚非草草絕類山僧參學事何謂也山僧訪道尋師三十餘年必期有所證悟而後已即今諸善人朝海進香不論年月必期親見菩薩而後已然與山僧事雖各別理則一也故山僧今日躬赴勝緣敢不擊節歎賞也耶遂示一偈拂子頭邊大士現非色非聲非佛面急須著眼看施爲勝過普陀百千遍擲下拂子曰鑑

華頂紹餘禪師到山設供師指供云遠涉程途未見供養會得先師意始是報恩且先師意作麼生會紹便覆却供乂手而立師亦乂手而立紹便作禮而出師乃曰

先師意没軌則會得依然猶不識不如覆却者些兒千古萬古恩莫及

臘八小叅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云不著安排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靈巖門下總不説起如何是祖師禪師云穿過髑髏如何是目前機師打云看看如何是無價珍師云錯過了也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云放下著曰放下個甚麼師云擔取去僧便行師云苦哉擔去幾時得歇又一僧出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僧一喝師云依舊落在模子裏又一僧出問云古人爲甚麼才開口便打師云我也與你個模子問

古人道法身有二種病是那二種師云不是害寒便是害熱僧作禮師打云你更喫一服藥始得乃曰釋迦老子夜來成道是甚盌脱丘握竹篦打散

小叅師見一僧出便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速道速道僧云啞却口拄却舌師云是一句是兩句僧便喝師云墮也墮也乃云風雨滿山堂桂花香狼藉諸佛病威儀祖師没巴鼻清宵明月來佇看在明日

夜叅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隨聲打云切忌以耳爲目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他家閑得失莫向寸心安乃云燈光前一叚奇特事且道是甚麼奇特事良久云日出後一場懡㦬

示衆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可知禮也僧無語師打云三十年後莫道膺上座只念上大人乃曰執箸思喫飯握筆思寫字是習氣使然只如不握筆還寫得字麼一衆惘然師曰大書特書切忌鳥跡

正持師至小叅問如何是佛師云從來不合伴如何是法師云放汝三十棒如何是僧師云大家在這裏乃云道舊來山谷悠然對敝廬寒喧都不問笑指白雲飛

爲定慧禪宿起龕未有常行不住未有常住不行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這條門限方知大道坦然

定禪宿火函蓋乾坤滲漏超衆流截斷見孤標請從烈焰廻身轉逐浪隨波亦自高定禪宿會也未一聲囙地本不曾生一氣索然又何嘗死不生處示生花開春樹不死處示死雲散長空且如何是全超生死的旨趣以火炬舉起曰急著眼莫停機石火光中閃電飛錯脚蹋翻心路險盡情脱卸本來衣

定禪宿入塔記得都門函函歸荷君道誼絶思惟而今抛下皮囊去樂國蓮花又一枝惟爾禪宿閒名久謝死日先期都緣生平履踐嚴明遂致末後光明磊落慈心及物刀鋒上忽迸生機苦行超倫戒撿中别尋出路信

得自心是佛無暇指東話西了知萬法皆空豈肯抛迷
就悟懸崕撒手羃露風規烈焰翻身更施精彩且道離
却四大五蘊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便指靈骨入塔云
面目儼然無縫罅根塵脫落見方真
爲省禪尼火識心達本號曰沙門非男女相青天絕痕
聊憑火焰轉大法輪皮膚脫盡重抛骨不用傳衣血脉
存
小叅舉臨濟大師示衆曰有一無位真人嘗在汝等諸
人面門出入未証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
真人濟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矢橛雪峰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云夫
善竊者鬼神莫測既被雪峰勘破臨濟未是好手師云
一翳未消空華亂墜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無位真人在
甚麼處今日膺上座當言不避截舌敢爲諸人旁通一
線驀起身云天勢稍晚歸寮喫茶
壬申元旦設齋上堂拈香云此瓣香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爇向寶爐恭祝
今上皇帝聖躬萬壽師坐定僧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師云燈火滿堂紅曰和尚此語與東山水上行是
同是別師云千手大悲劈不破曰秖如熏風自南來

殿角生微凉爲是花鋪錦上爲是青出藍中師云直
得寒毛卓豎曰現前大衆幾個知恩師打云猶有闍
黎不喞嚠曰却被和尚帶累師云推過與人又爭得
乃云一氣朝陽千花合彩頭頭華藏門處處莊嚴路
即此指示現前兄弟未是到家捷徑必須拓開造化
轉出乾元直得年新月新日新時新山河大地新艸
木叢林新拄杖拂子鉢盂木杓無不皆新所以說元
正啓祚萬物咸新驀豎拳曰且如這箇還新也無良
久收拳曰但見皇風成一片更於何處覓封疆
解制小叅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年牀上坐了起不得

有甚用處拈拄杖左邊卓一卓云且立向這邊著佛事
門頭不舍一法長生路上走殺不知休有甚用處拈拄
杖右邊卓一卓云且立向這邊著直饒透過雙關別資
一路恁麼中不恁麼理隨事變不恁麼却恁麼事得理
融脫盡廉纖不存毫末猶是曹溪鏡裏之塵雪峰眼中
之翳不聞古者道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
普賢失其境界莫是雙存互泯絕照忘緣用知見爲妙
門指禪定爲淵府游心六度寄跡三乘擺撥塵勞提攜
品類謂之師家建法幢立宗旨麼莫是出息不涉衆緣
入息不居陰界作意防閑擬心遮護客誠主敬或把捉

而爲功渴飲飢飡或任運以爲樂謂之學人大休歇眞履踐麽正似抱薪厝火秪益焦燃止沸揚湯徒增煩熱所以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若總納衆生於窠臼之中安得見眞宗於格則之外華山大冶不比諸方寬若大虛烈如猛燄以陰陽變化爲槖籥以雷霆擊駮爲爐鎚人之病入膏肓底不勞針砭起死回生人之頑入骨髓底不假淬礪飛光耀彩但具靈根皆成法器我今爲汝保任終不虛也故大經云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繇他悟請問諸人阿那個是自悟底道理良久云膺上座若道一句卽是埋没

諸人

上堂舉保福恒禪師因僧問如何用心卽合於道恒曰鉢盂開口納乾坤僧曰某甲隨例得一分恒曰未可輕易僧曰消得多少恒連棒打趁曰喫喫師頌曰這僧素志在溫飽滿肚韓來仍是草鉢盂開口不爭多山河吞盡猶嫌少

上堂舉長慶師淳禪師上堂金雞未鳴那許扶籬摸壁華鯨乍吼要看換斗移星古人行不到處能行脚跟下平添十字古人說不到處能說舌頭上裂破重關一任你衲僧家尋蹤覔跡索隱搜玄老僧要且不在這裏如今欲識老僧麽拈拄杖卓一下曰除非木上座師曰好笑直得龍頭蛇尾雖然若無後救幾何錯下名言復拈拄杖示衆曰有甚用處便擲下

小叅師出指竹篦云老老大大因甚終日抱住一橛僧云難謾大衆眼師云你眼何在僧進語稍遲師便喝出又一僧出師打云老老大大因甚被他換却眼睛乃云黃鶯綠柳漏洩春光紫燕祥雲展開佛面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會得正好商量不會徒勞延竚擊禪牀云丈夫兒始得

小叅有僧失脚墮水次僧問古人一口吸盡西江水因

甚適才這僧却遭水溺師云若不如是爭辨得伊僧曰恁麽則淛地師僧不及襄陽俗士師云緇素區分須還上座乃曰頭頭三昧處處善門一念不收全心放下且道放下個甚麽代曰不是冬瓜定是茄子

示衆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披枷帶鎖問衆緣不息時如何師云方木投圓孔曰息後時如何師云艸蘂須緊峭曰總不與麽時如何師云還我飯錢來僧拂袖便行師曰龍頭蛇尾問佛是何人爲師師曰懞懂漢曰學人作得麽師曰作看僧一喝師曰伶俐生乃揮拂子云一相具足諸根自現亘今古而不怹周日月而常明入

粗入細絶毫絶釐四句不失其所百非不絶其能能所雙忘大功不宰茫茫宇宙覺者何人一息不來永爲隔世恭惟現前大衆奮發無上徽猷不然業識牽纏卒無了日莫怪拂子頭上不曾說破珍重

說比丘戒上堂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以大智力得方便門豎起眉毛横趨直入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放下多生惡習揭開當下靈根一一天眞體妙頭頭至性源清一刀截斷永不覆藏將無始以來抛不下的直得和盤托出其或未然通身一似黄金索條相分明枉自看

楞嚴期衆道友請普說師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聽法

者當如法聽說不如法謂之邪說聽不如法謂之邪聽說聽俱邪是生死因說聽皆如是解脫道只在翻手覆手之頃便有出身陷身之殊你若見山僧大坐當軒搖唇鼓舌音聲名句辨說縱横即是人相你若見自己凝神定慮領覽法緣分別研窮蘊諸玄妙便是我相我人對待生滅宛然方寸中間正好鬧在要得如如之體觀露現前大似鄭州出曹門愈趣還愈遠饒你記得三藏十二部多勝恒河沙句句分明字字諦當祇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唯益多聞增長我見我見既立分別轉麄於諸現境不能了知唯識所變妄生執著造種種業枉受輪迴謂之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也先聖哀之爲設方便敎你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裏香爐去純清絶點去一條白練去只爲說得太煞分明所以反加一重涵[illegible]安知這個胡孫子撲不殺時要休如何得休要歇如何得歇所以釋迦老子於楞嚴會上千方百計教人捨緣心離妄說是勝方便中眞勝方便此心不除雖倚傍了釋迦達磨過日終日更與你細細忉忉說禪說道汝等既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無上醍醐翻成毒藥是知差別在機不在法耳每歲道友到山訪問不獲應酬今夏省緣頗息安居一衆

請提大旨山僧道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是扯别人之被而覆自己脚跟寧可赤骨𩪚地豈可作這般見解只得曲順人情分疏一上向道你輩還知得麽你輩通身是一部楞嚴盡大地是一部楞嚴盡世出世間總成一部楞嚴字字詳明句句條直一眼窺破如來密因菩薩萬行修證即不無故曰總持污染則不得故曰妙湛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我亦如是豈不是生佛同具之大心即此大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故謂之不動尊然此不動尊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恍恍於色塵之内而理不可分即一切法離一切相故

謂之無見又如來同一尊仰故謂之頂相苟能直下承當不費纖毫氣力行住坐臥常在其中磕著築著無有不是底道理色受想陰識生死有爲法也其體一一皆如來藏豈非通身是部楞嚴經全身是部楞嚴經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周徧法界只爲凡夫衆生無看經眼違背斯經却將無上菩提翻成有爲生死豈不痛哉華山今日直示本來不留方便大小譬喻早自塗汚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如盲摸象管窺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示衆一毫端現彌滿十方即今上座在什麼處穿衣喫飯良久云露

小參問入水窮源到這裏因甚乾曝曝地師云猶嫌少在曰不是某甲幾被没頭浸却師云險乃云開眼瞌睡底惺惺寂寂閉眼做夢底寂寂惺惺秋風吹葉落打醒這般人

示衆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以竹篦面前一畫僧無語師云不消一畫乃云一日十二時且道那一時那一刻是上座得力處衆無對師曰錯過不知

示衆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打云我這裏一亦不得處亦不立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師云卸却業身來向汝道乃曰夏節將殘秋風驟至大好時不待人衆等各宜珍重

三峰藏師翁忌日上堂早間兩序特命山僧來登此座舉揚藏師翁末後一著山僧直得無言可述無理可彰說似一物即不中早屬謗義了也那容拏三道兩佛頭上著糞洞明三際徹徧十方助揚向上宗乘打破從前窠窟驀召衆云三峰師翁來也且道說什麼話良久變色云小子無知勿言得失裕後光前毋固毋必擲拄杖而去汝輩還見麼若不見問取明眼另有指示

示衆一僧出師云莫是江西人否僧曰是師云來時馬大師在否僧無語師云原來地頭無據乃曰此事無多

意更多木魚石臼念摩訶輕輕說與君知否信徹從來事不差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一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二

門人道立等編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玉峯徐孝廉中元薦嚴道場修地藏懺圓滿設齋上堂問一歸何處師云不在東南便在西北僧作禮師云你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久矣師云草鞵錢教什麼人還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云舉世無相似乃云顯掌上明珠不在見聞知覺了畢生誓願各從自性根源圓一事則事事安詳舍一法則法法全備覿體無私通身絕翳即今聖凡普集僧俗交參當運何等神通開顯

何等作略良久云一一普光明藏一一圓覺伽藍但能直下洞明自然脚蹋實地所以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道不虛行如行得路無菩提煩惱可求可怖無三界十地可升可出人與非人性相平等若於清淨心中暫起一念便爲業根纏縛業有淨穢號具聖凡業淨者則四聖現業穢者則六凡集一切聖凡境界皆依自心業力所轉譬如空花依空而有淨眼觀來俱爲夢境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所以古德云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是以一念普觀無量刧無去無來亦無住復拈拄杖画圓相云以此津濟四生以此梯航九有以此妙悟眞乘以此直超正覺玆當中元節届適逢玉峯徐相國令嗣檀越入山禮誦殊勝莊嚴用助高超薦資樂國秖如立翁大學士慧根夙植覺性無染烏用愚拙更贊一辭哉雖然如是今日不妨撥轉風光喚回日月令大地衆生普皆饒益以一心入無量心內不見有自心以無量心入一心外不見有一法雷轟莫及電卷難收草木蟲魚咸沾化育天人七趣悉秉威光諸禪德還會麼連卓拄杖曰葢世功勳應不昧長留福澤蔭兒孫

崑山徐文學請爲元配王孺人對靈小叅幻情生死總無憑當下知歸了夙因徹悟幻緣并幻業不勞指示出

迷津叅爲徐門王孺人之靈曰英齡妙悟便知返本還源覿體無依頓使靈光獨耀是以一念不生拋愛網愛網彌堅萬緣放下脫樊籠樊籠自在一切處無不是自心妙用一切處無不是自性圓明所以說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貴在當人著力毋煩向外馳求良久曰會麼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

徐文學請爲元配王孺人五七對靈陞座師拈起拂子曰貪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法華經偈也大衆即如火宅中作麼生得清涼去在擬欲躊躕被渠燎却遂擊一下曰如斯會得豈謂別有如斯不會

且聽箇訛優鉢羅非地湧出三昧門豈天降下本自性中却從心悟頭頭覺路處處通衢今古不易聖凡絕跡名不得到者方知狀不得信向無餘儱侗鑿鑿不即不離截斷兩頭中間不立說甚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樹凋葉落體露金風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涅槃心差別智清涼池火宅喻直饒錦迴文也是空勞機杼不如直下悟徹撒手歸家始有出頭分何以悟徹豈不見靈雲見桃花而頓悟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未審桃花是何顏色還是赤的黃的紅的白的且喜沒交涉所以古人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又瑯琊被僧問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接語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言下有省豈不是徹悟底樣子這隊老古錐今日被山僧和盤托出直得迴避無門當陽顯露且問孺人王氏之靈還見麼還聞麼若不見不聞何妨撥轉靈光和賍捉敗茲因孺人五七之辰闔門孝眷特請山僧對靈指示然孺人根性不凡天資頴悟生前守潔宛同玉體無瑕死後空羣一似仙人化鶴已靈不昧儀範昭然放出本有神光照徹古今昏黑劈開無始葛藤永絕生死岐路即此用菩提可成離此用煩

惱可除曼陀羅通上徹下曼殊沙隨順隨逆安用拈示一物釘椿搖櫓然後爲之有所得哉現前大衆且道即今孺人還悟也未便擊靈牀云一擊靈光本自然清涼熱惱化優曇從茲直達無疑地質托西方上品蓮復擊拂子下座

示衆問住則清風萬里去則孤鶴橫江只如不去不住還容商量也無師云草鞵破後蹤跡猶存曰諦當之語再希一轉師云醉後添杯乃云頭頭是道涉多岐狼籍家私怨阿誰從此不須頻悵望汀南時有鷓鴣啼

瞿孝子請爲尊考對靈小參拈拂子擊一下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且如何是體隨豎拂子云只這個是體又如何是用隨擊拂子云只這個是用體用全彰是心是佛體用雙泯非聖非凡離見聞緣絕憎愛想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山僧今日於無言處演言無說處示說欲令所薦幬之瞿公洞明般若直契真心不歷階差立地成佛然後解開空岸渡人舟徧遊華藏莊嚴海隨緣任運拔濟沉迷庶不負闔門孝眷一段哀誠亦使當人各明取本有威光原無欠少秖爲塵勞羈鎖是以日用不得薦取乃揮拂子云會麼塵網裂開資慧劒愛流直

渡假慈舟了知本體原清淨歷刼無明當下休擲拂子
下座
臘八日示眾咄哉雲門跛師全然不知觸淨將杖矢橛口裏含了復吐向人希望塞斷天下咽喉道他是三世老胡腸肚裏過來底奇貨那知古今有鼻孔衲僧聞著無一不立地嘔噦你猶自詫爲三十二相無此相噁八十種好無此好噁滿擬配享臨濟眞人膾炙諸方齒頰雖則臭味相同其奈出處各別而今有輩少年無賴或雕雕刻刻作旃檀梵燒或蘊蘊崇崇似黃金寶惜知見既多穢汚彌甚我問你你若此狼藉如何免得韶山口

如何避得雪峰眼今日山僧不妨爲你遮掩則個良久云直饒蕩盡生機未免猶存氣息天上天下誰不知有佛者誰有不敬佛者不愛佛者韶陽這廝無理特甚脚長脚短蹋步不知有高低一味鹵莽滅裂欺我宗祖他却最初要一棒打殺是欲圖太平而首爲亂階也最後以矢橛塗汚是故爲不遜而教人犯上也既全無佛法身心復不知因果罪福屈指大雄氏子孫豈止十百千萬正使唱籌量盡河沙莫能計其少分並無一個爲祖宗雪恥報仇者耶山僧固無位於法門然生平不肯作僞故自稱無位眞人從旁弗甘出來跨跳即今還有憤憤悱悱隨山僧皷勇前趨者與他角勝臨濟大師忽自拄杖頭躍出道住住老僧當時也曾失口也曾觸忤雲門錐不合上比上座又何苦下比老僧山僧不覺呵呵大笑道一等是爲他閑事長無明獨有這尿牀鬼子較些子

小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不立一法者是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不少一法者是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更嫌何處不是僧便作禮師曰是你這個不是乃曰法身報化身渾如暈影重輪堪笑無端一捏眼中失却瞳神乃驀顧侍者云你試檢盋盂裏達磨剩下底看有

幾隻者展兩手師隨打云不可便作埜狐精見解

精進七小參佛法有甚麼碑記威音王已前不曾論量出處威音王已後何須勘辨新陳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且信一半總似今日老胡絕望且疑一半都緣索價既殊便道行情各別致使短販之徒到處依門傍户貴買賤賣卜聽虛聲蓮峰今日貨是十成錢要足陌你若銖銖兩兩請過別市營求便出堂

示眾問學人無禪可參無道可學時如何師舉香板云這個聾僧便喝師打云何得搓繩自縛乃云與麼與麼理無二致不與麼不與麼事出多途作家相見固是轉

換千差莫測端倪備頭陀一生用不換機畢竟取那一路代云唐臨晉帖那本第一又云褌子不當襪

示衆僧出問學人百不知百不會時如何師舉起香板云你喚這個作甚麼曰除却這個別問將來師云眞個不會那僧擬議師打一香板云賺我曰一點謾某甲不得師云又道不會師舉起團扇云不可認作第二月諸人向名不得狀不得處速道一句隨放下扇顧左右云聻又云幾賺闍黎捏目驀展兩手云有甚諱處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口吐不出你道病在於何代云和尚慣劄人痛處又云秖當兒戲

雲間小參偶因乞食到雲間達者相逢許叩關會得今朝賓主句途中客舍自閒閒實論此事如人久客還家行住坐臥皆得自由喜怒閙忙了無回互中節時時中節天眞處處天眞方寸中更餘一些甚麼事來因思當初屋裏不肯住偏要出門行無端跨脚上路一步步與家鄉漸遠秖解趲程不知錯路者有之年深月久老去忘歸者有之即使風塵久困旅況親嘗欲息馳求頹然自放雖然得個小歇場未是到家眞境界明朝後日大有事在所以古德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不是誑嚇人也山僧曾爲浪子遇客偏憐歲暮天寒

來到這裏乃蒙堂頭法兄諸公尊宿統領合山新舊決欲山僧舉揚山僧不妨借路經過因齋慶贊自是擔水賣河千有甚麼奇特既荷賢主人十分殷重遂令窮客子一味安閒賓主全忘塤篪互奏不須借座燈王個個披衣穩座無勞請飯香國人人得飽忘飢可謂在途中不離家舍離家舍不在途中豈能惜口恪詞有負群望諸仁者還知麼你清淨心中瞥興一念學佛學法早是離鄉背井昧却本地風光也那堪區晝情塵分別境智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如人出門寸心萬里自已脚跟下一步返致不能照顧豈非舍近取遠忘却本來直

饒走遍天涯愈趨愈遠總離不得脚跟下這一步設或掉轉頭來退歸家舍亦離不得脚跟下這一步你若認得這步分明方知脚跟原是有力無論近遠總在個中豈在游州獵縣問水尋山圖眼界高誇脚頭廣途路之樂終非到家而今既遇屋裏人且說屋裏話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竿木隨身聊作戲門椎拍板大家知賞音賴有同風在漏泄聲先在此時靠拄杖下座

上堂問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洞山有三路路路透長安如何是透底句師云若是屋裏人合明今日事曰不涉程途一句又作麼生師云要須緊峭草鞵乃云柳

杏花紅不當春春歸一霎正愁人來朝重問春消息滿
地殘花驟作塵
小參僧問金峰金杯滿酌時如何峰曰金峰不勝酩酊
佛果拈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峰子細點簡
將來也太漏逗若有人問荊山金杯滿酌時如何只對
他道山僧自來天戒師云金峰雅量雖高爭奈沉酣長
從佛果素性不飲習成拘謹設問山僧金杯滿酌時如
何師云容儀溫偉
客衆楞嚴大義師示衆曰還到無還毛骨寒不施三拜
得心安從教聲色如天闊眼界他家海樣寬

癸酉元旦上堂拈香曰臥雲深處絶無方一炷清香
不覆藏端祝
聖明行至化普天帀地頌陶唐師抒衣就座曰實際理
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山河及大地全露
法王身新年頭佛法直得十分成現何妨大家快聚
結箇良緣便豎起拂子曰唱雲門曲喫趙州茶吹性
空笛打禾山鼓更教石女吹笙抑使木人拍板宮商
合調音韻分明人人鼓蕩靈源箇箇全彰意氣無物
弗遂生機無法不施妙用應時納祐慶無不宜復擊
一下曰會麼且將新鬱壘換卻舊桃符

小參諸人未到華山州蹊步步蹋著泥裏有刺可惜許
未曾穿過脚心所以不知痛癢既到華山通身在内晨
朝稽首莫夜和南問著禪道口裏喃喃不可說你不會
但中間有數字譌訛須假宗師一一勘過庶幾魯魚亥
豕不致展轉失真諸人還知種種差別音聲字海以拂
子畫一畫云盡從這一畫起麼果若得心應手縱橫點
撥自然成不似諸方徒刻畫
東山蓮乘貫一二禪師啓懺請上堂師豎起拄杖曰汝
見也未復按拄杖曰汝見也未是見非見不名真見一
切法性徧圓諸般邪魔自退春花似錦宛成大道莊嚴

澗水如藍絶勝真源清淨不勞指示何用言詮劈開鐵
橛子全露金剛身清淨堅強無退屈菩提妙果自然成
直得雙收雙放同起同倒東山二師發真實心行不退
志同坐同行同得同失騰今耀古越聖超凡正當蓮師
壽日卻是老趙州行脚之年奢而不儉貫師預祝大似
末山尼無見頂相儉而不奢顯明事理體用雙彰不用
東山頭說佛說法西山頭帶水拖泥清淨地上更添穢
汚且道山僧還是錦上鋪花還是眼中著屑良久顧衆
曰只將海墨需乾後難寫嵯峨合壽圖便下座
聖彥大德爲生父念常禪師請舉火師把火炬曰能轉

物者即名如來昨日雨今朝晴作麼生轉善應機者方
稱智士山自青水自綠有甚囊藏今朝狹路相逢更與
重添光彩念道者會也無一從頂竅金剛眼不必身拋
設利羅

入塔九月重陽近山花刺眼紅不知流淚者恩愛實無
窮只如念禪師入塔後畢竟作麼生轉良久曰虛其中
洞其外八面玲瓏全無縫罅巍巍坐斷白雲中他家自
有通人愛

爲禪人煆骨云終日包裹包裹秖說其中有我一朝打
下紅爐直得皮穿骨露指靈骨顧衆曰還見麼勘來節

節是黃金從茲不著孃生褌

爲省益禪尼掩塔鑿石原非覓玉掘地豈爲藏金拋下
囫圇句子誰知面目儼然湘之南潭之北生緣頓斷蹤
不留頂不露公案重圓萬象森羅齊斫額從伊看到眼
皮穿

爲風馳禪人火大用似風馳頂門上了無滲漏全機如
電轉脚跟下迥沒遮闌一靈皮袋蹴向他方絕後光前
盡在今日且道因何力用得到如斯乃舉火炬云只憑
一把金剛焰煆就通身鐵骨禪

小叅舉黃檗酒糟公案畢師云黃檗氣吞日月眼蓋乾
坤無端被這野狐一撥直得全身放下且道爲人在什
麼處良久喝一喝云口是禍門

上堂舉退翁老和尚上堂僧出翁曰是從天降下是從
地湧出曰道看翁曰今日一會未是小緣曰有人領話
翁喝曰支離鉸辨辱我宗風師曰雖然彼此著便爭奈
弓折箭盡還有不入衆數者自然別有長處且道是阿
誰檢點得出許你具隻通方眼不然雪峰道底

平湖孫太君六十壽誕修大悲懺誦華嚴經兼造大衣
設齋請上堂師以拂子打圓相云即此一門梵音清雅
令人樂聞又打圓相云即此一門懺悔清淨罪滅福生

再打圓相曰即此一門妙義性相皆從演入皆從演出
即三門中惟有一門大智無礙法性周徧無處弗彰妙
用無法弗被圓通塵刹俱該能所雙遣是以佛佛授手
祖祖相傳一念普觀無量刼無去無來亦無住茲者平
湖孫太君六十壽辰營供佛僧法界性空心相圓滿普
光明殿湧現微塵弗假思惟法輪常轉花宮紺殿任意
遨遊壽域福城隨心自在古德云得之於心猗蘭是旃
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只貴當人著力無
煩向外馳求若見聞不到處別有好商量即如山僧坐
如來座披如來衣說如來法行如來事見所共見聞所

共聞有甚阻隔怎得不到忽提起袈裟角示衆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春滿乾坤福滿門

洞庭居士請小叅昔日晦堂和尚問山谷太史無隱之旨太史竭盡平生伎倆晦堂只是不肯心中未免著忙時正值暑退京初秋香滿院晦堂驀顧太史曰聞木樨香否太史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太史言下頓省今士大夫叅禪秖在言句上覓親疎道理上作解會纔被人塞斷義路一步也擡脚不起殊不知這去不得底所在即是無量刼來未到之處全身蹋著苦不自知依舊

轉向熟路上行求玄索妙目前好景多錯過也若是雙眼睛明爭敢瞞他半點始知今日鼻孔即是從前出氣底不借他人穿鑿自有通天一竅洞庭居士以不世出之資具過量人作用犯波濤觸炎暑遠來問道蓮峰將歸故里數語贈行山野竊笑山谷太史讀破萬卷書殊無丈夫氣不能自己點頭須待宗師肯諾若是洞庭居士爭肯向他人行處復尋脚踪但直下諦信是一尊古佛咳唾掉臂皆是神通運水搬柴無非妙用連忙自己點頭一下方信今日吾不汝欺

聞橘伍居士壽誕設齋上堂豎拂子曰二月春光大地同梅花香噴玉玲瓏禪枝雨過棲馴鴿橘井泉香制毒龍已許天人來赴供休嫌祖佛互分宗輕身導引義皇上聊指須彌作壽峰擊拂子下座

關帝開光徐府檀越請上堂師以拂子揮灑云智勇兼天精忠貫日一念不渝無往不吉若具體乏用不足顯其光明具用乏體不足彰其寬廣體用全彰事理一貫以金博金能縱能奪以水濟水全收全放直祭秋毫之末福慧康强不同十目所視仁威普著三界橫行功通萬有摧邪輔正肅護規繩若到祖師門下直得揮空寶劒相似脫體神鋒永絶滲漏始得不然渠儂自有通天

用萬古綱常一力持喝一喝下座

小叅諸佛心髓遍在一切處祖師命脉攝入一毫頭旋轉如風竭海驅山而絶迹汪洋若海沐日浴月以無心不費艸鞵直蹋末山之頂不施妙用已奪灌溪之機撥得伏獅上壁鋒鋩市地生擒猛虎出穴牙爪通身看渠面目何似生鼻孔大頭依然向下秖這個是自道非男女相這個不是神頭且非鬼面吾有一言點破直待洞水逆流始可一回親證

甲戌元旦玉峰徐護法設齋上堂拈香祝

聖畢就坐乃曰三年第一日日日是好日擬議别商量

重言不當喫蓮華峰默然洞上和下睦彌陀嶺觀音
崖夫唱婦隨二谿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
咎秖如不涉陰陽消長底又作麽生便擊禪牀一下
佛誕竺韞法侄領徒濬文道元圓戒設齋上堂云毘藍
園從空放下多子塔宻處周遮撞著老雲門醉後添杯
直使高沙彌去而復返鉢盂添柄笑倒諸方漆桶威漆
依然不會直得燈籠與露柱交叅木人與泥牛擦背一
念相應便同本得遂揮拂子云只將一霎薔薇雨洗出
湖山淨法身
因事示衆閏月日如年休打閒之遶驚動大梵天亘古

沒分曉沒分曉失却袈裟何處討
玉峰徐公大司寇三七令嗣藝初察院請對靈陞座師
炷香曰道大不有功成不居作無所作爲無所爲直饒
一佛出世百佛出世千佛出世萬佛出世萬億佛出世
有佛出世無佛出世無有佛出世同一讚歎同一福德
同一精進同一受用同一俯仰同一慈悲同一歡喜同
一忠良同一護持凡所有相無不同具是以佛身有盡
讚歎無窮驀竪拂子云我此微妙法門秖爲一代時教
管攝他不得方纔出得身拈得起有時威行雷電有時
靜穆淵澄有時親疎不到有時逆順隨緣非計較所得
非因緣可成出自天然不勞造作若儱儱侗侗過時有
甚了日不見昔年曹山禪師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麽
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僧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
成父子之恩僧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斫不開師
曰古之若是今亦宜然疑擬躊躕白雲萬里若有僧問
子歸就父爲甚麽父全不顧師曰直不藏曲父子之恩
何在師曰言不盡意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遠近無間
隔秖如徤翁檀越山野未舉公案已前早自勘破何用
指鹿爲馬畫蛇添足何故聻健翁七日已前預知時至
三到華山七日已後撒手便行一言了却言言見諦歷

歷孤明今日對靈指示大似布鼓向雷門徒增啾唧爾
雖然有箇驗處聽宣一偈三到華山語不休無邊剎海
一時收金門玉闕無心戀捉敗當陽一指頭便揮淚下
座
小叅佛佛眞實苦屈金底不敢度火泥底不敢度爐木
底不敢度水即使眞底内裏坐却也止是閉門作活須
知更有一箇非金非木非泥亦非中間内外始可塵塵
混入逐浪隨波若識得伊不妨救他前頭一輩死中得
活不然連累後面一尊總成布袋老鵶
分衛平湖孫氏檀越當日設齋東林方菴大師請上堂

副寺問乞食當湖道隨行化且道法輪耶食輪耶師云
盔盂口向天德山托鉢高沙彌添柄有何不可師云笑
倒旁觀今日和尚四衆瞻仰示何法要師云枯木上生
花憑麼則大衆沾恩有分師云照顧眉毛竺輝問四衆
圍繞廣興佛事請師指示淵源師云一不做二不休倒
嶽傾湫又作麼生師云閒處添些子僧便噓兩噓師云
蹋破草鞵又民居士問法座高陞即不問如何是函蓋
乾坤句師云居士不對和尚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
寃苦中更添寃苦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安通消息
士作禮師云不得錯舉乃云九龍分派一滴全收擬識

其源波濤洶湧鸚鵡湖平地上喫交弄珠樓燈璣裏洗
澡解開空岍度人舟蹴蹋如來眞境界說什麼山河天
眼裏世界法身中今日平湖縣裏打鼓上堂東林寺中
拈椎說法露柱擎拳燈籠合掌德山棒卓開新日月臨
濟喝喚轉舊乾坤驚動雲門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觸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撞著三世諸
佛藏身無地讚歎不容六代祖師忍氣吞聲攢眉不少
雖然如是在衲僧分中成得甚麼邊事茲者華山長老
歲莫天寒來到這裏矢上加尖將勤補拙問盧陵米價
秖如貴亦不得賤亦不得諸仁者作麼生抵對良久顧

左右曰莫負晴明好時節大家出手著先鞭喝一喝下
座

小叅金佛不度爐迥絕滲漏木佛不度火勿漫雕鐫泥
佛不度水截斷衆流掀翻彼岸列作三段段段不同眞
佛內裏坐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門頭戶口底一一收歸
上科更有一個名不得狀不得趙州老漢曾未說著膺
上座今日提向當陽請看是何面觜喝一喝云更添一
字不得

小叅將洞山三斤蔴命抛梭石女織作匹盛水不濿底
絹光大布更借寶公刀尺度量剪裁縫領衫子向青州

路上披披搭搭日炙風吹久已不成模樣撞著老叅宿
學作麼生安排衆默然師曰費盡許多力依然不解藏

乙亥元旦玉峰護法設齋上堂揮拂子曰玉屑霏霏瑞
氣多殿前石臼念摩訶山河大地重新換脫體風規道
甚麼諸佛法內靡所不為衆生界中無所不濟拄杖子
條條直直曲彔木坦坦平平所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
今朝第一日處處瓊樓玉殿何妨雪上鋪花開口第一
句言言玉振金聲大似空中著彩神駒莫及電影難追
揭開向上津源廓爾洞天福地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嚴
餙國土端正殊妙六度門門門洞啓八福田井井有條

直得理事雙融聖凡一貫若如意之珠滿求者之願饒他明教鏡清到來讓出一頭地始得何故不是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

天生日察院徐檀越懺病請上堂新年來第九日是天生日纔舉念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時合掌同聲讚助曰善哉無上諸天衆清淨無患是虛空天帝慶喜生歡悅惟願含靈最吉祥人天衆前如實而說不勞造作脫體無咎何必除世熱惱隨病授藥是甚麼閒今日東海檀越在大願海中發清淨妙心將一藏菩薩子顛顛倒倒逐一按下雲頭任他佛來祖來令其飽滿遍發身

香不啻你人天結聚凡聖沉痾到這裏直得瓦解冰消通身慶快良久卓拄杖曰果然果然

彌勒殿告成嘉興妙湛法兄同雲間徐太君禮大悲懺設齋上堂一念不渝始終全美兜率宮平地移來總持門洞然明白興慈運悲各顯家風見色明心不遺餘力豎起潑天門户到者方知掀開如意道場信向得入桃紅䄂綠無非實相遮那鵲噪鴉鳴總是深談般若舍一法法外無心轉一物物自通暢所以建立處脫體嚴飾掃蕩時仁風普扇倘若擬議躊躕敢保旁觀有分今日檀越功圓果滿福有攸歸只如不落數量名言底還涉功勳也無驀卓拄杖一下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韋馱菩薩開光上堂師以拄杖畫一畫云頂門正眼刼石不移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擬議則了沒交涉說甚麼見義勇爲摧邪顯正總是凡心聖解掉棒打月今日華山院裏建大法幢若非赤體全提爭得超今越古又卓一下曰遍界同其明萬物同其化乾坤莫能藏其巧拙胡漢安得掩其妍媸一道圓光阿誰無分直得聖凡轉位投機佛祖揚眉吐氣箇箇安居人人得所驀拈拄杖曰只如這箇韋天自有光明在塵剎深心力護持便下座

比丘戒玉峯徐府設齋薦亡請上堂靈木迢然鳳無棲倚一心清淨當體湛然苟非霜刃橫空爭免陰風遍地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幽途不能拘繫天堂豈可攝持恁麼告報大似說食向人終不能飽但能撒手機先自然全身歸父深酬佛祖不報之恩仰荅父母劬勞之德死死生生從無變易即今所薦徐氏小姐受戒以來心源澄徹芝聚尼師代受戒法並超樂土茲當二年圓滿之期特命高陞斯座便豎起拂子曰會麼持戒清淨如滿月照徹幽明何障礙便擲下拂子

婁東王監元賡旦啓大悲期薦岳母錢太孺人請上堂西堂問玉機夜動金梭暗抛以坐具作○曰且如打破這個又向甚處相見師云切忌東撈西摸曰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分脫白師云何得自塗糊堂一喝師云果然曰一期經過鯤芥投鍼師云也是將錯就錯師卓拄杖曰打破陀羅尼句突出大悲手眼揭開無盡意門掣轉風輪水輪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潛踪莫及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匿影無蹤情與無情奐然頓現含靈抱識覿體無私靈山未散一會儼然同出苦輪俱到智地在箆清衆目擊道存茲因婁東檀越入山崇修佛事推誠致感法力均施一體平懷孝心無間且道錢太孺人百日以來向什處藏踪滅跡復卓一下曰入此門來無別路不居淨穢得天然

示衆古德云佛法在日用處穿衣喫飯屙矢送尿總不曾違時失候一一天眞一一靈妙於中覔纖毫聖凡情念了不可得直饒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到你面前不敢移換一絲頭許秖因日用不知喚作茫茫業識然雖不知又不知個甚麼知又知個甚麼今日著這一問便乃眼似銅鈴口如木橛急忙求人問佛問法秖這一念即是自作障難悟裏成迷所以道你纔舉心動念便不是了也

示衆道不屬知故不可以思惟籌量爲言不屬不知故不可以頑然枯坐爲事葢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妄覺者善惡兩岐也無記者善惡都勿思量也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頓破一切是非是句亦剗非句亦剗方得轉轆轆地你若枯坐黑山死水何能振古風耶要得拏雲攫霧掣電驅雷直須擘青天而飛去自然能卷能舒能大能小纔與麼便不與麼縱有金網縵空拘縶不住堅翅擘海那敢旁窺始稱法海神龍亦可灑清涼雨普潤枯焦

小叅纔開口便打如將柄金剛王寶劍直授與人若是具膽氣有力量者把得來便用是佛是魔一刀兩段自然心肝腑臟覿露面前若擔在手裏了相上相下轉得一念來自己却便有無限瞻依畏縮爭得勇往向前一超直下好不丈夫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臨陣一般不是你即是我纔退怯下來自己性命却送在別人掌握中安望其衝圍破敵斬將搴旗須是孟孟八八不顧危亡拳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意氣風流遍身充滿始有少分相應故云有殺人不眨眼手段方好立地成佛

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一句州曰半句也無僧曰豈無和尚在州曰老僧不是一句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便叩齒三下

徒聖音爲大蔭林闍黎請封龕末到臘月三十忽接故鄉消息果然得路便行轉見風規辟立唯爾大蔭闍黎一生苦志氷蘗同參半世眞修根塵已雪一見不復更見黃梅雨滴階頭再來定勝前來枯木花開刼外驀直去驀直去誰是知音放下著放下著眞箇撒脫不用牽經引論說妙談玄山僧到來如何著力遂掩龕云玄關倒插無鬚鎖無限輪鎚擊不開堅固法身常獨露何須亞眼項門開

爲林闍黎入塔無陰陽地湧浮圖落落層層會也麼打下紅爐重煆煉等閒脫盡舊皮膚金鏁骨玉珊瑚拄杖挑來事轉多隨分埋藏無不了聲光從此遍娑婆

爲谷傳大德并二僧入塔師云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皮膚脫落眞實常存指塔云秖這一座便是吽不響底山谷儘爾伎倆作麼傳聲咦通身放下無回互窖室商量十字橫

小參舉黃檗酒糟公案畢師拈云夫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黃檗過自誇張爭奈名實不副這僧也善行險傲倖眼睛鼻孔始終被他換却香域今日忍俊勿禁代一轉語不唯爲這僧雪寃抑且令黃檗心死當時待伊道了但云黃檗聻管取七年分疎不下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二終

門人[illegible]等編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總漕慕光護法入山請說法華大意師昇座乃曰妙法蓮華經者為五時之絕唱最後之極談功收一化理冠羣經其中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發衆聖之權巧顯本地之幽微長遠壽量於此方彰出世本懷於今始暢乃無上之妙法也然此經有二十八品彌天高判今古同遵分為三分初一品謂之序分方便品下十九品謂之正宗分神力品下八品謂之流通分首名序品

者對後二分立名乃引起後分之端緒故文中明如來說無量義經入無量義定天雨四花地搖六震放眉間白毫照萬八千界光中圓現法界事相生佛始終乃世尊標本以圓發其緒也其次彌勒騰疑文殊酬答引燈明之本光證今佛之瑞相乃大士承流以助發其緒也如是則一經之由致彰矣由致既彰正宗宜至故自方便品下即入正宗正宗十九品文中有本迹二門此品訖安樂行迹也從地湧出訖常不輕本也迹則開權顯實本則開近顯遠為一經之宗尚焉今顯迹門中有三周說法授三根記又授廣記以圓該前記會諸佛以圓証前法末後示三軌四行激勸流通為迹門之大致焉此一品者三周中說法一周也品名方便者方者秘也便者妙也妙達於方即是真秘乃權實不二即體之方便也品初世尊從定而起稱歎諸佛權實二智甚深無量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意在動執生疑也於是四衆騰疑起請如來三止當機三請然後方與說法所謂妙法者非離向所說外別有妙法即四十年中所說諦緣度等無非妙法即三乘教悉是妙教三乘行無非妙行三乘人無非妙人三乘理悉是妙理何者良由諸佛出世本懷唯為一事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

知見則四十餘年所說之法豈有出於佛知見者乎其說三乘總一乘也如來引十方三世諸佛以為証則知佛之道同皆以一乘分別說三特方便耳法說之義如是譬喻品第三譬者比況也喻者訓曉也託此況彼寄淺訓深也方便品後繼之以譬喻品者由前品中發明即權即實不二之義非上根利器不能領悟所以百萬人中唯窮子一人擔荷上根雖悟中下猶迷故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約三車一門之淺況三乘一道之深冀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故有此一品文中先窮子自陳悟喜悔責之詞如來即為之述成與作佛之記得記已然

後代中根請發起喻說也信解品第四信者不疑解者不惑四大弟子因聞喻說以信得入悟解法要故曰信解文中明四大弟子因如來說喻開導還說窮子喻酬荅以領前火宅之意謂如來慈父本欲委付一乘家業我等自甘除糞止宿艸菴爲客作賤人而已藥草喻品第五此如來爲中根述成也品名藥草者草治病名藥喻人天善種三乘智因皆能滅惡遠害故文中具三艸二木謂以藥木草爲名者良由中根草喻聲聞可取當機故信解品後繼之以藥艸者四大弟子樂說喻中領如來昔日之權權而未實今領會歸之實實而不虛但

知對待之妙未知絕待之妙故如來復說此喻以明佛所說法如雨普沾本無差別第艸木不同故受潤不等權實在機不在於法故知聖人平等之慈若天地之無私猶萬物之自私也故有此藥艸一品文中云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於無量億刧說不能盡雖曰述成實進之也一雨所潤而諸艸木各有差別如來說法一相一味而人得之爲人天得之爲天聲聞得之爲聲聞菩薩得之爲菩薩亦猶是也授記品第六聖言說示曰授果與心期曰記四大弟子因聞喻說悟入正法堪紹佛種故授記作佛也迦葉曰光明須菩提

曰名相迦栴延曰閻浮那提金光目揵連曰多摩羅跋栴檀香此二周中爲中根人喻說爲中根述成與記也末云宿世因緣我今當說則起下因緣一周矣化城喻品第七化城者無而倐有曰化防非禦敵曰城乃導師神力之所化也以喻二乘涅槃能防見思之非能生死之敵乃如來權智之所爲也授記品後繼之以化城喻者由前喻說一周中根之流雖悟下根之人猶迷必藉宿世因緣之事纔能開悟故有此化城品也文中明如來塵點刧前爲十六王子覆講法華已結一乘緣種自爾以往常相值遇但下劣之機退大向小至今有住聲

聞地者良由畏佛道之長遠求速得涅槃而自止息是以如來權巧說二涅槃如彼諸商畏前路猶遠皆欲退還導師方便過三百由旬化城止息旣知寶所在近豈可自滯化城此佛說喻之意也五百弟子授記品第八此品因問因緣一周悟玆法要故如來亦爲之述成與記文中先記滿慈佛號法明次爲千二百中先記五百比丘同號普明次爲七百授記五百比丘得記巳即悔責前非同說衣珠之喻悔責昔日之迷喜慶今日之悟故獨言五百授記也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學無學者研眞斷惑曰有學眞窮惑盡曰無學五百授記品後繼

之以學無學者由前雖授一千二百人記但記常隨少
知識衆未及他方多知識衆故有此品亦與之授記文
中明阿難成佛果號山海慧自在通王羅睺成佛號蹈
七寶華二千人皆同一號名曰寶相自化城喻品至此
爲下根人說授記作佛也法師品第十法者軌則也師
者訓匠也謂佛軌法性訓匠後學故曰法師授學無學
品後繼之以法師品者由前來授記與現前部衆及佛
滅度後衆生但能一念隨喜者皆與授記也後半品顯
勝勸持譬如鑿井至泥知水必近得聞法花思惟修習
菩提不遠若夫入如來室着如來衣坐如來座則弘經

之軌也其斯以爲法師乎見寶塔品第十一法師品後
繼之以見寶塔者由前九品所明三周法備四衆記圓
開權顯實已無餘蘊故感古佛多寶湧現寶塔全身圓
會諸佛圓證前法故有此寶塔品文中明三變淨土容
受分身開寶塔户示現全身者以明十方三世佛道本
無古今本無遠近也文中自釋迦入塔四衆騰空則開
權顯實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加矣所以如來即唱滅將
此經付囑而流通焉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梵語提婆達
多此云天熱以其生時人天等心皆驚熱故亦云天授
謂從天乞得故此品來意引古弘經之益舉往勸今也

文中先明達多昔日弘經釋迦資之成道次明文殊今
日弘經龍女因之成佛法利之勝安可測哉持品第十
三提婆達多品後繼之以持品者因上如來極力勸持
則藥王等二菩薩與二萬菩薩同時發心洎有八十萬
億那由他菩薩皆同發心藥王等願於此界八十萬億
等徧於十方而弘通焉故有持品也安樂行品第十四
安樂者身無危險曰安心無懊惱曰樂身安心樂方能
進行故曰安樂行有身口意誓願四種持品之後繼之
以安樂行者由前品中諸大菩薩敬順佛意願以惡世
弘經誓忍諸難而大聖謂能忍諸難未若使之無難故

進之以四安樂行四行旣正則一性安恬靜以合道動
以神交雖臨厄難不知其爲厄難也雖對欲惡不知其
爲欲惡也安往而非安樂乎文中四行次第可知從方
便品至此品迹門大事已竟從地湧出品第十五自下
皆屬本門此品爲發起安樂行品後繼之以湧出品者
前十四品中迹門大事已顯本門大事未彰爲假湧出
之衆爲發起故文中有他方菩薩亦願此土弘經如來
辨之召下方弟子於是有下方無數菩薩從下發起在
會弟子昔所未見於是彌勒爲衆騰疑如來舉本酬答
曰是我所化受持我法故以伽耶城作化令其發心是

略開近顯遠動執生疑也猶前迹門中方便品初略開權顯實正同於是彌勒疑上生疑言世尊伽耶城成佛不久乃能作此大功德事敎化衆多菩薩如父少子老舉世不信如來壽品第十六如來有三名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名曰如來乃法身如來也若乘如實道來成正覺名曰如來乃報身如來也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名曰如來乃應身如來也如來既有三而壽量亦有三法身以如理爲命不生不滅性相常然則知無始無終者法身之壽量也報身以智慧爲命境既常住智慧亦然道前有盡道後無窮則知有始無終者報身之壽量也

應身以一期報得百年不斷爲壽命有王宮之始雙林之終則知有始有終者應身之壽量也然此品正意亦三身三壽屬何身壽耶正意屬報身壽量雖論報身而此智慧上冥下契實乃舉一即三也文中明如來塵點刧前成佛已竟於是中間我說燃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如是悉果後方便然今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亦復方便敎化衆生如良醫之非滅言滅爲救狂子故也本門大事如是分別功德品第十七壽量品後繼之以分別功德品者因聞本門壽量靈山現在弟子及地湧過去弟子各各增道損生得大饒益如來一

一爲之分別故有分別功德品也文中先明住行向地等覺功德不同即本門中授記之事與前迹門中三根領悟三根得記正同其次明現在四信滅後五品之益隨喜功德品第十八隨喜者隨事順理喜者慶已慶人分別功德品後繼之以隨喜功德品者由前五品觀行中但校量後四初品功德未及校量所以此另作一品校量之故有此品也文中校量福勝可知法師功德品第十九法師功德者前隨喜功德在五品之初今法師功德在六根相似之位前則五種法師方獲其一此則五種功圓前雖根智具足未獲六千之報今則六千德

備堪爲模範故曰法師功德也隨喜功德後繼之以法師功德者言佛說壽量時不特五品得益即四種六根亦獲六千之報故繼之以法師功德品文中明六根獲報次第可知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菩薩言常不輕者內懷不輕之解外敬不輕之境口宣不輕之言身行不輕之行人安不輕之名故號常不輕法師功德品後繼之以常不輕者由前法師品中明毀經之罪法師功德品中明持經之報只聞其名未見其人所以引過去往因以明持毀罪福果報不爽毫髮深勸弘持故文中明如來往昔因中於威音王佛所爲常不輕菩薩禮拜四

衆云我不敢輕於汝等增上慢人打擲不避良由一以佛眼觀衆生一以牛羊眼視菩薩故彼比丘後得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更增壽命則持經之福古有行之者常不輕是也四衆憎上慢人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者千劫於阿鼻地獄中受諸苦惱則毀經之罪古有當之者增上慢四衆是也罪畢復遇常不輕敎化者如人從地倒還從地起故則聞經功德信乎其至矣此上皆本門也正宗至此已竟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神力者神明不測力用幹旋不測則天然之體深幹旋則轉變之功大故名神力也常不輕後繼之以神力品者由上來正宗已畢將欲流通所以如來現大神力爲之發起故文中明如來出廣長舌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無量光滿百千歲然後還攝舌相一時謦咳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世界皆如來之神力也其餘覽文可知此謂之發起流通囑累品第二十二囑累者以言托之曰囑以法繫之曰累故曰囑累神力品後繼之以囑累品者因上起發此正付受也文中明如來以右手摩無量菩薩之項如來三番摩頂付囑諸大菩薩三番發聲領受是爲付受流通也藥王本事品第二十三藥王者菩薩在因能知藥味因於藥味悟入圓通位登不退

故曰藥王本事即因中燃身焚臂等事也囑累品後繼之以藥王本事者前安樂行品明弘經之法此下明持經之人以勗將來持經之師當效藥王之苦行妙音之妙行觀音之慈行等方可於惡世弘經乃法古流通也又此品明燒身燃臂之苦行正示三軌中之忍辱衣妙音菩薩從法空體起悲濟用現十界身應諸羣品正示法空座觀世音普門示現神通之力正示慈悲室此明忍辱衣也文中明喜見菩薩爲法忘軀種種苦行可知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此正法空座也菩薩曰妙音者由因中將彼樂十萬供養雲雷音王佛果上感得音樂自隨故曰妙音又因昔得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今以妙音聲徧吼十方弘宣此敎故曰妙音品文中明如來放光東照妙音菩薩於淨光莊嚴國中蒙光即來禮拜世尊及多寶佛爲隨來之衆先現蓮花后華德菩薩請問神力佛具說往因及現身說法三昧等此正法流通也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此正慈悲室也菩薩名觀世音者觀即能觀之智世音即世間衆苦音聲謂菩薩以能觀之智觀世間衆苦之聲齊觀並救故曰觀世音普門品者普者普徧之義門有出入之義以一實相開十普門故曰普門品也文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

何緣得名次節明普門示現又前半明大悲拔苦後半明大慈與樂與樂能爲三十二應拔苦能滿八難二求皆明慈悲室也陀羅尼品第二十六陀羅尼者此云總持謂總一切法持無量義故又有護善遮惡之意設善使之不失遮惡使之不入也有多字一字無字三種此正多字也有云是鬼神王名舉其王名部落敬主而不敢爲非故有云呪是佛之密語具大威神至心受持能滅邪魔故此繼普門品者前之三品化他流通以勗持經之師具足三軌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二聖二天十神說呪護之乃弘護流通也文中先較持經之福次

乃說呪擁護也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此言莊嚴本事與前藥王本事不同彼若欲同此應云喜見菩薩本事品此若欲同彼應云華德菩薩本事故不同也陀羅尼後繼之以妙莊嚴王者外來擾亂可以呪護若內起邪見呪亦無用故繼之此品以明邪見若起當親近知識則可轉邪矣文中明二子轉父邪心等覽文可知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普賢者行彌法界曰普位鄰亞聖曰賢勸者勸請世尊發得妙法蓮華之行又復勸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復次此經以智立體以行成德文殊酬答智也爲一經之前茅普賢勸發行也爲一經之後殿非諸佛護念植衆德本入正定聚發救一切衆生之心安能得是菩薩妙法乎是爲誓願流通也陀羅尼是法護妙莊嚴是人護此普賢人法兼護故以普賢勸發品終焉大衆這部經適被膺上座無端道破大似捏目生花萬無一當祇可自納敗闕邪許呈似大方目前高明長者伶俐禪客築着磕着無非本分邪有許多引蔓牽枝葛藤不少然雖如是必須驗過始得良久擊禪牀一下復抖擻曰從來無欠事妄謂一敷揚便叩齒打散

丙子元旦立春玉峰察院徐護法設齋上堂問爆竹聲

催山應響江梅還報舊時仁如何是新年意氣師云品字不做口曰毫端放出三千界微土中含萬象春如何是一舉兩得師云射處著重曰地道純陽蒙變化要知積習更難除師云低頭不是拜乃拈拄杖云說似一物即不中要開天下第一門户大唐國裏無禪師要收天下第一根器一日鉢盂兩度濕要過天下第一日子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放出潙山水牯與桃符神鬭額且道誰勝誰劣饒他定乾坤驗龍蛇總是尋嘗手眼何必新年頭指東畫西剜肉作瘡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只如今日立春又是歲朝日子

今日歲朝又是立春日子畢竟如何得兩下平交彼此無犯曉事禪客道道看師便連卓拄杖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上堂未舉已前薦得總屬他家奴婢如何是灑落丈夫良久云烈燄爐中一點雪

示衆今日欲與諸人商量叚事懼屬流布便恁麼散去爭奈公案未圓驀提拄杖云這上座試請從中剖決良久卓一下云幾合停因長智又云真語實語或云真語實語因甚多有人信不及代云是事且置又云非但今日或云非但今日固是源頭濁了我這裏一滴也無純

將乾曝曝底傾向人前你猶自隨流失照過在阿誰分上代云待某甲說看又云罷不重科

小參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紙襪帶乃曰紙襪帶一任短長麩飥餩隨他好歹雖然也要識透始得不然特地一場愁

小參問如何是個中意目前機師云大家在這裏曰且喜沒交涉師云因甚當面蹉過曰是誰錯過師打云猶自不惺惺乃云大千沙界是衲僧行履處為什麼穿衣喫飯不在裏許一僧出云某人只管看師云幾何錯下名言

上堂一路迎來全沒干涉香爐與花瓶作對拂子與拄杖交叅曲彔木與破沙盆鬭額惟有膺上座屴屴岌岌好不耐煩便下座

為伏禪舉火云禪人抱病入山以病而卒而今病去心安煙消火滅且道煙消火滅時還有光明也無遂轉火炬云本有靈光何罣礙一一毫頭上現全身

為伏禪入塔天不能葢地不能載逼塞虛空髑髏粉碎恭惟伏禪上座叅得本分禪頭尾無剩讀破大藏教手眼忽彰不為性急如弦且喜身輕似葉到處潑浪潑賴顛倒是非有時放痴放憨播弄凡聖脚版上蹴出陸地

波濤舌尖頭轟下晴天霹靂臨危不變之死靡他羞為躍冶之金願作埋塵之玉膺上座今日助發光明蕩除寶惜不圖舍利流輝要見虛空絪緼乃打開塔户云皮膚脫落存真實坐鎮虛空得自由

小叅師問一僧本分一句作麼生僧無語旁僧云何不禮拜師云你却不本分乃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便抖擻一下曰還還還復還誰頂上分明下一錐不是瞿曇饒口業安知鼻孔大頭垂

三月初一日　欽差兵科宋護法賫送

御書金剛經到山上堂豎起拂子曰這卷經天下人無

不盡知
九重湧出萬象霑恩一字一句一點一畫皆從
聖天子筆尖流出直得龍飛鳳舞虎嘯鸞鳴剖出微塵
大千俱利在佛祖位中佛祖不能拘其神妙在聖凡
域内聖凡豈能測其淺深處處尊榮頭頭合道如春
之運物無不發生如秋之成實無不圓滿如晝之明
顯無不普照如夜之晦藏無不寧謐各因其時而致
其用用不違時自然中節故曰天中天聖中聖是以
從上聖賢佛祖出興於世皆善用其時而不失其正
者也茲者華山小院特頒

宸翰永鎮山門所謂小出大遇千載一時蟻悰悚慄感
刻不磨晨鐘夕唄仰祈
帝道遐昌換水添香更祝
皇圖鞏固復顧左右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遂呈起
拂子曰永鎮蓮峰一卷經龍韜鳳額迥超情會將萬
象霑恩澤
御筆親宣出禁城便下座率衆謝
恩
小參問目前無法因甚又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
黃花無非般若師曰聽事不真乃曰春風蕩蕩春日遲
遲綠黏芳艸紅鎖花枝低飛紫燕對語黃鸝有誰不會
別更尋思
示衆問牛過窗櫺四蹄頭角都過了因甚尾蚆過不得
師云多少人向這裏著倒曰争奈在我手裏師云在手
裏則收取乃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遂擊禪椅一下曰
張家借帽李家衣富貴裝成只片時明日盡情還去了
依然原剩副頑皮
廣福菴法舟戒清二師同平家檀越到山設齋請上堂
問山門頭箇箇合掌佛殿裏處處燒香且道爲福耶爲
慧耶師云分明記取曰即今四衆瞻仰是何法要師云

不用指陳曰因齋慶讚請法延齡一句作麼生道師云
道即不道曰今日領話去也師便打乃云佛法大義不
在多言鵠白烏玄洞然明白博地凡夫只因妄想執著
而不能證得所以古德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
覩過橋扳橋上路塞路擬欲躊躕早自錯過那容今日
三明日四因因循循挨過日子大似鉢盂添柄笑倒旁
觀茲廣福菴主平家檀越特至山中營供佛僧不歷中
邊自然却好且道雲門三句臨濟三玄畢竟在那一句
中收衆回首師便下座
禪人壽誕小參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云

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曰學人不會師云一切現成
更教誰會乃云一身長作海舟師出没煙波力用奇但
得衆人齊到岸何妨白髮對鷗鷺
小參問盡大地是箇自己忽然掀翻海岳撥轉乾坤法
身報身化身還曾損壞也無師曰眞同兒戲乃曰諸可
還者自然非汝便拈拂子示衆曰明暗相傾見不移問
君何事忽生疑始終未解隨他去走盡千山泣路岐
說比丘戒曉宜師同新戒清素韜宏覺徤性慈願修覺
隱諸大德設齋請上堂問夏令初行即不問當齋一句
示如何師云久不對機齒牙繡澀曰天高羣象正海闊

百川朝師云妄想何及曰恁麼則四衆沾恩人人有賴
師云節目上更生節目曰青松翠竹千年秀一句當機
迴截流師云依舊入荒艸乃卓拄杖云若人識得心大
地無寸土白拈與驀奴從來不合伴華山院裏這一隊
漢出出入入堡堡鑿鑿一念萬年脱體純眞萬年一念
掀翻窠窟饒得條相分明千佛一數復卓一卓云諸仁
者會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卓拄杖下
座
東山圓通菴貫一禪師補壽請上堂夏木陰濃山靈鍾
秀展開佛祖面門總入諸聖品位佛祖是衆生界中了
事漢衆生是佛祖界中不了事漢只要當下識得根源
自然蹋翻從上窠臼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且道釋迦老
子昨日降生驚動百萬人天手忙脚亂將一杓惡水通
身澆潑直得分疎不下且道阿誰分上事諸仁者今日
多一杓明日少一杓何日事了不如直下究根源不用
當來問彌勒茲有東山圓通菴貫老禪師總不作這般
見解一例尋常脚跟穩當有時坐斷要關不通凡聖有
時撥開户牖一任縱横解脱門頭頭顯露菩提路處處
莊嚴只如赴物垂機因齋慶贊一句又如何道良久擊
拂子曰端坐無爲眞供養不須造作更安名

普請示衆問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與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凉是同是別師云不同不別曰與麼則儱侗
去也師云東山自東山殿閣自殿閣僧作禮師云此去
洞庭隔四十里乃云一回汗出一回乾佛祖眉毛徹骨
寒不是脚跟親點地頭頭物物被人瞞
韋馱開光崑山陳婉貞請上堂問巍巍寶相威武超羣
因甚一道神光却在和尚手中點出師云也要闍黎疑
著曰設有通身手眼底到來和尚又作麼生相待師云
不用安排乃卓拄杖一下曰道護十方三洲感應這樣
話大似釘椿搖櫓刻舟求劒遠之遠矣今日膺上座不

涉思維直下一點便得靈光晃耀帀地普天如日月之運行點即不到似今古之常明到即不點在有爲不著所有在無爲不染所無曷用馳求自然合道這尊章馱功德積有歲年一旦重新更增光彩於光彩上建大法幢在世刹海力爲弘護敢叨神將永作干城歷劫洞明多生安樂豈獨一生二生蒙其利益者哉秪如光明遍照一句作麼生舉復卓拄杖曰眼目人天能有幾高超物表護羣生喝一喝下座

小叅從上有條路頭要與諸人說破良久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擊禪牀一下

上堂世尊不說說菩薩面迦葉不聞聞夜乂頭今朝一串穿來向十字街頭風吹日炙教人相救且道救他好不救他好自代云出得手便知端的

刻高雲堂集下撫軍設齋上堂高雲高雲金石作聲如蟲食木偶爾成文小子無知竟以刻成流通宇宙千古尊行不是尋常句子休將俗見評論神龍神龍點畫分明擬欲效之遂失其眞便呈起拂子曰留與上方資目擊儘多羽翼化鵾鵬

高雲老人五周設忌這個老漢全無打算坐斷報化佛頭獨瞎頂門正眼受聖天子供奉不爲色喜爲諸衆生纏縛全無惱懷怒使殺人刀喜用活人劒一例尋常日面月面只今何處見慈顏一縷檀煙旋作篆看看却把紅羅扇遮面

祈雨上堂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如是作略怎得雨下大衆還見麼晴乾不肎走直待雨淋頭

結制上堂問如何是某甲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今日天氣稍煖曰忽遇天寒時如何師云凍得七花八裂乃曰布袋口結也乾坤失色布袋口開也人物向榮便豎起拄杖曰惟這上座不入衆數何故聻不從開結中來如是見解正好一坑埋却

臘八上堂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師云那裏得這消息來僧無語師打云這畜生慣咬枯骨乃云一點明星六年苦行展轉思來重添話病乃高聲喚云大衆且道如何是瞿曇老子重添話病處喝一喝曰欲舉恐驚大衆

除夕小叅師問僧天寒日短兩人一盌你道是甚麼物曰一陽復生師云且喜咬不著乃曰露柱過新年燈籠長一歲分付大家知不許言下會便叩齒一下

上堂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云云妙喜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麼若見以何爲証若不見是

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師曰妙喜老漢慣自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可煞不經檢點何也秖爲錯過智者恁般悟去則且置你道釋迦老子曾向伊說个甚麼喝一喝云泊合錯下注脚

小叅躃者命在杖奪杖則蹎濟者命在舟捨舟則溺秖如無依無倚底且道命在於何拈拄杖曰飛羽不憂坎陷處潛鱗豈憚弋人機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三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四

門人聖興等編

蘇州華山翠巖寺語錄

丁丑元旦玉峰徐相國夫人設齋請上堂師喝一喝曰即此一喝無量法門無量妙義總莫能盡略舉壽量門無不是其該攝得所福德智慧慈悲忠恕乃至一切總持門皆從此門而入滿目元和眞氣象皆從此門而出一天雨露潤無私誰識其門原無終始造化陰陽是其驅使大道坦然何分彼此歷今古以不息海闊山高超佛祖而不昧風動雲駛順邈將來已不相似東海橫開笑口玉峰朗誦眞詮青山白石固無私聽得圓通觀自在福隆壽廣子孫蕃衍何須王母獻蟠桃他家自有長生旨今日是丁丑元旦之辰不用別誦伽陀用祝千秋鶴算乃合掌曰曩謨佛陀曩謨達摩曩謨元和復卓杖三下

上堂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師云無人處斫額相望乃豎拄杖云渺然無際復放下云漠然無分再卓一下云天地不能拘鬼神不能測且道還涉陰陽消長也無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不是河南便是

河北曰莫是他住處麽師云更買艸鞵問古人纔開口便打意在什麼處師打云分明記取曰不會師云徧問諸方問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何是無爲法師云你曾作甚麼來曰一切不爲師打云虛消信施漢乃曰枯木堂前龍飛鳳舞十字街頭鵲噪鴉鳴總是成羣結隊依艸附木的精靈山僧這裏那有閑飯養他遂打散又教云路絕人稀相逢者少若相逢一人半人切不得忘却老僧

嘉興妙湛園自開法兄領新戒道嚴道一請上堂問教中道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秖如學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戒在那裏師云華山總不作這般見解曰運水搬柴未嘗少息定在那裏師云也少不得你這一問曰學人面目也無慧在那裏師云不用別生識見僧便喝師云九萬里鵬纔展翅百千年鶴始翱翔乃拈拂子打圓相云清淨如滿月復擊一下云光徹無窮極汝若疑擬躊躕大似刻舟尋劒直得僧伽黎一狀領過應量器伏聽處分尼師壇現成受用各不相借一體和平過去諸如來也如是現在諸菩薩也如是未來修學人也如是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饒他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驀喝一喝云總不得入這羣隊超方上士便請獨

步丹霄你若希望心不息且住門外

示衆師問僧能鑑能即不問作麼生鑑鑑無語文悅衆代云看看師云又添一重塵垢乃曰山僧向來不曾與人打葛藤今日要與諸人打葛藤一衆出云一物不將來且道打個什麼師云正好與你抽釘拔鍥

玉峰徐母金太夫人六十補壽請上堂問杲日當空明萬象海山一句請師宣師云籌量不及曰只如桃實三千歲又作麼生師云何必驚奇衒彩曰恁麼則已識海山同壽量便將桃實頌岡陵師曰下個注脚問諸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即今王臣擁護龍象交參因緣即不問如何是大事師云重陽已後菊花新乃曰霜染秋楓錦樣鮮黃金甲子又重圓漫指海山徵往事聊憑刦石表長年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規則苟非仁義克備何能道出萬全有時先用後照野衲共叨香積飯有時先照後用國人漫咏衮衣詩有時照用不到相看似覺春長在有時照用齊行遥指南山作壽杯量材補職獨任其艱優劣雙彰還他作者若論向上宗乘十丈珊瑚到來也須粉碎那堪途路打之遠青山青白雲白切喜沒干涉茲當徐母金太夫人六十補壽之期特命山野高陞法座大似錦上鋪花空中著彩芝蘭氣味松筠

節操彌堅龍馬精神海鶴丰姿迥異兒孫得力室内安
閑一簣成功流芳千古驀顱左右曰會麼良久復拈拄
杖曰當人壽量莫能宣自有身雲偏大千山齋喜聽跫
然至滿路香花結勝緣隨卓一卓曰我是千佛一數曰是
從靈巖禮懺到山
黑夜小參問本來面目師伸手復袖却云會麼曰不會
師云伸手原在縮手裏乃云上方月何人見舉似伊轉
更遠莫若回取自家底黑白本無眞佛面遂擲下拂子
飯僧請上堂問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蹋不著
師云秖爲太近曰忽然蹋著時如何師云也秖是個影
子乃云鐘聲披七條不是閑家具作舞老金牛無端打
噴嚏
孝徒力隨爲本師用光智禪師五七設齋請上堂拈拂
了曰不是目前機亦非室中意古佛家風天然尊貴諸
佛未出世風高月冷山色崚嶒吳地晚祖師既來後錦
簇花攢鐘聲微動楚天寒看破威音那邊不行心處路
點椒靈山奧旨那掛本來衣頭頭顯示在在歸原所以
用光智兄禪師久居妙湛近至梁溪能所雙亡脫然坐
化繼靈瑞之眞燈續末山之芳躅修行毋倦惟憑眞實
爲師學道既優徹悟尋常是道屆臨五七請法齋僧結

般若緣助常寂光驀擊拂子一下曰如來大圓覺一擊
百雜碎從敎徧界分身亦非分外何以聾上合十方諸
佛本妙覺心與諸如來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
衆生本性圓成與諸衆生同一悲仰隨心自在共享太
平且道智禪師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擲拂子
曰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閭門周宅請安葬小參師拈拄杖曰高山自古稱佳地
松柏參天化日長安葬母儀千古意孫枝奮發繼書香
垂懿訓可思量頗悟眞空解脫場便卓拄杖一下
爲明碗頭火銀盌裏盛雪火爐上結冰舉起眞實意放
下却無明便轉火把云會麼驀然剔起金剛燄爍破虛
空處處通
小參師問僧若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即不問如何是
鏡鏡無語師云依舊黑漫漫乃云年已窮歲已盡盃盂
翻復重添柄一任渠儂檢點看勸君直下知其病
上堂舉高雲老和尚上堂曰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
曲新翻譜弗落宮商調轉高萬象歡欣同起舞識得自
已我今不是渠透過目前渠今正是我大家和氣輥成
團那用春風更包裹要明轉位投機重與斟今酌古因
思保福慣謾人爭似禾山解打鼓然雖如是且道誰是

知音良久云喫飯時不得忘却匙箸師曰似則也似是
只未是那知本分弗用安排老雜菴一生倔強却向匙
箸上折倒雖然見義勇爲亦是無風起浪諸仁者且道
畢是知音師便震聲一喝云得飽便休猶鈍置那堪說
食當充腸

小叅舉外道問佛畢乃云世尊露影藏聲外道見小欲
速檢點將來二俱有過若是個丈夫漢寧可永刼沉淪
決不向良久處著倒諸人還識慶喜麼秖是個勾賊破
家漢

戊寅元旦玉峯徐府設齋上堂廼拈拄杖曰這上座從

無則倒春風絕意安排過了七個年頭六個不著便惟
今年較些子何以年年第一日要說第一義誰知第一
義未出方丈門早是花擘了也說甚麼法性徧圓眞源
本淨避尚無門求亦何益不如向第二義邊尋個落處
大似刻舟而求遠之遠矣今日設有問華山七回第一
義畢竟作麼生秖對乃屈指曰第一第二有口只堪掛
壁第三第四臨危不變要見長人第五第六錦包特石
笑倒旁觀且道第七聾山僧不用重添注脚但以眞實
相爲復卓拄杖一下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
代功

上堂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新年頭許多熱鬧
甚處去也遂豎拄杖云只者個物物遠他不得天不能
蓋頭頭近他不著地不能載日月弗照風雨無礙撞著
臨濟德山一棒一喝直得氷消瓦解且道臨濟德山有
何長處便得超天越地之功道道看良久代云喪車後
藥牌

雲間梵音菴松野處林二師七十六十補壽上堂拈拄
杖復擊拂子曰一好二好同心到老各慶有餘齊增壽
考天地同根萬物一兆溯盡淵源絕無邊表仁者居諸
自能愜好便卓拄杖一下曰觸背非遮護明明直舉揚

本來無量壽曷用九如張南山獻瑞北極呈祥無心合
道福德康強又拈起拂子曰諸仁者見麼刼石無盡虛
空莫量便擲下拂子

示衆師問僧圓成既是圓成更欠少箇什麼成佇思師
云失却一片也乃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
不得師曰某甲不是其人罔明是初地菩薩因甚出得
女子定師曰莫謗渠好頌曰一對無孔鐵鎚大似因人
起倒而今展轉誵訛說食終難當飽

玉峯徐太夫人率二房次孫男德麟寄名設齋請上堂
以拄杖示衆曰本來條直何用彰名諸人若不信然只

得向第二義邊展演一上肇無量壽門門門得其正建有福德相相相獲其全直得山高水遠上下合宜鳳舞龍吟遐邇壹體收來則三星拱照放去則萬古同春入此門來天然受用又何必山僧更贊一辭重添注脚雖然也須驗過始得良久卓一下曰曠大刦來何異今日

上堂問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脣上座從來不易秖對曰因甚如此師云秖恐勞而無功乃云晝行夜睡瞳人向背踢倒飯牀扶起尿鬼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勑

分衛入城寓尚義菴弟子陸公遠汪學先劉長卿鍾晉璋王雲從陸相卿周元輔張子芬張政甫朱君榮陸豫安捐貲等設齋請上堂問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如何是隨處建立的法幢師示拄杖曰十字街頭少不得曰可謂令人善逢人爲舉揚師云也是錦包突石廼云古寺荒巖不受塵艸輭著力又逡巡早來曾蹈幾門限蔫得金牛笑轉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不見古哲云[illegible][illegible]爲得永無退失有智若聞則爲信解無智疑悔則永失舊額左右復拈拄杖曰幸有如是廣大門風且作麼生甄別便擲下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今承開闢諸善人特請山僧陞於此座大似見義勇爲事理兼到隨其法性如霧捲秋空用其智力似花開春谷山僧忍俊不禁敢爲諸人指南一上此去不遠有金粟如來出現於世而爲衆生演說六波羅密法饒益羣品利濟含識汝等速當親近取足而獲殊勝誠不謬也遂說偈曰

尚義橋邊尚義菴　衆心所發結良緣
頭頭物物俱無礙　何用山僧更說禪

閶門上塘街毛天聲居士設齋請上堂問桃符纔換一天瑞氣散樓臺法鼓重開萬姓歡騰塡巷陌時節到來將何垂示師云今日何似昨日曰滿目祥光堪羨賞不知彩色落誰家師云也是以耳爲目曰不因今日事爭識目前機師云文彩徒彰問華山主席尚義陞猊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界充滿師云舉似即不中曰即今龍舟戲水丈虎騎人還是逢場作戲還是應時及節師云決非等閑曰出山雲似虎下澗水如龍師云伎倆只如斯問孤峯獨宿却非向上提持入艸求人方是衲僧行履秖如截斷兩頭作麼生施設師云不打中間底曰恁麼則四海五湖皇化裏不知何處有封疆師云進一步看居士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無爲作麼生學師云不學便放下居士罔措師云放不下擔取去士云果然不是等閑師便一喝

迺曰一體同觀衆心踴躍提持本分閫關路狹尚義菴中重新説法緇素現前且道説什麼法良久曰果能情忘緣慮事絶見聞自然眼不照燭耳不採聽句不立玄意不停午一切時中有與無等是與非等凡與聖等生與佛等眞如解脱菩提涅槃性皆等等邪來少許業性與甚爲寃與佛作對山僧分衛出山秖承道誼拳切敦請陞座直得無可爲敬只將三十年自受用三昧今日和盤托出與諸善人各領其半茍不得少爲足便見藤牽葛繞蔓卓一下曰快須直下識根原莫待當來問彌勒

示衆僧自牧出禮拜師云既是自牧索頭因甚在別人手裏僧云不知師打云拽脱鼻孔乃云浪子回頭大可憐蝦蟆踍跳上青天自遭一度蛇傷後直至而今怕説禪

示衆師問僧古方云如何是古方方擬答師云州本不勞拈出次日復問方云增一味不得減一味不得師云是黄連是甘草方云到口方知師云苦方云果然師云且喜知味也乃拈拂子云十字街頭爛東瓜東拋西擲没人問撞著東山寺裏瞎眼長老一踢百雜碎直得塡門塞户臭不可聞驚動了竈君皇帝惱性勃發訴與天帝曰下界萬物惟可只有爛東瓜肆横無忌伏乞天帝速旨勦除天帝曰你且回家嘗取竈肚裏十分火發自然燒殺有日在竈君皇帝直得懡㦬而退諸仁者且道爛東瓜是什麼東西良久曰且喜無人著價

冉直來吉潘居士壽誕設齋請上堂問蓮等世界粟内藏身因甚獨露江南地面師云從來無諱却乃曰冉直潘居士誕日作佛事道場在化城公據來巖寺舉論了無邊譬之行路然百千億萬里隨力到自天累年設五齋共不滿數金今秋八十齡請我説無生無生實無説福壽何曾缺山海頌岡陵水月通禪悦謹白衆玄人兩口共一舌良久画一圓相云珊瑚枝枝撐著月拽拄杖下座

上堂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道甚麼僧擬開口師云鷂子過新羅乃舉古德云望江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古人恁麼道未免旁觀者哂華山則不然蓮花峰與汝相見了也太湖石與汝相見了也丈室中與汝相見了也山僧恁麼道未免依樣葫蘆雖然兩物一比必有優劣且道華山是劣古人是劣檢點得出許你具半隻通方眼

大士誕日師分衛槎溪信士陸彦斌張亦垣張侍泉張

耀甫奚爾試張爾寧強集之羌履思張爾宗馬明甫周繼先陸禹公錢聖求張爾澄李青陽陸文重王燦英朱祥甫孟仁甫王良卿印良玉滕薇五陳五如張德賢方聖馭等設齋請就白鶴寺上堂問雲門一曲到處知音今語南翔鎮中未審是何曲調師曰知音不用頻頻舉到者方知有會心曰只如故鄉托鉢還有熱情也無師曰不是天花定是法雨曰直捷一路無過此也師曰大似因齋慶贊問適來法雨彌空倏爾佛光普照雲空四野人皆見露出當陽句若何師曰白鶴南翔後令人轉寂寥曰即今補陀會中特請和尚陞座畢竟說什麼法師曰趙州公案不用翻新曰恁麼則個個霑恩去也師曰信口非干舌頭頭達故鄉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曰頓生慚媿乃拈拄杖曰真實際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直得東拋西擲無人顧著今日逢場寫戲絕似冷灰豆爆有甚奇特諸仁者還識得也無如識不得何妨剖露一上南翔鎮中是山僧囫地底所在有口只堪掛壁白鶴寺裏是山僧落髮底所在天生脚版從未蹋著此是三十年前未出門底見解今三十年後見解也提不起何敢道別有長處只曾解開布袋長

也要短也要不長不短也要驀然撞個忍俊不禁底道長短則且置問你布袋將什麼作山僧不妨叫喚曰布袋口是你結却雖然如是未到極則此是見義勇爲門庭施設若論祖師門下事太遠在不見道從上風規衲僧巴鼻正眼未開卒難摸索所以南泉示衆云昨夜三更時分文殊普賢二大士忽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拄杖貶上大鐵圍山正是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會麼會則許你透過五蘊身心跳出佛魔阬穽不會正好尋蹤覓兔未能瀟灑自如玆者敏膺來尋熟路爲衆持盂恭承鎮中諸上善人不以窮子見遺反沐寵光鄭重令陞此座千古罕逢自分匪材媿浮於感便卓一下曰領衆還鄉三十年絕無伎倆到人前靈山正法無今古扶豎還憑當地賢擲拄杖下座

槎溪陶圃陸護法同令嗣扶照宸照二居士爲尊慈太孺人十周忌辰啓建普薦闔族道場於正日設齋請就白鶴寺上堂師拈拂子曰北斗七南斗六雲白山青看不足江寒夜靜月三更曉樹烏啼霜滿屋祖宗血脉援古證今一念孝懷由近致遠故所謂真空不立萬法昭然覺性現前聖凡絕跡泊及他方此土情與無情以手畫一畫曰俱向山僧拂子頭上各各出生去也倘或承

言滯句敢保永受沉淪何以大方無外大圓無内無内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復画一圓相曰道泰不傳仁者令行人盡唱太平歌爲尼鎖龜山眢慘澹朔風吹正是歸根落葉時撇下皮囊行活路塵塵何處不逢伊惟爾脫公禪德不忝知解禪惟修眞實行身外空無長物胸中綽有餘閒故能臨生死去留之時到委婉舒徐之地蓮孿眷屬團欒古佛三千寶藏家私抛撒眞珠百八且道這箇古今無變異底安著甚處等閒鎖却虛空戸消息從來未許通

玉峰察院徐護法闔眷入山爲令孫寄名佛事請上堂驀拈拄杖曰大根大莖先須按下雲頭大枝大葉後得蔭覆人在復放下曰不假思維本來成就又卓一下曰入此門中無不如意具此三種大因合受人天大果金剛身日復堅牢文筆峰天生秀麗直得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福源壽算殆無涯已若有信不及者請居門外且道門内事又作麼生以手摩頂曰端坐自然生福慧何須向外更馳求卓拄杖一下

爲陝西禪人入塔熱鬧場邊轉頭急長生路上知心切今朝得入萬重雲無縫塔中堪斂跡

臘八方伯張護法塑大佛開光設齋請上堂拈香曰此瓣香根盤柱石葉覆雲霄恭祝張護法指日高陞福源川注就座乃靠拄杖曰昨夜釋迦老子眼裏添花口中囈語道奇哉衆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驀卓一下曰自累猶可莫累他人何以喚什麼作如來智慧德相喚什麼作妄想執著且喜沒交涉只如山中有副佛相不屬功勳法爾天眞從頭著彩到處分身在眼非色在耳非聲縱橫喧寂離去來今識得自無生滅迷之妄逐昇沉點即不到似海之深到即不點如山之固總不開口謾他一點不得叵耐冷坐年深無人顧著今秋恭承護法枉顧山頭一肩荷負不假思維天然成辦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臘八日開光作麼生贊助良久以柱杖畫一畫曰切忌話作兩橛

小除示衆師問僧正信如何是正信信低頭師云你猶疑義在信云如何是斷疑一句師云不用低頭乃云大衆挨過今日明日便到極頭地諸人作麼生是轉身吐氣衆默然師擲拄杖云端的不如歸去好幾多遊子得還鄉

己卯元旦徐護法設齋上堂拈香曰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就坐喝一喝曰信口吐出自然光彩不用兜三惹四更覺曜古輝今猶如佛日中天靡不普照所以道古佛家風頭頭顯示青歸柳眼覷透威音那邊紅入桃腮吐盡靈山奥旨上下安其居不敢攙行奪市尊卑異其位何須越俎代庖故爾山花似錦春風絶意安排澗水如藍造化無心繪染要使盡大地人一時瞻仰有分不假思維總成靈妙良久復喝一喝曰但見淳風一片不知何處封疆卓拄杖下座

爲慧徹深禪師封龕鐵幹盤空與麽來春風已到上林梅欲期果熟香飄遠誰信花枝竟不開伏惟霜嶺堂上

得法眞子慧公法姪禪師壯年負笈早登霜嶺之門昨歲印心已入靈山之數高提祖印殺活全彰放下身心聖凡絶跡具徹法之慧眼看破威音那邊展本地之風光洗刦已躬下事誠所謂皮膚脱落盡唯有一眞實事師孝行頗多爲弟謙光更甚始終合轍前後無差卓爾忘緣奄然坐化直得山光水色無非當體莊嚴梅玉柳金盡是本身供養絶無彼此那有去來且道封龕一句畢竟如何舉似以拂子畫一畫云休將閑學解卜度去來今便掩刦

上堂問臨濟問佛法的的大意黄檗因甚便打師云曰是禍門一僧纔作禮師云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曰道過去也師云脱空妄語漢不能打得你出去乃曰龜毛兎角銅頭鐵額放過一著轟天霹靂畢竟如何臨濟不是白拈賊便下座

上堂舉盤山示衆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説得極好無奈山王何膺長老則不然似地擎山要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要知玉之無瑕始不受山王所謾地石有據非爾則是無眼目漢

嘉定九齡弟子江弘文法名聖遇同尊公含清文學均沐

聖恩入山設齋請上堂師拈拄杖曰鶴舞千年樹龍乘萬里濤今朝天上見努力自冲霄還有不涉途程直趨捷徑者麽以拄杖顧衆曰謾無舉鼎拔山力天賜神駒不易騎便下座

妙湛自閒靈捷二大師同徒示權慧予均一三禪德領孫可端聖木皈慈祝髮設齋請上堂乃曰三轉法輪其輪本淨當人入道今古無並三寶現前十方作證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要顯古佛家風必須具大總持名位不居聖凡不立本無煩惱焉用菩提絶無所倚未到極則若草草承當非出家丈夫事倘或佇顧停機敢保画蛇

添足何故不見道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卓一下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便下座

小參譬如終朝說藥而自困沉痾有若長年問程而不動跬步得魚忘筌者罕遇其士執指爲月者實繁其徒良久曰門前無限路誰是到家人

上堂舉百丈侍馬大師行次見一羣埜鴨子飛過祖曰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遂把丈鼻頭扭丈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圓悟勤云要與祖佛爲師參取百丈要與人天爲師參取馬大師師拈云灼然能有幾人知有般漢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總道百丈於馬祖言下悟去且道他古人還甘也無衲僧家承當個事大非艸艸直須嫌佛不作嫌法不說始有些子氣息所以道擲地作金聲不得顧著十成底事對衆颺却豈可將條斷貫索到處穿人鼻孔三十年後也道曾在祖師門下過來會麼莫謂楊岐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峰

示衆古德云縱多學也成貪那個回頭解自慚竛竮柱作他鄉客本分門風不荷擔諸禪德知也未只如古德恁麼道還當得本分事麼衆默然師曰自道最親切如有不甘者出來抵對看

上堂舉外道問佛畢乃云大小世尊被外道一問直得口啞若是膺上座則不然待伊纔開口劈脊便棒不唯塞煞外道咽喉亦免得一輩向鬼窟裏頭出頭沒後來却與阿難處拔本道良駒鞭影也是停囚長智

爲失幻上人啓關牢關把斷佛祖無窺覷之門金鎖掣開天人得奔走之路或散花而捧鉢或布髮以掩泥游般若義天不勞彈指入毘盧性海何假修心拈香擇火總是道場喫飯穿衣誰非佛事且還要藉轉位明功從體發用麼擊拂子云等閑放出關中主刹刹全提正令行

小參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云云妙喜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麼若見以何爲証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乃拈云智者大師倒來久矣徑山老人雖則竭力相扶爭奈勞而無功卓拄杖一下云木上座今日不惜手脚爲伊徹困見與不見拈過一邊諸人畢竟喚甚麼作旋陀羅尼三昧若向這邊下得一語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

機緣

僧纔出師劈脊一棒云龍即昇天蛇即入草　又僧問臨濟問佛法的的大意黄檗因甚便打師云秖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打云去這裏不是你用心處　僧問黄檗打臨濟意旨如何師打云今日更喫一頓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莫向途中覔僧云畢竟如何師云歸家罷問程　俗士問盡大地是個火坑如何得出師云進前不如退後士云還出不得師云傍人爭奈何士無語師云你且道爲甚出不得士又無語師云

你道不得且問我士云爲甚麼出不得師云業在其中

師問衆云堂中事作麼生一僧云滿堂僧不厭一個俗人多師指一居士云與麼則這漢無揷足處也僧云切忌恁會師云大小師僧原來膽小　俗士叅云未到堂中已與師相見了也師云何得對衆謾語士擬議師便打師良久復顧問云未到堂中我與汝猶隔遠在作麼生說個相見底道理士云正好相見師云前頭見後頭見士擬議師便喝出　僧問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竪起竹篦云我但喚作竹篦你又喚作甚麼僧云亦喚作竹篦師云老老大大隨人脚轉便打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云你再舉一遍看僧擬議師喝云你舉話也未會在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僧云不會師云第三度來與你説破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燈籠掛露柱僧云不會師云築著磕著　僧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鴛鴦師云從君看取僧云如何是金針師云不度與人僧一喝師云露也露也　僧問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今夜不荅話僧云因甚不荅師云恐汝隨語生解　師到堂中云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等

閑看膺上座數日不到堂中衆兄弟定然別有長處人天衆前略請吐露有一僧纔出師云勘破了也僧云勘破後又作麼生師云再犯不容　僧問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聲未絶師連打兩竹篦云莫寐語莫寐語　僧纔出師隨打云違得便行真漢子僧云某甲終不挖耳當招師云得恁有心無膽僧云要頭便斫取師云與麼則性命在別人手裏　僧問竹篦子話師云山僧終不画蛇添足僧云相逢不相識誰是個中人師打云賴有這個在僧云起動和尚　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待山僧有個

住處即向你道復有一僧亦理前問師云有馬騎馬無
馬步行　問僧我適來向你道甚麽僧云忘却了也師
云太煞無記性僧作禮師打一竹篦云不妨再舉一遍
又問僧你昨日荅我語中間只有一字誵訛僧云情
知和尚有此一機師云不易闍黎見到這裏　問僧竹
篦云云僧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云如何是不從門
入底句僧云罕遇知音師云露柱聻僧云這賊師云撞
著　又問一僧僧云文彩全彰師云忽然大地暗黑又
作麽生僧云橫身當宇宙師遽云誰是出頭人　問僧
喚作竹篦云云僧云眉毛從來分八字師云你鼻孔今

日因什失了半邊僧無語一僧代云不是某甲幾錯荅
和尚話一云不意和尚問到這裏　又僧問師隨聲打
云相隨來也僧問如何是入處師云走到那裏去又問
如何是脫處師云莫向這裏住　問僧榔栗橫擔不顧
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作麽生是古人的住處僧云冷地
裏有人笑和尚在師顧左右云阿誰僧一喝便行　問
僧竹篦意旨僧云舌頭在和尚口裏師吐舌云莫是這
一片麽僧便喝師云依稀似曲僧云今日不遇知音贏
得一場獨弄師打云我也不曾孤負你　僧問如何是
金剛王寶劒師云你又說禪僧擬議師云劒去久矣又

僧問因甚纔開口便打師云前日一轉語還記得麽僧
云記不得師云我這裏要一撥便轉底僧云如何是一
撥便轉師云一不承言二勿滯句　僧問琖子撲落地
楪子成七片師云是甚閑家具僧無語師云狼藉不少
僧問悟個什麽師云琖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僧亦
無語師云若收攝不來依舊是零碎底　師問僧云如
何是天龍一生用不盡底僧無語師云適纔受用得著
而今受用不著僧一喝師云何不蚤道又一僧出纔禮
拜師打云今日不可不與你個方便

服菴頌古序

古自在古而古不到今今自在今而今不到古此各其位也然有時以今爲古而古爲今之證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證之謂也有時以古爲今而今爲古之用或損或益百世可知則用之謂也夫古死局也得後人之用然後起其死而爲生古者已陳之迹也得後人之用然後化其陳而爲新古者後天之奉也得後人之用善千秋萬歲永寶用之而爲先天之幾古者定法也得後人之用善千門萬户轉換倐忽如鬼神風雨之不可端倪定乃爲不定而窮其變化故前古無不革之政佛祖

無不革之法革者以古爲今之道也古人甚賴於後人古人必不安於死局必不安於陳迹必不安於後天必不安於定法故古人甚賴於後人也後人不妨借古人以申其用以其死爲生以其陳爲新以其後天爲先天以其定法爲變化故不妨借古人以申其用也善古今者其手眼常出古今之表豈惟移古而能造古移古者移往者之古也往古自我而移故古無而今有造古者造來者之古也來者自我而造故古有而今無立言於有則萬象之燦域中立言於無則虚空之含海嶽宗門之有頌古久矣頌者古六詩之一也以古爲古而頌是以賦頌爲頌也以今爲古而頌是以比爲頌也以古爲今而頌是以風爲頌也六詩以風爲首其義不主因而主革故能轉後以爲先轉往以爲來以古爲今尚風也名頌古而不名風古者昔人亦顯其古今之質而藏其古今之用者也其質則古用必以今所以從來高頌無不體兼於風者風之爲義大矣哉頌入於賦則甲乙之簿頌入於比則銖兩之較也故頌古貴風而不貴其賦與比也我華山碓兄和尚主持古今法柄爲法苑玉衡得法服菴膺公所謂善古今者也有頌古一編是能以革之妙用古人之因能以新之妙用古人之陳運刼前

之玉尺麈格外之旌旗首山謂在寳全正令此臨濟氏所以不墜於地也服菴頌古惟其得首山之寳所以得六義之風得六義之風而後可以頌

寳雲南潛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五

門人聖月等編

頌古

臨濟大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托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麽乾矢橛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曰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旣被雪峯看破臨濟未是好手頌曰

六不收一不立無位眞人胡餅汁尿牀鬼子忽翻身白日青天轟霹靂

德山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麽打某甲山曰汝是甚麽處人僧曰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曰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曰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曰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麽只是撞著露柱的瞎漢頌曰

捉響捫空露一機棒敎誰喫誑癡迷船舷未跨先三十救得分明賊過梯

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到歸舉似長生乃曰我今日踏這僧快生曰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竇曰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頌曰

背起通身舊葛藤瞥然放下勿疎親須知死了便燒了猶勝長生路上人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牀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雪竇曰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頌曰

退步竿頭便不中要須努力步虛空便從霄漢飛騰去

死水何能困活龍

崇壽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曰識得凳子天地懸殊雪竇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頌曰

踢倒泰山扶起北斗各稱神通咸不喞嗒虎跑哮以加威龍出沒而無首忽然凳子解翻身八角磨盤空裏走

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雪竇便喝乃曰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得龍頭蛇尾又再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六祖曰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頌曰

貴家公子散春愁快馬揚鞭愈疾流行樂不知天早晚醉眠隨意宿紅樓

仰山一日指雪獅子曰還有過此色者麽雲門曰當時便與推倒雪竇曰只解推倒不能扶起頌曰

翻空踞地爪牙長露出渾身沒覆藏一任春風吹散去並無蹤跡落諸方

香嚴上堂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麽時作麽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曰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雪竇曰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一問來頌曰

掀翻五臟樹梢頭問着狼茫笑不休大似貧兒遭賊刦赤條條地轉風流

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曰汝口在什麽處僧曰某甲無口祖曰將什麽喫飯僧無對雪竇曰好劈脊便棒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頌曰

口門一撥自尖新掉得頭來滿眼塵渴易飲兮飢易食殘羹餿飯當佳珍

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瞪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峯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僧曰飲者如何州曰死雪峯聞舉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雪竇曰衆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

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頌曰

古澗寒泉寒徹骨不從口入從何入鼻孔拈來貼面門
趙州苦死無人識

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西堂曰怕爛却那又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雪竇曰何不與本分艸料頌曰

能別行情價善酬千年滯貨也風流鉤頭自定隨高下
肯向盤星汗漫求

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頭又開云開即爲掌五指參差復握拳曰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衆竪起拳頭山曰你只是箇無開合漢雪竇曰雪竇即不然乃竪拳曰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曰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鬼窟裏作活計頌曰

突出拳頭無背面開合虛空生閃電失脚蹋碎破沙盆
己後逢人不着便

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僧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州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雪竇曰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頌曰

拂跡靈龜曳尾行全身莫自覓知音看他倚勢欺人手
到老原無媿悔心

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僧曰漢國樹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曰苦哉苦哉賴值問着某甲問着別人則禍生樹曰作什麽僧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樹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僧曰二十夏樹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雪竇曰這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頌曰

愛從白浪泛輕舟漢國江山一櫂收不信金鱗能變化
被他點額便回頭

趙州問一婆子甚麽處去婆曰偷趙州筍去州曰忽遇趙州又作麽生婆與一掌州休去雪竇曰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勘處頌曰

掌握全鋒識者稀轉深轉入路疑非陽臺果屬遊仙夢
爲雨爲雲免濕衣

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曰與麽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亦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雪竇曰寶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直饒寶壽全機大用也較三千里頌曰

纔欲完全便不全苟延性命度殘年養兒待老多成怨
不若教伊了目前

僧問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國師曰莫妄想雪竇曰塞却鼻孔僧又問如何是佛國師曰即心是佛雪竇曰拄却舌頭頌曰

狙公豢狙朝暮走三四四三惟換手從教喜怒百千般
蝦跳何曾出得斗

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麽處去山曰作麽作麽僧曰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出浴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僧曰這老漢方始瞥地雪竇曰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己方人這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曰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向什麽處大衆擬議雪竇一時打趂頌曰

換象抽爻作者能志因玩物自沉淪要知兩度皆休去
日下何須把火行

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曰道得與你瓜喫孚曰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雪竇曰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試請辨看頌曰

舉世原無本分人甜頭纔得便欺心若將本利論高下
常住瓜錢詎可侵

南泉示衆曰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雪竇曰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趂出頌曰

物外物内自生觸背拋出金圈虛空粉碎趙州慣捋虎鬚南泉到老不會但知賣弄家私那信失錢遭罪

僧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雪竇曰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頌曰

画出分明先惑了入與不入閑之遠瞥然鷂子過新羅兎兒謾向枯椿討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總不與麽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化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雪竇曰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旣喫了作麽生玄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頌曰

脫體無矩規自倒還自起陽焰日中分土塊泥裏洗直

語未足申寃屈棒何嘗論理草偃風行不近情天上天下能有幾

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僧曰學人還得也無慶曰太遠在雪竇代這僧曰當時便喝復曰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頌曰

衆手淘金誰得者有無伎倆絕誵訛盧公換手重分付叫破蒼天會也無

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曰西來無意僧舉似鹽官官曰一口棺木兩箇死漢玄沙聞舉曰鹽官是作家雪竇曰三箇也得頌曰

活人死了便燒了免致傍人說短長從此北邙添鬼家風風雨雨總凄凉

臨濟示衆曰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拄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雪竇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頌曰

三度親遭毒棒來口門有縫好輕開即今痛定還思痛佛法無多被活埋

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泉曰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曰草裏漢祖曰不往來者泉曰亦是藏雪竇曰雪上加霜祖曰如何是珠雪竇曰險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主賓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麽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

摩尼珠光閃爍如來藏中無處著拈來画餅謾充飢經過屠門空大嚼聲前色後正好尋蹤智竭情枯更須服藥画一圓相云噁

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麽生會僧便出去清曰邯鄲學唐步雪竇拈曰這僧不是邯鄲人爲什學唐步若辨得出與你茶喫頌曰

信脚踏來信口喫莽莽鹵鹵無端的漸忘故步學新鮮

那知步步成蹤跡

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麽生會法身僧曰請和尚鑑門曰鑑即且置作麽生會法身僧曰與麽與麽門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來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麽僧無對雪竇曰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麽處頌曰

百尺竿頭呈伎倆千人萬人無背向看他手脚一齊忙筋斗翻來底模樣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曰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頌曰

大海波濤滾轆轆金鱗透網無拘束從他新月似銀鉤不似盲龜胡亂觸

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什麽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麽言句牛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

些子雪竇代曰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問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曰是什麽語話也好與一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頌曰

一圈一點已非素臉流到諸方徒煩折簡帶累馳書送

信人橫身虎口能無險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什麽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沙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雪竇曰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頌曰

三箇葫蘆一串穿風吹日炙取人嫌直教貶入無生國

始信蕭何法律嚴

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臥龍慈曰在彼多少時僧曰經冬過夏慈曰龍門無宿客爲什麽在彼多少時僧曰獅子窟中無異獸慈曰汝試作獅子吼看僧曰若作獅子吼即無和尚也慈曰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雪竇曰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點檢得麽頌曰

莫把尋常伎倆投大家空手把鋤頭果然躡足龍門客

惡浪驚濤得自由

船子頌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雪竇曰這老漢勞而無功或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麽生免此過良久曰莫道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頌曰

脫體風流剩一絲離鈎句子要人知煙波釣盡如無獲

淺水蘆花滯殺伊

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曰到這裏不禮三拜要且不甘子曰出家兒得恁麽沒碑記僧遶禪床一匝而出子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雪竇曰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搊住喝曰是誰不甘咄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頌曰

狹路上相逢空屋裏捉賊火珠未必紅漆桶依然黑滅

跡跡叢生問影影還惑可惜老禪和到底無規則

祖師曰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雪竇曰拄杖子是塵有什麽過過旣無應合辨主所以道糞埽堆頭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頌曰

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與

麽來者顧躲伊分明棒打天邊月

本生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什麽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生曰也知闍黎不分外僧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曰捹鼻偷香空招罪犯雪竇曰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爲人在什麽處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雪竇復拈起拄杖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頌曰

節目堂堂文彩露截斷古今休詰墮纔窺鞭影疾如風

誰把珊瑚草裏坐

安國梁國師碑文曰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麽生道僧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國不肯亦舉拳別曰秖爲喚作拳頭雪竇曰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頌曰

古籀縱橫少人讀辨得分明已傷目拂拭遺文字句全

尋行數墨窮途哭且休哭量以谷活人全是死人續抖

亂從前數目來六六依然三十六

玄沙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沙曰是汝雪竇曰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頌曰

一人捉影一人捕風撞著露柱撲破燈籠旁顧堯眉舒

八彩仰瞻舜目耀重瞳

洞山初和尚叅雲門門問近離什麽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麽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麽去山於言下大悟雪竇曰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頌曰

三頓棒無端的飯袋子秖管喫江西湖南便恁去可曾
直入蒼龍窟寒時寒熱時熱子規啼盡枝頭血狼籍春
風喚不回領下明珠爲誰奪
大慈示衆曰山僧不解荅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雪竇曰大慈
識病不荅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荅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諸方
識病不荅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
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頌曰
識病何勞聚藥材生機不在口門開洞垣曾飲上池水
二豎膏肓灼見來
趙州到黄檗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州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
門捉住曰道道州曰賊過後張弓雪竇曰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人問雪
竇笑什麽笑賊
過後張弓頌曰
開門捉賊閉門納客顛倒機關互相涵淯活計何妨說

向渠面目豈容開刻畫咄咄莫道本來無一物
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曰是什麽源僧曰其源清曰若是其源
爭受方便雪竇曰死水裏浸却有什麽用處侍者問清適來是成褫伊否清曰
無侍者曰莫是不成褫伊否清曰無者曰未審尊意如何清曰一點水墨兩處
成龍雪竇曰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滅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什麽源其源
三十年後與你
三十棒頌曰
生來不受人方便鑄就肝腸是鐵般顛倒虛空重釘橛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雪竇曰臘月燒
山萬種千般翹松鶴令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頌曰
青天白日把誰謾
衲衣下事無今古綫去絲來非莽鹵一針鋒上見全功
失手打殺玄沙虎玄沙虎頭尾收來全屬我
本仁示衆曰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
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曰喚作色得麽僧曰如何是色不是色

仁曰喚作聲得麽僧作禮仁曰且道爲汝說荅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雪竇曰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看天上月既非聲前色後且作麽生入頌曰
偶爾成紋蝕木蟲護前遮後巧偏工不如依樣葫蘆画
免致人前恣脫空
國師三喚侍者雪竇著語曰點即不到侍者三應雪竇著語曰到即不點將謂
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雪竇著語曰瞞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麽生是國師辜
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曰元來不會門又曰作麽是侍者辜負國師處
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曰無端無端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
曰抑逼人作麽雪竇曰踩跟漢僧問興化化曰一盲引衆盲雪竇曰端的瞎僧
問玄沙沙曰侍者却會雪竇曰停囚長智僧問趙州州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
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要與諸方點簡乃成頌曰師
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頌曰
操則存舍則亡遍界盲人摸象忙若非把火重新照幾
合將奴喚作郎
雲門示衆老胡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曰便與掀倒禪

牀頌
曰
如盆血口潑天開死去重教活轉來括面春風吹不醒
斷橋流水助人哀
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曰蹋破州鞖赤脚走僧曰如何是佛向
上事門曰拄杖頭上挑日月雪竇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頌曰
偶則兩不成雙奇則單不成一抹殺向上提持且喜風
規壁立
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僧曰某甲有什麽過峰又打五棒雪竇曰雪竇不曾與
人打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頌曰
一跳五步十人九錯靈利衲僧不入衆數眨眼神龍變
化多全身自有風雷護
馬大師令智藏持書至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曰欽師猶
被馬師惑雪竇曰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麽伎倆免被惑去

有老宿曰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亂了也頌曰

馬師惑徑山惑知君未善黃金策玩盡爻辭定吉凶誰信易前原有畫咄

睦州尋嘗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州曰擔板漢雪竇曰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漢頌曰

春風急花狼藉雕梁燕子休相憶卵覆巢傾到處飛湘江依舊連天碧

巴陵示衆曰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什麼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頌曰

推倒枯椿向上求風幡何處著來由而今掉得源頭轉頓使滄溟水逆流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公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顧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川乃抛却茶藍便歸方丈雪竇曰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頌曰

芳草夕陽煙縷縷兩箇石人相對語不須籌畫定封疆四野干戈何處起

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曰裂破雪竇彈指三下頌曰

八陳圖開曾破敵亂石幾堆遺剩迹生平肝胆向人傾相識渾如不相識

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僧在你盋囊裏雪竇呵呵大笑頌曰

賴有一箇盋囊着得人間滯貨問答總不投機那肯前趨後步

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曰應病設藥且打三下若據令而行合喫多少頌曰

出門通是草家山何處討擔板死禪和那顧來時道好好途窮尚有衣中寶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世我亦不去泉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南泉泉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雪竇曰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勘破了也頌曰

臘月柴頭品字燒未曾着火已先焦但留煖氣扶衰老寒涕從伊落布袍

巖頭雪峰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曰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雪竇曰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不妨奇特爭奈龍頭蛇尾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頌曰

無字碑最難讀白日挑燈徒睜目文彩縱橫會也無兩餘石壁苔紋綠

玄沙問僧近離什處僧曰瑞巖沙曰瑞巖有何言句僧曰長喚主人公自云諾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特却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瑞巖遷化了也沙曰如今還喚得應麼雪竇曰蒼天蒼天頌曰

風吹石臼念摩訶語語離情絕後甦却被杜鵑知此意喚人行不得哥哥

僧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僧曰挂角後如何慶曰亂叫喚僧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雪竇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

什麽長慶數此莊子有般漢設使於
三文拄因也是萬里望鄉關頌曰

風風雨雨滿江湖一幅天然古画圖誰向其中留梵字

蟲書鳥篆錯臨摹

德山示衆曰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竪一指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曰甚處見
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雪竇曰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
河通上險絶甚麽處
得一指頭禪頌曰

一指頭無典則或屈或伸全得全失萬象森羅本峭危

大地山河眞險絶堪笑隨他作解人色後聲前重釘橛

僧問南院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院曰不在天堂則入地獄僧曰和尚又作麽
生院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麽僧擬議院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麽僧曰
不會院曰正令却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竇曰令既自
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頌曰

十字街心指路頭賺人自賺不知羞重將拂子來遮面

惹得旁觀笑不休直下會正堪愁明月秋江水逆流

雪峰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
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相見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麽處相見鵝湖驟
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雪竇曰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
住忽有箇衲僧出來審雪竇作麽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
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麽良久
曰擔板禪和如麻似粟頌曰

纔展爪牙先攫惱性命喪來猶未早轉身句子没來由

露出尾肥齊入草

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忠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忠曰却
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忠曰古佛過去久矣雲門道無朕跡雪
竇曰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争得無還會
麽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㵎底太忙生頌曰

掛角羚羊猶剩迹逆浪飛魚仍點額衲僧攜過淨瓶來

古佛通身赤骨律休雕刻急抛擲葫蘆依舊懸東壁

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州曰看箭吾曰過州曰中雪竇曰
二俱作家蓋是道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是箇射
垜漢
頌曰

狹路相逢兩潑皮穿楊透樹各争奇是誰箭後尋生路

萬里區區在半岐

臨濟同普化赴施主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
如然化趯倒飯牀濟曰太麁生化曰這裏是甚麽所在説麁説細次日又同赴
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濟曰得即得太麁生化喝曰瞎
漢佛法説甚麽麁細濟乃吐舌雪竇曰兩箇老賊喫飯也未了好與三十棒令
雖行且那箇
是正賊頌曰

一拳打碎虛空皷煉石技高難再補正眼滅向瞎驢邊

佛法身心棄如土苦苦鶩散十方賢聖僧添得施主𥧌

雙努

三角示衆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出曰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
事角曰蹉過谷便掀倒禪牀角便打雪竇曰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
説什麽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
爲什麽不眨上雪竇便打頌曰

和盤托出大家看惹大家私總不瞞浪子始知憐浪子

相逢肯説路行難

巖頭叅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有人擧似洞山山曰若
不是奯公大難承當頭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
手搦雪竇曰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
脊便打非唯勦絶洞山亦乃把定奯老還會麽李將軍有佳聲在不得封侯
也是閑
頌曰

一箇喝兮一箇拜是聖是凡齊捉敗惡風吹入洞山門

續火添油重結債重結債休埶賣放待冷來看自有通

人愛

太原孚上座叅雪峰纔到法堂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雪竇曰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覰便高豎降旗孚來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雪竇曰果然僧問雲門作麽生是觸忤處門便打雪竇曰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麽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且道太原孚具什麽眼

頌曰

誰能出不由户出了竟忘歸路瞥然掉轉頭來已是他家穪貨

僧請益雲門玄沙三種病人語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桎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麽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麽又曰會麽僧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啞麽僧於是有省雪竇便喝曰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豎拂不會敎近前又不來還會麽又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麽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麽以拄杖一時打趁頌曰

三種病無人識謝三郎爲指出老雲門閑說食飽弄箸活草賊孟八郎徒刻劃誰是主便喝

鼓山示衆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一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山曰拖出這死屍僧應諾歸衣盋下結束便行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曰當時便去也山曰好與三十棒雪竇曰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如此若仔細檢點將來未免一坑埋却頌曰

失拳打著自家頭滿面慙惶笑未休不是衲僧貪穪貨那能屋裏販楊州

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麽生陵曰問阿誰州曰問長老陵曰何不領話州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雪竇曰隨也隨也復曰這箇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曰什麽處去也頌曰

是塵是刹重重包括擲向當陽如何抹殺逐塊韓獹認一方咬人獅子通八達

仰山坐次有僧趨一足曰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牀打四藤條雪竇曰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麽只

與四下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佛後到霍山自曰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山曰打鐘着禪便走雪竇曰這漢雖是見機而作爭奈有頭無尾頌曰

不守規繩眞俠客露柱忽然遭一嚇石橋蹋斷不知歸明月清風杳無極

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曰蚌含明月僧曰如何是般若用門曰兎子懷胎雪竇曰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家邦若善能叅詳便請丹霄獨步頌曰

曲曲黃河倒截流穿江到海不知休至今欲辨源頭濁惱亂波濤歷九州

烏臼問玄紹二上座發足甚麽處玄曰江西臼便打玄曰久聞和尚有此機要臼曰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紹擬近前臼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雪竇曰宗師眼目直須恁麽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齊行人境俱奪頌曰

日影樹頭紅月浮江面白動靜總相宜鐵鞭擊三百

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僧曰不敢峰曰又爭解恁麽來僧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峰曰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峰乃召大德僧回首峰曰是甚麽僧亦曰是甚麽峰曰這漆桶僧無語峰顧謂鏡清曰好箇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清曰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峰曰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向伊道是甚麽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麽生清曰成何道理峰曰我與麽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伊與麽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麽時節其間有得有不得清曰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雪竇曰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麽

這漆桶頌曰

漆桶漆桶絕絲絕縫顚倒綱常鄒與魯閧血滴肝腸出至情萬象聞之休夢夢

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僧曰峩眉禮普賢去隨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抛向後乃禮拜隨喚侍曰將一貼茶與這僧雲門別曰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雪竇曰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頌曰

十九路中心血盡誰知無著是高棋休將黑白重抛撒

奪角衝關枉出奇

雲門問新到僧甚處人僧曰新羅門曰將甚麽過海僧曰艸賊大敗門引手曰爲甚麽在我這裏僧曰恰是門曰一任跨跳僧無對雪竇曰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僧爲什麽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頌曰

一不成二不就見兎放鷹剜襟補袖跨跳師僧去不還徒將豬子左膊炙

北禪問僧甚處來僧曰黄州禪曰夏在甚處僧曰資福禪曰福將何資僧曰兩重公案禪曰爭奈在北禪手裏僧曰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僧不甘隨後趁出雪竇曰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這僧麽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頌曰

兩重公案繇人判斷楓葉孤邨蘆花斷岸青帘懸處有人家解飲只愁無酒伴

睦州示衆曰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麽有甚麽共語處又黄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檗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竇曰說什麽猶較些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錘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雪竇爲拈拄杖曰放過一著頌曰

喚轉頭來風雨旋幾乎打失孃生面鐵錘無孔解承當放過一著知機變知機變齊喚近前生按驗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沙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中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麽生沙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麽道卻得某甲爲甚麽道不得沙曰我得汝不得雪竇曰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卻手橈頌曰

風片片月團團簾前燕子語聲寒昨夜三更新雨驟落花流水幾多般看看澄潭那許蒼龍蟠

南泉上堂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麽一僧出曰某甲買泉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麽生買僧無對臥龍代曰和尚屬某甲去也禾山代曰是何道理趙州曰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雪竇曰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麽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麽生

買別處容和尚不得頌曰

蕩盡家私剩一身不知貴賤費評論途中殢貨無人買應悔當年易出門

茱萸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麽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萸便打靈曰莫錯打萸便下座雪竇曰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頌曰

虛空是橛揑目生花那堪重釘撒土拋沙莫錯打漫喧譁試問東邨王大姐何似南山鱉鼻蛇

夾山與定山同行語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夾山便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梅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梅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曰當時失一隻眼雪竇曰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頌曰

撞入葛藤窠慣喫無明酒不解弄精魂懸空打觔斗南北東西胡亂行拈得鼻孔失卻口

保福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曰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些子頌曰

有何言句空花求蒂一物不留重添眼翳稍許商量剎那三際石火燒眉電光勒轡

僧問巴陵祖意敎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敎意是同是別州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雪竇曰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簡分明管取解空第一頌曰

青山青白雲白龍門之下留宿客倜儻禪和差不休奔南走北無良策何如雞寒即上樹鴨寒即下水祖意敎意是甚閑瞞人利人何自起

趙州示衆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州曰比來抛磚引玉引得箇墼子法眼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曰如國家拜將乃問甚麼人去得時有人出曰某甲去得曰汝去不得法眼曰我會也雪竇曰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雖然如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麼抛磚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頌曰

漫抛磚圖引玉墼子空碌碌法眼無瑕透古今鐵觜含霜能屈曲誰是竿頭坐殺人好向乳峯檐下宿

躭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曰子欲作佛去麼源曰某甲不解揑目祖曰吾不如汝雪竇曰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躭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頌曰

禮數殷勤已十分不知前此更天眞雲山話斷難爲別仔細叮嚀愼獨行

溈山問仰山甚麼處去來仰曰田中來溈曰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子叉手而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鍬便行玄沙曰我當時若見便與蹋倒鍬子

鏡清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招曰還曾夢見仰山麼雪竇曰諸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頌曰

竿木隨身具逢場寫戲來且休論往事但博笑顏開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覆船峯曰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却船雪竇代曰久嚮雪峯待這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對歸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峯曰此不是汝語僧曰是覆船恁麼道峯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雪竇曰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頌曰

不是汝語已帶伴侶生死海中濤翻浪起索性和身覆却船拚命教伊窮到底

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此二老宿商量猶未得勦絕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福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福曰兩手扶犂水過膝雪竇曰俱亡未亡總繇我保福因甚麼道未得勦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免得長慶在鬼窟裏柳

絮隨風自西自東頌曰

推倒扶起全沒道理怒不自嗔樂不自喜掀翻鬼窟解扶犂春雨聲中綠滿堤何如唱箇邨歌飲也勝勞勞送馬蹄

大梅聞鼯鼠聲謂衆曰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今逝矣雪竇曰這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頌曰

鼠子鼺鼺沿壁走莽鹵猫兒忽一口命根斷了不須償殺業至今盛八斗

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慈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撫掌大笑雪竇曰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未免喪身失命頌曰

般若何爲體直截逢人舉禿帚画蛾眉新樣殊難比

德山一日飯遲自擎盋下法堂雪峯見曰鐘未鳴鼓未響托盋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去問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明招代德山曰咄咄沒處去沒處去雪竇曰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識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頌曰

一語一默全無軌則秖得三年開門著賊沒處去也又何妨咄只恐箇中藏不得

雪峯普請次路逢一獼猴乃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死急話頭也不識峯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曰好與三十棒這棒放過好免得將錯就錯頌曰

月下猿聲啼正哀花前鶯語歌偏俏雖然音韻不相同

等是陽關無別調

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爲甚麽不得他衣鉢山曰直饒到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盋未審甚麽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曰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肯雪竇曰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不受是瞎還見祖師衣盋麽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欵欵地將去頌曰

雪裏漁翁把釣竿金鱗未遇餌先懸夜深獨唱還鄉曲明月蘆花且放船煙漠漠露涓涓好景何由入畫傳長嘯一聲秋欲老沙頭驚起鷺鷥眠

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曰道什麽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曰閑言語雪竇曰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檢點將來直是天地懸隔纔聞和聲便打頌曰

啞子唱歌聾子聽順口合拍能相應原無隻字落旁觀

何曾律呂差分寸

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自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雪竇曰這漢可悲可痛鈍滯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便溪山各異說什麽無舌人解語坐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窗下安排頌曰

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舌頭豈同兒戲佛法須敎拄杖談通身甲胄當迴避畫一圓相云卷尾藏頭何妨瞌睡

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曰過這邊來雪竇曰鈍滯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乃曲躬叉手雪竇曰索鹽奉馬頌曰

不難不易語只貴諦置膽口門何當隱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有僧問雪竇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曰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必應有主頌曰

錯錯錯劈破虛空天欲墮誰能更抱杞人憂且伴眞佛内裏坐過店小利微無殢貨

古德曰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敎是什麽熱椀鳴聲便請高掛盋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受人商量佛祖言敎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盋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曰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然後没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頌曰

猛虎生擒死蛇活弄擬議思量百無一中萬德俱備兮埜老殺攢纖塵弗留兮衲僧頭痛放過憑君揀選看不知誰解攀麟鳳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五終

門人■■等編

偈

木石響 有序

道人寄世於物何似譬之木石響亦宜然煙島雲林盡是寒山之句風柯月渚無非折竹之聲故曰木石響誠不類於詩也紀一百八首

學道貴忘緣出家先割愛若復情念深空門多窒礙

吾亦嫌吾拙青山早自埋會須人定論曷若世忘懷

崖陡瀑花寒雲深林葉重欣然有會心盤礴琴三弄

山水有清音松飈同澗瀑比之絲竹喧天淵已鑿鑿

雜染成比丘烏容有纖惡譬如鮮白衣塵點輙驚愕

造物巧播弄其機難測量昔以貧賤困今以富貴亡

越覇夫差悞吳亡伯嚭功可憐兒女子名偶竊英雄

無肉無車者其如上客何從來能報主不在受恩多

君能病君病病或有時已顧反病他人終難霍然起

狂歌木葉飛長嘯霜崖裂俯仰成千秋那堪垂老別

勿羨衣錦榮勿慚衣褐悞請觀七尺軀竟成折腰具

一鉢走人間隨緣自知止雖忘憎愛情會偏榮枯理

道在不愁貧卑棲亦可人客來無紙被笑語作陽春

有欲氣嘗餒無求氣自剛已拚貧徹骨祇覺菜根香

片語拂君懷攘臂如讐敵一敗不可收嗟悔終何及

果是眞英雄方能安忍辱謙恕乃其常閑居慎其獨

若欲世界平願且平心地心地苟不平世界如人意

絕世聰明資多被聰明悞臨岐一著差全局多成錯

逐末不務本所以無完人一經混沌死情竇隨時新

妖狐工媚人狂狗工逐塊露出尾爬時從前齊捉敗

譬如學射人一箭偶中的便欲與羿爭愚者知非敵

荷葉亦蔽身松花可充腹苟弗至饑寒便當懷止足

對境強惺惺發言誠了了貴說不貴行末後須分曉

直心是道場學者休紆曲發意即分岐云何能見獨

有大摩尼珠映現隨緣色珠體本非然圓明常潔白

此身如浮萍漂泊無根蔕猛省尚嫌遲因循莫虛棄

行遠始自邇登高還自卑因知最初念即是末後基

我尚不知我誰爲號知人人心固如面差別義已陳

榮華艸頭露日出勢隨晞休貪暫時潤逐逐蹈危機

孔顏有眞樂不以貴賤殊或可及其智終難及其愚

世間最苦事空腹高須彌視已不量力此病若爲醫

歎息貧家犬戀主情偏長儘多閒狼虎食人乃其常

秋艸帶寒雨斷雲臨片帆王孫渡河急回首意空含

坐愁瞌睡加閑行拾松子攜得滿藍歸四壁茶煙起
夜壑羣籟息孤枕聽寒泉泠泠徹心骨布被思裝綿
庭鳥悲寒露鄉思把別時莫天無可望對酒淚安知
水喧人欲渡山瞑鳥爭歸門掩黃昏半閑看秋雨飛
吾年未五十齒牙已零落即此一事推安能保軀殼
偶行邨市中當路集羣狗狗方不畏人人將避而走
汝生從何來汝死復何去來去總茫然哀哉無本據
飢則強附人飽則便颺去鷹隼性固然蓄者思未至
城外偶樵漁秋聲應老梧詩人同對菊莫色暗平湖
雲歸山欲白月入水生秋野叟閑吟望年年得倚樓

歎息秋生早鄉關望欲違無因歸舊隱雲掩萬山扉
雲在嶺頭飛影落青蘋底君看池中物優游白雲裏
身體與髮膚一一非我有罔極須深恩在心不在口
得水舟即行遇水舟還覆禍福無定衡恩怨將誰受
唾面聽自乾拭之拂人意能充師德心舉世寧招忌
物必先自腐而後蟲入之兩情苟相得讒間何由施
忠臣古難得正氣扶乾坤尚不惜身死豈欲圖名存
人間孽海深上帝滋不悅積德唯好生乃與天心合
愚者多自棄智者將何居吾其振六翮培風試凌虛
世路不可行常思逃絶壑人情甚江河風波平地惡

道人貴滅緣本分易成辦縮德併露疵故自招輕慢
己之所不欲願勿施於人苟能全此念即是天地仁
我本無是心人以此加我若非宿世因安受今生果
身在塵勞中能行比丘行是名火中蓮希有眞難並
禪師不本分開講博閑名縱致天花墜還應翳眼睛
以佛爲境界專念而不息始終勿異緣神棲安樂國
君子與小人過也均不免一悔足自新去聖夫何遠
玉蘊山自輝珠藏淵自媚其中本樗然外飾終非貴
薙髮披袈裟誰匪大雄續爾何自外之甘心居士禿
止謗貴無辯斯言古已然用之待高明一默能自全

誠意毋自欺直心無反悔直可貫始終誠則袪雕僞
萬言雖萬當何如一默佳放眼視雲漢永免世擠排
偶逢高士駕同坐小溪頭紛落桃花片閑看逐水流
鬮題忘瞌睡蓮漏復三更閉户留雲住推窗愛月明
佞口乃必文多方護其短定謂世可欺將無同撲滿
遯世不見知俯仰吾所媿炫彩復矜華遭削添瑕類
獨坐覽無極芳菲雜亂開遊人不知止日學步趨來
玉假憑雕鏤石頑資磊落眞假雜然陳終爲識者薄
閉房絶所似春艸一簾詩莫謂無人到幽花粲滿枝
鶴唳空山響空山實未鳴一僧趺坐處山鶴杳無聲

好惡盡天眞是非無向背倘越個中行思即出其位
夾岸桃花冷孤松鶴夢清易成天外句難寫画中情
戟手寠盲徒鎗唇蟲聾俗遐哉我大師遺訓無人讀
末世尚鬬諍烏白鵠反玄從來負心事多出受恩邊
枯坐蒲團上寂然萬慮清忽逢春雨至水長石橋平
蟋蟀啼壞墻夕陽挂飛鳥詰朝秋露零顏色終難保
昨日秋聲在蕭蕭病葉零客愁重喚起多在短長亭
依他休立解扣已始超情莫漫從門入家珍故現成
嘗思去日多寸陰當自競慎勿恃己長恣說他人病
逆焰縱憑陵慈心應徧普不見巖中人掌粒飼蛇虎

無端不耐閒混沌死竅鑿縱有煉石功補來終是錯
枯井生春竹頹檐長細菘舊時曾想像深意半難通
小鳥背人語老梅相對閑謀生憑瓦盋適興到松關
不必論終始唯存一片心縱然貧到死然諾是黃金
花訊無憑準緣山試一探寒梅閒數遍春意在枝南
寧取一世譏願除三毒箭攝念歸寂然庶合初方便
人命隨日減眞同少水魚不知薪火逼釜中仍晏如
爲學博虛譽是豈知酬恩昔人願爲良斯言故宜敎
嘗見富家翁持籌兼握算家業掙來多清閑無一叚
浮沉總一軀明昧分前後倘不善此機心魂日以鬬

開口件件能肯輸人一句自己反不知搬甚閑家具
憂患長白髮風塵化緇衣故鄉雖可戀到老竟忘歸
勢力不可恃覆敗無安車仁者當自審臨岐勿欷歔
贏得道人名所至推耆老秖欠囫地聲智識常顛倒
小子未穿鑿喜怒皆天眞弄器則解笑奪食便起嗔
清夜試捫心斷獄逢老吏善惡汝自明罪福無人替
是非荊棘叢功名阬陷器所以君子儒俟命先居易
治亂與興亡古今如目睹只因一念差生死如推磨
科名纔到手憂疑長滿腔云云不出口周綴倍添忙
一性常湛然圓明非造作何況能返聞根塵不消落

塵慮雪沃湯佛土隨心轉步步蹋黃金不被汙泥染
逆料無長策枉自疲精神破綻始周帀何如任天眞
天地最好生生人願爲良不察天地心徒自受灾殃
尊貴勿妄求淡薄以明志即此以類推何須重自恣
木石與同儔聖賢良可冀是知博浪椎終輸少林臂

喬東來惠詩扇次韻酬荅

横身虎穴盡情探滄海明珠勿用含學富五車堪濟之
心空一第未爲憨蓮花數遍一百八煙水忝還五十三
畢竟到頭無實際不如隨手買魚籃
聽聞收拾在雙睛摩詰光明意自靈失去家山波浪險

到來彈指閤門扃有聲不被尋聲縛無夢休教覔夢醒
他日同登縹緲望玲瓏山鳥一叢青

枕上偶成

窗前紅日催身起脚下青山拒客過莫怪道人貪睡穩
醒來曾恐念頭多

友人送泥孩至戲以爲徒即書四偈示之

空山無伴適相過贈我泥孩當阿徒不是貪婪爲眷屬
喜他愛憎已全無
小小梳通了角頭憨憨終日坐無休逢人只合頭陀笑
不向街坊分外求

纔入門來便會禪也知開合示人天善財參歷徒辛苦
輸與渠儂一黙全
體態峩嶷迴出塵六根聰利聽天眞後來雖不堪梁棟
入水和泥第一人

贈乳山載月和尚二十八韻

南岳老人不復留青山綠水結脣愁罕聞古道老沃洲
叢林枯寂冷於秋吾叔汝師氣吞牛南北豎起大勳猷
倜儻宗門有奇謀一語一黙驚王侯咨詢法脉嘗隱憂
吐哺勞思等伊周不推磨兮不輥毬奔走英靈無日休
向慕乳山鎮石頭廻廊疊閣凌丹丘吾兄機要迴絕流
訟法雲堂花雨稠慧刃發硎誰敢侔風行艸偃何悠悠
雖與佛祖爲寃讐不比雲門動戈矛高視繩牀無他求
呈橈舞笏殊足羞授我一帙乳山謳讀之肺腑皆清幽
敢勸禪和莫浪遊急須隨侍資冥搜處彼世界等蜉蝣
舍此龍門莫下鈎

贈丁公

卸却征袍著布袍雄心消盡似吾曹奇松自旁山腰種
古鼎還將柏子燒寶劒夜鳴驚舊夢素珠日轉發新韜
與君夙有三生約不欸峰巔手再招

贈梁公黙

較量晴雨總忘機跨蹇猶然勝策肥開闢淳完古遺老
不知公是與公非

乞食

圓顱服方袍耕餒全一盂晨昏勤爾思名實貴符合乞
法當詣眞無慼胸臆說要須拔我根觸事乃靈活苟存
矜伐心大患何由折雙輪食先之我腹藉檀越等施福
自饒何敢眇圭撮滴滴是檀膏顆顆皆行血道力如未
充飢飽互傾奪無學過量狂寧爲小乘拙酬恩長肉山
操刀爭欲割尅果必徵因休厭循途轍

示向可

已懷出世心切莫再沉吟細看侵頭雪休爭攫市金禪非枯坐得道豈熱忙尋見角如牛在移舟歎劒沉果然思路絶方到法源深欲繼拈花後須還大冶烹

矮師叔

噏鏃爭誇師叔仁備頭陀亦繼芳塵苧衣僅廣三周量瓦盃堪容五合陳陞座自曾求彼佛看場安肯逐常人深慈故示謙卑相猶恐諸方構未能

送禪丫

禪無葢覆若爲丫密意須當一再參透得此機來喫棒從前墨汁盡情乾

送介石

江北江南佛性殊斯言難信石頭知介然自肯點一下滿握黃金賤似泥

示寶宮

如來宮殿何人到覺者方能住此中不貴世珠珍智寶莫因擡手便生盲

贈張爾寧姑丈

終日花前倚杖藜垂垂雙鬢未成絲兒孫滿眼皆能立炊黍蒸黎度好時

座中滄海幾揚塵莫問山翁秋復春信是揮蛇眞帝子輸他跨鶴謫仙人

七夕

心事勞勞佇夕曛銀河無浪影斜分迴身便作經年別曲訴人間那得聞

閃閃橋頭月墜雲濃情約畧歎離群欲憑鵲語探消息補入當年乞巧文

示禪者

高明行脚士已分事須知規矩須隨衆參詢莫廢時福消懷忌刻壽折討便宜一一能裁剪方堪遠大期

贈張近泉

道人居處絶囂塵竹屋茅檐與硼鄰紅樹乍高三十丈青山忽別又經旬蓮花冷巷巨如軸松頂月輪光似銀穩坐不知今甲子惟餘猿鶴得相親

贈龔子千

如火生成救世腸勞勞終日爲人忙幸無頂髻煩三握尚有空輪打一量吞却栗蓬忘棘刺拈來藥艸等清凉法身三種皆安帖笑煞神農舊製方

拈句與若野論近事

漏雨墜霜天一缺煉石補成機不活誰能高舉白玉鞭痛擊女媧數其拙過門却步緜子愚手足辛勤寸龜裂

斧山鑿海土脉傷飽食何心救魚鱉濫書青竹貪天功臭腐陳酸人哺啜詩成蚓泣銅瓶中囊取秋螢鬬明月

檯脚楔

高處平兮低處平高低原屬物情形是渠所到皆安帖政治何曾用甲兵

壽洞庭程君程生閏三月今稱五十復值再閏

知君五十宛然强髓實神堅鬢未蒼三月陽和當再潤百年淑景半流光滿園桃李初成蔭繞砌芝蘭共吐芳家在仙山同藻隱衣冠民俗想陶唐

克兄歛迹塵中抗志霞表跨牛月下得政老之遺風鍛鶴階前笑支公之多事余方采隱心企斯人爰作長歌以寄遐想

古今難得眞師友膺也知君能耐久骨相初非淺近姿清譽霏霏逼人口年來禪味苦淋漓香醪雜水傷醇厚斷臂誰禁夜雪寒臨風徒展黄龍手雛鳥思翔翅欲鑽毿爪晝浸功何有君方秘重同列驚欲傾滄海湔其醜氣岍終當壓萬夫置身肯落羣機後將飛且伏理則然吾恐因緣事非偶倒握烏藤正令行芳艸叢邊一聲吼

朱太君贈言有序

佛祖之道何道也佛祖之心何心也世未有具佛

祖之心而不明佛祖之道亦未有明佛祖之道而不具佛祖之心者也聖壽道人見命婦身作如來使廣興悲濟救衆生於刀塗血海之中一視含靈矜細行於濾水籠燈之外頓使貪嗔殺盜易爲喜捨慈悲如將折箸用攪黄河令彼飛潛咸知放身命處佛祖之心如是佛祖之道又豈不如是哉以偈贈之用垂不朽

生佛本同體靈照湛然滿瞥鼓無明風性天遂迷晦能所理不踰判若蝸牛角執取仍相續計名造諸業想殼及情胎合感併離應國土充四生輪廻遍六趣強弱互欺凌大小遞吞噬寃債壘相酬酬足徵其剩因果須臾間詎能長解脫用是諸聖賢慈心懷惻怛菩提具萬行要以悲爲首方便護羣生金錢贖諸命粘竿與釣絲鱗羽頻遭厄砧刀斷喉腹湯火煠形軀秪顧肥己身罔知憐彼死自我抱識來遠歷恒沙刼積骨高富羅飲乳深海水散形横豎中何處非親屬而殺而食者譬飢飡子肉亦猶殺父母仁者不如是聖壽善女人智慧超月上雖居榮顯家澹然了無著即事用微權全生億萬計逝者縱長流飛者騰碧漢俾各遂其天猶以爲未至再轉妙法輪更衍緣生旨普使諸異趣俱會大圓覺啣環與

授珠散華奉瓔珞天折易遐齡病苦無纖惱雖極半字談未善醍醐句苟能達自心本無人與我放者是爲誰所放復誰是彼此等空花脫縛俱無著果報如太虛常住何能壞是名般若舟亦名法雲地

贈圓眞菴守公

經過握手笑相迎白髮青眸画不成最好一椿人莫及長年胸次坦然平

贈龍泉老宿

卓錫壓居若萬山知師心地得眞閒爐香茗椀消長晝對客時時一破顏

別隆恩主人

淹留蕭寺忽經年盂飯叨分臥簟便笑過空囊無可贈却留白紙當青錢

示玉成

得得春山兩度來殘紅捲盡綠成堆思量好事行須遍供佛香粳別甑炊

贈道士遊廬山

廬山高萬丈絕頂水雲深一鶴遊仙境千峰繞竹林書符妨白日指石悞黃金欲究煙霞理須窮般若心

祝玉泉老和尚壽

靈山掉臂得眞傳晦跡韜光不記年越世度生情最切入魔揀異道方圓春花似錦天家賦古木如林柏子禪近奉　內廷延大隱注心長在　帝王前

送倚鳴兄赴德山方丈

德山公案又重圓佛祖鉗鎚一力肩此去不煩多指示三湘七澤舊因緣

贈大覺老和尚

一菴高臥萬山中白髮沿窗梵筴崇竹木助揚眞妙諦不須嘿口壯家風

遇問竺

君入東鄉妻水住吾歸吳郡蓮華峰相逢相別無言說笑指石橋雲外松

示詣新

靈機濯濯已樅然蓄厚深藏在爾年養得香飄果自熟不勞著價定增錢

示慧門

出家將相不能爲豈可因循漫擬之解脫何妨驀直去灼然作一丈夫兒

示淨如

細行堅持鐵壁風心勤身嬾意何從期君放下多生習

試看日輪夜半紅

示貫一記錄

寫得分明一字無猛然直下死工夫依稀越國揚州去佛出猶難救爾何

示慈詳記錄

百尺竿頭進步難左旋右轉蚤窺班丈夫不履尋常處踢破雲門一字關

送法開丐米

大地撮來無不是也須親自到廬陵若然開口知端的辜負檀那一片心

失物二首

自知薄福故不敢累於人四十年無物三千界亦塵室空因賊有體漏得心真好漢隨他去何勞再問津

物去知人在軟言莫認真得寬宜放緩既失不勞神灰念從無好偷心竟絶倫敢期今改作勿恃暗中春

贈祇園上巖兄

不忘禮數重師門幾度親登迥出羣振起家聲驚海內豈同凡下日紛紜

示鴻知殿

金殿無塵奉覺皇大功德海莫難量獻花獲得頗殊勝

續燄惟添舌廣長

寶鼎篆翻香五分華幢風動影千行如來已受然燈記標榜猶存不可忘

徐耀川居士常持法華示之以偈

眉際飛光定起時全彰文彩義非辭被人喚作因緣後大事於今不可知

白箋黑字關成文妙在誰邊請試分須信真經非說說塔高無耳却能聞

朽宅門前布大車如風旋轉白牛嘉莫憑羊鹿酬能事童幼閑情絶等差

明珠晃晃醉醒同枉受羚羺笑殺儂口食片衣輕貿却似收寶女棄秦封

贈陸彥斌大賓

澹然塵外姿廓爾雲中趣坐石忘歲寒梅花開幾樹眷屬共崢嶸河山自流峙生涯雙眼明傲睨羲皇世

友人貽董書寄謝

墨寶欣從翠篋分莊嚴止合借煙雲如鷹如鳳新評品甲乙無人敢到君

彭居士别去三十年忽蒙過存四偈拈寄

三十年來會面希素牋曾未托江魚相逢一笑人如故

能爲甲門再下車
玉版同參不用招自言於世澹無憀秖將一味無求法
換却金魚及紫貂
陶潛歸計亦何憑雅志眞堪繼祖燈除過彈琴兼飲酒
青鞵布襪只尋僧
棄官選佛幾寒暄及第心空得狀元我就語言文字內
祖師關棙盡掀翻

贈道泓禪師

儼然身是法王臣布衲芒鞵不稱貧林下禪思愁已斷
夢中天語記猶親滿盤猶勝原非馬衆角群推此一麟
到處住山憑鉏斧白頭他日願爲鄰

贈湛伊兄

勘破浮生夢幻中幡然跳躍出樊籠親承衣鉢雲棲寺
痛飲鉗鎚太白峰隱就桃花紅萬樹閑隨芳草綠千叢
鍊成埜鶴孤雲性未肯因人立異同

謝齋即事

交論肝胆不論蹤存沒關情見此公常笑白雲高自許
隨風飛去剩孤峰
追思二十年前舊杖駕秋山爲我來蹋葉尋詩臨水坐
恍如夢覺得形開

盛筵排列賽天厨禪客無愁腸肚粗隨量得充如化器
畫成五百赴齋圖
雨晴又復下坡陀一櫂溪煙別恨多道在不須重指跡
同風千里自哆啝

高松

叢林傑出飽雪霜虬枝龍幹鬱蒼蒼出山未肯爲梁棟
子落深泥亦有香

贈張侍泉

巍然身是魯靈光後輩何人敢雁行天地曠情稱長者
雲霄奮跡羨諸郎醉心欲傍春風座壽世爭傳錦字香
絲竹聲中花似綺鬚眉雪映古冠裳

辭齋

高齋咫尺淨名家病起扶牀步履斜未暇對談眞不二
好留香飯與天花

分茶

露芽滿泛雨前香春在江南惱客腸渴易飲同饑易食
願分一貼病夫嘗

遺硯

誰能磨涅不磷淄約略陶生獨負奇割愛贈遺歸鉢袋
興來即寫寄君詩

送經

楞嚴十卷貫華文試一披尋歎絶羣最苦瞿曇心事在
請從卷葉返聞聞

寄扇

禪語踈狂比惡詩塗鴉滿箑致相思果能出入君懷袖
一握清風好自持

留別

未到無心秖自慚情牽猿鶴舊林巒浮杯又逐輕鷗下
飽聽人歌行路難

再寄

踪跡如雲不易尋依依猶戀故山岑秋風吹散眞堪惜
孤負爲霖一片心 已上留別明公七首

贈御花老師

眞實身心願力持利生忘却鬢如絲病當與藥齊拋日
貧到連錐罷卓時重奮空拳撐宇宙幾思屈節領鉗鎚
閑公往事誰能繼臨濟家聲豈浪垂

偶步谷中見有異石斑文如画撫摩久之感而
成吟

古樸天然在稜然附一隅未逢人下拜生就骨難殊溫
潤還同玉鮮明不似珠世無米學士何敢恨荒蕪

寧夏趙將軍通書圓教命郎君亮公賫達見其
致敬殷勤奉命誠篤可謂父子同懷專心向道
者也余忝列座用伸雅懷

朱櫻綠葉覆蒼苔雀噪晴簷亦快哉公子忽乘飛騎至
將軍新有報書來高懷何意先垂念溢目清辭相對開
似可老人當厚意那勝餘玉問樗材

贈圓眞菴三沙彌

年少知人事盈盈在佛前艸青簾色嫩夜白月光圓老
栽枝無競童心道可傳莫將眞實意擬作祖師禪

贈一葦闍黎師

末法威儀日漸衰藉師撐作棟梁材直教大地敦風化
古佛何曾不再來

雨夜宿鳳山聖果寺樓

湖上招提不可忘襟江帶嶺氣蒼蒼祇林雄搆新獅窟
深竹高樓古鳳凰興遠欲隨風御去心閒翻覺澗流忙
孤燈靜照山樓夜臥聽潮聲入富陽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六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七

門人[illegible]等編

偈

大佛頂

紅日春山喻固長那知佛頂及囊藏尋思早箇無交涉
離相如何漫度量後學初機徒斫額三賢十聖枉刳腸
輸他一飽忘饑者鳳髓龍肝不要嘗

佛敕文殊將呪往護

非文非句絶言思貝葉樺皮怎奉持大智體周原不動
小乘惑重自多疑雪消籬落知春力冰解河堧仗日威

儘有金鱗換頭角依然蝦蟹沒淪漪
休尋貝葉及樺皮文彩隨形即汚伊頂法豈常情測度
呪心須大智傳持紅爐那許留春雪墨沼空悲染素絲
會得他山皆故里縱橫有路自超歧

阿難自行食次

乞食原無一定方若爲作意問檀郎慈傷月面袈裟客
情溺山眉窈窕孃嬌許鏡分花避笑豔留釵比玉慙香
若非鸚鵡將人喚肯信溫柔是夢鄉

寒山禪宿以像索題漫成六絶

家業喜傳蓮漏水生涯笑指石橋松從他說法如雲雨
君只消歸六字中
提瓶曉汲空潭水欹枕閒看画壁松無事始知無事樂
誰能蓬轉百年中
未定樂山兼樂水曾聞裁竹復裁松風流自足推前輩
名字香人齒頰中
定起烘窗日影長心同古井得清凉消閒秪到門前立
挂衲藤花落異香
清夢初回刻漏長竹風蕉雨洒窗凉夜深童子念經畢
翠篆煙消古柏香

僧臘無勞問短長人間甲子自炎凉堦前樹老親栽就
風掠雲梳葉葉香

次韻荅周充符

七尺浮沉眞幻海百年榮辱總虛名誰能長揖人間世
傲睨三公與六卿
平居息影休干請一點生機出至誠欲就維摩重請飦
不愁路遠有中更
年少下帷方閉户學成無地可藏名傳家自有書千帙
不用從遊似馬卿
舊事煙霞多種癖近從萍梗荷推誠思爲乞米書新帖
剪燭支牀底二更

徐天才夫婦雙壽

安分由天命齊年共百齡慶餘徵善積德潤覺迷醒淨業香恒染華箋月正靈城頭山色在案舉似眉青

送慈覆雙林募緣

不易尋緣法頭頭力用全譬舡風勢逆到岸必爭先爲衆須勞苦垂慈結善緣歸來應有待果滿却生蓮

示頴先

青春一去不復返白日何曾得再來誰道人生皆滿百北邙多半葬嬰孩

再來鶴

忽作寥天想臨風振羽衣雲霄空自負塵土漸知非莫漫供人翫終當近錫飛月中時瞥露休歎賞音稀再入支公院應同駿馬栖且休憐鎩羽已是勝家雞幸免投湯火仍堪對杖藜靈姿兼瘦影相照在清溪

輓逸明兄

師門法屬見高標摧折於今轉寂寥義尚有爲皆可任心中無事合全消那伽在定原非變幻住微軀已欠調究竟涅槃眞實相分明月落小春朝兄於十月初一日坐化

贈楊秀生

興來隨處得脩然亦是頭陀亦是仙杖履秋山雙健足幅巾華髪一空拳無求自解尋安樂少累人稱善棄捐不畏無聞早知命會從耆宿日周旋

佛濟直歳

操持直與古人齊物物頭頭路不迷一擔祖師何處著不如放下這東西

示龔道

行如木槩坐如山語黙全消非等閒只此一心無雜亂何須更透祖師關

示素巖侍者

犀牛扇子勿零星出納依然徹骨貧展看莫嫌無見識

一番提起一番新

登靈巖祖堂次花藥兄韻

登臨一望海天圍煙靄蒼茫映遠暉象嶺松杉標秀麗蛟宮珠玉漾霏微千峰不羨他山石萬派偏宜此地歸贏得祖翁遺澤在兒孫到此自忘機

示古鏡

著力磨來徹底清不勞重拂鏡臺痕有朝撲破菱花面報盡多生祖佛恩

示遠則

動止維持刧外春頭頭物物絶疎親到家不解藏工巧

脫體拈來日用新

贈月菴兄

竹看圓覺樓初建始信山川秀所鍾聽法池留千歲鶴撩雲庭繞萬年松霜前濟世腸偏熱雪後分燈光愈重衛護叢林千古業卓然高致繼芳蹤

送曰久兄住慧文菴

蓮峯列刹共朝昏遶徧家門是弟昆來往不須嫌熟路日回相叙樂天倫

張翰林復我到山夜話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事成句

應無所住而生心注得分明已失真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是佳人

輓一闍黎師

凜然寂照絕窺班忍辱堅持意自還說性說心無剩義全生全死孰能攀依稀水月渾非相繚繞天花識舊顏自此清宵恒不寐獨思相對是廬山師江西人

北歸與正持夜話

日落天將晚尋君舊艸廬生緣嫌客套熟路畏情虛涉世非言苦知心敢曰余茫然重問訊十載喜同居竹室邀明月幸逢客到稀情深茶亦醉夜靜鳥忘機穴鼠窺人臥山童化蝶飛只因鄉思遠瓢笠整言歸

示古副寺

纔出楊岐舊艸窠驢兒踍跳上天衢從教趯瞎摩醯眼何啻麁拳尋大愚

華公副寺久知聞今日重看要絕羣碗大不妨兼口闊法輪推轉便如雲

示幻海書記

直筆揮來膽氣粗濕山水牯已塗糊偶然揭示當陽看試問諸人識也無

二能維那

老師關棙輕抛出要汝尋思百不爲上古風雷如閃電罰錢趁出正多岐

明源書記

叢林體式貴匡扶黑白分明是丈夫誰說到頭無一字汝從無處要塗糊

以仁典座

赤手調羹物物宜油鹽醬醋沒多岐頓然一念都忘却大地撮來殺活伊

正遠庫頭

把住關頭不易開掂斤播兩莫疑猜從前寶壽生姜辣

好樣還憑做出來

雲外知藏

藏中何物要人知脫體堂堂道出來擬議白雲千萬里
徒勞鎖子鑰匙開

方菴知客

客未到門莫侮辭寒溫禮數豈嫌遲優游引入深堂奥
誰說鉢盂沒柄時

岳來知客

五峯蹋遍便歸來一路風霜等快哉更欲煩君直下覷
不須客到口重開

遠暉書記

滯貨拈來歲月遷風吹日炙幾時圓莫如畫破虛空面
索取繩頭一串穿

弘熙知殿

佛前殿裏要人知日用頭邊去設施觸著便明眞實意
不勞向外涉多岐

若野知藏

知之一字已多岐藏在何方早自迷識取門前官驛路
行來著著是全提

寒山悅衆

撲實無餘徹底清晨昏領略悟眞情虛空大地從無竅
擊破木魚有妙聲

問嵩悅衆

松聲鳥語送斜暉狼藉關頭達者稀出手打開眞面目
何聲不是刼前機

向可記錄

記來我語反累汝莫若擔取自家底山雲鳥語分明說
問你如何錄得齊

晁居士捉筆求示即以應之

居士從來不識伊捉筆要書開示語誰知寫出非開示
開示堂堂未寫時

艸菴示繼南記錄

俯仰眞寥廓千峯一艸菴林巒資白賞花鳥對清談道
豈因時貶禪惟不用參神龍能大小最怕臥澄潭

贈復成

汝祖有深願後人當勉遵况加年齒富更取性情溫學
貴探源本機容接上根依然堂構在振起復聞孫

辭衆

雲水相交氣味同水流雲去不知踪他年或者重相見
水化雲兮雲化龍

退院

三年逆順完師頗師頗無窮我願完斯去聖凡都莫問
何妨隨分納些些

禮塔

湘南潭北已多岐當下知歸未是伊有口只堪長挂壁
無心便合禮眞師

謝檀

從來佛法囑王臣佛法全無道豈存怪底春風吹不盡
却將一棒一條痕

德山賓日和尚到山即事

德山聲價重連城宿將如臨百萬兵下得江南雞犬在
不言韜略自然精

楚水吳山共仰深一朝相見是知音翻嗟祖域神駒少
話斷雲山一片心

三十年懷一瓣香親臨拈出勝諸方殷勤莫唱還鄉曲
吳水吳煙欲就商

法門秋晚挹清芬靜夜名香只共焚惟有丹心扶正脉
豈圖聲利要人聞

示鍾晉遠

衲衣染作蒼苔色竹杖磨成碧玉光不入江南諸保社

有名瀟洒瘦支郎

示陸公遠

古路蒼煙雜埜花行行漸到老僧家數聲清磬巢烏下
鉢飯擎來對樹义

示陸相卿

湖山深處留佳句第二泉邊結艸廬杖履往還相識少
閒持花瓣啖游魚

示劉長卿

艸屨麻衣訪道歸煙霞染徧舊鬚眉童心未已年如許
游戲人間不可追

示程殿臣

身同頑石老莓苔倦眼逢春亦懶開莫謂伊人長夢夢
太平勳業睡中來

示王雲從

榮枯得失都如夢開眼分明被惑多爭似先生長瞌睡
人間萬事奈渠何

炙燈掃地

轉掃轉多一堆一擔撲著些兒光明燦爛

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

伏弩機深艸莽中夜行莫辨路西東臨岐進退須斟酌

傚偉前趨盡阿掌

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

寶刀輕用損寒芒滿志歸來且善藏莫代庖丁思中窾幾曾越爼見良方

如何沙門所重

何物堂堂與麼來頂門須索眼重開從前窠臼掀翻了隨分凡胎與聖胎

雨從何來

乾到極頭忽迸出澤朽榮枯是渠力打破機關向上看畢竟空中無點滴

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白日青天乾打哄大開眼了重說夢飫香枕子忽翻身重尋歸路原無縫

欲將夢境示傍人眉毛不動舌頭動擊破筌筏没下梢此是琴心第一弄

示載旭明

出壓垂手不思議入得門來也大奇佛祖縱横無別路踢翻正脉討便宜識得了未是伊英雄過量始堪期

莫妄想

過去過去未來未來即今句子石裏莓苔

可惜許

舌大如杵言不能舉苟存於心真可惜許

直不藏曲

鳬脛自短鶴脛自長一思截斷彼此遭殃

十字街頭破笊籬

本非有漏不是無爲街頭巷尾日炙風吹

白雲盡處是青山

白雲散去青山忽來分疏得下汝眼未開

奴兒婢子皆星散

不畜長鬆不留赤脚獨坐無依乾坤廓落

灼然貧恨一身多

空拳誑誰折腰問影汝是何人咄哉喚醒

滿口含霜

欲行還止欲語且休病多識藥腸熱招尤

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一著不到滿盤盡空移星換月別展家風

無人處說向你

真實之言不可不信塞却耳門諦聽諦聽

題塔

高高山頂立指破太虛空來往從人看玲瓏八面通

侍者豎指以偈答之

豎起一指便不相似智過停機眼中著刺

僧問在心内在心外答此問不當偈曰

唯識唯心分明是謗一片石頭無處安放

空華無蒂翳晴空病眼行行滿落紅堪笑阿獃獃未了
見花滅後更尋蹤

一默更多言

通身是口開難合天風說盡摩訶法萬象森羅合掌聽
音聲從此遍塵刹

野鴨子

何物真能礙眼睛錯過原只爲分明是渠痛定方思痛
哭一聲來笑一聲

通達無我法者偈爲總漕慕公壽

一聲喚醒萬緣空通達何妨就此中著著不饒行正令
普天帀地證圓通

迷悟雙忘不用論山河大地忽翻身頭頭物物真常露
無我無人一樣春

七十從心百不求天然尊貴太風流溪山明月何同異
達者方知當下休

是物將來不認情庭前柏子刼初名指揮壽量從無量
爕理乾坤似掌平

示月如

禮罷華嚴便入山已知大用得安閒直須更把犀牛扇
撲破還他見一斑

付海鹽戒清珠 時丙子三月望日

末山芳躅繼高風裕後光前續大雄扶起真燈千古意
三玄三要絕疏通

嵩禪侍者誦華嚴爲日課示之以偈

日用周旋價匆高哆啝梵唱六時消一聲喚汝誰相應
省得來時非爾曹

李文緒文彬兩昆仲刻經流通以偈爲贈

文彩全彰一卷經休教取火認秋螢舌頭不動尋玄語
句句還須用眼聽

陸賈乂文學問般若大義示之以偈

慧劒頻揮般若鋒塵勞徒說百千重不辭五濁超三有
自合家聲繼大雄

蓮花峰下夜談深驀地廻光識本心端的自應誇妙手
等閒握土亦成金

示無等居士

獨尊悟得方無等萬法安能並別伊恰似摩醯三眼俊

掀翻窠窟是狻猊

白鶴侍者叅隨有年一旦辭行云歸故里知其意在勘盡諸方老凍膿也一偈送之

撞搦臨機日有餘家風從上定何如秋江暫返華亭棹意在鈎頭不在魚

僧問緣生示之以偈

緣生無性若爲宣俊衲休從注疏傳群象勞勞自分雪欲憑何事作真詮

遠暉書記講律卧雲一偈拈贈

曹源水祇一滴無數英靈俱遭陷溺不能逐浪隨波安可滔天沃日

送古存立監院住慧文

荷衆辛勤不自辭十年依止絶纖疑今朝住靜培風翮他日匡徒看設施繞屋瑯玕新翠色滿庭芳艸舊威儀要知典守匪容易捉兎還憑儘力持

菴居雖小亦堪禪柏樹庭前話已圓慧體發揮須智力文風溥徧是空拳人皈何用茶三點客至無過蔬一員布衲繩牀隨分足莫因時下強周旋

因事示人

安忍須臾徹骨涼如霜如雪好肝腸寒爐復燄雖奇特燒盡從前解脫香

音聲輪相總如風虛皷能令聽者聾勘破髑髏忘彼我方知毀譽悉圓通

示衆

奮志爭趨佛祖闈安能俛首簇雙眉重揩老眼看英特奪皷攙旗定是誰

閱圓可眉頌漫成一偈示之

眼上重裁舊樣存轉功就位合居尊有朝翻過孃生面何處從渠覓一根

示載旭明

不與萬法爲侶試問是何面觜胸中瞥起纖塵早箇拖泥帶水善念興天堂無路却須登瓊樓玉殿豈外得總是當人室内珍惡念起煩惱法中誰縛你春蠶作繭自糾纏肯信本來無所倚果能善惡兩俱忘萬象森羅盡放光自家影子忽躡著步步全成古道場口門闊大知幾幾吞盡乾坤絶表裏後人鈍置老龎公只向西江窮到底記得雲門曾有言擬思伴侶即牽連直行直用頭頭是莫學諸方格則禪

路路通俗呼九孔子

飽盡秋風飽盡霜臨高墜下總無妨直饒新火重煎逼

朓體猶能發異香

化茶

春山雨過展旗搶瞌睡魔軍早退藏羸得現成同受用肯從枝葉上摶量

竹笠

泥土形骸不自卑居高用客覆羣材慣令有漏成無漏烈火親曾煅過來

贈鎮國和尚

一華五葉祖庭春藉手滋培貴得人幸遇老師提正脉似逢古佛現今辰君膺記莂稱無著我勘機緣類世親從此利生應有語譜燈收拾話偏新

送二無知藏還古華嚴寺

處世以達觀檢身惟儉樸讀書不求解看藏絕諳訖豎起鐵脊梁翛然心獨露飢來喫飯困則打眠本地風光從來無欠任人呼任人罵緊著牙關誰不怕一番提起一番新佛祖面前休話攔罷罷辟立千峰萬峰下

題画扇寄陸廣文扶照

画株樹無人識能参天能化日把似君長相憶莫將高論汚渠儂動著清風生八極

題画寄宸照貢元

數筆春山興自悠不將煩慮逐溪流年來卜築看雲爽要結茅菴在上頭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八

門人[seal] 等編

詩

偶吟

雨雪釀春色天心草木知漸榮寒已徹餘閏暖猶遲豹隱思潛霧鴻飛莫戀枝能言今且訥穩著是乘時

問影

獨步閒皆月胡然見兩人乍看疑未定坐久陪相親寂歷渾無語追隨若有因寒窗燈火下俯仰不辭頻

月

顯晦知時節他鄉不厭看披衣忘夜永攲枕到更殘竹露垂清響蘋風起薄寒艱難方解事夢寐憶長安

賦得十六仍圓夜

清輝仍未減較昨似增寒獨立秋方半孤懷夜向闌艸煙縈曲徑花露警衣單此夜誰能寐伊人夢未安

秋雨

秋雨甚無賴愁連隔岸春乘船將入市偃稼已傷農莫辨聊生計徒憐不定蹤思深投筆起吾豈老詩傭

賦得殘月如新月二首

五更鷄唱後漸吐遠山青瘦減姮娥恨愁長帝子靈尚能銷夜氣未敢避晨星柳岸光如剪微風吹獨醒

愁人通不寐五夜似昏黃可信將殘影如爭昨吐光曉風吹欲側倦鳥立相望宜有深深拜空慚照屋梁

倚樹藤

密葉離離吐向春貪緣便欲上嶙峋自無筋骨全憑樹縱有條枝只礙人立意但能爲曲折過期誰欲當乾新霜威零落看松色莫怨天工意未均

雨

小雨歇還落因風送薄寒不愁筠簟濕直畏葛衣單艸色霑新潤鶯聲失舊歡行將慎雙屐前路正艱難

新篁

誰謂初生弱堅貞意蚤持蕭疎能自遠風雨未全攲嫩葉垂清露寒苞長細枝虛窗瀟灑格直與道人宜

庭梅

山塘靜夜月初來僧在蒲團入定回一陣暗香穿鼻孔方知春信到寒梅

瓶中紅梅

幸托高人側冰心自不孤幾番憐曲折一往信榮枯絳雪爭新豔丹霄恨壯圖芳香能秪領桃杏漫同途

新梅子

一簇剛如豆殼勤綠到窗已爭迎夏日不自戀春霜調
鼎期深用傾筐莫漫將更能留苦味無負舊來香

蘭

艸中亦自發幽香九畹空紆楚客腸今日得充君子佩
爲生應免礙門墻

池邊柳

春風浪說闘腰枝春雨偷香出浴時漫就盆湯試深淺
曉開奩鏡獨窺池

聽泉

寒響落層石心清能遠聞洞巖如不隔風雨杳難分積

氣生靈籟奔湍破白雲聽來神欲往林葉自紛紛

秋海棠

秋至花多媚熏風色正鮮柔情如澹漠幽影自矜憐高
下分清露炎凉共一天不知乘蚤發可到肅霜邊

黃菊

黃菊開何晏緐霜始後花籬荒聊自媚風勁不因斜陶
徑歸來晚周窗剪伐賒深秋凉月夜相向思無涯

佛手

不假黃金飾天然色正中指懸香細膩拳握爪瓏璁記
別思摩頂哀憐欲撫躬即看垂引處宏願實無窮

迎春

春自何方至煩君用意迎衰頹眞覺老矮屋適當情土
潤初銷凍禽閒忽弄聲欣欣羣木意敢否與梅爭

傜女塚

石葉分香葬玉塵絳霄此夜返蒲輪蟾輝冷射琳華綬
想像瑤臺注一人

明妃詞二絶

斜抱琵琶上馬遲玉容愁絶淚如絲不因去國辭丹陛
那得君王有見時

青塚頭邊遠致辭丹青曽亦費深思應知國色終難繪

何必千秋罪画師

埜寺

不辨是何處林疎圮殿秋殘僧幾輩往有佛一尊留乞
食還郤落娛情倚櫂謳不堪追往事興廢付長流

客至

山雨初來半窗黑郤燈一點隔溪紅犬聲吠處行人到
欲辦夜飡勞水春

蚤鶯

忽聞如隔歲數囀報春新添得愁中穉鶯囘夢裏人柳
嬌將亂羽花淺未藏身不用重緘口谿他戍妾嗔

燕二首

斟酌重來意知深戀舊情風花爭蹴踏泥絮苦經營黃口機初識烏衣第蚕傾休慚鴻鵠志安分自生平

媿爾知時節能安州舍貧不爭春富貴已識路艱辛顧影雙成豔啣花幾効颦似語巢幕險未敢漫依人

別文圭

雖云交誼淡別去却潸然石上三生話天池十日禪孤雲隨所寄短錫聽從便爲道尋支遁溪山結淨緣

別正持

夙昔論心處因君一惘然趁潮秋水急對月客情牽折赤楓初落巢傾鶴未旋孤踪千里隔促膝是何年

贈指玉大師

竹院栖煙墅真成靜者居月中聞呪鉢池上樂觀魚道向無心得名從晚歲除超然忘物我天地本蘧廬

宿雲門

一宿晚煙寺幾聲回夢鐘主人留意氣行客得從容露濕松間月寒潛盋裏龍孤筇千里外日夕有雲封

詠梅二首

冰姿鐵骨漾溪頭落落高標誰與儔春到一枝香自遠月明千樹影初浮晴光破雪飛蝴蝶曉氣凝霜綴玉毬占盡羣芳推第一還留冷淡益清修

疎星幾點傍山隈領略春風取次開冷絕清光搖玉樹斜臨素質冠瑶臺神閒處士和雲臥品潔幽人步月來賦就廣平嫌婉麗錯過冰鐵好風裁

寄文圭

記得黃花夢雨天江楓織錦一帆懸別來獨向峰頭立夜夜月明溪水邊

依忍師見贈倚韻送之

盤桓已帀月水乳定前緣閱世惟珍道閒盲莫示禪茶烹新雨後藥采嫩晴天去去梅花發高吟減夜眠

送友之浙東

春風二月未全和一路梅花帶雪過香染布袍青州細晴懸槲笠白雲多錢塘水勢胸中濶越國山形足下羅游歷歸來辭絕妙古碑入夜幾回摩

画秋山小影寄陸聖基表弟

画得秋山樹一叢寒江不見釣魚翁茅亭近縛谿灣下收拾閒雲路路通

寄恬齋

青松白石助高眠打眼風光又一年鄉思不隨春雁去道情偏向埜鷗前時艱石室煙初冷衣薄雲裝骨自堅

長憶高齋明月夜墨香曾染五花箋

輓吴子行

抱璞惟珍已居然上古民三年長病客千載夜臺人淚灑青蓮社慈傷白髮親凄其泉下路想見獨悽神

殿前月

天高淨如拭迥出一輪秋光湧黃金殿輝寒白玉樓風鳴花影亂茶熟夜香浮應惜終宵坐還宜共唱酬

松間月

松間一片月今古十分秋冷照衆山寂清光終夜留龍蛇交影亂鸛鶴發聲幽放步南岡上風濤雜澗流

峰頂月

衆嶺蘇攢碧天空羣籟收月寒同露湛雲細學波流仰面從人笑冥[illegible]覺世浮移筇當秉燭絕勝戀衾裯

池上月

一鏡空明裏虛涵萬象秋繞吟從狎鷺泛月不驚鷗露冷筠竿重風清鐵笛幽相看圓又缺終歲使人愁

病猫

蹣跚步遲遲猶然苗介立附煖古竈旁凋瘵無顏色健時慣跳梁病後難履闑其鳴不驚人翻爲腐鼠嚇縱復舍我去知誰與爾食

休夏四首

何處堪休夏松門徑自通巖花紅未了樹色綠無窮鳥息雲邊路蟬鳴葉底風佇看新月上重理舊絲桐

近得隨緣旨心同古井凉到門無熱客擊竹有餘香洗衲藤花落翻經貝葉長綠陰桐樹下安用別思量

避暑欲何之歸林墅一枝荷衣聊自補麻食且隨師竹密凉生早庭深月到遲山童來問訊蓮漏已多時

巖居隨處好消暑得雲張靜裏湖山勝閒中日月長凉風起松際微露濕荷香吾欲何爲者冰心去石梁

重陽前一日歸故院誌感

舊院重歸日蕭然月掩扉霜清林木異秋老雜花微破壁龍蛇走空庭燕雀飛通宵應歎息不是戀漁磯

百歲詩和吴一侗先生韻

吴淞有隱淪一向居石房陽春和彌寡流水聲偏長越世匪朝夕沉吟多清狂移家來溪上結廬近山莊神仙不足慕藥病須自嘗引人以正義懷古心飛揚凛然松柏姿經霜靈肝腸美哉延陵裔迄今散清香誰不薰其德豈能旦夕忘我欲膏我車把手話聯牀

題画册

漠漠平湖際迷天孤峰隱約漾前川莫嫌隔岸秋光澹

古樹參差帶晚煙

壁立丹崖潑面幽杖藜閒步到溪頭裁詩不用多收拾

老樹扶踈一逕秋

山樹形雲封窅冥似太空寒江縹緲裏不見釣魚翁

小艇隨風走煙波任意看爲憐山寂寞收起釣魚竿

只見山頭不見雲没山老樹又無葉人向何方去采芝

剩箇艸廬風啓闔

樹杪危峰山杪泉峰如削出水如懸張嘉當日如知此

不去桃源訪洞天

青山白石巔老樹覆茅檐一道飛泉下衝開萬頃煙

幾箇茅亭著樹間落花流水自閒閒幽人此際知何處

只在前山與後山

愛僻居宜僻山深水亦深不愁人不到艸木是知音

小橋界斷碧溪灣多少生機苔石間那許紅塵飛到此

松風一榻伴人閒

煙雲撩亂隔清溪山樹蒼蒼眼欲迷若製米家書画舫

何須向外覔詩題

茆菴雖設未嘗關幽壑那容人往還卧起不愁常寂寞

流暉掩映在西山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松聲石色盡是琴心伯牙不操少

個知音

山荒樹禿幾多年靜對南華秋水篇世上任他爭逐鹿

不將閒事擾心田

小築傍溪灣高寒自可攀層巒空滴翠不見鳥飛還

贈沈文學若木

跡隱塵凡不記年一庭芳艸雜花鮮調閒自得琴書樂

却勝長留翰墨緣松竹階前羣鶴舞溪雜江上埜鷗眠

相期曳杖探幽壑挂笠穿雲意灑然

還白鶴故居題壁二首

梅信報春還幡然訪舊山壁容題險韻門許絶交攀櫬

鶴苔錢冷鷺魚柳線頑閒雲留一宿無夢亦重删

本無榮辱累對此却傷神眼底添新纍燈前少故人道

從虛已備情到極頭眞恥乏狂瀾柱難爲把要津

與文圭夜話

揖別幾經年寒暄無間然驅烏同在寺養鶴各冲天肝

膽明如雪鋒鋩淡似煙高賢仍滿座莫示老胡禪

送友主寒山報恩寺

寒山高士第喜我故人居一壑雲常護千秋道集虛門

沿松徑合屋繞水聲餘穩坐繩牀上長年得晏如

和栢玉客懷韻

木脫霜林晚來尋長者居徵心猶昨夢放眼欲抛書佛火垂光遠松濤落磵餘閒梱無物繞清梵莫芟除

與解師翁夜話

乾坤眞逆旅何者是吾居剪燭因深話偷閒且看書月明山磬寂花落鳥聲餘問道心仍切年來習未除

步前韻贈李員外若士

聿來因問信深入到仙居放眼展圖画披襟讀古書心空緣悟後句好出情餘世掌絲綸重行看指日除

贈老衲

高肩擔子入煙霞忘却光陰幾歲華松頂鶴眠雲作被山深樹老雪爲花調閒趁月尋佳句愛客論心自煮茶四壁春光無長物尚餘身世欲浮槎

客懷

結隱難成欲画成幾翻握筆幾翻停縱然寫就懸何處未敢輕描一艸亭

懷虞山定上人

燕水吴山路幾重春風秋雨孰能同晚來獨上孤峰頂長看歸雅落日中

送曉師兼懷舊隱

西山我住久別後忽經年石榻寒煙鎖經窗空月懸艸

枯江岍闊花落客情牽爲語林泉叟歸心在日邊

送凡可還武昌

楊柳絲絲客路通歸心期與故人同獨憐黃鶴樓西月獨照江南第一峰

過廣泉話舊

客居城郭厭塵氛杖履登臨異見聞漱齒清溪思舊業迎眸冥雁媿離群千山霧擁飄紅雨萬壑濤生捲白雲莫道往來容易事百年能得幾逢君

新綠

春餘好景急須看落盡緐華碧玉寒數點白鷗青嶂合一聲黃鳥綠陰寬高低到處堪留蔭疎密隨方若可餐莫笑幽人深愛此娛情原只在林端

圓教寺

三里河邊寺幽然曲徑通小橋芳艸碧老樹夕陽紅鳥宿浮雲外僧歸落葉中禪餘鐘磬寂猶復論眞空

同鎮國將軍宿五華寺分韻得瓶字

河山蕭索走風檽喚醒尖頭屋角鈴松頂夜深霜月到忽移花影落空瓶

京西春夜與樹采上人話舊次慶書記韻

燭短情長是此時異鄉冷煖各人知抽身同步西樓月

好似寒鴉聚柳枝

酬永安上人見寄

憶別萬峰西千山艸木齊漸看江水闊頻見夕陽低塞雁高秋陣寒蟲徹夜啼窮巖棠問訊慙媿只封題

寄友

白社幾同聲松丘荷遠情一江天色淡兩岸月華明旅夢春偏重愁心秋易生武陵何處是翹首閶闔城

別圓教老人

奉命還南日臨期不忍行豈知天早晚唯有事縱橫恩向言中見愁從別處生嬰兒失慈母此際若爲情爲法頻頻囑遺言欵欵聲風寒宵析迥露肅曉笳清南北原無隔東西豈有程卷舒展大意來往事分明

南陽道中

蘆荻蕭蕭遠近邨漁樵相對話平生眼前一幅琴川景媿殺王維寫不成

賦歸舊隱即事八首

瓢笠從南渡湖山入望中曰歸今已卜於世定何工問道岐途遍探奇絕壑通示言銘肺腑謹守樂愚棠

蹤跡殊難定乘風越大江不逢釣鼇石但見打蝦艭古木留晨蔭寒濤發夜撞喜無塵俗累寄傲有篷窓

埜鶴離巢久寧忘故國思天長悲路遠樹老覺花遲明月蘿龕映清燈竹榻支此生殊足慰轉惕是良師

舊院遺經在欣言一杖歸西丘松竹逕東郭水雲扉清磬迴深巷幽花發故磯聊從棲飲志日送夕陽飛

三十未成立脩然歸敝廬不因借東壁那復讀殘書對客嫌名在徵心覺妄除雖居塵土內已似出情餘

檢身爲苦聚無語秪長吁厭世惟趨佛居官莫論儒百年仍夢夢一旦復區區似爾何爲者煙霞癖太迂

一逕垂楊裏蒼煙古寺西雖無新結搆却有舊依棲汲水尋源脉看花憶社題臨晨鐘磬發喚醒睡中雞

蹋遍燕山雪歸來剩破襆本無新倒則何用巧安排照影寧忘質賡歌適偶諧書紳應自勉長合住幽齋

和南詢兄空庭得竹詩二首

溢目琅玕翠森然品字分心空留勁節體直軼同羣儆日常疑雨參天弗亂雲幽居無俗擾清韻只宜君

未脫塵勞種先空般若心永懷霜雪操寧慮艸萊侵歲月添新潤乾坤盪積陰香巖曾擊後嗣響見於今

初至梅里

水宿方愁劇朝來喜見邨人家桑柘綠溪寺鼓鐘繁問俗元稱朴深居儘避喧一筇如可得不必憶丘樊

平望

天水相兼接混茫漁舟輕泛入斜陽橋頭小立無人識兩袖風生菜麥香

強把吳江喚客途水光天影入菰蘆煙邨近夜方成市小艇沿門覓酒沽

吳江夜泊

夜舫隨煙泊人喧市火紅檣帆高入漢城郭半浮空雞犬桑麻外兒童蝦蜆中茲鄉殊可戀吟臥獨當風

擔松示禪者

磊砢歲寒節表見固有時何當蘇茂日屢遭斤斧危自

惭命蹇縮聊代桂之炊惋惜肩荷負僶俛勿棄遺鶻衫透珠汗呀㕦如唱隨登高故緩進下阪方疾馳慎無怨勞役眞理良在茲高遠人可致㬎爾青雲思

都門旅懷

跼蹐掩蓬户蕭條剩此翁夜清聞遠柝病起對孤桐世路干戈裏人情感慨中欲歸歸未得春艸又叢叢

贈曉可和尚

二月春山好鶯花媚晚晴捲簾風自入破壁蘚從生吟始追天寶禪還學鏡清一身兼衆美四海識高名

故居題壁

甃歸仍是客瓢笠寄南軒古佛蒙塵久新銜應候懸樹猶如昨日人豈似當年鉢食非容易香廚減翠煙

客中

一瓢一衲旅殊鄉秋雨秋風惱客腸折簡忽來邀共飯朝飧不用宿舂糧

隔江思隱

雨澹煙濃柳岸春隔江山翠更撩人不圖短趁漁舟便願逐桃花續避秦

紀夢

夢中寒雨滴殘更閃閃燈光墜短檠瞥見故人高臥穩

似貧似病不分明

圓教除夕

月中瘦鶴依人立石上高松帶露眠清福亦知消未易自焚沉水禮金仙

元日即事

春到長安樹樹花紫雲宮闕瑞煙遮千官影靜旗旛肅萬歲聲高蠟炬斜

山行

自有煙霞骨能無氷雪居斲青山厂小繪碧柳條疎据拾殘編在棲遲幾歲餘獨惭騎馬客所至駭禽魚

無花果

不藉春風長養成可知異種自天生尋常解渴兼充餓華盬全無那得名

廢園

小小亭臺位置幽香溪環抱落花流桃源近日無仙子賺得人來不解留

早起

東方有精色無寐起閒行境寂神逾爽家貧累覺輕雀喧花露墜樵趁艸煙橫獨立觀羣象芸芸萬慮生

周子因枉過洪光不值鼓琴一曲而去賦此志

謝

爲貪日色漸融和偶自攜笻出薜蘿近竹雙扉風啓闔穿花小徑石嵯峨閒僧久謝將迎累貴客休憑禮數訶鼓罷高山流水曲回來逸韻遶梁多

柳堤漫成

分得先生柳一株縈煙飛絮怯春餘人間若個無愁思獨卧清陰是老漁

浴凫

垂翅春風望碧霄肯躭香盬立花梢多情爲我辭鶯友終會天池當解嘲

夜坐書懷

逝者竟如斯吾生貴及時壯圖新寶劒素業舊南枝寧忍羣嘲誚休甘自棄遺誤人年正少圓枕惕深思

秋日過卧佛寺留題

來值秋時候林梢葉半黃水雲存梵宇苔蘚合禪牀僧老心期減庭閒日影長摩挲殘碣在顏色轉淒凉

重陽對菊值雨

秋恨垂垂老花知漸漸芳幾將憔悴意重對別離腸好日偏遭雨無心秖拒霜短籬聊自託未敢傲幽香

送道本

不肯終始伏飛揚有素衷出門當雨雪歸路及春風松影長侵户泉聲半拂空憑君還舊隱爲我問盧公

送碧雲

去路尋來路還山却出山雪飛楊柳岸舟過薜蘿灣肝膽曾披露身心肯放閒無人知所得泉石爲開顏

過小白花留贈

石塔橋頭梅子香一菴堅卧起清凉衰時道削沉牛跡法苑風高見雁行揮手煙雲勤翰墨對人談笑嬾衣裳翻嗟自鬻呈身者不及君家折脚鐺

述懷

賤士衆所忽微言竟誰陳衰容似蒲柳況與秋光鄰獨立倚寥泬羣視如枯薪安知棟梁任不貴顏色新緬彼匠者德予奪全其仁良材無巨細適用乃爲眞

虎丘

偶然微步愛天香猶記尋師臥講堂臺下荒煙祠短簿墓前青艸怨貞孃詩成只對雲千頃歌罷長留月一方想像芙蓉塔下氣一泓秋水葬魚腸

山房雜詠三十首

青松橫壑龍鱗長翠竹淩風鳳尾斜絶少世人知到此惟餘流水白雲遮

艸堂四面花如綺茅屋三間月作燈住久不嫌身寂寞看花玩月道心增

閉院養苔留鶴跡臨灘洗盋減鷗眠從今自得安閒法即此年來總未然

莫謂山家無雜事興來領略實無窮棕櫚花發魚生子槲葉風微鹿養茸

十二時辰顛倒使那知逐物更悠哉板扉春蕩垂楊柳石磴朝盤舊鮮苔

秋雲三事袈裟葉夜月一輪貝子花觸境偶成千偈秀誰將俗事擾煙霞

窗橫樹影初來月湖斂波紋乍止風一個安閒成供養更無餘物挂胸中

艸深庭館閉門久月滿池塘出定初就日衝煙躭絶壑幾番乘興入深居

鹿眠古洞春雲暖雀噪繁花午日晴似有客來談不二安排茶具謾經行

舊築夜留千畝月輕舠寒入半江雲逍遥慣得巖中趣不向塵勞冀所聞

雲覆講堂花雨散春歸洞壑蕙蘭肥門前只少黃鸝叫池上偏多白鳥飛

斷送一生無二念將頭作尾怯當場歸來古寺鐘聲後讀罷壇經又夕陽

經殘佛火墜金粟詩罷冰心付玉壺縱有米家眞筆墨雲山壘壘不須圖

履踐自行遵古衲操持方不媿眞修步趨固有常經在省得來時非爾儔

四面有山無路走一身多病少人醫飯餘閒向高峯立自顧寥寥何所思

侵雲樹老如虬影没艸崖奇若虎蹲就地起來閒打算休將個事向人論

圓轉一機無敵手瀾翻千偈足驚人滔天伎倆終何補
不醒依然鼓識神
獨立孤峰看碧落俯穿深磵足清流頽然不樂因何事
只爲師恩顧未酬
鏡水潭空秋月影雲山路僻埜花香誰能到此分清濁
猶勝人間論短長
山險石森奇似鬼天寒樹老秃如童翻添玉屑堆三尺
界斷樵童路不通
紅塵路險馬蹄疾碧落風高雁字横山色秖於雲裏見
泉聲多向月中清

桃花水闊魚兒出楊柳風輕燕子斜勘破物情眞幻設
何須特地問三車
孤鶴池邊閒照影寒蛩砌下獨吟初老依弟子惟藤杖
病對先生只藥書
井梧葉墜秋聲碎籬菊叢花露氣團儘有巖前飢冷客
未逢凉露已先寒
菴深路僻無今古一望青山面面通石結苔紋如繡虎
藤盤雲影若神龍
雲束山腰自忖量悠然世外獨排場石火燒烹寒澗水
松花飢食大梅糧

自鋤水芋消長晝更結山籬護短垣尚有閒情閒未了
鑿開别徑養青猿
詩興正高逢客至筆鋒初鋭少人求莫怪渠儂多賣弄
只因未到十分工
愁牽故國音書斷貧到今年錐地無落得此身今屬我
不將榮辱自塗污
一聲長笛水邨寺數點殘星雨後天料揀世情都劃斷
池深十丈只栽蓮

贈沈文英

自識君爲榦世材生平青眼又重開精誠六尺孤堪託
鄭重千金諾不回繡佛名懸新保社梳花閒傍舊亭臺
臨書忽憶唐人句遥指南山作壽杯

題歳寒圖

一室懸如磬三花並歳寒梅梢含玉蕊仙子下瑶壇不
作今人態還將古德看山茶幽更絶俯仰似盤桓

積雨

春雨淹高駕經旬一小樓磁爐頻著火木葉急隨流屋
滿琴書潤厨空鳥雀愁因之思乞食倒指記歸舟

蜒蚰

蝸牛尚倚廬蠹魚頗知字唯彼無寸長蟲類將焉置行

藏苦牯沾弛蝎誠爽利經史旣遭迍衣冠半成異頑然
不知恥豺虎那堪畢

竹夫人

內外空來日月行堂堂脫體素風情炎天一似相思臥
累及楊妃嗔恨生

題友人壁

數樹丹楓帶晚霞蒼苔小徑竹籬斜主人自愛尋詩出
空鎖庭前寒豆花

贈張翼垣大賓

金湯早著法王臣盛世居然有鳳麟遍讀奇書通梵字
偶移先著悟樵人勝遊預置登山屐節飲閑抛漉酒巾
更辟東林延慧遠注心長在日西輪

亂後送朱公裕還吳

殘書一束訃歸吳道路艱難問僕夫病榻再逢秋色老
異鄉轉使客心孤江湖滿地漁舟在烽火連天雁字無
安得奮然投袂起杯浮同爾下姑蘇

贈朱彤一文學

恬然於世若無求坐閱人間五十秋置箸遠追高士躅
持車頻寄達人謀自攜茶具燒松雪共聽棊聲響竹樓
緋未離塵常念靜白蓮花下事清修

燈隱二首

明極須存晦斯言合祇承藉君遮老眼與我伴孤燈炫
彩無長技韜光是一能相依終永夜不倦志稜稜

夜夜同寒月何曾廢短檠將無愁隱蔽是正益高明卓
立容先婉孤撐氣自平爲人眞徹困親炙半成名

贈汪亮文

婆娑老桂月中香秋色清嚴衛石房君已宿齋勤禮佛
人方酌酒勸飛光曉聞梵唱天機發暫息塵緣道念長
從此論交歸白社虎溪風月笑聲狂

贈林大生

學劒無成更學兵證今援古笑書生臨機制敵何憑準
活法從來貴變更

慧峯菴

野水橋頭白家山屋角青放寬三篋肚安著一茅亭風
曳焦桐韻香消貝葉經支公無事事閒看鶴梳翎

送禪人聽講

法海浮杯渡心開學貫花始知唐疏鈔直接漢袈裟比
月開長夜如風領大車行行皆實所莫恨滯天涯

送天封住山

一葦航天塹誰云彼岸遥潛蹤名亦棄攝念息初調帆

影開殘霽江聲走落潮好山今在望就隱不須招

洪光寄所知

戲拈禿筆掃秋山艸木蕭蕭磵石斑脫盡規模不成樣
幾人絕倒画圖間

霜入秋林曉夢寒故人誰復念衣單東籬舊有黃花約
莫到今年幾度看

石牀桐葉墜秋痕新月如眉遠到門撩撥幽情難禁遏
更吟苦句弔詩魂

春池艸綠長歸心兄弟天涯漫見尋此後孤踪易收拾
萬山蒼翠一菴深

贈吳光若

門第江東舊襟懷研北新嘯歌能自達孝友豈長貧余
鎖思調象銅盤想擘麟年來婚嫁畢坐看海揚塵

寄友

山堂夜靜迥無鄰香繞盆荷露氣勻莫怪比來頻入夢
天涯知己更無人

和陸文學賈又韻

生平癖嬾似嵇康歲月乘除總未詳林壑偶然成小憩
衣冠儼若幸同堂墻頭縱短誰過酒籬落雖荒自帶香
身隱可能焚硯筆只將藥裹代詩囊

偶題

撲被留歡小院幽醉眠清梦入羅浮月明仙子無踪跡
幾樹梅花冷結愁

飛蚕

向晦奮翼殘非本光明種羣小從風靡微軀寧自重其
志故昏昏其勢若汹汹膏血曾幾何爲爾竭供奉刻膚
比讒言毛骨頓然悚

月夜述懷

竹影參差似薜蘿風清月白夜如何聽來東壁蟲聲鬧
笑徹西園蝶夢多把盞細傾思往事遣懷無計且長歌

堦前蠻觸徒爭勝總付狂瀾與逝波

茶花二首

十月茶花盛清香溢路中經霜偏豔色耐冷鬬芳叢白
玉仍爲瓣黃金且試衷粲然殊可意攀折豈能窮

天池山近地矮樹各分封枝幹橫如鐵花房陣若龍青
珠垂玉露白璧綻霜容待得春來日知心到處逢

麓臺御史春日見過即事賦贈

傾蓋眞如故譚玄口不開三家無異議四諦絕叢猜見
月非關指明心已奪胎正當顛覆日須仗出羣材

春雨

喜分春色滑如膏愁滿天涯一旦銷農圃未須憐菜麥
門前溪水漲來高

輓張先生子石

忽隨箕尾賦長行江左衣冠半失聲只恐乘槎追漢使
還疑泛菊伴淵明千金散去生前事萬卷遺來身後名
記得昨秋臨別語死生不易是交情

寄李文學孝哲

江干揖別後斂跡入禪林月照他鄉樹風鳴故國心樓
高秋色遠洞杳莫雲深引領南岡上懷君響素琴

寄李文學則仙

三度謁台墀聞君正課詩風吹楊柳岍雨歇海棠枝雙
燕來何早孤鴻去獨遲白雲橫渡口相識復相思

寄桓玉

想到南塘路煙蘿數里通花源三世譜樂與萬家功趙子精於畫事秋水伊人宅春雲處士宫晚來新月上愁倚碧梧桐

寄汪副榜聖賡

雖向竹林居青雲自可期御杯花影亂舞劒月光疑詩
貴洛城紙文高嵩嶽碑明年叢桂發應折最先枝

送友還天台

煙雲圍繞萬山中家在松門翠靄通滿院梅花迎舊主
一天楊柳送高風禪餘埽石題詩句飯後行春展化功
喜播芳名垂宇宙千秋燈史孰能同

雲

出没杳無際何心擬獨遊松杉原是伴鵬鶚信非儔爲
蓋亭亭遠從龍處處浮不隨風雨散蹤跡自清幽

贈南印兄歸止錫菴

高標久已落叢林無俟諸方覓賞音鶴返舊巢棲定穩
鷗思閒伴意方深翻經未爇栴檀片洗盋先空般若心
祖業雲礽在茲日力持古道請從今

山農

四顧青山數頃田披霞汲露玩神仙崎嶇細耒崖前地
租稅休經縣裏船春雨扶犁雲黯黯秋風打稻月娟娟
生來甲子無心計手種松杉透日邊

杳域自求曆禪師内外集卷八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九

門人　等編

詩

山居詩和栯堂禪師原韻四十首

晝長無事釆筐藜一飽忘緣任所爲常笑磨甎不成鏡
也勝琢玉反添玼流隨澗曲窮源遠人到山巔識路岐
且喜襟懷閒自得何須煉藥與餐芝

窮巖絶壑遂幽棲獨木橋横清淺溪但得脚跟牢把穩
自然眼界放教齊無心應世隨緣老有觀頻研落日西
驊息百年如一夢榮枯消盡五更雞

碧梧茶竈向風斜嫩綠甌香敢自誇世路只疑人是蜮
禪門多病足添蛇三春雨潤堦前艸十丈蓮開屋後花
鎮日山中閒事少朝看流水莫看霞

去去來來没了期轉趨轉遠日生疑聚頭常歎光陰速
入衆翻嫌口吻遲棲鶴冲霄原自在頑蛇戀窟卒如斯
不加三省狂奔逐病入膏肓怨阿誰

不解隨流秖截流茆菴竹榻自山丘純清絶點稱完璧
競少爭多類曲鈎僧牒可憐恩餓殍鬼符寧怕爵通侯
渾然伎倆都拋却那有天龍一指頭

逆順情空拙是能世間榮辱盡虚名容人縱到心如海
守己還防意若城鮮果眼饞隨分摘寒泉喉燥不須烹
一生牛馬成何事屋倒田荒丘隴平

蕭散初非了事人吟風嘯月上高嶒春融籬落先呈翠
水涸池塘尚結氷燕市本無千里驥齊諧空志九霄鵬
與時寡合甘違棄不露鋒鋩但削稜

自甘拙撲避浮囂鋤石耕雲豈憚勞道樹垂條穠覆蔭
戒珠絶類淨纖毫幸無羣魅爭宵燭但有孤猿急莫號
大隱未成成小隱從人背指博名高

此身虚幻實堪悲百歲營營何所爲開眼不知眞是夢
迷頭必欲強尋醫池寛獨立閒輸鶴牀壞長支縮勝龜

敢望諸天頻送供艸衣木食自癡癡

漏天欲補無長策何事依人抱杞憂情到觸藩徒致悔
道成越格豈妨脩鈎簾乍放攜雛燕拭竹頻驚喚婦鳩
迷悟不關寧有謂憑軒注目大江流

刹那石火猶嫌鈍不用垂頭細忖量穀雨乍催芳艸綠
重陽又送菊花香新粘紙帳裁輕雪旋拾松柴帶薄霜
莫謂閒居無物擾隙塵熠熠趁朝陽

溪先山色碧重重遠近桃花爛熳紅不信傳衣仍守網
豈期罷獵又張弓儘多執指求明月絶少埋頭繼祖風
檢點浮生餘幾日莫奔南北與西東

世外何分漢與秦秋山紅樹架斜曛且無索債催科擾
合免耕田鑿井耘朝出花間蜂作隊夜歸松際鳥爲群
休嫌瘦骨難支遣粥飰隨緣老白雲
人情無處不炎凉看破歸來隱石房采藥登峰矜體健
掛瓢倚樹歇心狂名韁利鎖堪交脫樵谷漁磯敢並忘
山水牽懷難自主又吟詩句送斜陽
如画喬松若個栽偶行岐路獨徘徊白雲出岫終非去
黃葉隨流不復來念佛儘多趨聖域求仙有幾脫凡胎
寥寥宇宙知心少手撥寒爐百慮灰
山寺高寒迴出塵隨緣一味信前因黃昏縱有敲鐘杵

白晝曾無醒夢人折竹聲中情劃斷栽蓮池上誓翻新
狂心歇即菩提種眨眼休敎覓舊痕
石角雲穿露蓽門不聞雞犬靜朝昏炎凉應候誰司令
涇渭同流合問源數點青山高晩節一池碧水弄雙丸
梅花開遍無人到獨領寒香是此軒
落拓孤懷絶妄求編茅一似起高樓神龍失水寧藏體
鈍鳥離窠已出頭指馬始終非喻馬覓牛顚倒是騎牛
臨機不解通方便但飲滄溟莫問流
山厨雨積冷炊煙晝盡寒爐火未然藤樹夤緣終礙日
輪蹄紛錯竟忘年飛揚搏兎鷹穿網潑刺毆魚獺祭淵

聞見不殊心自異分明臘月一枝蓮
春光一擲豈能回泡影浮生大可哀籬上槿花方過眼
庭前竹筍又成胎須臾富貴黃粱枕頃刻悲歡酖毒杯
天許清閒閒不得翻思調鼎作鹽梅
消歇雄心入細微不争華搆隱茅茨蜘蛛網巧非長策
鷃鵲籠言亦可悲斫月有梯鷩術幻濟川無楫歎時危
紛紛金紫皆塵土誰向生前定遠期
躍馬橫戈日戰争仍無高著勝嚴陵松花製饌亡煙火
荷葉裁衣少尺繩鍊句撥雲臨絶壑繙經掛衲傍脩藤
閒中自照心如水不識多生舊愛憎

山青雲白可人留布衲蒙茸絶外求多種茅團供儉歲
略苫蕉葢過殘秋消閒待月穿蘿薜遣興看山倚竹樓
不是軒車無路到腰肢嬾去折王侯
獨立斜陽意自閒袈裟常共白雲安新鋪稻艸溫禪榻
預種蓮花繞戒壇柿葉偶書狂客偈筍衣頻製埜人冠
緜來大道無衰盛打徹從敎說易難
裹足深巖得自便客來相對竟忘言蒲團推出聊分座
雲片飛來忽揜門難向銀山馳意馬虛將金鎖束心猿
滔滔波浪何由息不信眞源是妄源
楓香閒拾到秋林爇向磁爐當水沉見客童頑忘禮數

住山僧老歇身心犬眠軟艸爭新煖雀噪晴枝散積陰
已不尋人人自遠移茅何必就雲深
神鋒淬礪破重巢禪將歸家解戰袍秋去清霜凝燦燦
春來澗水逝滔滔石蹲虎豹門前險樹聳虬龍屋後高
寂莫空巖誰是伴近溪梅竹遠溪桃
蒼黃西嶺帶斜陽獨坐怡然對覺王家貨白蓮須自肯
宅拋紅燄豈云亡避喧春至門先闔耐冷冬來髮漸長
花漏聲中頻課佛六根多攝入清凉
一關高臥白雲深貧到無錐骨尚存戰退魔軍扶正義
踢翻苦海失迷源衲衣抖擻梳翎鶴老態婆娑捫蝨猿

守口如瓶猶未穩肎將優劣就人論
欲惜花陰滅異緣焚膏繼晷擁寒氊空巖無復三生夢
古調猶存一曲泉盃底降龍聊戲爾花間化蝶漫驚傳
人間甲子休相問石老藤枯不記年
翠霧煙寒綠樹沉米家圖画個中尋小溪雨漲桃花浪
斗室雲鋪竹葉金點到即來安許問刹那便去豈容心
百城漫道驅馳遍童子依然未出林
層巒結得一茅蓬拾橡充飢帶殼舂實樹數行棲怖鴿
澄潭千尺困獰龍秋光欲老東鄰菊曉色偏寒北磵松
長笑匡廬修白社淵明到底怕聞鐘

瓢笠雲深就地安朝秦莫楚總無干心源一旦尋來脉
識浪千尋當下乾坐斷煙巒隨起倒打翻窠舊越艱難
翛然四壁如懸磬但有松風六月寒
道人原不羨名高著著須歸自己消世上馬牛休致問
山中猿鶴定相招溪寒就日移門徑花發隨籬換板橋
心佛兩非何所住青松白石老漁樵
千山落月曉烏啼四壁光浮樹影底重整藥畦翻舊路
初添竹壁補新泥亂紅雨後花香減晚碧春深艸色齊
長掩荊扉無客到莫教菜葉剩幽溪
奔南走北畏修途勺水拳山稱野夫樂志安貧非傲富

知幾守拙敢辭愚清時曷用官名諫賤售終慚器曰瑚
還向艸萊尋穩步翻新重補十牛圖
里中月旦總無憑善惡還應就己論芳艸碧雲迷古渡
落花啼鳥惜春園竹根稚子機仍活沙上皃雛意亦尊
物物頭頭須自了匾輪焉用與兒孫
淡薄家風慣省緣頻來枯坐老松間呼猿滌硯嘗消遣
放鶴凌雲任往還牧笛侵晨盈綠野樵歌向晚徹青山
枕中富貴空空也一眨光陰莫浪閒
洗石澆松賴有身喜無一技占時名朝朝只坐看雲起
夜夜長眠待月生祖佛譜中憑画紙公卿夢裏幸忘情

饒他蠻觸干戈擾我國依然自晏平
長風掃蕩碧天圍一逕松蘿映夕暉思到極頭方體現
路逢絶處得門歸白雲留我山腰束馴鳥窺人竹外飛
昨夜空庭梅子落無端擊碎綠苔衣

雨後獨坐

煙盡浮雲際苔深怪石陰把茅分翠積聽雨入疎林身
似衡陽雁人同湘水心坐看風色裏干嶂獨披襟

分衛洞庭

水闊連天際孤篷趁曉鐘層巒迷艸色旭日映山容杖
錫分香供擎盂出翠峰來茲非攬勝盧老仰先宗

感懷

綠樹重陰埽未開忽驚雷雨暗飄來薰風襲襲牽幽思
螢火紛紛入翠苔
疎林幽鳥喚歸人高臥誰聞擊竹頻籬菊偏經霜始綻
肯隨桃李鬬芳新

蒼蠅

么麼殊可憎點撲亂人意率爾性貪婪逐逐腥羶利犯
顔昧正邪飛揚頗無忌揮之復能來斷絶慚與媿死尚
有同心弔客君休厠

翠微閣遣懷二絶

綠嫩紅嬌別是春色香虛假不須憎啣花小鳥空相問
只欠菴中百衲僧
秋蟲泣露苔花冷月華一片懸孤影何處簫聲度曲廊
萬種鄉愁同喚醒

贈含吉申孝廉雙壽

同德同心有幾賢齊眉不惑是神仙經綸潤澤施霖雨
日月光輝霽一天相國家聲新氣象文章學士舊因緣
從茲世業惟傳遠正在流芳強仕年

端午即事

旅次逢佳節欣然邁等倫旗槍爭熱鬧瓢笠不嫌貧情

重雲天誼慚多縮地人匡徒非易事植杖自知津
寄錫閩關外殷勤問友生緣從今世得道向故交盟角
黍新包彩龍舟舊樣輕從來時所尚何必醒然清

觀詩有感

苦吟不到嘔心時此意焉能徹髓知人亦如蠶三退殼
自然滿口吐成絲
造化文章也太奇縱橫舒卷在斯須胸中果有山川秀
吐霧吞雲任爾施

宿通濟與恒佩夜話有感

鶯脰湖邊夜泊舟得君方可慰茲遊消磨茗椀三更月

持護柴門萬里流腸熱竟爲天子得涕寒嬾向俗人收
予心本是悠悠者那辨青錢買沃洲

臘月廿四夜泊春波橋下天氣甚寒凍雲欲雪

風塵知不偶况值客途寒歲逼嚴城析囊虛減夜餐市
燈看滅没道話想團圝布被渾如鐵聮拳睡未安

與本之弟夜話

吾生寡歡樂所樂有老親頭髮半黑白氣味藹初春黎
藿亦甘美憂喜皆天眞顧我少貧賤南北隨風塵大叚
媿缺略微細難具陳有弟不更事左右如嘗人雖云學
謹愿固當理其身榮達豈素願躬耕多苦辛鞭御爾何

執休務姊寺仁園居幸荒寂棲遲無雜鄰竹樹相間錯
蒼翠遥紛綸行且懷止足免遭閭里嗔孝養未盡善敬
順思所因紅燈永兹夕室煖茶爐新栜香與滌器檀欒
天性均願毋長壽考爾我會面頻

贈趙大令亮公

秀擢儒林第一枝棟梁當世定無疑漫循繩墨勞斤斧
終借文章備羽儀白雪舊工高紙價青雲平步會仙期
乘車戴笠雖殊感約略君能念故知

贈吳亭高孝廉

一從窗下識休文爲學心知最力勤人似夜帷新潑墨
文非世路舊翻雲生花彩筆難爭價中葉神鋒獨拔羣
誰信衲衣貧刺骨芋香猶許客平分

冬日同正持遊維摩古寺二首

樹老不知歲僧殘餘幾人負暄愁睡逼捫蝨笑談均飯
食隨緣乞經函信意陳尚能忘禮數客至莫生嗔

破屋危巒抱門庭類死灰寒爐燒敗葉饑鳥啄生臺歲
儉塵封盋春融花報梅攜羣相過晚立遍舊莓苔

九月十日登高

登高何必定重陽我輩疎慵有別腸不爲後期心少競
每因暇日興偏狂煙藤楚篠黄緣路木葉天風淡泊鄉

歷盡崎嶇方造極乾坤俯仰一蒼茫

次王陽明先生韻

暖日烘窗景象新廓然世外一閑人上林鶯語傳天籟
流水桃花市地春聖諦無爲安用訣玄機頓悟迥離塵
隨緣隱現心如月自得忘懷不識貧

龍門寺

盤屈下層翠澹然生隱心不知何代寺復倚最高岑跨
澗石橋狹到門竹逕深無煩題鳳字繞院一長吟

中峰菴

數椽埋絶壑宜有野人居石老苔紋厚池荒月影虛愛

閒僧莫問弔古客添歔冉冉斜陽下歸心自躍如

白龍祠

荒祠遺石辟昭代頌神功樹作蛟龍勢巖如虎豹雄斷碑横宿雨墜葉帶腥風向日蘇民困爲霖潤八紘

麥隴

漸看兩岐秀有客復行歌差喜風翻浪長愁雨變蛾兒童鬪角逐鳧鴨漫經過春較今年熟爲農意若何

夜話

燈火寒相向更餘落蕊紅連拳嗔睡僕縮項歎衰翁滿字新翻貝離言默聽松丁年空有待誰覓曠然蹤

七月廿三日風雨大作

夜來風雨鬪前林飛瓦如同落葉零一事可人饒熟睡頭顱將匾不曾醒

黄粱夢

枕中富貴笑盧生乍醒猶然氣未平不是仙翁能縱奪至今續續夢鄉行

贈徐百遠

蒼顔白髮赤肝腸近事空王舊素王已致杏壇勳業盛更垂蓮社姓名香月瓢挂肘蹤逾曠蕨露沾牙味更長濟世襟懷知不泯老宜斟酌利生方

壽正持四十

寺絶緣緣即萬山居然大隱就塵寰人歸善導徵慈願天與高蹤稱瘦顔泉響竹窗新過雨石撐蘚壁正當關茫茫大塊勞形役不惑輸君一著閒

贈徐祥宇

淳眞初不事雕鐫寡過何須學易年一種襟懷唯自得千秋風韻只如然力追古雅從人笑行背時流舉世賢家在城皐稱大隱何妨烟火是神仙

火鷄

上樹非畏寒當場非啄食毛羽半無文觜距雙有力猶大避其鋒蟲蟻遭所賊芒鞵行竹根延頸復奮翼斯人顧非雄何事相見逼

偶成

春盡蒼苔斜迸筍晝長山館游絲靜深柳陰中讀易聲南柯枝上封侯影閒數興亡心倍冷方寸無波同古井嘯懷何事却沾巾坐憐東海飛紅塵

題定慧禪宿塔

道業本超玄人間住幾年浮雲終掩月巨浸欲稽天松折懸瓢後猿哀樹塔前重來無舊識老淚忽潸然

山居雜興

春老緐紅滿院香尋詩躡月繞迴廊誰將玉笛吹殘夜
引得羇人盡望鄉
寒山木立斷行踪瓦竈新添榾柮紅得飽便休忘乞食
侯門空伐粟千鍾

題壁二絶

竹窗雨過晚凉生一片湖光照眼明記得少年遊詠處
蘚花香起墨花平
江流浩渺石崚岍木葉飛揚趁晚鴉作客秋來心更苦
雲山何處是君家

寒夜

緐花滿架紅貼水修竹當軒青照人翻盡貝多煙篆冷
聊憑松果祭茶神

除夕

小院初擔荷人前自策勳但當令法住豈是爲名聞短
髮將添雪輕囊欲貯雲不教同物化知未喪斯文

元旦

事必從緣起今朝悟的眞荒巖翻鬧市古佛拜忙人面
目原從舊衣衫一換新每看兒戲事搔首憶青春

贈王惟建

雲樹微茫動遠思家山何處合愁予輞川谷口王居士

手執寒燈讀梵書

與徐明甫話天台舊事

清泉白石慣周旋一住松門不記年自拾乾柴煑冰雪
從教萬象日談玄

贈東山道者

橘柚香邊小結茅當門綠水抱溪橋閒行不使羣鷗散
知汝胸中機事消

山行逢二叟談詩坐聽良久

一雨松逕凉蘚花蒙石骨鏘然屐齒鳴小犬吠行客龐
眉兩三人相與坐盤石談詩漫咿唔曾不限平仄月上
方始歸前峯滿秋色

贈文圭

妙技應難授君猶老斵輪不爲繩墨制自得斧斤神如
水羞從俗咸風忌絶倫羣趨看指畫誰敢並梓人

送果亭徐太史入　朝

神龍變化莫端倪五色雲中奮彩奇一聽春雷頭角換
重看霖雨物情移自強不息天行健羣起同聲大業垂
高遠門墻正玆日流芳四野莫多岐

舟中戲筆

橫塘渡口須臾過高板橋頭次第來飯飽不妨拈秃筆

掃成一樹一莓苔

書所見

楓江鱗次淛江船緊急軍需糴萬千可是東君無勝算
好山如画入烽煙

逆風阻渡宿舟中示圓伊二子

惡風逆浪打船頭二子相依擁敝裘咫尺吴江江上路
險逾三峽上黄牛

太湖舟中望江城浮屠

銀濤萬頃與天齊來往風帆頃刻迷遥望江城欲收港
船頭一塔忽東西

薄莫抵支硎

遥指家山問客途炊煙幾樹欲栖烏春山未醒猶寒色
夢入梅花月自孤

寄孫隱君

欲遂栖遲願還須謝衆緣蓽門常自掩草榻不時懸葯
葱行將放苔痕取次圓寄言長嘯客應老赤城邊

洪光即事

路繞煙霏歷幾盤松濤洒落透衣寒殿如懸磬規模别
山似圍城局勢寛僧種艸花稱日課客持水飯當朝餐
休將往事論興廢笑指浮雲仔細看

[illegible]明公

公子翩翩即大僚建牙吹角近乘軺恩威並著安傾仄
信義長存入久要千里開緘春滿座何時對話燭通宵
倘能爲選幽林待準擬南枝挂一瓢

贈程曉山

夙乘悲願忘疲厭故現人間藥艸身遍應飢寒憐僕妾
飽嘗甘苦識君臣閒心長繞蓮花漏清夢難隨馬足塵
病槁何從求上藥凡君所至即陽春

贈瞿兄

已致名喧宇宙間猶能折節下愚頑文章法苑推游夏

氣誼師門過寂閒早辦苦心酬劫石長留曠眼領秋山
年來製就拈花疏字字渾同煉九還

贈合流長老

道業蓮花淨人間不再逢六環希解虎一鉢欲降龍艸
座香蘭蕙禪堂老檜松門前雙鶴在或恐是非公

徐虹亭太史見過却寄

吴江楓冷早霜天雁字難憑錦樣箋壞衲隨行兼夢遠
高齋相念獨情偏看雲舊約山同老賁瀑新題筆欲仙
懷袖清風餘一握贈君聊薄不爲歉

燈花

從來不借陽春力自得微明谿裏生豈比緐花易搖落却留長伴讀書聲

木犀香

小山無恙日芬芳引得人歸招隱堂滿院香風最亡賴觸翻鼻孔沒欄當

頭陀柱

艸木叢中爾最奇頭陀躭隱此山宜從生活計惟金粟果現如來定不疑

秋日至拂水巖獨坐偶成

雲林落葉曙先寒灼灼山花照户丹相對空潭秋月影老僧聊爾作禪觀

題秋山獨坐小影

碧天無痕淨如洗月華一片沈秋水倚樹安禪骨相僧金磬數聲呼不起

勇上人以詩見贈步韻酬荅三首

住山同北磵問族似南泉孤操人難及貧交我最先開河千里隔雲樹兩情懸相見翻驚詫俄然十六年

法門當此日欲語淚如泉有術籠天下無辭對祖先前途雙屐慎正脉一絲懸陋質嗟予在清羸過昔年

山厨無別供欵客止清泉談洽燈明盡眠遲月落先寒烏三市繞秋杵數聲懸惜別還留步重來知幾年

送遠暉書記北上

大材朂小用奇器貴晚成欲速則不達置死方克生所以古學者礪操豩堅貞挺逐重回首水潑嘗忘形後來悟斯旨一一等出情是令師道尊千秋仰芳名今嗟去聖遥視聽百感萌孺豎或虎踞長老將蛇行甘言互欺詐讜論無繇明睚眦即連怨謗讟天衢盈孰念從前好緇衣忽中更雲雨手翻覆秦楚身縱横何事金仙子亦復多相傾汝離桑梓院三載司巾瓶蓬心日以剪次第學有成須知吾宗妙不依文字呈尊卑正所履言行顧必清汝今歷諸方目宜帶雙睛斟量誰可意去就毋自輕一朝水乳投試展驚人鳴

舟行風利口占自警

小艇隨風勢濤聲挾峡奔林花紅一瞬汀鷺白雙蹲快意翻求轉驚心只自捫試看來往路得失向誰論

贈天寧師昂和尚

祖翁堂構未凋殘駿厥家聲起壯觀小艸芟夸無棘刺叢林圜繞盡旃檀廣陵散續雲門調濟水流翻滄海瀾識曲聽眞吾豈敢同心竊比臭如蘭

集唐贈大司寇徤翁

旱歳天教作霖雨君爲宫保及清時芝蘭氣味松筠操
龍馬精神海鶴姿埜衲共叨香積飯國人先咏袞衣詩
相看似覺春長在年紀休教俗客知

題戴文庶画

山中眞境界戴子筆尖生極目滄江晚西荒無限情

老鶴歎

青田雖有子長大忽飛去剩我雙不材垂老無活計翻
憶籬間燕雀雛承歡終日聚一處

文圭重修鴛鴦殿落成口占一律爲贈

觸目明霞役化工展成春色暖煙中夢廻靜夜鐘聲響
月至空庭塔影叢朽木乍攜新柱石香泥初飭舊花宫
慙余昔日稱投契今羨奇勲迥不同

茄牛

蹄角分明用竹筌雖無鼻孔亦遭牽等閒做處咸兒戲
觳觫安知果味鮮

傷懷詩四首有序

圓省師翁監雪方院事四十餘年興廢不一於戊
申冬奄然坐化余爲買棺成殮停止中堂待北京
解師翁佛師歸公議舉行表揚一生苦行足徵方
外兒孫孝思不匱略存空門美事所以文淵聞一

不敢自專也果幸佛師歸來任事卒然於三月十
六夜一燈兩扛從後門出膺忝後裔絶所不聞據
徐百遠扎云因其力薄未盡喪禮滚滚口碑如創
諸體遂作傷懷詩紀其事併立小傳云

八十垂慈一老僧三年坐化到如今勉留棺槨雙趺示
不試黄金且試心

叢識忙忙扛已横前門不許後門行誰家若個無尊長
如此舉喪大不情

雲山咫尺不相聞鬼火燐燐趁出門若使早知今日事
停棺應悔待兒孫

傷哉聞說骨毛寒從此西州再過難瞬息百年同艸木
略存好樣與人看

貧賤受恩多

誰敢逢人唱楚辭相逢還問故交誰氣隨身短因裘敝
事與心違有劒知見說授衣先自審曽經捧檄受人疑
如何一飯千秋淚正是王孫失意時

題侯齋先生画幅

兩驟風狂屋瓦飛石頭生髮樹生衣門前一水高三尺
界斷樵童不可歸

翠壑丹崖置屋牢山花如錦灼方袍煙雲長作幽人供

事省他求格自高
清絶秋聲在澗濱數椽茅屋一間人丹楓却勝桃花色
艸木何曾學避秦
萬壑千巖秪數椽高人清供指雲煙平生原不求聞達
何用丹書下石泉

自遣

紅藥開新徑幽齋背市喧偶拈松作麈聊借木爲尊自
有天然樂曾無造次言世途空反側一室古皇存

雨中聞桂

雨氣花香滯一團秋風且莫報新寒山中儘有無衣客
最怕投窗木葉乾

贈秋梧靜主

幽居彷彿自天台引得高流出定來兩帙雜華消永晝
一簾寒雨長深苔跏趺注想琉璃地吟咏怡神翡翠臺
後起近聞稱二妙講壇添得貫花才

山居四首

鐘聲催落日雲影亂歸鴉西嶺含新月東窗帶晚霞江
平幽梦遠樹密綠陰賒此際煙波冷寥寥三兩家
空山風細細幽磵艸生香煑茗兼新月烹葵帶曉霜松
濤一夜雨栁翠半秋涼世外難移此安心慮自忘

路滑絶人跡山深惟鳥聲疎簾凝翠色微雨散幽清至
性堪遺世高懷洽隱情禪房風斷續松際夜凉生
萬壑松風潤山雲點石斑偶行逝水上還坐落花間汩
汩流泉細亭亭立石閑幾宵清籟發寂靜掩禪關

野猫

得飽便休不戀家從人敲盌叫花花長林豊艸全身入
月黒偏能弄爪牙
炯炯雙眸枉自攜跳梁伎盡落旁蹊不能翻轉狸奴面
捕鼠無功只攫鷄

近夜

巖桂香濃月正明飛來何處玉簫聲閒心不逐東流水
長傍瑶臺過一生

張旅門理問見贈次韻答之

空山岑寂絶攀緣有客頻臨興自然話久幻雲閑似鶴
坐深雅集淡如蓮烹嘗穀雨茶香嫩采供蘭花筍味鮮
僻處媿無佳物欵濤聲盈耳送君還

贈李古師

槎溪耆舊幾人存剩有斯翁盛德尊囊指青烏開絶學
環啣黄雀布深恩不因人熱頻懸釜每到辭窮拙叩門
樂道安貧良不易吾知所得自淵肫

贈王賓臣貢元

著書多屬閉門人盛世遺賢比鳳麟白雪調高憐寡和
蒼松顏老解留春摩挲金石追前烈澹遠門庭簡雜賓
彼此往來稱逸老郵筒詩卷寄應頻

訪王咸中不遇

咫尺東皋路懷人正夕陽微茫山色遠咿啞櫓聲長短
驢嘶鷗白圓沙聚鴨黃年來漂泊慣客路似家鄉

席氏昆仲奉尊人入鄉賢崇祀歌此以贈

東山高臥興何酣爲羨五湖煙月涵爭奈逃名逃不得
鄉賢名已著江南

當年弘景重神京此日嗣嶶席氏英名在朝堂身在隱
山中宰相不多爭

承前啓後事誠艱纘述由來非一般祠奉已存先世德
恩封指日下湖山

孝思已則復何勞到處煙霞與自豪檢點古今賢達士
溪山原是養名高

贈匡濟師住靜鹿城

年老猶行脚深林穩一枝門懸溪水滑山遶夏雲奇抱
道顏如玉忘緣心似泥羨能隨事了不使此身疲

次來韻祝斌爲文學六十

識透天心即此山盤桓猿鶴赤松關家藏書卷千秋業
門掩桃花終日閑雨過看雲多變幻溪流汎月共躋攀
長年樂事躭尋勝蒔竹澆花不用刪

深交白社是青山甲子初逢又一關不禁漁樵通姓字
何妨車馬頌高閑從無喜愠供人論那有輸嬴到客攀
悟得長生眞秘訣五更塵夢盡情刪

生朝

打入塵勞不計年輸嬴名利不曾牽松風每至供譚笑
山月常臨照夜眠性似梅花多傲骨身同柳絮少覊緣
棲丘飲谷從生志那許浮蹤落市鄽

贈湯元昇

等閑納履下山椒此日知君有介操葉比身輕存志遠
山如名重立言高飛蚉自聽風檐鬧鍛鶴難忘天路遥
元祐穹碑青十丈上頭司馬定難逃

靜夜聞簫聲

不似松聲不似風依依相送隔溪東飛來轉入聲聲訴
擬在高樓泣夢中

疥狗

有犬甚頎瘦跛躄如餓殍蟄魍與疥癩童稚相觸嬈飛
蠅萃厥躬有尾不能掉飽食當路蹲夜眠翻吠曉無技

乞人憐貂續思應少

宗慧菴落成拈贈

道力營基不日成莊嚴深入總持門窗開竹色侵人句
鄰接桐陰聽鳥言數卷雜華資淨課一堂清衆報慈恩
從茲㔫箭溪流急孰敢當鋒犯絶倫

陸扶照廣文見過有作次韻酬答

空巖岑寂荷初尋欣接𣏌逢已出林雨勢欲來嵐氣潤
春光偏照瀑花陰未申道話論心動先禁浮詞入世深
從此結爲方外契輒思玄度一登臨

題牡丹長春贈平湖孫文學移居

富貴從來獨擅名姚黃魏紫總生春一經長壽花相並

不是人間艸木身

壽張順溪

忍字傳家後清河樂有餘南山惟種穀北牖却栽蔬兒
女緣粗畢人情事見疎居然仁者壽於世得真如

贈陶圃翁

善事水歸壑趨奔恐後之積年無倦意濁世識奇姿魚
鳥頻沾澤天人遠致辭識君餘慶在何止壽期頤

同善師丐米書懷

破衲點霜花艱難老益加檀門多阻塞法海半泥沙道
在忘緣貴名因遠俗嘉寸心長自保同汝老煙霞

吊古墓

石馬秋風古墓門長堤十里盡松陰到來莫問前朝事
吹落丹楓片片心

除夕

一年空擾擾警惕在茲時冷煖從人憶光陰祇自移烹
茶除舊臘剪燭促新詩獨坐擁爐久渾消壯士思

贈觀卿徐公子入泮

珍重醇儒囑殷勤向佛前所祈災難少只是福星懸繼
志家聲遠弘經世澤傳試看新發軔奮彩五雲邊

贈顧仲淳封翁

衣冠甚偉古遺民門掩桃花若避秦只許漁樵通問訊
漫勞車馬敝精神坐忘已近齊心客安忍還同唾面人
垂老無煩提甲子但留和氣即長春

燈花

燈花細細落寒檠數盡三更到五更強半此生俱是夢
不須重到夢鄉行

殘燈

欲息還未息光影暗塵生遠照全虧力低隨亦不明幸
無風打失但有鼠相爭倘得重扶起相爲金石聲

閱南遊艸贈張理問

官署豈無事能閒秪課詩頌聲吳地遍清譽越人知悟徹花情幻心空寄興奇惠來看不倦勝讀古碑時

絶俗姿無偶吟看五色霞囊刪客裏艸筆燦夢中花景淡神逾曠情高句更賒淵源誠有自題泊老詩家

中秋前五日東海遂園招集同人爲兄察院公科壇解厄拈木犀香句各賦二律用徐孝廉師

魯天香韻

金粟如來果現前香風馥郁散諸天本無大患除災青尚有誠心了夙緣公案交羅波底月疑團踢破杖頭烟

霜風獨步空塵想碧玉蟾枝莫浪傳

一天雲淨已清凉灑徧醍醐甘露漿綠葉虬枝巖下桂芳根吐蕊月中香婆娑老眼逢仙友抖擻精神勝覺場招集喜臨多異種滿園紅紫鬭芬芳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九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十

門人■■等編

詩

贈恬齋翁

伯陽其猶龍神化莫能測遺書故具存細讀當有得窒欲貴虛無葆眞崇儉嗇舌在齒已亡剛柔理應格叮嚀愼物先退讓全爾德聰明好議人近死不盈尺宣尼佩斯言有類至寶獲無爲俗自醇肆擾世偏窄何事申韓徒爲政尚掊尅猥言老是師無乃喪其實譬如禾生蝨害禾必蝨賊末流逮張衡厥父遭蟒螫詭言白日昇符

籙興邪術一劍號天師五斗聚鬼卒紛紛著黃巾因之亡漢室後來明達人宜深鑒其失早雪李氏冤痛將衰弊革觀彼清淨心還爾自然質神仙庶可希長生免幽責

都中即事

去歲北渡河始與風塵會飲啄異所宜顔色半凋瘁況值歲莫天雨雪紛向晦未能遂曠遊車輪轉腸内盤旋短炕頭起倒瘦驢背幸免白玉疑那識黃金貴中心了無營小人敢懷惠

宿隆恩寺

清夢時聞夜鳥啼醒來潦倒日初西人間何事堪娛老
隔斷紅塵止一溪

陪邦翁先生遊天台寺

春山一路繞芳菲似雨紛紛點客衣話斷溪聲流不住
坐深鳥語並忘機花開僻處和雲冷鐘徹蒼冥帶晚歸
今日勝遊陪妙躅陶然人世已相違

過崇化寺贈老衲

穿雲度嶺愛溪山轉盡松門叩竹關縱有紅塵飛不到
爲人指路譬如閒

同邦翁遊淨德寺二首

緩步當車行雲山路不平未知塵世遠但覺道心清古
寺留詩興新花戀客情轉來潭水上垂柳復啼鶯
鳥啼羣谷響雲起萬山平杖履初相適乾坤暫得清柳
牽遊子興鴻斷故人情寺中曽與陶鳳聯句古寺深幽處重聽三月
鶯

過王家園與陳玉生話舊

日高春暖衆香林坐臥閒房積翠陰爲愛名山叅石逕
偶逢絕壁見天心孤懷落拓稱完璧半世牢騷賤躍金
莫笑痴狂狂太甚嘗將花露滌芳襟

宿香水寺寄陸山人

乞食叩禪林擔簦獨自吟人情貧更減客況道尤深木
落千山瞑江空萬里心寄言東海叟寥落幾知音

過中峰贈隱文法主

萬松懸佛日一水鎮山門心眼何寥廓溪雲自吐吞講
堂深雨露藥艸腧晨昏無復塵勞夢所居只報恩

題廢寺

前朝香火寺寂寞傍西郊画壁盈秋水風廊襍埜茅溪
寒雲出岫松瞑鶴歸巢縱有殘花在年年蝶自捎

早行

星稀江欲動月落客孤征野店人無迹空山鳥未鳴曉

初霜露薄晨靜鼓鐘清翻憶高眠子榮枯入夢爭

隆恩秋夕與定上人夜話

一徑萬松衙庭深月色斜寒蛩依客枕夜鳥宿林花道
向無心合情生有念差空山明月在踪跡共天涯

據石小飲郭秀才索和

眼底風塵絕乾坤一酒杯涼生林葉墜興逐夜泉來攜
屐登山近高懷對月開那知忘世客相與日徘徊

冬日出西郊晤慈意禪師

出門風日好縱步躡晴霜喬木疎林外寒花落亦狂山
容侵北郭松色映南岡勁驥追風捷殘鴉逐日忙西山

逢老友談笑不矜莊醒世無長策披襟齒頰香

雪中應制二首

聖駕登初地孤峰破曉煙一天凝瑞雪大地慶豐年卷幔成新詠臨軒撿舊篇溪山無二色相視玉爲泉

咫尺 天顔近漫漫雪一山亭開金鳳帳騎繞玉龍灣上苑寒相顧春風暖欲還幸然投白社元路許躋攀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 駕幸玉泉山召 臣僧敏膺問出俗因緣恭呈詩画乃蒙 御覽高吟曷勝怍忭因叙一時 寵遇冀垂千古芳談云耳

皇恩浩蕩實無涯萬國咸賓靜不譁海内鳳麟揚教化天中人物尚才華泉飛玉沼蓬萊境雪綴金莖閬苑花何幸孤臣蒙 聖遇朗吟俚句壯煙霞

溫然 顧問絶私情自媿無才答 聖明對雪賡詩聊遣興空山 駕到本非輕深慙蕪句非鐘呂幸借高吟金石聲自是無心遭大遇反令下士笑沽名

高御空巖共納歡溫言 顧問失嚴寒展開画冊疑荊浩絶斷雲山似范寬秋茗氤氳烹石鼎埜芹鮮脆獻山盤慙予凉德開 天聽備說因緣出俗難

忽當 召問亦逡巡私幸身爲世外人騎轉千山迷雪磴舟輕一葉渡花津 天威咫尺多寬假法道殷勤重

主賔一念固能同佛祖高標陰翊布陽春

恭頌二章

承乾秉德 聖度汪洋川流岳峙萬壽無疆

我 皇盛德嘉祥爰集俗易風移世世維則

和中元暢春園泛月

不假良緣一夢難天河引入逐溪灣雲橫画閣高低樹月映平橋上下山香噴玉霄來上界燈明金闕喜開顔情知 聖澤寬無限亦許閒鷗共往還

庚午十月立冬日聞訃設供哭本師和尚四首

生平無淚下重道哭先師世諦成今古人情雜喜悲痛心聊設供趨叩不停時應念癡兒拙昭然鑒在茲

百折艱危遍慈心不一身慧光空返燭智力固無倫金石啣新淚煙雲障斷津吾師眞大聖語默動王臣

荷法陵夷日孤標展大機山門留玉帶丈室 賜珠衣嵐嶽隨波偃龍蛇繞殿飛先師翰墨進入大內故云寂然深企慕涕淚至人稀

渡海無舟檝茫然泣畏途詩成雲樹慘燈盡燭花枯明月猶臨澗高山宛在圖遺言深警惕末後著良模

送霽輪老和尚進聖感寺

精研妙理已年年燈史編裁統大全名動 九重丹詔

出聲馳四訖帝珠圓霜侵慧日煇煌起雪擁花幢次第傳歷盡歲寒松柏操香生巖岫五雲邊

辛未南還留別衆友四首

命下無虛日兼程一水天柳絲縈客夢春艸暗江煙蓮岫飛雲外蘆溝落照前相悲復相問剪燭是何年

十載京華客翛然破衲歸相將新紫燕引入舊烏衣寺遠寒鐘度城高夕鳥飛所思如昨日翻覆媿忘機

貴重良師友甘貧門逕清淡交歡聚會惜別轉多情樹樹留雲遍山山共月明不知江上鶴獨立意何生

大樹摧孤立傷心望碧丘一篙春水滑兩岸莫雲稠得失餘生夢關津逆旅愁蔵規何所託深念法門秋

臣僧敏膺恭辭　皇上繼席蓮峰　皇上仍命寶鼎瓶盒永留山中供奉不得褻玩故敏膺還山作紀恩詩一律

寶鼎仍言出禁闈拜承永鎮奉　天威琅玕比翠應慚潤琥珀交紅頓減輝大小豈容人漫問重輕秪許世遵依人人自愛眞堪羨已識　天心有所歸

舟中獨坐細雨終朝口占二絶

雨絲煙縷逐風斜獨坐船窗意亦遐如在米家圖画裏遠山多被濕雲遮

濃綠成堆雨更滋田家蠶罷復繅絲閒人止合長爲客挿入鄉邨便不宜

題老驥伏櫪圖爲呂聚五壽

雄心伏櫪老猶存長憶康衢倚駿奔萬里飛揚當日志百年芻秣主人恩驪黄牝牡慚新識霜雪風塵感舊痕種自渥洼寧易致通身汗血五雲屯

北歸繼席華山賦贈長慶和尚

十年隔斷帝城煙驟爾歸途各黯然兄弟含辛當此日師門多難續前緣風高長慶千秋業機轉玄沙一釣船海內即今麟鳳集竚看法施潤枯禪

秋窗寫意題絶句以志近懷

年來筆墨已荒蕪強把雲山入画圖添個閒身樹邊立休將門户累人扶

登蓮花峰

飯後登臨一逕幽閒雲相伴到峰頭秋山僅得霜紅染客思仍隨木葉愁興逼凌霄恣絶頂情空覽勝快重遊此身於世關何事亦喜蓮花足底浮

祝文周昜四十

逆順情空不惑年承前啓後只身肩經書飽讀藏於腹看遍青山不用錢

前賢德澤未曾枯濟世何期似隱徒課子傳經真樂事
一門忠孝是良圖
山林如画屋如船位置超羣越格仙任自兩傍波浪惡
中流砥柱合從權
潛修鱗甲已成模好樣從來德不孤護惜舊庭蒼翠色
春風先發在姑蘇

艸合歌寄汪生

艸合道人持疋絹寄與汪倫不著名貼體剪裁君自服
莫將棄置故人情故人世外無長物勘破浮雲閑不徹
昨朝京邸又歸來世態炎凉豈盡譏端人珍重在於斯

信口吟成絕妙辭富貴榮華總無羨飢寒困苦皆不知
南山雲起北山飛從古至今絕是非有朝却與神龍合
全然出沒不相依君是環中間世材珠璣滿腹棟梁胎
行將得志登黃榜首出金門五鳳來長安花色非昔日
枝枝朶朶增顏色君自尋常一例看憂心特起靡不及
民安國泰欲逃禪重與道人理舊緣道人語默皆不涉
請君直透未生前

除夜

夙抱何由展歸來且集枯相逢頻感頷所適盡窮途得
失寧非馬雌雄總是烏幾彈師友淚歎息道方孤

元旦

如爾何爲者營營已半生多慙仍浪跡尤悔未除名越
水虛邀重（越州緇白以古刹見招）吳天正忌盈誰甘同薄劣垂老學躬
耕

夜雨

數盡寒更滴未休忽添一事到心頭明朝瓶盎無餘粟
粥皷聲寒少客留

過西山題壁

敗絮盤憎老歲寒一林風雨染煙巒米家圖画新添得
小小茅檐儘大觀

雲樹蒼凉日脚斜墻頭秋色露人家到門不敢輕題鳳
知是新乘博望槎
五夜秋聲到井梧月明添得旅情孤洛陽負郭田如在
歸去終當學荷鋤
征旆何時返故鄉東籬重見菊花黃近來筆硯都焚棄
難寫縈愁一寸腸

燕京自述

曠士重適性達人貴知幾飲啄得其正寸心安所希仰
視鴻鵠翔俯瞰燕雀飛高下雖異志諒無是與非太公
東海釣二子西山薇隱顯亦殊絕千古同光輝人生不

滿百艸露誠易晞營營不自惜出入循乎機焉知造化力終難與爭肥何如青山脚臨流置柴扉松花爨午飯荷葉紉秋衣長期與天游揖此紅塵圍

乞火

綠陰積如雨小港亦迷津愁絶停橈客欣逢荷篠人折花憐莫景乞火關新春莫便隨流出茅菴願結鄰

聞張孝達卜居寄贈

好道劇中歲南山近卜鄰徘徊輞川渡約略桃源春藤垂接猿臂樹老臥龍鱗不有漁郎問安知甲子新

麟喻歸自天台

道貌歸來減數分勝遊亦自覺辛勤衲衣寒帶石橋瀑詩草新添華頂雲撥火竈邊存想像談經石畔失音聞小乘相遇殊無興跳躍如獐不顧羣

與玉文夜話

秋園澹無色客子心轉遐萍汎日已久所至能忘家顧影頻撿束懷才勿矜誇況承世亂離履行多偏邪三緘愼爾口庶幾全國華

過芳艸菴訪鑒菴兄不值留贈

一杖臨芳艸相期所得親翻嫌雲出谷漸覺鳥迷津道在秋林澹人歸憶念頻雖然兩不值猶勝鬱難伸

送祖裔還江北省親

户外秋風落葉頻禪門遊子正思親殷勤别我期三月淡薄懷恩只一人江上波濤宜自愼眼中境界又添新隔江莫學橫趨去免得相招有主賓

獨坐山寮無以自遣聊成一律以志近況

片石宜枯坐長年少出門雲閒奔絶壑山靜類孤邨歲歎翻多累貧交易覺恩從來無事事終日自寒溫

陪方聖馭遊山

雨霽清陰覆石床山情人意兩相忘忽然錯脚穿幽徑數遍苔錢不厭忙

晚晴

幾度陰晴到夕陽雙移蠟屐上平岡秋嵐翠薄羣峰出莫景紅拖一帶長何處歸人催榜枻誰家思婦擣衣裳山家止記當年事爲指西南是屧廊

曉發

推篷解纜出深溪月在孤邨老樹西斃擬閒身陪宿鷺又將心事促荒雞生來骨相何曾異到處窮通總未齊苦被晨鐘催夜發煙霞一路聽鳥啼

贈春元

飛揚萬里羨侯封壯志寧甘老蠹蟲弓滿夜田曾射虎

劒寒秋水欲屠龍已邀國士無雙譽可類書生不偶蹤火色鳶肩應有待千秋際會快雲從

下山分衛即事二首

饑來思乞食一鉢下層雲穀賤農翻窘官閒稅益勤稍緣塵累熟漸與道心分去去宜無後空山淨見聞

生平寡緣飭所至少逢迎曲巷藏幽徑高齋敞淨明柳疎山翠補池淺月華盈萬象互酬酢依然自絕情

贈張大令湛謀

琴堂政畢吏人稀簾捲秋風挹翠微數盡峰頭閒未了更吟新句送斜暉

衲衣隊隊簇深雲鉢飯曾叨廩祿分君自無求我忘報誰嫌禮數不成文

每爲飢軀便出山慚無定力到人間思量乞米重持帖不學華亭載月還

得飽維摩香飯了同叅金粟古如來天香零落曾無隱鼻孔人人爲觸開

贈下大中丞

使君雙眼爲誰青屏去傳呼獨叩扃石本無心常落落松因有節故亭亭仁風自足蘇民瘼慈念還能契佛經可許閒僧相爾汝騎吟黃犢到公庭

還山吟

宇宙茫茫何所依一瓢還是入山居松間好鳥譚心月相對無君不立機

過西山大覺寺

古寺當巖鎮中安補處尊莊嚴出金碧清梵入黃昏柳接天津勢潮添月岈痕龍華曾有約投老不須論

送明徹

別去人爭惜知公素所長十年如一日千里若同堂柳色侵衣潤藤花滿鉢香到家應有信好好寄山房

吴江道中口占

天水兩無際人家類埜鳧耕夫虛耒耜織女曠機梭溪漲橋初塌隄崩柳半枯先憂非爾事誰復念民瘼

苕溪道中贈徐使君紫巖

蒲帆一幅雨初收來過苕溪聽櫂謳山色多情疑舊識雲蹤無滯記新遊公庭訶許騎黃犢野水真堪謝白鷗相對未須嘲熱客能寬禮數足清幽

述懷

山居歲已久禮數十分疎見客驚如鹿忘情樂似魚野花隨意插亂竹及時鉏世路從夸險吾還守故吾

宿隆福寺

當門一水涵虛碧繞郭千株帶遠青借得幽軒分半榻殿鐘數杵夢初醒

過石壁三首

清泉穿竹徑白石繞柴扉往返多樵豎經行有釣磯不因名利醉豈逐鳳鸞飛且就煙巒下藤邊挂衲衣

高居無可並唯有白雲齊鶴聽階前舞猿憑屋後啼老人忘禮數稚子學提攜他日如相訪因從葛嶺西

幽鳥語喃喃春光滿碧潭林花如錯錦江柳似拖藍雲臥高人屋茶香道者菴於焉可嘉隱容吾放癡憨

與呂蒼野話舊

論交已是十年餘重復叮嚀慎起居富貴不淫真有素艱難曾歷試將予

贈張府尊二首

羽觴飛處散瓊筵琥珀光浮月正圓花醉滿堂傳國士秋香入座揖天仙政平獄市常無擾吏散詩文得自編同在鏡中沾化雨何人不説使君賢

舊是伽黎百鍊身偶來重看洛陽春腰金已換三條篋心鏡全銷一掬塵被野桑麻占有歲滿城簫管樂斯民從來仁者偏多壽獻頌還宜借大椿

夜落金錢次遠暉韻二首

豈是從天雨紛紛莫夜加空山疑隱豹倒樹喻驚蛇輕薄何須數羸餘不用誇長門易搖落買賦事仍賒

力乏通神用名慚小草加纏腰榮跨鶴繞指毒指蛇已守多藏晦休將浪擲誇好官徒好癖笑罵若爲賒

除夕

餘有一身在幸無强者牽宿逋償未了新債積如然窮達休憎命行藏莫問天苟非存吾素容易過今年

元旦

名山叨領席末學幸知幾有約編青史（時與友人相訂編緝新燈）無庸羨紫衣已安愚者樂可信解人稀莫被浮雲賺相邀啓竹扉

次來韻送彭殿元訪濂還　朝

文旆還從紫禁闉榮遷品秩似南詢會當盤錯鋒前利應轉浮沉刼後塵明到極頭翻用晦功深絕處不驚人他年白社仍相訪一笑鏘然是夙因

實均道積兩昆仲營葬虎丘賦贈四絕

孝思維則最難工料揀煙霞事莫窮但覓好山供養在豈愁囊橐盡情空

一帶疎林對遠山怡怡兄弟共承顏（健菴果亭兩太史時往虎丘贍謁故云）正當孝子瞻依地盡付高情水石間

相國家聲遠近聞一門純孝獨超羣近來營就青山窟
早晚親承有白雲
卜近山塘物色宜墓門水遶白公堤口碑事業千秋後
誰不知名是虎溪

遠暉受書記職贈之

我非勤廉子書記杲同才慧業三千丈風華百尺臺疏
篋欣有託禮樂逐時開莫慢空王職居將亥豕裁

北峯禮支公塔漫成四絶

撥艸瞻風古塔前依稀莫辯永和年未知鶴骨留何處
此地猶存卓錫泉

爲訪遺踪特地過蒼茫煙水白雲多到來始識青山面
塔影參差歎逝波
天工製就壯乾坤風雨頻叨只一門神駿已歸千載上
世人空覓舊蹄痕
富貴浮雲萬事休往來吴越逞風流後時人不前人鑑
只向吴山塔下求

秋日輓瞿壽民封翁二首

萬里飛揚志氣豪承前啓後一身操挽回國計從無算
整肅家門久自高敎子傳經多折桂奉親視饍不言勞
一朝覷破空空旨生死渾如海上濤

客春有約令人思愁絶深山入夢時一望白雲乘鶴駕
半林黄葉悼秋詩熟腸猶恐居人後護法唯嫌不自支
從此木魚空作響素心今復倩誰知

庭中有菊數株今歲稍覺頗盛但窘迫異常不
能爲花生色感而有賦

陶公多逸興何事愛東籬近俗全無態深交晚得宜清
霜花自豔湛露月偏奇對此頻增感徒懷不忍離

次宋大中丞牧仲遊華山原韻

華山遙在吴城左不比東山而小魯矗起孤巒沓靄間
千峯萬峯環如堵晉室支公買此山贏得支硎名最古

剩却當年說法臺依稀時有天花雨雲去雲來只鬭閒
花開花落交呈嫵風流節度鎮江南政暇輕車就巖圃
玲瓏怪石愜素襟窈窕煙霞豁神府躋躡殘苔蘇踞層巒
到眼衆峯自軒舉咳唾詩成泣鬼神奇言魏晉何堪數
慚愧山中枯木僧追陪終日論天姥擬將何物供盤餐
芹出溪頭蕨出土擬將何物慰遊旌鶯自清歌鶴自舞
談空說有正翩翩落日催歸仲山甫

次張大令遊華山見贈原韻

山中何所有所有雲與樹雲愛去來閒樹愛濃陰布擲
杖臥石臺鎮日松濤怒抱膝坐庭除京夜衣霑露坐臥

與誰覩禽鹿欣同聚使君入山來蹈我無生路無生本無路未蹈已先悟相對兩無言一笑忘遲莫

白雲護高岡中多花與樹樹老不知年花落成流布矗矗萬松圍截斷泉聲怒往來猿鶴羣啜盡花間露何物堪怡情雲泥忽相聚不言世諦事但指雲間路物物透人寰徹究何迷悟羨君達者衷敢與論朝莫

春陰放櫂

落花似雨復如煙小艇泝溪得自然摇曳一聲帆影斷依稀直到白雲邊

省母二首

省母泉歸日依依舊艸堂緇衣聊作舞菽水自呈將白髮親無倦青燈話轉長鼇投西寺宿不寐意何傷

出世何爲者難忘戒後心匡徒隨衆淺遊子不言深壽量期山岳根因透古今未酬我素志滌器媿禪燈（昔高僧敬脫滌器視病）

春郊即事用二能韻

是處春光好郊行興亦長戲看魚作隊翻見蝶窺房映水桃初發隨風柳漸忙毋論貧與富日日鬧郇莊

玉峰朱東皋見過贈之

玉峰晴色老煙霞有道眞如閬苑花鮮潔豈同凡艸木清香溢路不須誇

贈總漕慕護法

詩爲有韻文文爲無韻詩詩文無異道昔人嘗論之斯言然未然末學何由諳余禀旣椎魯少乏明敏資家居苦耕讀乞身願披緇釋之教無文直指令返思所學學何事好學者爲誰未許滯心性況涉語支離探源貴窮理理盡還自遺超然如有得體用何分岐彩耀忽芒露日用著威儀焚香與洗鉢俱成絶妙辭又豈尚緘默無聞自蚩蚩殷勤誨來學方便曲垂慈遠窺聖賢意述作多權宜因之達鄒魯一轍無絲差呼參可也簡與點誠我師四時合其度百物無癘疵天下皆歸仁何物能間之落花點蒼苔微風動漣漪爛然足可觀觸目爲解頤要當以神會寧在口期期公詩得眞脉風雅能獨持何須退而學趨庭憶當時英材特天挺絶學由生知讀書抉精奧胸次無纖疑浩然氣充塞安肯寄樊籬自信方獨立不爲名利欺筮仕三十年一身係安危豚魚亦孚及仰感一人知收藏僅囪藉公爾忘其私殫心在民隱乾惕不少疲僚屬率廉潔故能張國維移孝以作忠立德始有基文章泰華崇勳名竹帛垂千秋仰光烈孰敢相追隨公詩固如是淵襟發天倪豈同世人撰祈與聲

律馳我來抑何幸拳拳荷先施虛心領其妙斯文良在
茲

蓮峰四首用二能藥子韻

跡寄蓮峰久高寒不可親罕逢懷綬客多遇採樵人夜
凍停虛籟晨光擾隙塵漫隨流水出珍重老來身

跡寄蓮峰久唯餘埜鹿親諒非時所尚疑是古之人風
捲臨軒瀑香凝滿案塵青山供眺詠剩此臥遊身

跡寄蓮峰久形將影共親老無新結伴貧散舊同人世
事看流水閒情數刼塵尚餘存没感慚媿定中身

跡寄蓮峰久煙霞自可親未遑嘲熱客何暇執塗人屋
角曾懸溜車輪秖碾塵已知行路險一壑且藏身

自安法師退寶林講院仍主獅峰以還山吟見
示次韻賀之

十里松陰似一關多年相待在雲間獅峰崒屼梅花座
猊座崚嶒拄杖閒兩袖清風融梵壑廿年經濟付人還
調高逸格千秋意領略何妨就此山

垂手歸來綠水邊未容高臥豈忘年松杉猶識當時主
猿鶴仍將共一巓送客過橋花正發愛山攜屐月初圓
聞師大壽今年是應逐羣趨聽講前

雨窗剪燈同湘鄰兄讀南雅漫賦四韻

剪燭逢良友吟消風雨聲幽誇才似鬼嚴愛字如城嶽
瀆煙雲跡乾坤艸木情同君應不寐猶勝話生平

張仁齋亡於荊州旅次其尊人復我先生來山
作齋事超拔因此輓之

憶得霜濃雪積時維摩香飯煖僧匙欣看父子欒團話
羨殺詩書絕妙辭豈意楚遊成鶴夢敢邀湘屐上蓮池
休言覺性都無染應慰雙親老淚思

吳順之避暑山寮口占爲贈

爲愛巖房靜攜琴終日留逃情空色相運筆擅風流禮
佛更僧服尋師憶布裘(順之是先師弟子)避諠煩更劇於世復何由

春日宋中丞同葉公霖遊支硎華山五首辱惠
石刻到山次韻續貂

紫氣遙臨谷情深著意停龍標新琢額神劒舊翻硎石
徑泉飛白松針眼愈青鷺傳珠玉屑留護此山扃

絕勝寒山第興懷長者居寺荒僧已散樹老葉還疎省
俗依巖止怡情稱意如爽然何物在吟詠益欷歔

一路行春至梅腮帶笑含晴煙征絕壑竹室漾浮嵐選
石人爭拜撩雲鶴下叅相攜惟故老幽賞盡情探

豈獨矜幽夢憐才天下傳山花情亦好水月景方妍道
重尊儒術心清愛佛蓮幾回尋舊蹟猶歎吾師遷

勑御從初地香車指顧間僧邀松並立官與鶴俱還汲
古懷前哲探幽過幾灣超然忘物我濟世若爲閑

贈中翰徐實均雙壽

玉峰晴色喜開筵琥珀光浮不夜天五色雲乘仙子詔
百花園並玉人船步趨固有長生術得失從無會計篇
四十正當強仕日勳名早勒五侯前

送湘鄰和上進院

師門學力首推兄獨任編裁取次工僅有雙拳撐宇宙
誰能打鳳更羅龍

陸塘深處小祇園請法頻臨莫厭喧媿我一無鶖子智
對機應說不能言

木落風高天氣清端居丈室衆方盈竚看說法爭趨座
扶起三峰折竹聲

虞山一帶没絃琴流水彈來過量心莫訝爲人身短小
慧華智力鍊如金

徐孝廉道積到山次湘兄韻

絕壑情深道益深翛然枉顧此山林不貪艸木增新意
猶愛溪雲無滯心久話松間茶自熟小停花下日初陰
未能徧訪陪高躅勝賞還期十日尋

二能藥西堂之福建撫署募緣及半載未還勞
勞夢寐難於自解作此寄懷

代勞我願與天齊黯淡溪深路不迷踪跡片雲何事阻
因緣孤鶴待人題霜清劒戟三山月夢醒風塵午夜雞
報汝一聲歸到晚蒼崖幾立日將西

藥西堂從閩撫下中丞署中歸喜語錄塔院一
併有成賦此誌感

五月乘風過釣磯斜陽獨立倚柴扉荔枝正熟汝初到
菊蕊將開我望歸用世偉人酬素願合尖塔事喜毋違
千秋銘鼎功非小自有龍天共鑒微

秦對巖太史六十

朝罷歸來信有年聲高金石韻鏘然一生事業惟忠孝
四壁圖書樂聖賢飯後娛親嘗不倦庭前教子得眞傳
何須四百金丹字自有長生濟世編

秦太翁以新八十

玉堂深院晉風流洛社耆英幾唱酬小飲每逢花下醉
閒行却爲月中留天公報德毫無爽人世如仙樂不休
八十杖朝經濟在一生福祿自優游

登蓮花峰示中和心月二侍者

蓮峰臻絕頂淨穢悉蠲除妄想從何得眞如亦自迂路
窮藤借力雲嬾磴相扶向日曾經慣此番興不孤

次日登蓮子峰中和心月仍隨覽勝精進忘疲
絶無強勉意再賦一律志喜
重整登山屐相隨只二人欣看蓮結子喜得水通津落
落松爲友亭亭樹作鄰潔然千古秀識取舊時仁
贈毖菴
德厚高門世澤長文經武略夂韜藏正當薄俗難廻日
好借奇才濟世方
贈圜公
秋光瑩潔不勝情赤幟高懸金石聲驥足自宜騰萬里
却教老幼盡知名
贈朝宗
慷慨維持畏世難護人猶已更多端莫嫌煩雜攀條例
指顧門前大好山
刋高雲老人集完感賦一律寄中丞卞公
浩浩波瀾筆底收花前月下轉風流從無一字無來處
却有三心沒地頭珍重詩文存正脉鑴成金石壯洪猷
爭傳海內人稱頌豈獨先師感未休
輓恬齋翁
妙理難明君獨知每當相對話遲遲遺來五岳峰巒秀
寫出三山艸木奇潔比秋蟬惟飲露瘦同埜鶴只題詩

書香早有佳兒接不替家聲實在玆
山頭枯淡強作土木以合衆意遂致米鹽不給
乞食無門用吟四韻聊見鄙懷
萬事從天定何須強勉謀衆心無不是我意豈多求世
迫將誰勸瓶空只自愁往來徒熱鬧有負益清修
徐孝廉道積北上見過留贈次韻奉酬
空山習習谷風清幸有軒車到此行潦倒蔬盤聊當禮
頑皮童子駭無聲黃鶯翠竹皆詩料白石青松非世情
珍重溪邊臨別語歸圖麟閣已成名
吳順之攜瓶花茗椀邀余納凉得句四絶
殿閣薰風取次開凉生絶壑實悠哉瓶花茗椀相持送
剩有閑情待月來
茶熟香清興自開瓶花點染月初來周身不覺凉生早
笑指頑童欲睡哉
螢月松風細細開與君相對覺幽哉世間多少炎敲客
誰向巖旁冷處來
置得名花異樣開茶香花影月扶來不須別處尋圖畫
即此圖成眞快哉
秋雨
淅瀝檐聲亂雨絲秋風吹斷夢難期只愁芳艸園中變

錦字無繇慰别離

鄒廣文毅仁見訪有贈次韻答之

有客來尋溪上鷗偶然相見白雲關茅深絶頂荒無路樹老空林意自閑再識通眉當代盛蹔留司訓近恩須不知度世諸君子若個如君肯往還

雨窗與周符玉王渭菴清話兼示亘傳北發

檐溜連宵滴春深艸木滋江城泥滑滑野老步遲遲屋漏將無補花殘却有思魚龍從溷雜變化各乘時

過東山尋席自俊

東山滿望白雲稠隔水清深壓小舟飽力風帆無别事一回訪隱到巖頭

停櫂玉峰值吳順之楚歸兼訊實均中翰

玉峰晴色乍停舟喜晤延陵快意遊衣帶湘雲荆楚色劒隨衡岳浪花浮春回谷暖欣相感月至秋明賞未休聞説南州游俠興揮金日日向樓頭

訪任南培不值宿書齋與汪蘇思茗話

爲訪高門一櫂過那堪題鳳悵如何傳杯幸有蘇思在不遣羇懷唱鷓鴣

青溪楊氏子法名慧來將三歲讀經書五種喜絶賦贈

秋水神瞳習未除詩書相抱出雲衢繞梁音韻如松梵喜聽人狂舉世無

送士秋住白花巖

彼岸來迎路幾重上方留與白雲封浮杯逕自趨前渡移錫還應過别峰護法人天隨處拱乞恩神鬼定相從花巖最近金繩地靜裏時聞後夜鐘

到南軒懷亦園秋翁

一笠南軒何所思莫雲徒倚獨懷時未知江渚長垂釣可念窮巖老潑皮

羅漢松

白雲相伴青山老五百重添個一僧堂奥不留門外漢孤峰頂上自稱尊

含清鄉試不遇寄此解慰

江郎彩筆久無雙五色雲迷且自藏留得文章終有價莫愁時下少擔當

送鷲英還白鶴懷故友囑託之意冀其黽勉成立兼訊其兄黙公

鐘到山窗客夢清江楓初冷送君行還家應喜年猶壯出世休言道未成造就遠公師友力難忘無著弟兄情空堂稽首還相念欲報慈恩在此生

題任愚亭采藥小影

功成適志復天眞無限韶華眼底春采采金莖作杯露不知塵世幾翻新

觀音柳

遠望橋邊流水邨枝枝繡出古觀音傍人徒自言長短辜負垂慈片熱心

青溪乞食詩四首

乞食疑無路名慚長老愚匡徒何所重濟衆實便宜忽報風頭順欣看日脚奇明朝准辦事飛動物情移

一櫂臨溪轉湖洄趁曉風帆檣霜露白燈火市橋紅生路將行緩機緣逐日通惕然纔自立有客論眞空

爲衆匪容易艱難已備嘗山空古竈冷歲儉宿舂亡乞米分新帖推情冀破囊殷勤遵布衲一鉢走街坊

可有前緣在難期滿鉢歸空憐禪衆望每見事機違道乏驚時術情懸落日暉已拚貧徹骨整辦钁頭薇

輓太原汲園兄二首

靜穆如山岳乾坤望亦歸琴亡松柏操鶴化水雲衣洙泗傳經杳滹沱闡教微一身兼衆美與世樂忘機

禮樂敦崇尚門庭似海深閒居修白社結客散黃金世澤簪纓古文風經史侵達人今已往感悼獨披襟

王廣文靜淵見招即席賦贈次方廣文韻

衡寒遥望輿無邊近赴新知舊輞川一榻琴書長繡佛何人不羨紫薇賢

家山一角翠生蘿城遶瑯玕間玉柯積雨乍停風色緊飛來雪片大如鵝

簇坐彈箏曲未休繁音消盡囀清喉風流寫作今時態不使憂愁染白頭

翩翩禮樂又登堂支許言交誼不忘他日乘車巖丁過莫將戴笠指僧狂

贈鄧初驤

繼述承先志襟懷遠大期青山新面目明月舊威儀筆走銀鉤勢鋒藏鐵畫奇十年多變化霄壤抑何疑

生朝感賦二律兼謝任南培文學

艸木何煩祝大年感深道誼逼諸天法門寄跡慚尸位母難初生媿識賢作客竟忘歸權急避人猶畏宿逋牽正當跼蹐羞稱賀馬齒闌殘繫著鞭

行年四十九知非寡過何須五十期臘底老梅和雪破春前穉竹帶雲移從生鉢鍋都蠲盡與世浮沉豈欲爲只有住山情未斷還拚直入萬峰奇

朱廣文文始請齋即事賦贈再用青溪方廣文

韻

一葉乘風煙雨邊登樓遥望四平川嘉禾城内人無數
止說文翁是大賢

三徑門高引薜蘿亭亭玉樹繞寒柯敬容堂寫黃庭卷
換得山陰道士鵝

竹室蘭臺話未休香柑茗椀潤詩喉往來豈屬尋常義
賤殺如新老白頭

齋心敬佛是尊堂畫荻丸熊訓不忘教子爲官封誥盛
一門爭德不爭狂

示鄧慧元

失怙當年少居喪禮不違傳經須自讀待歲莫言非將
略追前輩門風肇故磯升沈總未定丹鳳必高飛

蜀葵

雜遝羣芳各有才直躬邪肯附蒿萊雖無宋玉悲秋意
却爲靈均冐暑開乍捲乍舒皆向日似雲似雨不聞雷
經秋亦有同名字爭比迢迢出蜀來

酬瑯琊王護法見贈之作

虞山祖席壯乾坤法脉源深未敢論夙念幸逢眞　帝
主酬恩聊復報雲門（先師有懷莫展故此奏請祖額稍完先師之願不敢謂有補於法門也）　龍光遠
照祇林色　天語親傳賜額溫小出無知遭大遇惕然
猶媿好兒孫

附來韻　三峰學人瑯琊王遵晦拜稾（時年七十有六）

三峰名號滿乾坤　聖代光揚豈易論照用提持邀
曠典主賓融化服同門金書寺額留　恩重玉篆
宸章拜　勅溫秋晚獨肩忠孝責祖庭千載一曾孫

門人[illegible]等編

書

荅悟齋翁

古德云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演劫來事秖在於今譬諸日輪處太虛中若能返照體自圓明不假多聞然後爲得良由衆生背覺合塵遂妄流徙便有色聲亂志寒暑迫人三界微茫白齡眢咳雖復列聖出來婆心苦口而寐者罔覺也及其知之便乃高推聖境埋沒己靈引蔓牽藤算沙弄影昧却一切現成而別求秘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未舉雙趺徧歷恒沙莊嚴國土出入息内供養承事十方如來但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欲得開呼隨諾耳順心通行即是說說即是行無入而不自得若悟齋居士者如指爪土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埜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說箇孝悌忠信早已節目上生節目更論行業文章摘葉尋枝我不能也山頭老子於居士初度之辰拈一微塵以資壽量直得須彌起舞海水停波若艸若木不敢復贊一辭以余從侍者之後欲得多處添些大覺有云我言如蜜中邊皆甜與麽道可以誑三尺之童過量人前不堪舉似然又聞食少金剛億劫不壞悟齋居士請試下口

與耿大人

京華春暖羣木向榮天上鴻禧與日並集老居士以金剛不壞之身演淨名無二之旨圓教諸弟子俱當列在下風何物埜僧屢蒙青盼此正不思議境常人莫得而知也西山舊約諒不相辜守老隆恩久已置之度外守老既不能支自應一揖而退庶不致異日無成反成嫌隙耳惟冀尊裁不勝感佩

與禪侍衛

獻歲來恭惟起居萬福比日陽春白雪滿布詞壇對此飛揚平添逸興佳句高寒定盈筒篋肯寄巖隈以慰岑寂則拜賜過百朋矣殘臘擬一到尊衙事與志違竟成虛願守老來具述近況殊苦粗糲尚不給何有於堂構三公本以衰莫之年欲圖安適故爲此舉某既不能朝夕相同三公又不善營生事多掣肘不若仍聽監院自便猶幸三公之留本縣監院自主初非某強貽一人在內爲此不決絕之事故其怨懟可以不受且作別時示以斬絕之辭此老謂眼底數椽固不敢羈遲杖笠然於

人前幸勿彰言故某未敢輕泄於人今居士前何能秘惜及時收攝救取一半不然則從前好意反付東流矣相知高雅始終以之非敢形骸有間遽忘肝膈耶

再與禪公

春風解凍萬壑爭流緬想新禧與時競進某性少緣飾習成踈野秪宜向折脚鐺邊退藏巖竇消磨視聽前歲謬承俯招棲止隆恩爾時即與監院面斷初不作久長計非敢中有變更以欺君子去秋曾堅辭數番監院乃懇留至再謂雖不敢強以數椽長羃瓶錫然得一同行者主之則衰年庶有憑依山埜聽其自舉遂得三公其

人故儒者素不事家人生產負米貿薪不無艱苦來山頭言近狀甚悉首座長老既不允住則此局終成踈散此時更不明言恐後人反誤監院之事故敢具狀上瀆惟冀尊裁有以慰彼或自住或別請山埜總不敢與聞一字然監院以薑桂之性愈老愈辣三人同心綽有餘裕前歲別請似屬己誤今豈容再誤誠不若自住之爲得也至如高明之誼斷不有負異日因緣有在自當圖報萬一不備

上本師老和尚

欽膺數年來隨侍左右未常暫離得邀白毫相中一分光明起居飲啄調適怡然譬如孩歲兒童少有凍餒即啼索衣食然不知衣食之所自出今雖暫寄他鄉便覺竛竮辛苦内顧形骸棲棲自鄙非和尚深慈有所不被也承圓教老人命住隆恩代爲典守上下三十餘衆頗覺帖服老者固多然爲叢林苦心朝夕不敢自懈止於澹薄乃衲子常分兼之初住難向東鄰西舍乞鹽覓醬且自隨緣過日但膺自顧百無所長而彼方視爲奇貨謂一人之去留係叢林之興廢儗作邨中土煞神祇一般奉祝其如神不靈何鬧之真堪絕倒復恐和尚垂注命師前來三千里程往來匪易是重膺以不安也明歲

秋涼便當省覲此間曲折具如別紙廣泉少留一宿云數日後即報命某禪多病殊覺累人如有馴良可教者覓一二人往更佳感刻當倍從前耳冗中略叙容當續布

上圓教老和尚

叢林者天下衲子之叢林也規矩者古今共行之規矩也故叢林規矩堂頭不能易司事不得專況區區一人敢置私見於其間哉某無似數年來聚首師門朝依夕倚諸兄愛我厚矣今雖藉名領衆已同門外遊人前幾人者自恃和尚慈愛牛性勃發冒犯尊嚴計其罪端莫

可枚舉允宜擯斥不共戴天復棠海涵置之不問其情更可原也然情者一人之私法者天下之公又豈敢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公乎叢林綱紀安得不倒置哉

復法兄

敝盦樗材擁腫甘棄道旁使世之操斧斤者日奔走其側猶尚弗顧乃忽蒙大匠之斵賓鶩且懼雖法兄和尚孤明洞鑒不以繩墨相糾抜之衆木之中陞爲棟梁之用弟亦何敢自愛其天年仰孤盛託但媿接拍陽春本非巴人熟調即使翼翼小心步趨德業終如按譜辨宮商不免爲識者所笑惟法兄重念師席錫之教言俾弟

得完三年灑掃之役期無累於師友始不負今日相成之至誼耳芹曝將忱希垂叱置

與徐櫟菴居士

數年契闊僅於舊隱得一聚首又復艸艸別去眞令人有天各一方之歎居士讀書學道皆用一段切實苦心非今時泛泛者比雖用舍行藏初無固必然在今世出世間之移風易俗使天下人若緇若素咸歸於道德仁義之鄉舍居士其誰與歸但衲僻處京西不能寅夕相見回思二十年前明師良友起倒弗離眞是快活世界何可得哉

與吴寄高論作詩

匡牀獨坐積蘚盈階曾無剥啄在門日與一編相對鳥啼花笑觸事興懷不覺形於楮墨者多之若是也既厭其多而又不忍付之水火輒於風聲樹色之間自歌自咏若不能已於懷者客因謂余曰子知夫達人乎達人於萬物之間周旋俯仰而不爲所病以善忘於物耳今子於一詩猶尚戀戀得無自貽達人之誚乎余曰否否彼之詩人者必欲掩李杜之名滅王孟之價搜腸剔腑寢而復寐思求一言半句之工以誇當世勢必至嘔血發塚而止如此則誠病已若夫隨興所觸吐而成辭如

空谷無心動即響應是則造物皆在我鼓弄中於一詩又何屑屑焉子如迂吾言當持質之達人必有點首而稱善者

答堯封老和尚

先師行道海内四十餘年事事從厚言言存德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感於心彼以毒來此以慈受絶無矜伐之意加於人也是以當世崇隆道法緇素歸心遂至莫年一偈而逝宛如鐵橛子相似直得聖凡莫測龍象悲號已而歎曰深山虎逝大澤龍亡狐狸號跳將繼踵而起矣今承和尚札云碩揆和尚於八月十六日復進三

峯祖刹爲華山後人者應替令師出口氣然侄至愚無似至弱無競唯有典守舊席以承先志即如碩和尚有三峯退院普説昭彰遐邇先和尚並無一語荅之惟具告先退翁文亦以理剖並無曲説故一時紳衿士庶咸以稱美名到於今籍甚若侄一旦反先和尚行履妄行一事妄發一言與彼鬬勝空起世諦譏彈徒障法門大路未必合先和尚之心亦未必盡爲法子之念如據愚衷悉聽進退自有公論斷不以爲念也惟冀寛過量之深情全先師之素懷法門幸甚愚侄幸甚

復盤山長老

别緒攸長既非尋丈可計世殊事異亦非筆墨能宣遜跡洪光望盤山正如海外三山一葦航之徒有懷思耳復罹華山老師凶聞五内傷損遂蒙枉弔銘感良深弱羽驚弓遠避曲木祖庭之授豈所欲哉一衆生按牛頭未免旁觀笑倒倘猊幢弗遺荒陋突峙雲中則瞻之仰之尚多祈額幸無類慶喜之於阿閦佛國不復再見便勝總持老五日程矣木石響兩冊博一解頣多非韻事也

與徐太史果亭

祝融司令赤日流金護法犀能辟暑氷可寧神而火龍之伎倆盡矣荒山受懈懞而沐餘光者已非一日先師寂後呵護益力非靈山中人曷能至此哉衲雖不能放鴿爲頌然亦爲拈香祝文曲與岡陵並久也

與玉峯徐孝廉

客冬蒙惠尺書吹嘘先師塔事存沒沾恩感謝無旣日來聞爲先相國營佳城特至虎丘瞻候不獲一晤爲悵然而見孝思維則之地頗覺欣羨媿無黄絹幼婦之辭一賛其情惋耳拙詩扇留陸舒老處第恐噴飯有日營葬吉期乞爲批示殿宇起工多日自揣螽力負山殊不勝任意欲七月間過先師三週忌辰即往維揚募緣完此一案大檀固爲山中出布金手矣倘得華扎再爲山中出點金手則自施勸施功德媲美

與宋大中丞牧仲

久不接見台顔時切天際眞人之想林下埜盤棲棲自鄙叨霑化育懷仰益深媿不能學太古之忘情也華山僻處泉石荒凉乃蒙護法珠玉惠遺頓增光耀非惟壯林泉聲價實足表法苑金湯誌心服而頌口碑者不啻空山羣衲佛祖龍天實式臨之伏乞台臺護持我敎如呂相國故事耳銀鉤鐵畫妙句清新山埜無文何敢賛一辭哉止於西山一帶四季可遊如靈巖高曠稱雄道

峰巒奇擅勝倘能攝飭勸御便當一路行春擁篲將迎山靈增慶稍申鄙願展我私忱統冀鑒原不悉瞻溯

與張大令湛謀

久旱懸念得遂躡樓飲啄斯存何非惠澤前者恒暘為慾幾致煙生泉石大護法寸心誠格甘雨隨車詎止生機勃發於耰鋤行見樂歲謳歌於巷陌兩辱寵臨皆失倒屣近從松郡歸山特緘小函報謝偶成喜雨近律錄之扇頭用為擊壤之續

與定興吳大令

娑婆人多獎惡更兼去聖時遙求一崇尚禪宗厭喧趨寂者什伯人中難得其一二況不樂餘乘直躋妙道如左右者直不啻星中摘月也憶自丙辰湖上旦夕周旋貧道於患難中而左右亦當同病相憐之日於時雖稱三寶為良福田知未暇耕耘穮蓘盡力肆志於其間也忽忽廿年疾逾電影飛潛異路聞問杳然意者富貴牽人為金紫纏縛正如老象溺泥卒難拔足不意左右般若深植留意斯門能追楊李之芳蹤繼蘇黃之逸響此固內秘外現匪伊所思與尋常之金湯白法者大有逕庭又豈肯與擎拳合掌茹素放生者可同年而語哉昔人云眾生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亦如太

末蟲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火燄之上也般若正如火聚近則燎却面門惟不惜身命者方堪入道今世之五欲自奉者知有身命也知有身命則不知有道能與世緣稍疎即與道味漸密與道味漸密則塵緣不求斷而自斷矣塵緣一斷則無往而非道穿衣喫飯於是屙矢撒尿於是喜怒哀樂於是造次顛沛於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復徐大司寇徤菴

諸佛無上菩提當於眾生心行中求此淨名老子與文殊大士對談不二時秘藏也眾生心行貪嗔嫉妬我慢邪思種種具足如雜毒海飲之未有不斷滅善根隕厥法身者今菩提於是中求比緣木求魚計倍左矣眾生心行本無實體皆因一念妄想而有譬如空花起於空際了本無花當生即滅若云此花畢究是空猶為淺見況復嫌花障蔽虛空欲力除之豈非倒見苟知空花本無因目眚有眚除目朗花滅空圓於自於他舉無過咎若欲撥棄眾生心行別求諸佛菩提是猶拂除幻花之空別覓完全之空祇增迷悶竊為圓根上士所不取也須知眾生心行盡處即是諸佛菩提此正求諸在我不假人力豈與向外馳求同日而語耶

與卞撫軍

於山未登泰華之高於官未識台臺之面長懷胸次並爲欠事而况台臺與先師支許之交同金石之固此心願見更深十倍耳第祖山匏繫不能自由惟有仰瞻紫氣犇騰於閩嶽間矣荒巖舊院承乏兩年自媿德凉未能寸補中心懷恧無刻云忘茲者曰兄晉謁台墀具陳塔事塔上之銘是東海相國所謂言眞理當珠玉成章特求台臺法書勒石昭垂千古流傳海内必稱吳中三絶碑信不誣也伏乞台臺不忘先師之誼躍然成之愚兄弟數人鐫心鏤骨世世不忘者也

復玉泉老和尚

十一月中接老和尚慈諭讀之汗下總一一消歸自己魔障不必歸咎於別人耳惟籍樾蔭不致顛蹶嚮詢口郵無不稱頌海内法緣實賴老和尚金城玉柱不獨天上靈巖一家而已侄輩望風遥禮靡間晨夕但華山先師舊席院雖小而門庭頗大一旦委之愚劣惟有惕勵自勤不敢懈怠僅得常住安帖上下百衆頗獲善聲一可卸肩便直入千峰萬峰計也

與徐大司寇

歲事荒凉山山枯淡不獨華山一處然也重陽節後仰蒙台臺枉顧三州二木頓增佳氣故此山頭祥雲瑞靄氤氳不散耳皆台臺不忘靈山付囑之重敢不銘心刻腑哉陽春有脚萬物敷榮惟望台臺福星高照澤及殊方人事天時允合群望山野翹足以待倘遇洞庭檀越惟冀玉成緣事明春饑饉之時一衆籍此安禪其功其德不可思議但歲儉禮微無可將意惟祈台亮是禱

與顧主政小謝

春夏來不曾走候道駕爲歉併未知尊園中花開花落時也惟有裹足空山二六時中與禪和子起起倒倒説似一物即不中直得百鳥啣花無路諸天送供無門雖然向上提持未免難爲作者未審維摩居士一黙之外亦將何以教我也

與劉藩憲

河干握別倏焉歲遷緬想興居與時迪吉每讀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不禁神遊天表思逸層霄開浩蕩之胸襟縱曠觀之眼目不唯小魯而併以小天下勝遊奇賞人生詎可無哉况有賢主人稱世外金蘭賦卬須以相待能不攜瓢策蹇暢我夙懷乃匏繫空山抑何疑滯之甚也且去離鄉土之志已非朝夕矣尺書遠頒如同誥勅喜而不寐奮然欲飛秪緣荒歉之餘厨煙不續若

非稍藉經營食盡衆將鳥散古語云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計時倒指或當秋以爲期耳姜十哥一宿山寮即理歸櫂話長景促未盡萬一忽叨廉俸之分益切銘心之感裁報匆匆空函滋媿唯知我者定能原情而曲諒也

答陸文學貫又

世出世間事固失之有心得之無意者佛云不思議境界祖師謂之道出常情均不可常理斷也如吾護法本以山水清緣翱翔祇樹一言投分遂定深交再造空山剪燈夜坐闡般若之幽義暢佛頂之圓軌頓革凡心遂堅弘誓始知今日大英雄即是將來眞佛子欣羨欣羨

勉之勉之然度世不出世外利生原在生中幸勿棄塵緣重耽岑寂追小乘之往躅違大士之深衷苟明色即是空日用應緣如木人之見花鳥方信氷原是水尋常涉境類石虎之咽松風則自然萬境無侵千差互照諸佛於衆生心内成道佛本無名衆生於諸佛心内証眞生何有相如鏡照鏡似空合空如幻熏修不廢密因修証纖疑蕩盡須窺向上提持豈非世出世間一大快事哉正恐護法熟處太熟生處猶生既無明師善友左提右挈對境遇緣驅馳轉換日深月久依然故吾則孤負護法一番至誠矣故不惜叨呾以爲良駒鞭影之助

與席員外園公

一壑數楹久思靜退論者謂既領華山宜有微績若遽拂衣高引不足標榜後賢是以辛苦經營勞勞卒歲求去之心既切求成之念轉深局叚麤完窘迫益甚饑驅渡湖乞食貴里而隂雨困人鉢囊空掛主人雖貧而且賢以客子衆多檀門未叩對食終難下咽耳日欲晉謁高齋希一傾倒訊知久謝應酬故敢先期請命特奉數行倘念世外交情不同䄢穢借半日清緣實所願也艸率不恭伏祈裁示

與湯文學元昇

岳降之辰鄙意本欲躬操嬾殘芋趙州茶爲檀越申無疆之頌適聖駕有臨幸華山之信遂不克叅預諸方道舊之列知檀越必能垂情曲諒不以後至加責也蕪詞荒澀補祝岡陵兼致弄璋之禱他日辨英聲記摩頂定當仰繼神僧芳躅赴檀越齋筵爲之申賀决不爽前約也惟冀一哂鑒存

與太原老法兄

仰承台命典守舊山初意得滿三年便當請代今且倍之而加歲矣内外氷競幸免顛覆若更遷延必至重困

在世間則檀門漸窄在叢林則人力已疲憔悴之軀再難肩荷惟老法兄速遴英傑永鎮玆山不唯前哲之風規聿新使後來之勳業益振弟得以漸清逋負魂夢稍安則浩蕩之恩同於再造昔人謂與其邀美譽於前不若收令名於後今日之舉本非爲名然事勢多艱動成掣肘不得不以苦衷一吐於執事前也願垂矜諒

與孫文學質生

中秋後叩謁台墀重承齎惠銘感之思與日俱永荒巖空乏遠近咸知不藉孟耕難以卒歲將事行乞貴邑若非大君子齒芬遍及鼓倡同心則沿門持鉢正不乏人衲既無德望之尊復少奇特之行求而必得理未必然門下金湯法苑捍衛吾道非朝夕矣故敢遣執事晉謁凡百均望指麾庶幾此行得收實効惟冀不惜維摩請飯之威神略展燈王借座之妙用千秋道韻再見於今

與孫孚吉昆仲

是歲兩晤道從皆未細談懷思耿耿如有所失比詢賢昆仲台履安適差慰埜人耳今歲雖云有秋施者恐亦不易是在賢昆仲多方善誘庶可破其慳囊衲將挈鉢袋子走當湖道上問盧陵米價諒必有酬之者專此艸瀆惟冀留神荷荷

與卞撫軍

大悲閣地平如掌曾艸數行郵寄想達台覽矣近日經營漆作稍完往來瞻視無不稱快再得少分錢粮便可整舊翻新寮房次序漸成小叢林體式不獨一時冠蓋山林實足稱江左名藍千秋勝地也尤祈金湯持護願力不移一肩荷負所令成就衲當世世生生無不奉戴者耳玆啓先師語錄海内企慕朝不待夕因初住叢林百無一就玆因前殿告完佛相煩具是以言及刊刻特遣二能西堂走候臺端恭陳鄙意況此子推誠立願艱苦不辭故敢冒瀆尊嚴代爲綏頰伏望俯推先師之面鑒其懇切之誠不吝金玉廣爲獎借俾得速成其事存殁霑恩定有以報檀膏於異日如呂相國故事耳

與毖菴

今春台駕臨貢荒山紫竹青松至今尚覺煌然有光秋間曾附八行奉候道履未知達否護法靈根夙植智慧過人居塵不以塵緣爲累學道不以道業所纒眞可謂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是以臨風懷念頌德不忘者也而況敝山仰叨檀門世護故敢遣候輿居明春梅萼舒香山埜定當鵠立相待

與徐員外章仲

德門高厚澤被緇林風荷栽培得全樗散不謂太翁以康強壽考之身柱國羣黎之望一旦棄塵土而仙遊寸心震悼失所依憑法苑孤寂不啻隳金城而涸湯池也想大檀護忽接凶聞此情何堪凝寒木落之時徒跣兼程而至本應迎候道左以盡鄙私然知心緒崩裂遠近會弔更復滋勞仰體孝思不敢混瀆敬命執事前趨一申瞻戀尤冀節哀自解勉進饘粥稱孝達於鄉開慰太翁於仙島

與秦太史對巖

先師道徧寰區交滿天下如護法者指不多屈何故交者多而眞實相契者少也昔於先師籌室中論交向道必以護法爲首焉是以奔南走北皆以奉候台光雖不能時常接見縱不敢以自棄於門墻之外者也衲典守煙霞四易其歲稍增薄績遠近咸知倘得再蒙惠顧不遺疎遠俾蓮峰黛色需化雨以常新梧竹清音藉仁風而弗墜拜賜之深詎非一已茲呈先師語錄文集故修寸函干瀆伏乞台覽倘有訛謬幸爲點抹感佩當不淺耳

復下大中丞令之

二能歸拜蒙台惠感激不勝語錄塔院一舉而兩得之曠世所無而況求之於艱難之日豈可易易哉乃是大護法深心衛護存歿不移一片至誠之念所玉成耳山埜何幸當此盛事惟在三寶前翹勤仰祝轉陞祿位澤及殊方起止順適眷序和諧不獨山野之懷若是先師在大寂光中定當御恩圖報於萬一也高雲堂詩文共集八本爲一套語錄十本爲一套必得台臺作一序文於篇首譬如美琴撥之妙指定發妙音令人聞見獲益也耑望抽毫揮就郵至山中以便刻行取信學黨愚輩雁行終身感佩慧門有札到山學問稍進可喜但少年爲學還宜莊重不宜潦艸少年潦艸恐後有悞便間代

衲語之望其珍重遜志將來必然成器無疑不然令其還山就學何如山埜叨先師付囑之重故敢言及未識有補於慧門一二否先此裁謝未盡萬一

與常州吳進士

清心道話此樂何喻前聆大檀快論至今胸臆間尚覺垢盡明現耳敬服之懷時增嚮往何日道駕到山衲當挹松風邀明月坐於臥雲深處絕不言人間事細傾向來所得捉敗從上淵源雖不能與維摩長者對談不二然其自處亦不敢後於常人叨在道交故敢語及想必有以慰我者也翹企翹企

與王護法

雨承遐頒一接麈談荒落茅居殊深褻慢耿耿於懷至今未已衲自度夏空山畏暑簡出秋間因有經營土木之役涉江而北留滞維揚遂逾一月歸而囊橐脩然與出山時無少異人情槩可知矣一抵家山諸負迫索反添無限攢簇好事之不可爲又如此近過寓居乃知台從貴臨拳拳注念令人感不去心歲事闌殘不能東往惟有翹首神馳而已來冬擬爲禪和起精進七一振頹風冀輓江湖弊頓之勢檀越慧根夙植決志出塵不獨外護所憑其實吾宗是賴幸勿以去日苦多逡巡自畫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此君家摩詰語也檀越何獨不然至期當遣信相聞掃徑以竢承寄御言恭紀辭意鄭重文彩鮮妍不可增損一字所謂風雅典則法苑琳琅也久遲報命深媿不安先此申謝尚容面頌且知道體康勝亦復欣慰無量不敢漫及統惟鑒原

與縣佐吳公

某凉德淡薄自怡雖菜肚常枵厨煙屢斷然終不敢變其素守近聞有僧冒以賤名上瀆尊嚴求爲募緣某初不知也即大護法樂善好施檀波徧及正恐此輩錯誤因果自貽伊戚其源一濫則將來干請當不止募緣矣法門衰薄近世較甚仰藉金湯正復不淺何敢以瑣末之事溷擾清聽某雖欲無辨不可得也但緣大護法無忘佛記推廣善緣俾天下宰官長者咸知以宣尼之道治人以迦文之道度世跡雖判而本不殊用有異而體恒一

香域自求膺禪師内外集卷十一終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二

門人[illegible]等編

書

復千墩延福禪師

公兩度到山以延福之事相告可謂力薄心堅勞多逸少所處亦甚苦矣別後曾一再思之古人住持大故有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惟取義之所在而已義不當去則雖鼎鑊在前刀鋸在後驅之逼之命在呼吸寧死而弗去也此足見其明理義不當住則雖龍象追陪錢穀委聚擁之留之身如桎梏寧苦而不住也此足見其知幾

故曰住持有道又曰住持者道德之選義取住法王家持法王令庶幾名實相副苟或令出而衆不從言出而人不信豈宜厚責於人盍亦反求諸已將吾道之有虧與抑吾德之未備與何不見信於人之若是也倘或求其故而不得則知人有賢愚不可概論時有否泰未能倒行固當別轉機輪慎辭寡動若人不可與言而必欲與之言則不唯失言懼將見辱知時之不可爲而决欲強之爲不唯無益慮恐賈禍即佛祖聖賢舉不能違時而失言以暢出世之本懷化度無緣衆生也況道力未充下於斯者乎故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其有旨哉今延福雖屬梵刹爲世福田然與當日之延福異矣當王氏捨宅爲寺之時檀越是何等心是何等事凡屬見聞諒無不贊歎希有同願琳宮紺殿歷刼火而不磨當與浮圖並垂永久歲月遞遷滄桑變易典守者或非其人護持者遂易其志一變而爲房頭再變而爲道院漸必至變而爲土地祠靈官殿矣譬如作文先視題目頭腦既多脉絡必紊縱使成篇終不入選延福之局大類於是謂之佛廬則有戴星冠披鶴氅一輩乘雲仙客來此咒水書符矣謂之道院則多圓其顱方其服幾行荷錫禪徒在彼翻經挂衲焉青牛白馬素不相能跕

錯基連必至交哄是以勸公勿與力爭聽緣可也彼欲損佛刹而益道院者蓋不知有佛者也殊不知天意甚平豈分彼此惟德是輔而實無親若謂肖形事帝帝必加憐毀路敬神神必見佑此輩非唯不知佛亦復不知天矣我輩仰體佛心秖宜垂憫而不當與結業聽其返照迴光臨岐悔悟可也公恐東海檀越誤聽煩言致生節目東海世德從善如流必不分左右袒於二氏公正不須過慮武陵檀越聊致數行札中惟囑其加意護持亦不欲蔓語旁及也陳翁在近囑其照拂且曾面託其郎君諒能推愛屋烏金湯佛國餘非恪辭實無相識鞭

長莫及言盡於斯如謂未然請從所志幸無往返徒費舟航也

與宋大中丞

台駕寵臨輝揚泉石蔬盤潦倒殊褻尊嚴昔人有隱居巖澗者客至無可欵待指點煙巒曰看青山以當喫茶耳亦當藉此意覆其荒陋耳左右聞之想大噱也山門巨細向蒙樾蔭緇流得無驚擾如同化人之國唯今歲僧畓一事頗覺掣肘已令監院如命具詞老護法臺下外具手揭望轉送令公批准至期不爲推收所累則拜賜實無涯矣幸左右留意

與示權和尚

叅禪而至據座稱師人天欣戴出世間第一能事也猶夫士子積學成行取科第受職御同一榮幸然生民社稷之寄豈徒乘肥衣輕鍾鳴鼎食而已哉故爲善知識者亦若是非徒座圍萬指說法如雲將以開鑿後昆正眼上繼如來慧命也華山諸弟子中獨吾兄一枝翹然獨拔花敷果續徧界馨香忝在同源曷勝踴躍殊媿貧無可操空言申賀幸勿哂其疎褻甚善

與衆職事

世間事不可以意料然又不可不料也若以意料爲是事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故知意料未必皆中也若第率直而行謂事全不必料也事機倥傯錯謬猶多故昔賢有三思之誡無造次之言細籌熟算始合其宜不然如行路者信步遲行不顧前後或墜於坑或陷於壍或有性命顛蹶使遇坎陷紆迴必無是事矣如不慧住院剃度皆是信步徑行不顧前後者也故今受累亦多然皆屬前緣亦難規避譬諸船舫爲黑風所吹飄墮羅刹鬼國鳥聲樹色皆足寒心然不慧常思化其回心向善方見觀音妙智之力非常情可測不識果能遂願否也山中風景若何塔院可得完工否乞細示我外城中米如山上可以支遣此間正迫在陳之厄且爲我存之

如已載回則又不必問矣

與孫文學孚吉

夏間艸札奉瀆重承批答讀之迴環如入桃花源中粲然奪目應接不暇非凡筆可比敬服之懷靡間晨夕然台諭中有來山之約未知因何事而間阻耶懸懸之望迄今未息詢近來口郵乃知闔宅安適爲慰茲遣侍者走候道履併呈詩刻侑之微物仰冀海涵不勝榮注我想人生天壤間碌碌忙忙不知所爲何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思與素心人相對不但全無只是少惟道

兄高明決然爲我下一轉語布施將來是所深望

與朱文學彤一

往年兩度至貴邑皆蒙道愛油然飽我維摩香飯不惟身心受福兼之叨惠無涯迄今懷結感刻良厚緬想道翁高蹈物表卓然自得於二六時中對境逢緣時時省發如不遐棄惠我一二何如止於古人行履別無奇特只貴平常在平常日用中有所進益便是真實受用不假外求自然合妙在儒家所謂毋自欺也向與道翁論心辨道徹底娑心亦不敢有所增損於其間耳

與席國博焱菴

春間踵候即蒙賜顧荒巖因戒事匆忙不克叨聆玄論迄今思之尚在懊恨中矣荷花盛開時又蒙趙君鶴秋專札到山傳諭良厚與先師交往之篤舍護法而誰望耶故集中與尊府尺牘詩箋最多雖不能盡刻較之別姓已多半矣今幸刻成特遣呈敬併附募紙墨疏惟冀落成此事雖小亦不敢舍却賢昆仲向來衛護之意況流通傳遠非易毀之物可比也千乞揮就不致如入寶山空手而返則惠我無涯矣光陰易往轉盼歲除涸以不急之務媿極媿極

與王文學

道從讀禮之時不敢頻動起止然此中懷想無間疇昔也令先尊與衲有宿生之好不比尋常交誼故衲遇歲時必爲設供併加呪力以資超往此是自表寸忱亦不欲向人道也惟冀居士讀書養性以待高飛光大前業此門下固有之事何必豐干饒舌耳希照

與汪副榜聖賡

天下人無論世內世外皆已修身爲本能修其身則道德備仁義至道德備則事事皆合中行仁義至則物物皆歸妙用有一事不合中行則道德之所未至有一物不歸妙用則仁義之所不孚其致當不易之理率履同

途所以中國聖人揭示中天儀型萬世我佛世尊亦以斯道示人加之慈悲合之忠恕令人易知易從者也非有所索隱謪異之語而出之近知道篤修身設教無所不備雖一時不能中的將來一旦奮發人之不可及也語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及我宗師云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從古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月不足積之以歲必有所成但知修身積德於功名事業何必思議者耳

荅徐文學子慎

雲山相望又及兩年赴密光陰真可一嘅也因想幻寄

人世修身學道爲第一義止於嗣之斷續等是浮雲出沒徒亂人意卒無實際耳譬之從上聖賢今日細觀有幾得髓後裔耶如此可驗定發一笑然道駕讀書明理之人何用饒舌至囑至囑

復汪秋濤縣佐

槎溪洞庭尚無定屬此日擬東去望後返蓮峰期晤對耳台從念埜衲過深厚媿何可言肴老或相見當致台旨

與翰林明公

三年前曾托族兄賫送八行併致微物晃意重蒙垂覽但未得回音批示至今懸望不輟近獲令岳老護臺專人到蘇已獲面晤悉知台臺起居萬福欣慰不勝因思昔年在京過承盛念感刻無旣未審何日得賢昆仲臨任江南叨霑化雨使山埜無知之物亦有以加潤耳翹切翹切衲承之華山已經六載叢林規範稍整其半上年刻先師詩集文稿特託馳奉齋閣惟冀鑒納臨書悃悃不盡懷來

與叔延昆仲

賢昆玉威鳳祥麟天然尊貴將來高登科第不卜可知然荒巖中未得攀留信宿殊深惋結耳復承令兄下問

應無所住爾時山埜便以一擊相酬後復成頌頌曰當陽一擊截斷疑根若復躊躕累及法身錄呈一笑如不棄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與太原老法兄

今歲春間從玉峰妙喜接見道顏嗣後遂乏趨承此心抱負靡間晨夕月初妙湛東行致候萬福歸蒙垂問足慰鄙懷山頭終歲以來總不出窮苦二字乃是自己福尠德涼之故非干於人者也然叨法兄格外垂慈多方拂拭感佩良厚未能圖報每一念至慚惶殺人惟有東望神馳而已

與徐蓺初察院

台駕遠行山埜失送爲罪惟祈護法宥之於形骸之外耳感切感切祖山爭鬪出人意表若不深種善根者當退三千里也在高門厚德付之一笑而已中秋前二日始知會稽魯公近陞藩憲向與先師支許交契先師雖登常寂光我想魯公决不忘山中一段至誼者也故山埜特緘高雲堂集專覙寄呈銘刻良厚併望語及山中先師臨末命住之意倘或念舊撫孤皆拜台臺之賜耳臨楮懇切曷勝神溯

與示權和尚

天津南北要衝往來者不絕於道得善爲指示者匡領其間如臨濟德山痛棒熱喝個個教他成佛作祖去在不佞行道得所頓使綱宗有據今法兄開法於此可謂臨濟德山再來行佛祖之機權建叢林之綱要道有所歸德有所感弟雖寥遠亦覺有榮幸矣華山備員六年於此雖無蹎蹶之患實多憔悴之容固守愚拙豈敢多事茲因湘鄰濟兄在先師座下典記甚久先師圓寂後簡無濟兄之名如不以兄弟行次爲嫌故弟於周忌日重定名位適蠻兄物故仍補十數今集中震濟編校即湘兄和尚者也今主席祇園文風道行緇素欽仰山中

刻完先師語錄文集一旦至都門徵求當代名公文字光揚先德非汎汎流可比嚮慕同門手足渴欲一晤雖湘兄與和尚從未識面然一見决有水乳之契曷用豐于饒舌耳

與席園公員外

先師唱導吳地幾四十年相識之多何啻半天下至若稱世外深知如台臺諸昆仲者指實不敢多屈故長往之後某猶得仰承烏愛頻沐榮光向者趨叩東山以建翁先生一言乃蒙慨貽玉粒匪德受之且慚且感自台從北行遂遠樾蔭雖未一通尺素頗深雲樹之思時晤令兄護法具悉福履清佳甚慰野人懷念茲山中彙刻先師遺藁已成特託敝同門湘鄰兄敬呈台覽湘兄學識精詣受先師命結集語錄詩文茲來都門請序文於東海平湖兩先生且與京口相國有世誼併一展謁非有他望者也千祈時加照拂感激自不淺耳臨書禱祝不盡遠懷

與徐太史果亭

某入先師門最晚於堂奥無所窺乃承遺訓繼住蓮峰六載已來兢兢自守幸不至於顛墜者實賴大君子福力遙加檀膏迭潤銘心頌德何能暫忘自台旌北上倏

裘葛頻更雖山中埜衲有同猿鶴之思而天下蒼生獲遂斗山之望爲霖爲雨出不違時以股以肱用而合宜世外人惟私心踴躍慶幸　皇家之有人焉耳茲啓敝同門湘鄰兄受先師命結集遺藁近蒙閫撫卞公倡資助刻山中從事已畢特呈鑒定然先師受知台臺情同骨月生平行實非鴻文不能表章故湘兄不憚驛馳持狀乞傳伏冀俯念舊誼賜以貞珉俾先師生面如存拜德當不止某弟兄數人而已也湘兄爲人沉靜與京口相國有世誼茲來長安非有他望千祈垂慈照拂使其早還鄉土感刻尤不淺耳臨書無任禱祝之至

與徐孝廉道積

華山雲深路僻往來者稀郡邑相知非躬至不能略悉起居故檀越北上竟未及一送從者疎嬾之咎知難自逭倘蒙原之格外受愛亦無盡矣春試在即捷音指日可待大魁多士實檀越自信亦某之所深信幸勿以空山寥遠忘寄好音耳茲啓山中彙刻先師遺稾已成湘兄特詣長安徵求當代名文顯揚先德向在深知諒必嘉其苦心耳小傳非藉令伯老先生不能表章生平行實于祈鼎言代懇不惟愚弟兄感激無旣是亦先師志也而於寂光又何能不頌其高厚哉湘兄與京口相國有世誼并一展佈非有他望尤冀垂慈引導銘刻自當不淺臨楮禱祝不盡神依

與王中翰東發

某仰承先師遠蔭受知台臺不以疎陋見遺頻藉齒芬噓植中心存感烏敢云忘惟有息念林泉勉進此道用酬高厚耳自台從北行時時想結而不敢妄通尺一者正不欲以世外閒情混瀆記室諒左右亦必鑒其愚忱不以嬾散爲罪也茲啓荒山彙刻先師語錄詩文集成敝同門湘兄入京請序文於太原平湖兩先生并申叩謁台階有請益處萬望推分指教即某亦感佩無涯矣申韓翁另有札致某故不敢多及統祈崇照是禱

與高宮詹澹人

某繼住蓮峰伏叨慈愛檀波屢及獲遂安棲鏤骨銘心不忘厚德記自台轅北上便覺山勢孤撑移佛苑之金湯作 皇家之柱石固天下蒼生遂其素望而世外人依戀之志實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茲啓敝同門湘鄰兄受先師遺命結集語錄詩文今山中剞劂工已告竣特呈鑒定先師受知台臺幾二十年詩集一序不敢望諸他人向日曾蒙面許故湘兄不憚長途趨庭叩請伏乞錫以珠玉俾蓮峰道法昭信將來則先師生平志願畢矣拜德奚啻某弟兄數人而已哉湘兄人品高卓其禪學詩才爲吳前輩所推許傳先師之衣鉢者也與京口相國有世誼但初到長安未諳進止萬望垂慈照拂使其早返家山即某亦感刻無盡矣

上圓叙老和尚

敏膺匏繫華山六年於此叨承慈光遐照已致不墜門風故近日方丈竭盡心力亦不能補缺略於少分耳故老和尚座下從未專人代申九叩敏膺罪咎不可勝言矣伏乞寬慈曷勝頂戴敝同門湘鄰濟兄先師去世一時倉卒喪東中無濟兄之名敏膺到山於周忌日重定

名位適東曜曬兄物故仍補十數今開法祇園道風文字吳下無雙江南諸縉紳皆以推執牛耳山中刻成先師語錄文集賫至都門徵先師諸故人文序嚮慕景從龍門萬仞不忘瞻謁惟冀慈顏賜見如妙喜應菴故事則需惠無涯矣

與陸廣文扶照

梅梢鬬雪寒豔凝香今年憶著去年期不覺從頭添一歲惟居士弗屑芥拾功名自樂家傳詩禮上下古今浩然無涯豈以晷運推遷而少減其雄抱新篇錯錦定實奚囊倘藉便郵得一領覽枯寂中生機諒應勃發他日相呈必有巴歌和雪之誚雖心知拙劣亦不甚惜葢欲博郢人之大噱也

與陸別駕次公

昔登虞山絕頂便覺身世悠然一覽無際寥寥獨立知己何人仍歸先師籌室中言及其事先師備述住三峯時蒙當護法護庇之隆如台臺者指不多屈不意先師歸寂轉盼七年言猶在耳思之惘然去年持盋之梁溪會秦氏昆仲曾道台臺高風遐舉林下尊榮聞之惟有欣慕仰羡而已衲雖典守蓮峯一無繼述諸事缺如不獨貴邑諸護法已也故台下門墻絕無埜人之跡耳昨禪子募緣貴邑特〻〔?〕衣薄得蒙叱置感切感切乍還山舍備說台臺垂情越格不忘昔年與先師支許之交明春和煦決當惠顧茲山曷勝榮藉故敢艸札奉瀆幸冀叱存涼風起時定當泥首荆請

與高宮詹澹人

先師交契屈指無多如台臺者無異星中之月也仰承護庇不以存殁而有變更護衛叢林莊嚴佛相此情何情豈可忘之哉本殿大佛近蒙方伯張護法一力完塑光明粲然共稱希有何日得台臺光過證明山埜之懷始能稍息耳高雲堂匾額及對聯千祈揮就以便鐫刻茲有敝檀陸扶照貢士乃宋中丞得意門生爲人愷悌向字名公詩画近寄宣紙一幅轉懇大筆與麓臺先生名画爲耦別幅二紙乃善人壽軸叨承垂護敢爲相求不以見拒是所深感二能西堂今春住靜鹿山茅菴雖小山徑頗幽亦是爲學養道之區不忘大德特叩台堦未悉之語統令口述臨風艸瀆不盡懷仰

荅問靈巖近事

憶自石翁齋頭得接麈談歲月貿遷遂更裘葛爾時衆方苦饑行乞於市未遑展謁毘耶是用深歎然知長者斷弗異其違遠門墻而虛叩激或致嫌於形跡也頃辱

尊函具佩遐注膺濫竽法社慙負虛啣唯期息影煙巒
蔭名塵土一任曠心達士來焦芽敗種之訶終不嗔報
若夫辯析人間是非裁度他家長短則齠年誦經已遵
佛勅呼吸緣乖便成隔世故眞實學道之夫尚無剪爪
拂涕之工安能角勝負於筆墨間哉靈巖祖庭近事不
欲置身於其間膺旣德凉人微言不信用於世正如司
寇公所云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斯
言豈徒爲近日多言者誡直爲天下後世多言者作一
針砭常思古德有言多去道轉遠之訓因而深服淨名
默然良久之機而贊歎無言無說是眞不二法門則知
多言者義墮矣

與師昂和尚

經年來不遑通候爲媿每於衲子口中詢悉和尚起止
如意欣慰無似當今
聖天子巡幸叢林尊崇道德如吾侄和尚者指不多屈
耳山頭嘗
皇輿寵幸恩加格外感戴無地於初六日送
駕北行某特奏三峰漢祖道場未經 勅賜寺額實爲
欠事故將愚忱上達乃蒙
皇上開顏允奏因舟中不便揮灑當至維揚交與和尚
收領郵致荒巖公同送往何如以見爲法公心重開生
面漢祖雖在大寂光中亦當首肯者耳故遣西堂奉候
丈室請教萬一對客艸泐不盡闊懷惟冀慈照弗宣

復福建吳總臺與祿

荒巖小院昨蒙台旌賜顧欣慰愚悰但未獻果茗爲媿
又承多方獎掖銘刻深厚兼領香資齋鈔行當營供佛
僧專祝大護法高年碩德爵位崇隆衲明年夏初定當
北行爾時趨聆教益併申謝悃耳九齡童子是夙生聰
俊筆墨飛舞非凡流可及所存方丈大字一幅不敢自
私特貢寓齋一笑臨復馳戀不盡鄙懷

與閩撫張大中丞青樵

伏以地控神都應風雲而建節天臨南越望日月以褰
帷人倫斧藻世道綱維恭惟護法道貫三才行全九德
爲東南之保障河海晏清稱佛祖之金湯叢林倚賴旬
宣望重保赤心勞事業鼎分於韓范文章並轡於歐蘇
實輿論之咸歸豈私衷之獨慶某艸茅下賤山澤清臞
謬承師命於當年勉荷祖庭於今日朝勤夕惕不敢有
負初心歲尾年頭何暇苟安片刻弗惜勞神苦志僅能
免衆飢寒碌碌無奇硜硜自守乃蒙大護法首捐廉俸
助裝古佛更新不虛先老人特拔匪材之意遂使空山

增壯口碑頌德靡涯祇樹生輝心版銘勳莫旣山林即
是甘棠香水皆成恵澤某也何人當此寵顧懷慚未已
報德何堪兹者伏蒙
皇輿寵幸眷注荒巖誠為曠世奇逢千秋盛典明年夏
初應　召入京近日山中一無就緒兼之江南地方褊
卒伏望護法不忘夙願著力護持先將殿閣絢繚莊嚴
然後廊廡次第修緝明年春定欲俶裝趨候臺端仰霑
化雨展山埜之夙懷頌台臺之明德伏冀俯允感佩益
深

香域自求賾禪師内外集卷十三

門人■等編

序

同居警策序

叢林者道德之所聚也達於古今之謂道備於身心之
謂德苟德不備於身心則道不達於今古此自然之理
也山僧叅學領衆前後逾三十餘年心佛祖之心語聖
賢之語典刑自守顛覆是憂雖無學問德業俾益後昆
然屬望其改過遷善見賢思齊之念則無往而不在也
奈何世道衰微老成凋喪出家者類非正因行脚者多

染惡習親師旣無實意擇友豈欲久要出叢林入保社
唯寮舍是圖飲食是問嚫施裯疊即含垢忍恥以無辭
門庭寂寥縱枉敎垂慈而弗就甚至睚眦角口罵詈隨
之嫌怨揮拳毆辱及矣更有俗人之所不忍語而語且
津津世路之所不屑行而行之壘壘弁髦師友弊屣規
繩不信逆耳者定是忠言苦口者方為良藥片言不合
捲單便行一事少差哄堂大散翻謂禪和子法當如是
性躁漢理合如然薄勸誡為廉纖鄙周旋為搭滯進退
莽鹵動止乖違一味刻薄行心到處率略從事小有才
早見傲慢同叅偶一得寧免欺凌後學壞好名聞破正

知見六和之義全消七聚之篇永棄是稱法苑狂魔亦
名地獄種子哀哉莫救悵也何施僧號福田謂能普利
人天滋生福業也試令忖思己德固能己立立人自度
度人否如果煩惱已空生死已斷所作皆息應供良堪
則日費斗金不爲分外我當竭其膏血以申供養普勸
世人皆隨心力廣修四事投種福田使無後時致有遺
悔苟或未然則施主一粒大如須彌就彼妻孥口中減
削下來填汝貪嗔大壑此生不了便是來生即使變內
成山恣人割截易形化耳頻採酬償不知鐵丸熱啖已
經多苦於前波波查查呼號罔極者歷幾時分矣譬之

稂稗足害嘉苗耕夫至愚亦必芟棄何況緇田培養聖
種蟊賊不去定損善根今後如有斯輩混我清流致僧
海平添穢濁檀林遍起荊榛不循坦坦之途甘墮幽幽
之室者鳴鼓聚衆與衆棄之棄之者所以安我清衆也
寧曰缺損慈悲正不欲以小慈妨大慈耳條分十事垂
訓後來願各遵依用嚴法社一尊師重道二嚴律弘禪
三端正持身四勤勞顧衆五保護山林六節度常住七
職事進退八賓客應酬九務明己事十遵守成規

送圓慧兄住九華序

古之稱長老領住持者必曰道與德而才能不與焉非
曰無才與能才能不足以盡道德之尊美也大智創叢
林設爲規矩內外諸務各分莊頭首知事舊謂之十局
雖有專司無定屬臨大事則撾鼓陞堂群集會計心衆
人之心口衆人之口量學者才能與否而進退之進不
敢以爲恩退不敢以爲怨如是則能各盡其所長而無
越俎曠職之患而所謂長老者但端居丈室總其大綱
而已故據斯位也道德苟未充備乎其體雖竭其心智
以愚世而世之有智者固多逞其力用以矜人而人之
有力者愈衆冀其言發而信令出而行掉臂而使之北
面而事之皆未可必也故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

也而才能不與焉歲戊午同門圓兄將赴九華之請兄
故儒者曾執經於錫山潘氏之門悟世無常披緇選佛
得心印於碓菴老師密用潛行孤標卓立人罕窺其涯
涘前九華德公不以言貌取人不爲嚴冷絕物住院三
年緇素敬愛之每有輿居効力爭先如未逮一旦來謂
余曰梁谿俗淳善士君子樂聞吾道吾甚安之然不敢
居安以自怠方將入深山樹茅舍欲大肆精力於古聖
賢之學以圖其不朽願更舉賢者以自代余曰公所言
賢者誰耶德公曰不汲汲於名高不戚戚於貧困得之
弗喜失之弗驚其在圓兄乎於是衆僉以德公爲知人

而樂圓兄之得地咸拭目以觀其盛於此亦可徵人心之所向矣或曰此求之與彼與之歟余曰否否惟有無所求也而得之故人迎之嘗恐後斯甚足貴也已惟其無所與也而與之故人之挽之如不及斯甚足高也已之二兄者是以道德尊美而無尚乎才能者也

送朗然兄住九蓮序

才可以任重而若遺其世智足以導物而能下於人此非有超倫拔俗之姿浩然不屈之氣所志遠所就大者不能也常歎夫淺近之士擅一技負一能則不禁其匈匈拳拳以求異於世惟恐人之不我知而庸人視我也

行險徼倖百計暴其所長苟可以榮顯其身雖執鞭擁篲氣高足揚況其心所欲得哉夫夫也舉國事畀之則敗國舉家事畀之則亡家葢其生平所爭者甚鄙猥而所圖者至淺陋也況畀之以道統之重有不顛覆厥緒變亂其章一蹶至於不可復振爲後世共誹笑者吾未之信也朗兄於師門最久與余交亦最久且知之深其爲人也勤衆事而忘己躬急難則赴勇於爲善以肝膽見稱於人當圓教老人受隆恩之請如擢難時日奔走道途臨深履薄狼虎蛟龍不避至於負舂執爨洒掃應對莫不身親倡首昔人以挺逐不去爲艱而兄以湯火不渝自異於是諸方咸知圓教有朗監院者兄少以經綸斐英聲豪講席及更衣上圓教脫頴囊錐難藏其利氣足以吞全牛矣然數年來後兄而起者皆有徒侶領巨刹兄惟極力奬掖無少吝惜卒未常誇其能而逞己德恬然俯首願就老人左右溫研以盡法執此其志之所存顧肯以一技一能擅譽矜奇與呈身自鬻者可同年而語邪使其爲家國必不肯附於奸邪悖逆之流使之荷道統必能自造聖賢佛祖之域所謂才可以任重而若遺其世智足以導物而能下於人者兄其庶幾近之九蓮在前門南前朝香火地市喧塵跡所弗及洵養

道之區也得兄而主之地之幸也然未敢遽爲吾兄賀異日乘風雲騎霹靂劈青冥而飛去慈霖甘雨霑洒無極俾三艸二木均被其賜舉天下之人咸驚喜告曰圓教乃復有此兒邪掬水獻香争迎恐後兄雖欲優游樂土其可得乎是則地之不幸固當爲吾兄賀也

九華游記序

乙亥小春之玉峰遇法叔輪和尚於檀越家法叔爲言即日束裝往陵陽訪明府李公遂别去未幾春光爛熳人事變遷法叔徧遊九華而還齊同諸山會送法叔繼席靈巖陞大鑒堂說法盛哉龍象交叅人天喜慶善法

堂生面重開涵空閣芳規復振因思先師碓老人昔年繼住此山一時之盛風旛禮樂恍然在目撫今感昔不禁悲喜之交集焉進院後數日法叔過蓮峰向先師影堂設供徘徊瞻仰惟法是訓袖出九華游記一編命序而付梓始知李公之賢明九華之勝境人生天壤間不可不到不可不遊也天柱峰高而峻不可及也惟李公之賢法叔之文可及也邃谷巖深而藏不可測也惟李公之明法叔之記可測也菩薩線五釵松不可得也惟李公之教育法叔之履踐可得也婆餅焦金步摇不可定也惟李公之德化法叔之道行可定也夫是遊也不爲浪遊也是遇也不爲徒遇也物因人顯地因人靈山因人高水因人深凡物得時不遺其真九華一記千古定評所以古哲云九華之勝不在山中而在文章中也邪

刻語錄詩文集緣起序

庚午七月四日先師碓翁和尚示寂於華山真叱堂竺塢文山主受遺命交代婁東太原王護法受遺命至京師報訃督責相請焉玉峰大司寇徐公作書致玉泉老和尚亟命自公高座南還繼志師席同門上和尚有書備言始末嗣後浣和尚札云先師秘記想屬吾兄嗚呼敏膺何人也何敢當此先師示疾時不能甞藥侍奉乃大逆不孝肝腸寸裂痛恨何極又何敢當護法同門尺書面命強委而重任焉伏數日飲泣不能語再數日奔走苦辭於玉泉老和尚暨太原王護法萬不能往之故先師遺命護法寵函並感深厚別圖報德王護法乃曰世外事我且不知止於世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名曰五倫凡五倫中事毋不盡其心力行其所事所以爲臣者忠於君爲子者孝於親爲夫婦者同於心爲昆弟者愛於敬爲朋友者篤於信今我師雖居世外猶然世内何其有異於若是然不以五倫爲師強辯尤不宜如是堅執以爲高如是逆情以爲孝竊觀聖賢佛祖出興於世總不違時本於人情老於世故慈心戀戀法雨普周猶且未盡今師師命不遵佛制不就豈非大有過人歟我不甚解況今日之謂爲師之計莫如謝洪光院事如何啟奏先和尚遺本如何進呈亟亟與玉泉老和尚斟酌速行萬不宜徘徊塞路絕人期望正所謂善補過於師門者也敏膺慚怛迷悶拜受痛責慚惶無地故就本年十一月初八日啓奏南還期來年春三月祝

聖壽道場畢准行五月十一日到山設供十三日之玉峰妙喜園問先師編集事詩文語錄共出七十卷有零

翻閱數晨夕喜而不寐者三晝夜乃私誓曰他日倘有所就當以刻成續慧命於無疆報師恩於萬一也此是第一回緣起奈何蓮峰之主輿論咸歸故於六月望日晉領華山事孜孜矻矻朝夕不敢自懈倏爾風高木落山空粮絶一衆皆已辭去久客初歸人情皆已踈落惟有坐對峰頭忍餓而已每思退怯一笠千峰因懷師友諄囑相成之意不同兒戲豈可一日畏難而逃避邪由是愈堅劫石之懷聊滿三年之願叨龍天持護有靈俾三年稍增薄績三年始滿決意告休水邊林下拙守自全倘有因緣刊刻從事完我素懷此是第二回緣起不料緣力頗阻復蒙山主同門曁玉峰大司寇徐公到山輓留無路可辭隨緣且住舊門槌重整遮欄斷拂子復揚家醜住山無事聊與二三子朝晚提持古德因緣痛言先師語錄文集未經刊刻用是媿心言訖淚下值乙亥元旦焚香祝曰先師語錄文集願即有成頻叩禱切藥西堂立監院愴然心動立願募刻此是第三回緣起然茫茫宇宙相遇誠難藥西堂不避危津遠涉閩嶠蒙閩撫檀越一旦落成嗚呼此事機緣皆是先師大寂光中必然有所陰翊推助而玉成者也不然何其相遇之踈而相成之速也哉所媿敏膺德凉福尠躬逢盛事枯

守空巖六年於此雖無寸長有補於師門但自欣感刻成於目下略述緣起聊剖隱衷惟冀海内古德高賢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而今而後不復縈慮聽其所止而休焉高雲先師別號後以名堂晚年自稱高雲道者同門裒集仍名高雲堂集遵先師之意併合於古式者也

傳

賜謚高雲禪師臨濟三十三世華山先師碓菴青和尚略傳

先師上曉下青字僧鑒別號碓菴俗姓朱其先本汴梁人宋南渡時徙居蘇之吳江縣父天相以孝謹聞於里中母鄧舉二子皆不育及孕師常夢大士與語聞腥輙嘔遂不茹葷血將誕之夕夢香龕昇一老僧至於是親里爭相賀五歲就學從伯祖謁大司馬申公適公長君見而識之謂曰汝肯學佛吾當留供家園師諾之遂不歸父有難色母曰我悼前二子殤今幸得一以培佛種勝世間榮祿娛親者多矣曷爲其不可乃依古休休菴超著老宿出家初遊講席己丑退翁儲和尚以葬親出天台道經吳門時兵阻江上郡人士乃留主靈巖師聞而喜曰吾素欲探別傳之旨今得良導矣遂往乞戒充

侍司明年退翁應台州天寧之請師隨之居精進堂單提父母未生一著致忘飡寢一夕聞雁唳霜空出户凝眸見林梢月吐遂泮然冰釋明日退翁下堂師出問曰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翁曰驀直去師曰忽然掀轉鼻頭又作麽生翁曰一切現成師曰便恁麽去時如何翁曰未是好手師便喝翁曰莫亂統師又喝翁曰一任你亂統翁歸方丈師隨後至翁問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你道有多少師一喝曰是多少翁曰一二三四五師曰某甲則不然翁曰你又作麽生師曰一二三四五翁曰忽有人問你祖師西來意如何秪對師曰臂長衫袖短翁

曰如何相見師以坐具作打勢翁曰脱下衲衣痛與一頓師曰且道某甲有幾莖葢膽毛翁曰賊身已露遂與偈曰百尺竿頭捉得月百千三昧笑欣欣這回看破孃生面隻眼何曾有古今退翁返靈巖命充第一座一秉拂四衆無不悦服後出世長慶未幾移三峰學侶雲集道望愈重郡之華山晉支公舊刹也衿紳延主持已而同門昆季以退翁遺命招上靈巖三載百廢俱整撾鼓告退崑山徐學士捨園供師已未冬復從衆請再住華山師特愛其幽僻遂有終焉之志乃謝絶人事自號曰休居子題其室曰斷關堂曰高雲學者多以枯淡舍去師惟以泉石自娛已巳春

今上南巡自武林迴鑾駐蹕吴會知師名特遣侍臣賫

香入山

召見行在奏對從容極加　睿獎賜　御書欲遊華山未往詩併遠清二大字詩曰欲向青山澗壑行春雲又變曉陰輕勾陳不遣驚禪定恐礙林間碧艸生次日詣滸墅送　駕召登　御舫温慰還山復撤　御鑪瓶盒賜之明年庚午夏六月示疾諸弟子請進藥師却曰我無心住世矣爾輩各自努力勿效流俗爲至七月初三日忽曰今日立秋明日當行時一衆環立請示師索

筆書曰平日不要説今日却要説説得這一句虚空釘木橛書畢復出秘記遺山主文翁遂默然不語至初四日申時跏趺而逝諸弟子奉全身於蓮花峰下建塔文華殿大學士徐公立齋而爲銘焉已卯歲

皇上復幸江南於四月初三日車駕到山　霽顔顧問感悼不已敏膺奏請謚典伏蒙　聖恩准奏於初五日賜高雲二大字初六日送　駕關外泣請　恩綸塡准謚法即於　御舫中謂侍臣曰世外人有如此孝心不但　賜你師父連你一樣賜故蒙　御筆親題　賜謚禪師曉青併香域二字　賜華山敏膺種種殊遇乃

是先師法道感通古今無間者矣小子不文聊述芳範弗敢虛美一詞統俟諸方尊宿有所採擇焉故名之曰略傳

雪方堂圓省師翁小傳

師諱自銘號圓省新安鄭氏世族也三世祖移居嘉定南關外博施濟衆樂善是從俗指爲鄭十萬家父太學生伯仲俱庠士因國變父母遂亡家道衰落師一日跪於父母木主前泣訴出家事聞空中指示云驀直南往是汝安身處如夢夢覺疾至白鶴寺雪方堂剃落旼耐寛懷大量慈悲心熱年三十總理雪方院事雖應院無

忝禪林往來雲水槩以接待爲事上下僧行六十餘衆彬彬禮誦緇素皆以羨慕焉因寺基迫狹遂買古松房菜圃於三元殿之後肇建七佛閣七間兩事共費二千餘金正值辛丑荒旱河底龜裂諸色騰貴未免掣肘於焉畢露矣嗣後師徒星散煢然子立絶不稱怨於人是以里中檀信愈尊敬師汪朝奉明哲遂創議重建三元殿規模弘敞嚴飾完備張子石先生有六十贈言師爲白鶴寺之光百折不磨慈心愈熾一日鄰房被盜案波及悽惶無措師遂挺身任之排難解紛傾囊濟事不顧己常住蕩然烏有也平居言曰某幼孤失學不能參訪知識爲媿而今老憊枯木朽株安能久留於世乎幸有吾徒弟徒孫皆爲法門柱石苦海橋航吾可瞑目無憾矣圓教解和尚師之徒也開法京師三十餘年受聖天子寵渥諸大臣供億濟生利物教誡不倦敏膺昔年在解和尚左右輔勷院事解和尚常言秉師之教恂恂左右四十年老師徒倘我得返江南仍歸舊隱當以供養幾日爲歡膺所以服膺鐫骨不敢蹔忘遂不顧身心與解和尚周旋法門中幾件緊要事至今圓教光明烜赫道風隆盛由師之教感師之德也嬰育堂士因宗和尚弘宗攝化辟立千仞王臣問道日無寧刻爲法致

病可惜天亡至於不肖如敏膺者不足齒及何敢自外如我兩人並師之孫感師之教而無涯者也師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三芳規峻範鑿鑿可指豈可湮滅無聞於後邪是以小子纘述一二表明於世亦不敢求當世諸君子諛言冠冕以遺其實是爲之傳傳曰僧不貴乎高而貴乎眞師有弟子爲人天師而師不爲顧舉世雕僞飾眞而師不爲夥一例坦然超今越古可爲濟世之橋梁開法之先導者也

虞山定禪師傳

葢聞道備於心德敷於衆遠近遵行到處奉重若非上

乘根器曷能終身行之如是乎吾友定禪師始終如一絶無瑕念一瓢一笠寄跡人間如片雲孤鶴忽來忽往令人瞻仰不及惟有企慕而已師諱寂明字定慧晚號一目道人虞山潘氏子母屈氏幼孤共母爲命值歲荒度活無計師跪於母前曰兒小不能奉養願母鬻兒以供薪水不致母子相視忍飢而活埋於此母泣曰汝是清白吏子孫因吾未亡人玷汝從上污名邪竟不從送師於虞之白衣院爲沙彌殷勤策發靡不備嘗因疾苦多患身子羸弱朝夕禮大士百拜如是者六年經書應對不學而能年二十往弁山龍華寺受具持律五夏乃

發足參方叩明生死大事一日於青龍百和尚座下少有所得欲語於人終不能吐自知根莖淺劣不堪爲法門棟梁寄錫於白鶴寺一十五年恂恂善誘同居者無不悅服膺於此得交於師見師道心爲衆如己每對膺曰少年老成作事不苟必爲法門龍象當懷精進勇往勿與群伍虛喪光陰恐遺後悔是以膺之參訪得力皆由師之推挽指示焉師天性孝友奉母終養晚年同余北上省解和尚於圓教輔弼有年無不盡力北京人稱謂南蠻子好佛心此其熱中道念到處皆然正所謂始終如一者也余繼席華山師留圓教乃向人曰道交有年自和尚初主叢林鯁直無僞某雖老朽決當助一臂力遂附舟南還至宿遷病作到山半月愈加危篤乃謂余曰我願不能償矣有盃資幾金留常住公用勿爲我費言訖合掌稱謝而逝嗚呼師之行履不失尺寸隋珠趙璧怎能爾並世壽六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四歿於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初五荼毗初八塔於吳郡華山左麓立小傳貽後世云

白鶴寺三緣堂禪師正持印公略傳

禪師法號正持諱心印嘉定人俗姓趙氏世業耕讀以德傳家父母早世師幼孤清貧六歲投白鶴寺三緣堂

爲沙彌稟質慈良根性純厚不爲外物所誘居於應教不染時習夙懷尚志及壯即棄應教往華山求受戒法因山中事阻不獲開期本師先和尚見之乃曰此子純厚非近代學者可比即令敏膺賫書送入鄧尉叩老和尚座下完戒復侍先和尚巾瓶參叩已事不露頭角始終默契因白鶴寺師徒再四勸勉先和尚慰諭曰參學做工夫那一處不是得力處遂禮謝歸寺未幾結茅養靜痛念父母宗祀乏人值兄病故遺一侄尚在襁褓不能爲活師乃深心顧復得以成立有後焉久之復任常住事見房屋頹圮不蔽風雨發心修葺罄竭鉢資嗣後

遭逢研公淨翁遷化以盡喪禮恂恂訓導上下睦然包荒周給靡不受其恵澤絶無流離孤露者堂構依然規矩肅穆上以陰翊師長隆盛下以教訓徒衆成立平居無事不大聲色誠所謂德修於身名聞於後者也余與師同學同叅交好四十餘年及奔走南北從無間然洎辛未余領華山院事掌師枉顧勸導數數輔佐遇掣肘時必掌其提持紀綱謂余曰爲知識者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余見其心靜氣和誠言相誠勉由是銘心鏤骨刻不蹔忘因師長抱微疴不能勉留山寺爲衆綱維甚可惜也己卯閏秋七月十有七日脫然長往遺言教誡表散衣資勿論親疎均一無二焚香告虔擇時入寂於十九日封龕顔貌如生香風滿户豈不是其一生定力所致歟余乃山林鈍人爲衆匏繫遂不克一視病鄉聊盡道誼之好忽聞告寂傷感何已捫空捉響徒增悔恨者矣師世壽四十七僧臘三十一夏遺龕三年擇吉豎塔焉故作略傳云

香域自求膺禪師內外集卷十四

門人[illegible]等編

贊

世尊初生像贊

莾鹵翻身脫褟胎那知毒棒劈頭來而今痛定重思痛却悔當年口易開

文殊大士贊 全身佛字寫就

通身是佛脫體成文道已存乎目擊教豈藉於返聞尊法王之輔弼稱大士之儀型智足以統持三藏德足以覆被群靈妙吉祥之名號洵無虛設清涼山之景界幻爾居停誰過相逢存妙手狻猊項下解金鈴

普賢大士像贊

如來長子普賢願王刹塵依心毛孔舍藏體即一真全法界理我欲贊揚從甚處起山花似錦磵水如藍眼聲耳色儘好盤桓唯此大士脫離諸見靜三昧中時時覿面白銀世界一亘晴空千秋萬世一念能容

觀音大士像贊 福徵道者請

最勝慈悲大導師普門淨聖觀自在誓深如海不思議神通方便無能及善應隨宜說法身拔濟未來越塵累於苦惱死厄難中爲作衆生大依怙我今常念勿生疑

願速滅除諸有苦誓依菩薩爲本師念念具足菩提道
觀音妙智常現前三昧辨才人罕獲廣攝羣機入普門
慧男定女咸充備惑業銷亡體性圓淺深同到如來地
阿僧祇刼贊莫窮是故至心應頂禮

觀音大士像贊 朱母陳太君法名聖壽請

菩薩具慈悲應現如明鏡憐憫諸衆生救苦并救病厄
難悉蠲除諸佛同清淨朱門陳太君自少知天命皈依
佛法僧念念超凡聖五福壽而康誓願無窮盡教子爲
好官始宰宜黃令教子成功名丸荻古無並一門是善
良朝夕秉慈訓四季免災祲八節增嘉慶惟願大慈悲

有求皆感應聞名及見身舉世咸恭敬是故至心禮洞
悉無餘蘊歷刼不壞身同證如來境

送子觀音像贊

體備圓通自返聞弘慈善應故超羣眼看天上麒麟種
雙手擎來付與君

達磨像贊 筆椽請

只這一尊諸佛不識五葉蘆花蹋翻消息不說祖師禪
誰道白拈賊咄咄分付渠儂著眼看遊梁涉魏徒狼藉

天童悟祖像贊

兀兀熊蹲眈眈虎視伎倆全無寰中獨據贊也從他贊
罵也從他罵拄杖活如龍終古令人怕靠此若須彌至
今放不下服菴無事人肯入這保社平生愛簡點諸方
莫怪背地說冷話

三峯漢祖像贊

贊到無可贊處重要兒孫開口若將佛祖商量一似枷
上著杻寧可當面塗糊切忌外揚家醜

靈巖師翁老和尚像贊

獅子翻身象王脫鎖過量英雄不入衆數撥開從上要
門那許諸佛作祖咳唾落九天之雲濤掉臂轉衆生之
疾苦險絕處示現橋梁護法時身爲樓櫓蹋殺有主精

靈掀倒無明窠臼偶來幻化人間本是天宮彌勒

華山本師老和尚像贊

斷生死關運不欺力今古同遵聖凡莫測抑逼將來黃
金失色信脚蹋翻般若門傾湫倒嶽無涓滴要使諸衆
生彼此亡恩澤
天子諡禪師諸侯稱佛日

伏魔像贊

萬古綱常一力持漢家基業竟難支生平心事何人識
秖許青龍偃月知

先考侯選陳府君像贊

居心落落敦厚崇禮教子義方一飯三起周人之危濟人之急侃侃鑿鑿了無擬議譬之古琴而乏俗韻譬之寒松而無妖花故先生平居處境順不以爲樂處境逆不以爲苦一片良心超越今古小子罔知舉筆義墮藉此奉持如蘭木塑祭祀春秋拔瀝情愫

素心李居士像賛

心慈而貌古非近世之賢豪德重而力行爲當今之師範探玄高論常驚白足緇流點筆波瀾絶倒雕蟲小技究幽明之一理早悟浮休等愚哲之齊觀頓空夢幻昔年高致頗多近日風流絶少未識素翁之面徒增企慕

之思欣逢令子不匱孝思伯兄繼述油然薛鳳之紀綱仲弟承先宛是荀龍之韜略古今無間血脉斯存他日者龍鳳呈祥爲封爲贈榮還千秋猗歟盛哉又非山埜之所能阻抑者矣

涵孟張居士像賛

志大氣剛心雄腸直居塵不染塵至德不自德功名同敝屣輕颻夢幻如空花遠擲舍元殿裏莫問長安解脱場中逍遥獨得本來面目儼然存不用循行兼數墨龍華會上已標名個是當來善知識

槎溪張姑丈爾寧先生暨姑母陳太孺人合像賛有序

嘉定南二十四里有鎮曰槎溪相傳漢張騫乘槎於此故名歷千有餘年子孫蕃衍况乎神仙逸士往往出於其間不可勝數乃姑丈張姓豈非苗裔邪姑母太孺人賢能孝謹聞於里中不幸逝世多年姑丈今年准七十三子四女皆已婚嫁成立怡然物外日以課經博濟爲事近來山中結飯僧緣出合像命題余乃幼孤失學罔知文字固辭不敢姑丈再命勉爾搦管爲之賛曰

天道無親惟德是輔一念不渝超今越古導世芳規何

勞斤斧夫婦純完中流砥柱男婚女嫁崢嶸門户安分自如仁懷徧溥老不歇心惟親與祖孝行頗彰不入衆數慷慨維持周旋商賈閲盡滄桑不言甘苦介壽古稀精力如虎燕翼遺謀龍蟠鳳舞福壽康强神仙隊伍不識不知永錫嘏祜宜爾子孫千秋繩武

鎮國山菴老和尚像賛

高坐無言説生滅何生滅事事不隨心言言皆合轍這樣老古椎供養幾時歇別別千秋萬世眞豪傑

性覺道影賛

辭榮割愛絶俗超群墮三寶數名聲普聞隨流得旨寒

瀉石橋之瀑順緣應化閒看華頂之雲現瓊樓玉殿於剎灰莧艸挺霜松雪柏於法苑禪扃洵矣僧中之善導猗歟世外之英靈

鏡心道影贊

關弓射虎少年遊氣宇眞堪萬户侯一自翻身裂塵網英雄作佛更何求

研幾禪師像贊

目擊意消神潛骨勁游心於第一義天托跡於定光化境晏坐而佛事雲興無爲而門庭自峻何煩折葦渡長江百八輪珠傳慧命

岳來與書記像贊

打從南嶽來親見我師面授記甚非常顧名應履踐博古要通今佛法時時見道德在其中猛力須堪薦勿爲因循之光陰過如箭喜無狂躁習幸有三餘羨一旦豁其源已失孃生面已事何愁不解人山河大地從心轉

無縫塔贊

不論三文兩文何翅七尺八尺巍然高峙雲中天下衲僧執則欲憑開鑿功勳要驗兒孫得力臘月蓮花又一枝靈山古佛光明赫

銘鐘贊

稽首十方佛法僧天龍八部護持衆我今說此眞實言惟冀垂慈作明證願此鐘聲所至方咸聞離苦得安樂疾發菩提廣大心度脫一切有情衆如佛圓音無不周隨類聞之皆得益四恩九有及三塗齊入法華三昧海我昔所造罪福因惡業消除善增長洪音震覆無盡時同證圓通獲常住

拈香贊

眞香妙無際悉由戒定生方便勤莊嚴解脫成無漏法界蒙熏聞同開佛知見一如十力尊五分咸充備

妙湛自聞大師像贊

信得自心是佛本具寂照眞常圓融周徧無彼無此在聖不增一念普觀無量劫在凡不減無去無來亦無住皆名第一清淨均攝性慈平等弘宗衛護說法度人在在得所處處逢源所到之地咸起敬心香花供奉各盡誠仰故 賜謚高雲禪師先師授記曰圍繞座前諸弟子殷勤請法問三生今者師道益尊慈心更溥扶起臨濟兒孫不露末山頂相此豈淺根下劣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

靈瑞靈捷大師像贊

密運金剛寶劒全提祖印高懸智過曼殊功超妙總平

居無事展拓胸襟稱性所談無非實相漸將諸佛本源拋撒微塵國土隨順修持起止無染誠所謂開權顯實之導師末法指迷之慧炬者也行看祖燈標式人人瞻仰踪由慧業傳持箇箇崢嶸頭角不同流俗阿師豈比尋常智士者邪

畫贊有序

楚黃張調甫居士持畫軸來洪光余展閱之見一人弊衣徒跣引車前行中所運載妻子眷屬乃至雞豚猫犬筐筥錡釜世間器皿無不畢備旁行曰大乘菩薩嘻三界畏途甚於湯火餘小乘輩奮勇

爭先翻然高蹈何暇復顧其後惟是大心凡夫不捨一法不取一法平等行慈爲不請友是諸衆生眞歸仗處以不捨故妻子塵勞即如來種以不取故歷劫辛勤無有疲厭此固非小根小力者所能任也拜手濡筆爲之贊曰

眞淨妙圓豈拘名目衆生無智閉於痴獄人我糾紛色聲馳逐惟妻與子皆爲桎梏不了目前妄病日篤小乘知醫罔知用藥如人虛羸投以尅削喪盡眞元詎非大錯有大乘師深達法性五欲昏衢置此寶乘荷負牽輓護持慧命譬秦越人能治衆病炎涼甘苦佐使君臣一得其當起死回生我爲贊語如空谷音離婁罔象不可追尋

慧徹法姪禪師像贊

慧性無住徹法源底三千歲絶無所倚五十春豈染世緣展開佛面契文殊之大智已復初心劈破玄門行普賢之妙行並無別體金針密運似霜嶺不傳之秘玉策頻揮繼末山高蹈之踪縱橫得所通塞無餘宜爾子孫千秋奉重

自贊癡一能請

既愚且魯不識不知一例放頑將何所止遇患難而弗

苟避對佛祖安肯自恣恂恂然遵遺命於九鼎亟亟乎溯淵源於一絲人謂之智力有餘我謂之鈍根不少設問爲人乎爲己乎你且將何所酬咄但求無媿於心豈能盡合人意

自贊立古存請

終歲遑遑一無寧止寒暑到來絶不相似懸羊頭於帝里有口秪堪掛壁賣狗肉於江南無心自合眠雲高價莫酬半文不値夫是謂之乾打哄白拈賊撞著小厮兒頭腦痛不徹

自贊明載旭請

長年枯坐窮巖終日打眠絶壑飢飡渴飲被何所縛一任諸方縱橫卜度便画圓相曰兩澹煙濃柳岍春陽江山翠更撩人不圖面目依然在賺却漁郎又問津

自贊珠戒清請

青山自青白雲自白青白塗汚主公不識仔細思量眉横鼻直總鐃伎倆通天到此形分影質任人呼任人罵坐斷頂顭誰不怕從來計較絶分疎額上圓珠腦後挂

疏

華山知浴疏

叢林所宜辦者道也道未明而先飲食財貨之是急豈道人本分哉然又聞道在稊稗道在屎尿必欲棄日用而求諸遠抑豈通人之論乎知浴之設昉於百丈其所司甚緐夥實肩庫司之半故視叢林之豐嗇唯在知浴之當與否耳苟得其當則司事者無仰屋之吁辦道者有專心之益是以一人之身而備衆人之所宜其有功詎不偉歟故於其行説偈贊歎必有大心檀越爲成就此勝舉偈曰古有開示十六人隨縁入浴明眞因旣不洗體不洗塵湛然常住獲法身全機大用手縮伸頓宣妙觸超同倫香油燈燭布與巾堆盤果蓏生芳馨白糖紅荔兼烏薪賦歸來兮錯然陳供養不揀富與貧受用飽滿人人欣神通法爾難爲詢唯證乃知力用親大心滿足同能仁福澤廣被諸含生令離五濁日自新菩提妙果從君掄

托鉢募齋疏

佛制比丘日乞食以存活夜則棲止冢間樹下攝念禪思不許耕磑舂磨手自作食恐其妨進修而費時日也故比丘名繙乞士外乞食以資色身内乞法以資慧命缺一於斯事理偏廢於道必不能致徒來識者之譏耳蓮峰爲域内法窟禪侶奔湊常不下山幾及二千指雖有田可耕穫有山可樵採歲討所入不足以供十分之一二是以僧皆持盋丐四方冀得儋石以助法輪之轉然登高自邇行遠自卑未有將從事他鄉顧反捨近地城中之行自不容已遠徼香積或憑長者神通定設伊蒲等是檀那義利望福田而播種勿讓誰先攜警錫以前驅重圓佛制

募葺靈水菴疏

京西之野有靈水菴者羣山繞翠萬木籠煙人跡雖通不類城闤市雜鳥聲常在渾疑壑臥巖棲近者定生上人卓錫其間漸增規置但苦虛檐罅辟不能禦風雨憑陵荒圃閒田直欲貰鉏耰氣力揣摩未就脩葺難成乃

有同事禪伯發心募化冀一鼎新因思三寶爲世良田里中有一精藍便稱一方福蔭可使之乞食空盂安禪露處不能久居移錫他徙信男信女曾無向善之塗魔子魔民易啓誘邪之户具智慧人必不然也故歷朝盛典聽許僧徒營建塔寺其意在陰翊皇綱慮甚遠而功最溥也豈止爲圓頂方袍之客爲謀生計哉故敢援筆數言爲長者告

募米齋僧疏

老子枕中記云吳門之西有花山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相傳曰華山是神山也晉支公道林禪師卜居於

此遂成叢林至我老和尚從三峰靈巖退席以來一更新之衲子憧憧往來常不下二千指而齋厨屢空菜腹恒枵一遇歲荒則厨煙幾冷以寺無出產不得不仰給於檀那爲衆而祈有年也今歲豐稔倍常施者尤易勿謂緇流無厭來者難乎其繼昔人云我是貪功德無厭足者則寸金粒米投入大願海中皆可稱成佛正因無上最勝良福田除三寶無別下種處也樂福德來當從事於斯

善新兄結茅疏

蓋聞常行而不住者非也常住而不行者亦非也非而不自知者更非也是以從上尊宿舉止顯晦皆不失其時候焉我先師確翁老和尚首度弟子善新伊兄叅歷多年見識高卓年將垂莫瓶盋翛然躑躅道途終非了事徑做大梅之芳躅勇期小果以自居一把黄茅終身活計敢告仁人君子亟宜相助有成他日者一炷清香二時功課豈非仰醻檀度之盛德者耶

合流山門疏

兹啟合流西山名勝東土精籃堂構燦然廊廡畢備流泉竹木無非佛性莊嚴鳥語山林總是眞如境界舍一法不是全提妙用拈一事何妨著力勇爲合流向缺山

門榜樣住僧近發最上勝心仰叩高門襄成盛舉標名合式千古流芳目擊道存萬山瞻仰譬之華服通身冠冕豈能缺少哉

募刻語錄疏

事有可已則已不可已則不可已矣理若貫珠明同杲日先師確菴青和尚四十年橫說豎說言滿天下蟲書鳥跡遍寰區以致一點一畫直指人心見性片言隻字鏘然玉振金聲庚午歲不意先和尚一偈歸眞門墻衰落屈指五稔諸事缺如痛哲人之已往眞諦罕聞歎著述之猶新法容堪遇獲圓珠於罔象握寶鏡以重輝

非在跡求可以悟取是以同門編集積有歲年久欲刊就孤掌難鳴今有二能古存二公曾侍先師函丈嘗懷敎育深恩一旦洗心誓願募刻流通恭持短疏仰叩高門冀集衆緣以襄勝事或宰官長者或宿德後賢或秉戒於師門或受恩於足下各自爭先出手大家扶起斯文俾若見若聞了然無惑於法於義開示後來如說而行令法久住先師之慧命長存愚輩之終身感戴三復斯言敢告同志

又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人間四事不能過也山頭先和尚

說法垂訓雲行雨施雖不許人掇拾玄詮以資舌辯唯望學者自闢悟門續佛壽命然上智之士始可向文彩未彰已前領略圓旨降斯以往寧免因言會意循跡求人者乎欲登梨棗以授將來非藉檀金終難蝕木雪山半偈不惜全軀少室安心遂忘左臂古人之芳範具在末世之正法難聞略捐夢幻之錙銖便成般若之舟楫迷津立渡覺岸非遙功不浪施福難備述

錫山徐居士募筆墨書襍花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法界圓詮如來極唱醮海墨而難書一字算河沙而莫殫奇勳唯大士得膺非小乘堪授今某居士夙具靈根示游塵網擬叩佛華之室將登善友之門楮先生價重洛陽諒非寒家得致管城子功高蓺苑願從長者俱來謹勒數言幸襄勝舉

募米疏

大江以南有叢林曰華山自晉支公開山以來及唐宋名位知識後先說法於此至明成弘之際漸就頹廢而法音不復振矣我老和尚從三峯靈巖來兩憩峯頂衲子雲屯蟻集遂稱第一法社但峰巒峭拔寺無恒產往往以衆多食寡爲憂持鉢行乞靡間寒暑司事者以不能坐視衆飢恒奔走於道路法開禪子乃能爲衆竭力

舍近取遠問米價於廬陵請鉢飯於香國爭先出手當有知音助轉法輪莫斯爲最福德又豈虛空之所量哉

華山正殿改塑大佛裝金疏

夫如來法界遍剎土中有不可思議而成眞實功德者是處皆然也東震旦國莊嚴佛土像設奐然皈心肅敬聞見樂從所以裝金造像莫大功德焉吳郡華山禪寺晉支公道場傳沿歷代興廢靡常近來我先師確翁老人稍加營葺尚未完備向供古佛三尊身長餘丈端嚴好相瞻仰增敬祇因歲深月久金光剝落如貧士遇冬裸無衣具能不爲之寒乞邪故叅禮之士往往愴然而

返益因有其心而無其力者益因有其力而無其心者所以因緣會遇亦非小可哉兹惠迪禪人矢願有年發心募辨第木訥椎魯未善説辭徧告善人君子此其不量力而行然不量力而行似乎不可思議而成眞實功德者皆合於如來法界也是以略弁數語表而出之若大心檀越一肩荷負脱體莊嚴其福德不可思議故爲之勸疏云

深禪師化文書疏

靈山四十九年不曾説得一字東土千七百則公案何嘗動著纖毫好語雖然上碑此事終難入板點畫撇捺

須看取文彩未生已前半滿偏圓當會通指注莫及之處藥嶠用來遮眼達磨將出印心先聖既有風規後賢寧免倣傚深慈禪師好學不倦秖志可嘉擬憑筌以得魚肯守株而待兔欲求大寶須藉高檀白璧黄金苟能置之身外黄卷赤軸便可贏來掌中果若獵相剽名必也悟門障塞倘弗承言滞句定然心地光明淨几閒窗正好消磨粥飯落花芳艸更宜開豁胸襟

玉峰沈居士寫經疏

此大經者乃如來根本法輪出世因緣罄竭於是然非上上根性如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不能領其大全降斯以下徒有望洋溟涬而已故曰積行菩薩猶曝腮鱗於龍門上德聲聞咸杜視聽於嘉會信不誣也是以勞煩長者𣏌珍著㢢方便附近漸教令熟然後付以寶藏故阿含方等諸教不得不次華嚴而興起矣逮至法華會上引入佛慧亦不過了却從前未了非於華嚴之外別增一法另添一句爲眼中金屑已也故此妙典不共諸乘如法華露地之車如涅槃塗毒之鼓有聞即喪是子皆乘勿墮聲聞之手唯當大士之心凡讀一字或書一句能解片義能燭少文等高出諸人一頭地並可與諸菩提薩埵把臂共躅况乎解甚深義書滿全部者哉吾

於沈君終不敢以小乘人位置之矣雖然更有一個凡不能晉聖不能拘且道置伊向甚處有人道得許伊親承華藏覿面舍那窗上但書窗字壁上但書壁字不勞轉換眞境全彰試就筆端徧遊法界

香域内外集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釋敏膺撰敏膺蘇州花山翠巖寺僧是集乃其弟子聖藥等所編外集詩文凡七卷内集五卷皆語錄偈語

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

〔清〕方觀承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四年刻述本堂詩續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提要

序

吾鄉方宫保恪敏公以經濟之才上輔
聖治膏澤被萌庶功業垂信史而又秉受異姿嗣
增家學作爲詩歌超軼閎肆自進於古蓋以名臣
而兼詩人之盛者也公自少即以詩名壮窮徼塞
南涉江湖其詞多沉鬱慷慨固古人所云詩以窮
而工者然詩人之情詞因時而變易朝野窮達各
有所宜豈必盡出于窮愁而後工哉公之詩舊已
刻行世者有八集其七集皆雍正以前之作至乾
隆以後官位轉登淳意鴻文上荅
天藻政事之暇亦間自搦翰吟詠而已刻者紫燕詞
一小集而已自丙辰以至戊子之作别為薇香燕
香二集凡五卷藏于家今公子南耦尚書將赴閩
越督軍過江寧出以示鼐鼐竊論
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悲壯晚遭恩遇叙
述温雅其體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今公詩前後分
集頗同他山其述情紀事直達胷懷自能兼包古
詩家變態亦無愧他山也然他山侍直頻年不出
禁闥公則督領畿輔遠使龍沙障決流以奠民生
籌過師以助

聖武忠悃感奮之志憂愍篤至之忱舉見詞間存諸續集非第如他山紀恩揚美而已論公詩至是當以匹唐燕公曲江之倫故曰以名臣而兼詩人者也鼐家與方氏世有姻親公與家伯父薑塢先生相知尤密於鼐為丈人行而鼐昔里居公居江寧鼐仕京師時公又在保定竟不獲瞻謁階砌今南耦尚書將以公後集付工雕板俾述為序鼐不辭固陋而輒為之蓋以攄平生仰慕之情又以發海内論詩者之意也嘉慶己巳九月同里後學姚鼐謹序

述本堂詩續集目錄

錫宴作樂
賜王大臣等佩囊有差紀
恩述事得十六韻
重九日蒙
賜内苑新棗恭紀
恭和
御製閱滹沱河隄工元韻
蒙
賜御廐青白馬恭紀
蒙

恩於河南
行在頒賜寧綢絨領恭紀
蒙
賜哈密瓜恭紀
恭和
駐蹕梅花亭因繪梅花小幅并題以詩
御製元韻
恭題
御製梅花小幅敬誌八韻並呈協辦大學士太宰
梁公少宰彭公少司馬劉公

御書唐臣宋璟梅花賦
命鐫石梅花亭北廊即以
御筆
賜臣觀承恭紀長律
御製墨梅一幅題詩四韻
命鐫石位於梅花亭之北廊西壁
御筆即
賜臣觀承恭紀四首
次韻圓津菴壁間舊句示諤然禪師
庚午除夕讌集次韻

乾隆辛未正月十三日恭逢
聖駕奉
皇太后南巡江浙臣觀承謹率屬扈
蹕至景州紀
恩即事
恭和
御製命臣加賑去歲被水諸郡縣詩以言志
書賜元韻
余在浙時嘉興蔣鈴用白描法爲寫小照
裘叔度詹事見之謂白描終難求似如

寄巢兄南墅初成作詩索和叠韻寄答三
首
東鹿傾井
長城嶺道中
古蓮花池十二詠
春午坡
萬卷樓
花南研北草堂
高芬閣
宛虹亭
鶴柴
蕊幢精舍
藻泳樓
繹堂
寒綠軒
篇留洞
含滄亭
集歸去來詞字題程雙橋京兆南陔松菊
圖時京兆將有養母之請
再題雙橋南陔松菊圖即送其歸養

阜平道中
正月八日勘道長城嶺次梨雲館遇雪
自龍泉關上長城嶺望五臺作
携者兒迎
駕叨蒙
恩渥銜感成詩
泛舟蓮華池和少儀司馬韻
蓮華池紫藤盛開同賓從往觀歸而幄讌
酴醿下因出惲南田畫藤相評賞追次
張少儀司馬藤花舊韻諸君並先有作
臨漪亭牡丹
詠白牡丹
唐縣道中
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畿南往返連得
遇晤即事賦贈四首
東淀隄溢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至文
安即同臨視奉簡三十五韻
中秋對月
錢香樹先生入
朝與九老會招余於令子東麓秋卿邸第小飲賦

男維甸謹校

述本堂詩續集

桐城方觀承宜田

薇香集

望西山作

朝望山光青暮望山光紫片雨過前林塵清目爲洗不聞鐘磬音時響玉泉水巒光延綠蔭五里十里遙苑柳多映帶山松常孤高冠蓋日有遇幽人不可招陰壑生涼風往來吹衣裾閒雲不相待我亦勤所趨塵汗忽盈把慚愧山中癯

賦得山鷄舞鏡余舉鴻詞科未與廷試擬作此篇

天邊彩暈翔朱鳥鏡裏花冠擬翠鬟禽經首有彩毛爲山雞自愛不須臨水立人憐忽現舞衣斑雀屏命侶情何限蟾窟梳翎態自閒勃窣嬰姍金距健鈎輈格澤翰音巒依稀翩鬬坊名錦南越志山雞善鬬生長崖棲石照顏詎藉淮南丹五色由來魏闕殿中間鸞雲曉簇重輪側雉扇星移會弁班衮蔚緗燁光莫定臺高奩轉影猶攀霓裳度月衣爲羽洛浦銜符玉映環用玉雞洛水銜珠事潭水鴛鴦嬉宛轉菱花鷗綬度迴還仲將作賦才難盡崔護成詩畫一般崔護有山雞舞石鏡

詩文采莫教徒自炫好依鳳日翥丹山

東園芍藥應教

爲艷名花直砌寬眞宜浴鵠與棲鸞色深寶髻三千隊香透春衣十二闌舊藉雲根爲近侍易沾露蕊傍仙官秖令歲歲宮黃側不肯花時後牡丹

東園荷花應教

錦濯花明葉覆緗鶴洲鳧渚任香飄風欹一綠微兼浪岸引連紅不避橋太液池分天上水畫船人起月中橈瓊房數朶前溪影乍擲梁園雪未消白蓮蓋僅有之

戊午元夕雪後

圓明園

賜宴百官觀放烟火恭紀長句朱子全書載有婺州人周四會放烟火唐仲友招喚來此以呈藝爲由又趙孟頫贈放烟火者詩云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燃燈清晝同是烟火之戲昉于宋至今婺人猶擅其技

輕陰雪綴蓬萊宮玉山瑶草羅房櫳微垣近夕延虹駕瑞氣充宇起燭龍羣公拜舞聖人喜堯蓂生階陳寶扆仙韶一奏動林巒彩仗叢輝班劒履紫榆司爟拜新華截竹攢蘆裹絳紗蓮臺吐焰菩提座菊盎噴金處士花環照盤麟與芭鳳仙魔列隊虬蜺控五蕊眞從百鍊成大毬合是南州貢却望崇隆萬目燈穿珠編貝自簾屏嫣然玉女投壺罷一幅銀河挂夜星夜星炯炯嘘蜃市滄海六鰲常照水紅蓮湧地舞波迴畫衣綵袖空中起起同牆進拜嵩呼太平萬歲字成圖朶雲不散通明殿鈞樂微聞導夜珠須臾光景復異狀掣爍金蛇走空曠寶氣霄騰劒縷痕赤城標舉霞千丈雉排赭壤位中央鶉畫旌旃色五方飛矛擊礮勢始振枉矢絜弩機皆張木不摩兮石不軋飛廉赤熛相奔發陽煇舒榮寒盡除驚雷起蟄萌俱達

宸遊布令嚮南離萬國朝正受福時單于䑓獻龜茲舞沼魚囿鹿同馴怡佛圖澄自西方至蓮花金粟身前世春燈指共佛燈明經聲唄入歌聲細蒙古諸王與番僧[illegible]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俱列帳豹尾外番僧向夕梵誦如常曾傳王屋瑞流烏歲政宜修火德符祈墉鑽燧周家法願頌豐年享大酺

西園上巳次胡泰舒舍人韻

曲水依芳沚高吟朗玉宸新晴元巳日舊節乍和人岸草遊痕淺宮花

畫漏勻良辰在休沐祓濯亦閒身

清明雨次韻

雨暗春庭曉塵清治陌遊思鄉人上冢望遠客登樓淺草雛新雉殘花拂故鳩風光迴老眼何處綠蘋洲

春盡夜

花淡韶林鶯語稀由來此地儉春暉極知近候晴猶好未免關情送却歸濁酒不隨香炧盡遠鐘漸動曉風微故園有夢從誰惜濃柳江城絮正飛

孫曉村第四小女禮致謙稱誼崇父執成

詩二首爲餉並示曉村

拜起意謙謙情文兩不嫌家人占有喜嬌女句初拈淑質蘭兼玉清思絮勝鹽而翁憐愛最更許老夫添

鳳池退食慰情良每愛明珠置座旁楚語半含京國諺在家新效白兒粃擎來玉鏡原姻婭話到金陵亦故鄉他日烏衣隣舊巷椒蘭並挹謝庭芳曉村有僑居白門之約

題張渭南舍人課耕圖

爲農亦多務綢眼事等閒結廬地何許貯此冰雪顏相逢故鄉人爲畫故鄉山故鄉有茅屋位置山田間推窻田在望野老相追攀喬桑坐嘉蔭流水話潺湲晚禾青可藉早秔香倍餐陂牛下日夕林鳥倦知還君情秘餘慕我夢常相關青溪亦幽築數載別江干江田賣未贖贖種無飢寒艱難計倘就歸路尋烟鬟龍眠宛舊逕遲爾逢萊班

己未元夕西苑寓直 馬次周注史潘在田侍讀同作

雲移壁月輝春苑樹繞銀花啟御筵出蚌珠懸瀛海上如龍火照赤城邊兩逢令節香添夜一聽歌聲夢欲仙勝侶分曹吟綵筆九

華燈裏競新妍

題畫犬

齊人夙嗜獵終日不得獸犬劣將奈何疾耕以求富富能致獹淖用呂氏春秋語庶足駒原囿吁哉一微物志意殊難就誰令丈席餘如牽百里走上質非裴飽視日評非謬爲擅逐麋能顧兎不輕躲豈伊南獄產恆從北地購闘君行倚杖何用鷹鸇副看君坐無塵安警門戶吠愛此雄猛姿未損縚鈴舊支遁昔在山神駿乃在廐

從相國西林鄂公視河至碭山當燈節夕

草使君出瑞雪圖見示即題四韻

三年不見杳前期問訊河千作吏遲入境隴雲歌麥秀披圖瑞雪繪春詞一尊館驛歡重續九曲乘槎遇亦奇欲采風謠酬使節高名許和相公詩勛草有和相國題雲水書屋詩

五月十二日舟次德州時雨嚮夕入夜轉甚枕上成詩

低雲度夕陰乍觸帆檣近迴風復枉渚塵喝非曩境欲雨鬧微腥驗氣水鄉勝猶虞暑魃虐未授魚龍柄蓬背忽有聲灑然入清聽暗增理楫喧暇審

林飈定滌露吮九天一夕蘇我病燈前清夜徂醒後寒響動為霖信真宰太息關民命未增河水尺已揠田苗寸憶昨歷平原行李霑新潤䁖予一葦航又食德棣鉺炎役兼五旬兹邦詩再咏暮春過平原有喜雨詩嶽靈沛崇朝千里施未盡曉起望神皋屏翳策遐軔

七夕

綺節豔鐵樓初欣宿雨收閒雲能讓月遠漢自橫秋攬袂虹垂浦吹笙鶴度緱獨憐塵想在鄉夢託吳舟

西園寒食次孫曉村舍人韻

踏徧晴雲溯暖流更逢鶯語弄春柔紫薇勝詠傳仙苑絳蠟輕烟散綺樓棨領新香邀賜食花簪短髮笑盈頭江湖魏闕情何恨莫使鄉心起暮愁

孫曉村饋新蔞走筆奉答

筐篗盈寸綠嘉饋掇平沙念我食方淡因君味更賒芹泥香滿握荻岸水新芽想到春江路鄉心一箸加

雨中桃花次韻

武陵溪畔本無塵雨重烟低別有春濯錦倦時歸浣女題門濕處到詩人已愁酒對凝粧晚猶恐風飄入夜頻夢去秦淮憑問渡香添一棹水痕新

同沈泊村中翰過佟氏瑞園

雨深苔路淨病起葛衣輕几榻無餘事園林到晚晴野花閒自媚水鳥喚多情乍覺荷香近初廻荻岸橫

葦曲花常好平泉興若何綺羅如故在樽酒孰爭多屋老穿藤出橋危墜石過荒寒餘客思跡擬舊烟蘿

君家苕水上我憶古青溪對此成幽隱何年別故栖人生展幾兩暇日手同携試唱新詞好休令歸夢迷

仙源

仙源遥引十洲長曉日空明貝闕凉已見恩波涵荇藻會聞香芰紉衣裳爲郎白首羞窺影有夢青溪黯憶鄉咫尺宮墻流度後人間原許問舟航

雨後夜坐

雨歇郊園暮窓開野色青歸雲不礙樹淺水亦涵星茶熟兼花氣詩成託灝靈凉宵秋得似的的度流螢

對月同蔣希元舍人作

月到將圓夕風生欲霽初雲光自閶闔花影已庭除對客忘巾幘高吟豁綺疏最憐供一笑鐘鼓享爰居

西苑荷花

雨過池荷漾碧瀾鷲鶩鸂鶒各相歡舟邊不採花常早天上分流水更寬別院紫薇香近岸（地隣内閣）如船仙槎玉爲盤趨晨有客貞多幸朶朶瀛洲帶露

看

爲姚三崧太史題畫（蔣質甫學士茶花嚴軒戶曹蘭張晴嵐侍講牡丹吳明經墨梅合繪成幅）

風吹百卉競春心造物之技癢畢陳一花一命疑所受各出手眼相鮮新吾鄉太史發奇思膠綵續簇呈華春金閨碩彥玉堂暇顧吳衛陸殊常倫寶珠不列旌檐隊鞓紅別與蓮苞隣蘭清梅古輒吟筆以意寫之尤得真午花成竹各異態倪黃合作矜世珍寸心大化劑深淺脂痕墨暈皆神存春華庶子擅芳郁洛下第一姚黃名筌稱富貴熙野逸春屏移入蓬萊雲倘共論詩審工力昭容題處應逡巡

夜聞鶴

鶴聲遠近不可即靜夜朗朗吹天風濤籟合出珠樹上寂卧如聞江海中西巘閑雲恣羽翼丹崖秋月依房櫳明朝有意訪幽躅道逢白髮稱仙翁

松安禪師自塞外負二親骸骨歸葬吳門過京師爲之感愴賦詩

不是逃禪學打包二親遺骨裹邊郊可憐鶯嶺松門路忍聽慈烏覓故巢

觸深悲涕灑遙天有恨難銷漫十年相見不忝曇
貝義與君俱廢蓼莪篇

一度相逢一愴吟依然世網綴塵襟他時天竺邀
同步須信江河有舊心庚子晤師塞上壬子再晤都門俱贈有詩師住杭之
靈隱寺

奉和相國西林鄂公勘永定河自長安城
南途中書懷元韻

丞相停車省物情褰帷野色潤初晴環看隄影雲
中下乍有河聲樹外行雞犬遙村分鷺粒魚龍前
路導霓旌棠陰不改楗菑舊民氣新秋喜共生

東淀道中

楊芬港下漁乘夜獺柳村邊水浸根東淀月分西
淀影南隄沙淺北隄痕

編籬面面水成村並網船歸直到門一任兒童喧
鴈鶩更無塵土涴雞豚

隄横斷柳草含烟斜照孤村見鷺邊野水春生秋
易落網初收處稱成田

魚苗春水舊縱横屋後荒田近可耕清漲易通支
港去渾流遠隔大隄行

連雨書悶

山妻辭事酒常具隣友能來句共參竹檻荷塘深
閉戶未妨梅雨住江南

都門晤盍思三弟旋送南歸有感而作

頻年客計與歸心好在鴒原有和音去境翻成塵
夢淺春宵相對酒杯深花開幕府山邊屋鶯老楊
堤江上吟可爲倦遊知止息共看短髮不勝簪

同制府高東軒先生臨視大清河宣導永
定下游將定議入
告賦呈四韻

海門千派大河通涇渭雖分瀹注同直以精誠爲
保障不矜才智見神功魚龍岸導旌旗影雞犬村
恬草木風容整無憂民氣樂欣隨宸告慰
宸衷

爲李眉山題牧牛精舍圖

吾聞善養生者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田開之語鞭
之有不至將無彭羡愁多岐卓哉眉山翁所尚殊
異兹有牛善所牧未病渴與飢既不歌甯楚囡亦
不歎雉朝飛悠然游息隨所適人牛皆瘠君牛肥
君牛肥定何似真者在田畫者紙呼之不出牛云
耳

壽高東軒先生

岳牧敷元化鐵封表上宸勳名並流峙福德契天人蒼嶽圖初見丹砂瑞已臻天中符令節甲子衍周旬要識躋堂盛宜聞拜酒頻前旌方叱馭高閣罷留賓社日追思永終身孝慕純（壽日即太夫人忌日）蓼莪歌黯黯松柏望莘莘白髮今童孺丹衷古大臣雩壇恭露禱部屋省周巡却蓋炎曦下乘橇濁水濱迓隨心為遠規畫智如神瓠子空沈璧桑乾且颶壥懷山應有激圻地漫無垠萬派終歸海經天合注辰狂瀾廻既倒舊谷濬長堙蜃氣樓臺集（三角淀開

河達津土人常於其處見蜃市也）龍身蜿蜒陳槎浮潮欲上颯沛勢初循頌叶如川至功並作楫新菖蒲生九節仙植啓靈津

奉和相國西林鄂公

內賜園蔬十種恭紀元韻

葱

由來葵菽譜幽風十月還歌穫稻豐御苑正垂鄙上黍新香先賜客山葱

韭

豐根土舊剪還長雨露培多漬叟香遮莫秋菘誇並美何如內賜得先嘗

芥菜

真嘗辛澁是秋蔬翻笑蓴羹滑不如諫果略同餘味永寒齏須作隔年儲

白藊豆

莢影疎垂蔓影癯憑誰小摘佐天厨未妨日給堂餐儉正可分嘗暑氣蘇（唐書中書國蔬日給衆官）

紫藊豆

豆棚花亦燦林皐結實如花味重叨

賜出上林斑蒻籠擎來中使貫珠袍

銀茄（茄花夜開）

月含鮮蕊露斟羹柔茹宜將素篚盛一自涪州題句後至今人陋紫彭亨

水茄

甜勝水瓜嫩比菰玉泉瓊圃味應殊何人一例甌園看鹽豉頻煩問有無

南瓜（原注俗名倭瓜蓋番南種也）

夢引巒香色綴金何如西圃貢珍琳休論遠物充筐美略助窮簷得飽心

瓠子
露葉幡幡綠一圍匏瓜星、摘靈暉曾知爲脯爲
羹意不美人間肉食肥

春不老
針透茸芽葉綴綸青泥洗處勝溪芹好隨舜蓂兼
堯韭長薦辛盤歲歲春

九月八日直廬雨
秋陰傍水寒猶淺嵐氣侵衣濕未妨别院黄花初
對酒遥山紅樹半含霜纖埃不到詩清境同舍多
逢人故鄉惆悵平生幾兩屐滿城風雨近重陽潘用
鄉老句

題商寶意剡溪秋泛圖
霜輕木末水澄溪溪影山隨棹影低中有高人戴
安道衆山響處一琴攜
石梁深處訪天台逸興山陰憶溯洄悔不當時過
江去却從江路看潮回
青溪得似剡溪無我亦曾描歸棹圖却笑長安相
見地雪中騎馬馬新瘖

癸亥元旦奉隨冢宰史鐵崖先生率僚屬
詣
萬壽宮行禮
春城鑰啓曙光微花嶼含煙曉更輝積雪都融民
氣樂暖雲初近
帝郊飛履聲天上趨陪肅
宸座階前拜舞依回首鵷班餘舊夢幾回衣惹
御香歸

題相國高東軒先生讀書圖
嶽峙復淵深炎霜不受侵身爲霖雨潤復見地天
心一室無餘事平生惜寸陰鱣堂人問字道氣肅
孤襟

癸亥元夕歸途大雪有作
纔消臘雪徧春田更舞空花著樹妍來去有心隨
使節淺深無意散村烟笙歌合是忘寒夜燈火真
成瑞有年記得瀛洲陳綵仗紛翔喜氣
聖人前 戊午元夕雪後寓直西苑觀放烟火

喜雨詩呈冢宰史鐵崖先生時攝制府篆
層雲出谷樹廻飈一雨爲霖麥更朝天意偶教遲
閏歲農情頓覺換新苗潤連尺雪春同瑞暗引輕
雷夜漸遥行處郊原千耦色逢庚換甲徧謳謠得雨
以庚戌日范成大詩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

肅肅方壇展幣誠爲遣風馬竹霓旌封中海嶽通幽宅天上星辰仰玉京執翿纓陳迎燕舞鳴騶隶聽吐牛聲飛章拜奏珠宮曉滿渥
皇畿慰
聖情

戴卯君康使左遷直隸候補玆奉
命隨制府尹公經理淮徐水利賑務即留江南待
闕賦送四首

褰帷向南國舊節煥新恩詎抱孤芳冷重看就日溫江湖思巨楫禾黍向空村定識憂勤意心心答
至尊

邑徙鮫鯨怒春迴鴻雁哀十行詔蔓下六沴氣全開大府周新澤仙曹集盛才棠陰江路近爭認使君來時棟發部郎赴事淮徐

風采欽前輩心期感夙緣語常無忌諱閒即和詩篇水石情同迥冰霜骨更堅每憐車馬地禪榻坐茶烟先生時寓梵寺

絮外復風前停杯話別筵遙旌遲堠吏歸夢託江船到日鮒擊網災餘積撲田早知郵頌羨聲在化

鳩邊

慶都謁堯母陵

堯寓至今存巍巍母德尊祥鍾冀星野名擬漢宮門邑宰添陵樹烏程進士嚴遂成居人采澗蘩井亭千載下飲水合思源亭覆古井爲堯母井

定州韓魏公呂申公蘇文忠公皆以名臣知定州

澶淵役罷困強隣定武邊長屬重臣一自吞遼成失計重能入洛竟何人河山俯仰尋遙甸水木依稀託衆春片石不關人代異至今雪浪淨無塵東坡雪浪石今移置衆春園舊址巋然完好

勘滹沱河有感兼懷大兄康熙辛丑六月同大兄渡滹沱值暴漲失足陷沙中備極危苦今河東北徙近城下距柳林舊渡十里矣

詎挽河東注兼愁浪北擠治流分更合竹箭采初齊斷岸猶龍跡堅冰逐馬蹄不知津渡改還問柳林西

失墜還深淵危舟不可牽風前舊萍梗境內此山川導騎遲春岸歸鴻悵遠大平生辛苦意栖息適中年

聞蛩時寄寓固安郊寺中

短草度低蛩秋生古寺中僧歸燈細雨木落夜初

風幽訴情難盡微吟意許同露涼聽在野聲更起
哀鴻

客畫蘆鴈見貽感成一絶句

九月寒風浪作花哀鴻幾度暮聲譁可憐回首江
南路何處春洲荻淺芽

邦均道中望盤山憶石東溪

山近仍愁隔遠氛廿年關路若爲勤（余往來兩京數過盤山未至）獲一珠圓忽現上方塔谷冷深埋處士雲舊鉢不
歸東澗水冷猿能誦北山文高情磊落空餘子楓
葉題詩獨憶君（乙巳九月東溪約遊盤山不果行以楓葉題詩見寄）

乘傳赴開封過圓津菴小憩有作

前旌已度馬仍遲遲啟僧房茶熟時小憩情殷塵
外夢名賢坐近壁間詩（寺壁有正定梁相國商邱宋太宰題句）春庭
草樹輝禪悅古道津梁仗佛慈回首廿年風雨路
鴻泥覓徧境全移（予以辛丑七月遊大梁雨中過此）

高郵再晤喬五慕韓

六年離合夢行處覓金隄（己未年視河相晤寶應舟次）一水舟
相及餘情手重攜竹林高屐會（時兩令姪隨來舟中）桂樹小
山栖載酒慚孫覺王程祇暫稽（文遊臺宋蘇軾孫覺秦觀王鞏同遊載酒論文於此）

勘河至海口作

雲梯關外海雲重百里鯨鯢徙舊蹤（黃河入海舊在雲梯關今東徙將百年矣）勢豁兩堤因讓地流兼三瀆自朝宗蜃樓
乍近星槎晚蟹舍全依露葦深不信蓬萊人罕到
轉教清淺礙魚龍（有謂海口淤塞者蓋未親見也）

范公堤（有謂堤過水道設閘則海水倒灌皆臆說也）

白駒草堰復丁溪（附堤三閘名）衆水恒東潮暫西自塞
丸泥如病噎幾回誤擬范公堤

泰州河

壩南百里水平波衆港叢帆是泰河已致魚鹽依
海近易輸淮泗注江多

芒稻閘（減潮河之漲入江以此閘爲近因泰河淤淺多洩則礙鹽艘故鹽官多利其閉）

石砥灘牛柳卧株一痕新漲役千夫却愁又到分
司檄未許頻通召伯湖

石羊溝

鴻溝鑿處導金灣一縷潮通客往還乍喜扁舟依
荻岸今朝重見隔江山

雚甘園五詠

春草池

春草池邊春水清春池岸上羅紫荊長長短短映
花發三三兩兩見魚行魚行歡水底鳥飛集枝上
枝上鳴春風樂意常相向

鰕菜亭

東南鰕菜美何必艷蓴鱸已刈迎秋稻兼收泛水
菰心同在濠濮跡易擬江湖添種亭邊柳風綸繫
釣艄

春詠樓

棣萼樓邊正好春萑甘園裏是閒身一年十二圓
時月長照看花對酒人

接葉亭

接葉樛清陰茆亭亦以製不畏秋風來松桂栽近
砌

見梧軒

出入見梧子（樂府歌辭）團團湛秋露手掇鳳皇毛列種
三株樹

正月二日喜雪　將按部正定

氤氳瑞色啓元正（元旦微陰已兆雪意）遂有瓊華簇向城十
日候迎春氣淺長筳暖敵夜風輕鵲巢階亞簷枝
重牛棧村逆隴路平健輿飛騰叵蔍近求朝貞傍

玉山行

恭和

御製恭謁
泰陵禮畢奉
皇太后便道詣五臺瞻禮曼殊易州道中得詩二
十八韻元韻　丙寅九月十三日

輦路轉
橋陵鑾旌導磵滕明禋伸典肅
安節奉時乘錦甸張雲縵晴嵐映日昇
蹕清塵不起軫動谷皆應萬木紅初染長溪綠徧
澄瀑分南泒水（易水南泒為瀑河）闕峙址崖氷在德險何
恃觀民喜不勝時豐歌介祉令恊布休徵鄠杜連
青壤綯茅近碧嶒如墉詩載咏遺秉瑞堪憑拜手
蠲租
詔（丙寅年免直隸正賦）聽謳比户稱
恩膏天並戴徵綰吏無憎更荷
絲綸出為憐縲絏增（時奉旨減釋直隸山西罪囚）蓼蕭沾浩蕩
霤雨動輶轅野鳥皆朝鳳林鳩豈化鷹澤汪淪髓
入嵩祝聚聲騰講閱苗蒐獮游循弋共留百靈方
護野萬旅孰分會易水歌空壯金臺跡漫登郊原

一覽勝材武各呈能聲教宣特豫
宸章著日競邊雄當右輔(出龍泉關)山翠向高凭珠嶺
排仙髻香巖引聖燈
九重徧鑾祝萬國共
歡承緬憶
巡方歲(康熙四十九年)還詢供奉僧重昭侯度羨再見法
輪輿佛日瞻棖桷
慈雲覆塔棱
聖情敦孝履綏慶集
孫曾

恭和
御製石門店示直隷總督那蘇圖并隨駕地方官
元韻
皇極敷元化小臣承其流浩穰徑千里何異在庭
陬民穀數所聚本計半田疇
恩膏歲補助不啻常獲收更須大官錢爲買方春
牛(慶雲民乏耕牛官爲買給)澤以溢遂利(興舉水利)祛其墊隘愁(疏消積水)
王居頌憂渙大有欣逢秋銍艾聯近臂茨梁極遠
甿蚩蚩安作息焉知致此由咨儆

殿陛上來瞻阡陌頭水旱當未形心先
聖人憂蠲租沛
明詔恊氣徵洪庥盈盈易水畔主伯亞旅儔
時巡閱周覽
天語屢詢謀無俾吏治雜尤防民俗偷
嚴威齋法覲口噤臣職修益勵持盈誠勿懈先事
籌司道守牧令所見及此不
宸章垂大訓金石貞研求慚汗乏寸術仰贊
至道休

恭和
御製幸蓮池書院元韻(丙寅十月初九日)
書聲止列舍自天降
乘輿諸生屏伏迎
鑾音過少須紆情
萬幾暇致勗三冬餘芳規宗在昔鹿洞與鵞湖無
爲乘軒鶴無爲食稻鳧冀北空羣顧周南化澤俱
一經與萬卷(御製詩一經苟或通萬卷理不殊)詎取章句徒固
不爲餔啜抑豈爲名乎濂溪衍緒澤絳帳羅紅蕖
拜瞻講堂上
聖蹟標皇模(御題講堂緒式濂溪扁額　李嶠謝賜書表頌皇之始模)尚憶

匡衡壁亦有兒寬鋤陳詩受
賜歸
恩榮諸道殊
寵章原至敎本俗聯師儒

丙寅十月奉
詔攝山東巡撫啓行之次日署中報得子家兄命
名曰魯誌
恩命也成五言四首寄大兄三弟

家人書沓至側室報兒生夜卜燈何喜朝看鏡易
明聊應慰遲暮不用試啼聲笑共賓僚語

新恩急去程
假節臨東岱甘棠拜上層魯邦欽小子世德邇高
曾祖豆山同壽（任城北有壽山）淵源地共稱門庭慚薄植
清白勉差能（名兆曾祖任山東兵河道僉事崇祀名宦東郡山川實爲先澤所在）
得子兄尤晚（伯兄來寓藩署於今年正月得子命名曰直誌地也）如孫飴始
含雙駒宜北産再索是中男襁褓喜相似壎箎樂
且湛何論賢與貴藜藿老同甘（小園名藿甘）
繼此掌珠擘休敎伯仲訛比肩隨父叔同氣認枝
柯（三弟繼生男則兒季之序一如父叔）告廟香應續藏書澤未磨傳
心　王父母逮事定如何

歷山遠眺

平湖風起湧輕潮城外波連城下橋高處水光如
不隔鵲華雨點峙金焦

趵突泉

岱陰之水伏流至歷城西南發爲此泉
三穴上湧雪濤數尺導爲濼水爲清河
滙爲鵲山湖北達於海

七十二泉名第一河湖海與放千瀾岱陰直下雲
根濕潮勢恒高月暈寒學士吟篇揚白雪（趙文敏詩）道
人法雨散春湍（泉北有呂仙祠）生槎舊識城南路不改真
同井冽看（余於甲子六月奉　使過歷城遊此）

珍珠泉

斐池與濯纓泉合舊有濯纓亭流度撫
署北垣滙爲明湖入小清河歸海

鑑此一亭古量從十斛多月明應吐蚌露下想傾
荷冥海潛通穴澄湖近不波隔墻移小艇先聽濯
纓歌
地籍東藩舊林遮北渚連珠盈漢水曲香灑桂巖
邊浴　騰雲濕（方冬泉氣噓拂如雲）游魚感浪圓容情商茗
椀日涉品康泉

趙北口道中

馬頭廬盡出扁舟趙北燕南樹正秋一水蒹葭連數縣長橋星月界寬流村糧入甕兼魚蠏獵火遺矰渺鷺鷗行處霜晨淒澤鴈幾回旌斾為遲留時有外至飢民

雄縣

遥連涿野蔽周疆俯瞰清波綴易陽橋名泊遠已添禾萬隴堤成合種柳千行公孫竊地稱京小汴宋籌邊引塹長故壘不尋林澗路扁舟還傍水雲鄉

冬月護新栽桂

天上若為新雨露淮南還認舊枝柯護來葉向風中少記得香從月下多本性非關畏霜雪幽姿終是憶巖阿依稀官閣梅花好一度題詩已姓何

讀楊忠愍劾嚴嵩疏稿卷子題十韻

焚香讀諫章展卷氣如生此日餘鵑血當時比鳳鳴身歸一尉遠獄借二王成危語規徐相陰謀頷懋卿狂瀾存一柱沸鼎掉孤行恩失君紘合公精律呂之學經傳塞帷橫公歿狄道時延經師教番人子弟遺編收浩劫特祀首神京武選郎署有祠十罪宜同罪齊名等易名朝廷憂小吏邊障宿殘兵沈忠愍爭議事尚書夏廷讃問何官曰錦衣衛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遂罷議嗣以劾嵩十罪謫佃保安尋被害為併雙忠淚能傷萬古情

泊舟步至移興寺看桃花即事

短棹輕波信所如偶尋花好到精廬團蒲座上香同細古柏叢中態有餘咫尺便為楊柳岸高低不辨武陵漁滄洲亭外黃龍艄朶朶紅雲度綺疏滄州有捷地減河應備臨覜其地建小亭植桃花甚盛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集上

閏七夕

去閏心情感別離（李義山詩願去閏年留月小）重逢今記閏爲期微憐玉露添淒冷稍覺銀河有改移未泛星槎潮八月已聞緱嶺鶴多時老躭佳節邀常在不爲頻頻乞巧絲

食蓴羹作

漫誇玉膾復金虀鹽豉從教細品題筍椀溢多偏愛渭蓮房粉墜不沾泥何人舊憶秋風裏有客初嘗越水西一笑江湖歸七筋松鱸名與季鷹齊

于耐圃侍講將按試衢州枉過論詩竟夕

啜茗逢花下論詩到夜分珠泉香得似（丙寅歷下同品珍珠泉）石鼎句重聞（爲言方與梁階平諸君聯句競爽）東海宜搴幟（王漁洋）南施亦張軍（施愚山與宋荔裳齊名時稱南施北宋）蒹葭有遺詠回望遡江雲（荔裳題燕子磯僧寺五言四首最愛其一聯不盡蒹葭影無多鐘磬音惜未收集內）

盆蘭有並蒂者成四韻

燈下輝繁蕊庭前瑞曉風應添幽獨夢合是素心同調女邀芳佩湘娥倚舊叢好攜清露外香夢夜初融

蕺山書院拜劉念臺先生待漏圖遺像（書院即先生證人社舊址）

執簡衣冠古憂時涕淚長江湖身屢黜鄒魯道重光舊宅山同仰遺編穴可藏春風吹短蕺采薦有餘香

吾家舊驄馬風義重平生（家少廷尉仁植公爲御史時巡按兩浙與先生訂交講學甚相推重）願識宗傳意如欣私淑情山河遥問社弟子盡知名蘭芷荒岡外重聞絃誦聲（紹興守新其祠位以從遊殉節二十二人從祀）

曹娥廟

握登山外舜江沱千載崇祠拜孝娥潮正高時翔鶴鷺衣當沉處走蛟鼉珠宮夜濕鮫人淚芷岸朝淒楚客歌萬罷青蘋摩蘚壁靈碑漢晉兩無訛

姚江道中

一水界雙城千舟破長練舟去江海深城開里巷見環山海勢長倚棹江雲黑風起動層波非關暮潮急

曉晴登湧翠樓重陽後二日

數起看雲夜漸闌踈星河漢有無間過旬冷雨如秋夢啓戶朝暾忽照顏穫稻聲中爭饁餉插花樓上當躋攀重陽有約端須補幾處遊人半在山

次嘉禾喬五慕韓來晤

相思阻淮海相望忽江湖两驛帆初見星槎雲不孤論詩依靜夜問俗媿前途坐對掀髯久烟波跡未殊

題喬慕韓窺園圖

古來窮經幾皓首足不窺園事亦偶廊階草木羅清妍園在寧爲廣川有相逢一笑快披帷書畫船從畚畫移南尋禹穴渡江去此髯襟懷不易窺時慕韓有越東之行

吳好山貽乞貓詩依韻奉答

攜得銜蟬比玉猊錦茵乍觸雪紛披已憑託重書藏處更覺功高睡穩時

不藏蚤虱不沾埃卧近闌花午正開消得涪翁詩句好那須更費褁鹽來

蔣韜文爲寫貯蘭圖小照

林塘揭清境水竹各盈畝叢翠列高陰幅澂離纖

垢新涼氣候佳息影惬所有緊昔輞川翁滋蘭稱勝友采根青山谷貯花黃磁斗歆湖竹館間幽事相授受白描李公麟舐筆愛忘醜菀彼梧筠姿澤我毛髮壽清簟展小童寬衫便衰叟製葛縠爲敞衣始於暢春園爲避暑之服非闕牀印趺未忘書在手風生晼靜初露下香移候鳳實與鳳棲輝覽豈近牖微芬夙有託同心若爲偶歸來羅含宅坐對芳階久

乾隆己巳移節畿輔同家兄舟次京口中秋之夕三弟自金陵來赴喜而成詠

千舟水與暮潮連潮過舟輕荻岸邊北固山高帆盡下大江風定月初圓徘徊鴈影因求侶安穩驪珠正抱眠桂檝星槎人近遠都來佳節在尊前

一水移旌歷舊鄉縣官負弩愧何當君恩祖德天同大弟勸兄酬夜正長巖畔宅歌新桂樹月中人舞舊霓裳鐘聲兩岸霜微度大被今宵未覺涼

中秋泊京口憶両嗜二兒阻舟瓜步

手攜詩卷過江來烟雨樓邊棹並廻一縷歌聲盈水際百年襟抱少塵埃廣陵此夕濤應大瓜步前途牖未開明月波光如不隔卻教兩地憶銜杯

趙北口道中和邵五暘韻

一水淀東西重來路不迷禽魚依短棹烟火畢長隄遵渚占鴻漸騰驤憶馬嘶環瞻行殿外常覺瑞雲低（戊辰二月上駐蹕趙北口行圍承以布政使奉役）

曉發西淀

晨風吹遠水匝霧復縈霜樹著花繁白隄橫葦乍黃村疑孤嶼現鳥避衆帆張爲識鱗宮近新添珠貝光

恭和

御製庚午二月西巡途經畿輔青疇濘潤秋麥方萌即景示總督方觀承及其屬吏用致交勉元韻（庚午二月初七日）

塵清芳野雨先滋麥隴青多

駐蹕時

帝澤乘春歡近甸民風述職愧攸司

宸章下照晴雲滿（雨雪沾霑之後欣值連晴）宮樂微傳晝漏移共沐

恩稠歌歲稔（二月六日駐蹕保定賜宴作樂丞倅牧令皆與）敢忘交儆勗惟寅

恭和

御製重幸蓮池書院元韻（二月二十三日）

菁莪澤蔭

翠華邊一脉濂溪水注蓮講席叨榮欽乃聖

宸章作訓寶惟賢芳辰日麗花迎幄化雨春深藻潤泉自愧來旬兼秉節

虞巡恩渥紀頻年

趙北口

水圍恭紀長句（庚午二月二十四日發櫂端村二十六日至趙北口行宮）

大隄如墻澤深塹十二長虹夾青甸西灑東澗天所營趙北燕南地誰判（叶）排引清濁涵日月派別渟瀠陂郡縣敬憶

仁皇水獮年塗黃爲習舟師便穿雄掠霸走魚龍噴雷啓蟄氷開堰（水圍常在驚蟄節後）篙師紀獮日有程二十五淀程西淀（東西兩淀以趙北口爲界）矰火須盈十朝獲髓翠自足千夫膳叢蒲攢蔣託靈滋坻沼畦瀛添結撰至今綠宇摹穹碑猶有彤雲護

行殿畿民望

幸三十載

時巡法

祖昭乾健香臺界嶺劇清寒（五臺山）回首

鑾音下天半叶直教平地湧方壺爲愛晴波開淨練珠宫貝闕葺仙居環望檣烏廻幕燕憶循水牒溯輕舠每訝沮洳久形變觀承爲監司時循視東西各淀多堙今年忽復水增數倍逢秋滌藪岸捎蘆截港篽泥人種瀲千盪護野海童來遂使崑嘘愜游衍翔舸天上擁鯨鼉快槳風前排鶩鴈叶晨曦照浦宿霧揭黃蓋一川光滿徧旗門兩兩乍若失單具團團互相援令嚴圍合波不驚詫避潛鱗鳥目眩鵜鶩鵁鶄鷁鴛鴦不計其數百千萬誰其驅之四面至清明爲水鳥當去之候是日觀承率鎮道等乘舟圍後則見風翔雲集當圍船上布滿空際若有致之者淀村老民咸驚嘆謂向於

聖祖時嘗亦見之河伯陽侯相後先遠舟如鳥鳥薮舟黑雲盤空波瀲灩風頹氣急散復合高墜礮光低帶箭衛士無聲但催艣

御衣不罪飛流濺潮騰衆馬步止齊檝捷長龍左右旋

皇情暢矣

命收禽

五字詩成呼筆硯御製白洋淀水圍詩有五字適因成之句是日上親

御火鎗獲五十餘禽矢獲二十餘禽此際復成詩三首水村漁父跽須彬

神武三朝歡再見虞旌繼發

詔減圍卵育春深網開面白洋三宿櫂蓮花白洋淀在端村蓮花淀近趙北口禮典初修戒酣饜青旗北度指桑乾

更尋禹畫

勤猷念自趙北口登陸臨視永定河工騶虞化合玉呈圖象漢屏藩永清宴

蒙

賜人葠恭紀二月二十六日

窫谷傳仙種重縑啟

御封黃金難比貴白髮易爲容液注盈盈水香生細細茸空知扶質朽何以報

恩濃

恭和

御製閱永定河隄

賜示元韻二月二十九日

渾流古無定不治本無事自來兩長隄永定矗碑字乍覺河患失爲檢農田貴設官重修防牆墈樁埽偹犇潑六十年改導亦因勢尾閭藉淀廣壅沙漸失利勝芳與三角俱淀名菑畋久平地邊下下增高葉淀淀之次且復籌歲修何由冀長治故道屢議復利沓害先至相望七[illegible][illegible]莫讓益丈渠叶當

其夏濤險心驚撮土潰但有崇椹畚焉能惜錢貲
叶谿壩俾傍洩汎至得屢試頻年獲安瀾收效尚
在是叶臣職惴惴司初至審利弊近甸壓
疇咨了此殊不易
廵觀如舊歷一一別宜忌詎可鹵莽爲深惟今昔
異頻中陘築戒須省淪注義緬彼六工下地潤宜
爲計拓使波流寛衍任泥淤寄數十百里中
頻廑勤
指示稍存兩隄舊無拘故道議淀近沙不入海遠
水終致拜手

謨訓垂
宸章繹精意
棠
恩晉階太子少保
奬勵有加感愧交集恭紀四韻 三月初二日
丹詔酬庸典青宮論道臣
恩慚資叙浅
褒重弼諧均 與大學士等同被寵命 極北依光近周南頌
化淳宮綸傳閤報
花樹及華春

三月初三日
駐蹕南苑行圍
上親射八兎分
賜扈從大臣並臣觀承恭紀
鞭熊搕虎電驤過
御苑班禽兎淺莎脯並蒼麟脂勝雉
賜從
親射飫
恩多
棠

貢橘恭紀
賜捧金盤色並黄盈盈珠顆蘊瓊漿
御筵似摘三春蔕楚客空珍九月霜豔比傳柑燈
向夜渴初消酒袖添香却思昨歲衢江上親揀匀
圓入貢筐 浙江衢橘充貢
庚午三月初八日
上親耕耤田時臣觀承扈
蹕至京師
命同京尹班侍耕所謹於終畝後帥農官耆老謝
恩觀耕臺下恭紀二十四韻

協氣初凝吉
皇心夙告虔月周天轉
蹕西巡於二月初三日啟鑾三月三日回至南苑日馭
帝臨畇秖事原無踰燮謨永不愆
澤敷休助徧功飭播勤先蠲潔壇青玉崇隆幄翠
旂霄衢光杳靄閶闔勢高連問夜羣趨仗覘星亦
傍蹕鏗音
鑾輅近秩序虡鐘懸饗醴芬
王社更衣肅
御旰長縉聯纂歷廣阼廓樛延景淡風微度塗平

土半堅司農陳黛耜京尹進絲鞭器畚金根載班
隨
玉趾旋農歌春歷歷社鼓曉闐闐末問公卿貴還
嗟保介賢
三推豈但已千耦亦何便樹色
升臺際禽聲布穀邊泉香循壤脈雲物煥穹圓聞
道並雙穗
親承几百籩明粢歆玉薦多稼瑞璠編勞酒
恩添湑吹豳樂共宣環沾甸徒韋齊拜
聖人前敎思昭侯度欣心滿國壓風行九州牧頌

洽屢豐年
庚午九月
聖駕巡幸中州於初五日
駐蹕保定臨漪亭
行宮蒙
賜七言近體詩一章恭和
御製元韻
就日情欣載穫時
清光省覽普無私田家喜見滂汙退
聖主恩如湛露斯

詔發廩儲恒早計災賑需米節奉旨截漕二十萬石諭歌聞巷
陌少調饑
宸章字字關民隱敢使旬宣曠職司
蒙
賜大緞東貂小荷包並
頒隨行文武各官有差恭紀四韻
堆疊雲霞近闕墻聽呼名
賜倍輝光紅文錦東黃封重紫色貂穿綵綫長
聖主恩元周頂踵小臣心已卻風霜更添榮處鞶
纓外袋比緋魚縝佩囊

九月初七日

上駐蹕定州之衆春園

親灑宸翰賜臣觀承績懋保釐四字扁額布政使

恒文按察使玉麟並蒙

賜額一曰宣風一曰慎憲恭紀六韻

四字昭雲象光應冠九州

天褒勵後起臣職愧前修墨灑春園潤朱勾

寶篆浮旌庭瞻肅穆璇宇稱雕鎪

有訓欽戎烈無私奉

豫遊宣風與慎憲勉共

主恩酬

衆春園射鵠蒙

賜花翎黃褂恭紀二首

光飄片羽五雲端拜

賜春園翼

翠鑾畧似騏文君子弁由來貂珥侍中冠風前短

髮羞難稱仗外新纓覺改觀咫尺幾封勤岳覲

高恩許並近臣看

賜衣天上被

恩光中使擎來色嫩黃故事勲親稱

異數新班侍從列前行廻環自映旌旗隊趨走還

宜袴褶裝歸去朝衫重檢點添輝金紫佐

垂裳

正定城北二里許舊有旺泉乾隆十年鑿

以爲正藁水利積土成臺泉周其址上建

滇醴亭郡守王楷繞臺種菊盈萬本適於

重九日奏蒙

聖駕紆鑾登高仰惟

注念農功見於

詩詠泉亭靈蹟遂成不朽而泉之利亦因以常存

吏民莫不歡幸是日

駐蹕郡城

行宮

錫宴作樂

賜王大臣等佩囊有差紀

恩述事得十六韻

旍蓋轉風輕秋高

蹕更清一泓依路淨九日愛花晴亭外新泉水恒

陽古郡城臺高猶隱樹菊晚漸舒英拾級層層豔

凭流朶朶明

翠臨天遠霽黃穫野周盈草木光
宸詠山河愜
聖情南移滹不溢西望嶽如迎　劃遼隣界關
連宋故京慈雲常覆塔法雨正　覺傑閣今仍麗
龍興寺宋時重建康熙年間改爲隆興
離宮舊所營在隆興寺西真香彌梵嶺正定距五臺山爲近令節
集仙瀛許聽鈞天奏頻宣外吏名題糕芬玉琢調
瀣飫金烹更
錫萸雙佩同叨秩上卿秩一品者得賜二枚維南歡獻
壽嵩麓效先聲

重九日蒙
賜內苑新棗恭紀
貢合函風候靈園味不移捧函朝摘地
渥賜晚筵時絳佩香同握是日拜賜絳囊丹心茹自知一
嘗欣再拜真欲壽安期
恭和
御製閱滹沱河隄工元韻九月十二日
今年滹水發其勢亦及城水退沙突高顧乃與岸
平近水二村落秉耜來爭耕耕處昔洪濤
翠蹕遠曾經崇揵

示宜立指顧成定寧津吏相告慶河伯效其誠湍
流漸南徙萬户同欣生仰惟
天子聖惟
聖又多能紛紛五壩列亦竭螳臂曾拜手頌
訏謨
重臨紀蹟成臣職司川涂瀹導少所更永定侍
提命慮水與隄爭
禹貢無隄字水由地中行二句即御製閱永定河詩
睿製垂千古要順就下情畿封六百里會滏恬清
聲滹沱至衡水與滏水合

蒙
賜御廐青白馬恭紀
寵並羣公
賜恩隨
六御行踏雲青有色照夜白兼名細字牌年齒諸
藩貢漠城從今無剩力期爾有同情項牌並記貢馬藩王名
蒙
恩於河南
行在須賜寧綢絨領恭紀
蹕翠頻邀

賜錦紫□傳嘉織貢南瀛長途篋裹
恩尤渥故國桑絲眼倍明細疊雲痕來少室頓忘
霜冷在秋城衣塵欲拂清漳路幾許賜身就日情
時方赴彭德迎
鑾

紫
賜哈密瓜恭紀
靈瓜東載自崆峒屬國安西路盡通到日爲經霜
更綠剖時真比玉生紅當筵
賜出中綈貴行路珍將袍袖籠石蜜遜甘梨遜爽
恩消渴吻露盤中

恭和
御製駐蹕梅花亭因繪梅花小幅并題以詩元韻四韻
御宸繪萼梅幅幅額書梅花賦題詩命協辦大學士臣梁詩正吏部侍郎臣彭啟豐兵部侍郎臣劉綸臣方觀承和進御各親書幅末時庚午十月十九日也
攬勝探梅企昔賢圖成欲認古臞仙寒香乍覺花
迎樹潛影疑窺月照川
題處迴廊常映雪移來孤墅亦生烟芳亭
翠幄簪毫近許綴微吟讀
賡編

恭題
御製梅花小幅敬誌八韻並呈協辦大學士太宰
梁公少宰彭公少司馬劉公
讀罷東川賦梅花香古亭
皇情欣攬几幽意艷
題屏綠萼圖仙本瑤箋出藏經梅幅用藏金紙長一尺五寸寬九寸
許捧來紛蕊雪懸處對山青
詩帶風華寫御製詩風華爾許在詩編歌賡夕漏聽是日蒙命
和詩已漏下二鼓調羨依玉案珥筆侶
彤庭詎有塵能洗真教字共馨登瀛齊

遲過搪藻近芳型
御書唐臣宋璟梅花賦
命鐫石梅花亭北廊即以
御筆
賜臣觀承恭紀長律十月二十日
當時北地尋寒蕊何處東川問故廬一賦能傳冰
玉艷千秋重煥
日星書心同鐵石評論舊讀向瓊琚刻畫餘
愛樹思人良有以御跋云古人云思其人并愛其樹予今愛其人益思其樹
夾粘香繪雪定何如有旨命大理卿鄒一桂於他日奉使之便繞梅花賦

石畫梅令滿龍銜幅墨朝光展鶴步階苔夜影疎仙筆
正推鄒大理詩吟何遜幾躊躇
御製墨梅一幅題詩四韻
命鐫石位於梅花亭之北廊西壁
御筆即
賜臣觀承恭紀四首十月二十一日
亭依
輦路樹臨流為有梅花地更幽不斷
御香來几上併和新雪綴枝頭
庾嶺香生十月時迎寒真見雪參差依稀

翠華春風路鄧尉山邊第一枝
月中借斧修氷蕊石上移根映玉柯合是亭廊有
雲護夜來添聽鶴聲多
南枝春導渡江舟一卷香從萬蕊收繞屋更添三
十樹
天葩常捧最高樓

次韻圓津菴壁間舊句示藹然禪師

重來已是七年遲(甲子三月奉使大梁過此)更憶孤踪問路時(在康熙壬寅七月)豈為勞人多倚佛因尋古寺又成詩秋花近砌憐幽寂法雨垂空仰慧慈(時秋田望雨)老病漸
增遊與宦看君一榻未曾移

庚午除夕讌集次韻

華燈煥館酒初傳福斂
宸章照四筵歲亦多情當此夕案無餘事到羣賢畫成客憶蒼巖格(楊煥章為畫臣松)詩好人來秀水船(同邑秀水簿張裕燦適來度歲)更有長康勞顧盼欲將衰醜澤新年(錢塘徐甲仙是夕來自津門為寫小照)
頻年黍谷記筵開(保陽凡七度除夕)南越東瀛有去來(丙寅在歷城戊辰在浙)白髮已添坡老詠(坡翁詩白髮蒼顏五十三余於新年更增其一)北門猶愧冠公才庭前瑞影初凝雪江上歸心

不問梅拜手逢春欣待輦起看列宿正環台 恭逢
聖駕南巡於新正 啓鑾

乾隆辛未正月十三日恭逢
聖駕奉
皇太后南巡江浙臣觀承謹率屬扈
蹕至景州紀
恩即事

時巡舊典法
仁皇
親導

慈輿愛日長禋
帝觀民同有事
冕端壇幄鑾康莊是日祭祈穀壇禮畢啓鑾出廣寧門
傳餐列佽宴諸王臺省班兼扈從行入座單于驚
獨異尚看左耳綴珠璫是日諸王九卿及朝正外藩送駕至黃新莊賜宴放烟火有準噶爾頭人薩拉爾者新挈妻子來歸授爲散秩大臣與宴
衆星拱月連千炬五老觀圖共一燈猶憶十年前
得見西園火樹艷層層合子燈有拱月觀圖諸名乾隆戊午上元寓直內廷得觀圓明園西廠烟火之盛
無風不夜月中天寶饌金枝敞

御筵于萬歌憐聯袂鮮齊聲都唱太平年十五日駐蹕新城縣之五里鋪是夕合子燈并陳雜伎
夜半魚龍鬬合圍大珠旋轉劇光輝須臾電掣雷
砰處真有千鱗破凍飛
連天岸火射流烏遍水舟燈照潞危遊北燕南傳
盛事冰嬉火戲並成圖御製趙北口觀燈火詩水天大戲勝塵寰
一燈千燈忽自明小爆大爆何多聲應谷雷硠洽
陰動栗陽甲坼催春生
日華舊館宛池臺何處珪祠覓古苔從此春風崇
禁籞真看紅杏倚雲栽十九日駐蹕獻縣紅杏園行宮爲河間獻王

日華館舊址產杏味美
看人如堵火如林未放笙歌入夜深
轉憶貧家一盞對御製燈火聯句從知後樂
聖人心烟火諸戲至初更即罷
傳柑拜
賜袖初歸一餌瓊丸便不饑元宵圓更有盤擎雙麈
尾麝同香襲羜同肥
歡聲夾道自村村許近
龍光識
帝恩四十年來黃髮老拜瞻

聖祖拜
文孫有昔所至聽士民瞻仰有司不得呵阻
省耕省斂復何憂戚歲幾封仰
豫遊有
詔蠲租三百萬陽春先已遍南州時奉詔免江蘇積欠二百二十八萬安徽積欠三十萬又特蠲浙省本年正賦三十萬兩
帳殿初升造
膝時聞閭疾苦婁
疇咨須余發粟
詩言志國本民天

訓在斯御製五言古體詩一章題云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加賑去歲被水州縣詩以言志并書賜之國以民爲本含是其愛民以食爲天祈年夙夜孜孜　御書末二韻也
來往燕吳
御路長休論雪色助梅芳春田已遍瓊膏
宸詠先傳餅餌香二十二日自景州啓　鑾入山東境途次大雪　庚午二月御製五臺　回鑾至保陽詩有麥色先傳餅餌香之句
恭和
御製命臣加賑去歲被水諸郡縣詩以言志
書賜元韻
春原蕃庶草日煦新雨滋蒼黎託日甸如草恒春

時
時巡渥休助意足相怡熈偶遭水數縣寧遺歎一
隅津關固已阨瀛莫良可支
詔下急加賑挽漕無後期春蟲凍猶蟄民疲奚能
爲
仁天形歌詠不啻聞
嗟咨
謂臣牧民職往哉慎乃司譬彼嬰兒啼啼飢將告
誰
聖訓聆多要於此尤孜孜

余在浙時嘉興蔣鈖用白描法爲寫小照
裘叔度詹事見之謂白描終難求似如其
言令武林徐鵬重作裘公爲介富陽董學
士補竹石因成四截句并柬裘董二公
玉堂不到少仙姿泉石相邀亦後期任爾淺深濃
淡筆於今無復畫蛾眉
白髮蒼顏五十三用東坡句圖中老態我猶堪因逢新
歲頻看鏡疑是春風酒面酣圖作於辛未新春余年五十四矣
梧竹清陰夏簟寒水邊風外貯谿蘭富春山接蓬
瀛路佳景纔分幾筆看

不爲躭幽水竹深稍移清氣在園林書呈舊本香
新蕊此際知君有會心
大兄三弟奉
二親安葬洪山書來告期望遠銜悲成詩四
首時辛未清明前二日
兒老　親初葬書遙緒萬端山形歸去夢土色寄
來看薄斂追思久　靈轜再見難心傷兼悔及江
路白雲漫
憶自成童日都爲多難時遠懷縈遊子永痛失歸
期執紼闕重漠尋巢越舊枝廿年銜土願表茔尚

無碑

展盛新宮秩叨榮舊

賜金（永爲直藩時蒙　賜白金五百兩侍營／先人作事　恩榮所及感銜世世）筮

逢當午齋（下乏用午時陰際適晴）

恩貴九原深一日生無養終天痛在心顯揚竟何

補孝哺睠微禽

不葬原無仕（三弟）含情獨守邱（大兄）恩增兄弟重疚積

子臣羞春草星塘路（洪山與星塘祖塋相近）高源皖水流他

時寒食淚一一灑松楸

雨後過蓮池書院

艇泛荷香外泉通雨過初池塘向清曉帶屐愜寛

舒迂徑因迎鶴忘筌更放魚山公無暇醉童冠且

相於

題張少儀望雲圖即次元韻

白雲渺何許望遠動孫吟不夢鄉關路增凄遊子

心官移畿地重教格甸蠻深（尊人主貴陽書院）圖畫看萊

綵何曾壓薤侵

曾隨邊馬隊忍聽夜烏吟老我盈襟淚憐君捧檄

心家承萬石舊名上九重深（當道交章以經學爲）薦誦蘭陔

近無憂年華侵（時少儀迎養北上）

題許橄亭叢香小憩圖次韻

桂岁山之幽家近淮南路天風向攀折吳剛斧未

鑄不結車旗光爲憐羽衣素明月照連叢秋颸吹

宿霧圖中巖石姿豈待招乃赴金粟影前身鼻觀

香令悟小住亦爲佳無俾猿鶴妬

立春之次日得雪盈尺喜而成詩

春風噓崇朝春雪瑞盈尺灑乘春氣柔霑勝冬候

積簷際綴氷花依然呈六出（叶）農祥晨在東寒景

月生覇萬井淨纖塵六沴消遺孽爲憶農家歡開

門望隴麥意存餅餌香尊餘歲酒熱昨年居庸道

褰帷玉山潔協氣充畿郊穀日隣佳節復茲優渥

同牟田比舊薐膏雨繼深春期召百日澤（雪後百日內當有澍雨農占甚驗）早起步前庭方珪映几席清境洽餘情

香近梅花白

冬齋八詠

紅梅

老幹着繁花先春色倍加南枝暄舊影夜雪艷誰

家酒近依紅燭香寒隔絳紗題詩驚歲晚官閣興

猶賒

蘭

佳人倚空谷歲晏佇前期冉冉來芳佩盈盈浥露滋幽將梅影並香與篆烟移好在羅含宅春陔發舊枝

松

蹲柯四五尺偃翠十三層鶴逕移晴雪僧巖影夜燈根無嫌土少葉自帶雲凝古屋梅花下寒香許共凭

蠟梅

月下同攤影春前獨冷芳詩能邀玉局品合近空王（後山和東坡蠟梅詩何年落在空王家）崖暖初融雪檀薰不爲香羅浮仙夢曉驗取蝶衣黃

水仙花（金陵人蓄之文窠綺石位置加妍）

綴石含幽影燈沙濯舊苔芳馨貽水國几席遠塵埃作賦騷人去淩波仙子來江于有歸夢漠漠侶寒梅

金橘（産閩之沙縣翠巖諸山中花時北移則不實）

踰淮香不減嘉樹頌同詞果摘金臺小花移翠嶺遅彈丸窺過鳥筴繭綴僧枝正有南州夢休吟北客詩

天竹（畫家別立松梅三友）

疑花今是果折竹舊分株綺席拈紅豆斑簾絡絳珠移從蘭若社寫入歲寒圖記得東園雪垂頭醉共扶

迎春花（又名探春繁蕊黃色京師冬月廟市多有之）

老願春常早花名喜探春全鋪金作蕊小障麴生塵梅信初勻蠟柑香欲破唇風光傳帝里爭買趁墟人

辛未除夕再用王立亭許檄亭庚午除夕前韻索諸同學和

座上清詞紙徧傳椒花隔歲憶長筵曲從再顧添人想酒爲頻斟愛客賢十日春田吹黍谷（二十日立春）三山路杳採芝船（上年除夕前徐甲仙來自津門爲寫小照近未得其消息）著顏白髮知何許畫稿詩筒又一年

歲暮音書得屢開（連接大兒書）驅車更喜弟能來江鄉舊憶圖圖影海邑新稱保障才（三弟新授即墨令）春至謝庭憑夢草行經蓟雪勝看梅（時一冬少雪）遥瞻積翠山邊路宸詠光先接曙台（余以新正二日赴昌平敬立居庸叠翠御製詩碑王光庭詩雅頌通宸咏天文接曙台）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集下

壬申元旦再和前韻

春庭問曉漏催傳侯服欣承肅莞筵過位禮容班衆吏早朝詩思慕前賢風輕乍拂依樓樹水淺初浮近岸船行處聞歌添送暖村餘黍稌入新年

元辰幾見曙旌開暖律先旬偪閏來歲月關心成底事賓僚入座盡清才秣陵人至觴新酒官閣詩成艷早梅好去神皐春益近細將雲物寫星台明日赴居庸取道海甸

涿州道中雪時壬申初春十日

微風起東北雪意成俄頃噓塵乍可拂沾衣漸難屏塵靜風轉高林枝搖素影關嶺三日程居庸道中大雪復此際清境幽崖凍未合陰鶴遠猶警玉女舞瓊琚春衣為重整從古霰先集兆開霧同逞督亢撫殘圖空餘縞素冷我行方褰帷遙北映里井農語出烟際傳香到餌餅岸臨紫泉潔樓濕珠宮迥紫泉在新城流繞行宮瑞氣充畿郊連疇澤新頴

千像寺

東峯標霧揭古寺踏雲開一徑珠宮外千巖紫氣間塵身垢復淨石佛慧仍頑彼岸誰能企茲遊暮未還尋僧芋栗飯迓客檜松顏更識盤西路無憂筋力孱

捕蝗次廣平宿清暉書院荷亭有作

稻引千畦葦岸通攜來襟袖滿荷風曲梁城下香如海初日樓邊水近東擬放扁舟塵影外便安一榻露光中帷堂患氣全消處清與鷗魚得暫同

宿田盤少林寺

松陰宿處即桑陰寺近中盤已可尋半嶺雪消寒

尚淺一峯翠轉路初深風生鈴塔依人語月挂簷巖照夜吟三十年來塵夢濶初酬一夕住山心

元夕譙集盆蓄紅梅初放即席成四絶句索諸同學和

點染寒香上故枝紅羅亭畔映春姿閒隨薊北看花眼也似江南對雪時

橫斜標格繫人思我是湖山舊總持驗取故園春信早幾多香影在南枝

為護窓風向夜闌雙株猗旎伴清寒依稀官閣題詩後添得揚州一樹看

燈前一半蕊初開門外從教踏落梅月色正多花正好夜涼深院儘銜杯

送梅循齋總憲致仕南歸

隸首書成橐筆年早聞絕學繼談遷三朝望峻烏栖府千里春回白下船文綺自天須寵澤飛花滿地簇離筵如公臣節能終始謝傅東山較孰賢

兩世交逾孔李深拜牀時見古人心憶從海國褰帷去笑指桑田並馬吟（戊辰公奉使至浙勘海塘時水由中小亹濵海悉成膏壤）卷裏瑤華新折贈（公有勘海詩近荷錄示）江間鷗社舊招尋敬亭山接青溪路目送歸雲思不任

得西疇二兄書並見懷四絕句依韻奉答

家傍秦淮舟傍河燕城一水近槃阿每憐潮至浮雙鯉便與殷勤導去波（寄金陵書每煩轉達來詩及之）

書題人日草堂邊好語春朝用意緜九九消寒高會裏幾多佳句入新年（元旦立春兄有百年難得歲朝之七律五首並寄示消寒社會唱和諸作）

饞涎欲共海潮生海上香螯到雪晴消得廬陵詩句好祇愁難遣故鄉情（客臘惠車螯并到詩筒歐陽公有食車螯詩）

緘來舊墨試新詩愧少龍香偉麗辭想見竹林高興發掀髯擁几疾書（予惠墨并錄示同息翁伯所製宣德龍香御墨長歌馬半槎以贈息翁者）

癸酉秋初力疾赴順德過圓津菴贈藹然禪師再疊壁間前韻

依依曲徑引筇遲相見逢秋甚瘦時學道維摩新示疾拂塵蕭寺舊題詩憑持慧筏通津遠共信祇園大衆慈病藥飢餐僵頓起歡顏各向鏡輪移（藹然有收養病民之善舉守令並助成之）

謁清節廟

清風留片碣孤竹有高臺北海身同潔西山事可哀薇香庭舊植松老徑新開千古平灤曲山川絕點埃

初落一齒

齒生胡復落老將返其孩既落希重生妄想良可哈新年一齒豁病起徵吾衰其動搖初痛觸日數回詎忍去令速念與生俱來比玉收篋笥脫蔕思根荄編貝具仙骨古人安在哉吾齒三十二缺一不須哀倘惟歲一落耄猶餘幾枚朝來更覽鏡霜髭亦近頤加餐並飲酒笑口宜常開

宮保望山尹公三制兩江備述輿情兼書

嘉羡爲贈

節樓三建大江南自昔隨車雨必甘鄭相謳思今孰嗣吳儂疾苦獨公諳杖藜人獻新芻酒跨竹兒迎舊駐驂好是雙旌低拂處青溪柳色尚毵毵

相門才子本無雙筆底龍文健獨扛象緯羅胷珠歷歷典謨落手玉鏦鏦卅年蕊榜通仙籍幾度蓮輝照瑣窻綑得珊瑚成國器未誇陸海與潘江公癸卯入詞館即典文衡今少宰芝庭彭公丁未禮闈首拔士也

一持符竹指番禺便擁麾幢到古吳半壁江淮資保障千村日月靜追呼勞民並妥飛鴻宅造士羣

歸駿馬圖試問恩波寬幾許太湖西去接鄱湖公由粵東遷贊江南河務游歷巡撫總督兼署總河學政前後善政多端士民頌不去口

搴帳西南控百蠻伏波銅柱望中攀全消兵氣狼歌裏大啟文風鹿洞間地寶日興錢似水邊籌夙定苗蠻山五溪六詔豐碑在終古摩崖碧蘚斑公節制滇黔時平定普元倮賊廣羅才俊於五華書院示以文章準的調劑諸銅廠歲給中外鑄錢數千萬緡此等功績之尤偉者

太白峯連劒閣高　折衝樽俎燧烟銷歡騰士馬聲洗壯膽落羌戎氣不驕三疏特紓充國議一軍齊唱范公謠歸來受

詔凌烟上褒鄂英姿好細描公兩赴蜀中籌辦軍糈兼畫西藏善後之策

虛舟著處本無心千頃澄波挹素襟範俗祇期民返樸懲奸豈尚吏鈎深勤吹黍谷回春管廣播薰風解愠琴政府即看仍世業手調伊鼎霈商霖公於江寧使署構屋如舫顏之曰不繫舟

賜書珍重護芸封家法堪追萬石蹤丹穴有雛俱是鳳渥洼無種不稱龍青油幕繞芙蓉麗紅甲杯傾琥珀濃入座徐劉皆勝侶一堂酬和日春容

情殷仰止廿年餘一昔春明話舊初柱石羣邦推

領袖桑麻故里藉吹噓百朋忝荷瓊琚贈雙鯉憑通錦字書作頌清風慙吉甫聊將懽意託樵漁

賦得露似珍珠月似弓

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香山句也余以菑棣之役同張少儀戴西軒駐永定河干景與時會各賦一首

一痕清趣共簾櫳小院蟬鳴斷續風遠夢荷香猶弄水新暉桂樹亦分叢盆桂寒生織室殘綃上村盛有彼水者影映銀濤萬弩中輸與閒情同此夕香山詩句老彌工

四月既望京師保陽同時請雨閱三日甘
霖徧沛志喜四韻
麥隴漸漸禾隴滋輕霏密注夜何其曉晴已報四
郊足閏候直如三月時（農占云麥收三月雨今年四月逢閏雨為應時）雩
禱深宮憂每旱靈蜷近渚躍非遲昨年尚憶驕陽
滿一雨為豐未後期（去歲五月十一日乃得渥雨仍慶有秋賦喜雨詩賓僚咸
和）

聖駕東巡重謁
祖陵禮成恭紀六十韻 謹序
乾隆十有九年秋

皇上自熱河
行在東巡狩恭奉
皇太后再謁
永陵
福陵
昭陵於
盛京遂朝羣臣行慶施惠率舊典也維時聲
教四訖遠人來王侯尉一於東西重黎
正其南北山車澤馬呈地寶以無方雨
畢風箕致禾祥而有慶

天子于是備法駕侍
安輿出自中關邁乎吉林凉颸薦而溽暑清湛露
晞而晴光遠蒐苗循古制詔司馬以三
驅蕃阜勝春田擬騶虞之一發悉率左
右人欣沮漆之從會同諸侯事軼岐陽
之狩負弩矢者百十部若長共凜
天威獻壺槳者數千里邊氓羣依
慈蔭蓋此輿情之愛戴實皆
祖德所貽留禮巨鎮之崔巍雄瞻虎踞撫遺弓而
惻愴思結龍髯爰詣陪京拜

陵寢誠著而
天容有穆僾見愾聞香升而
列祖居歆禮和樂備既受釐而飲福遂輯瑞以肆
朝東踰箕子之封北盡狼胥之域莫不
被冠帶奉共球屏息侍宸款關受約以
享以宴柔遠之道隆議赦議蠲錫類之
恩渥問高年而藹若家人訓黎首以無
忘故俗懷題聿煥表茂績於丹青簪紱
叨榮錄微勞於畚鍤惟
一人孝隆繼述斯含生之屬並效尊親惟四海治

洽雍熙斯
聖母之心彌增悅豫臣身依首善職在清塵遡賜
級於鵷行聽班朝而雀躍光華糺縵同
賡八伯之歌佳氣蘢蔥敬進萬年之頌
霜露
橋山積松楸
睿思懸孝繩
三謁後典繹十年前
輦路承
歡遠

帷宮問寢便千營環細柳萬騎發甘泉是處篝車
滿經時桂菊姸郷雲飛曉仗愛日煦遥邊渠帥爭
除道藩王謹執鞭奔趨如不及期會各無愆遂合
魚麗陣平開隼擊天輕蹄追掣電健翮落鳴弦須
獲仍行賞充庖更割鮮旨甘良備矣籩豆實供焉
迹緬
興京古基開鎬邑先星輿鍾王氣虹渚護祥烟似
帶松花合如屏繡嶺連海珠常不夜仙藥最延年
作鎮尊長白幡柴告吉蠲懷柔河嶽徧瞻覲
寢園虔弓劒欣重撫衣冠儼昔傳威神馳石馬呼
吸下靈蜷
文母徽音嗣
湯孫繼體賢宗潢添譜牒勳冑集旌旃並用家人
禮恭趨
列祖筵馨香升黍稷肥腯效牲牷陟降
三陵匝精誠
六代聯周廬馴烏象具位肅貂蟬萬國歡心洽千
秋景福駢旋旍過沛宅弭節指邠壓雞犬當年似
瓜壺舊俗沿兒童皆壯齒父老尚華顛介壽頻稱
兕于公載獻豣由來根本固端在樸淳全洞達

明堂敞中和禮樂縣受朝陳玉帛
錫讌出金錢鞮鞢來重譯車書萃八埏嘉賓親白
馬遠部暨朱鳶喜溢
蘐蘭色詩賡芑藻篇
慈暉暄蔀屋膏澤潤桑田赦用金雞放租爲赤縣
捐耆年施惠溥佐命建祠專
雨露恩無已榛苓思益拳輿情增挾纊
聖藻敷揮絃塞景披圖得農歌擊壤編文明真大
闡武烈定丕宣城已三方築人能七札穿金湯成
衆志弧矢耀高躔宛馬千蹄捷燕犀萬甲堅坐看

清絕幕行見勤燕然陽月廻
義馭丹楓簇錦鑣雲迎
雙闕鳳戶照九燈蓮虎旅歸環衛螭頭侍列仙趨
晨羣待漏作頌兢懷鉛 臣忝司坰牧身親厠從員
恩波蒙更渥
王路率無偏快覩
鴻猷炳欣承
寶祚綿攄忱賡雅什拜手上華牋祗自慙蠡勺無
能測海淵願同民樂愷長荷
帝陶甄嘉瑞
珠丘衍榮光
斗極纏豐岐流慶地億載奉犧牽

大兄居金陵爲尚齒之會七人樂巢二兄
寄示七月十七日雚甘園即席四絕句效
香山體依韻奉答

佳詠傳來比樂天白門高會頌長年七人五百八
十四（樂天句）要與唐賢映後先
晚圃秋花照水妍更教掃石坐羣仙他時袍笏歸
來日入座還應效米顛（大兄新築園石）
依然琴鶴偕歸路（樂巢兄爲上猶令以病歸）邈矣湖山結勝緣

春草池邊留好句烏衣人誦謝庭賢（園有春草池）
青溪幾曲任流連步屧園林各灑然想到芙蓉江
岸闊歸心一共峭帆懸

樂巢二兄見貺王石谷柳陰漁樂圖賦答
十二韻

舟出無遠水漁歸識近村村邊翳高柳舟水晚益
喧相依宛隣屋相憐如弟昆得魚必沽酒得酒輙
忘飧雜坐苔藉岸醉卧樹當根遠風送橫吹別浦
波微痕高蹤愜徒侶五柳陶令門（兄作縣江西以病歸）兒童
匹鷗鷺留畧兼罾樽烟波佇來集圖畫已可捫亭

亭西塞山青溪櫂潺湲桃花緣洞口茅屋羅山樊
門庭領夙約摹對常欣存

波羅城九日寄懷樂巢兄

嶺度層雲樹拂霜行程漸欲老秋光詩吟憶對黃
花好病起從添白髮長南院屐空尋舊約朔城酒
亦問重陽茱萸徧插憐歸晚海邑江舟鴈幾行（時兄
寫保陽署中並憶大兄金陵三弟即墨益思吳門）

荔青軒賞菊有作

曾記迎秋著意栽添來庭院錦成堆連叢色向淺
深見近座枝分次第開興引東籬先問酒詩題官

閣當看梅餘香爲護霜風晚嗅葉餐英日幾回

憶菊東樂巢二兄

去年秋好對花開今歲花遲客未回青女寒霜躭
寂寞幽人空谷憶徘徊晴窓驗色才舒蕊雨徑移
根更護苔知己得逢陶靖節倍添香影待銜杯

送三弟之任秀水幷懷錢香樹家朴山兩
先生

一官移近地再起荷
高恩弟任即墨吏議去官中丞俊考疏薦特簡斯邑公論陳連帥
温言及弟昆陛見時蒙天語詢及繭絲新緒理鶴羽舊霜痕
問渡江梅發舟先過白門
松楸長幾許鐘磬舉何時洪山先塋擬建小菴有夢依先隴
含情戀故枝花開春鴈過水滿夜航移烟雨樓初
上能無動遠思
湖山成往跡棠憩媿遺陰此去琴堂近重添謝樹
深俗奢應示儉治古在宜今絲粟關民瘼知余屢
檄心予撫浙奏弛絲米之禁特嚴漕弊
朴山留碩果香樹挹高風詩已傳陶令鄉應表鄭
公晨星人近遠宦轍路西東不棹津滄水雙魚豈
易通

於永定河因隄爲屋喜其曠朗成詩

小住亦云佳分隄土作階軒窓明遠水圖史秩清
齋暮樹深深柳層波隱隱涯魚龍秋一泒使節映
黃淮
碣石潮初上連疇綠正平防川兼問歲望雨復宜
晴倚檻清秋色流雲靜夜聲廾來幽曠地真洽避
囂情

防河駐長安城公廨念客夏六月大兄方
籌南歸來自保陽相聚撫時觸境悲痛成
詩

觸熱來因念予由衰年惜別重淹留東西屋共芳
蘭徑時階盛開蘭上下牀聯棣萼棲再別已成人隔世
一行又見雁橫秋重泉有路尋惟夢夜半河聲咽
未休

乾隆乙亥歲
萬壽聖節侍
讌熱河叨蒙
珍賜恭紀四詩同時被
賜者大學士傅公領侍衛内大臣旺公協辦大學
士虞山蔣公冢宰諸城劉公少宰武進劉

公

黃絛纏牙朝珠

華星玓瓅照聯珠
曉殿分班玉珮紆正色毋綏增貴采神功入骨荷
雕鏤光依
藻火山龍近貴比懸黎結綠適一串玲瓏風遞響
剛聞法曲奏天衢

佛手柑

兜羅綿相現黃金
斛座親拈契佛心貢篚須同台鼎重傳柑宴比上

元深摘時月桂香生指捧處仙盤露滿襟拜手願
添
無量壽一痕千輳映朝簪 佛生而有千輳文在掌

荷包

五色明霞簇曙袍
上方珍又佩囊叨儼然
錫命尊鞶帶肅爾容儀慎錯刀坐接芙蓉欣結綬
行添芟菊好登高搜羅夾袋思前哲曾爲天家貯
俊髦

紫檀如意

巧製何須琢水晶旃檀一片宛天成挂來九節芝
同色敲向三山石有聲賜笏並傳思鄭重賓筵時
出舞縱橫指揮若定欽
乾握計日西還頌蕩平

聖謨廣運平定準噶爾恭紀 謹序

殷旅三年之克力勤綏邊周人六月之
征功勤禦侮漢奪祁連而臨瀚海幕北
尚有籠城唐伐吐谷而平高昌詔外未
歸戎索然猶旂常銘烈竹帛揚休戡定
之勲前王所尚殊尤之績振古爲難我

皇上握乾綱撫坤圖掩唐虞之舊域須正朔於八
荒六府修和百嘉鬯遂輯師旅于內天
下不得專尺兵一卒之用甲籓服于外
天下不得私尺土一民之有乃準噶爾
恃其遐阻驁桀弗馴迫達瓦齊肆其凶
殘鴟張非類叛則討而服則舍
先朝之綏馭夙有成謨應乎天而順乎人
聖主之籌猷遥昭獨斷盖其瓦解之形已見淵敺
之衆遂多款關請吏者踵至一時舉屬
內附者動以萬計惟

至誠之御物不介而孚斯
仁者之用兵有征無戰攻車同馬令行而衆志同
趨授鉞分旄器使而羣才畢效
王師所指士氣無前朝移郭畢之營夕抵伊犁之
渡勞來安集若甘澤之起枯禾摧陷廓
清似疾風之捲殘籜百十部君長胥弓
負矢以前驅數十年逋逃反縛面啼而
求活達瓦齊與其孥屬等狼奔豕突魚
沸鳥焚聞笳鼓而心膽俱寒入檻穽而
爪牙頓衂吞舟莫漏遺卵無完白組俘

來宜論槀街之法朱旗捷至先騰赤縣
之歡實歸則軍有羸糧勁後而馬餘蹴
足計其時日捷於干羽七旬縻我金錢
未抵神倉半粟衆建而諸侯有土何須
築塞上三城長歌而壯士入關并不費
天山一箭凡此師行之盡利實由
廟算之如神於是禮
太室以告成勞開
明堂而行大慶典惟由舊恢宏
兩世之貽謀善必歸

親允協萬年之垂裕沛
絲綸而錫類指帶礪以酬膚遠人獻舞於象胥侍
子編名於宿衛玉門以西三十六屬國
盡爲冠帶之倫斗極之外二十八分星
悉應璿璣之數窮軌轍於圖經未載五
里一障十里一亭占節候於日月所臨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觀人文而化成天
下九功兼七德俱隆
建皇極以敷錫兆民五福與庶徵畢至美矣盛矣
巍乎煥乎昔班固勒燕然之銘宗元陳

淮西之雅揄揚本臣子至情鼓吹乃昇
平盛事臣學慚荒落敢同文士操觚守
在郊坰親見單于繫頸輒忘固陋俯述
懽愉恭裁百韻之詩無當六義之指手
之舞而足之蹈仰宣赫濯之聲靈闚以
管而測以蠡莫贊
高深於涵覆
析羽崑崙外扶桑渤澥隅梯航還九有撫御協三
無窮髮加冠帶奇肱入繪圖表裁金作字瑞輯玉
爲符風雨遵躔澗絃歌習魯邾即看同軌日那有

不臣區蠢爾狼胥部居然虎負嵎
廟謨勤遠馭天意肯稽誅厥醜相吞噬其人苦毒
痛一時胥欵附萬里接喁于
日表瞻依近
恩波浹被殊周廬安廣厦結駟騁高衢食則餘粱
肉寒仍予袴襦自歸戊己尉不用癸庚呼一擊期
清野兼收藉識途戀深寧飽颺感劇願前驅氣已
風雷振機難旦夕需奇猷成果決淺見破拘迂擐
甲人思奮臨軒
帝曰吁勗哉毋緩寇滅此始朝餔遂啓龍蛇陣分

徵鸛鶴徒旌旗馳兩道籌策秉中樞木硤關西出
金微界北踰箕張而翼布似火復如荼百堠宵聮
燧千門晝合繻堅犀明組練駿足軼騊駼地昔經
鏖戰山猶峙峻塗
咸靈騰汗馬剪伐蹙封狐所向無巇嶮何來有淖
汙飛行宜著翅踶走信連蹢宛若摧氷勢曾無伏
莽虞勁兵添鐵額蕃族到虬鬚陣不施營壘歌還
雜採蘇耕夫從荷鍤饁女或提壺令肅軍容整羣
亡賊勢孤大河臨指顧狡窟破須臾臂孰能當轍
情皆發覆盂游魂驚獨竄同室憤相屠投箠中流

渡移書衆部趨負戈咸喘息脫帽各雎盱彼亦懷
心腎誰甘事虎貙
詔從天外展誠向帳前輸拜舞迎回鶻傳宣走骨
都懽如身挾纊怖覺汗流珠信結千年誓窮歸卅
載逋投林遑更擇餘沫敢還呴設餌甘牛酒藏機
寄網罛徑迷熏穴鼠聲亂失巢烏俯首嬰長組駢
肩就短簽罪姑原脅從患必斷根株事業靡遺憾
天人叶
睿謨直成不血刃奚事要飛芻一舉清沙漠三靈
應鼓枹冰霜稀絕塞水草徧平蕪士飽爭超距寒

輕少裂膚隴雲黃獻瑞關柳碧回枯說使勞何有
師貞險自无禡牙春始半振旅夏剛徂神應增斯
極前徽有是夫比軒良勝矣視漢益瞠乎
宮關開鵷鷺衣冠集鴈梟當天陳鎧仗匝地起笙
竽鐃吹徐徐奏
綸音疊疊敷
尊親崇
顯號方畧紀閎模告秩威儀盛
垂旒睟穆遹馨香升
紫殿環衛列金吾蒼璧黃琮儷西鞮北譯俱呼韓

來質子大宛貢神駒便使新歸衆仍田舊土腴班
分盟有長祈綴色寧渝約束嚴中旅趨隨等厖騶
世藏三尺券歲賦百頭帑囿接靈臺迴秋添湛露
濡池亭張廣讌鐘鼓共清娛五等金貂貴千行紉
佩紆銘勲重彝鼎
懋賞煥彤旂勞酒須平卒游歌從列儒詩篇賚杕
杜遭會慶依蒲轂有千箱積人欣十日酺戰袍歸
路晚藜杖里門扶䩭韔弢繁弱緌纓褁湛盧止戈
昭
大武議獄體中孚泮水鴞音化穹碑

駿業鋪剛柔原互克威惠實相需
典訓傳豐鎬淵源接泗洙昔嘗觀禮器行吏肅冠
冔仁義為干櫓裁成及碔砆氣潛消武健
澤徧沐灝愚刻玉
尭巡洛披球
禹會岙潮平空越弩花艷發吳歈 臣忝分專節心
常慕執殳捷書承
葦轂喜色動郊郛每覩星章入深知
旰食勩頻煩紆
廟算容易靜天弧

祖烈恢彌遠
慈懷樂且愉方輿窮亥步圓景正暘堣河海長清
晏潢池絕覬覦琛歸丹浦貢禾納玉山租有字輝
華牒無言贊大鑪願從八伯後拜手效都俞

雉卵

昔曾摩藥轉便擬間仙雞雉子班何似鷟兒色漫
齊雌雄渾莫辨塒桀探還迷夜雊驚星落朝飛避
彈低錦膺思一蜕豐草失相攜貢玉盤陳核春筐
裹用綈端宜共
廟薦幸不飾閨笄熱河取畫眉鳥鷚為簪飾屢報騎官獲新從

鹿塞齎春薦例用雉卵古北提督采以貢

重陽夜雨書懷

夜長風雨動秋聲寂寞重陽得句情嶺樹冷搖霜
入塞江花夢濕錦為城扁舟近縣歸猶晚三弟一秀水
雁遙天去正輕淚灑人琴憶松竹音書無復問期
程

距塔子溝數里有廢塔

塔鈴無語佛燈消半掩寒雲豎寂寥城郭人民空
指似別移烟火向山椒

阿𡒄道中遇雪書懷

雪山高處王凝眸雪裏山光遠更浮萬帚池鹽微辨路路經小鹽池一星戍火獨明樓愁濡雁羽來蒲海冷憶鵞聲入蔡州此去狼狐踪易覓未須獵騎費春蒐

酒泉送客即席示鎮道諸僚泉在肅州城東外通討來泉釃渠以資灌溉

名泉舊近漢時關沙映長渠雪映山一勺漫從清濁論幾人曾照別離顏偶因送客攜尊至應笑臨流飲馬還安得嘉州同此席笳鼓舞劒興重攀

嘉峪關登籌邊樓作時乙亥杪冬三日

燉煌西外酒泉東萬里登樓驛盡通望去單于新毳帳牽來都護舊青驄水分夾谷邊重繞山到陽關勢畧同冷映高旌移暮色寒雲開處月如弓

安西

古郡控安西孤城靜鼓鼙一軍傳曉出萬馬聽寒嘶都護青驄貴纏頭白氈齊瓜州回民以白布蒙首為禮服稱為纏頭藏瓜冬入市種麥水勻畦回人與衛民疏勒河水種麥不資雨澤地接陽關近天連雪嶺躋沙鳴風任起沙鳴山在沙州堠立路防迷夜帳星星峽地名在兩山間朝冰步步谿伊川更何處千里漠雲低

戈壁

已報前軍進寧辭我馬勞風沙聲正遠冰雪氣常高芻輓須頻給泉流亦偶遭獵雲驅瀚海廿載與猶豪于於雍正癸丑從征北路經行瀚海亦即戈壁

安西道中口號

嘉峪關當嶺勢回籌邊樓外漠雲開行行大草灘前過未許窺邊牧馬來

回回舊部堡為城纔是關門第一程莫問瓜田尋貢道前朝此地少人行

赤金湖上草芊芊刈草千夫種衛田莫向山中窺

寶氣先從峽口認方泉

長流一水自東西踏裂層冰萬馬蹄行到黃蘆岡上望高城初見夜烏棲長流水地名分東西路沙漠千里至哈密乃見城郭

哈密東城

安西分兵戍守鎮臣統之內蔽甘肅外轉軍糧為西塞要地

黃蘆岡外去程賒紅柳城邊夕照斜漠影一行初見樹冰痕十月亦嘗瓜南山轉粟梯長坂西塞收兵牧淺沙鄯善車師諸屬國都從此路問中華

哈密西城

古伊吾地唐爲伊州俗以白氈纏頭爲禮服常冠有若赤幘直西土魯番皆其族即回回部也其長名玉素富先世歸命封貝子所屬萬餘人分居五堡其地終年無雨引湖水種麥樹有桑楊梧桐紅柳黄松果有葡萄石榴桃杏瓜尤著美雪嶺不寒流泉不氷春月緑南湖三十里杏花如錦園畜孔雀生卵以雞菢之白色者產自土魯番羣遊錦翼中尤可珍異繡氊織素婦工頗勤巾帽鞍韉

多尚采飾又一部自土魯番挈屬内附移居瓜州亦有五堡其長封一等公

幾葉伊吾守舊封朱冠白氈拜
恩濃雙城並倚當遥塞五堡都來作附庸飯麥栽
瓜人自足簪花織布婦爲容刺梅湖上添新水親
灌葡萄入歲共 刺梅湖在城西五十里

白孔雀 產土魯番南境哈密貝子貢之京師貝子置孔雀園畜之生卵以雞菢之采素不移其種

翠錦分行眼易明羣遊鶴鷺亦多情屏間玉立無
塵到月下風吹有暈生曙影交鳴銜尾去 孔雀相交雄鳴上風雌鳴下風 霜毛借暖愛雛成越裳白雉應同瑞不倩
星槎籠載行

巴里坤軍營二首 過東大坂即爲巴里坤軍城二十餘年準噶爾不敢窺邊

層山初度阪傍水舊宜城已過天驕馬寧須歲治
兵晨星依短堞夜雪趁遥程會報餘氛靖猶催萬
騎行

單于亦多族
帝澤概王臣貢道隨春草浮槎向舊津請纓曾北
漠假節又西秦匣底看長劍無嗟白髮新

丙子元旦歸自巴里坤次南山柵口

南山千萬松中積盈丈雪大石踞松顛雪更高於
石我行際春期邊寒氣猶結仰邀雲日光照面融
眉睫看山去忘遲古戍出層業柵障因樹爲春回
翠成羃草生亦滿山雪消在四月初開一徑嶢無
憂九阪折爲憶遠征人高功酬令節兹山石可銘
緩緩尋歸轍 明日過東大阪新修盤道將成其巔有唐碑字跡漫滅惟餘山柱國尉遲恭六字可辨

丙子元日懷吴雨民中丞 雨民奉命稽察兵事以乙亥元日同至良涿隨赴陝甘涼馬收歲因之有感

千里共一塵雷電行王師策馬向春朝與君相見
時纖南方秉節上谷稍褰帷相送渭北雲行人君
似之（天官書秦雲似行人）君歸會有期使節忽已移我行復
就君徂旅傳西陲陽關踰千里轉與故人期瓊處
夜相並羽蓋凉更揮改歲復今日隙影遷路岐南
山隊崔嵬去去從此辭氷霜入短鬓鏡影添新絲
風塵重回首離合動深思努力軍國重餘閒須自
持

題邠州大佛寺

丈六金身一巻石茲山佛現自何時不開禪誦登

樓見兩壁畫風七月詩（州牧張文秸顔爲畫風閣）

長安道中四絶句

慈恩寺杏花

曲江何處問樓臺紅杏花時少舊栽猶有春光貽
過客慈恩寺裏一株開

城南桃花

桃花幾樹艶春城帽影鞭絲傍曉晴三十里香舟
在水不遊杜曲負誑行（客言杜曲溪岸桃花三十里最爲勝境）

灞橋新柳

遂水寒烟地寂寥無多春柳尚踈條行人不爲攀
離思祇覺關情是灞橋

郃店玉蘭

雪塞經行草未芽青門二月已栽瓜依稀更入江
南路幾處園林木筆花

驪山湯泉（在西繡嶺山下華清宮初名溫泉宮又名繡嶺宮）

繡嶺宮前石近扉靈湫屈注霧烟霏春巖淑景初
融慔遠塞寒塵一振衣水淺香晁游已歇夜深玉
笛聽應稀朝元閣畔閒松柏占盡當年輦路微

洪洞謁皐陶祠

作士期予治知人儆帝難陳謨諧益稷任法陋申

韓古霍山遥峙靈汾水右繙崇祠承位置松柏頌
丸丸

固關入直境喜雨并示井陘獲鹿二令

細雨濕前旌春風織甸行層田青綴嶺遠樹碧依
城雲共關門啓花分邑界迎欣聞
行慶日
帝澤槩東瀛（時伊犁平定告祀　孔林）

龍門縣

出陘猶迷縣遥程更向邊有山皆作障無地不成
田馬踏巖花過駝行塞草便秋風吹古驛暗數北

征年（余癸丑從征曾至龍門屬驛）

恭和

御製駐蹕景州諭直隸扈駕諸臣

玉輅陳鑾郊形雲連嶽路岱祀秩方春孔庭儀有素恭承禮典崇爰施慶惠優霽顔下守令屢念先甿庶咨詢悉晴雨東作敦上務千畝稗初齊一騎戒毋邊金石申訓勉絲綸勤注措給助逋寛期民咸起僵仆叨恩綸肌髓瞻忭爭趨赴所愧臣職忝蹇汗承碩慮欽聖揆後先如天仰仁恕

晚坐得月亭小酌同少儀諸君作

暮色映前汀千畦領一亭檻邊秋水白籬外夜燈青對酒從高論行歌每静聽休言游已倦且欲坐忘形

飲吳中女貞酒同少儀諸君作用前韻

落葉方無賴杯行肯放空那能將髮黑實可助顔紅（諺美故鄉水）（美不美鄉中水吳諺也）人思歸棹風依稀三徑好詩興晚香中

波羅城九日（趨事邊城凡三度重九）

三年此地雁鴻聲何限登高望遠情酪酒濃時添塞帳獵雲開處傍秋城暗懷惜别人將老乘興題詩病已輕差喜菊花遲爲閏肯因風雨滯歸程（今年閏九月）

赫山行館盆菊初放張少儀王立亭蔡鶴汀吟詠競爽亦和一首

邊霜猶護一枝看漫憶關程隅歲寒（昨年以九月赴嘉峪關）九日叅軍須共酒多時彭澤已辭官（三弟官秀水以病歸）半窻曉日烘晴艷一點秋燈照露團坐對南山供好句籬烟遥映晚楓丹

病中得西疇書並録示近詩有與馬半槎同時臥病代柬之作觸境嬰懷依韻寄和

六十年相若眠餐近若何書來洽凍漬詩誦起沈痾幽事跡如見嘉招酒易多（詩多讌遊）從誰尋大藥與客向深蘿桂樹歌凝席籬香手灌窠秋懷憑繾綣病胃當摩挲白下居曾卜青山夢未訛遠遊須有際貞性本無頗尚憶關衝雪方籌海靖波倚鞍思

矍鑠撫枕愧蹉跎余西征遘疾久乃獲愈息影蕭齋晩回頭
匝歲過僧寮忝玉版官閣問瓊柯亦疾原非疾如
魔不是魔時西疇有外事之擾故云休嗤瓠五石馬半槎和西疇詩有君殊
五石瓠之句任照鏡雙皤與得江山助春隨杖履和故
人乗欵叚端喜就吟窩

漕河宿給孤寺示禪僧鑑慈

行塵初憩月盈灣旌纞頻年閱往還樹影不移濃
淡處河流數問淺深間僧添白髮緣何事地近青
山忍獨閒聽罷鐘聲呼飯熟道旁曾恤幾顰顏

聞袞叔度少宰奉使巴里坤軍城時嘉平
二日滄洲途次雪中因憶昨年以是日出
嘉峪關詩以懷之

故人風雪向遙邊回首關程便隔年萬馬易隨春
首蓿計其到日已春一城長倚古烽烟欲窮壯觀樓千里
嘉峪關有籌邊樓憶到寒光月上弦見說單于尊漢使儒
臣籌國事鞍韉

奉
命同劉繩菴吉敏齋兩少農勘津滄牧地數萬頃
悉聽民墾種將春得雪喜而成詠

風起飄林末雲沉近海隅波光移碣石人跡向寒
蕪柳絮庭初見梅花歲已徂山河凝亥步草木覘
春蘇野老思耕犢園人悵牧芻千旄欣至止表啜
識前驅試踏瑶爲圃同看氷在壺歡聲垂
永澤瑞應滿黃圖

盆梅三首

白梅蓄三年矣今歲花開轉盛

三年薊北雪中看信有孤芳共歲寒隴首音書緘
去歲還如玉笛未吹殘客歲有秦中之役

綠萼梅

烟霏瘦萼影參差仙袂相逢駐少時記得泉聲翠
微寺玉屏映水一枝枝金陵樓圖翠微寺僧院西南二面有梅屏鋏幹氷花盤紆糾曲如天成藩障蓋數百年物也下臨八功德水清音濺濺暗香浮動追憶四十年前讀書其中直是置身仙界也

紅梅

酒照芳燈奈爾何興來官閣共婆娑香添昨歲紅
猶好鬢對今年白已多

丙子除夕

華燈餞歲發新醅正有梅花繞座開江國夢隨香
際去玉門人憶雪中迴去年自巴里坤回肅州於除日就道閏添客
詠逢春早臘月望日立春寒報軍書入夜催是夕西師過境老矣

駒光憐更速起看列宿畫雲臺

丁丑元旦

六十人今老風光老又新庭梅初映雪臘酒自生春歲稔瞻雲氣郊融近玉宸欣逢泉紫色應澤鬓如銀（方有清塵之役以來朝赴紫泉行宮）

酴醾盛開成二絶句（酴醾一名獨步春）

江南春晚此花開淺白層黄相間栽長嘯堂前真獨步酒邊添得暗香來

林檎花綴一株看雨蓋風枝耐曉寒學舞霓裳曾比似道家裝束近前闌（黄山谷詩倚闌偷舞白霓裳）

勘漳衛水溢宿圓津菴疊前韻

道柳陰隨落照遲歸鴉共客暮鐘時星河鶴嶺（内邱山名）今宵夢月日僧房前度時（余匝月間往來過此皆以二十七日）德漳敢云川作障民瘼端在吏能慈憂來試聽瞿曇語藥可醫龍水可移（内邱志載昔有高僧嗅雨氣仰空歎曰病龍行雨可憫也已而龍來求醫得愈爲移甘泉近寺以報之）

雨後宿苑東菴（地在清苑縣東故名菴成延安蕭慈航寺僧主之）

別院儼僧家鐘魚事已奢僧移残歲榻人獻近村花月霽檐開鏡春游雨淨沙初程三十里無減亦無加

雨過河間邑令吳山鳳來迎憶其昨年任獲鹿時余有述次喜雨詩在三月三日今春得澤尤早境會適合宜誌新詠疊前韻

好雨屬田家隨車願每奢一春人在路隔歲縣移花麥隴香生餅瀛隄綠映沙時巡歡補助濊澤更新加

視河舟次夜雨疊前韻

枕簟亦浮家舟輕水正奢篷聲添岸雨箋詠落燈花海鶴孤横夜江鴻迥立沙已醒南去夢不用棹頻加

河舟書所見三疊韻

渡口幾人家相看樂事奢網魚依岸柳驅犢避村花滄酒初開甕南檣欲蔽沙十年來往路春興若爲加

爲慶雲前令甘怡題歲甘橋額四疊韻（慶邑道界爲津古河行人病涉甘令集衆力成長橋請名于余余以慶非屢豐而令能用民力未易爲此師曠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薺因命名歲甘橋即以寓令之姓氏焉）

民事理如家長橋役匪奢官賢棠勿翦歲稔薺先

花載道歌行轍崇題紀斷沙拈毫愁腕弱爲爾興能加

南運河道中五叠韻

春艘粒萬家估客樂繁奢北去朝宗水南來夾縣花百泉開衛漳全派挾漳沙導海成雙注功高豈易加（滄青之捷地興濟兩減河久湮雍正初年怡賢親王高安朱相國奏議濬復自是南運鮮水患北運之王家務筐兒港兩減河制同）

水村杏花六叠韻

近水阿誰家園林春未奢數枝添夜雨隔岸見朝花問酒村横渡聽鶯柳映沙猶憐帆影外霞綺一

痕加

舟中臨張長史草書七叠韻

千字壓羣家淋漓氣尚奢公能神以酒我欲眩生花過閘猶尋紙（千字文卷後原題舟發石佛閘至魯橋書畢）如錐豈畫沙帆陰移硯側已報一程加

買食野菜遂得多品八叠韻

野蔌買邨家春盤味轉奢薺甘纔展葉蕢苦獨遺花（蒙蕢菜正月食根二月食葉）傍水青依龍緑堤緑擭沙何人芹筍候餐向故園加

友人饋滄酒九叠韻（產州北麻姑城又名麻姑酒須家釀久藏乃佳市沽者味劣）

問訊酒壚家仙醽望敢奢麻姑能釀藥槎客正觴花香起荷生沼清盈水瀝沙多君藏已久不覺量爲加

同座客話金陵風景十叠韻

王謝舊人家風光六代奢桃根春水渡桂樹小山花溪曲燈隨舫潮迴月印沙平生遊歷地清麗更何加

舟中咏燕子十一叠韻

簾幕向誰家雙飛樂意奢舟迴人共語岸濕杏初花茆屋猶尋巷芹泥或帶沙曰歸春社晚香夢影

交加

次天津作十二叠韻

潮海鎮千家肩摩俗舊奢一春浮蜃氣比屋鬭鶯花久雨勤通洫新晴趁漉沙屢豐良足慶富矣又何加

海河十三叠韻（即大直沽也南北運河東西淀之水皆會一百二十里入海）

碣石聳天家津門萬派奢雲移遼北粟風到海南花自昔

無烽火曾誰認界沙海口橫沙如閩漁船必乘潮乃能出入春潮濡戰艦閒較凍痕加

銀魚十四疊韻天津海產也冬月呼為冰鮮

深探海若家一箸已云奢細欲浮銀縷珍還養雪花辛無逢燕啄亦鮮避鳧沙白小羣分命用杜句因憐數罟加

蛤蜊十五疊韻

海上釣人家南烹味並奢瓊漿芬桂屑錦背濯苔花楚客蠵調酪秋風雀墜沙江河多品類賦擬老饕加

孤雲寺十六疊韻雍正乙巳年舟泊此有詩

僧歸亦有家門外水雲奢夕岸銷塵影風帆過浪花桑陰重問路竹棲屢移沙檢點詩閒在飄零興轉加

北運河道中十七疊韻

過潤溯皇家春流勢已奢遥邊輸雪浪上游潮白二河發源北邊疊道峙桃花桃花口疊道為要工萬舸香生粟千夫夜汰沙河多沙堼設爬夫以利漕船輕帆隨岸曲驛近纜還加過天津入北運陸路百八十里水程倍之

牧令承檄種柳表道村民趨事官路河

皆偏喜而有作十八疊韻

堤柳設公家兼增景物奢風絲常近水雨樹間

花笠午蟬清樾翠陰積軟沙鶯啼再來處緑是

叢加

得三弟書十九疊韻

書到比還家春光入夢奢隔江新岸柳二月小

花已載鶴歸渚三弟作令秀水新歸因逢雁宿沙看雲憐

棹離緒觸紛加

永定河道中二十疊韻

經野幾能家魚龍窟宅奢堤成排種柳浪過慼

花農事高低堰神功來去沙河之靈在高岸深谷瞬頃輒變不

清淀路那照鬢霜加南岸外即東淀所經

鳳河二十一疊韻

集澤使為家金堤費已奢時方築東堤邨稀蘆界緑

暖麥分花細躍移靈沼源出南苑微波導墊沙永定沙停

下賴鳳河轉輸入淀漁榔重淀外新水峭帆加

東西淀二十二疊韻

分疆遶宋家雲水到今奢千里堤橫柳淀南隄七百餘名千里長堤三春浪拍花經天從注海用李長吉語讓地

畦沙(居民多耕占淀淤)隱隱蛟龍宅風潮晚吏加(海潮溯大淸河而上)

水稗二十三疊韻(兩淀多有之作粥味美爲村漁之利)

播種滿農家篝車望轉奢同收禾是米常近蓼開花水長猶遮岸(莖出水上雖深不沒)風飄亦墜沙漁舟歸乍晚豐穫載新加

題永定北埝館壁二十四疊韻

梁燕已如家簾屏不在奢朗澄堤外水清映竹邊花舊識隨鴻爪相將宿鷺沙詩成徧邀和旅興壁間加

雨餘行館即事二十五疊韻

一雨徧隣家蛙田鼓吹奢蔭添行館樹香接上林花(地近南苑)凫浴池新水鷗明岸遠沙餘情紓物候枕簟惠風加(館額惠風時至夏月防河駐此)

紫泉二十六疊韻(元時泉出紫色在新城縣北之龍堂村經衣錦店入于白溝河)

郊浣上清家靈源導更奢一痕衣錦店千樹夾城花魚咏含香藻虹垂映素沙蒸聞仙蹕近紫色望應加

雞爪泉二十七疊韻(泉出定興縣之閻臺村流至安肅蔴莊營其土宜菘名黄芽菜因漑此泉味甲諸圃)

業圃自家家畦泉若鬬奢春風吹菜甲夜雨長萍花流細曲歸淀(由雹河入淀)痕清半入沙平生疏水願爲瀹道心加

慈航寺爲禪僧鑑慈作二十八疊韻(寺臨曹河渡爲畿南孔道鑑慈名元通發願收養疲癃余率守令助之經理冬月嘗至千人鑄大鑊供四百人炊鑑與就養者同食一麯甚勤苦余贈以詩有僧添白髮緣何事地近青山忍獨閒之句)

鐘鬴具僧家眞看願力奢飢人方索飯弟子漫拈花航渡一莖葦車痕百道沙頻來禪榻畔共我鬢絲加

以疊韻詩寄陳星齋奉常索和二十九疊韻

詩寄太常家知余春興奢千村逢好雨上苑想新花未送酒盈甕猶懸金揀沙鐘鏞如有和重聽大聲加

丁丑仲夏過圓津菴悼譪然禪師用前韻

樹影添濃粥鼓遙依稀拄杖導門時百年過客醒猶夢幾度逢君偶與詩邑乘合書名釋傳路人爭誦給孤慈星鄉到此閒應好刹那光中鏡屢移

奉使商邱五日即席分賦

蒲荷香泛綵為舟江上簫聲憶舊遊人倚星槎遥問渡地當埡澤半横邱多才入座文兼酒五月登樓夏凝秋時猶衣棉太白梁園吟五月不熱擬清秋弔古梁園迷往跡西陂魚麥且淹留宋牧仲太宰建西陂別業禹鴻臚之鼎取元結句為寫西陂魚麥圖

遊商邱太宰西陂別業兼呈宋蘭暉先生

共指平泉路遥瞻閼伯臺雨餘林綠淨風便芰香來門啟村耕近舟撑夜網回橋廊隨徑曲雲水豁天開園西水滙成河延長百餘里西陂所由名也

柳陰迤對岸岸轉水同遥月渚帆初見西陂水漲下通于亳舟帆間有至者風亭笛共飄葦蒲俱淡宕鳧雁各招邀更遠岑樓目林端碧浪揺聖蹟垂名構宗臣返舊山園額西陂聖祖御筆也太宰擴為退休之居百年巖桂古一曲鏡湖開東海詩同調公與王新城合刻有集南州轍共攀公巡撫江蘇任凡十五稔一家聲貽讓德初服紹崇班先生為太宰之子歷官奉天府尹致仕魚麥圖成後禹鴻臚之鼎作西陂魚麥圖真知世味殊地仙寧復讓關吏舊相趨綠野芬猶在皇華興不孤擬憑舟水地清夢接江湖

相州雨夕宿大生寺示德修上人

禪關深處即雲窩老衲何心問笠簑隔院高餓藤蔓古到門清映竹陰多涼宵欵客陳瑶簟幽事看君向薜蘿猶憶魏公池館盛鶯花開任一春過魏公判相州郡有花圃會歲飢涉春未嘗一遊客投以詩公答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

比干墓

千載慕猶祀三仁履亦齊丹心臣勵節白石聖留題墓碣殷比干墓四字宣聖所題土剩殷墟舊祠完衛水西拜瞻松柏路未惜遠衝泥

詠梵寺凌霄花

弱蔓不自高古柏忽異色灼灼數千花霞綺映簷日愛此奇麗姿宜傍優曇植猶恐秋風來堅脆殊本質附託審物情何由謝緣飾

雨中舟過天津官雲程侍御貽盆蘭賦此為答

蘭皋元近水舟際忽移香之子崇明德多情解佩芳因風想庭砌帶雨夢瀟湘亦有蒹葭詠應憐臭味長

通州感懷余以戊寅八月十日生于通州在大父官中書時也

薇堂世澤桂添枝六十年前墮地時雨露早濡天

尺五關河遂越路多岐往來關塞路皆由此千軍漠北携長
劍九載畿南建大旗報
國丹忱身已老傷心頻誦蓼莪詩

次韻舟中桂花

香風吹送武林舟似伴嫦娥作遠遊江近芙蓉波
瀲灩座添蘭蕙夜清幽三年別夢邊霜早二妙吟
詩海月浮酒任頻斟花任放不須苦憶故園秋

丁丑八月十日直沽舟中自壽作並寄南
中諸兄弟

霜晨攬鏡鬓添華路入香林水正賒時奉命督漕天津泊近
梵寺老至直如僧注臘秋高真比客乘槎清齋葵菽
堪爲壽遠夢松楸抵到家載取南舟今夜月眼明
巖樹桂新花舟中盆桂盛開
稌黍村村路有香幽圖耆艾效蹣堂杖藜不異叢
芝鶴冠蓋無須盛酒漿樂歲幾人飢待爨寒天下
里病爲坊畿地義倉養局州邑經理皆徧願歌豈壽酬
元化十載何能補寸長

三年前喜伯兄來季弟初逢罷縣回獨向秋濤操
艇出遥聞官閣報筵開伯兄六十稱觴余方防河永定兄竟日少歡一
人少處歡猶念他日歸時老更哀曉起篷窗詩在

紙欲憑雙鯉寄泉臺
故園兄弟數行書瘦骨同經憂患餘齒豁未妨餐
遐邇耳聾翻任笑軒[illegible]偶因夢去扁舟遠預
擬歸來比屋居廊廟江湖思夙夜百年鼎鼎定何
如

九月八日南運河喜遇馬十三湘靈表弟
來自維揚就晤舟中余方赴古北約湘靈
先至保定署中

武林別思幾經秋横海風烟暫泊舟千里魚龍波
曲折南舟所經河湖皆漲數行鴻雁影夷猶竹西歌吹閒賓
館江上詩名舊選樓應是交遊曾厭蜀那能白髮
不盈頭

客裏登臨已少歡長隄惟見水痕寬未謀一醉空
携酒與放扁舟暫解鞍去路漸迎楓葉滿歸時未
到菊花殘寒香歲晚同珍惜細酌秋燈話夜闌

津門途次九日並柬湘靈

海雲千里秋河水十日漲長隄何蜿蜒大道本遐
曠風吹早暮程往復帆在望此地無高臺亦足免
惆悵濁酒不盈尊看花惟小盃皃鷺或飛來白屋
猶跰蕩幸不憂阻饑

帝力齋感仰遠澤有勞人書札訊無恙江湖已寒
深扁舟忽相向別久輕餘情問老各異狀那無酒
與斟獨有詩可餉離合泯紛歧漁歌晚猶唱

運河秋漲漕艘踰期奉
命赴天津經理俾速南下無虞冰阻尋又承
勑同山東鶴中丞勘九河故道宣減漕渠途次成
詩四首

天廋雲垂北津門海近東千檣籌可數一水軌俱
同短草初霑露歸帆漫信風稻粱隨地足遠澤少
哀鴻時江南河南被水奉旨分截漕粟充賑

重拜綵綸出稍爲貝博留古河千里迹已溺
一人憂雷夏尋遥澤東方領上游望洋寧遽返真
藉挽頹流

隄堰形何曲淮黃勢並高荊山聞鑿鑿灘水試分
艚玉粒須膏澤金錢免驛騷時南河大工並舉恩諭悉酬僱值
時廻籌底績誥誡
聖躬勞

斷續賓僚侶遲廻鞍 間周原頻阻水接郡少逢
山魯縞霜侵夜南舟酒破顏邊巖憶行館重咏菊
花斑客歲以九月寓熱河

次慶雲作

慶雲爲海隅至瘠之區乾隆八年旱歉
連歲蠲租復永免額賦三之一更發帑
爲買牛種樹鑿井父老感述
朝廷恩澤輒相鳴咽

露氣潮痕黯不收孤城已盡海東頭蓬茆十室寒
常早荑稗終年飽即休井養有泉添沃澤橋成無
棣減湍流憂民治歲臣何事
聖主恩深每預籌

汶陽旅次見菊因憶古北波羅城同張少
儀諸君行館有咏連亥子兩秋今仍同作

踸菊蓬行館微霜落近邊兩年淹舊詠數朶接寒
烟汶上逃名地湖干賣酒船安山湖尚憐幽興在燭
影對新妍

棉花實重農功乃自昔不見賦咏因述二
百字

地接公桑湍場連我稼同秋原寧墜雪植杖乃逢
翁芋外枝低影葵邊花細叢樹圓深裏碧蒂客開
垂紅核核瓊分辦絲絲繭綴茸霜蘆依岸渚風絮
漫房櫳共井膏頻沃分畦景倍融欣隨農報獲擬

待婦爲功大地憂寒蟄此以入飾倮蟲蕃蕪宜有自衣被遂無窮貝草名稽古揚州織早工貢從禹甸入賦豈漢年通夜紡家家軸朝彈處處弓定知均稷播每惜漏豳風尺度煖恒載元黄色並衷休論麻辟績詎逮帛熒𤻜莫辨六經字猶餘千載裳廣南空薮樹塞北但飛蓬物土傳初俗邦畿洽屢豐興歌共遺秉掇拾任盈籠

冬夜雨中同劉林一馬湘靈話故鄉風景因成四韻

微風拂拂雨濺濺已到輕寒十月天茗椀頻添新活火（時里門寄到梅片茶）梅花重檢舊吟箋（客歲詠盆梅詩憶及白門翠微寺綠萼梅障）爲憐預結山邊屋（湘一擬卜居清涼山）息老須歸郭外田（林一話金牛洞舊田之美）記取官齋同剪燭數枝殘菊影猶妍

題宋慤庭杏花春雨圖小照（時慤庭侍養南歸）

風雪送長征車馬燕山路羡君馬首南燕嶺成廻顧江梅白於雪忽到舟橫處歸程合有圖吳湘歌競度風吹北堂春花艷南園樹磵柳倚清波柴門掩香霧簾褰將何之戴笠聊小住雨濕燕猶飛花浮魚共聚地匪卜幽深身如離傳遽悤和奉輕軒

載誦閒居賦蓀爾圖中真歡言託豪素長干一葦航通津閱爪步望望綱師里深情邈洄溯

馬湘靈歲暮歸里門取道維揚詩以念之

風雪蕪城去單車馬少游歸應逾改歲詩莫起新愁壽世摩青簡生兒慰白頭犀錢憑早寄霑喜望衰眸（湘靈與余同庚乃有生子之望）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二集上

戊寅元旦乘暖至蓮花池小步

勝蹟林塘曉春風步屧初閒情應讓老俗禮久從踈竹外泉堪鑑花時徑欲鋤增懷蘭菊秀漑護及公餘 謂蓮池書院諸生

燈夕津門行館盆植牡丹白桃花盛開各系一首

屏簾隨曲折乍許問春濃池館裁何有香爐暖合

供長安分夜色數朶綻歌鐘莫便催花盡還思對酒重 唐花鮮能以時復開

不是歌穠李猶疑弄落梅窺燈映人面乘月到天台春水雪融岸芳筵玉作杯盈盈津渡外素影接豐臺

元夕次靜海水村同張少儀王立亭戴西軒陳肇州分賦得圓字

海月初騰碣名圓河氷漸豁大隄邊雙旌夜館邀文酒百里津門任管絃坐近帆燈添野色聽多村鼓是豐年歡聲昨歲趨

行殿雷動星環御座前上年 聖駕南巡元夕扈從至任邱

津門燈夕賓僚吟詠競爽因憶三年所歷又成四韻

種瓜城畔酒爲泉 丙子假節陝甘駐肅州 青淀橋南月似烟 丁丑扈侍趙北口 有興還同今夕醉多情仍比去年圓童歌聲滿村村近客咏燈分字字妍更欲探奇瀛海上驪龍正好抱珠眠

西疇寫小照詩帙後索題句 詩爲伯父息翁先生評點余與論詩短札並載

書至輒累紙新詩亦綴幅情欣琛懷袖來對宛清矚評吟更沓陳何止書尾續暮閣飄風鈴坐我篝燈讀歸鴻動遠思落月透檐曲呼君几席間彷彿慰幽獨雲氣濕髭鬚烟霞上衣服戴笠將何之浮邱舊山麓風雨寫歸心坡仙企芳躅後來漁洋老襟情亦可掬 漁洋詩集有戴笠小像 客訪春江潮名高東海滄望望龍眠山宗風峙巖谷阮謝愜交歡高談屏凡俗皤然八十翁健興事品目 息翁伯赴廣陵舊遊之招飲酒高會一時名流爭以詩文相質 踞席羅笙簧門庭久推轂尺寸守顏鑄瑣屑附遊牘論文敦夙契憶就江舟宿 余已北上泊已

京口西疇來舟中談詩竟日 十載換華顛相思隔川陸故國合
腴顏清風領松菊離覿詎有常願言慎凉燠

題蘭陵呂宜人所畫姑母高太孺人詩意
圖寄又華賡于昆季一

姑母高太孺人於雍正乙巳作五日詩
觀承尋歸自京師和詩有云也將白水
蘸菖蒲作客年年並此無況味可想五
日詩徧傳江南北同里吳恭人和詩載
雙清閣集中江都許宜人淥淨軒有詩
紀其事今蘭陵呂宜人爲寫詩意成圖

並題元詠於幀首信可傳矣憶童時見
姑母畫梅幅寄揚州某閨秀題句云一
枝寄與揚州閣是我江南對雪時先君
子亟賞之自今思之忽忽五十年矣能
無泫然姑母淑德芳徽爲兩姓女宗非
僅以文筆見稱門庭以内至性過人爲
觀承幼所稔悉因舉似古淑媛題詩誌
之歸又華賡于昆季藏之俾後之人知
太孺人之篤于天親所遺又如此也

五日菖蒲詩裏畫一枝梅雪畫中詩魯姑屈姊緹
縈女筆墨何能繪孝慈

蘭陵惲哲長爲繪百花屏幛題四韻見意

春鋪秋染爲誰工香色参差意態同四座正兼風
日美百年肯放酒杯空寧將錦繡爭時艶得比桑
麻見歲功老我就中投氣味桂巖叢外菊籬叢

野花作瓶供

野花爭弄色異地孰詢名碎錦茵堪藉微香座易
盈託根何不擇對客豈無情筆硯沾餘寵新詩數
首成

熱河道中

榆錢柳絮各隨風簇簇山桃映日紅漫惜邊塵移
節候猶餘春色眎衰翁
草萊盡闢剩汙邪伐木誅茅便是家注籍流人三
十萬都將擊壤換吹笳

五月三日喜雨王蒓薌太史作詩見貽依
韻和答 太史爲相國文恭公曾孫

地脈疏潛壤 時方循潞河渠 星壇禮上穹千疇歡旣洽一
雨遠俱同籥動
恩先渥 奉詔清刑
皇虔感易通 聖駕親行祈禱 奏書馳夜半電燭海雲東

雨中修奏已漏下三鼓

即景次韻將以來日按部邊屯

暫覺貰塵遠頻吟景物穸山連靈囿綠葉遲晚霜紅脯鹿行盧火呼鷹過嶺風那能學矜貴新婦置車中

上都河道中

歌殘勅勒天如蓋路繞灤陽水不回一片黃雲千載淚秋風吹上李陵臺

載清堂前疊石爲小山集飲其下取石有數卷山意足爲首句成四韻張少儀劉林一戴西軒王行上陳肇州沈石亭愷次桂州兩弟鬮其句次亦各得一首

石有數卷山意足擷取涼雲向深谷舊種中盤粒葉松新移近淀行根竹步來巖影月邊明捫處苔痕雨後生芙蓉欲泛前池艷蕉菊還依使院清（古蓮華池近在署前）

偶拈秋聲四題效文衡山體

蟬聲

翛然高唱蛻塵緣不爲頻啼恨未捐幾樹濃陰秋露下一枝餘韻晚風前情悠坐久喧仍寂午簟吟多倦即眠化篇常秉清氣在眼中槐柳任寒烟

蟋蟀聲

乍分蟬韻聽低昂唧唧秋陰草露涼靜引空廊無靡響暗窺短砌有燈光依人欲訴來床下與客多情語夜長鬭勝也知終寂寞不須回首半閒堂

絡緯聲

爪藤豆葉散清音何處繅車倚暮陰九月授衣寒已至一燈催績夜同深疾徐各替蠶娘手展轉能傳織女心河漢欲傾霜露滿莫將芬緒傍繁碪

落葉聲

纔逢槭槭孫村外又踏蕭蕭野寺中夢枕初回全似雨打窗幾度乍因風江湖水落喧枯岸簾幙霜多獵舊叢日暮離筵聽豈盡不將社酒更治聾

赤城溫泉

山家如箕中沸暖泉甃砌深丈許旁距數武復有冷泉相濟以和洵靈澤也導爲二池覆以連楹名瑞雲室附泉松石潤茂草木榮暢迥異他山

層山轉蒼翠旌旆去悠悠烟景未易即何暇問深幽偶因向仄徑稍得濡前郵澗黍黃欲墜野花香

正浮夙閒青松障其下谿靈湫女祁領異境不惜
迂道求巖扃叩初啓鶴鷺相夷猶丹砂伏雲根氣
上爲重樓清音韻雜佩孰是弄珠儔雕䖝少近砌
香葉還通溝陰房盛翕赫罔象潛寘搜咫尺復異
泒清冷澄冰甌㵟沸岐遠脉趵突同輕漚動挾谽
谺勢靜惟活活流爲觀和會意宜無札癘憂檥楫
仰
聖蹟浴日垂邊州至今光照室宮沼神龍遊遐哉
赤城標雲霞恐未佯睎身秾咸池振衣凌高邱勿
愁寒霜早恒噓暖律留一洗笳鼓競再叶絃歌稠

含情望仙嶺長嘯聞清秋（縣北有邱長春仙蹟）
宣化黃令可潤修城之役以除積沙爲功
城西緣壕植柳曾疊數萬株風枝所蔽沙
不得入因立萬柳亭引柳川之水相澄映
爲勝蹟余以戊寅初秋至宣化樹皆成陰
臨觀可樂題十六韻以表斯亭
巖城當朔漠曠隴合風沙舊失苞桑固誰將戍堠
加（前政以沙擁城堞增置戍防）爬疏功在野保障事如家雉堞
排初聳龍堆剗竟空一槐徒鄭重（城有槐龍古蹟）萬柳正
周遮颭起墉飛隼烟濃樹帶鴉楯添叢翠列帚拂
亂雲譁更繞隄重疊全通水直斜真宜亭傑立遂
使坐幽遐昔走狐兼兎今聞蟬共蛙初秋無敗葉
暇景到高牙緬彼輶軒整欣兹草木華西風塵不
起
北關路非賒古衛川名柳
興朝縣是花人情問桃李（兼種桃李多株）我意種桑麻欲
譜龔黃美休將一事誇
白蘑菇（元柳貫灤水秋風詞沙頭蘑菇一寸厚袁桷詩蘑菇綴玉釘今產多倫諾爾爲珍味）
沙頭真綴玉璅璅名著灤京十詠中乍擁霜腴凝

塞酪早知香味洽秋菘擕來都市矜芝蓄（價視常蘑增數倍）
裏向江淮備藥籠（南中用以發痘疹有奇效）猶記故園葵菽
候黃菇入饌與金同（黃菇金陵所貴）
赫山行館和少儀司馬用丙子年元韻
歌聲已遠悵雲殘小住重來耐塞寒合向巖巒擕
賦客未須棍柳列刀官待霜籬菊層層出摘月山
楂粒粒團一笑語成忙更寫五花幾誤筆流丹
貫衆苗
產古北口外水木陰翳中近根處與菘
無異而兩棱細葉如毛不曾莖生則有

異長纖如鞭而鈎其末老則舒爲八葉邊人呼爲野雞膀以其形似也而究亦不似考之實貫衆藥苗生爵無莱味淪食甘滑益人

廟薦用之仲春釆以貢

畧似菘毬與蕨拳俄羅斯菘長四五尺老葉退莖卞層層苞裹大如雞卵名曰菘毬冬月東三省函紙充貢非莖非葉摘青煙何關肉食思嘗鼎不見朝飛豈墜弦著粉便同蕁帶滑充筐合共韭爭鮮蔬名藥品終須譜爲訪叢陰碧澗邊

古北口道中

不因去馬始開關小尉孤城盡日朋前路白雲紅樹裏都忘按部是邊山

廣仁嶺過嶺十二里至熱河行宮

嶺廻紺宇夕陽西勃窣秋雲偏馬蹄紫氣微垣瞻已近真同步步上丹梯

中關道中

槲葉青紅野菊黄秋山風物近重陽客程已足崖巒興不用登高作蒐狂

戊寅中秋節署舉子信至時方待讌熱河

行在欣感成詩兒生於八月十二日

吉語傳宵夢生兒到曉郵與翁同甲子添汝對中秋寵溢羣公讌情矜萬户侯笙歌雲近足桂樹月當頭直作孫曾小如依門户深蹉跎半生事浩蕩百年心鏡影窺新鬢書床理舊琴躭吟須有和老鶴傍秋陰

小字宫臣錫耆英

御筆書譜原傳益壽

恩並及充閭玉樹曉猶茁靈椿健有餘相提更相視老態轉愁余是日宫保吳宜菴提闢八十壽上親書節鎮耆英四字賜之因錫小字曰耆英公六十一歲舉二子今爲別駕矣

有弟書遥寄思兄淚暗紛關心空便老此喜竟無聞聲愛鴒原續香宜蠡簡熏先疇吾所重健犢勗耕耘用杜詩健如黄犢走復來之意

河西營地距木蘭圍場十餘里

豐草依靈囿秋雲滿近山雙村共圖畫一水界潺湲占籍流人遠更番戍卒閒塵清諸部落户牖障巖關

入門

喜氣溢啼聲新看繡褓迎入門皆笑口窺戶已呼

名犀玉包頻解箋詩和屢成（謂親友所貽）纔知娛老計

琑屑盡關情

詠二番桂次張少儀韻

香飄庭樹認初繁却憶花開已上番月下光留金

粟影酒邊舞換羽衣痕早芳有約椒同佩（南中採早桂製成香佩）晚節多情菊共存結子漸看風在惢巖阿爲

護舊霜根

表弟高又華來署度歲

已聞

闕下綸音改猶報繖南鳥影來（又華選授廣宗令以余屬縣改赴山西鈌）待萬里蠶叢辭僂蹇一官鶴載尚徘徊風傳鈴

閣重移榻（十七年前榻余清河道署署隣節院）雪待梅堂共舉杯（時方望雪）懿叔問年今五十華顛歲晚益相催

野人獻碾轉成八韻

北方碾新麥爲條食之謂之碾轉轉讀

去聲陸放翁詩拭盤堆連展即此連讀

如碾江南呼爲麥蠶以其在蠶時也越

諺櫻桃當九熟小滿動三車麥乃九熟

之一

如辦復如絲爭嘗九熟時輕漿初破粒寄穗正垂

岐乍覺香生餅從抄綠滿匙兒筐迂遠隴婦饁佐

朝炊斛斛傳豐稔村村作餽遺矜隨芹有獻試嚼

齒還宜故國餘風味衰年足朶頤已憐櫻笋近聊

誦放翁詩

雨後赴河間過輿村有作（時久旱於六月得雨因連閏夏尚冀有秋）

未惜衝泥去初欣徧澤時籌農天與閏比喝吏逢

醫舊徑衡茅静新亭草木滋三年前過此春雨早

題詩（輿村小亭鐫丙子二月河間喜雨詩）

河間行館桂

荔青軒下數枝開要識香從静裡來簾外秋風塵

幾許幽情相對轉徘徊

泛月影連秋水白（丁丑之秋督漕津門舟次）賡詩箋拂

御衣黃（戊寅八月侍宴熱河行在萬樹園恭和御製桂花詩有云分明香在諸天上掩冉枝攀萬樹中爲諸公所賞）兩年去夢今何似邂逅瀛洲是

舊香

北倉行館中秋次戴西軒元韻

霓裳仙夢躡遥蹤近曉疑聞上苑鐘（頻年是夕扈從行在）

明月初逢秋水滿丹楓常帶露華濃門前影過帆檣疾葉杪香飄酒盞重回首江天雲度後雁鴻聲遠不相從已巳中秋同大兄三弟艤舟北固山下

聖武遠揚平定回部西陲永定大功告成恭紀謹序

國家既定伊犁之五年拔達克山部長素爾坦沙殲逆酋大小和卓木率其族屬頂顙於邊伏受約束西陲大定先是準噶爾恃其險遠獸伏狄居遏絶歸義之衆

先朝累興師撻伐未拔根株乾隆十九年夷孽內鬨部衆紛披

皇上飭軍吏誅厥罪盡剿絶降下之俘達瓦齊以歸於是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莫不委心歸命款關請吏大小和卓木者本準夷纍囚乃敢辜

恩伺隙扇其羣醜逆我顏行

皇帝申命將士窮竟窟宅克庫車諸城大如葉爾奇木遠如哈什噶爾皆以次剪定兵涉萬餘里士氣益奮殲二孽於伊西洱卽拔達克山境也素爾坦沙畏威效順盡馘以降一時安集延霍罕大小數十部

皆來獻見暨自穆壘以西阿爾泰以北綿亘二萬餘里悉據其山川要塞險夷道通歸我版圖臣謹按回部在伊犁外與大宛隣其唐書所紀天方回鶻伊吾之苗裔與自上古不能臣服

皇上睿知文武

聖謨獨運戰守數萬里若燭照數計然自烏魯木齊西至伊犁暨諸回部城隘設官分屯星羅棊佈使數百千年寖阻幽暗之區咸耀於光明誠前古所未有天地運會於兹一新也臣恭逢

盛世親覩非常之功又嘗莅事塞上得諮諏其形勢宜有所稱述自知弇陋淺薄不足奉

揚

休烈而歡喜忭躍之誠不能自已竊附

廷臣之末撰爲七言古詩九百五十七言謹再拜

稽首以

獻

聖人立極崇天鈞凡有血氣皆尊親八紘之外又

八極被化豈侏幽部氏唐虞方州劣萬里時會未

至開無因因時者

聖

天所啟順

天而動功斯神我

朝遠馭廓戎索窮髮編駒服鞲絡不煩戶牖重防

維孰向藩籬敢侵薄喀爾喀諸藩昔以準噶爾為强隣有吐谷渾

孽準夷準夷境地近北為古匈奴近東為吐谷渾軀貐其衆强肉弱西

界穆壘北金山雍正十三年定準噶爾邊界西界穆壘距巴里坤六百餘里北界阿爾泰山譯曰金山喀爾喀部落千里遐幾度征綏煩

廟畧回鶻之種雜羌羝伊吾盧部伊犁西回部即古伊吾盧亦曰伊吾俗以白氈纏頭役於强隣比耕牯回部諸城在準噶爾西南境其人務耕織工藝業準夷食用皆資之拘厥酋長如栖雞大如卓木名波羅泥都駐葉爾奇木城小和卓木名霍集占駐哈什噶爾城準夷誘而拘之收其賦役譬彼燒當

方勆猘漢書燒當南得鍾存故能強大虐燼乃賸達瓦齊準酋策妄阿拉布坦死策凌立策凌死子多爾際那木扎爾立為其庶兄喇嘛達爾扎所殺達瓦齊策凌之外子也阿睦爾薩納助之殺達爾扎而自立嗣阿睦爾薩納多所求索遂相攜貳

天戈一揮白組繫其穴既掃其庭犁釋兹縶因返

田牧義聲感動纏頭族我師既定伊犁釋大和卓木歸葉爾奇木令小和卓木統其回衆之在伊犁者不道同巢伏梟獍乘瑕黨叛來觝觸乙亥八月阿睦爾薩納叛走小和卓木附之尋竄歸舊穴復謀戕我領軍二豎未使

就殲除全部何由定反覆闘排衆議

授謀猷載鼓神兵躡窮蹙庫車城堕及和闐哈什

蟠連地極邊自哈密千里至土魯番瓜州公今封郡王額般和卓舊部也又二千餘里庫車城又六百餘里阿克蘇城又二百餘里烏什城又七百餘里葉爾奇木城又二百餘里哈什噶爾城北與布魯特連界庫車之西有城曰沙牙里曰拜葉爾奇木之南有城曰和闐曰克里牙當

車尚距螳螂臂洞脅須張鷙鶻拳蚩尤作霧山魈

失小和卓木被圍庫車乘霧遁去都尉屯雲壁壘堅鼓音不衰擔

數動十百良足當萬千此際深溝守黑水主客之

勢亦孤矣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奇木道遠馬瘦被遮於哈拉烏蘇譯言黑水固守三月賊不敢偪銅梁鐵遂志成城羆臥焉能過貉子刺劒

甘流石穴泉探巢飽得土囊米掘地得泉兼審積之米數百斛軍心益奮謂有神助由來挾纊見軍心合有袪衣導神趾俄驚

飛將到援枹副將軍富德率師進援萬騎聲傳鐵蹄趨內外軍合參贊阿里袞驅馬適至兩軍銳合驅重險七遇憑陵擒積俘

大小和卓木攜其妻孥遠遁參贊公明瑞副將軍富德連擊破之遮道降人齊脫

帽漫山導卒爭吹蘆無前直欲賈餘勇有挠皆能

應

睿謨即如富將軍援兵阿參贊馬適至皆承睿算于數月前者盡失醜徒僅

身免沸鼎游魂偷息喘掖達山臨鞾鞴揚白氈蒙

頭汗流面能知大義絕懷攜背與逋囚共啓發郵

支頭逐露函馳貳負尸隨械車遣既籍其土撫其
民芻茭在野粟在囷設官黍用戊己尉自哈密以西如闢展
如烏魯木齊如拖克遜如哈爾呼珠如紅廟如金河及伊犁回部諸境土皆宜粟麥回人謂禾爲烏
魯木齊漢有宜禾都尉寬賦預減庚辰緡恩免甘肅明年租賦采花織
錦于闐女回部婦女善織錦帛鑄幣同文正朔臣和闐產銅鑄錢重八
銖每五十文爲一緡格直銀一兩今改鑄如制輕重仍從其俗從嘗暖水瓜初熟
喜和伊州曲換新哈密土魯番久列藩服新附回部皆其族屬伊州即哈密有暖
泉隆冬不冰捷書奏到
蓬萊日一片紅雲走千驛紅旗露布二十日行萬五千里歡承戩
武慰

慈寧大澣
明綸光紹烈靈鞉路鼓六代縣蒼璧黃琮九賓設
香升
至德答
昊穹氣轉陽和應璇室春觴介
壽日傍長行慶恤下
恩波瀼酬侑晉錫爵五等勞師行歌詩六章遠人
思慕重譯至圖入王會隨冠裳吠夷賓夏閱七載
遜此五稔平灁行往者盱衡西北塞四特交蹤吁
已潰準夷名厄魯特所部又有輝特杜爾伯特和碩特嬙嘉若長盡朝

天霍罕諸城聲一槩霍罕安集延博羅爾及諸鄂拉克皆新降部落亥步
星探二萬逾新定諸路北極高度却視伊犁是腹內哈薩克布魯特
及回部諸城皆包越伊犁之外貢道旁通臘達長天竺香雲添
靉葉爾奇木迤南約月餘程爲臘達格部更南通烏思藏臘達格歸心中朝常以回地情形輸之
達賴喇嘛轉達蒙賞大宛之馬大食刀大食國即今俄羅斯紅氍紫
罽堆雲濤椰椀冰漿壓榴子銀罌綠酒香蒲桃回地
產石榴綠蒲桃無核味甚美胥爲
中朝效職貢還同邑里輸租徭地靈也復不愛寶
玉河珠淵采氣騰丹霄和闐即古于闐產玉古稱得地不足
以爲國又云師之處所生荊棘紙上陳言詎足云
似女閱觀噎廢食欲弛雨露先雷霆不有艾夷那

生殖已
持玉斧定危疑更
發洪鐘破昏惑御製開惑論示用兵始末煌煌
奎藻炳日星涵蓋萬有鎔六經元氣淋漓洞窅窔
高文突兀撐青冥禹碑宣雅軼前徽御製太學碑勒銘葉爾奇
木伊西洱庫爾淖爾兩處何論班史燕然銘允垂奕禩作
謨典
敬勤一念常惺惺維
皇煦育綏羣生

神武不殺非佳兵要使萬古沉墨地徧睹雲日開
光晶置藩永與息鑾觸實塞盡遣歸屯耕瀌之仁
義化驕蹇袪乃罪青銷髡黥泰階六符正且平功
歌德舞賡咸龡
鴻名駿業邁三五
謙讓弗受般
皇情曰予惟時率
祖
考之攸行
申錫

帝祉頌
武成
佑德助順一一符
欽明
恭和
聖製二月二十七日郊勞将軍兆惠富德及諸將
士禮成紀事
黃屋臨郊簇禁軍隆儀特舉禮殊勳仙韶迭奏鐃
簫曲
睿藻先數奎壁文法酒

賜酬餐雪苦戰袍解慰櫛風勤即看楊柳依依路
雨露無邊萬彙欣
師貞嘉乃律無違重疊
恩綸下紫薇諸將功名榮晝錦
一人籌策勤宵衣烏犍見集黃雲塞白氎新添紅
女機桑土綢繆欽
至訓圖寧自古在防微
巵
蹕盤山喜雨
山静重盤夜雲生萬幕陰灑塵清近甸濯錦豔遥

林（杏花初放）雪應十旬卜（農占冬雪大則百日後有澍雨之應）春隨元氣
斟
宮泉連野潤
遊豫洽
天襟
三家店喜雨用前韻
濕雲遥漲壑吹野易爲霖驛路連朝暮春田各淺
深
省耕方北蓟送喜共西琛（時回部入覲）旣渥邀
宸詠聲聲入

寄巢兄南墅初成作詩索和疊韻寄答三首

謖謖松風倚舊陰（兄先世建有四松堂）幽棲廿載洽初心憑收野綠歸春墅更著亭茅眺遠林（來札中語）人共清修怡水鶴（地近仙鶴池）詩添新韻變園禽招邀社老稀同輦不爲治聾酒亦斟（社酒治聾見談錄兄年八十甚健惟耳失聰）

履道坊邊竹樹陰適郊真喜靜塵心春風杖履芳菲岸雪色鬚眉錦繡林檢點魚梁添瑣事棲遲鷗水集閒禽藿甘園指青溪路薄醞藜羹亦待斟（兄詩云叩門若爲看花至薄醞藜羹未乏斟）

身隨塵海駛斜陰夢引江湖黯舊心莫以雲與方出岫豈知倦鳥便投林梁間乳燕憐新鷇（余六十一甫得子）江上飛鳥憶孝禽（兄子輔讀輔華謀食四方奉養無缺）剩得高情兒輩說白頭兄弟句同斟

東鹿傾井

相傳光武軍行過此渴甚無汲具命軍士攀之井遂欹傾今有亭覆井旁奉光武像

白水龍初起堅冰馬盡隨孤亭猶表岸（蕪蔞亭）埳井亦鐫碑未費征途汲寧因改邑移（東邑有新舊城）香烟畨纍歷瓦色壞琉璃罷虎歸何處牛羊欲下時千秋餘麥飯野老薦馨宜

長城嶺道中

關嶺望周遮盤空一逕斜老從筋力減景入屐痕加衆壑翔雲海高峯爍雪花千秋添映帶葉葉上朝霞

古蓮花池十二詠

春午坡

林風散朝步巖逕意所適巖畔羅春花晴光豔如

織佳賞貴及時何爲香偶即

萬卷樓

萬卷不可讀層樓猶遠望梁棟扶古香黛柏等無恙宸詠垂星文歷歷雲霞上

花南研北草堂

水石自幽賞笙瑟亦清音瑶堂悅賓燕文酒近芳林古藤方交花髮舞力難任

高芬閣

荷香熏遠水檻影俯清漪新月坐初上閒情理鈞

絲蕉風動絺葛涼夜未須歸

宛虹亭

山近谿渝泉烟波自清境穹龜五百年伏護一漚
影何當具扁舟更向江湖迴扐水伏流穿滿城抱陽山爲一畝泉導入蓮池

鶴柴

池邊雙白鶴水宿不雲飛明月敞虛閣蘆花吹縞
衣清聲諧子和高步待同歸

蕊幢精舍

隔水見紅墻因風度清磬竹樹逕從深車馬跡已

屛濯濯青蓮花共適禽魚性

藻泳樓

孤藤胃高樹巖石形磊然登樓前後見一水環風
漣樓頭動藻影樹石皆空懸

繹堂

高樓駐夕影寒泉滌襟垢石韡井甚甘冽嘉會歎良難寸
陰惜所受此堂可爲儀此觶可飲酒

寒綠軒

分蔟映孤花數枝自娟秀雨中種即看開軒坐清
晝置之松石間老以霜雪候

篇留洞

捫石見璇題谽谺逕初識秋雨長苔痕陳跡忽已
匿歸鶴避遊節閒雲此相值

含滄亭

雨水並如泡兹亭亦何小昔我觀滄溟日出蓬萊
早亭邊波動日池面烟含島

集歸去來詞字題程雙橋京兆南陔松菊
圖時京兆將有養母之請

夫子扶
皇化觀成首善時何爲眄松菊欲往問耘耔親室

瞻雲遠歸心有鳥知門庭風日富觴酒及春期
泉木闕天趣邱園遠世情無琴欣獨得息駕倦孤
征未覺容顏老常懷景物清寄言形役者內樂可
遺榮
將事時清路言詩或命疇自來經觀貴無復諫書
留京兆歷官翰林御史嘯傲容光宇風期感善流幾時倚春
櫂相酌話童遊

再題雙橋南陔松菊圖即送其歸養

亭亭巖際松藹藹籬邊菊託根何必同結契在所
獨遂以淡蕩姿而侶幽貞躅伊昔塵海中交遊少

徵逐君爲故鄉人曾未杯酒屬及官共京圻乃稍
晤言熟乍如飲醴醇久益接蘭馥耐寒盟素心餐
英貯虛腹方期歡會長胡乃分攜迭君言有老母
每飯哽必祝豈不戀明時奚嘗輕爵祿倚閭實苦
辛趨庭敢亍亍會玆王事殷屢鬱懷中牘歸夢繞
南陔深情寄尺幅孟冬日在尾郊時返
黃屋惕息伏丹墀臣心鑒於穆朝奏夕報可仁哉
天覆育聞者悉感忻余懷巔踡跼松脂爲茯苓菊
水出甘谷食飲可長年此論疑未篤君家多老壽
人瑞世相續將毋得地殊山川聚清淑抑亦和致

祥一門效敦睦歸持藍尾盞分爾高堂福韶光正
復舒樂事良已足而我卯邱壠炎風莽寒木此日
東都門祖餞集華轂攀追限河梁送子千里目覽
湖沂泰淮一水衣帶曲庭枝故無恙芳隣行可卜
還君畫卷歸寄我新詩讀何處重論心春波眼中
綠

皁平道中

下澤無恒雨高田亦滿車引流兼浸稻間石復堆
瓜舊向僧巖靜重來戶版加十年生聚願亭堠蔽
桑麻

正月八日勘道長城嶺次梨雲館遇雪

陰霾忽呈色春枝亦綴花梨雲吹更積楓葉冷還
加客歲八月杪長城嶺道中大雪時紅葉方盛穀日爲農瑞山風問酒
家清塵同渥澤愛踏去程賒

自龍泉關上長城嶺望五臺作

重關一徑嶺崔嵬雪影朝光凍未開樹老根猶盤
戰地嶺有楊延昭掛甲樹雲深路不隔香臺五丁力鑿層陰
散三竺經聲好相來夜火天花齊照出五臺產菌名天花採者嘗夜半伺之幾回人作聖燈猜

攜耆兒迎

篤叨蒙
恩渥銜感成詩
提攜豚犢亦何知
天語親承
輦路遲造
膝幾人容抱子攜耆兒至御前蒙親解佩包以賜
春懷昨歲
詔迎醫曾蒙恩諭爲耆兒種痘併奏請御醫珠囊佩解
龍衣上
玉食頒嘗鷇哺時

覆育恩深衰莫報教兒頻誦紀恩詩

泛舟蓮華池和少儀司馬韻

遊情尚得理殘春更傍前溪拾釣綸蔓引好花開又半水通澍雨換全新閒中未易賓僚勝老去真攜子姪親珍重臨流歌在藻品題今不是凡鱗

蓮花池紫藤盛開同賓從往觀歸而惺讌酴醾下因出惲南田畫藤相評賞追次張少儀司馬藤花舊韻諸君並先有作

春閨綺思縈碧藤健筆突兀如騰鷹詩成闕和花再艷力驂羣雋追前乘入門興發蜂導午雨餘水氣添薰蒸迎風搦幔亂襟帶鳳翎一色垂簷稜高磴盤旋成俯掇流蘇欲結千繁繩柏撐古黛透夕曛琉璃金碧輝重層列牖合對薰琴座隔院還照文殊燈此時曼陀一再舞空憐白髮飄鬚髻歸來命酒覓所適麻姑手贈滄波澄酴醾小花含野致檀冠道士褐服僧皮嘯堂前昔觴此新詞早歲辛次膺（丁丑春賞荼蘼少儀有詩）飛英已閱歲五載伯雅猶受斗八升得毋花前龍壁役如與休息宜優矜爲花求似亦好事品題一就熙荃曾甌香主人稱巨壬擘餘羅絡光軒騰眦眼晨霞冪素壁誰移池上懸香縮詩成最後先容醉衆中我老寧爭能

臨漪亭牡丹

雲霞多處認樓臺中有名花春正開異彩朝陽見層叠臨流新雨絕塵埃宸章閣下黄聯屋（時荼蘼盛開）太保峯前綠映苔（有大石題太保峯三字明安肅鄭襄敏家物也）曾是芳辰趨走地隔簾猶透御香來

詠白牡丹

池館香分使院清攜來洛下譜同評世人也覺臙支貴國色偏宜縞素輕漫對風光吟綵筆要從富貴見高情都緣身在春多處不事穠華亦盛名

唐縣道中

馬踏路恒上風吹衣漸寒塵輕銷夜雨地僻近烟巒茂嶺雲光遠秋河岸影寬霜風銜夕照冷艷待人看

錢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畿南往返連得過晤即事賦贈四首

行縣人爭覩衝泥君獨勞先憂籌百室晚熟救千
濤夜氣魚龍靜秋風鴻雁高桑乾排柳色京兆柳色本少陵句炬火映旌旄
帳殿瞻猶遠環隄去正長屬車空有約叱馭定難
忘東麓與余皆以未與扈從而得晤于河干野寺從留榻孤城為築防東麓乘小舟赴文安暮止荒寺淀隄報溢乃亟詣縣督夫防護關心睠纖翼一氣
感蒼茫東麓為言每見隄溢輒先有青蛉叢繞其處不可計數
不是乘槎客同勞望歲心一程迴遠水萬隴入秋
陰屢得行相及因教坐共深他時風雨思轉覺費
招尋

官廩急民依
王綸澤近畿天看開霽色人比授寒衣土室茅重
補秋原麥易肥送君臨廣淀萬壑正東歸

東淀隄溢餞東麓侍郎攝京兆勘水至文
安即同臨視奉簡三十五韻

長隄障千里清淀儼具區分疆跡迷宋天塹因沮
洳浮沉七百年魚龍求其居蓬萊數清淺城郭俯
瞿盂易樂源西至滋滱滙東趨千墟歛一壑寘寘
雲氣俱秋水少拘束秋雲常糢糊戈鋋挾猛雨風
柳無留株一綫附蠔蛭何以安耕漁穹甗不守窟
螺蚌乃紛如崩雷下急峽迸寫愁無餘京尹行却
蓋泝艓訪村閭人烟寂遠櫂土寺舉宵趺亦知鯨
鯉鄉呿擲戒迴迂驚濤移晷刻昔夢沉鐘魚精靈
謹呵護陵谷爭須臾文安官道兩積東麓乘小舟往暮止荒寺待旦急行潰隄之水已至所止之寺矣我聞操舟至相對增感吁揚圖空已
滌菑揵急所需勤民祛患害封事陳艱虞堯年救
一眚未至憂淪胥還復畦芟葦誰能畫川涂濘滏
別南泒弭節失寬舒桑乾盛北流閼從及雍奴海
門三百里兩淀藉歸墟橫沙望如闢中穿潞與沽
衆注有不下巨浸如停汙吸納候白露潴肘鮮良
圖升隄騁四望夜月環冰壺拍浮鷗鷺近接翼城
上烏曲防涓滴過執畚千人呼公才總赤縣籌治
諏嘉謨讓地信偉論尺寸慙牽拘側聞黃河溢改
道賈魯渠周原忽思遑地中行江湖墻頭非地中
慎無河伯誣

中秋對月時駐固安有菑揵之役

輪湧金波露並圍水邊城郭到新寒五旬風雨光
初見幾處江湖影正寬別院蕉桐猶映酒野田葵
菽亦登盤故園叢桂歌應好夢隔淮南萬泒看河閘決中牟全泒奪入賈魯趨臨淮

錢香樹先生入

朝與九老會招余於令子東麓秋卿邸第小飲賦

詩爲贈依韻奉詶

東南耆碩幾人存寵謙新叨

詔語温喜就斑衣聊慰駕得從素侶暫開尊江湖

日月

君恩予竹柏因緣歲晚論更閲十年同此會于霄

又見起桐孫是日見先生兩孫皆甚秀發

香樹先生題扇頭丹山雛鳳詩示耆兒依

韻答謝

容易看渠六翮成飛騫敢望比羣英生男自昔無

多願只愛如瓶瀉水聲

魯公書法坡公句百丈光芒吐墨麟僥倖頑兒得

奇寳清風披發性靈真

香樹先生以玉瑑旻倩爲耆兒佩疊前韻

致謝

編貝懸珠巧瑑成尚書親佩入耆英敢㪽備福傳

家物要聽新詩戛玉聲

盆花在幕夜燭臨窓各系一絶句

白梅

寒燈疎影坐頽顔香在簾屏遠近間夢入故園偕

有約數株新雪寺門山穀安禪師爲主坐菴於菴側山岡徧種梅竹

帖梗海棠

海棠春又海棠秋歲晏宜教秉燭遊未摘紅鮮隨

幹曲先從緑嫩愛陰稠

萬全行館家人寄到芍藥數枝詩以答之

邊城四月草新芽驛信空探使院花忽墮雲霞分

几席劇憐香綺護風沙堂名長嘯看裳舞荔青軒前荼蘼

砌倚濃陰想髻華蓮花池上藤花剩托殘春娱老眼清吟

爲爾與能加

次韻張少儀載清堂賞牡丹花見貽之作

芳名剛向畫圖誇時張牡丹畫屏已徧新香姚魏家不爲

荼蘼春興減公駿回署荼蘼已過便連芍藥酒杯加慵歆別

夢含朝雨艶引詩情倚暮霞近句風光傳綵筆何

須遠問洛陽花

閏月五日前月是日方于役潞河

蒲香猶泛酒鱝羹更宜羹令節歡須補衰年閏有

情呼兒隨渡艇泛舟蓮花池與客話江城今夜秦淮水

娟娟月又生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青楓烏桕度微霜亦有空林映夕陽記向溪園逢早艷疑從巖谷鬬新芳一枝舊繡鷓啼歇幾片明霞雁影涼爲憶芙蓉江上路星津如火照歸航

豐臺人送牡丹除夕盛開即席成詠

歲酒初迎暖名花却報開一叢移錦繡三月認樓臺舊約春城去新香前令來東風吹近曉梅信不須催

安河告成恭紀用州牧黃可潤韻

萬圍千畦次第開春渠節節互縈洄柳隄翠擁鑾輿至桃漲珠翻睿藻來肥國正須肥地脉養人先要養禾胎關心農畝無窮事尚有飛鴻在水隈

寄題大名府署晚香堂

魏公爲政地來問晚香堂勝跡詩猶寫斯人道不忘闗河留古郡鎖鑰綴空墻五禮虛垂石三賢遠娩芳曾傳蓮泛綠試待菊舒黃企領邦千里思傾酒一觴當時兼鎮鄴何處覓移漳身傍東籬老心憂北敵長從誰論出處亦復羨柴桑

途次偶成

縣路迂村復傍田村村耕饁散晴烟春風乍拂行旌過多在楊絲麥浪邊

裘叔度少宰奉命會勘水利以詩見投依韻奉答二首

捧出宸章墨未乾（少宰頃蒙賜詩）恩暉先報竹平安（又賜愛日堂扁額）直緑舟楫才元少更識宣防事獨難續繼南徐兼北豫情殷暑雨又祁寒九河何處論疏瀹端委從君指掌看

衰筋强振愧中乾援溺寧能片席安獨力終輸羣策好坐言始覺起行難兩圍清淀千涂集一派荒村五月寒（文安積水）德意同宣勤噢咻豳風圖向甸郊看

恭和御製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元韻

傳柑節過雪晴纔法覲初逢鎬宴開鈞樂微從春殿起好風先自近郊來南枝盎暖香承案西玉斟誠酒獻杯圖畫登瀛欣比數（有宴圖具儀秩）更容賡拜詠康哉（廷臣與宴已定十八人適當入覲恩許綴班）

十行

恩詔澤覃倫閒左笙歌近接隣有象春濃民氣樂無爲化洽治功臻素餐愧領封圻久嘉會叨陪禮數均取次芳郊迎翠蹕杏花靈雨播清淳

恒謙齋以安西道入覲擢甘藩赴任迂道永定河相晤賦贈二首

左轄星郵述職初欣聞颺對渥新除宜禾並列藩維遠飛輓能將國計紓（謙齋屯種烏魯木齊數年即漢輪臺地）崇苐陰猶分甸服（謙齋曾任覇昌道）桑乾水略似唐渠（寧夏有唐渠）疆開十二軍州重（甘肅新置安西府）休養方勤用武餘

萬里屯耕策控弦歸來鬚鬢盡蒼然論交京洛追前夢垂老封圻愧後賢暑雨車停堤柳外香風驛憶隴梅邊關西宿德兼師表（時宮師楊佩之總督陝甘）行省新猷定不愆

題張有堂少宗伯樂全圖

人事苦不足求全鄉易全先生真静者至樂故克然圻輔持衡舊溪山託與倫相看圖畫裏何必二疏賢

結習元難忘行藏一卷書艱宜知稼穡侶或得樵漁有子鶴能和諸孫玉不如眼中蓬閬地松桂各扶疎

荔青軒百合盛開寄題二絶句

小院簾垂樹影斜低欄曲折透晨霞何人剪綵斑層叠攢就薰風百合花（北人呼卷丹爲百合以其根似也俗稱虎皮花）

合歡花下共香生花正開時促去程好護綺窗餘艷在題詩對酒總關情

臨漳雨中即事

細雨濕牛驟春泥實馬蹄桃花渠水上楊柳鄴城西舊燕迷荒渡長魚竦大堤何曾分壞邑萬隴麥雲齊

述本堂詩續集

桐城方觀承宜田

燕香二集下

乙酉元旦

疏蘭護植老梅旁併作春朝第一香官閣能閒詩便寫衰年逢閏日初長鄭公晚節名園記白傅端居履道坊愧我身同凡草木不離階戺受恩光

恭題棉花圖應

制（乾隆三十年四月繪進棉花圖說特貴天章且命臣書所作詩句於幅末七月繳進）

布種（種選青黑核冬月收而曝之清明後淘取堅實者沃以沸湯俟其冷以柴灰種之宜夾沙之土秋後春中頻犂取細列作溝塍種欲深覆土欲實虛淺則苗出易萎種在穀雨前者爲稙棉過穀雨爲晚棉）

細將青核選春農會見霜機集婦功千古桑麻文字外特摛睿藻補豳風

灌溉（種棉必先鑿井一井可溉四十畝種越旬日萌乃畢達農民仰占陰晴俯瞰燥濕引水分流自近徹遠杜甫詩云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情景畧似北地植棉多在高原鮮溪池自然之利故人力之滋培尤急耳）

爭水兼聞汲井譁桔槔聲裏潤頻加千畦自界瓜蔬色一雨同抽黍豆芽

耘畦（苗密宜芟苗長宜耘古法一步留兩苗雖不可盡拘大要欲使一根科踈朗耳時維夏至千鋤畢興一月三耘七耘而花繁茸細猶之穀五耘而糠秕悉除也苗有壯碩異於長莖者爲雄本不結實然不可盡去備其種斯有功於結實者又或雜植脂麻云能利棉）

科要分明行要踈春經屢雨夏晴初村墟槐柳人排立儹趁花田第幾鋤

摘尖（苗高一二尺視中莖之翹出者摘去其尖又曰打心俾枝皆旁達旁枝尺半以上亦去尖勿令交揉則花繁而實厚實多者一本三十許甚少者十五六摘時宜晴忌雨趨事多在三伏時則炎風畏景青褏縞袂相率作勞視南

中之修桑摘茗勤殆過之如或失時入秋候晚雖摘不復生枝矣）

也如摘茗與條桑長養爲功別有方要使莖枝舒四面得分雨露自中央

採棉（花落實生實亦稱花惟棉爲然花似葵而小有三色黃白爲上紅則結棉有色爲紫花不貴也實攢三瓣間有四瓣者函絮其中呼爲花桃桃裂絮見爲棉熟隨時採之此枝已絮彼枝猶花相錯如錦自八月後婦子日有采摘盈筐襭衽與南畝之饁相望霜後葉乾採摘所不及者黏枝墜隴是爲賸棉至十月則任人拾取無禁猶然遺秉滯穗之風益徵畿俗之厚焉）

入手凝筐煖更妍裝成衣被晚秋天誰家十月寒風起猶向枝頭拾賸棉

揀𥓓自種迄收田功畢而人事起矣棉貴純白土黃色者亦可織而直賤水浥者惟供雜用爰類擇之以分差等曝布之以資久貯時當秋穫場圃畢登野則京坻盈望戶則葦箔紛羅擘絮如雲堆光若雪蓋至是而卒歲之計無虞卒歲己農占以十月朔晴主棉賤故俗有賣絮婆子看冬朝之諺驗之良信

柔稌場邊午日暉堆雲擘雪正紛霏廣南有樹何曾采任逐晴空鳥毳飛

收販三輔神皋沃衍梁稷柔菽麥麻之屬靡不蕃殖種棉之地約居什之二三歲恒充羨輸溉四方每當新棉入市遠商翕集肩摩踵錯居積者列肆以斂之懋遷者牽車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負挈紛如售錢溼易鹽米樂利匪獨在三農也棉有定價不視豐歉為增減惟於斤衡論輕重凡物十六兩為一斤棉則以二十兩為斤豐收加重至二十四兩仍二十兩之直也轉鬻之小販則斤衡十六兩而取贏焉

衡稱由來增歲稔舟車不獨向南多聖朝物力需無外又作高麗貢紙䭾

軋核軋車之制為鐵木二軸上下疊置之中留少罅上以轂引鐵下以鉤持木左右旋轉皴棉於罅中則核左落而棉右出有核曰子花核去曰瓤花瓤之精者曰淨花核多而細者棉重上棉一瓣七八核故有七子八棉之諺稔歲畝收子花百二十斤次亦八九十斤子花三得瓤花一其名大小白鈴者最為佳植

疊軸拳鉤互轉旋考工記繪

授時編纂星踏足紛多製爭似瓤花落手便

彈花淨花曝令極乾曲木為弓彈之弓長四尺許上彎環而下矩勁蠟絲為弦椎弦以合棉聲錚錚然與隣舂相應移時結者開實者揚手茸紫熟著手生溫疊而卷之謂之花衣裹以取煖則輕潤而熨帖也紡織者資其柔韌經之綸之無不如志矣

似入蘆花舞處深一彈再擊有餘音何人善學夢絲理此際如添挾纊心

拘節渙者必合而後可以引其緒南中曰擦條其法條棉於几以筵卷而扞之出其筵成筩縷縷如索取以牽紡易曰束帛戔戔或謂帛即古棉字猶酉為酒之類薄物淺小而有白賁之義意象似之用備一說

花筩一卷寸筵纖素几生寒輾玉尖抽綴罟同新繭子條條付與紡車拈

紡綫紡車之制植木以駕輪衡木以衡鋌紡者當軒左握棉條右轉輪弦鋌隨弦動自然抽緒一如繅絲然曰紡綫單緒獨引四日而得一斤以供織絡合兩緒三緒以供縫紩綫之直加所紡棉十之三勻不毛起者加十之五吳淞間日紡紗以足運輪一手當引三紗五紗用力較省

絡緯聲中夜漏迢輕勻綫續比絲繅茅簷新婦誇身手得似絲纖價合高

挽經理其緒而絡之以為經南方則經床枝豎入維下控一軸回股次第旋轉北則持木架引維而卸絡之[illegible]若相嬰蕭者一架容數維重約四兩許當

其心閑手敏茅簷笑語間坐立皆可從事比經床為便捷也

南牀北架製隨宜過絡廻環一手持素腕當窻憐
慣捷阿誰長袖倦垂時

布漿布漿有二法先用糊而後作紝者為漿紗先成紝而後用糊者為刷紗北地則將已合之經來如索絢以沸湯入糊盆或米汁度過稍乾用撥車一名支稜絡之成總乃上軸轤引兩端以帚刷之紊行陸離有條而不紊或漿氣來勻紛綸縺綣復加爬梳俾緝緒脊直無或不伸自拘節後功其寄於此

縷縷看陳燥濕宜糊盆度後撥車施爬梳莫使沾
塵汚想到衣成薄澣時

上機機之制與絲織同柚受經二人理之杼受緯一人行之經必綰必漿

而緯則否引繩高下手足並用蓋一日之力成一布長二十尺粗者倍之拙工得半而已昔傳元時有黃道婆者自崖州至松江為織具教人多巧異所製遂甲他處今松婁間祀之於花神廟祈棉之廟也稱花即知是棉座棉之地皆然猶之洛陽人稱花即知是牡丹是可以觀所尚矣

種棉直與亭桑同抱布何知綺繡工月杼星機名
任好不將巧製羨吳東

織布南織有納文緜積之巧織人弗重也惟以績密勻細為貴志稱肅寧人家穿地窖就長檐為窻以織布均松之中品今如保定正定真定趙深定諸郡邑所出布多精好何止中品亦不皆作自窖中也棉之核堅油可以照夜其滓可以肥田而秸槀亦中爨有火力無遺利云

軋軋機聲地窖中窻低曉日戶藏風一燈更沃深
宵燄半匹寧酬竟日功

練染織既成端精麤中度廣狹中量乃授染人聿施五色水以漂之日以晅之則鮮明而不涅敗于是加刀尺爲襦裳質有其文服之無斁蓋積終歲之勤苦而得之女家珍惜之情不殊紈綺也夫麻枲之織不可以禦冬寒帛纊之溫不能以逮貧賤惟棉之用功宏利溥既以補蠶桑之不及而鋤耘溉穫其事直與稼穡相始終蓋合耕與織並致其勤焉

元黃朱綠比絲新自昔織封儉俗淳
聖詠益昭民用切屢豐澤徧授衣人

附進圖跋

臣謹案棉古作緜凡純密者之通稱今
隸從木以別於絲而其名乃有專屬稽
之載籍實曰吉貝亦稱古貝禹貢揚州
厥篚織貝傳謂貝即吉貝木棉之精好
者蓋自草衣初革桑土初蠶其事已與
稼穡並興矣周官典婦功之職既絲枲
並掌又別設典枲掌布絲縷紵麻草之
物明其為類衆多所治非一端也而箋
疏者胥畧焉迨齊梁間職方始能詳其
物土與其名類迨於唐而木棉多見歌

詠然大抵言樹高尋丈者耳今之庳枝
弱莖花似葵而實似桃春種秋斂者民
間但呼曰棉故謂布爲棉布唐宋時滄
邢趙貝諸州嘗貢之而明人王象晉謂
北土廣樹藝而昧於織南土精織紝而
寡於藝似亦未爲篤論也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省方勤民幾餘
閱覽謂棉之爲功不在五穀下摛揚
天藻著爲
鴻篇昭垂萬古恭逢

皇上仰治之初纂輯授時通考一書特以桑餘之
利木棉最廣詳加采錄以輔農功其事
益與耕桑並重
國家際
重熙累洽之會
濊澤涵濡太和孕育地不愛寶厥生益蕃臣備員
畿輔伏見冀趙深定諸州屬農之藝棉者什八
九産既富於東南而其織紝之精亦遂
與松婁匹仰賴
聖主福佑頻歲告登畿民席豐履厚喣嘔於如春

之温更以其餘輸溉大河南北憑山負
海之區外至朝鮮亦仰資貿販以供楮
帛之用蓋其本土所出疏浮而不韌不
中紝練也夫西域之屈眴高昌之白氎
海南之烏驎文繂皆木棉類耳而前史
豔稱之非以産自遐陬梯航難致哉今
者
聲教四訖天方大食自古不賓之人重譯獻琛厲
錦冰絲充斥外府等諸常珍惟此黃穰
青核含暄抱陽日滋阜於周原膴膴之

間人習耕鉏家勤織作使夫林林總總
者不蘭絲而纊不狐貉而裘豈非扶輿
之瑞産昌生之靈貺耶古者樹墻下以
桑而五十可以衣帛時猶未能徧澤也
今則無老幼貧富取不窮而求易給衣
被天下之利博於隆古矣臣職在宣畝
謹以咨茹所及自棉之始藝以至成章
受采列爲十六事各繪爲圖圖系以說
恭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賦於册首上呈

黼座以仰承

聖主茂時育物爲斯民開衣食之源者至周悉爾

雪夜

逕連九月雨併作一冬寒簾捲輕花入庭依積素寛深塵移歳暮衰鬢對更闌不耿梅邊色空憐月下看

寄懷愛善川制軍

平安幾度報雙魚萬里何殊比屋居毎餉龍團春雨後正回鶴夢晚衙餘文書近喜塵俱掃襟抱遥知雪不如一勺蓮華池上水期同滇海照清渠

壽尹制軍七十

如來金粟證前身生甫剛逢浴佛辰三紀封圻推老輩　一

兩朝寵渥冠親臣

國資經緯兼文武人仰威儀比鳳麟自是大和鍾獨厚仁風煦處總如春

黄閣曾叅帷幄功史端模楷傅

青宮一時童隸知君實重譯蠻夷識潞公節制毎兼三省大（川陝兩江皆連三省公在雲貴時廣西並受節制）甸宣徧歷九邊雄東南赤子恩尤浹幾輩生成雨露中

早年華國有文章視草親依

日月光詞館羣才歸大冶（公以翰林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盧陵一瓣得真香（公酷嗜歐陽永叔文）登門士必龍頭選調鼎人皆玉筍行（門下士長洲彭大司馬韓城王修撰俱廷對第一人新泰武進劉公亦執弟子之禮）椽筆即今逾老健名山取次壽琳琅

政劇何曾廢讀書樂山還結望山廬（署齋讀書處顏曰望山）從知顥氣通靈府那有浮雲滓太虛不朽勳名青簡在無私心事玉壺如閒來泉壑搜奇處魚鳥同遊邃古初

業紹韋平啟後英八龍還共五彪生（有令子十三人）多男

尤羨多才子纘緒兼能纘令名鈴閣綵衣爭獻酒瑶京仙珮聽吹笙香山入會從玆始一度丹青一度榮（辛未慶典大臣爲九老者年皆七旬以上貌之圖畫）

弧南一曜許朝天計日飛鳬集玳筵共仰仙班崇閬苑定邀

睿藻譜薰絃榮光已奏東瀛績（時大治荆山湖水道）紫氣遥凝

北闕烟引領雲霄最深處願隨翔鶴附吟篇

柬托中丞

皖江如帶節樓旁天塹由來控馭長豈爲時清忘

牖户更因民悦壯金湯沿村桑苧成陰美繞幕芙蕖浥露香聞道政閒眠食健澄心即是駐顏方

構祠江上表孤忠大府垂光仰鉅公拜錫褎題輝棟桷長嘘靈氣護濤風思峯蘋藻星霜永蔭接枌榆雨露同

寄語服疇羣子弟共遵禮教答康功

壽來相國八十

樂奏雲門設九賓趨朝剛及受賓辰姓名早已傳遐海手采真堪動遠人

三錫恩隆春雨露百年身富鶴精神更看鵷鳳聯翩起接武丹霄拜紫綸

過文安淀堤有懷錢東麓少農歲辛巳久雨為患東麓時兼京尹勘水至文邑見蜻蜓飛繞長堤不可數計其處堤夜潰禾隴盡沒矣棠發帑數萬修堤排水村民始克復業

水面蜻蜓堤面飛游魚宿雁蹇忘歸遥村不見朝烟起萬隴俄驚舊路非念此深慙羣牧長及今重喜耦耕肥行旌細雨思京兆曾憩青青柳一園

為族子稻孫題　曾王父所遺梁硯

傳硯家多有茲名古處存平生師友契奕葉鼎彜尊手澤春雲藹畬田宿火溫勉哉勤爾殖　祖德記淵源

喜姚次功太守擢運河道兼到手書却寄

纖封作牧振聲猷又見巖瞻屬細侯歷下亭髙新發詠晚香堂靜舊聞謳入疆有慶

恩先渥治水如民職並修為愛春波分汶古直通雙鯉到瀛洲　次功由大名府調泰安復調首郡

春行喜雨之作　時聞南中多雨

餘寒沾為閏好雨渥逢春尚有山兼雪都無地受塵一犂初向曉萬隴各懷新至喜同田畯村村識旆巡

南國雨添稠蒼龍扈豫遊民從星有好春與澤同流錦重花迎幄波疊藻動舟瀛郊青輦路更濯翠盈疇

歸來口述

人道丈夫憐少子衰遲如我更何如牽衣似舞階前彩弄筆從沾几上書合是提攜惟戀母每逢行役倍思余歸來一笑迎門立細語喃喃學起居

題吳水雲照

出岫閒雲自在行出山泉水本來清道人偶現飛

鴻跡寫入雲泉見性情

奕奕鬚眉照碧漣前身摩詰畫通禪鎮留一卷烟霞在較似浮名耐久傳

淀舟即事十二首

踏徧長橋柳影來幽生行館菊新栽扁舟載去臨秋岸不學芙蓉艷早開次趙北口取盆菊置舟中

河經玉帶新捐珮隄到張青小束腰張青口堤爲兩淀咽處

雲月半分西淀水車船齊出苑家橋苑家橋界東西淀水陸通衢

幾處烟生水面漚長堤一線坻中流新移壩外黿鼉窟爲擁千波下石溝文安淀水偪隄引注石溝遂除隄患

明允祠前一水長長村柳色映門廊行人指似山塘路小泊吳儂話故鄉長村前河後淀列肆如蘇州之山塘

寫碑繪仰日星容漢詔親書表勸農六十年來重淀路碧波心裏護魚龍

千里隄横迹未移廻環州邑近長陂可憐遂宋分疆地撮土猶存蘇簿祠蘇明允遥領文安主簿

千扉板白一墻紅禴祀香燈短棹通帝冕仙衣都不辨水村幾處藥王宮俗祀黃帝爲藥王扁鵲鄭人並有其稱今瀛鄭間多奉之榜曰藥王宮

雨後空明絶點埃篷窗倚對夕陽開遥村暝色收畱去别港青泥載藕來

行過塘頭復淀頭葦花近屋稻盈篝持螯消得津門酒一棹江南九月秋

十里荷香散彩鈿不逢翠袖劇寒烟閒花迓客臨秋浦本色佳人自秀娟長隄左莊以下夏月芰荷彌望

揚芬港外過靈潮貝闕雲邊籠絳霄海鶴依人新占籍十洲仙侶羡漁樵東淀揚芬港爲駐蹕之地

海門千派去如梭濕水從容導鳳河躍出名魚銜瑞藻始知靈沼近恩波鳳河源發南苑一百八十里導永定下口澄清之水入於大清河歸海

壽錢香樹司寇八十即次其贈沈歸愚宗伯九十詩仙謡元韻

東踰碣石西崆峒先生胷次浮雲空一從養痾謝宣室十年却埽歌詠黃虞風語兒溪畔鴛鴦水烟雨樓高接淼瀰閒道猶龍柱史身康強轉勝金鑾裏芝爲圃玉爲池園公綺季相攀追詩筒天上互酬答碑版人間争購之早年勤苦資熊膽母教家聲兩不忝京華卅載才名稔較轢王楊兼宋沈相如乘傳諭蜀回駟馬驕嶲黃金校甸樂一

顧冀北野龍媒腰褭盡入天廐供驂陪朝聯栢梁
吟慕點石渠筆頗牧真看禁中出往往宵籌傳丙
乙陳謨弼教佐清猷
知遇平生罕儔匹求之近古樂天歟秋卿致仕居
東都等身之書富五車千株花木環精廬當代耆
英侶山水歸愚宗伯天隨里迎
鑾江滸共挐舟祝
蝦春明偕襆被是時羣仙集紫都瑤觴特舉芳茵
鋪香山故事衍三九歸田二老首荷
天子親傳呼惟月爲卿士趨晨扶杖几燕國有象

賢絲綸實紹美家法傳來工相馬玉尺提攜斗南
下撒闈
詔許省晨昏竹箭蘭孫載盈舸即今屬車扈侍再
舞班衣時膝前仍效嬰兒嬉曲宴俱霑蕭露澤清
聲同和
薰風詩
天章特賁雲五色俸錢增
賜尚書額
青宮晉秩致優崇
丹扆再諮展籌策白眉季子更承

恩十五名聯攀桂客龍生驥卿生公有孫秀挺還
似翁似翁能讀廿二史經十三前身慧業忝優曇
青松遂以女離託白壁行待藍田探我未七十亦
附劉盧隊他日江湖歸老贖爲翁復作九十詩仙
謠扁舟載酒藕花深處歡相對

勘海河回天津道中喜雨

海雲堆絮雨霏烟百里城村蜃氣邊爲值潮生聲
漸起可因川涉禱初虔平添翠色霑遥隴便隅腥
風洗近壥拜手雩修龍見日潤先碣石徧畿田時方
雩祀

雍正丙午金陵爲師歐弟題松下長竿圖
兹弟來保陽復取前意爲圖索題溯次前
韻時乾隆乙酉十月

石城古渡三山潮門前潮過山岧嶤離家問渡舟
北浙江潮湧雪聲蕭騷寒輪轉向燕山道短衣結
束身騰趠鬢鬚盡改不可識撫兹筆妙留風標巖
壑未讓餘子置塵鞅寧免高人嘲紫陌同車空昔
夢青溪比屋擬隣交四十年前手玉色緡絲籊竹
矜所搡將園復理圖再見無多池館除紛葛新營
亦具濠濮想他時隔巷墻册高先代名德學乃仕

幾人遠矚牧與樵獨向磯邊酬夙約鳧鷖潔羽遊
侶曹偶逢津吏涸蓑笠試尋海客談烟濤歸去江
梅對癯影父憐庚甲同柯條（弟與余同庚）寫向閒庭翔
幾鶴（舊圖有鶴）長餘老樹翅雙翥

定州衆春園觀雪浪石石失百年矣今得
自臨城土中乃復勝蹟之舊走筆示州牧
沈廷皋誌之

閒題雪浪一卷石近倚雲根大茂山玉局多年悲
土壤春園舊路失烟鬟重教字向摩厓洗真喜珠
同合浦還健輿尚留袍笏在詩成相對當躋攀

自題四清圖照

雪後坐荔青軒出錢叔寶四清圖觀之
時蘭陵張古漁無錫華吉厓在座二生
墨繪丹青擅能一時謂當於卷尾圖余
小像使瘦節與疎枝相臨映不獨先生
能爲梅花寫真寧非韻事乎既成諦視
之空花耶幻相耶然花之前有我我之
前有花吾雖老猶將踐吾約以證吾詩

清光拂落香翠枝捎瑠結佩凝幽思日斜江上或
孤映歲晚山中相贈貽夙護靈根色無改亟摩陳
迹吾已衰瘦節七尺商所適園林雪後花開時

自題種松圖照二十韻

白首歸來種萬松（用坡翁句）萬松深處隱羣峯前谿翠
水縈三折後嶺梅花秀幾重芝瑞曾聞馴鹿過土
香真有卧牛逢得陳初服常依壟已近層岡敢曳
節褐鼈寧論朱紱貴槖駞仍以繡鉏傭貞根合鑿
冰痕透芳粒先滋豆汁醲葉化蔘莪吟更望枝交
棣萼影恒恭（余與伯兄約祔先壟）春巢哺寄雛鳥穩秋壑聲
傳侶雁雖友石漫隨翁仲隊班巖儼肅大夫容多
年盤爪應棲鶴一樹呈鱗欲化龍日照高林森旆
戟風迴列岫響笙鏞石楠似蓋連楸檟文梓承橋
夾檜樅百尺任攀青蔦長千秋總付白雲封茆添
樾蔭歸慈護喬映山雲識氣鍾上冢每分僧住屋
倚廬追數客離蹤餘生久抱終天恨永願惟思九
地從就省霜清躬掃潔陪遊月出愛陰濃悅移室
處芬爲障幻比身衣綠可縫說向兒孫動悲慕肯
將手足貫衰慵若還修問蒼顏叟歲歲正陬與暮
冬種松有臘月扳正月揷之諺雨水即非時矣

丁亥元旦

禮經幼曾讀七十老而傳所傳未暇悉今乃隮其

年邦畿領地治日月照常先
恩高任良重心力孱華顛戸牖春光生槀喬民氣
宣素餐十九載責效無埃涓毫期謹侯度抑抑武
公篇
窓啟晴松高坐近冰梅小香意漏先春翠色掩羣
槁雪積蓟門寒星侵官閣曉衰夢觸深思故國山
重繞寂寂墓門松初種何時老亦有後嶺梅白雲
望猶杳（今年北塋初立余題種松圖有後嶺梅花秀幾重之句）
蒼顏五十三半百弟踰四合離三十載未嘗同度
歲學禮十齡兒夙興待家祭咻有故鄉音抹餘春

帖字故鄉亦匪遠家人先後至夜雪孝廉船（十六世民賢孝廉自桐城至）清風御史裔（十八世遵衛自江寧至）門庭歲酒歡
都忌遊宦苛後飲情所甘先歸語須記小箕春草
池寬留杖藜地南北巷依然春朝集帬屐
閏歲候常晚陽德盛四始暖氣薰春城百尺遊絲
起泉谿滑冰膚雪消膏耜趾書雲證豐相見人
面喜節檐室家兇煢癃各棲止（通省留養局五百六十處）新棉
爽袴襦餘澼戔釜錡村路識行旌（[illegible]天津）問勞洽
裒齒清塵會有役省耕澤頻紀潮聲溯淀津民歌
答千里

張古漁爲畫山水大幅各題一首
林廬遠人跡圖畫隱仙壺水落松千尺雲依鶴兩
雛高峯天闕逈細路石梁逾暖氣浮空翠方春杖
欲扶
烟蘿多邃徑庭院各仙山澗繞鳴琴去舟邀採藥
還秋田秋再穗楓岸露初斑舊種巖香滿高歌試
一攀
走筆深州牧索其客黃琛畫（琛錢塘人）
知君佳客有黃筌自寫蘺香愛冷妍雪後我來伸
紙問一枝應記斷橋邊

漁郎漫指武陵舟縣遠河陽景孰儔好是春風留
客住桃花深處繪深州
曹素功蓺粟齋墨歌
黃山六六峯峯峯産奇松曹阮二水交澄溶天生
墨材擅天下精能孰繼廷珪蹤廷珪去今八百載
劒脊龍紋幾丸在元明妙製亦多人轉眼烟塵隨
刼改
興朝作者獨數曹輕煤薄膠萬杵勞水濡不壞點
如漆半挺可直千錢刀後賢復能世其業豹囊珍
護青麟髓鴻儒鉅公交口譽姓字上徹

楓宸高卻憶吾家老于魯九元三極心良苦名高物忌召恩讐寂莫金壺賸空譜（于魯造九元三極墨自謂前無古人程君房與之競勝遂搆嫌釁）秦寶鏡吳純鉤神物化去不可求何如藾粟齋中菁英且日出子孫長作松滋侯老夫意氣雄筆壘與來須遺雙螺待藿甘園譜爲成圖看潑春濤接雲海

鄭詠基寄到羔皮阿膠詩以答之

豹褎真宜飾素絲衰躬還繫故人思未求退食從容地恰稱春寒料峭時

公超過市跡尋常阿井狼溪法更調良劑不勞頻

問訊春來新書食能饒

丁亥五日由永定下河口至天津

物候公程底並忙傳旌命酒即蒲觴網收清淀魚兼美耕近汙邪麥早嘗五載詩情花記閏（壬午閏五日于役初歸）六朝舟渡水生香可憐潮落月初上空照秦淮引夢長

扈從淀津途次賦呈相國尹公四律

文昌宿衛領台躔輦路清塵夾繡阡潞國英姿看馬過（公乘馬扈行見者欣頌）瀛洲景物待帆牽春疇細雨高低岸廣淀微風遠

近船（雨後舟發趙北口）

琴詠一堂衢唱起元臣賡進已多篇

洛陽名擅鄭公園身退江湖地避喧何似林亭依近苑更資舟楫在高源春暉人仰恩華重晚節天留碩果尊（賜園西苑名絢春建晚香亭）綠野記成須潤筆倖餘卻問緗無存

東南雅望庾公樓江上風清使院幽心似虛舟曾不繫名從新構抵重游（金陵節署有池館公題有不繫舟之名今並於園中依規建之）烟波淮海千帆出圖畫金焦一卷收選勝攝山尤好句高情長與白雲留

蔾床皂帽夙相招海上文星已映標（公幼侍文恪公居錦州）東縞論交千感集（先祖水部公道錦州與文恪公訂交）一箋述德十年遙（舊有投贈長句）華罇有約開東閣幽步無緣訪午橋翹首山莊應計日秋風重話木蘭橈

熱河

避暑山莊棠

恩同

御前大臣二十人

賜宴延熏山館恭紀（時乾隆丁亥七月廿九日）

璇題仙館十洲深（祖題額）聖 高下橋迤遠近林影
傍游魚依荇藻步隨馴鶴向苔岑遙泉一夜添新
雨老樹
三朝接舊陰韶樂漸聞風已細熏琴先洽
聖人心
列坐金鋪繞
御筵交欣一德
玉音宣
問年
恩及元臣次（謙次惟相國尹公長余三歲）述職班叨侍從先暑

散蕉桐雲外路香霏荷芰雨餘天輕波忽共鳧鷗
遠身在瀛洲侶畫仙（雨後中使操小艇同羣公循河出）

相國尹公製詩爲壽次韻奉答二首

春風及物坐薰然秋樹松筠老更堅共仰鴻鈞能
壽世敢同鶴髮贅論年（公詩有後余齒序僅三年之句）曾移蓮櫂
波猶煖（秋初賜宴山莊同棹如意洲）重到蓬山月向圓瑤草琪
花容採擷魏公獨詠晚香篇
壽星躔日正儀方闕嶺何曾別井疆（時在熱河山莊恭逢）
萬壽聖節 滿聽笙歌臨
御苑真看樓閣繪仙鄉（承恩仙山樓閣圖）駐顏欲問茱萸
酒健飯新欣黍稌香
天貺頒承耆福在（恩賜畿封耆福扁額）長依台斗祝
堯觴

少儀諸君疊惠佳篇用韻和答

高吟敏捷水爭流片片雲霞晚未收綺思每來天
遠際詩人合住瀼西頭閒聽牧笛迴村隴老愛秋
螢近夜篝踈野自憐猶故態漫言里巷有歌謳

古北口道中即事

風吹烏桕滿林霜馬首涼雲入塞長前路每聞衝
虎跡祟扃真欲礙鴻翔分邊度嶺草仍綠過縣看
花菊未黃乍喜兒書傳使院遥程歸及桂新香（者兒）

書至方護存晚桂待余歸賞

上元後二日連雪志喜（冬雪未足至是始報霑徧）

春城傍暮雪飛花村隴占年麥未芽合是天心遲
爲閏轉逾臘候望能奢收燈夜市人歸早碾玉寒
庭月上斜拜手封章呈瑞色素雲深處透晨霞

次答幕僚

積素連坰野旌庭靜不喧應時吹黍谷過境冷樵
村麥覆青餘甲箋題玉有痕賓僚歌共好幽思觸
梅繁

自易州田雪中早發

夜館光初映晨車路不喧鴉聲叢廢縣牛迹逬斜村澤霧霏先瑞(先是連霧為冬雪之應)巒雲接素痕四瞻陵樹近瓊玉架枝繁

壽石寄閒七十

報詞纔致杖鄉辰艾酒長筵又一旬滕下郊祁官並貴卷中庾鮑句還新琴書有味閒方覺竹柏多緣老益親此日荷香飄太液踏歌應侶采芝人

杵臼交深四十年塤篪迭唱有多篇謝庭在昔難追矣魯殿於今獨巋然杖履盡隨佳子弟鶯花莫

負好林泉陪游洛社遲前約心企城南尺五天

題紡根和尚行吟圖

上人來自水雲鄉幾片閒雲鶴柴旁鶴亦依人成小住幽情同寄海天長(師詠鶴柴有幽禽如幽人身以四海宅之句)

只談文字不談禪水竹風松結淨緣為問遠公蓮社裏何人會得撫無絃

瑞玉雙鴛

美人採蓮香水暗手執紫玉弄潺湲花花葉葉劇情思紫玉落水成雙鴛

玉雙荔

十八娘家玉琢枝錦紋珍比栗紋奇誰從月下擎雙蔕滿滴瓊漿欲謎時

玉枸櫞(俗名佛手柑)

身枝不比黃金鑄手指真成白玉纖底事煖生香亦好清齋閒共佛珠拈

和闐玉韘

截肪還餘決拾材貢琛萬里地靈開昆刀與記和闐字曾助天山一箭來

古玉硯屏(玉形圓扁橫四寸直二寸九分色甘青沁幕皆黃鶴桃李園序塗以泥金末跋云熙寧四年辛亥在武林適得古玉一片精瑩可愛時雨初晴筆墨

閒具有天趣楷書桃李園序愜意事也蘇軾並跋)

太白文章宴桃李坡翁書畫擬神仙閒摹古玉含精氣回首熙寧七百年

山梅玉供(鐫孟襄陽尋梅)

如畫溪山春弄姿寒香朶朶玉橫枝幅巾拄杖添癯影孟浩然身更不疑(用張祜句)

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內閣中書方維甸家藏本

國朝方觀承撰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桐城人由監生薦授中書舍人官至直隸總督謚恪敏觀承遭遇

聖朝備蒙

恩眷封疆宣力積有勤勞而性嗜詩篇政務之餘不廢吟咏舊所著有東閶剩稿入塞詩懷南草豎步吟叩舷吟宜田彙稿看蠶詞松漠草共八種皆編入述本堂詩集中已別著錄是編三集則其爲直隸總督時所作其子維甸編錄別行者也

晚晴樓詩稿四卷詩餘一卷

附行略一卷

〔清〕曹錫淑撰　行略　陸秉笏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晚晴樓詩草二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晚晴樓詩藁一卷　國朝曹錫淑撰錫淑字采荇上海人工科給事中一士之女適同里舉人陸秉笏一士有四焉齋詩集其妻陸鳳池亦有梯仙閣餘課錫淑承其家學具有軌範大致以性情深至為主不規規於儷偶聲律之間云

同年友上海蔡雲陸先生就其子大理君之養來京
師閒過余西華門　賜第相與數晨日過從之雅忽
忽三十餘年酒酣劇語豪興猶昔既而先生買舟南
還袖詩告別又出其德配冒夫人晚晴樓詩一帙乞
余弁其端余按先生所作行述夫人諱來荇為工科
給事中諤庭公次女給事以文章著宿晚始登第自
翰林陟臺垣數上封事有裨　國是為時論所重夫
人稟承庭訓幼而穎異喜讀書與其姊適葉氏者俱
以能詩稱及歸先生為繼室食貧佐饋井臼親操暇
即以吟咏自適內外雍肅人無閒言比先生甫發舒
書而夫人遽遘疾以歿是以先生尤痛悼之遺詩數
百篇先生手掇其尤者釐為三卷其中大都思親懷
姊之作纏綿往復至性藹然深有合於溫柔敦厚之
旨而五言古詩沖淡和雅直入古人堂奧尤閨閣所
難先生告余給事舉子最晚故於夫人尤鍾愛親授
詩法每憂其才而慮其年之不永其官京師時寄夫
人詩有莫向謝庭貪詠絮憐人福命是才名之句乃
不幸而給事之言卒驗是可哀也然我聞大理君在
髫齔夫人即教誦漢魏古逸及唐人五七言詩皆能
上口六歲就　每日退塾輒授一詩為講解甚具童
蒙之訓得之母氏者為多及其長而遂以才名噪大
江南北迨今受
天子特達之知擢入史館游列九卿駸駸嚮用夫人
其亦可以無恨矣先生戒行有期督序甚急且廬匆
倅聊識數語冀以塞先生無窮之悲且俾世之讀是
集者知大理君文學其來有自固不獨先生之教也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陬月會稽梁國治序

給事吟壇舊往來久聞嬌女在瑤臺魏朝丈子多風雅郄
少閨中繡虎才
半溼佳話昔流傳曾覽名閨桂杏篇今日重看題目在兩
思老風一悽然
寄興花光與月華性情流露德兼賅殘毫不數班彪女名
媛豐生是一家（曹豐生班昭 妹婿有才慧）
給事當年遲鳳雛早教瑞閣產雙珠父書能讀先諸弟粉
黛堉荒世所無
梯似慈謀渺音容玉潤仍歸陸士龍幼婦色絲誇不盡兩
家文獻尉重重
掃着才藻擅春江佳儷遙知玉一雙著得國風詩（前序里）
挽吹出綠紗窗
細林傳示此琳瑯四百餘篇一一披却笑玉臺新詠序未
曾窺見晚晴樓（叢以樓名）
平昔塗鴉每叙詩耄年無復騁妍辭蓄徵流露題新句無
愧真同有道碑

黃之雋題

序

晚晴樓稿書太史女所著詩也太史為兒子興吾同
年友以翰墨為勵績者數十年六籍百家獨闡精奧
世稱名儒宜乎親承庭誥者若左嬌徐惠蔚為閨中
之秀顧不輕示人謀以余為知詩郵寄都門欲一言
弁其端余聞王化始於閨門故孔子刪詩先列二南
關雎為宮人所詠至葛覃卷耳則后妃親製焉乃後
世僅以才思非閨閫之事其亦未聞聖人之教歟抑東

萊呂氏所謂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者歟余讀茲
集見其味腴謇芳璠數玉藻則妙造自然也綿句繪
章爛然有第則典古為新也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
仙則遇之自天冷然善也至其或念父母或懷姊娣
孝悌之性溢於行間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
醇所以感發其中正和平者又呂氏所謂胸有全經
者歟余幼承家訓縫績之暇時流覽墳籍見古來女
史所載不乏取青媲白之流而獨有取於扶風大家

以彼其才足以凌轢今古而漢氏秉筆之臣於文藝之外更以有法度稱之人倫之至感動人主迄今讀其詞嚴正之氣令人肅然起敬茲集其有遺風欤風之正也太史其採於家俾天下譯其聲而吟之可矣若夫詠絮頌椒恐無關於宗經之意即推名媛不敢與諸書齒壬子夏五中浣蔣季錫書

亡内幼頗聰慧性好讀書尤熟習昭明文選及徐孝穆文集女紅之暇專事吟詠積稿甚夥後有自定繕本刪存四百餘首宮允黃唐堂先生序其端而宗伯沈歸愚先生亦稱歎之鈔録凡數帙俱為遠近友人携去適者都門索寄幾無以應爰就篋笥中遺賸者隨手裒集僅得古今體詩二百餘首此外散軼者尚多行將搜羅補入至騈體襍著亦有殘稿俟薈萃成另並貸當

世也歲在庚寅閏五月五日蔡露陸秉笏書於華城館舍

汝母心中煞〻血淚未化作珠玉屑三年藏弆篋衍
中意興蕭索不忍閱詎知汝母不得壽不壽之壽詩
不滅憶昔汝母教汝嚴寸晷何曾輕作輟教汝初攻
四子書七歲入塾提攜切教汝親師肄六經戒以工
夫毋減裂教汝漢魏三唐詩指點源流與派別教汝
夜讀升菴詞二十一史若眉列宗族姻黨交口稱誚
是閨中女豪然汝今紀歲十有三莫遜兒童甘頑劣
大凡偉器善自藏不矜智巧尚朴訥汝母當時千萬
言不堪覶縷聲嗚咽汝須常體汝母心神兮歸來亦
惟恍吁嗟乎造物尤忌巾幗古來名媛誰耄耋只
令撫卷強自嘲收拾遺編萃無斁汝擘剡溪藤錄之
以待鋟中允題詞館閣傳謝女班姑許相埒勗哉小
子識弗忘詩卷長留名姓爇彌留況復重叮嚀魂魄
雖散心仍結
乾隆十一年丙寅長夏命熊兒錄母遺稿因書以勗
蔡雲居士陸東菊題於陵陽學署

晚晴樓詩稿

中江女史　曹錫淑　采衍

古意

苕〻秋露實灼〻春風枝褰裳陟高嶺惆悵感四時
佳人期何所形影空傷悲惜哉抱柱信一片浮雲馳
須臾還日月紅淚如連絲

有感

嗟我何不樂歲月偏疾馳晨光沒野樹暮色斂林枝

秋風布鴈雲夏日羅蛛絲念彼啣泥燕度棟復穿帷
須臾哺小雛戀〻一何慈凡物有至性寧獨無苦思
迴身對萱草掩淚不勝悲

送大姊歸蔔里

人生一何愚惜別長自憂別時望相見〻後若為酬
未能叙契闊復道別離由與君一歲裏那更十登樓
酌酒邀新月賦吟慰素秋何曾盡懽意又欲放扁舟
殷勤一江水君意自悠〻白雲歸思切肯顧池塘幽

欲訂後會期其奈如今愁分手楓林下紅泪滴僝晬
北風吹鴈影江上暮烟浮褁回入中閨不忍更回頭

送大姊之常山任

離情入我懷〻抱不能開臨風贈數字搦管再褁回
贈君以自愛道遠心仍在悲結何可言愁與流波載
憐我讀書窓詩就無韻頗嗟〻獨長歎對此風雨床
君心豈復爾風景樂他鄉細柳迷官路靈禽散夕陽
詞成不寂寞滿路華花香行〻緩衣帶積念浮雲外

曉晴樓詩— 古詩 二

踟躕立野觀帆動水漫〻迴岸重申意加餐好自寬

感懷寄大人

鴻鵠翔霄漢鳳凰鳴朝陽人生應有志沸鬱感衰朧
蕭條秋思極草木違容色蟋蟀静無吟佇久心惶惑
念我白髮親四載依京國路隔三千餘焉得雙飛翼
長途有棘榛山海多狼蜮仰望白雲馳憂來不能息
雨雪轉霏〻清燈照夜幃徘徊愁歲暮音問一何稀
梅花經凍發試折一枝歸超然占高潔獨不貽世譏
臨風懷驛使對此復歔欷常恐負所植泪下沾裳衣

月夜懷大姊

仰望月一輪抑欝有所思所思在遠道昨夜夢見之
夢見忽驚覺晨起雙泪垂烏兎何其速我愁常不移
愁心一何切宿昔緣離別輾轉不能眠憂來如縷結
皓月本多情照世成圓缺中夜倚闌干清光正凄絶

三妹以愛月夜眠遲索賦長句書以應之

簾櫳如畫蟾光現知是嫦娥開鏡面瓊樓玉宇淨無

曉晴樓詩稿 古詩 三

塵更深不覺渾忘倦記来賞玩百花時酌酒高歌玉
漏遲今夜闌干明月在何方砧杵暮秋思冰輪自是
長皎〻故教遊子情繚繞屈指年来十二回圓〻照
徧關山杳眹吟刻燭少知音爲憐好月漫調琴曲終
香燼露珠落低頭忽聽夜蟲吟霄漢只此一輪月何
事昨圓今又缺徘徊夜久寂無聲試上南樓光未沒

春日

律轉陽和大地同敷榮萬彙逐東風尚嫌羃日一何

迷滿眼韶華不易逢百花爛熳開金谷蝴蝶穿林燕巢屋江南江北繡成堆繁華是處香馥郁酒家十里杏花紅公子春遊樂事濃不惜千金買駿馬尋花踏遍五陵中枝〻搖曳長堤柳留得離情千載後懷古空成賦百篇須知又作前人手人去人來紫陌塵誰家簫管遶芳辰黃鶯啼斷三更雨極目登臨一望春〻光徧野垂楊綠遊絲牽惹情相屬可憐人兮可憐春落霞紅映流波曲

晚晴樓詩稿　古詩　四

如皋歸里喜與大姊叙濶遠又別去悵然寄懷

滿眼韶華如電瞥何堪頻遇人離別乍歸携手喜氣生殷勤先問南樓月曾看梧桐青復彫一年幾度圓和缺彼此愁多不記時數來魚素盈箱疊傍人爲語時未長夏去秋來轉冬節相顧喟然一夢中相思仍擬閒中說酌酒挑燈重叙詞迴腸頓覺消千結連宵笑語直無眠匆〻忽又離情切沾巾不禁淚漣而咫尺還如千里濶偏我與君把袂稀相逢長是添淒絕回首蘭閨共寂寥漫拈新句神爲樓朔風陣〻透窗紗夜深簾外盈庭雪欲寄此情一問君苦無郵使難爲達珍重裁音托便鴻人生何事輕相撇遲〻玉漏轉寥〻斜倚床頭燈欲滅

秋夜懷大人書寄常邑大姊

草木搖落寒露過涼颸淅瀝來山阿初聞玉韵咽東壁復聽雁聲動西河感時傷別起太息盤桓天地寧無極百結何能繫轉蓮明月皎〻助寒色況自思親

晚晴樓詩稿　古詩　五

耿〻懷閒情幽夢渾難測思及親應白髮增玉堂恩重留神京瀟灑詞文滿都下興來可有故園情仰望白雲三千里擬是離愁同滿〻明年城頭青鳥馳書應報我天涯鯉一夜西風思不眠萬戶砧聲搖秋水

○寄耶溪女史朱舜綋

秋雨秋晴怨別離幾度冰輪圓又缺自從解得別離難怕上高樓吟皓月古往多情有幾人悲秋楚客思入神西風惆悵九轉懷辭華妙絕雖具陳悲從中來

還擲筆知音千載哀沉淪不妨佳句閒自得棄置集
頭人莫識劇憐意氣獨超羣學詩喜作長歌文晝日
捲簾望所憶中庭落葉何紛、

十五夜對月

從來不作傷春句何曾解得悲秋吟今宵一上西樓
望離情不覺如許深試問離情何處至娟、月出東
南林皎潔不勝三五夜可憐無寐此登臨阿誰斯夕
勞心切千里萬里同此月我來對月啟勤拜願乞人

生母遠別姮娥不知遠別愁今來古往成圓缺何似
中天長一輪清光到處相歡悅況吟立久意旁呈天
河辨、更聲徹

春日　三叔祖見台賞芳園桃花賦呈 以後辛亥作

適蒙長者台邀訪名園花烟路迷無極星塵望轉盼
避人多烏雀隱跡少諠譁極目風光裏只桃此徑斜
灼、紅、千點晴天散綺霞暈面迎風笑如將顏色誇
行、穿帶水彷彿似仙家雲鎖巫峽道漁人那得過
闌干十二折芳草望中離西苑通巖石東山結薜蘿
西為七叔家園東 南為大人半涇園 敬來參世祖 園內家祠 即遺澤廣無涯
禋祀無窮已家聲日漸遐及時秉燭樂莫草復如何
新月光遊塵良翁銳獻歌春風共卮酒勝似駕秋槎
素秋把佳氣豔枝照碧波人間有此會此會擬天河
別去近前樂始知遊患多

申江女史　曹錫淑　采蘋

大人命步半涇雜題韵賦呈二律

避俗事應踪高朋共嘯哦老梅如有待野鳥問誰何
静夜堪浮白新詩許訂訛秋深殊未返樂事屬槃阿

笑傲人間世笛遠花下杯故園流水曲新徑白雲開
坐石觀魚樂憑闌望雀迴慙非謝庭樹虛負命題來

憶大姊

書便欲封題春江魚漸稀忽驚衣帶緩轉覺泪痕肥
晚樹凝殘靄新蟾暈夕輝高樓誰望海一片亂雲飛

又

頓覺離程遠方知夏日長亂螢明野渡殘月落横塘
旆影迎驅影波光接曉光還思獨惆悵天際水茫茫

秋夜無寐口占

夜静獨無寐秋空月倍明梧桐今夜落蟋蟀去年聲
幽院少人過空堂闃韵清擣衣當此際抽思復含情

如皋署中讀諸閨秀詩喜賦

絮才從古少此地謝庭深不謂蛾眉社多於擁鼻吟
華文鋪錦色素箋展芳心（韓鄧二夫人詩皆在扇頭）欲識高山調
泠泠指外音

擬欲酧郢曲粧樓倩夢尋揮毫雲淡淡敲句月沉沉
未許三秋約先傾千里心閨中憐翰墨休恨少知音

夏日寄大人

夏日熏風轉煩心倚画闌白雲飛更急離思入長安

已覺南天熱猶愁北地寒殷勤一江水睇下祝加餐

月夜有感

為羨今宵月無人解此衷清光耀平野素影媚長空
多少悲歡裏無邊聚散中那知迴照處澗畔有孤松

偶占

睡起西窗曉無聊倚鏡臺青春逐歲去雨雪上年來
光景渾難画心情不可裁梅花深有味就影一徘徊

送大姊之常山

交手之南浦浮雲觸處生落花経浪淺飛絮帶風輕
長路何能盡離樽不忍傾淒魚如有意憐我此時情

又

不免送君別况逢暮景天遊魚呑暖絮啼鳥夫晴烟
那肯輕拋此何能更近前可堪回首處明月正團圓

寒食日感懷亡母

思親復何已對景轉傷神爲感白雲暮偏驚寒食晨
紙錢空化蝶萱草不生春剩有啼鵑意難禁血涙新

晩晴樓詩稿　五律　三

蘭花

空谷何人採芳叢滿一卯仍來高士徑且上玉人樓
素影迴燈側清香入夢回詩成費斟酌應似此花幽

梅花

萬蘤経揺落梅花獨有神由來天上種不問世間春
孤冷霜華晩清香臘蕋新依然似相識憐尒苦吟人

寄書大人後意有未盡口占一首

書稟玉堂前愁懷千里懸加餐祈自惜止酒憶當年
意多半白雲篇

大人曾以祖母遺命戒飲守默能邀福躁交實悟賢思親誰寄

秋夜賦懷

風冷濤羅幌蟲吟夜感傷愁多思淺寐病久夢荒唐
涼月難勝坐清秋不可望扶疎一株桂歳歳占幽芳

又

質病那禁傷消愁未有方簾櫳從夜冷更漏入秋長
葉落三江水燈迴九轉腸終宵渾不寐促織鬧西廊

晩晴樓詩稿　五律　四

大人信至

尺素傳雙鯉離懷慰北堂書中無限意公鬢比來蒼
名重文章著家貧菽水香趨庭復何日心與雁飛翔

冬夜懷采蘩姊

微吟聊握筆離緒不禁傷凍水沉魚跡浮雲阻雁行
有懷愁歳促無寐厭更長寒雨涙涙滴挑燈夜未央

哭三妹祖寄呈大人

風旨推三百偏憐雅淡音應懷栽玉樹復愧示瑤琴

閒論靡朝夕拈題歷古今追思山水興無限暮雲心

賦得天上秋期近

天上秋期近長空露氣清尊罏可有約牛女尚含情
樹暗螢光細草深蛩語輕杜陵吟太苦皓魄至今明

獨坐

獨坐北窗下雲開夜思清雨餘山水活秋到綺羅輕
樹影當軒合蟲聲遶砌鳴挑燈重索句四韻得拈成

花朝

晚晴樓詩稿　五律　五

今日是芳辰韶光轉覺新小鬟爭獻綵稚子競尋春
好鳥嬌音細名花香氣醇劇遊宜秉燭遮莫笑癡人

苦雨

熏風漸煩暑不雨已愁人何況西窗下苔痕漲綠新
荷珠傾翠蓋榴火淨紅塵安得嵐光嫩晴烟一抹勻

寄書大人附呈一律

一紙平安信離懷幾許思加餐千里外健慰六旬時
惠女癡無恙熊孫勇讀詩好為怡旅況夏景恰遲遲

寫懷

小山叢桂發況味屬三秋久雨晴難望況吟思更悠
病軀井臼志負拙稻粱謀兒女偏憐慣癡頑不解愁

病起

秋夜清砧遠消閒藉短檠古書能卻病新月最關情
風靜茶烟細更深燈燼輕尚餘詩思在稚子助吟聲

喜晴

今日是何日晴嵐映畫闌寒蛩聲轉動秋樹葉和丹

晚晴樓詩稿　五律　六

勝景從容賞陳編仔細看晚來簾捲處新月照團圓

春寒限韻

只道春晴好如何春尚寒分題搜句苦凍筆傍爐安
萬樹夜光斂千山鳥語攢小園梅有信耐冷雪中看

疊前韻

陡覺春衣薄尋芳怯曉寒那堪風漸瀝頻閣竹平安
細草含冰發柔楊帶雨攢燕飛遲凍羽幾次繞簾看

重九日同女伴園亭小憩

攜伴登高去東籬一望賒何須人送酒且擬自煎茶
采菊香盈袖拈題筆吐花及時欣共賞不放夕陽斜

書牕

没去緒今古簾開鳥語頻悠然詞賦性靜也筆書神
燈火忘長夜烟霞識早春覽餘時獨坐瀟灑正宜人

大弟誕日口占以示

吾弟懸弧日成人漸免孩傷心悲失怙努力頼斯才
學自惜陰得名從勵志來親恩酬罔極何以慰泉臺

晚晴樓詩稿

申江女史　曹錫淑　采荇

三姊祖五畝園即景

何幸攜遊五畝園融和風景更幽妍樓臺春鎖神僊府亭院香籠別洞天紫燕喃喃鳴畫棟黃鶯嚦嚦囀花邊徑深知有高人隱水竹烟霞滿目前

為環娘題美人曉粧畫扇

曉日曈曨奩鏡開美人春起向粧臺蛾眉新柳纖纖畫蟬鬢輕雲細細裁寶鈿光生鸞鳳髻粉脂香繞杏桃腮侍兒為折嬌花戴幾度徘徊顧影來

梅花次趙弟芸表妹韻

還想名園玉琢花巡簷索笑未為賒幽芳偏向亭前貯瘦質還臨石畔斜雪裹孤隨高士隱林中獨避俗人譁更逢仙女留題遍夜夜清芬映彩霞

叔母賜畫蘭一枝賦謝

粧成欣覩一枝新素色幽蘭淡有神半吐檀心參碧玉低垂綠葉淺紅塵孤清恍似仙娥質獨隱還如處士身應共芝芽庭畔長國香呈瑞兆賢人

秋日半涇賞桂見杏花並放大人有詩誌異命

次大姊韻錄呈

雁行喜集木樨叢杏吐重陽怪化工黃雪半侵蟾窟影金英預占上林紅一園生意春秋節滿院添香早晚風試借霓裳分豔色襄回一曲廣寒中

重九後三日大人邀客敘飲桂杏花下遵韻賦

呈

春華秋實兩朦朧滿樹深黃淺淺紅邀客未容三徑外吟詩且許一杯中好函濁酒酹香雪漫借輕霞散月宮節遇重陽還醉舞年年花事歲看同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秋晚霜凝楓葉肥重看江畔爛紅菲滿林霞暎欺桃靴幾樹風搖妒絳衣不是寒蘆鴻止宿恍疑春苑鳥驚飛東君應愧無顏色百草芳時見此稀

奉和弟芸表妹一聲蟬送早秋來

羅袂臨風怯早秋柳陰蟬噪思悠悠淒清吽破莊周夢悲切吟將宋玉愁纔送秋聲入金井又連砧韻上瓊樓風吹一樹閩山冷處處征袍鄉淚流

七夕憶朱影蓮表姊

曾記前年七夕時憑闌笑語共題詩穿針樓上披涼袂拜月庭前乞巧思銀漢低橫靈鵲渡纖雲高護彩鸞馳今宵風景依然在兩地情懷若箇知

晚晴樓詩稿　七律　三

園丁折蠟梅至

折得幽枝不染塵蕩花誰與共評論檀心未散風前影磬口猶含洞裏春鄉國夢回成淺淡瑤臺月到倍精神苑闌燈影搖清影為倩新詩品美人

哭影蓮朱表姊十律并序

影蓮朱表姊者乃周浦舊存表丈之愛女也適崑山徐氏幼好翰墨性極慧間善吹簫每臨風三弄使人淒清欲絕有句云倚簫獨度裘回立不忍臨風送落花可見其情之所至也又常觀名媛諸詩輒掩卷痛哭莫能解其意者余自甲辰春識面遂相契愛酌霞觴於花下形影相憐結蘭臭於閨中鏡鸞共舞臨風鬭句聽黃鳥之好音坐月撫琴聽清宵之美景豈料歡情易散別恨還生三載于歸一朝分袂香魂欲斷如聞搶地之聲（表姊先逝一月）血淚空揮竟抱終天之恨與思及此又何言哉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四

茫茫海猶業業聊酬知己之心短賦易終不見美人之跡腸迴九轉空添箱管啼痕情重一時永記魚箋離恨云爾

笑語儀容淺此辭那堪往事獨尋思啟動花叢違君日惆悵風前別我時來去光陰為兔夢死生消息水雲詞空勞湘管飛紅血泉路茫茫未許知

書函塵網冷香芸月色淒涼鴻雁林蕭韻止西秦女曲琴聲已斷伯牙春多情空結三生約有恨誰憐萬

台心花落秋風何處覓淚珠滴入斷腸吟
昨夜天還月正圓最憐秋雨妬嬋娟瑤池有意邀仙
馭影筆虛勞寫恨箋看取宦回城郭在忍教花落海
波澂妝臺鏡暗樓鸞影何日重來理翠鈿
塵世何由使返魂秋聲嗚咽那堪聞還疑此去無雙
雁不信南來是片雲身後玉顏回首夢眼前金屋轉
頭坆化為蝴蝶尋常事但恨知音少似君
追思話別意猶存海闊難尋泡影身去日羅衣旋作

晚晴樓詩稿　七律　五

土舊時香粉化為塵月圓怕見今宵景花發愁聞來
歲春千里夢回無限意亞眉窗下惜佳人
三秋連袂兩情濃轉眼傷心事異同繡架拋應針綫
斷燈窗何必硯毫工還憐關句風光裏不見詩成錦
歸中咏絮才高易零落春山疊疊恨無窮
舊來詩卷細評論惆悵燈昏夢未真燕語似傷今歲
景雁飛不省昔年春亞闌空鎖梨花月羅襪從沾蛛
網塵夜久屏窗渾未覺一天風雨又蕭晨

樓高十二恨難平烟雨迷離家欠情水逝不知何日
返天陰卻怯有時晴願教往事和心斷祗恐離愁觸
處生繡履究然纖手製履分秧時贈余鳴以為念繡依稀別淚不
分明
萱草凋零憶往年思親相對共淒然表妹早逝母白雲念
切秋多感慧鳥聲悲夜不眠塵鎖迴文顏色淡香消
羅袖淚痕鮮我回夢繞崑山曲依舊烟巒阻向前
惆悵簫聲引鳳鸞人歸霜月鬭嬋娟青山隱隱眉痕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六

曲玉露盈盈淚影圓病去祗堪公幻景愁來那更沈
寒天從今怕入梨花夢不信秋風有杜鵑

除夜憶大姊

圍爐憶向小窗前歲月無情負錦箋新句分題應未
就漏聲催夢不成眠銀燈今夜因君剔青鏡明朝為
我憐瘦卻梅花春又到好將笑語送殘年

秋日陰雨有懷大人詣鄉攜約賦呈

碧落浮雲暗夕陽悠悠蘭桂興偏長甘棠未布孫天

蔭書帶光武此地香還海豈能埋羽翼　聖朝猶是
惜賢良秋風預占春消息肯爲鱸魚思故鄉

月夜聞啼鵑

蕭々靜夜陣鵑還獨倚闌干詩思間梧葉影空明月
外楓枝聲滴露珠間飛來玉宇添秋色啼去紅樓損
鬓顏剩有當時橫槊賦長江千載獨潺湲

中秋

萬里雲消玉鏡懸西樓此際倚闌干梧桐影裏樓臺

晩晴樓詩稿　七律　七

鳳丹桂聲中舞彩鸞秋半祇應今夜賞月圓那似去
年看排徊遥想情何限江上風高落葉寒

庚戌三月大人擢進士第五月　廷試入詞林

錄呈誌喜

百草初經雨露培上林花放一聲雷文章向滿時人
口志業今從天上栽鵬舞晴雲千里合蛟浮暖浪萬
層開春明此日登瀛處可信生平自許來
泥金數字日還栽報道長安對策來定有文章傳洛
下乍看姓氏滿燕臺　聖朝合奏凌雲賦翰苑終須
曠世才一片風光鳳城裏喧々車馬看花迴
文星爍々珮鏘々丹鳳啣恩出建章纔喜玉堂須勅
命便從金殿拜　君王連天瑞氣隨時暖遍野春風
入夏涼共說家聲從此振絲槐深蔭舊門墻

懷藝姉

喃々燕語話愁裏獨上高樓思未窮半檻幽懷春夢
裏滿庭好景晩晴中桃花引恨仍流水楊柳牽情自

晩晴樓詩稿　七律　八

晩風惆悵憶々池上句一天朗月兩心同

白蓮花次韻

爲憶當年李學士賞花塵外浥涼風應同佛氏生銀
界也許仙家貯碧宮翠蓋々香漸遠瓊衣冉々色
瑤室昨宵賦就瑤池月闡道青蓮獨讓公

叔父示白薇花詩步元韻二首

吟來詩思將清新還想庭階似玉人素影不堪紅杏
比嘉名偏稱紫薇鄰光含曉露纖々潔香吐輕風淡

淡匀消息無煩重入譜（花譜中不載）恐令仙質近風塵
三載移栽吐蕋新（花叙中云移植三載不花其秋忽吐美如雪）亭〻堪咲玉
堂人因風柳絮空思侶入夢梨花且結鄰宜舞雲中
光欲滿鷗飛沙上色和匀一枝寂寞元微省雅淡偏
宜避俗塵

對新月戲贈大姊

良夜憐君共唱酬相逢幾度月當頭桂花香浸誰家
苑玉鏡光分何處樓全破規痕壓碧落半垂鸞影象

銀鈎復眉合與新嬌閫未必姮娥有別愁

蠟梅

朔雲間復綴金叢疑是瑤臺異品芳磬口半含初臘
蕋種心滿吐逼寒香庭前不共塵埃侶鏡裡寧同憔
悴妝知得賺人好清淡西風一夜又經霜

落花二首

惜花常似把離樽對景潸然感暮春南園晚來塵美
影西園朝去尚含顰千秋不省銅臺賦一旦徒饞金
谷人性殺五更風雨悪凋零無處寫丰神
凄〻寒食禁烟輕前度繁華塵作成半夜月明蝴蝶
夢五更風隕杜鵑聲幻栽顏色花砌巧落珠璣絮滿
城不為春歸怨離別人情總似落花情

送大姊之常山二首

極目烟霞遠夢遲一樽別酒話離思琴堂應可彈明
月絮院何堪折柳枝莫吝鴈書傳美政且從燕語寄
新詞知君此去風光好勝似河陽花放時

天涯仍許兩心知無限含情分影時柳外青山遮去
棹岸邊碧水見離枝宜遊那論三秋別夢想何妨千
里馳四首可憐幽絕處梨花庭院獨尋思

初夏

試看亞棣巢新燕其奈光陰似轉蓬碧水潺湲流幻
景白雲繚繞吐奇峰梅花已覺青成實楊柳空教綠
滿叢可惜春風留不住亂鵑啼散夕陽中

白燕二首

街涙故惹紅衣落美舌偏驚黃鳥吟萬里晴雲渾素
影一天白雪耀貞心夢迴半冷朱樓月飛去全消翠
幕陰會得玉人無限意梨花深處覓幽尋
影過長天練影浮翩翩潔白工薰鈎祇因毛羽有分
別豈是飛鳴少侶儔閒舞不來金屋貯結巢偏向玉
堂前那知王謝風流跡化作春雲一段愁

三月春陰正養花二首

拈毫早為送春哀造化從旬陰未闹適興漫移遲日
晛晴樓詩稿　七律　十一
幕苗情虛作避風臺花枝望裹誰深淺蜂蝶閒中自
去來明滅烟光寒食候依依景物且徘徊
有無春色惱飛禽潛奪陽和漠漠林九十已虛金谷
夢連朝猶憑玉闌吟將蹤嫩蕊難禁雨復吐芳葩未
減陰應恐多情人瘦損天公為展惜花心

堤柳

不與春山鬬畫眉湧溪碧水苦離思經過惜別千行
淚添得牽情萬縷絲未許黃鶯啼上苑且憑丹鳳舞
瑤池可憐空負青青眼消瘦東風屬阿誰

題貞女袁寒篁詩卷

寧信蘭閨逢作手每從展卷獨裴回清新擅畫三山
秀風雅推傾一郡才緣淺祇應存琴鬢情深何處仰
崔嵬歲殘復慕青松操不向春庭賦落梅

覽趙表妹舊日詩草追悼以成

謝家聲調留千古一卷情深淚不收豈是多才成薄
命未應仙侶作凡儔瑤臺文亂思瓊瓊（瓊肌玉骨書仙表妹昔掌）
晛晴樓詩稿　七律　十二
中年夢寶砌花殘痛白頭獨向更闌吟舊稿月盡猶似
去年秋

望中有感

捲簾遙望思悠哉歸鳥飛雲往復來天地無窮人易
老山川有盡志難灰淵明只採籬邊菊和靖惟看嶺
上梅風景年年貯佳味此中若箇肯徘徊

花枝照眼句遂成三月中翰林館課題也大人
寄語命遵韵再賦

帝里風光可許知陽和剛遍上林枝千紅深映傳人
潤萬紫低籠彩鳳池玉局豈能忘妙詠瓊樓況復對
良時韶華到處逢春景女子深閨也賦詩

賦得淡烟斜月照樓低

曙色低分十二樓烟籠庭樹月籠鈎迷離蕃外痕初
合清切闌邊影欲流倚檻只疑殘霧裹捲簾還是晚
雲頭此情何處偏惆悵江北江南遠別愁

寄懷恩撫母

每向春殘憶昔時百花零落燕差池北堂長樹忘憂
草南苑寧攀惜別枝隔浦風濤違定省斜陽雲岫掛
離思登臨無限神依處應是慈親也念兒

得大人信書懷寄大姊

燕燕于飛十二樓啣泥來往不知休北堂回首憐萱
草南浦褰裳望桂舟毀譽惟人還自省行藏在己復
何求都門近日頻垂念好寄佳音慰白頭

追贈張烈婦一首　并序

張烈婦者浦東吳姓女也能知書尤善女紅
賦性貞潔年十六歸華涇張氏其夫病瘵已
久成昏未幾而卒婦哀痛欲絕矢從地下其
姑嫜娣姒咸閔其意勸慰頗切婦恐姑之痛
也歛侍如平日久而家人防護稍怠值清明
全家俱出少焉姑還婦已自縊其家惶救莫
及哀而殮之義哉此固娟之志也從容就死
幼婦所難況曉識大義在田家婦尤難也一

時文人咸賦其事而美之鐵山劉母舅為作
序爲余侍家慈之暇聞其始末竊念夫婦之
貞心參天地比日月婦之死又豈可謂不幸
哉援筆悄然附詩云爾

共說華涇張烈婦從容殉死出鄉村貞心豈但松筠
並烈性唯堪史冊存春草不生蝴蝶夢寒梅欲返杜
鵑魂從今更築鴛鴦塚千古詩人有淚痕

有贈

家喜桃花如素面可憐楊柳是腰身迴眸忽減千峯
翠巧笑還傾九陌塵誰謂北方多絕色由來南國有
佳人相逢不止瓊琚報許爾臨池寫洛神

漏聲遥在百花中翰林館課題也遵大人來諭賦
呈二律

試聽銀箭珊珊裏漸看金烏冉冉籠懸想紫微春氣
暖應憐花萼漏聲融壺涵律呂傳芳樹音洽陽和象
化工玉署定多詞賦客新詩傳遍早朝中

曉晴樓詩稿　七律　

一天雨露斗星移迢遞瓊樓曉漏遲百鳥枝頭催曙
色六龍殿角動朝思氤氳春色和聲繚繞風光帶
韻馳點滴未央殘夜景懸知仙客正題詩

代和感懷原韻

秋風蕭颯雁來天惆悵離情年復年衰柳夕陽無限
思黃花濁酒不勝憐一江烟景波光活兩地襟懷淚
兩漣滿紙新詩酬未得每因多病負魚箋

偶感

流水高山孰寄音西風零落伯牙琴霜飛翠幙連宵
冷雨過朱闌晝日陰滿徑黃花秋意晚一庭衰草歲
寒心所思遠似天涯隔躑躅聊為形影吟

除夜

豈為窮愁困此身團圞遙慰白頭人桃符換節時光
暮草木舒春物候新試取一瓢沽酒市不妨卒歲共
衣頻椒盤獻罷靈葩頌竟夕開懷飲滿樽

魁星閣落成次韻

曉晴樓詩稿　七律　

斗光燦爛五雲邊文物風流自此年千載遙瞻多士
樂一時惟頌使君賢滿城春色歸新柳極浦潮聲起
暮烟倚檻高吟傳絕調敲金戛玉總超然

春暮同平原詠

雲薄烟輕雨過林漫因小徑作幽尋池魚戲躍楊花
浪庭鳥低飛梅樹陰可是遣懷還唱和若當乘興任
登臨與君對景偏惆悵萱草春深一寸心

三月十六夜有懷平原二首

挑燈獨坐兩眉攢此際應憐燈下人一片高懷時奮
發無邊深慮每逡巡庭多花果堪為俸架滿琴書豈
是貧何幸不勝離別思天涯同有白頭親
還來花下倚闌干簾幙風輕漏未殘執手情存應有
淚（時往華注）陟岵思切更忘餐貧窮志在相箴勉患難情
須共慰安試問天邊今夜月一輪何異昨宵看

寄大人馬蘭莊録呈四韻

萍水年來虚侍奉好憑蘭莱寄親嘗並餘柔脆烹還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十七

嫩味惹清凉食更香漫倩春風馳杏苑不教秋雨憶
蓴鄉殷勤聊作天涯敬一寸雲心九轉腸

半涇園賞桂即遵戊申中秋大人杏桂並放原韻

重來金粟秋風裏記得輕黄兢淺紅人事昔時花月
共吟情此日唱酬中文光遥接條氷署香氣常縈一
畝宮料想登高仍作賦白雲千里興還同

感懷

孀凝家為慈親愛未慣中廚執婦工況復艱辛多事
際何當音問久難通一種自笑經營竭三月誰知撕
攜空只尺天涯無限意曉來愁雨更愁風

懷大姊

吟懷舊句多離恨念子新詩盡憶家才見梅花青結
子更憐芳草綠生芽裂因消息驚波浪兩處相思感
歲華宦海而今應有悟一行誰寄到天涯

雨中接京信兼憶平原容浙

却愁風雨阻歸心繞到秋來日日陰鴻雁已傳京邸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十六

信燈花還卜浙中音行雲偏為遮高望流水何能通
遠吟海角天涯憂稼穡頻教晴色掛西林

八月初九夜對月有懷

銀漢横空玉露浮蟾光皎潔近中秋荷花影瘦池塘
淨桂子香清庭院幽十二闌邊明月下三千里外白
雲頭人生離別尋常事不信儂家獨有悲

懷京信不至

漫拈新句費尋思中饋支持久廢詩勉力自慙非巧

婦消閒且喜有嬰兒雁回冀北三秋遠信斷江南兩
月移料得應深御井念我時歸里試含飴

讀絕山叔悼亡詩次韵

花事闌珊感暮春悼亡新句最傷神招魂無奈魂偏
杳入夢猶疑夢未真鸞鏡分明懸皓月鳳簫已是隔
紅塵可憐奉倩鍾情處千古長歌惆悵人

哭二兒

自傭乳哺獨憐伊視爾分明穎異姿不道掌珠輕失
晚晴樓詩稿　七律　十九
去尚思錫鯉兆偏奇（生時有兆命名錫鯉）兒來索果還尋弟翁
欲含飴但念兒最是令人腸斷處呢喃雛燕舞庭墀

偶感

那似今年日鎖眉自憐幽思亂如絲六旬老父悲淹
棄週歲嬰兒痛別離叢外雨聲三鼓後窗前燈影半
明時坐來不覺難成寐欲寫愁心付阿誰

荷月遥祝大人六十初度

滿庭瑞靄恰懸弧遥祝高堂甲子初三豆禮成筵秩
秋九如歌進日徐徐自惭婦未嫻慈訓且喜孫能讀
祖書五老峰前齋介壽盈觴酒色映芙蕖

池中放並蒂蓮二枝紀瑞

綠波淡淡淨無塵並蒂芙蕖映日新對面吳粧香粉
互比肩擎玉露珠勻一枝艷合南塘影雙蕊光分北
渚神覺秀聯芳誼得似謝家兄弟好爲鄰

半涇園賞桂感賦步大人原韵

花發重尋一徑莎東山佳話付流波當年觴詠渺難
晚晴樓詩稿　七律　二十
再滿壁珠璣剩幾多臺閣文章今尚在鼎鍾事業竟
如何白雲紅日頻回首吟向秋風調未和

庚申除夕步韻

守歲團圓五老堂拈題刻燭句生香杯浮柏葉知年
換漏滴蓮花喜夜長蘋藻薦馨神宛在盤匜視膳養
無方燈前試作斑衣舞癡絕諠譁膝下郎

辛酉元旦步韵

融和風景恰新年庭鳥尋梅嚮曉天此日郢歌吟欲

遍昨宵卌頌調難傳一巵春酒南山下數篆奇香北斗邊（時庭中焚斗香）倘許三秋鵬翮振（平原北上）將好音早望寄魚箋

顏圓燮古桂限韵

種分月窟不知年並起虬枝入曉烟繞桂寧隨雲影散天香還共早秋傳攀來叢樹連芳秀贏得吟箋五彩鮮金粟現身同色相情誰說法向花前

立春日雪　七律　廿

晚晴樓詩稿

何妨六出鬪韶華青帝東來日正賒好借春風吹玉屑漫拈凍筆灑銀花輕寒不惹五侯第瑞氣偏凝處士家料得前村乘興客尋梅沽酒綠楊斜

恩撫母七十壽誕

東風暖吹百花開頤慶稀齡獻壽杯桃蕚光含千歲實梅英香透一枝魁能空萬象瑤池水易了諸緣明鏡臺（母氏奉佛長僧孝土）遙望南山春正好年〻戲綵共徘徊

又

賀誕文弟合巹

百兩初迎瑞溢閨闈誰賦就瑟琴宜三桃洲媛美陽手七步才人錦繡詞粧閣鳳和鸞鏡曉畫樓月滿鳳笙吹麥秋乍至餘春暖富貴花開正及時

初晴

一派嵐光映綺窗小園雨霽擬尋芳陰成濃葉春將暮風惹遊絲日正長蝶粉作粘飛絮暖燕泥將帶落花香烟霞滿眼吟情暢伸紙濡毫樂未央

秋夜憶　亡母

幾番感物暗傷神慈烏雖禽我亦人麗卷親題香未滅繡衣手綻尚餘春欲緘離思鴻難到待想音容夢不真一夜秋風多少淚天明飛作白雲身

大妹索題吹笛美人圖

闌干十二淨無塵樹樹嬌花映玉人怯舞楊妃吹笛夜罷妝秦女弄簫晨輕風似惜紅羅薄新月應憐翠黛顰一曲將成無限意梅花楊柳共矜春

賦得花枝照眼句還成

恰遇東風淡蕩時園林處處見花枝映來漸入陽春賦綴去先成上苑詞滿徑繁華偏耀目一天錦繡且開眉芳菲須畫無窮景香思還同彩筆期

覧大姊宦遊諸什偶成

流水高山興自悠去來明月賦扁舟唱隨半佐甘棠政侍奉全擔菽水憂為惜彩毫傳旅況應憐錦字寫鄉愁廣文自是居賢路莫羨江湖景色幽

寫懷

多愁多病更多思意味年來不可知詩句每因惆悵得淚珠常為別離垂雲山牢落音書杳天宇悲涼日月馳憑仗闌干自消遣看殘黃葉北風吹

秋晚有感寄懷大姊

幾許憂心獨倚床淒涼暮雨下迴廊魚書情重千回夢雁字愁深九轉腸灑酒不分秋色去黃花猶帶晚來香西風無意憐憔悴吹落東籬一夜霜

苦雨

連宵門外雨瀟瀟失意人愁行路難一片淒聲迴夢際無窮幽思上眉端狂吹絲縷眠楊柳淨洗胭脂泣牡丹且把破書消寂寞時來鄰壁借燈看

玉蘭花

九畹香清可並芳驗人許泊貴相商風前影射中庭日月下光分遠樹霜何必梅花開院落不教柳絮漾池塘獨憐幾朵榮春暖攜得吟箋倚曲廊

喜雨

瑟々金風暑不侵甘霖沛處盡沾恩荷浮曲沼娟娟淨雲接長天片々屯峯抹成青黛色堦前滴破綠苔痕新詩索和難諧律慚愧推敲月下門

雙頭蒂蓮次韻再賦 初作已入前

君子花開迥出塵連枝並發更宜人恍如明鏡修眉影疑是圓珠飾佩旬佛座寶華三獻瑞水宮緗萏疊逢新秋來贏得多佳句不羨凌波賦洛神

次蔡閨秀秋海棠原韻

不羨芙蓉江上紅嬌姿競吐粉墻東纖々軟玉含光遠冉々垂珠滴露空可似朝陽眠宿酒也宜斂屋舞迴風惜花人起多秋思濃淡倆餘一望中

久雪喜晴次鴻書弟韻

雪消春水雨初休簾捲東風花影浮嫩柳和烟籠半檻晴嵐滴翠照雙眸鶯雛却愛遷喬木燕子應知返畫樓芳草池塘吟興劇惠連詩到勝同遊

春夜次韻

晚風送暝下藤蘿庭院深々省太和誰唱陽春餘婉轉獨憐新月肯蹉跎紅梅香透窗紗薄銀燭光迴紙帳多遙憶芳郊花信早踏青女伴樂如何

惆悵

惆悵不因迷夜雨相思総得殘秋霜河陽花信迷愁縱洛浦明珠帶病妝樓上燈青閒鼓角嶺頭月白度筵簾月斜而照神千里燈影迷籠詩半牽潘岳鏡中頭易白江淹筆底恨何長春歸堤柳黃鶯老秋到籬花粉蝶忙郎若可憐情縷縷沾襟惟有淚浪浪長門流落一篇賦幽谷沉埋九畹香但得朱絲能繫日何須三萬六千場

晚晴樓詩稿

中江女史　曹錫淑　采荇

梅花次韻

淡色幽芳若有神瑤臺仙質是君身無端移向繁華地空使鄉心夢故春

冰肌玉骨耐霜寒紅紫凋零喜汝安不共群葩爭艷色但留清白與人看

蠟梅次韻

疑是瑤宮墮素姿等閒誰敢折瓊枝素粧不共春紅鬧雨雪漫漫自護持

蘭花

携植幽芳亞閣中紫莖細葉淡香穠一枝清影堪為伴羞殺春風桃李叢

暮春

紫燕穿簾柳絮飛落花時節杜鵑啼幾回欲寫留春句倚遍朱闌不忍題

懷茀芸表妹

悠悠離恨鎖眉峰消瘦多因別恨重無限傷心人靜
後滿庭明月隔林鐘

夢西園桂花

西園秋色晚生涼夢繞花邊幽思長露滴銀河仙馭
冷嫦娥月底散天香

留別茀芸表妹

淒涼夜景漏悠悠風入春庭花影浮滿眼離愁言不
晚晴樓詩稿　七絕　二
得子規啼月下西樓

月轉迴廊星斗稀相看何事鎖愁眉怕他堤柳無情
物每向春風送別離

送玉書妹于歸四首

娟娟纖月映纖眉乍試新粧鸞鏡齊一曲簫聲何處
落暖風還入碧桃谿

試聽華堂細管吹行行擁映袖羅垂傍人笑指窓前
柳嬌倚春風學畫眉

公宵初就鳳笙吹整黯着窺鏡裏誰欲擬霞觴花下
酌忽聞人報月成規

黃鳥和鳴欲賦詩捲簾花放日遲遲繡窓應愛春光
媚為繡人間連理枝

月中桂

蟾影裏亞難真每到中秋倍有神多少詩成詩折
桂可憐誰是廣寒人

○又

晚晴樓詩稿　七絕　三
覺裳仙曲調翻新拄杖為橋洵有神安得詩人蹈寥
住一生常作賞花人

月夜次韻二首

○良久褰回憶轉幽風吹庭葉露珠浮無情最是今宵
月故放清光助遠愁

○詩成邀月遇知音如畫中庭飛夜禽斜倚闌干無限
思清光照破幾人心

月夜口占五絕

十二闌干夜氣清徘徊不忍步中庭一輪皓月思千
里偶背寒空玉露零
秉燭更闌愁思生寒風蕭瑟夜光清侍兒不解人惆
悵笑指窓前看月明
萬里無雲冷氣侵烏飛疑畫閙前林擧頭試問天邊
鏡貴畫嫦娥我許心
婆娑樹影漾瑤臺夜景蕭條冷翠苔佇久忽疑身是
夢不知愁向月邊來

晩晴樓詩稿　七絶　四

檢點新詩遣病懷倚闌無語暫裵回殷勤爲謝今宵
月紙帳休教入夢來
○將諸如皐留呈恩撫母
別時先自數歸期忍使慈親日倚扉從此悠悠千里
棹閭山回首白雲飛
舟中
無情最是木蘭舟飛過橫塘十二樓萬疊雲山千里
夢不堪回首暮烟浮

秋夜寄懷大姊
情懷兩地共明月離緒千山阻夢魂莫向秋鴻問消
息相思夜夜付啼痕
夜坐待曉
夜闌寒逼怯羅衣明滅餘燈暈落輝寂寞簾櫳殘月
影曉鐘聲續亂鴉飛
對菊有感賦呈大人
對菊悠然憐濁酒故園悵望我裵回秋風冉冉年華

晩晴樓詩稿　七絶　五

暮顏下相將歸去來
題如皐江夫人貼梅画箋六首
自是瑤臺第一枝謫來塵世貴尋思遠山肯惜霜毫
彩護取春風扇上吹
未許零芳散橫笛故教彩筆寫春愁化工幻出佳人
手月落香銷韻未收
嶺下山前繞竹扉阿誰寫出世間稀展開月底橫斜
影寒鶴南來忽倦飛

寒葩彷彿肩頭飭勁格仙標思有餘風動蕭梳殘庭
景試吹玉笛復何如

點點瓊蘂淡淡垂美人病起獨愁思遥憐筆底含芳
意不忍臨風折素枝

東閣官梅自昔聞寫來素影更超羣返魂香冷揚州
夢袖裏還丹獨讓君

如皐將歸留呈大人

南北行驅兩地分大人時將北上悠悠天際雁飛群江楓界

睌晴樓詩稿　七絶　六

破山岑翠愁散離亭起白雲

冉冉高堂兩鬢絲春風還讓雪中枝殷勤歸整東山
屐時討舊圖菁雲水他年好賦詩

送姊歸笥里

別淚盈盈染袖羅離心耿耿不成謌東風一棹鴛鴦
水回首池塘春草多

秋日懷大人

欲試寒衣千里腸北風吹袖不勝涼雁飛添得思親
意心逐浮雲入帝鄉

偶遣

詩思無端天際遥白雲縹緲遠峯高誰家女子嚬眉
秀認道秋風是剪刀

新年懷大人

爆竹聲喧雜管絃家家莽水賀新年白雲飛處三千
里離思逢春倍可憐

蘭花

睌晴樓詩稿　七絶　七

天付清姿迥出塵錦叢無處寫精神自從幽谷含芳
後一任東風鬪麗春

懷芸表妹

閒情無處着嗟哦偏是春來覺恨多為問天涯芳草
色不知離思更如何

離情惟有鏡鸞知尺素魚沉費夢思為語新來嚬燕
子可能報我一行詞

暮春懷亡母三首

最憐孩抱不知恩出腹何曾認我親會得恩親痛何
極音容常似夢非真
悲詞縷〻敘偏真（大人有之詩序一首 母）六載辛勤共苦辛（母歸）
（六載而亡）今日風光親不見落花流水獨傷神
迴腸百結獨登臨反哺聲来何處禽豈是傷情緣暮
景為憐慈烏有人心

病中偶詠

已從病裏悟行藏卜易無煩論短長一枕餘恩倦忘

暮夢迴靈鵲叫斜陽

○輓趙茀芸表妹十首 并序

趙氏表妹名婉揚字曰茀芸頴慧異常性寂
純孝日以女紅供菽水貫越寒暑無間表妹
母常憐而止之終不肯廢居常喜置書籍雖
典衣不惜好作詩落筆精妙有古風儀質端
重言笑不苟相對終日澹然而已常語余夢
一異人授句云瓊肌玉骨掌書仙謫下人間
十六年語竟泪下曰斯兆余非永年者不幸
具此慧性終為造化所忌第念父母無兄弟
承歡奈何余為寬慰者久之至前歲余私度
曰表妹初度後兆期過矣不意遽遭斯變嗟
哉一旦天奪我知音痛也何如余從幼時相
契者影蓮朱氏表姊才情兼擅而竟夭折曾
詩以哭之逮今猶戀〻於懷再識表妹自謂
有緣終於早訣惜哉余何不幸耶追憶表妹

幼時才名已籍〻於邑余由家姊相知緣家
姊常撫從妹父家妹母即表妹之姨母也因
而往来久與契合每一唱酧敏絕過人家大
人每閱其詩輙奇之余時私慕不已投以詩
云何日花前期握手唱酬得似謝家風詞聞
於妹母乃設一文會名余及表妹曰使汝輩
握手談文也時戊申仲春之月桃杏爭芳芝
蘭奪秀名園携手片時遂訂同心即席分題

瞬刻譜成佳話賦雖異於蘭亭詞實稱乎謝室相叙经旬尋、乎燈窓之雅愛分離隔歲依、乎臺榭之風光至若彩鸞雲墮不時惠我佳音素鯉波浮旋復伸君舊好迴想去秋相逢祝壽之堂（去歲祝三舛祖壽於南安縣署）驟聞此夏獨向修文之厥究然笑語猶存倏爾香魂何往嗟乎鳳凰樓上不待吹簫鸞燕堂前徒傷倚户惟餘郢響文藻彌深本屬僊踪塵緣宜淺

晛晴樓詩稿　七絕　十

余也忝列姊行還悲雁影之浮沉閨乎友誼復歎琴聲之隕墜感昔傷今招魂弔魄彩筆慘而無華銀燭憐而減穗西風落葉何繫浮生南浦流波焉消悒結若夫家姊隨宦天涯消息迢鸞旅況且余寄言片紙低回何以忘情因而泣淚書詞殊不計其工拙云

記得春風握手處金蘭雅契自相親夢回燕語穿簾幕猶是當時唱和晨

詩酒交情擬歲寒終宵筆硯一燈看追思無限臨岐語聲咽西風涓欲乾

一寸迴腸九轉懷謝家庭院夢緋細魚書幾度蒙良慰豈曰佳人期不來

楊柳依依桃杏芳惠然顧我讀書堂（己酉春表妹赴約來此）而令獨向经遊處星落秋風見雁行

流水高山記昔年不堪重到亞樓前與君連榻西樓月（是秋復叙一次）令夜冰輪依舊圓

晛晴樓詩稿　七絕　十一

去歲同君把壽巵匆匆那及話愁思焉知此別成長恨轉眼西風菊滿籬

細想書來花發時長篇婉轉寄離思風流雲散成塵話舊夢難尋春草池

入夏驚聞君病劇殷勤问訊不勝情一朝了却蓮花願（表妹向修淨土家度臨危誦佛號而逝）天上人間隔死生

本是瑤臺舊掌書玉樓消息費躊躇珮環聲絶紅塵夢一片浮雲碧落虛

帝子湘君遞所思闌干紅冷月明時巫咸不降秋宵
寂空賦招魂哭楚辭

○月夜懷玉書妹

憑闌日暮悵悠悠群雁和鳴遶小樓圓月多情長皎
潔奈何人有別離愁
擬折幽芳下碧堦謝庭烟月似當時人情爭比秋光
好照徹金閨夜夜思

○雨夜

挑燈獨坐不勝情靜夜沉沉幽思生此際苔痕深幾
許聽殘細雨隔窗聲

○大人寄示人日憶家之作遵和三首兼寄大姊

豈曰家貧客到遲黃虀聊足備春卮勤勞井臼慈親
健為報無煩千里思
白首青雲志已施燈窗不負　聖明時自憐女子才
非分雅沐家風苦愛詩
未聞燕語入雕梁先寫新詞報雁行越水吳山懷莫
北可堪三處九迴腸

大姊歸信不至

魚箋日日為君裁吳越山川千里懷料想刀環頻作
計豈忘定省一歸來

暮春

自緣好靜負花期綠暗紅稀已過時知道風光有來
歲愁心未免為春悲
初惜韶華幾許情又聞鶗鴂叫春城百花漸逐春歸
去閒聽西窗夜雨聲

三月十五夜同三妹看月七首

如許清光不可描風回襟袖覺飄飄最憐小妹同看
月天上人間共此宵
連袂憑闌細語幽良宵且莫鎖眉頭殷勤笑指嫦娥
闕可似儂家姊妹樓
攜手花陰卻久留一天皓魄有如秋詩成月下頻催
念喜汝髫年未解愁

聖明雅化重文辭陋巷深閨畫解詩料想長安今夜
月不因兒女起愁思
月明螢草見庭堦四首凄然有所思偏是妹行全不
鮮芙吟昨夜憶親詩
凝疑清畫頡頏飛有姊天涯信息稀可歎別離誰似
我每臨風景獨依〻
中庭花影舞娟〻詩罷排徊玉鏡前願得長同千里
月春來秋去照團圓

○仲春
白日融和景象寬漫來園圃一盤桓黃鸝聲婉出芳
茂題徧春風十二闌

○新鶯
出谷鶯雛巧囀新和風嚦〻向芳晨可憐不遇知音
聽綠畫垂楊又暮春

○禖得三首
思親彷彿到天涯楊柳枝頭叫暮鴉望斷行雲書不
至夜深聞自卜燈花
記折梅花子又青別離難數短長亭鐘聲更鼓和風
雨我樣凄凉一夜聽
問勝尋奇琢句新晚晴樓上着唫身班姬謝女文千
古可見才名不誤人

先母靈櫬停厝丙舍秋夜颶風海潮泛溢浮出
里許傷感以成
夢破三更風浪聲驚魂一夜泣江城朝來血泪漂難

畫腸斷啼烏白畫情

秋夜
苦愛吟情立晚風清光較與昨宵同曲闌干外梧桐
影蕭瑟深悲搖落中

○人日讀大人去年人日詩
人日排徊有所思和風春暖泛南枝辛盤此日何人
共酌酒應憐昨歲詞（大人去年詩有辛盤酒門生共之句今聞姚生已去故云）

○憶外

一路荷香好賦詩輕風習習泛舟遲思君今夜江頭
月比似蛾眉初畫時

遲京信不至

獨立西風惆悵生音書久不到江城落霞飛雁情無
限何處雲頭是帝京

秋海棠次韻

艷含秋露濕胭脂金屋還堪深貯之人為惜花眠不
穩拈來一朶曉粧時

晚晴樓詩稿　　七絕　　十六

纖腰無力影珊珊月照枝頭暈臉丹沉醉楊妃初睡
去一庭玉露墜珠寒

夜坐

野渡風帆路幾程扁舟何處夜潮生青山不阻行人
夢偏是金閨夢不成

平原信歸索寄蓮鬚

終宵轉側費沉吟一紙佳音字字金不信因君惆悵
甚蓮鬚憑寄萬叢心

思親

秋夕思親淚雨零夢隨烟月過長亭無情最是南來
雁一夜涼風叫夢醒

鶴聊溪女士朱舜絃四首

一載神交意味深詩筒來往共清吟只今靈瀋餘香
在流水高山何處音

詠絮才華絢彩霞古來女史幾名家舜絃歿後詩人
少愁對春風賦落花

晚晴樓詩稿　　七絕　　十七

去年曾訂到山莊得句花前貯錦囊轉眼忽驚人事
異綠楊依舊漾春光

珠玉不堪綴尾碟予昨春曾委作詩序勝蘭詩冊至今藏秦樓
鳳去簫聲斷片紙招魂酒一觴

餅花

名花自合供幽賞插向瓷餅帶雨鮮倚女也知憐惜
意案頭磨墨拂吟箋

平原東渡未歸

蛩聲和雨鬧秋宵一片淒清更漏迢掃徑有人來問
字風帆斟酌載時潮

○燈下課熊兒古詩拈示一絕

夜長燈火莫貪眠喜汝繙詩繞膝前漢魏遺風還近
古休教墮入野狐禪

訪鄰桃花

尋芳何必武陵中曲澗花光相映紅我愛穠姿留頪
面不教和醉倚春風

○寫懷寄平原

遊子天涯侍奉難書來幾度勸加餐成名無忝趨庭
訓膝似親承甘旨歡
努力功名少壯時東風早寄上林枝九熊應憶當年
事卜得佳城慰所思時適卜吉壤
愛女如兒報稱艱先君示予詩有誰言生女不如兒之句那堪翹首細
林山先君營葬于辰山相攸不負憐才意華表歸來一解顏
少女嬌癡棗栗分喁喁軟語問嚴君熊兒也解書中
味翠幙青燈夜讀文
自入秋來每廢餐家書豈作等閒看料君初得泥金
報知我連宵夢亦安

辛酉除夕寄平原

第一番花報早春是日立春天涯詩思共誰論平原去歲除夕詩云
明年今夕定何方辛盤今夕卿林處應憶高堂白髮親

○立春日雪遵超然三叔韻

讀遍新翻白雪詞自慚禿穎凍難支侍兒檢曆知春
到怪底同雲度碧墀

纔霽新晴閣彩輝未應騰去便花飛春江何處人垂
釣蓑笠扁舟載雪歸
年去經旬冷不休是月初十立春試看春雪點春牛儂家未
識書中味多謝寒光照案頭
五出紛紛幻着花南枝未許發春葩一聲羌笛東風
裏誤認梅飛到海涯
半空積霰亂飄零乍展陽和瑞色明更看元宵風日

鬘銀花火樹映春城

認道春回萬象回不須羯鼓喚花開謝庭此日陳華
蕊若箇含毫詠絮來

詠梅十二絕

十二闌邊踈影橫誰家玉笛遠飛聲姮娥也解寒香
好照得枝頭分外明 月下

初沐春林絳雪肥惱人飢鵲故飛飛巡檐不厭霏霰
雨淡月微雲好夢遙 雨中

晚晴樓詩稿　七絕　平

孤標獨占百花先氷雪經過骨愈堅一片瓊林明霽
色暗香凝處淡無烟 雪後

畫永春濃發暗香珊珊仙骨傍寒塘綠波不放風吹
皺鏡面平鋪照淡粧 江上

哥梅先向嶺頭春索笑如逢世外人只有閒雲常作
伴那容瘦骨染微塵 嶺頭

小園霜濃破臘遲閒來且把菊苗移只緣分得孤山
種暫借東籬寄一枝 籬間

自着雙環品格分問梅消息耳邊聞杏林還讓簪花
客且折寒香覆綠雲 鬢邊

屏却濃粧帶曉寒美人彷彿月中看氷姿常對青鸞
舞不向東風倚畫闌 鏡裏

看取南枝韻度殊濃於潑墨淡於硃探微慣試生花
筆（辰山宋來元善畫工詩時下攜池亭）描出羅浮一幅圖 畫梅

絲絲辛苦歲寒人博得梅魂化蝶新二十四番風信
懸神針月下尚餘春（先母陸宜人幼工刺繡名重一時郡人爭欲購之） 繡梅　廿

晚晴樓詩稿　七絕

漏泄春光白玉堂瓷盆買得貯幽芳惜花恐被風姨
妬紙帳前頭密密藏 盆梅

斜插銀瓶素影遲十分春色到粧臺倚窗那怕春氷
合冷艷何曾向暖開 瓶梅

除夜

銀燭高燒坐夜深熏籠理服待明晨一聲爆竹催殘臘幾樹梅花又報春

月夜憶弟芸表妹二絕 後一首已入前

別後相思兩地懷幾番魂夢費疑猜斷腸怕向西樓望寂寞清光照碧苔

宮怨二絕 後一首在五絕中

深鎖珠簾晝不開蕭蕭夜雨滴蒼苔君恩擬似江流水幾度樓東賦嬾裁

留別弟芸表妹三絕 前二首已入前

連床風雨昨宵情相對金樽笑不成欲叙離言嫌漏短可憐殘燭又天明

夏景五絕

無聊倩婢撒珠簾陣陣薰風到枕邊怪得宵來幽夢好池頭新透一枝蓮

垂簾寂寞燕飛來風送蟬聲過綠槐天氣困人詩思懶石榴花底獨徘徊

幽蘭半吐讀書窓忽聽蟬聲噪隔墻午夢覺來針線懶綠楊影裏數新篁

轉眼園林花事衰流光寂寞助人哀夜來獨倚闌干望又見流螢點綠苔

銀床水箪院幽涼書卷新茶消晝長倦起裴回無一事金爐頻爇麝蘭香

舟中雜咏二首 後一首已入前

一江湖漲夕烟中穩坐中流半幅篷欲向雲箋寫惆悵離情歸夢雨朦朧

大人寄示人日懷家之作又首遵和錄呈兼寄

大姊三首已入前

誦來人日憶家吟感動思親無限心焉得凌風生羽翼天涯一望白雲深

酬恩愧乏木蘭才兩弟妹堪慰老懷晚景休教嗟白髮眼前餘慶自天來

倚門三載悵棲遲桃柳春風萬縷絲斑彩何時慰親
意夢魂夜々繞庭帷
字藏三歲㙜痕斑幾許離愁淚欲潸忍仗秋槎載春
水笑教江上日潺湲

雜得五首三首已入前

別來魂夢隔重帷江水悠々信息遲長夏若爲消永
晝每因萱草憶連枝
一春消息報京華刀尺無閑詩思賒底事可憐憔悴
賀來風落盡一庭花

寫懷

瘦盡娥眉明鏡愁貧來常惱稻粱謀機梭聊作經營
策好爲慈親一解憂

人日讀大人去年人日詩有感賦呈七首第
一首已入前

自是平生最愛才故園桃李幾回栽殷勤爲問來呈
使舊日谿邊可盡開
故人情義晚來知何似先賢立雪時此際天涯春自
好徘徊漫憶谷風詩
書來窗下久沉吟小弟牽衣問老親期汝青鐙能繼
志一經早奪上林春
江鄉連歲苦無收堂工難爲薪水謀何似東山高臥
日春醪同醉晚晴樓
鴻雁飛鳴向北方稻粱謀拙最彷徨經綸何日酬知
遇三徑蕭條已就荒
遠望浮雲千里馳滿懷離緒試題詩春庭花鳥重回
首十二闌干日正遲

冬夜憶大姊

離情轉覺日遲々試問歸期定幾時只尺不勝千里
思白雲無數繞南枝

乞耶溪女士全稿

推敲想見下帷時秋月春花無限思欲乞風人三百
首近來應滿篋中詩

再索耶溪女士全稿

曾許貽來白雪詞拋磚引玉掠無辭遲今尚未窺全豹一日懷思十二時
閨閣知音有幾人多君勝似々謝家珍花前好借高山調遲日和風鳥語春

望月

夜凉風靜露華輕倚遍闌干玩月明萬里清光同一望不知何處最關情

月下同兩弟并大兒玩賦

翠来月下同吟賞稚子諠譁解念詩花影一庭疑白晝穿簾風細漏聲遲

索大姊新咏

聞君多積案頭吟不用推敲寫錦心可許分題初夏景芭蕉深照一庭陰

題赤壁圖二首

詩成橫槊氣吞吳明月江天飛夜烏借問當年曹孟德勝遊得似大蘇無
事去千秋思未窮文章功業幾人同重来赤壁尋圖畫應有羽衣入夢中

輓表嫂張孺人

家世清河久擅名為司寇從姪女女宗藉々重鄉評況叨妯娌情尤切噩報俄傳五夜驚
辛勤侍奉不辭勞健婦能將井臼操今日一燈淒絕處椒盤誰進舊醇醪
織素功餘針線閒殘文猶是大家刪相夫第一賢聲在賓至無難解佩環
執手情為兒女留可憐春倩不禁愁悴々作傳堪千古應有香魂返玉樓

五言絕句

月夜憶母

倚檻獨裵回悠悠露滴衎思覩親不見明月照天涯

月夜懷藥姊二絕

月出徘徊際天涯共此光迴思風雨夜酬倡喜連床

别夢一何稀萍鵝微夜啼遥憐千里月人在畫樓西

題如皐孫氏雙烈卷

南山截勁竹東海飛熱血造化照臨時添輝雙日月

宮怨

墀冷綠苔深花開春復春長門憔悴質羞見鏡中人

詩餘附錄

留別大姊浪淘沙

正欲話離衷燕語樓東天涯頃刻與君同偏是雞聲容易徹旭日微朧　鐘動意匆匆情緒何窮陽關四首一杯中從此闌干倚明月兩地秋風

舟中寄懷大姊前調

寄語惜芳衷莫倚樓東謝庭記取唱酬同贈我柳條何處折分手朦朧　蘭棹奈匆匆山水無窮相思千里淚痕中行畫斜陽村樹綠蟬噪熏風

如皐將歸留呈大人陽關引

江上波光活野外鳥聲咽臨風不覺雙眉斂離情切看斑衣點點淚眼疑成血共淒然楊柳橋頭不忍折　那更泛寒棹飄冷雪數光陰疾纔惟聚又愁別尋酒遲歌唱漫把陽關念夢魂千里飛去團團月

雨夜懷玉書妹菩薩蠻

奈何更可憐情窗外瀟瀟夜雨盈伴人燈半明　夢

雜成思偏縈不見梨花月滿城淒涼點滴聲

寄趙表妹 江城子

紛紛離恨暮春天寂堪憐綠楊烟萬縷千絲偏向望中添分手猶存雙袖淚心與念在君前　幾回對景獨凄然會何年別時言記得許我三種共月圓從此相思無處說憑雁字寄雲邊

夏日感懷賽翁吟

泪染雙羅袖雖訢近日愁表倚落照小樓東恰一陣

涼風忽聞互棟呢喃燕惆悵美景幾逢想遠別更翻寒暑良夢長同　朦朧感時節可勝縕結淒楚語多來句中看竹影移蟮向晚正令庭疊却離思轉展無窮斑衣幸好早願承歡視彼蒼穹

行畧

繼婦姓曹氏名錫淑字采荇歿於乾隆癸亥八月二十卯時距所生康熙己丑十月廿七丑時得年三十五歲雍正庚戌庶常歷任工科給事中濟眾公諱一士次女繼配陸宜人出宜人為余族祖順治己丑進士惠瀾道蘭陔公孫女伯徵君錫山公康熙癸巳舉人浮川公胞妹工吟咏著梯仙閣餘課焦南浦儲六雅兩先生序於卷首年三十有二以體羸抱病卒婦曾王父贈侍御公大父戊午舉人莆田公與我平原自昔為中表親重以給諫公少時又與我父交誼最深雍正癸卯同受知侯官鄭都憲得選拔貢余髫齔學為文執弟子禮從給諫公遊兩家世好歷有年所余初娶於張兵部職方司主事平圃公諱宸嫡姪孫女邑諸生瞻廬公諱大中長女三鄰共稱其賢歲壬子會余赴秋試患痢夭亡越明年冬締姻於給諫公婦歸焉婦三歲失恃祖母趙太宜人撫育之八歲入家塾讀四子書毛詩孝經列女傳輒通曉大義給諫公奇之示以漢魏唐宋詩學源流即能心解下筆如夙構婦之作詩自此始年十四

賜金旌節恩撫伯母朱孺人教以女紅習家政厥後綜理一切
措置咸宜得之提命爲多婦稟承庭訓縫績之暇著作甚夥侍
講顧小厓先生見其詩詫爲異才給諫公寄示次女七首中有
誰言生女不如兒之句又有休向謝庭貪咏絮滯人福命是才
名二語愛之乎深於慮之也
今天子龍飛踐祚給諫公以摺奏稱
旨擢諫垣甫及期患噶噎症令外母劉宜人屢命郵信至京勸
之假歸暫養圖報
聖恩未幾訃音至婦呼天搶地血淚幾枯饘粥不進者累日至
是又爲失怙之人矣初婦之佐余也正值飢荒疲敝後拼擋萬
狀艱苦難支兼以我父入都纔三月遽罹先母張孺人之變百
務倥偬手足莫措爲余經紀喪事幸無曠禮迨後我父爲令廣
西方伯義郡唐公延訓喆嗣繼爲令家宰鐵崖吏公偕之赴楚
令川陝制府邵亭慶公浙閩制府義文那公先後招入兩江督
署中余以舌耕在外家居日少婦減衣縮食淡泊自甘覲串賓
朋之至者治酒食咄嗟立辦我父剩憐之先王母徐太孺人未
營宅兆我父夢寐不寧婦仰體翁意促余延堪輿家審新阡二
十四向戊午春諏吉告窆拘日者說與長兒冲礙婦曰豈可因
細故而誤大事耶先靈安子孫自無不安何用疑爲先王父故
妾董氏停厝別室有年婦曰入土以棲魄也子速圖之爰就祖
塋之旁卜地舉殯成翁志也我父息游旋里婦侍奉維謹衣稍
薄曰寒否膳稍遲曰飢否先意承志冀得愜親心而後安洎館
姪倩李主事柳溪家相距不越數百武起居飲食朝夕遣詢每
聞風聲簌簌則令稱子齎衣以進余子職有缺賴婦以匡歷久
如一日己未歲校後婦商於余曰君自弱冠遊庠蹟南闈者十
餘載今勉赴京兆試何如門戶事我能任之無煩內顧余唯唯
未決再四慫慂援積貯例辛酉仲春同婦從弟鴻書上長安婦
爲余治裝洴澼縫紉即寸絲尺布必開粘箧中以備檢點瀕行
以詩送余復叮嚀曰君家文裕公以辛酉發解學憲封公以辛
酉列鄉薦玆行也毋忘祖武是秋京闈揭曉我郡獲雋者三人
余與鴻書同出房考編脩劉介亭夫子門婦喜賦長句緘寄至
京中表前輩董比部五峰先生向余亟贊之先是九月十三夜

夢余中式三十五名詰朝語妹聟臨川自謂誕幻越二日題名至與夢適符一時驚以爲異壬戌春將應禮部試作截句寄㘅云遊子天涯侍奉難書來幾度勸加餐成名無忝趋庭訓勝似親承甘旨歡又云努力功名少壯時東風早寄上林枝凡能慰憶當年事卜得佳城慰所思見者謂其愛親之念流溢楮墨間比榜發余遣緊領隨李父己酉孝廉宏山公策蹇南下婦復解曰功名有定數于毋鬱鬱以重貽親憂其懇切真摯類如此余元配早世無出婦甚憐之祭享必親拜奠遇朔望亦如之不以冗雜忘前外舅嘗歎曰抑落人家媒嫚前氏之父母于文者不足論外飾旁人耳目其居心若秦越人之肥瘠者亦所在多有給諫公余道義交也訓誨深故能敦古道命名以淑洵克副矣一日前外舅遣伻札余曰昨夢我亡女攜一嬰兒作出門狀訊以何往云送兒至壻家因卜壻今年必得子時懷妊方兩月近侍未有知者已早爲之兆平日誠敬感之也是年果舉兒子錫熊邑諸生近光岷山兩君爲前氏之同懷兄弟時相慰問有事必就商婦以正言告兩君頓首稱善己未冬前外舅捐舘舍尚

平事未畢婦爲擘畫務期得大體前外母吳孺人每嘉納之聞病劇命岷山至得揮淚永訣云熊兒晨入館稽察甚嚴常容令乳媪從門外偵其心之專否晚則責閱通鑑親授以古今各體詩間搦管得一聯慧語喜形於色否則痛切訓誡甚至箠楚不以幼稚無知存姑息念長女惠涵方六歲亦送之就傅燈前月下教以誦詩聞有鬻書者不計值購之反覆披閱非深得其意不釋手嘗謂此非閨閣事我不過以此規訓兒女耳彌留時猶喃喃不絕口以讀書成名爲囑御臧獲整而有恩微有失必加譴呵事過即已無難近色僮僕遘病親手製糜及時遣遺之暇率群婢紡木棉花雖兩手皸坼不辭勞勤語余曰我豈藉此佐瑣屑費正欲磨鍊筋骨使若輩自食其力無貽後悔諸如和妯娌敬師長厚宗鄰睦戚里人之稱婦者非一二事不能悉爲覼縷也婦性卞急而爽胸中不肯留一語凡大義所在輒正言不諱因此有憚其直者聞人善敬之羨之極口稱揚之不善多方以勸諭之遇事無不爾爾婦愛才甚有表妹趙茀芸酬倡無虛日年十九卒詩以哭之山陰女史朱舜絃僑居邑之北城婦耳

食其名投贈往來者僂焉比彝絃甫嫁而卒其冥資繕輓章以
奠自後語及兩閨秀有不能釋其悲憶者同母姊米蘩幼撫於
從叔中翰公淞濱先生家適葉進士名承亦工詩從叔母劉孺
人常招婦至五畝園分題鬮韵流連匝月自姊氏同外宦遊婦
多寄懷之作今歲入晚晴樓詩稿中生平喜讀楚詞徐孝穆李
義山文集旁及佛典星卜諸書悉爲研究若家事紛擾每於夜
分會計畢始開卷溫繹率以爲常偶拈題構思達旦不寐余怪
其勞心太過婦謂自幼習慣君無憂焉適者手輯新舊稿丐序

於中允黃唐堂先生得代序詩八首寄至婦已抱沉疴正在支
離床褥時不能展卷解顏矣今年夏我父投石埭教諭大中丞
檄令詰謁給部憑之任余於中元後隨侍至吳八月七日抵家
婦患癥十二日氣逆痰壅默不發報醫者云表症未散復投鬆
肌之劑癥疵並見方幸進以藥餌日就痊可無如元神久耗竭
滋補莫及以婦之勤女職執婦道嫺母儀而又刻苦績學延無
怠心天不陰相之以永其年忽焉賫志短折是余之德凉命舛
有以累及之婦近體斷句如干首久刊入

國朝詩選中行世今搜遺篋將剞劂一二用敢詮次婦行顛末
伏冀
立言君子賜之序系以傳俾異日兒子稔母德且以偷家乘採
錄則存歿感甚乾隆八年歲次癸亥菊月展重陽日陸秉笏技
淚書

晩晴樓詩槁者余妹采荇氏之遺帙也姊夙慧鍼黹外好讀書工於詩前母張宜人以難産卒繼母陸宜人生女二次即姊氏初免懷抱陸宜人即世迄今母劉宜人遲之舉余先大人既鮮亂嗣課女猶兒親自指授絶鍾愛之今母劉宜人亦視如已出八歲受經博涉群書習詩通漢魏唐宋源流與長姊采蘩氏表姊趙弟芸山陰女史朱彛弦輩晦明相倡和其隨先大夫秉鐸雉皋也地故多閨秀率有奩箋律來顧小崖黃唐堂董五峰諸先生亟賞異才繼母陸宜人向有梯仙閣詩詞行世咸謂得之胎教云余甫襁褓先大夫從仕於外踰十齡失怙不省庭訓賴姊氏提撕自五歲就外傅退舍授讀歷朝詩示以宗派遵先大夫所誨作夜分餘課比敘諸體輒從釐正數年来友愛如一日無禄齒終世五遷以疾終姊歸舊戚平原氏不辭挽鹿辛酉姊丈以北闈獲雋方幸旋臂翟茀天竟忌其才而奪之筭嗚呼哀哉先大夫未成童遊庠名聲滿海內岳父慰宗兆又五載成進士直承明出入諫垣中道而殞世都云造物忌才故至此嗟乎才誠為造物忌遂乃及於女子耶姊氏富著述雅不喜聞於人顧豹文弗為深山匿久經採入　國朝詩選近復見徵於浙西才女吹蘭錢氏殁役姊丈收拾散軼彙為一編將以留示諸甥

嗚呼優於才者絀於命自古而然然優於命而絀於才其傳幾何惟立言者可以不朽造物縱忌才而奪之筭豈能忌才而滅其名則姊年雖短亦得藉是以不泯也夫會剞劂工竣聊志數言於後至集中品格所際簡端益詳不更贅眥

乾隆九年歲在閼逢困敦孟陬月下澣弟錫端菘畦氏拜跋

久聽人說晚晴樓恨我遲生五十秋今夜挑鐙披卷
誦恍從林下侍清遊

水月空明悟夙緣情關骨肉語纏綿浮華滌盡歸真
樸一脈能追三百篇

分得黃門一瓣香千秋伏女冠閨房于歸更諧雙聲
曲洵有和鳴叶鳳皇

太乙藜明四庫開星軺萬里學闚回誰知一代風騷
主還自經傳續叢來

當年松雪手親鈔別鳳離鸞況晴銷付與文孫（淵如孫豹公子）
識家學一編珠字勝瓊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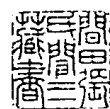
佩珊歸懋儀謹題

晚晴樓詩草二卷（大理寺卿□□□家藏本）

國朝曾錫淑撰錫淑字采行上海人兵科給事中一士之女適同里鄭人陸正芴一士有四焉齋詩集其妻陸鳳池亦有梯仙閣餘課錫淑承其家學具有軌範大致以性情深至爲主不規規於儷偶聲律之間云

豐川全集正編二十五卷續編二十二卷（一）

〔清〕王心敬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五十五年額倫特刻本

序

先大人太兄偕

二曲李先生游時余方覔粟

臯作虎跳扵其側熟識先生

魁梧奇偉而不識先父兄之

致敬扵先生者果何以比就

塾習句讀閒往来稱李先生

理學淵源自濂洛關閩後為

吾道真正儒宗為

昭

代第一人物始悟先父兄之

致敬扵先生者以此年既舞

象復聞李先生高弟有所謂

皇川王先生者衣鉢真傳名
賢並驅窃巽僭簦負笈從游
皐比值先大人即世余遂以
弱冠驅馳戎馬間輙憾福齋
録燈托諸精神嚮往而已荏
苒移節荊楚闗之外斗以南
其景慕王先生者僉稱學幾

顔氏之悟孝比曾子之純著
書立言悉發宋明大儒所未
發吳楚當事諸鉅公莫不競
相攀逬薦紳庠序執經北面
者履滿於庭余益憾初失之
李先生者再失之王先生也
歲癸巳謬承制楚

簡命入覲
天顔顧問及於山林隱逸即欲以
先生姓名上
聞恐失造次越明年春甫敢以先
生副
明詔許下地方執政起就徵車時
先生講學吳門秦制撫移文

催併急於星火先生不得已
而返駕經余所治黄麻不一
晤僅貽二曲年譜一則存肖
語録數冊入闗辭疾懇不就
徵奉有疾愈起送之部議余
甚慚其言歉仰聖意而安
彩之薦牘也傳書餘暇莊誦

貽篇知先生闡確見真功深力到是故本之講學而千聖一心萬賢一理闢盡旁門谿徑本之為政而上可致君下可澤民言言實在經濟自非明體達用之真儒安能有此内聖外王之實學何幸孔顔

一脈不絶而續程朱一燈將晦復明天授豊川夫豈偶然且也筆底行文灝如瀉峽舌端晰理貫若串珠行將羽翼聖經津梁道岸使千百世蒼生淺學免於如聾如瞶豈渺小哉余不揣蚊負慨以刊粹

為任者初非異先生之德余及余欲自結於先生也夜光在室所照幾何朗月經天幽遐無隱傳之弗廣學者終迷余將為有志進脩者効綿力非敢為豊川作功臣也已然余於是不無感焉不幸不能

於四十年之前從游二曲豊川兩先生之門俾先父兄慰子弟得所師資猶幸於四十年之後為之叙其事梓其書而究不能一攄光輝盛德詎相知遲速因緣淺深舉不無天意於其間歟是書之成為

僉延禮叅編者江夏令金廷
襄[illegible]材監梓者標下中軍副
將丁沂至讐校訂正則江漢
書院先生諸及門有與其力
者劂工既竣并志其端云時
皇清康熙五十五年歲在丙申清
和月穀旦

誥封榮祿大夫總督湖廣等處地
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
襲拖沙喇哈番加二級紀錄
一次額倫特撰

編次豐川全集凡例

一先生平日論學不爭門戶不執己見一本孔孟
爲大宗而兼採諸儒之長以會歸于大學明新
止善之旨全集數十萬言語語皆體驗心得之
緒觀者必沉潛反覆考厥旨歸乃可窺其精微
造詣之所在

一先生之學內外一貫故先生之言體用兼包分
之本無可分然卷帙繁多則難于卒讀謹定爲
正續兩集而于論學論政之言則多歸前集于
交遊往還之篇則多歸續集而講義經解各自

爲書焉

一先生之書凡其闡明聖賢宗傳經史精義者無
不理明言暢𡚒不敢筆削一字參酌一言但次
序不定則先後無倫亦恐失　憲命委任之意
以此不揣不敏謬爲編次首語錄次紀聞三錄
次學旨等編次傳道諸儒又次課程書簡而終
之以序記雜著家訓蕘鄙意先道德政事後議
論文章庶幾綱目統備條理分明讀先生書者
可以見其平日學術本末之兼該並可以見其
學術本末之有倫

一先生生平爲學立教必本于躬行實踐而躬行實踐則必本于希聖希賢不欲其任心冥行希聖希賢又必本于得情見理不欲其尋跡彷象至若求得古聖賢之情明古聖賢之理又必本于實下格致明善之功以至于知性知天之域實下誠正修身之功以至于盡性至命之地故其論學之言無一條不知行一貫古今一貫聖凡一貫天人心理一貫天德王道一貫而總之期于眞知實踐恥蹈後儒虛浮影響之習而已讀者必因言求意乃見其切近精實之心宗

一先生論學之言全體必及大用言眞體必及實功蓋平日心會身踐者體用工夫一貫之宗故言之不爲一偏之說並不涉調停之見而尤最鄙門戶攻譏之私故于諸儒無不取長略短雖犯世儒之譏詆不恤也蓋其心以爲道乃公理古今之所不得私知之不眞罪自在于不知言之不公罪且至于昧心故全集中無一字不根心衷理以求同志與共證而終不敢爲一言之摸稜以得罪于先聖先賢

一先生初之論學每教人讀先儒語錄近十餘年多教人讀四子諸經初之教人讀五經四子多體認諸心近十餘年教人存心養性盡倫盡物則務于印證諸五經四子又以爲五經乃四子渾然之全體四子乃五經秩然之血脈而至于論四子則尤以論語爲學庸孟之都會大學乃其正路中庸乃其通路孟子乃其明路必期由三子以會歸于孔子而大學一書之正大堂皇孟子七篇之爽豁明朗尤所欲奉爲良執而範我馳驅也讀者必細心探討乃見其立言命意之所注

一先生窮究經書折衷千古所著論說皆足發明聖賢之精神補綴前儒之遺脫而其在楚江漢書院及姑蘇與諸士友質疑問難者尤衆故另爲編出附全集中

一先生生平所學以天德王道一貫爲宗傳故雖伏處山林世教民生之利弊得失乎日靡不關心遇當事之虛心求言者亦不惜詳爲籌畫而其規畫條理之切中天理人情則又所謂本天德之菁英爲經濟之良法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也故書答中論學之後即編論政幾卷以見先

生之學原屬體用一源

一先生忠告一編及上陳張兩中丞書夔雖業已付梓然余之單梓者當書紳之佩而今之全集則金鑑之垂故謹照原稿仍編集中至于答岳中丞問政一編則條畫尤詳故亦謹附二中丞後以成全書顏以外編

一先生施教各因其人遇謹飭之士則語以天地民物本吾一體遇穎達之士則又語以經綸參贊須本躬行而中人以下則開導隨機指點親切皆令其坦然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全集所載可概見一斑讀者誠能體認旨歸即先生誨人之道可以心會

一先生之學得自二曲而先生之所以得脫然棄諸生致力聖學者則母氏李太君之賢有以成之也是非先生之德無以彰母氏之賢非母氏之賢亦不足成先生之德故集內凡先生所以謝當代名公之表彰賢母者亦十餘二三一以爲爲父母而不以義方教子者勸一以爲爲人子而不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者勸

一先生之學統貫天人而先生之教實始家庭夔者夔孚鄜邑時親見其家範肅雍足以媲美古來張陸之家及閱其家訓酌古準今平實精詳直天下後世教家之規範不獨可訓王氏家也故岳大中丞雖久已梓行而今仍彙諸全集以見先生之學原屬大學修身齊家一貫之宗傳

延夔謹識

豐川全集總目錄

存省稿正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辭　徵呈

布衣王心敬爲恭陳愚欵仰懇據呈詳覆事適奉憲
票仰縣官吏文到該縣立刻延請隱士王心敬親身伴
送來省以便　題送赴京事關曠典士林爲慶生亦
人情何敢矯辭但生自九月十一日江南歸家時于
途中風寒傷肺之症兩月以來痰嗽不止實不能親
身赴省兼生更有耳目實病理合瀝誠懇辭者伏念
生年十齡而孤母李氏苦節鞠育爲之擇師教制舉之
業卽時時以古名臣事業相期卽生亦產自孤寒實
欲砥礪行業以光昭門宗報答母志故行年十八忝

籍邑庠十九濫叨廩餼初非有甘心隱退之志也及
二十二三以後則編歷世故乃自覺識暗才疎未堪
用世兼知子莫如母時時嚴戒以毋急進取且復慮
氣質之難化遣之從學處士李顒于盩厔者將及十
年卽顒旋以宿疾謝　徵卧家其生平所學原以道
德經濟爲本實欲教生者不惟不令騖于詞章記誦
且不令蹈于弄月吟風亦初不以石隱相期卽生亦
非遂畢志林泉深冀高名也矧今者恭逢
聖主以道化成四海躋仁壽之域而孳孳乎求治保泰
之意日益深切片善之必錄一長之不遺明良之會

正在此時向使生氣質少變于前自當乘時勉効一
職以畢吾儒幼學壯行之道義卽不然而使精力強
健耳目聰明亦當循奉憲命不俟駕行趨聆
聖訓之高深略陳生平之迂學且得緣此慰平日瞻
天仰
聖之私然後道分與[illegible]義求歸山林卽出處之道臣子之
義亦兩無虧也無奈賦質薄弱兼之自幼漸經憂患
業已未老先衰暨辛卯夏又以慈母頓失痛與恨併
遂覺氣血爲之益微故今行年五十有九鬢髮若霜
至于細書小字必借目光聲輕語遠則聽聞不詳衰

殘若此尚可面對
聖明耶且生更有懼者方今　朝廷之上百爾師濟毋
逢
恩詔之際卽有徵召山林隱逸之條是盍　國家旁求
俊乂之一盛典實
聖主求賢若渴之盛心則是此一薦送也他年　國
史之辱榮[illegible][illegible]瞻朝廷之舉動而以生目暗耳聾
之迂儒當之不幾玷　國書而羞當世之士耶又其
如辜
聖主求賢若渴之至意何伏惟　執事察生愚誠據呈

上憲使生得自安愚分卽生不至冒干進之罪而
聖朝且無輦非其人之嫌其于　國體所關實非淺鮮
至于生耳目昏聵得自近年　湖督額憲從聞生年
未至大衰實相去久遠並不知生未老之耳目遂已
至此也並祈據呈上覆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豐川全集卷之一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愚男　功勷　謹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語錄一

千古道脈學脈只以全體大用眞體實功一貫不偏爲正宗故舉千聖百王之道六經四子之言無一不會歸于此而惟大學一書則合下包括更無滲漏蓋孔子生千聖百王之後折衷千聖百王之道術學術而融會貫通以示萬世也故學術必衷于孔子教宗必準乎大學然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無門戶意見之流弊得以淆之

觀虞書贊帝堯之四十八字可以知千古帝德王猷之淵源卽可以知孔門大學之宗傳所自來蓋大學之明德卽本帝典之克明峻德大學之齊家卽本帝典之親睦九族大學之治國卽本帝典之平章百姓大學之平天下卽本帝典之協和萬邦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相因特以明明親中必具之條理定靜安慮之相因特以明明親中必歷之內境本末終始之不紊特以明明親中自有之先後初非于

帝典之旨有加也蓋吾夫子于折衷古今之日淵
然有見于古之道統學統必合全體大用眞體實
功後全而能帝堯之盛德大業乃克全體大用眞
體實功一貫于不偏故刪三墳五典之紛賾而獨
斷自唐堯而終[illegible]學術亦遂制乎古道術學術之會歸而遠宗其道
法中庸所謂祖述堯舜卽誦其祖述乎此也然則
大學一書上涯千聖之源流下開萬世之眼目眞
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後此卽更生千聖萬
賢豈能出其範圍哉吾輩無志于學則已有志于
學安可不知千古聖道之宗傳

觀帝典命教胄之旨皐陶行有九德之論可見人材
必不能一致教亦必不容一途但得有長無弊卽
可成德有弊知改皆可達材成德便不至負慚秉
彝達材便足以効用當世初不執一說一法用拘一
轍而後世好尚執一者之于世多棄材也厥後孔
門無類之教正本此意故當時四科成就之衆與
五官十二牧同一師帥之盛嗚呼觀此可明吾黨
立教之道矣

帝典首揭欽明昭然示帝王心法之宗亦皆剖吾儒
誠明知行之原論者謂堯舜之世堯舜之治如日
中天是固然矣今仔細觀孔子刪述之旨其實二
帝之道法心法得孔子此一番表揭乃始千萬年
雲翳盡徹朗朗前明耳嗚呼遡道學之統者能于
此深味而默會之其于帝德王猷之淵源吾儒學
術之宗傳卽思過半矣

古今道統學術之源流盡于全體大用眞體實工惟
大學明新至善乃于此包括無遺眞是會四瀆百
川之衆流于滄海更無一滴旁溢明此者六經四
子乃得其宗傳百家衆說乃得所權衡吾輩遵聞
行知乃不至差入旁蹊小徑故程朱每敎人先讀

大學也

論學術歸于實行履則無意見口耳之弊然行以盡
性而實論道德徵于實功業則無淸虛寄托之弊
語言文辭假借之弊然實功業本于天德故中庸
首揭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三語以立千
古道教之宗

人與萬物同稟天地之氣以生而惟人之性則得其
秀而最靈故學以還其本善之理本具之量爲全
功然非明則無由知其理非誠則無由行其理故
功在于明誠非自盡其性則無以立體非盡人物

之經則無以致用故功統乎人物天地而大學則
括[illegible]提綱疏目以垂教萬世者也學者必知
歸極于此然後路逕不至偏曲精神不至虛敝以
辜負此最靈之性。

千古聖賢之學。無不本末一貫而却無不先本後末
故大學先明德中庸先成己書言堯舜之德業首
及欽明易言威如之吉在于反身蓋此道以統貫
天地萬物為大全而實以自誠自明為本始故君
子之學以先立其大本為要義。

易首乾坤書首欽明孔門宗仁而大學則首明德中

庸則首性道。千古學宗于此可悟。千聖垂世立教
之旨亦即于此可悟。只有此道此學可克滿性分
可經紀世教只有六經四子可奉為此道之準。可
依為此學之宗而括之只此全體大用真體實工
八字統之只以明新止善三綱嗚呼大學固千聖
學宗也

後之談學者何得以爝火微明偏執
意見妄裂宗傳。

尚書義取執中。傳前聖心法周易義取時中。明千聖
心行。然執中之旨。聖人以此憲天撫民學者即可
于此修身善世。時中之旨。聖人于此崇德廣業。學
者即可于此[illegible]避凶。妙昇之固上聖之淵源。善
用之實下士之準極。只看人誦讀時知味不知味。
立心躬行能體履不能體履耳。

學者[illegible]不能一致但能實從性之相近以入道
自[illegible]不可至只要知歸極肯歸極耳。如入京師者。
但[illegible]至京東西南北固無不可者然却是或南或
北或東或西俱望京師而行。得其坦正端直之路
乃可得坦正端直之路。而求以必至乃可。若不得

真路逕而曰無不可。得路矣。不求至而亦曰無不
可却恐阻于崇山險嶺者不至。入于斷港絕河者
不至而其因循不前亦終不至耳。孔孟者。吾道之
京師當時若文行忠信之四教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之四科皆從入之路。即後世江都河汾濂洛關
閩河會姚涇亦皆從入之方。資質相近。擇一人
一途以入自無不得。若舍之而自從所好吾見不
阻崇山險嶺即入斷港絕河耳。更[illegible]方皆可從
路皆可入不求直至京師而但盤旋而滯于其方。
亦終于半途廢耳。半途亦非京師也。周子曰士希

賢賢希聖正以明從入之不能遽至京師而得方之期于必至京師也故吾輩不妨各擇其性之相近以爲從入而要以期登孔孟之堂入孔孟之室爲會歸。

中庸性道教盡乎道統學術之綱領而言性則歸于天命言道則歸于率性言教則歸于修道吾見性道教自有底本吾輩有志于道者所宜徹底理會

學須知理之所以一又須知分之所以殊知理之所以一則知殊途原自同歸百慮原自一致知分之所以殊則知同歸正自殊途一致正自百慮源源委委乃始徹底分明。

看得此道太高遠則必至有自暴自棄之病若看得此道太卑邇則索隱行怪之弊或且滋矣故論道以得平爲貴然得平却非以人意可以增損絲毫但能明得道之實際原是日用平常却原是精深高遠則不期平而自平矣故明道又務求其實際也。

實見得道不遠人則知日用彝倫之地無處可容人忽略實見得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知得閨門衽席之間無處可容人漫浪實見得萬物皆備于我則知得林林總總之人無一可容人恝置更若實見得日明日旦之天赫赫昭昭則知起心動念以至臨民莅衆無一可容人縱肆。

千聖相傳只傳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千聖相接只接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

入門下手處不妨從其資之所近以入至于血脈路逕却不可毫釐差錯會極歸極之地却不可分寸闕虧

此道無由人慢處無由人緊處亦更無由人歇得手處直須助忘盡屏而後已。

此道本于天命豈不現成陸王原看見這現成一着故本此主教但說得太現成耳其病在未能深思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是得此現成之理却不思未得時有許多功在既得後仍有許多功在直是須臾不離之功與本來之體相符契故得不終失耳二公却說得此心本善但存即是此知本良但致即是却不道存之致之中間有多少學問思辨行之功有多少學利困勉之等無論初學有茫無從入之患中材未易得神明會歸之功即聰穎者言下領畧亦只于見性還虛得人頭未易會本

夫[illegible]始之先後語深而造極也。其見解之粗疏。不
盡學。蓋固無可論。然謂之為禪。則不知言矣。蓋陸
王是教人于倫物日用間。以虛靈不昧為運用之
宇。禪非教人遺倫物而超然出世也

或問。先生言學。每深明陸王之疏。而深辯陸王之禪。
何也。曰。此是陸王自具之偏全是非。我不敢昧心
為偏作全。亦不忍昧心將是作非也。又吾儒之學。
原本心性。故朱子曰。千聖相傳。只此一心。而生平
致力。亦以心性之存養為要。觀全集所載。可考
而知也。今以陸王之知重心性。而昧者禪之。勢必

至劉吾儒性命精微之旨。盡歸二氏。又必至舍朱
子朕命精微之蘊。而徒求諸著述立說。致令二帝
三王以來。一中相傳之心法。淪棄于世儒口耳意
見之私。而後已。故但有問者。不敢復為毀譽計。而
每據此心之自信者明之耳。

學以還其性之固有為本。故大學首在明德。以還其
性之同有為大。故明德即以新民為末。止善特言
其本末先後之天則耳。言學不知本體。言本體不
知作用。言本體作用而不知本末先後。皆不知大
學之道也。

西銘一篇。原非為大學下註腳。然于大人立體達用
以還其本性之量為切。

此道察于兩間。未嘗停息。即凡民亦俱有秉彝。無人
欠少。固不敢謂闇衍自孔孟後千四百年。宇宙竟
絕。然實是千四百年間。旁門小户。紛紛迭眞。迨至
王文中始特地發志用學孔之旨。周子始特地發
主靜無欲之旨。二程始特地發識仁主敬之旨。聖
學乃自此洞啓門庭。迨至朱子以至有明諸儒。本
體功用。亦復闡發無餘。聖學實是無境不現。然以
諸先生高明沉潛之異禀。不免各隨其資之所近

以為輕重。則于大學天德王道一貫之旨。亦尚未
敢謂盡滿其量也。這裏能無待于大君子。造精詣
微。融會貫通。以還吾道之大全。全體大用。真體實
工。八字中。有一字斤兩不稱。一事血脈不貫。即弊
病無窮。故大學以明德為本。明德以格致為先。格
致以知止知至為要。

道是千萬世大公之道。如何得意為輕重損益。又如
何得意為毀譽是非。況六經孔孟之言。明明在前。
一返照。亦自權衡昭然。又何得由人自作好惡。

大學言明德。即言新民。中庸言性道。即言修教。可知

體[illegible]非大學本體工夫軒輊。卽非中道。故堅持[illegible]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貫不偏爲宗傳。

孔子言仁。皆兼功用。孟子論理。言仁兼義。葢此理固無內外。顯微表裏精粗。而本體要以工夫爲全作[illegible]用眞實。張皇本體。略于工夫。徒言內養。略于實踐。故亦未嘗非學。要之舉一廢百。失孔孟論學之宗旨矣。

世[illegible]不知本體。泥形逐跡。極其所造。義襲而止。然徒張皇本體之自然。而不實從語默動靜。人倫事物間磨勘做煉。極其所至。徒得靜中一點虛機耳。遇

盤根錯節。必且主宰紛拏。擾亂不寧。卽不然而習成窠巢。久之生厭動之弊。且不知不覺流于二氏之頑然頑癡矣。故六經四子。無離本體之學術。亦無[illegible]用之本體。葢諸聖賢皆見道分明。體道精切。故論道一一圓滿也。講學論道。要得一一會歸于此。方能滴滴歸源。

中庸發端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明此者。不惟見得不率自性者。卽非道。並見得性而不實見諸[illegible]而率行者。亦非吾儒之所謂性。又不惟見得不[illegible]乎道者。不可謂教。並見得道而不修諸教使眞不失者。亦非吾儒之所謂道。寥寥十字中。不但盡萬世旁門小戶之弊。于此勘破。卽舉後儒偏曲意見之弊。亦于此勘破。中庸眞明道之書也。然向非天命之謂性一語開端。則本源不淸。所率者或非其正。所修者或失其則。縱有實功。本心不正。本理終邪耳。故中庸開章三句。源源委委的當分明。不惟括盡一部中庸。並括盡千古道學之源流。此等處斷屬祖孫師友間。平日融會道術。講究得頭項分明。自己亦上下千古。折衷得道統的切。而後能爲此語耳。是此三語者。乃吾儒原道原學之星

宿海也。盡漢唐宋明諸儒。宣暢發明。要皆從這裏流衍出來。吾輩生曾思之後。不能親見二賢。面領其指授。這等處亦明若觀火矣。奈何可自任意見。昧于適從。昧于權衡。

吾身父天母地。與萬物並生。而獨爲萬物之靈。五行之秀。這一點性。原無內外表裏。亦無人我古今。徇外旣成失內。徇人旣成遺己。而專內遺外。知己忘人。亦土木鹿豕。不惟自私自利。虧生人萬物一體全量。亦辜負造物賦畀獨靈獨秀。資以參贊之本意。所以大學言明德必歸本於修身。修身必兼新民。

中庸言盡性歸于成己而成己卽統成物蓋內外人己原吾性之同體其貫徧之卽屬虧欠分之卽成支離也故古之聖賢視聽言貌起居食息之地無一敢以少疎君臣僚友宗族民物之交無一敢以忽置修其身而肅乂哲謀之咸凜齊其家而一本九族之胥睦治其國平其天下而平章協和藹然如一家父子兄弟妻妾奴僕之仰事俯育

蓋見得吾生性分之不容自已固如是耳故吾輩須實體西銘之旨乃克副生人之分

古人言學必言問以學非問不明也然在後世則夫

聖旣遠師友道喪將何從問乎惟有考諸聖經以身體驗耳然初間考經若干不得其旨體認若干心理難得其合只須讀書字字句句切身體會行事時時事事印經求合久之心理漸漸相得自然事理漸漸不違矣然這裏須要眞心貫注其間始得若無眞實明理心讀經亦只成入耳出口必不能深見從上聖賢精神命脈所在若無眞實寡過盡性之心行事亦只成計利較害必不能仰體古聖賢立心制行之則

學不明理行不中道只是志不眞切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這裏無人借口自掩處

于學問[illegible]之中實歸博審愼明之功善之不明求之[illegible]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所得而卽體行諸達道九經之間執之不固求之有也于此五者人一而已百人十而已千愚之不明柔之不強求之有也故知下愚不移只是自不肯移耳肯移焉有不可移者

學問思辯行雖曰五事其實只是一事而五者之中以行爲要歸而尤以學爲托足托足苟差南轅北轍縱復問辯思行各極其功路途旣差愈騖愈遠亦終于莫至其域耳故學之一字最宜先辨路途

去聖旣遠鄉無明師路途從何辨之亦只于四子問津可耳蓋四子皆會六經之精英而歸于明白正當故其所言者雖無一非六經之旨而其所指者則端正坦平之途故就四書而論吾夫子之論語爲吾道之通途大學一書爲吾道之正途中庸一書爲吾道之眞途孟子七篇則吾道之明明坦途也辨途者準以孔子之通而兼取三子之長合以三子之所長以趨孔子之通庶乎適燕北轅適越南轅不至誤入岐路耳乃若漢隋以來傳道諸子

亦皆適京之的途第其質稟高明沉潛之異執故
其指示偏水偏陸之殊轍準以四子。要難四面皆
通也然地近陸者陸自得其坦平。地近水者水自
得其徑直第在率由者知所擇愼所趨耳。外此則
皆不免旁蹊小徑甚或斷港絕河。有識者斷不肯
以有用之精神有限之時日出于其塗自誤時日
自誤歸宿也。

不自强而怨天賦之暗弱不自力而怨他人之勝己
皆無志者也。

有志者事竟成孔子十五志學時時進步直至心不

踰矩之地亦只是下得這志眞切耳故學莫要于
立志然惟其當初所志卽在此心不踰矩之學故
卒至從心不踰之地可見立志又要知正大之標
準。

學不進只責志志不立只責恥恥不生只責識之不
明蓋吾輩識見能明得生人正分當志不立時雖
欲不恥而不得恥既生而志雖欲不立不可得矣
故立志以致知爲要而致知以辨別學術之大小
偏全爲要也大學首篇凡五言知兩言明一言慮
卽此義。

致知全在好學好問能反身體認蓋積誠乃生明也
知欲其明功欲其實若徒明而行不實則知及而仁
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矣故說命謂知之匪艱行
之維艱而孔子亦謂知不如好也吾輩安得以虛
見虛解輒自止足。

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動靜有考程造次必
于是顚沛必于是古之君子其致功如是之勤且
懇也道焉有不明不得者。

知明則行益力行力則知愈明知行原相爲表裏終
始合一之說謂其爲本合而不可離非强二者從

一也。

倫常綱紀正吾盡性之實事男女飮食正吾盡性之
實地仁義忠信正吾盡性之實工盡人物之性贊
天地之化育正吾盡性之實量于此知之不徹而
曰吾知性于此盡之未滿其分而曰吾盡性只竊
得二氏中下乘一點淸虛之機耳君子鑑之卽佛
老亦且笑之。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身近[illegible]思其好入只
爲行一不得便怨天尤人更不復自加[illegible]所以
終身身終不正人終不歸耳若值一不得[illegible]

身加反求反求之功既誠且切身必自正人必自服而人已兩得矣故孔子謂忠信篤敬必參前倚衡而後行也

千古聖賢制行之要只以反求諸身爲盡巳實功故中庸謂正巳而無求于人孟子反覆言行有不得則反求諸身仁者如射正巳無求于人先聖後聖若合符節

忠信篤敬必參前倚衡而後行可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欲行只自盡忠信篤敬之實

恕之一字終身可行故聖賢處世無不以盡巳推巳

不欲勿施爲工課

克之久則欲日消養之久則理日熟欲消理熟則心理日融浹矣

古之君子心存理得只是用得工夫切實綿密到深久處漸近自然漸合本體耳然却要實明得心體原是有理無欲的體段庶幾克復俱有着落俱得天則而欲可漸消理得漸復也不然却恐但從克伐怨欲不行處幇補綴緝終于理欲交勝耳蓋惟知性者始能盡性也

學止實盡巳分不妄希自然久之本體工夫自合一無間

蓋工夫本體合一一着[illegible]不特非虛見摸擬可得亦並非工夫生疎可至必到深造自得後乃不期自到耳然縱是到自然後亦只是工夫到得恰好愈細愈嚴此心真能順帝之則初非遂聽其自然也

學問不明得自然一着終于支離强持然徒張皇本體之自然而不知裏邊含[illegible]工夫亦終于蹈虛見無實詣甚至流爲野狐禪之淸虛耳故象山陽明亟舉本體之自然以示人亦一病也

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亦無本體譬之作飯初間要

得水米勻稱火候調停到得熟時水米融浹水火通融恰好可用矣學問不知本體如無米無水而欲憑火力以成飯飯可得耶故無本體即工夫枉用耳然若不下工夫却又是不盡火力但憑水米而欲望成飯抑又難矣故無工夫即知本體亦更不可得而用也故本體工夫偏廢即不得偏重亦不得然造工夫本體譬之作飯者亦是明其不可偏廢耳其實此理本體工夫本是一物爲未知者言可門上天生本來者爲本體加自人工者爲工夫究之本體即工夫之體段工夫即本體之精神

初間尚可分別到得成熟後只是這一點就業靈醒心操存涵養耳亦更無處可容人分別也。

看得大道爲公在士林則爲大儒在朝廷則爲大臣君子無事不宜讓人惟求道一事雖師不讓無事不宜渾含惟論道一事一字不可假借。

于讀經所得者實驗諸身心倫物則讀經不至誦言忘味于存心制行時一一會歸于經旨聖言則心行乃不至蕩矩踰規凡之讀書便當知要立身自當中禮而心理事理自然融洽無間矣。

讀經之法程朱之說最詳最細而反身體認之旨則

二曲先生揭之更爲明暢讀書之道合此二法無餘蘊矣然又須知這是辨明路途之法耳其實這一切講明路途要是爲行時直捷正當不至差入旁蹊曲徑躭閣時日枉費工夫之意初非教人徒資講說口談也故既講明之後卽宜從這直捷正當路上實實體行庶幾知明行當前此講明體認者至此俱有着落而後此身體力踐者至此亦更無差謬積之日久識見踐履一一可望古人壼域矣。

讀經不能不資註疏然要是先讀經文仔細尋求其立言命意所在到得心見彷彿然後印以註解卽不至舍己徇人全無心得又可以少辨註疏之屈直當否凡之不悟于經旨當有契會卽自己亦漸能自作主宰不至徇人逃己矣至于典故事實却須考之先儒不可自作主張盖這是杜撰不得者必如先儒之言終不能自信姑且依他放下更讀他經未必不觸類旁通耳。

五經是四子渾然之全體四書是諸經秩然之血脈能眞見四子之精神卽讀經處處脈絡分明然讀書却非徒靠訓詁可以明了要須以反身體驗就

正先覺爲從入又必躬行實踐以身証明然後可以眞得諸心盖四子書與他書不同原是四聖賢體驗心得之言若行不至知終不眞故要得理會心得必以實行爲致知第一實法

致知所以講明躬行之路躬行所以實踐既明之知亦卽所以實致吾心之知者也既力既至自然知之益實益眞故致知之法無如力行。

讀經有三難一見解不能到古人田地則意擬難眞一訓詁雜陳未易卽辨眞旨一經秦火之後簡編脫遺後儒附會難出世遠莫證其眞以此三難致

介光天化日之六經轉見雲翳幽隱之或多然意擬難眞之病以力行求至之藥醫之訓詁雜陳之病以會經旨即以全經之藥醫之至簡編脫遺則亦又有闕疑一藥獨後儒附會則惟有實體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道法心法幾于鑑明衡平以照妖鏡辨其眞僞而已此外更無良藥也

多讀經少讀諸儒語錄則不至淆于意見之偏畸即讀諸儒語錄亦無不可與經旨會通矣若讀得語錄多讀經工夫少則不免從資之所近意之所好處入頭氣質重者或且以先入爲主不惟讀一切語錄少可多否必成門戶即讀古聖人中正圓滿之經亦只供其意見偏溺之用故讀書以多讀經爲貴也

明明六經在前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一圓滿不知二千餘年間何以諸大儒皆倚從資之所近以結局然六經之言尚渾淪深沉未易即了大學闡章發端四語簡括明透不啻白日中天如何諸儒先以概世之聰明竭終身兼人之功力亦且半落偏窺未副其旨則自茲有望大學爲趨期于必至者正吾道之亟待矣

觀虞書敷奏明試之說則知古之取人亦未有不觀其言者顧古之十敷奏之言即其明試之功而朝廷之上其車服之庸即據其有功之試今其言雖不傳于後世然其虛實亦可想而知也後世相率而尚經義詩賦又相率而尚策論嗚呼此亦士子敷奏之言而朝廷試功之務矣爲士者須自問諸己之敷奏者果可以試之有功而膺國家之車服乃可取士者亦尚須實按諸士之敷奏者果可以實試之有功果可以即信其不待試有功而即庸以車服乃可

舜伊說起生于草野一旦舉而加諸上位遂堪大任固是其天分之過人亦當時士之所學者皆實事故風俗之所漸染者深厚數聖人即草莽耕釣之日已裕經綸致澤之弘具耳可見國家取士之法須要得切實切實則不惟所取之士多得其用即風氣之漸染者亦當薰陶得異人草出足爲王國之楨

十人之長匪人則亂何況一邑數千萬人之長又上而一郡數百萬人之長又況一省數千萬人之長故用人不可不愼然十人之長已難得于十人之

中。列數十萬人之長卽關數十萬人之休戚數百
萬人之長卽關數百萬人之休戚數千萬人之長
又關數千萬人之休戚識不足以達理推情行不
能以克私行恕是以上天所生待養待敎之蒼赤
付諸水火也豈其可乎況生民之苦樂卽關天心
之向背國勢之安危又何容漫爾委任不愼厥圖
性者天地萬物之一源故至誠能盡其性則盡人物
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合下一盡俱盡而更無欠
少耳然實由見得性之本量原是如是完全故其
盡之之功實而能充其量量之所暨乃圓滿能得

其全也故吾輩要滿得生人之量須以知性爲第
一義
明得性量全卽須存心行實待人接物實實的知明
處當民胞物與已立已達之念脈脈與立人達人
之意相關而不分人我發揚滋勸而之物亦栽培
時壓而不限貴賤庶幾有的心卽天地命生之心
行的事卽化育栽茂之行
[illegible]在我合下一性而[illegible]一盡而無
不盡天地人物渾然在吾性統貫之中卽在吾盡
性統貫之中矣至誠豈不贊化育而參天地哉然

曰性惟至誠能盡者則以此性乃誠之實體而此
誠卽性之眞精惟至誠能以這一點眞精神渾渾
與[illegible]流行其知至明而見得這性之全量其行
至[illegible]之全量故能於天下至誠乃能實
[illegible]從來誠始而不
能[illegible]誠者宜從致曲焉
細看至誠盡性而人物天地之性無不盡可想見三
達德卽貫于五達道九經之中而五達道九經卽
無非此三達德之推暨發皇天德王道渾渾只是
一點眞誠自性自人自人自物知明處當耳更不

間于彼我人物亦更無形骸貴賤之可言至誠眞
與太極同其體用也抑又可想見大學格致誠正
之功實用于心意知物之間卽實用于家國天下
之間而修齊治平所以實用于家國天下之內其
實只格致誠正實用于家國天下之內只此一點
明德自本自末自終自始有先後而實無先後大
八原渾然與大極同其體用也至誠盡性一章不
惟包得一部中庸並可包得一部大學且不獨大
學並千古聖德聖學亦無不于此該括也學者
須從這些處窺探經旨窺探聖心然後乃于此道

得個入頭。于做人正分得個入頭。不至貫終身苦功。徒入旁蹊小徑。自蹈曲儒拘生耳。

卽中庸天命之謂性。可知性命一貫。卽率性之謂道。可知性道一貫。卽修道之謂教。可知道教一貫。卽戒懼不睹。恐懼不聞。愼獨。致中和。與一切擇中。修道。明善。盡性。尊德性等義。可知本體工夫一貫。卽不明由不行。不行由不擇善明。[illegible]相須諸義。可知知行誠明一貫。卽致中和則位育。人存而政舉。達德知而天下國家之治在是。凡經爲治天下國家之大綱。而皆行于一誠。以及至誠之功業。至聖之德業。可見天德王道一貫。卽至誠之贊化育。配天地。至聖之配天。君子之合天載。可見聖天一貫。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擇善固執之愚弱可以明强。致曲之可以有誠至化。下學立心知幾之可以德盛化神。可知下學上達一貫。卽致中和而位天地。盡大孝而得天祐。知人之不可不知天。知天地之化育諸義。則可以知天人一貫。又觀于天命謂性。道不遠人。困勉之可至明誠。致曲之可幾至誠。而可知聖凡一貫。至觀于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而正。可見統此諸義而眞能一貫千古者。惟我先師仲尼集其大成也。嗚呼。吾道之宗傳原屬一貫。而一貫之宗傳。舍仲尼奚屬哉。然開章始于天命謂性。終篇結以上天之載。則竊見此性乃一貫之樞機範圍。而仲尼只一能滿性量之人。能善承天心之聖。世無無性之人。聖無獨得之天。體天盡性。固一貫之血脈。而盡人可學。仲尼之眞[illegible]

豐川全集卷之二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受業門人魏梁謹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語錄二

做人須是明得生人來歷。然後不至自逃天命之性。又須明得盡性實功。然後不至悖于率性之道。故修道之教。章首雖未嘗即指出明善之旨。要之以明善爲第一義。

看得性字明。則道之來頭清。看得教字真。則道之要歸實。天命謂性。率性謂道。這道豈容參以後起人爲之私。修道謂教。這教豈得于盡性外別有工夫而率性。又豈得無修道實工。故入道原是天道。而工夫不離本體。本體不離工夫也。

戒慎恐懼慎獨之功。滴滴皆從性體上保任體察。乃算得修道之教。

未發謂中。中節謂和。可見即心即理。心外無理。中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可見萬物備我。性外無物。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天地萬物統吾一體。此性一盡。無不咸盡。然機緘只管于慎獨二字。盡一切性道中。和大本。達道。止以明此獨之體用。率之修之。戒慎恐懼慎獨與致。止以明此慎之實功。這慎獨二字。眞是統貫天人道教。讀中庸者。必須徹底理會。乃于此道見其本末終始。得門而入也。

中庸開章。遡自天命之謂性。而三十三章。仍結歸盛德之合于天載。可見中庸一書。是教人盡性合天之學。亦即明天人合一之道。而中間言盡性之人。只歸于至誠。言其次求誠之功。只發端于致曲。說

來包天羅地。而起腳只在這一點炯炯不自昧的眞性上作樞機。可見此道原至大無外。亦原至近且實。讀者必看得這宗旨分明。然後知得大學合下以天德王道一貫爲分量之旨。原非故爲托大以誘人。而功始格致。眞確而有要也。

言本體。破除工夫。便知其人不知工夫。亦並不知本體。言工夫。破除本體。便知其人不知本體。亦並不知工夫。

友有問經世之務者。先生曰。經己之心。友曰。經己而世遂可經乎。先生曰。古今之法。非亡也。而有治亂

主心有治亂耳能經已之心卽人存而政舉矣于經世也何有

友有言天德王道不可偏廢者先生曰無王道言不得天德然無天德亦言不得王道故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天德王道論條目不得不並舉而言其實只一機相貫若並列而說不可偏廢卽天德王道皆病矣

友有問大學新民之目在齊家治國平天下傳中不一言其法而但于好惡反身藏恕絜矩反覆推究何也曰良法生于美意故康誥謂保赤誠求不中不遠齊治平若但于法制求之又法豈足感孚家國天下之心乎且身爲家國天下之本好惡所以通家國天下之情好惡之不當不公先無以服人心而感人情區區法制禁革亦何益耶又好惡無辟必有好惡無辟實事反身藏恕必有反身藏恕實行且如平天下章內好惡同民既有理財用人實政亦必推類更有正德利用厚生以措置斯民于安全詳法不言法制者法制皆包舉于其中也況齊家卽未詳數法制治國則仁讓之所包既廣平天下亦理財用人之所該亦[illegible]讀書論理不探

其本而徒于末求之已爲失要更不實推其義而徒執泥其辭抑又失旨也大抵格致誠正非徒虛致于心意知物之間實是樞機乎家國天下之內而齊治平雖是用于家國天下而實是本于身心意知故離齊治平不可言天德離格致誠正不可言王道外家國天下則心意知爲虛機離心意知則家國天下爲虛器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耳蓋本末終始原是合內外之道分得先後却不得截然將明剔分兩事也

郭巨老好參禪先生曰吾儒明新止善是大乘法史完璧好讀書先生曰六經四子皆吾心之記籍須反身體認張希賢無見聞先生曰讀書最開人心胸焦生喜靜坐先生曰莫溺空寂長孝好談經濟先生曰須先理會自己性情又曰王道本乎天德每與梁言則曰道途原難辯通大學一書程途分明不從此徹底體認不入意見卽入旁門

先生每與尚孚言則曰學須沉潛每與潛夫言則曰學須通達每與康孟翁言則曰學須知本每與家[illegible]功爲言則曰學須統會于古聖賢立教之旨不

嘆一偏。

在茬中爲諸士友言。則皆導之以本性皆善習乃相遠。而諄諄以希聖希賢爲言。在蘇中與二三學者言學。則每言此道大中至正。亦復至公至平。不容執見成礙。論道不弘。而爲無錫諸友言。則無非以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貫之旨爲切磨。與平日所以教及門與知交論學。無異旨也。

每言此道如布帛菽粟。聖凡賢愚。無不服食。又如天覆地載。四時百物。無不行生。學者最可惜在迂視理學。高視理學。又最可傷在一知半解。更不求進。

爭門競戶。輒排異尚。

學問所辨在義利公私。大小偏全。最是全體大用。本體工夫。毫釐不容人偏勝偏爭。

一友問學問致知之法。先生曰。實法無如力行。講說稽考。特借作問津審塗之資耳。須是實按程塗身子實到。則一一皆眞。不然。縱聰明過人。講究功深。終是揣摩影響。畧得形似也。友曰。有身子能到的。亦有不能身到的。如何皆能身到。先生曰。如君所不能到者。莫如治國平天下。若能于齊家的實情。親身體行 得明當。國自可以類推。天下亦自可以類

推。緣人情不論衆寡。無不同也。又家國天下。事理雖有多寡繁簡。總之處置之法。皆本此心。此知苟得于身家之間。遇事遇物。一一體認親切。得其樞紐。卽萬事萬物。俱得其樞紐。縱身不能至。已不啻得其四五分精神命脈矣。得四五分精神命脈。便是身親到得四五分也。或曰。如天文地理兵農書數。何如可以身親。先生曰。我爲君言大學格物致知之道。君如何又說到後世博物的路上去也。然卽博物。亦須要力行也。如欲知得天文。亦須親問知者。親身仰觀。欲知地理。亦須細按圖形。親身閱歷。爲農爲兵。亦皆如此。乃得曉然心目。未有不力行而知得眞者。

平日致知之功。能從精神命脈上體認。到得心地精明時。卽

事到面前。一入目經心。縱不能卽徹終始。亦便自審幾。不遠。故窮理之功。要得切實。

連來每讀中庸。覺得日用平常中。浩然與天地同流。西銘是從中庸中悟出。

學者須得生意盎然。乃能生生不息。以之學問。則自當日進日新。不造其極不止。遇民遇物。亦自然欲

立欲達不措諸安全得所不止。故天道以元統四德，五常以仁統四善，而孔孟以仁提宗也。或曰孟子兼言義，如何亦謂以仁提宗乎。曰義只是仁之裁制，眞能體仁，未有不兼義者。孟子正是爲仁而不知兼義，如墨子之兼愛者，立之準繩耳。其實只是以仁爲宗也。然不獨義只是仁，即禮亦只是仁之節文，智亦只是仁之明通，信亦只是仁之實誠，四德只是一德，特隨其發現異名耳。明此則可以明孔門論仁之旨。

類觀孔門之言仁，可想仁之全體，即可實見學問之

要領學問之實工。

成己仁，成物智，仁智只是誠之益然炯然處。分言則支離，混言則籠統。要看得理一分殊分明，即見得中庸所謂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的義旨分明，而時措之宜，亦可想而知矣。

每讀禮運大道之行一章，輒覺神遊唐虞時雍風動之域。

讀禮運首篇，最消人驕吝之私。

楊墨皆學仁義而其流弊皆如此之甚，學之不講也。

不讀濂洛關閩河會[illegible]書，不知[illegible]漢以來諸子之偏駁，然不會歸于四子之宗，傳嚮重偏溺之弊，或所不免。故先儒以諸儒爲四子階梯之說，眞篤論也。蓋階梯是升堂登山之途徑，非便謂堂奥山巔即盡是爾。

讀經不知讀宋明諸儒語錄，訓詁執泥之弊所不免。喜讀諸儒語錄，不喜讀經，門戶偏泥之弊，亦所不免。

無見地時，須多讀語錄。略有見地，則須多讀聖經，窮探古聖人道法心法之會歸。

講得明則行得始實，行得到則知得始眞，知行如何

可以偏重。又如何可以偏廢。

不知不能問，不能不知學，終于暴棄耳。能問不能思，能學不知要，終于茫昧耳。思而不知歸，知要不能克終，于一知半解耳。

爲學欲作名儒，已爲爲人，可鄙，更連名儒之名不知慕，人品尚可言耶。作官欲作名臣，已爲好名，可笑，更連名臣之名不知慕，人品尚可言耶。

聖人不教人好名，無實然名之一字，却時提以勵中人。

昔曰百工師師，庶績其凝，有國家者能使內外臣寮

名舉其職即庶事辦治而天下太平矣。然非得朝廷有當功當罪之賞罰。各舉其職亦豈易言。

敦崇廉恥最朝廷家鼓勵官方第一義。誠使搢紳之倡。無不以貪榮曠職苟得妄取爲心耻其視賞罰之所勸懲者豈啻倍蓰。然這源頭。終是從朝廷賞罰明當來故賞罰最鼓勵官方之樞紐。

不知不能。尚足寬之來日。乃得寬以人難求備。惟不知自愧即孔孟與居無如何矣。

邊庭寇盜不足憂最可憂者。仕途不知名義。士風不重名節。

進一人而當則四海之心皆爲之服退一人而當則四海之心皆爲之服矧所舉皆直所錯皆枉乎故王者以愼用舉錯爲第一義。

以問爲耻。而不知不能則不耻。耻非其耻矣。

小技小術則學。而切身切家切國之務則不學。學非其學矣。

懲惡而當。則人不敢爲惡。小懲大戒。是乃小人之福。故淫刑者殘忍不仁。而矯爲輕刑以市恩者亦婦人之仁耳。昔諸葛武侯嘗有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是眞知大體之言。亦[illegible][illegible]仁人之言。

唐虞用人。不執一格。孔門教人。不執一法。蓋因材器使因人成就朝廷乃無廢事。天下乃無棄人也。後世一二儒者往往執一律以概人。喜同惡異甚至黨同伐異不獨其量隘識淺。亦見其學之未準于堯舜孔孟耳。

體面二字。原爲中人設。士君子未仕則可顏可孟。已仕則可皐可夔何得連體面二字。亦不知講。

子夏居孔門。在文學之列。自是聖門高弟。小人二字。豈其所慮而夫子警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輩必須于這小人儒三字。徹底究出的端。然後見得吾儒君子之實。亦始不蹈入小人儒轍也

論語道理。隨處平滿周易道理隨處分明謂論語即無象之易。而周易乃有象之論語可也。謂論語即易之體段。而周易即論語之節度可也。然論語無象而實象。周易有象而非象。論語章章有易之節度。而無節度之可執。周易爻爻有論語之體用。而無體用之可泥。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淵然與羲文周孔寤寐一堂矣。

經旣通。方讀子。此言童而習之。今方知其有味。經不通而遽讀子。未有不爲意見之偏所惑者。

或問佛老之書宜看與否。曰未見吾道之大全時不宜看。既見得吾道之梗概後不可不看。或請其故。曰二氏之書不惟其長生無生之旨令無識者歆艷。卽其見性還虛之旨亦足令高明者沉溺。見不明吾道之全旨而讀之未有不為所惑者。若既于吾道識其梗概。而不從其提宗立教處窮究其底裏。却恐辨不清吾儒盡性至命之宗。不知不覺墮入禪元見，[illegible]虛之途而不知返也。或曰伊川先生生平不看佛書何也。曰見得吾道分明原可以不看。伊川見道最分明正自不必看。然在我輩如既見道分明。卽細探其底裏辨晰其脈絡。令自己心性入微處不至墮入其巢窟亦自不妨。故余亦前此曾窮究其宗旨也。

見不盡道之蘊奧。言理既差言事亦錯。言全體固未得。言一端亦不能當也。

百工技藝皆有規矩範圍。何況聖人之道。自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以來。坦若大路明如日月。何得由人淺深偏全。

中庸血脈融暢。大學規模整齊。大學所以立中庸體。中庸所以融大學精神。有大學不可無中庸。有中庸更不可無大學。而要其入門。則宜先窮探大學宗傳立吾學之規模。此亦大學先格致中庸先明善義也。

學者必欲不讀二氏書亦未盡。蓋窮其旨歸得其血脈。然後自己不至陷入其中。亦可語于窮理知言。然却須有見解後乃可入目。若不明吾道之大全。遽行涉獵踈淺固不能得其旨歸。卽下淺心看得有端緒時。亦恐不知不覺墮入其巢窟迷不知返。甚至將吾儒盡性至命之宗。亦混同二氏。祇以供意見借資耳。故二氏書無見地之人斷不宜看。恐其易于陷溺淺根薄器者。又不宜輕看。恐其資脣吻亂吾道也。

佛氏縱說到六度萬行不遺處。只以供出世之借資。吾儒縱說到一念無欲真性流行處。只以歸經世之本。血脈原自天淵。講學論道辨不清脈絡。若沾滯固見其識之不明。卽淺拒力排。亦恐未能切中其病根。

好播弄禪機。此識之未融。心之未能帖然處。更若誤認禪機混同吾道。則是格物明善之功未至。與凡民日用不知同其陷溺耳。

先生一日謂梁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前聖在前後聖在後此道終不能自我大明何可令自我反晦未知求知已知愈求其知未能求能已能益求其能直須死而後已耳

又一日謂梁曰此道無所不該故兵農禮樂說來枝枝有本滴滴有源學者縱爲稟賦所限不能兼綜條貫要須因材成就不失源本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吾道之正脈初不害其爲眞品眞材也後世則萬徑千蹊旁不逃妄失眞而最可惜則德行一科竟以鄉愿無刺無非者冒之甚至佛老淸虛之習亦且入而亂之言語一科竟以虛浮無用之言冒之甚至門戶攻擊之習亦且附而亂之至政事文學二科則亂之者莫甚于不本慈惠之意不切當世之宜詞章訓詁無不與游夏輩虛實天淵而亦且亂聖門四科之選也有自修之責與世教之責者正須溯流窮源以課實德實才

梁嘗聞學問宗旨先生曰求明諸儒之宗旨不可用然究之不外大學明新止善之旨而亦且往往未嘗其全提今日言學只須將大學全旨切實體會使無漏遺即天德王道同歸一致而使宇宙道法

宗傳點水不漏

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義無所不該而瞽于君道臣職尤甚

古者士民皆上爲養所以體恤者又備至而且有不得其所者後世聽士民自爲謀矣安得不許謀所以厚其生

朝廷養士大夫最當培其禮義廉恥之風此風不存患且及于國家

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故忠信重祿文武守爲勸士之經最可惜在終身學而無益于身心無補于天下國家

生重道崇儒之世無與闡于聖之宗傳亦辜負造物辜負國家之教養

又一日謂梁曰莫因循時不我待

又嘗謂梁曰道眞難盡以孔子生安之資極終身學問之力猶晩年時尙此日不能彼日何有有無限不能信心處何況我輩中材下士安得不愛日惜陰遜志時敏

此道自二帝三王以來體備無餘自孔曾思孟以來闡發無餘自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以來推崇無餘

兼有諸子百家，旁見側出，亦復無餘，更不須人創造毫釐。今日只須愼擇精取，知要善守。

初學于先儒語錄最宜常讀，能常讀則于訓詁辭章外，庶知向上原有切身道理。先聖賢經訓原不徒供人科第之資，于此悟入，不特見解當漸高深，即立身亦自當知輕重。至若已得從入，却宜參讀五經，印證全旨，不得執一無權，舉一廢百。

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道天地之公道，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之公道，宋明諸儒之公道，權衡昭如天日，我輩何得意爲重輕。

惟公乃能論古今之理，惟虛乃能受古今之理，惟精乃能明古今之理，惟一乃能行古今之理，惟自强不息乃能進古今之理，而集之一身。古今之理無古今，即天地大中至正之理也。故君子之學，天人一貫，古今一貫，非曰騖泛，得其大中至正者而已。

讀經若于宗旨不明，宜責講之不切；力之不勤，若既窮不能致用，宜責志之不實。學之無得，至于文義不屬，章句不諧，求之傳註，終覺難合，則且倣朱子傳疑之例，切不可以意見穿鑿。蓋傳疑則雖不明于經，而經之疑案自在；一涉穿鑿，則失經必甚也。

先生最不喜門戶攻擊之習。一日謂衆曰：講學先去此一重障蔽，則留許多有用精神，省多少口過，即天地間四通八達之道，亦不至割裂于意見偏滯之私。又曰：値崇儒重道之時，何容于洙泗四教並設四科兼成之門，彼此攻擊，有同吳越。梁曰：朱陸二先生當日亦有辯爭，而整菴、大畿、陽明，陽明亦時不足于朱子之言，何也？曰：初間自是論道，到後面俱不免于競氣，競氣即是亦非道矣，而況未必盡允也。然此皆諸先生不如孔孟處，我輩正宜爲鑒，何得又襲其餘風。又曰：即諸先生皆不免氣勝之過，可想見明道先生造詣之深醇。

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可想聖賢自修之實心。

不顧此道之是非，不求此心之安否，而徒狥流俗之喜怒譏稱，在士林必無眞品操，在仕途必無眞事業。

學未到聖人地位，豈能必見解之與聖同揆？但是一言一行，不自昧其心理之安，亦便足仰對天日，無愧鬼神。

發憤忘食，看吾夫子是如何勤敏；樂以忘憂，看吾夫

子是如何脫洒、不知老之將至看吾夫子是如何精神命脈。

昔吾夫子論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自明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道古聖人精神命脈皆管歸何處。到這裏看得透亮的確時自可見得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是顛沛必是舜禹之有天下不與與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夭壽不二的真機緘。

讀古聖人書莫只歆艷其德業須要得其精神命脈所在。

或問古人每言學問最足變化氣質。今觀當世之士。亦有勤學好問。而氣質終不能移者。將毋其言亦不盡然乎。先生曰學問原足變化氣質勤學好問而氣質終不能移非其功之止于摽掠。即其學問之競尚虛浮而非六經四子精切之學耳。今若于六經四子實下定力。遵聞行知。存心即依其言以存心。立身即依其言以立身。進修即依其言以進修。如是而氣質不能變化。然後可疑其言不盡然也。不然。且無漫罪學問。亦無漫罪氣質。又曰後世學問不足變化氣質。亦無怪。今無論詞章之學。即如理學一途。亦看作占上流爭地步事。氣質安能變化。

或問先生嘗有修短視志之說。其所未達。先生曰。有人而非人之人。有數十年之人。有百餘年之人。有千萬年之人。越禮犯義。縱欲敗度。雖名曰人。無異禽獸。此人而實非人者也。隨流逐波。與世浮沉。無德可傳。無功可紀。一死而與草木俱朽。此數十年之人也。言信行謹。蹈矩循規。德亦足以自立。善亦足以及人。即身死之日。猶有慕德誦義。至數十年者。此百餘年之人也。至若志法聖賢。躬行道義。居朝則上思致君。下思澤民。作當世之範圍。立後代之坊表。在野則非法不言。非德不行。前承往聖之絕學。後開來世之太平。雖至千秋萬世。而誦其詩讀其書者。猶欲生其世而師其人。此與元會爲消息。與世運爲短長。世界萬古不毀。其流風遺韻。即萬古常存。此千萬世之人也。然推其源頭。只于生前數十年。所爲之善惡勤怠決之。而此生前數十年之所爲。亦只決于此一點志向之立不立。豈非人生修短之數。無與乎年。而全視乎志耶。

或問先生常論命之好歹只看德業之有無何也先生曰今人見人推命者曰壽考顯榮則喜以爲此是好命夭折貧賤則憂以爲此是歹命不知人生惟德業傳後千秋不朽乃爲眞壽考令聞長世百代景仰乃爲眞顯榮若德義不立學業無聞縱至百年存亡不關于世道之有無生死不關于鄉邦之損益則雖與世同生而其實與無生同更若違禮犯義雖視息人世又且不如無生者之少遺臭于宇宙也以此言夭折夭折又孰過是以此言貧賤貧賤又孰過是卽此便是歹命故善論命者視德業之有無高下爲定衡不論際遇之豐嗇修短也。

友人有言及長生者先生曰養生者皆以續命爲說其意以爲保養得命根固則長生可到耳然自古至今未見有長生者而古來大聖大賢大忠大孝載在史冊者則精神事業至今新生卽再過了千萬年亦當與今日不異其長生孰過了是豈非此身原無長生之理而德業乃與世常存之明驗乎故善養命者與其圖難憑之長生不如圖可[illegible]之長生言畢又顧其友而言曰昔孟子言盡性[illegible]修

身立命前一說尚分性命爲二後則合而一之實是示人以安身立命之要義近浙中陳實齋先生又發爲性外無命盡性卽以立命之說則推孟義而暢言之益爲醒切亦可謂善發前人之未發者

又謂其友曰任他貴賤窮通無一足阻我進德修業之路只在人能自立耳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學者必明于所性之分乃爲眞能明善而進德修業乃有根基耳。

或問西銘何以言富貴福澤所以厚吾之生先生曰天下惟大豪傑識高力定乃能不爲困阨所累卓

自樹立其次則儘有美資質高志趣往往爲逆境摧折矣而我獨有父兄可以庇身有衣食足以養生有餘力可以招延師友浸漬歲月以成就德業豈非天之獨厚其生乎故吾輩幸際此者須仰體上天厚我之意砥德礪業倍加惕厲然後爲無負天心克終吾分也不然天心厚之而不知仰副其意乘時砥礪是反不如貧賤憂慼者于饑寒坎壈中有樹立之效無論錯過良緣殊可悼惜卽恐辜負天心厚福不再耳。

又曰德自我立業自我建初無窮通貴賤之可限只

看志行何如不志有行即匹夫一命亦有可傳之德美無志無行即公侯將相一過而灰燼煙消然匹夫一命建立殊難終不若居高履豐秉權藉勢者建立之易故居高履豐而德業無聞眞寶山空廻辜負上天特厚之意爲尤甚也

或問西銘言貧賤憂慼玉女于成之意先生曰凡人處得意之境富貴紛華[illegible]最難發勇猛砥礪之志是亦天之[illegible]者謂之耳一當困阨無聊則奮勵自立不然不休故古來名世大人物多是從艱[illegible]中磨得一點眞精神出

以是識見才力明通[illegible]往大段艱難或不勝之患是遭際之險阻正上天玉成斯人大成之至意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謂此耳又曰學者稍際困阨便以爲天心故意撓人阻我進修這等見解不惟自己無志無骨抵當不住風波亦負上天玉成之至意已

先生嘗言學者有一知半解便以意見批駁前儒成說又或不能論世知人而徒以口舌妄詆先賢此最小器易盈不成大器之根若讀書考古而疑悟不生漫無可否人可亦可人否亦否此又冥然狥人忘已終身無得者也總之立異矜己之念一毫不可有知疑求信之心不可一時無蓋初學未到得古聖賢田地如何于古聖賢言行能一一明了惟知疑求信好學深思久之自有一旦豁然之日最是堆堆然疑悟不生之人不得長進耳

先生生平言必由衷行必衷理不苟異流俗亦不苟狥流俗或有以毀譽之說進者則慨然曰有千古之公理在有吾心之明德善性天理良知在苟異則索隱行怪矜己違衆而逆天苟同則同流合汚狥人喪己而昧天逆天吾何敢昧天吾何忍

豐川全集卷之三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illegible]及門諸子錄

同學諸子參閱

語錄上

天覆地載人以眇然之身作配三才須是成得箇人方不愧爲人然必以天地之心爲心方成得箇人若但視息天壤不思爲天地立心其存亡有無於世道生民毫無損益所謂衣冠而草木也甚或縱欲敗度則分明人羣中異類矣人禽生死之關決

之一念可無自省 書屋[illegible]自警言語

西銘前明人道之本量後明做人之實事這是張子實見得人道原是如此做人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這是此老一片婆心吃緊爲人處眞與孟子性善養氣諸論同功若讀前半篇而存一我未必如是心是爲自棄讀後半篇而存一可以不必如是心是爲自賊

張子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絶學來世開太平四語表裏西銘說來人道始圓滿無欠每一展讀平日自暴自棄之心立奮若有人督余者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爲人須無愧此心然後生非虛生

人者天地之心莫小看此身

人性之善本與堯舜同故孟子謂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存一自棄之念即是生自賊之根故做人莫要於自已信得本性原無聖凡

周子謂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看來就造詣淺深分次第耳其實士即希天士不希天所希即妄希賢之心亦名心勝心耳蓋人心本來與天同體初無聖凡故吾儒學問雖有等級要之是希盡本來同

天心體完得人心本來同天分量不愧人道耳士賢聖分得工夫造詣生熟安勉卻非聖人希天的是一種精深微奧之理而士希賢的又是一種淺近顯易之理也至於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數語亦周子循循誘人之言使人知伊顏不可不志學耳非謂不能上二等姑從事于一等亦可以爲人生小局也蓋人性既與天同體心與天合德聖人乃爲能踐其形[illegible]雖大賢亦尚言不得[illegible]人量何以[illegible]且此學此志既是[illegible]吾人

分內事吾心天體本來有理無欲自合用克己復
禮之功吾心天體本來萬物一體自合任先知先
覺之責縱克復到聖人人盡天還之地覺民到無
一夫不被其澤時亦只還得本來分量更論甚名
不名爲名而學早已去道萬里豈周子立言之意
耶自修者不可借口狥名苟安狥名苟安者不可
借口自窮自瞞吾人

王文中

中說一書雖不無門人
語病要之我輩一副做人好樣子也余每讀其書

想像其人輙與天際眞人之思

若說學聖便不是爲人自合如此盡人道
此心不可大此志不可小心大則粗粗則不能盡性
至命志小則懦懦則不能希聖希天小心翼翼文
王其我師乎有爲若是顏氏不吾欺也
帝王若非堯舜則千古君極不立師儒若非孔子則
千古儒極不立君如堯舜儒至孔子天地人乃可

並稱匪是愧三才之義矣
以氣魄湊泊者志氣衰索時終須墮落做人須講明
人之所以不可須臾離道與道之所以須臾不
離人的眞脉絡然後知得一刻怠荒而不可自然
仁爲己任死而後已
孔子祖述堯舜而孟子揭出性善自此學者知箇箇
人心有堯舜卽人人可爲堯舜辨方而得指南坦
坦可適昔人謂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明其實堯
舜之道得孟子而益明且自有孟子之言不特大
禹傳子湯武弑君之心事表白卽禹湯文武周公

之心法昭揭是孔子而後能深明二帝三王之道
統者斷以孟子爲指歸則居今而欲由孔子以上
遡二帝三王之心傳者舍孟子其奚師乃世之論
者往往謂孟子較孔子有英氣露圭角殊不如孔
子之渾含嗟乎論世然後知人孟子之時何時乎
孫吳變詐儀秦縱橫楊墨子莫之說爲我兼愛執
一害百堯舜禹湯文武大中至正之脉沉焚無餘
孟子一身荷千聖之統四顧徬徨直以口舌砥柱
中流更安忍避嫌顧忌奄然媚世譬如大仁人君
子處千尺高臺下視鄉里族姓沉焚水火自不忍

不大聲疾呼狂奔往救將不顧其毛髮之焦而衣履之濡也且孔子惡鄉愿至以爲德之賊春秋之法以匹夫而明天王褒貶之義大書特書是非字奪一毫不肯假借何嘗於世苟合如世俗所謂藏垢納汙一字不言人是非乎世有聖賢立天下後世所賴以辨明學術眞是眞非之界爲千萬世眼目若但作好好先生無非無刺是自私自利之徒於世何賴耶答人

天地之性人爲貴如何可辜負天心

每思維皇降衷之意便覺從前因循苟且之罪擢髮

難數

人配天地爲三才須堂堂的還他一箇萬物獨靈之身

堯舜事業孔孟學術只分內事一長一藝輒自矜炫眞井底之蛙

實見得人心卽天心自不敢妄動妄想故學問致知爲要領

一眞百眞一僞百僞桓文事業揚雄文章皆從末稍做起故雖是皆非

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若徒以彫蟲小技了結一生精神這是舍通塗而自行狹徑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若或患得患失憧憧於利害得喪之私不知止足這是舍安流而自涉風波

一念不謹妖星厲鬼爲人事功文章可以不有此心不可以不正

這事是頂天立地事識量淺懦人如何解做如何可做這事是本分平常事好奇喜異人如何肯做如何能做

人品高下在心術行誼之正不正聞見知識非所論

知性之謂知盡性不懈之謂勇此是自己性分中一段眞精神眞命脈良平賁育輩知識氣魄用事雖世俗之所共艷謂之眞知眞勇則不可答人

等待便不是一刻不仁便同草木

仁是天地人物生生之機人而不仁命脈已斬必無枝葉長茂之理

君子仁以爲基禮以爲防要知仁非外鑠禮根至性經綸天地而綱紀萬事者其禮乎天地間一日無禮一事無禮便世界不成世界人事不成人事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乃欲掃歸太古不知風氣已開

禮制如何可廢況禮者吾性天然條理禮而可廢
無論無以綱紀萬事卽此心此身莽莽蕩蕩無有
限制亦且作何收攝蓋由彼以末流虛文論禮未
見禮之大本大全宜其妄肆譏評也答人
禮所以別禽獸而經綸宇宙萬事之樞紐談道而薄
禮縱虛極靜篤頑然木石而已且不知要這道中
何用
二氏皆以自私自利之心學道故只管出離生死一
路旣云本無生死而又求出離豈非空中着楔
毋着到孟子遊齊梁息邪說距詖行欲正人心處便

為長嘆此老是甚麽心腸而當時親聽者乃以為
好辯卽後世一二大儒推知言論世者亦以為露
圭角露英氣可嘆也夫
孟子而後王文中周程張朱張陸眞許薛王顧高諸
先生雖其見解有大小偏全之不同然要其立心
積意俱凜凜乎有綱維世教之思這纔是大人之
學其他名儒有聞於世者不無若人鄉愿一路非
刺雖免心量未弘有虧大道為公之義
得對失而言耳以道為可得如得財得物之類永不
遺失豈惟有夢[illegible]妄生欣喜之病亦且阻日

新又新之功惟聖罔念作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
少懈答人
吾人謂得來全不用工夫者這是禪家說此道本來
現成見得時不容人安排做作耳若就吾儒學道
說得來豈有不用工夫之理只可言得來正好用
工夫耳蓋工夫卽道無工夫則亦更無道矣但見
道後工夫較前雖愈細愈微却愈易愈簡愈現成
省力耳錯認機緘必至以一知半解猖狂自恣答人
論甚得不得活一日操存一日
得道者得無所得亦不自見為得文王緝熙敬止之

功全從一片望道未見之心來
若說待來日做便是不畏天命上帝臨汝一刻豈可
漫過
此道不論敏鈍求則得之不論閒忙正在有事處煆
煉不論貧富貴賤憂戚正砥德礪操之地不
論老少朝聞道夕死為可
論人先論其人之立心立身然後論其學問之見解
則人品之高下造詣之淺深可定
識得敬字眞本體在是工夫卽在是卽勉卽安以為
持敬失於把捉非倡狂者借口之說卽見淺者半

解之論

敬靜一功在提宗立教則敬字要是顛撲不破但須指點得眞切耳否則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忘

白沙以自然爲學宗信是此老獨得之方有益助長之病不少但以此立教其流弊更甚於助長恭從來放達之士自外禮教皆認虛無自然爲道宗故也作法於凉其弊猶奢作法於奢弊將若何宜乎宗其說者流弊入於散懶頹唐也必如敬勝義勝之旨二帝三王胥此心法任天下智愚賢不肖胥管歸一塗更無流弊這纔是皇極大中至正之理

且敬義立而不疑所行又何嘗遂心勞日拙乎陸文安嘗謂康節只是閒道人余謂白沙亦有康節意思

涵養箇甚須徹得本原始得

涵養須用敬這敬是吾性天眞精神認不眞敬字脉路不免精神勞攘以養心者害心

程朱以居敬窮理立教自是顛撲不破而末流相沿昧却原旨至認居敬窮理爲二事殊失孔門一貫之旨遂至有他日王門紛紛之爭可見遵經學古必會通古人立言本旨乃爲善繼善述不達其意而徒兢兢門戶之守循迹摸象無論空言虛爭不足光昭前烈即踐履敦篤遵守謹嚴亦終屬舉一廢百一再世必至盡背原旨答人

道只是一箇道但人見有偏全耳三氏未始非道然亦只見得一邊而世之無識者遂以其言性之微耶至抗衡於吾道嗚呼此不惟未嘗徹吾道之大全抑且未洞二氏之底裏故余嘗云不窮盡二氏之旨不知吾道之大答人

眞靜無靜無動單單以靜立宗末流必至遺棄事物故靜之一字可爲喜動者對症之藥不可爲立教之宗答人

有一人不可納於範圍有一事不可納於範圍有一時不可納於範圍便不可以經世立教修道之謂教道不可須臾離故教亦不可須臾離大學明新至善之旨全體大用本體工夫中正圓滿毫無疵漏學問宗旨至矣盡矣無以加矣舍此而標宗立旨諸儒之勝心也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吾於學亦曰宗孔孟而已

眞知實踐古人雖並舉而言然實一體相成有眞知乃能實踐惟實踐乃爲眞知

誠不知所謂道亦不知所謂學道但覺此心稍有一
　毫不順其天則處便不安便不肯任情行將去
靜觀天地之運萬古只一氣流行而人居其中生生
化化至壽者不過百歲其下大半五六十三四十
甚者襁褓孩提而已風漚起沒於洪池須臾萬變
全無實義爲人須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乃能同壽太虛始不枉生世
一塲苟其不然無論尋常庸碌卽功名富貴烜耀
　當世亦卒與草木併腐書壁
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有一毫自私自利之意便是於

　一身自生支離西銘備發此義學者能熟味而默
　體之到得能見其大意時自然不忍度外漠視萬
　物
吾欲天下同歸於善
功何必自已立吾欲諸公皆功被當世名何必自已
　成吾欲吾黨皆流芳萬年
千休千處得白沙先生得力語吾以爲中間不無語
　言未融之病吾儒盡性至命之學非可以休言曹
　曰雖休勿休念兹在兹
欲水放乎四海須抉求源泉源泉無混混自然不舍晝

夜縱今日不能至海他日自有至海之時故爲
　誠探本窮原自有會極歸極之日不可見小欲速
戒愼恐懼卽春風咏詠之機不外是敬而拘苦樂而
　放蕩者皆非也然非與知道者語則惑矣
但不起爐作竈便自天平地成故知天地同流只此
　一念無欲眞機
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然唯所過者化乃見所存
　者神亦惟卽存爲過卽神而化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
後世皆以私爲心故無好事功皆以私論人故無眞

　是非王道蕩蕩平平豈容人私
學者須知耻乃可進古人日進高明日遠汗下只是
　知耻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哉
悔過是進德之基改過是入德之門過而不悔悔而
　不改吾知其終於下流矣
讀書須知古人命意所在不可泥文害意又須反身
　實證不可靠人講言說話然大要在身體力行否
　則終爲玩物喪志
毎恨此生知學之晩獨喜此生得師之明
大學之道在明新止善後之談學者吾惜之

幾曾見無志者能成得大人物又幾曾見有志者不能成得大人物故學莫先於辨志莫貴於立志莫要於定志

學者須是志勝氣氣一勝志則千病萬漏皆生矣

與後生言須警發其正志然後生如何便辨得正志須開發其正知覺始得故道脈不明自修則悞己教人則悞人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非知性者不能言其義非盡性者不能臻其境

眞樂不假於物不攺於物非知道者不能知之

吾於朋友言苟實見爲是不忍一毫游移摸稜其間寧使人謂我爲戇爲愚不欲自處於依違順非逢迎

吾於論人不敢泛然褒貶必實見其精神意向之所在

不知性而學收心如縛猿守柱

先立乎其大如何爲大如何樣立心之官則思如何樣思這裏須識得天則始得

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不足異只有所見便是妄心齋已見到這個田地一盤丁如此宜當時吾夫延人豪之日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原是聖學眞脈初學舍此更無準極故昔人謂孔子十五志學卽是志從心不踰矩之學益志學與從心不踰工候有生熟安勉却非各自爲脈也學者須從此下手始有會歸之日斷不可別尋路徑適燕南轍終無至燕之期 答人

存心有一毫自爲之意則私小學問有一毫爲人之意則浮僞

知過必改不可因循因循便日流於汚下

天下惟自私自用之人不可救藥

見朋友有過必須規勸不可顧惜嫌怨但須婉順耳若存顧惜嫌怨心這便是自已私小處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寧人負我毋我負人

友之過卽吾過何可隨順友之善卽吾善何可忌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與同類一切呼吸痛痒相關

信今不如信古讀詩還以從序爲當信古不如信理

讀書正須今古兼取易之序卦正文王所以衍周易之妙旨也不知歐陽公如何疑而不信

戴記雖雜出漢儒之手然先王之體意寓於其中存

焉吾擇其善者從之而已

周禮先王經世之大經大法時代遷移政因俗革謂規制不合於今則可謂不善於古則不可謂漢儒有附會則可謂全出新莽之僞托則不可

周禮一書周之政也而曰禮可見先王一切綱紀制度皆根天理順人情而不可妄意增損者故能施之四海而當垂之萬世而準上下和平神人無怨

易艮之彖傳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之大致其蔽於斯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學易之道其蔽於斯乎吾於易終身用之不盡終身學之不盡也

書皆古聖帝明王賢臣良佐經世理物實事而諄諄言欽言敬言仁言誠可以見古帝王之心傳矣

聖賢經書豈可不讀但教他讀時要知宗旨知會通知反身實踐耳究之至德要道盡在經書中也工夫原不在陳編之言雖探本之論亦未免矯枉過直

學不見道只是蔽於欲耳不可徒罪氣質

心敬之名先君所命余每顧名思義輒自惕然先君雖歿逝不啻終身耳提而面命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豈獨生育之恩

熟讀孟子乃見後世論學有多少粘牙嚼舌處今日焉得天生豪傑更掃浮雲

每讀韓文至三上宰相書輒爲忿赧古之學者學至而君求未聞枉已而求人者也出處人生大致柰何苟且

打透名利關便是八分人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

謝上蔡邵伯溫甚有骨力不以非分之富貴撓其中有益名教不小畢竟是習聞父師道誼之訓乃能如此程邵諸公振興名教眞有砥柱狂瀾之功

學道不是說要將來作聖作賢只是做這人便合盡這心一刻不如此便曠心職便失人道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蓋罔而生僅與[illegible]存瞬

息而已

此理非由外鑠何待幇補一切聖賢立言垂訓只教
人還他固有天則

道只是一箇道人之見解不無偏全淺深遂有三教
九流之異故學問致知爲要然[illegible]日已
文物學如何便解致知須懇求[illegible]師友指點乃可
百工技藝皆有師承道而不求師猶欲其入而閉之
門也然非眞有爲道之心則雖遇眞師友而不知
親或親之而不盡信與不遇等耳故欲親賢取益
須辦一副眞心乃可

羅近溪先生求道時處處參訪虛心請益庶幾古人
詢於芻蕘之心行

此心無欲時看是甚麽氣象

天行乾健聖心兢業孜孜故聖人與天合德

此心有安頓消熬不下處不可尋對治法須扶求其
本原所在

道生人之本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此學道正是要
做生人正經分內事否則人理有虧人奈何以此
笑人而學者又奈何懼人之笑推其[illegible]爲虛聲而
不知實踐此則穿鑿[illegible]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
人言者余則謂平生毫無及人者但知耻一節差
不敢後於人耳

今人每言人　聖人　能無過此不惟開自己方便
門亦非深知聖者改過不吝正成湯聖敬日躋之
學益正惟聖人乃見得自己時時有過乃見過即
改不吝於改耳初非以無過爲聖也

學道不可有揀擇境遇　心一擇境便精神有不
貫之處

洒掃應對之間皆精義入神之處天下何地可容浪
過

非時時有虛生浪死之懼必不知光陰之可惜

世事妨學非知道之言艱難盤錯中正可煆煉眞精
神增益眞識力

舜說爲教諸聖賢皆從動心忍性中成就可見艱難
正進德之地豈特無妨於進德

騏驥驊騮歷險阻如歷平地吾輩遇逆境只可自盡
不可罪境

周子主靜立極之旨乃靜定動定之義初非坐禪入
定也錯認脉路必至差入鬼窟

無欲自靜論甚有事無事

孝感楊恥庵先生有言體用一源若過拙無用止緣學誤不關才短濂洛關閩後更未見此等議論楚中有此豪傑惜未見其全書也

良心上過不去處便不可爲

平日工夫不得力遇事便亂

見不徹孟子道性善之旨見解終不實

從古無不學而成之聖人吾輩奈何以姿質自諉甘心下流

百年易過此身不再大丈夫須使此身爲宇宙學術

世道不可一日無之身乃足結果堂堂七尺之軀

讀古人書以實踐履爲本徒說徒講如瞽誦詩雖博奚益

王文成公曰爲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然切磋鼓舞之益何可一日無學者不從經歷過不知此言之親切有味吾輩學道而不求良友必無志於大成者也大成焉有不需良友者

豈必甘心暴棄然後爲自賊苟不以聖人之事責諸己不以聖人之心存諸己便於入道有虧

人能辨得無一事無一時無一人可以廢學之義其於入道思過半矣

誠僞兩字非特人品邪正之關直是人禽生死之關

無源之水必涸無本之學焉得久而不變

縱學聖人之學而心不眞便是僞學但有同乎流俗之心便是俗學

急迫最害道變急迫爲和平此惟天下之大勇者能之吾於此道學之而未能也

今人每每謂世道險窄吾若以寬平心處之則無處不寬平蓋人到得此心寬平時平心觀理却見得世界本自寬平吾惟以險窄處之

故處處見得無非險窄是世界之寬平險窄總關吾心不在世界然所謂寬平者却非排遣所能湊泊得來所謂險窄者却非寬解所能消除得去此須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學乃可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不學也答人

正己而無求於人正字工夫甚長甚深甚細臧六經四子發揮此二字不能盡所謂語其極雖堯舜孔子之心其猶病諸者也如今時訓詁家所解稍知反己守分者能之

大賢吾師小賢吾友不如我者師吾事吾此皆天理

之自然今人於賢者恥於謙下於不賢者反僞爲謙恭增益長僞賊德害義莫此爲甚舉世相沿雖名儒不免良可嘆息答八

豐川全集卷之四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語錄下

無萬物一體之意成就不得一身無萬世一家之意成就不得一世

無名節則無道德欲使此身不愧聖賢道德之身須使此身一毫不可做敗名墮節之行方圓外無規矩規矩外又焉有方圓

一向忙迫可笑總是涵養不力之過

延平先生不爲高遠之言却句句耐人咀嚼亦可謂言近指遠已

與人相忤未盡世人不容我輩之過多是自已有過當之行矯情之言或是不近人情此處正須自反未可咎人

閱歷艱苦一番方進一格可見人生安常處順非好消息

從心意隱約牽纏處一刀兩段切莫麻斷絲連久之絲毫頭緊縛任我充天塞地之氣

無用閒言語一字不可留扶世立教之論不主張自
我輩而誰責
學得參天贊地之學方可言有天地不可無人
孔孟論人皆就血脈上評品後世論人只在形跡上
掇拾故近來史評中是非得失不足爲其人功罪
者極多學者欲論世知人須有窮理知言之學然
後不至隨聲附和
[illegible]嘆吾輩將充天塞地之靈盡用在豆區釜鍾間
余每讀象山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之語
輒爲汗下沾襟

門戶之爭世儒之陋也門戶之護世儒之陋也斯道
大公長短是非自有定理至當則法失中則偏爭
之固非護亦未爲是也
平心論理前人可法可戒處自在以意見爲是非即
不免從違俱失答人
我輩生後世以論古人取長略短豈不吾道大公答人
文章性道本自一貫博文約禮亦非二候大學明新
兼舉中庸道教合修總之無體不立無用不達無
眞本體則工夫亦並不眞無實工夫則本體亦並
不實朱陸薛王因其性之所近又或緣當時流弊

不同故重內重外意各不齊詳體晤爲旨各不一
然要之合來皆吾道統貫之章條分之亦吾道應
有之脈絡但其見解造詣微有偏全淺深之殊故
其末流之弊亦微有多寡大小之異初非如吾儒
二氏判然邪正之迥別也吾[illegible]間先生只宜取
其長而畧其短鑒其偏而[illegible]有得輒分門戶
彼此攻擊近來尊朱薛者[illegible]王尊陸王者闢朱
薛爭門競戶不惟割裂吾道之大全亦且大悖四
先生原旨後世學術可謂有門戶而無宗傳
如何一絲毫遂將人牽滯得定豈可不一刀兩段

吾道自足有明隆萬間諸公往往濫禪入儒自甘不
足耳此識見不徹之過未可[illegible]非其敢於撤藩籬
也蓋諸公皆以統一三教爲大耳
龍溪論心病處細入秋毫更[illegible]入[illegible]由此若在此處
體勘得久故耳獨其於道脈不無毫釐千里之差
則當時師友之[illegible]心歸心太過切磨講究之益少
耳此病之根陽明先生不能[illegible]其責答人
世網看不破終不超脫世念放不下終不長進
自己一副心誰使我東馳西奔[illegible]
遇事便亂我知其定非眞定

郎事郎心郎心郎理郎理郎禮此處分不得內外本
末以禮爲忠信之薄與世儒外心而言禮外禮而
言心其爲不知禮一也 答人
雖日用微小事古聖賢俱以全副精神應之
不可放過一人一事絲毫滲漏生機便不圓滿
吾心無欲時天地萬物各適其適
見不盡性之全體必於欲之藩籬不能盡徹於欲之
藩籬不能盡徹亦終無見於性之本體
只盡性便能至命學盡性而不能至命必認識神爲
性也

日用間無心理融洽之意縱窮盡天下理亦只是口
耳意見之學
遇明師良友消多少偷惰心尋師求友眞人生第一
大事
一念還眞與天爲徒故學問以無欲爲做人根本
君如堯舜臣皆禹皐世躋雍熙而吾生其際得孔孟
曾思爲之師友飛躍切磨於虞幽閒曠之所優游
浸涵乎詩書六藝之中則吾願足矣
任世人聰明智巧到性地上這機械絲毫用不着
見小欲速終不成大器故[illegible]論士不可不弘毅

勢位所以廣道道中無有勢位
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神不凝則性不能定心行必有
滲漏處然志不啻則氣不能翕聚精神必有紛擾
處
古之學者皆是爲自己身心性命而學初不爲名譽
富貴起見
從善如避康莊改過如除糞穢懲忿如摧山窒慾如
塞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仁爲己任死而後
已 書壁
悔過自新是學問頂切脈路能實實落落從此做去

自然日進於高明故二曲夫子嘗拈此四字以教
學者然須知得道乃能知過改過原然自新否則
終屬補東漏西
人生學問出處苟可自信不必以傍人之毀譽爲欣
戚得失非是謂識不足憑蓋學問出處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苟不信心信理而但以人言爲喜怒
從違則舍己徇人便非君子爲己之學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然識前而無德却是以囿
見汨天常
修名者志不實逃譽者見不實但患無德何憂無名

吾道自足何俟旁求

性善無欲之旨非深造自得者見不盡

戒愼恐懼是本原工夫分不得動靜以本原無動靜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體道之功亦不可離於須臾如雞抱卵如龍豢珠用志不分乃無滲漏

仲弓簡默曾子篤實濂溪淡朴皆凝道之器學者須識此風味

學者亢蕩最害事張皇亦最害事不激不隨克剛克柔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學問能知張皇害事則可與適道矣

先正謂見大則無才可矜此言最有味葢學問到得能見其大時自知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堯舜事業只是本分事矧區區才藝技能乎

淡薄寧靜非惟凝道之要亦是養身之本但吾儒非爲養身而後如此此義利公私之辨

古之學者進爲有序先後本末秩然不紊先孝弟謹信而後學文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故能有始有卒德成才達今人都倒做了丟却本根掇拾標末故竭終身之功卒於斯道無聞

認得學字眞實[illegible]工夫自然的切

狂狷雖有顯過而心眞鄉愿雖無顯過而行僞眞僞之間上達下達之分君子小人之判人禽生死之關也故夫子思狂狷而賊鄉愿

理欲不並行義利不兩存君子小人不共途如山谷之爲高爲卑登乎山則在高墜於谷則陷卑一毫不可假借學者須是打疊心地令乾淨皎潔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乃不至陷入小人之途

曾子曰仁以爲已任葢這擔子原是我身上推謝不得的又曰死而後已葢這條路原是我終身行走不盡的見小欲速之人如何可以識道故士貴弘毅

做人不掩失護短縱有小過不害其爲眞人

雖目不識一字之人但能不入鄉愿窠窟便是眞男子大丈夫孔顏思孟路上人

從古聖賢立身行已都在血脈上做[illegible]谷隨其時不立成心不執已見不泥[illegible]物之無心而春夏秋冬順運而行故伯[illegible]之清[illegible]伊尹之迹柳下惠之和不蹊伯夷之跡及孔子出來仍與時消息不蹊三子之跡今人要做人時先揀

一個古人中有名頭的好樣子步趨繩尺不敢差越門面上稍一不合自己便以爲不合古人家法論者亦便以泛駕責之一切皆是摹迹倣象那裏知有血脉後世規矩愈嚴而人品日僞職此之故答人

孟子求放心三字括盡千古學問要領二曲夫子反身二字括盡千古讀書要領

孔子曰志於道學者志必在道而後此心可對天日可質鬼神不愧屋漏不愧鬚眉

儉者富國之本故漢文景之世貫朽粟紅明者成功之原故唐貞觀之間吏淸民安斷者擧政之要故明洪永之際令行禁止

明道謂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世儒不知天德爲何物開口侈談王道不知旣無天德縱事事傍依二三代到底打不出管商巢臼

王文中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拘其方古今無善政

荆公膠柱而鼓瑟焉得不壞人國事

能使吾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得其正者便能經濟吾一物使各得其正能使吾之一家內外大小上下各得其宜者便能康濟四海使各得其宜

眞經濟不論大小不拘衆寡不限貴賤天子經濟天下諸侯經濟一國士大夫經濟一邑庶人未嘗不可經濟一家一身盖所謂經者經理之使得宜所謂濟者康濟之使得所也吾輩誠能處身處家發之心而當理施之事而合義達之人而偕宜雖一身一家俱是五帝三王經濟參贊之業至其功施勳名之大小遠近則視其才之短長遇之隆汚答人

近時學者見上蔡說惺惺亦說惺惺見紫陽說提起放下亦說提起放下及說到上蔡識仁之旨紫陽明善之義却又全不理會不知未明識仁之旨而說惺惺未達明善之義而說提起放下皆是游談無根至於以紫陽之提起放下爲切實以上蔡之惺惺涉虛寂又屬痴人說夢答人

仁人心也韓子專以博愛爲仁豈不謬以千里

學問不求信心追逐時好莊子所謂天刑之民也終身桎梏而已

吾儒於斯道縱見到孔孟田地縱做到孔孟田地也只是分內事有甚可矜鵞湖之會朱陸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二公當世大儒到這裏便按納降伏不住不覺矜心萌

矣可見涵養最難

朋友論學最忌附會無極之辨彼此異見此正宜虛心商確彼此取益時也乃二公俱以勝氣臨之不惟無益竟成爭端至今讀其往還之書猶令人爲之短氣

明道先生於孔門求仁之旨見得盡故諄諄以識仁爲學者勸當時如游楊呂謝諸公雖其議論不足以盡仁道之大全亦自針針見血蓋以會經明道親傳口授故也學者欲遡程門之的傳者苟不能遽了然於明道之言當於諸公之言體認之自能

循流而會源也再傳而爲豫章三傳而爲延平亦尚不失伊洛嫡派 荅人

龜山先生能與牧童野叟處延平先生居鄉數十年人無知者這些意思極好近時學者[illegible]知此味

明朝諸儒薛文凊先生可謂力行近仁陳白沙先生可謂貞而不諒章文懿先生可謂仁而不佞王文成先生可謂狂者進取斐然成章高[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顧涇陽先生[illegible]謂仁爲已任馮恭定先生可謂閑先聖之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可謂狷者不爲他如月川敬齋涇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皆[illegible]

敦篤蹈矩循規雖無廓淸聖道之功猶自不失爲忠信誠確之士

呂新吾先生熱心長才吾道中有實用之人有明中州講學諸公當推此公爲最

心外無道世儒言道諱言心不知將何往道心一也將心觀心猶如頭上安頭此謂藥還爲病然初學未知心爲何物苟非由此下手終無見心之期故先輩自伊川先生而後多教人靜坐觀心蓋未悟時卽病爲藥病去藥已則待人自悟耳 荅人

無不愧屋漏工夫做不得經綸參贊事業

學者但有高人一等心便不是宇宙內一切人所可爲事原是人所當爲事以分內所當爲者爲之亦只是吾輩本等且斯道所在何處可着此高字

世俗人之過或是失悞我輩之過多是故犯失悞之罪小故犯之罪大

有過不改掩覆葢藏是自欺也自欺之人不可救藥

舜跖之分只在利善之間可見一念之機其幾甚微其關甚大吾輩須時時自勘自認

學者終身學問事功所到全視其志此志苟立何地不可到明道自十五六時便有[illegible][illegible]學聖人後來[illegible]

竟德器可比顏子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巳任後來畢竟有那光明俊偉功業可見學者終身無所成就只是志不眞切

看得敬字透徹工夫在是求體即在是謂之敬固可謂之樂亦可近時學者皆喜言樂而諱言敬以爲持敬則失於把捉有乖本來虛圓之體此不惟失敬字本面並不知樂字眞脉殊可怪也

會得時古人萬化生身宇宙在手之言只是兩句本分話不悟則便覺驚天動地矣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靜生乃翕聚法也然會得時不

惟靜坐爲翕聚執事敬與人忠俱翕聚法

不可以好名之嫌而阻爲善之心然名心却不可有爲名爲善雖善亦私

談學者十而打過利關者十不得一學道者百而打過名關者百不得一一絲流注萬級纏縛大丈夫須一刀兩段

了徹也透也了道者透徹此道體非了得更不用工之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而可了其於道也必不了矣毎笑世人開口欣艷了道謂了得後便可撒手游行更不事事眞是癡人說夢也然了字

原本禪家吾儒從不用此義各有端言各有體滿足沾裳殊破藩籬君子出言立訓當爲世程豈可不知忌諱 答人

二氏不可謂之不知道却不可謂之知聖人之教然教者修道之謂離教亦更無所謂道既不知教即所謂道者亦非從前極喜龍溪先生建日却見得此老見解未透由其以合一三教爲大故知其未盡吾道之全量而尚囿於二氏見解之內也 答人

佛氏以出離生死爲極則吾儒崇二氏之學者亦以出離生死爲極則不知此見一萌爸已浮沉生死

中矣千載迷關相沿不解良可浩嘆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儒只是蕩蕩平平常道理盡二氏伎倆到這裏一字用不着一切打不出

周子謂一部華嚴不如讀一艮卦看是此老透頂之言非與佛氏角勝之說明朝諸儒見至此者絕少

六經如萬里終南寶藏財貨無一不備學者不知從此探討蘊奧却向二氏語言中拾其一言半偈以爲勝義眞是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

佛氏自有其長而世之譏之者過當自有其短而世

之譽之者過當其長也自彼之長而吾長之其短也實彼之短而不知其爲短皆盲人摸象之見故不唯毀者非佛氏所畏卽其譽者亦非佛氏所喜直須從命意原頭處致詰立教原頭處理會則長短盡見矣然非實知大道爲公之義則亦徒爭閒氣耳答人

古者曠達之士每以爲百年易過且須自適其適或留情山水園林或寄意詩文杯酌蠲觥繫戀富貴名利者爲優然皆是有待之物一不得則違其好矣適其好則其心仍苦其視貪看名利富貴者淸

濁又何能以寸也學者須是知自性自天之樂乃能隨寓而安無適不適答人

君子作事謀始出言稽獘始之不愼後悔何及

衣食養生之具自不可缺但衣食足養口體足矣窮奢極靡豈唯耗財損福亦且多欲敗志貪求喪德答人

人生百年不再之身砥德礪業尚愁不副人理與草木同腐何苦以數臠肉幾件衣喪人品壞心術

甘得淡薄者其人可以砥礪廉隅恥爲不義者其人可以砥柱流俗朝廷忠義之臣斷在骨鯁之士蔑

物一體之人乃立生民之命源深流長亦固未艾

觀人論人取人須究其精神命脈一言一行不足定人

作事當論理之是非不可但計較利害毀譽不論理之當行不當行而但論成敗得失此皆後世道誼不明議論無根之弊近來史評中此類最多極壞人心術必如孔子觀過知人孟子論世知人乃爲血脈之談

流俗醜正雖屬常情然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天下事感於此必通於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

君子遇毀譽之來只可自責己之未善不可盡責人之忌刻

以治國之道治家則家人和而肅以愛子之心愛民則百姓尊而親易家人之初爻曰閑有家悔亡和而肅之謂也詩南山之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尊而親之謂也

眞心愛民何患無善政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作官無善政非屬才短亦非盡時之難爲只是無愛民如子之心耳

教子弟須培其忠厚禮義之心不可教之以狡猾豪

放之行嘗見富貴家以子弟伶俐豪華爲利器自喜自幸且或面誇之略不教之以忠信謹飭此以毒藥與兒食也其不中毒而喪生者幾希

司馬溫公家訓嚴而肅陸氏家訓整而通肅則體立通則用行吾其兼取乎然必本之以高忠憲家訓則家道之元氣永保高氏家訓吾其以爲教家根柢乎其他家訓家規亦不廢㕘酌也

以讓處事則無爭甲子爭庄之事至今深悔之以正已無求存心則寡怨近日自反一着殊得力也

交人須交忠厚之人其人忠厚則存心行事與夫爲

人謀者皆忠厚之意吾與之交始享其忠厚之益而不覺與之俱忠厚矣與刻薄人交即忠厚者亦或不免漸染於刻薄故擇友不可不慎爲子弟擇友更不可不慎也

不從經歷過不知友直諒多聞之益

昔人皆謂井田不復則民無恒產貧富不均天下終不大治此誠探本之論然在後世井田其終不易復乎幅員日廣守令轉遷封建既難井田豈易已矣乎張子之言余未敢信其能行也即唐祖庸調之制亦且成大夏之冬矣 讀名臣奏議錄

兵制古今皆有弊而近世則更甚蓋兵民文武迥分文不知兵武不知學故文士迂拙而無用武夫悍暴而難用幸逢君明運昌則粗獲治平一遇事變迂者既不可用而悍者又不爲我用此唐宋以來所以國勢易弱而易衰也顧兵民合則原於井田井田不可復則兵民終不可合其惟有文武相合一着乎然其機緘在銓舉而原本則係學校苟不變教士取士之法則亦終不能收長才通儒之效 讀文獻通考錄

明道程先生十齔粹然王佐之言推而行之聖聖相

繼五六十年可使世躋平康

節用一着不惟撙己裕民保固天下元氣之本務實人君養德養福之要義燕翼子孫之良謨

三代而下漢文庶幾於聖乎知節用而愛人之道者也

作官一廉便有許多好事功朝廷一儉便爲生民造無窮福亦便爲子孫留無窮福

官方貪穢責由司牧君其源也源潔則流自清源[illegible]不清雖嚴刑重誅弊終不止

[illegible]天下如醫道無不可用之方無執着一定之方道

由世變政由俗革因革損益與時宜之後儒論治皆不免膠柱鼓瑟

人存則政舉故治天下以修君身求賢才爲第一義蕭何非良相大臣者以道事君大人者格君心之非何爲漢高營未央宮殿導君於奢華他日武帝宮室臺榭之侈未必非何基之就當時諸臣而言何過少功多就萬世大臣而論吾以爲何功不敵過

古者教冑子之法世子與公侯卿士之子下至庶人之俊秀入學尚齒崇德習藝尊師重道初不以等威自異蓋世子者將來之君不患其不尊不貴而

患其驕戾傲虐欲其將來知爲人君爲人父之道故先教之以爲人臣爲人子之禮所以養其德而導之善也及其踐位又前後左右之師保疑丞弼輔其閒故其德易成而習易正然猶有敗度縱欲者後世誰爲厲階乃爲尊崇之說使世子幼不知入學尚齒之義道義德禮之教雖保傅賓師宮僚備具亦不過苟備員位而已其實師道不尊不足動其尊嚴之意雖時有講說不過敷演章句虛文泛說而已其實師教不行亦不足開發其德性之良不尊則不畏不畏則不聽夫其不畏不聽也傲慢自恣何所不至哉不足發其德性之良則不知善之可爲義之可樂其縱欲敗度抑又何所不至哉驕惰之氣既習與性成及踐天子位勢無不行力無不從其荒淫暴虐也亦又何所不至哉故後世賢君少而昏主多匪盡由氣運衰薄良由儲教之法不立崇驕太過敗壞其氣習之過也今觀富豪之家恒出驕子而禮教之門代多良士亦可槩見矣嗟呼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國之元良奈何以尊崇之者害之故人君燕翼詒謀必以教世子爲第一義而教世子之法必以賈太傅程伊川

二公之說爲第一義匪是吾未見其可也答人

後世教冑之道不明世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寺人女子之手不知道義不知世故不知稼穡民事之艱難聖人之資僅能做箇賢主賢人之資僅能做箇中主中人則未有不入於昏矣甚且時有賢而昏者千載遞轍窮而不變可慨可惜

豐川全集卷之五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侍側紀聞一

或問學王子曰子何學之問也或曰學不同乎曰修聞見競詞章護聞動衆而無益於世道人心之數者細人之學也內成已外成物詣深造極而統貫乎天德王道之全者大人之學也或曰請問大人之學曰明德以立體所以內而成已也新民以達

用所以外而成物也止至善以要歸所以融天德王道於一貫而德盛化神也先師之遺矩載諸大學者爲甚詳可考而知可踐而履也或曰大則大矣其如無與於時何曰國家設學校師儒以教士三年而大比以試之六經四子之義[illegible]古典時務之要領在焉其[illegible]而得之也高爵以官之大祿以養之豈徒然哉期得體立用達之眞儒濟國家安生民耳子患體之不能立無患時之不與汝體也患用之不能達無患時之不與汝用也或曰然則其學之也柰何曰學而思思而學得其意道

其變考之古者可用於今斯今古一矣言之口者可施諸行斯言行一矣如此乎幼而學也即如此乎壯而行如此乎坐而言也即如此作而行六經四子即吾已試之言也表判論策即吾適用之符也何有乎古之戾時又何有乎言之難行

或問天地之性何以人爲貴曰貴以仁也曰仁何以貴曰統四端兼萬善仁也人則然矣物無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由是之焉而與民生育萬物仁也人則然矣物無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由是之焉而參天地贊化育仁也人則然矣物無

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孔孟而後明道橫渠之原仁爲獨備而明爲貴之義[illegible]切也然則學之有要乎曰誠爲要而明其始[illegible]乎故中庸謂君子誠之爲貴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然則明誠之功可得聞乎曰六經四子備[illegible]之明道橫渠暢言之而中庸之博學審問[illegible]明辨則言明爲詳也中庸之篤行則言誠爲[illegible]

或問王靜王敬之旨周程各有分主矣不知孰爲無弊王子曰心一也不亂之謂靜不懈之謂敬非不懈也能無亂乎非不亂也能無懈乎敬者靜之眞

精神靜者敬之眞體役吾見其一貫矣未見其孰
弊也必也持世敎而防流弊敬其尚乎
無妄心者無妄行然自信其無妄而任心以行妄將
不免矣故君子有正心誠意之學有格物致知之
功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先師之訓
斯其至矣詳知而畧行重行而輕知吾見其弊也
雖然工夫所以全本體也言學聚而不知所聚何
事言問辨而不知所辨何理言寬居而不知所居
何旨言仁行而不知所行何歸微將寡實功也精

神散於馳騖矣故先師四之之本義宜體認的切
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則內外交養
矣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則本末兼該矣
德於是乎成學於是乎全也
率性之謂道非率性不可言道也修道之謂教非修
道不可言教也
致虛守寂有似尊德性矣而究非道問學之實功博
學審問所以道問學也而須歸尊德性之本旨以
德性爲本體以問學爲工夫夫然後道始凝耳後
之論學者紛紛乎本體工夫之互有輕重詳畧也
其於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
厚崇禮割裂而疆界之矣道焉得凝哉
誠者天之道君子由致曲而至誠也人而一天矣故
君子不患知之不精行之不安而患誠之不至不
患誠之不至而患功之不實
無極太極而二儀五行生生不已焉聖人定之以仁義
中正而主靜以立人極則全體太極矣烏有不孜
孜乎正三綱敘九疇殷殷乎民胞物與皞皞乎黎
民於變萬彙時若歟

有羞惡之心者可以事大君有惻隱之心者可以涖
小民有是非之心者可以論古人有恭敬之心者
可以接今人無羞惡之心而事君食其祿擔其爵
國計民生曾無補益而不知耻也則鄙夫矣無惻
隱之心而涖小民冒名曰父冒名曰母損下益上
瘠民肥己民曰困曰苦而不知恤也則殘人矣無
是非之心而論古人眞僞不分偏全不辨古人爲
我屈我爲古人愚而不能察也則懵懂畢世矣無
恭敬之心而接今人在我上者不知承在我下者
不知待倨其容傲其氣行同遽篨而不知變易也

則恥辱怨惡終身矣或曰子之言四端也得毋異孟子之旨乎曰言各有當也然安在非源淵於孟子之旨者

以言動民未若以身動民之實也以行服民未若以情服民之神也或曰情其能喻乎曰至愚者民也至神者卽民君之身民之表君之神卽民之神也不動而敬不言民敬而民孚於敬矣不言而信不言民信而民孚於信矣義以爲質不求用情於我而民情於我孚用矣神應斯孚神孚自應爲政以德之所以無爲而天下歸不顯惟德之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也文誥刑威徒革面之具耳且有不能革面者

明道先生有言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其內聖外王一貫之旨乎無是具不能爲是言也得君行道天下其庶幾乎而不假以大位又不假之長年昊天之無意於斯世斯民也[illegible]矣

禮陶民心非度數之謂也然[illegible]容之謂也王者中和之德孚於度數聲容之先而中和之教浹於度數聲容之外而中和之氣寓於度數聲容之中故天下皆回心嚮道風移俗易也後之言禮樂者度數而已聲容而已無得乎其先無通乎其外無見乎其中孰與達禮樂之義哉卽尚禮樂者亦然雖周官周禮咸英韶濩文具耳何與乎時雍風動哉

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和王者中和之教直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矣安得不曲成萬物而不遺哉然非王者中和備美至德之光與天地同德也禮豈易言同天地之節樂豈易言同天地之和者故天德者王道之淵源也離之則不得本大中之德而爲禮以陶民民斯範於道之矩矣本太和之德而爲樂以淑民民斯適於道之路矣禮樂者先王所由納民於由道之途而至德之中和

尤先王默孚斯民於由道之途而令其回心向道安處不變也匪是民無孚志而禮樂徒然矣

服勞奉養未若承顏順志也承顏順志未若諭親於道也必也達孝其善繼善述乎必也大孝其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乎

有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之心而後有立身行道之學也必實盡立身行道之義而後見思貽父母令名之果也身之不立道之不行而曰思貽令名必果

焉如匪行邁謀矣

子夏孔門文學之士也而以敦倫爲實學孔門之學可知矣今之爲學者而知務此斯達於敦本崇實之旨乎然不達於孔門好學獨歸顏子之旨亦無以窮學之本探學之源也

徒試俊秀以文墨眞儒亦罕矣徒試武勇於射御將才亦罕矣

取塗人而授之梓則不欲謂其敗我器也三事大夫生民之命懸焉社稷之安危係焉取面墻之人而

授之可乎故官人必取實才而取之之法必以明試

昔孟子有言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惟大人精於義故達乎權也無精義之學而謂信果之不必求爲硜硜之小人不可得矣

吾未見溺境而不違仁者未見志仁而尙溺境者義利不兩立理欲不並行

仁者不憂有欲則憂無欲矣夫何憂

或問定靜安慮得人以一時俱到而節候分明解之某終未達王子曰只此至善之機[illegible]微

到則俱到然此至善之機有始有終也故仍節候分明四而一一而四止至善之體段符驗固如此然惟知止之大人能至之猶之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之一體而相成也惟精義之君子始知之

或問喩義之解王子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得其旨矣然必有窮理之學焉故知之深嗜之篤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君子不器而有器使之仁君子不言而有必中之智行而不至必其未欲行也諉之氣禀則天不受人亦不受

有病易醫無病難醫然則不貴無病乎曰非是之謂也謂病而曾不自知其有也子不見疑病可以悟醫惰病可以勤醫乎羣疑滿腹而自謂無疑中道自畫而自謂不惰孔孟而在將何治之

觀四序之遞移日月之遞運而知逝者之如斯恭如是也何獨不舍晝夜之川流哉[illegible]天地之間日遊大化之內滿目化機而昧之[illegible]矣故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於須臾而孜孜乎戒懼愼獨之務處焉

觀人於其心百不失一觀人於其行十不失一觀人

於語言文字之間得失半耳然窮理知言者觀其言亦可得心行之邪正疎密也鑒物而黑白靑赤不分鏡本昏非物之善眩也

觀人於善惡之間君子與凡民不相遠察心源之厚薄公私定人品之安勉眞僞則非君子莫辨

行而薄君子不責其行之傷薄而責其心之不厚

文以載道謂道寓文中可也謂文即道亦可也謂能文即道在是則不可且以韓柳歐蘇之文而謂道載於是也更不可或曰韓柳歐蘇之文非道乎曰無所不周者道也韓柳歐蘇豈能外且四子原依道

爲說借也識不眞論不中其爲言也自道其道而非六經四子之道也然則離六經四子更無載道之言乎曰前乎宋明者有王文中陸宣公後乎隋唐者有濂洛關閩河會姚涇焉其會海之四瀆朝宗之江河乎是惟愼擇而兼取之爲宜耳

見賢而好吾見其人矣見賢思齊吾未見其人也見不賢而惡吾見其人矣見不賢而內自省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志王子曰志伊尹之志問學曰學顏子之學或曰不幾過高乎曰不及則負生人本量也

不明不行不行不明故君子擇善而固執

虛而後實無欲則明通公溥是也實而自虛見大則心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是也世儒偏重虛實分言虛實扣盤捫燭之見耳

王子讀文中子書至不雜學故明之言而嘆曰吾明則不敢信也不雜學其庶乎是以望道而趨雖不中不遠也或曰子不嘗爲詩乎曰吾於詩觸物道志而已然間一爲之也汨精役神而爲詩人則何嘗然

君子之道體用相兼君子之行經權相濟君子之學

知行相貫體用弗兼吾懼其道之入於偏畸也經權弗濟吾懼其行之流於執方也知行弗貫吾懼其學之落於門戶也

王子讀朱文公集至翻動冊子見前人敗闕輒起著書之思之言喟然曰古聖賢之用心也如是夫豈得已哉即此見當時譏孟子之好辯眞妄語也

心易動而難靜體認無動無靜之體而存養之可也

建大功立大業非達於時勢明於人情者莫能爲故古之成功立業者非必皆有審時達情之學也而無不有審時達情之識然以其徒有識而無學也

故功雖成而不必後傳業雖立而不必光明建全
功立業業其要哉學更要也書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
不以勢力之强弱爲圖報之厚薄其人可與對天地
不以一己之喜怒爲賞罰之厚薄其人可與從國
政不以小民之肥瘠易子孫之苦樂其人可與善
後世不以身家之圖謀先國家之經費其人可與
爲人臣不以己身之進退伺朝廷之喜怒其人可
與事大君
達於家之情而後可宜家也達於鄉之情而後可達於
鄉也達於民之情而後可 治天下也故聖人以
人情爲田或曰家鄉天下可一覩乎曰所好與衆
所惡勿施安有異焉
豢雞犬者欲其無他適爲之飮食爲之[illegible]有旣
驅無或逸矣爲民父母而衣食爲之謀無使失時
居處爲之慮無使失所雖刑之威之殺之放之安
有流離乎故衣食居處聖王所以集民和衆之要
務也或曰然則敎化非所重乎曰衣食足而知禮
義生養厚而知廉恥敎之行皆由養之[illegible]耳故古
之聖王以養爲敎經以敎爲養綿

革弊法不如革弊人人存而弊法卽良法矣斤斤焉
革弊法不知求治人人弊而良法亦弊法也何益
於治理之數哉故古之王者寤寐求賢不啻饑渴
也
容說者人臣固寵之術也人君而喜此則是以天下
博一笑吾惜其誤也
用喜於建事之人不如求明於處事之人喜於建事
者未必處天下之事盡當明於處事者建天下之
事而有成無敗也然用之當也爲難故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
量才而用之智愚老幼皆可用也吾於用家人得用
國人之法焉遇功而卽賞遇過而卽懲智愚老幼
皆知奮也吾於敎家人得敎國人之道焉
有善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其知治機
之言乎
開言路賞諫臣大君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illegible]
言諫斥直士不旋而自蔽其目不瞑而自塞其耳
乎漢唐賢王不免焉安得唐虞之[illegible]
敷奏明試尚有失人之[illegible]後世士以浮文空言應上
之求上郎以浮文空言用天下士至[illegible]數千里生

民之命寄之與社稷安危之任付之□豈古求士
之云皆智不及後王古□見用之士尚實行不及
後世之空言耶噫弊矣

或問大臣王子曰以正君安國爲已任也以天心民
命爲已責也君不堯舜也耻之民不唐虞也耻之
深乎難進而易退也其大臣乎古之禹稷伊傅始
足當之蕭曹房杜吾不知也或曰然則蕭曹房杜
果何如人曰遭時際會得君成功亦云僅矣然道
無聞也

求治若渴不若求賢若渴之約而有要也求賢若渴

不若任賢不二之實而有功也求治不求賢其如
求治何求賢不任賢其如求賢何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儲君國之大本也重之所以重
國家

或問治天下之道王子曰在知人在安民書有明訓
矣或曰不類書生之常談乎王子喟然曰子何異
之求也參苓朮草豈必異求乎足補羸焉斯可矣
如必求其中君臣佐使之宜知人尤安民之君焉

待大臣以禮而恩在焉斯可矣無恩則薄元首股肱
氣不實而待小臣以恩而禮在焉斯可矣無禮則

慢手足腹心情不屬也

或問待士之法王子曰祖宗妻子蒙君恩而後感君
之仁也鉋豕山桑皆君餘而後戴君之惠也若樂
勞逸戴君恤而後銘君之慈也片長小善荷君知
而後感君之明也孔子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
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無厚恩
無深情爵祿章服國家公賞耳何足感司馬三升
之士而動其報禮之重哉

行而後至之速不行無望於遠至也至而後知之眞
不至無望於眞知也然則行先知後乎曰非也知

其宜行而始行焉知其如何行而乃行焉知其如
何至而乃至焉行先乎哉然以爲知與行截然分
先後也則未可一貫焉耳且夫致知之實致其知
卽行也力行之原非眞行卽知也豈獨一貫直屬
一體特立言不得不先知耳其亦猶行道之必始
於講程乎

知之眞而後能行之力知布帛之足以禦寒而後不
殫跋涉而謀所以足之也知菽粟之足以免饑而
後不避寒暑而謀所以足之也行之力而始見知
之眞求布帛於千里之外而不憚跋涉惟其眞知

布帛之足以禦寒也圖菽粟於終歲之久而不避寒暑惟其眞知菽粟之足以免饑也行不至而曰眞知眞知乎哉吾不信也知不切而曰力行力行乎哉吾不信也

人而不仁則生人而痿痺矣人而不義則衣冠而豺虎矣人而無禮則襟裾而禽獸矣人而不智則飮食而木石矣仁義禮智人生安身立命之符契也

或問眞知曰知性知天問實踐曰盡性至命然則不幾於虛乎曰知忠知孝知信知別皆知性知天之實目也盡忠盡孝克信克別皆盡性至命之實務

也性命而虛佛老之性命耳吾儒安有

巧言亂德小辨破義門戶裂道君子不由也

太上無爲順其自然而爲之也民茹毛也而敎之庖民衣皮也而敎之蠶民知巢處也而後敎之居知男女也而後敎婚嫁知畏病也而立醫藥不先時開以難不後時任其病是之謂無爲耳豈若所謂一無事事者一無事事佛老出世之爲耳吾道無此也

見不眞者不可與論道行不實者不可與聽道識不全者不可與議道力不厚者不可與任道君子是以正其識擴其識弗敢浮弗敢險也勇其力貞其力弗敢怠弗敢懈也道舍君子其奚屬

或問大智王子曰其小心乎或曰小心何大智之有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亦心之小乃所謂智之大耶翹翹焉自高其識而謂人莫己若漫其心易其謀臨事而輒貽敗缺焉安在其智之有乎

上有明君則下無冤民上有仁君則下無困民

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王子曰治世以大德耳焉取小惠以自紊其紀綱

用吏不擇而欲民之久安不可得也民之不安而欲

國之無危不可得也故小民爲大君之命而擇吏爲安民之本

身之病也有一臟受病然後五臟六腑因之俱病而斃及者矣甚至有一臟病亟而危至者焉從古有一方困敝而天下因之俱動以殆國者矣甚至有一方困敝而國郎因之以亡者焉大吏數千里生民安危之寄小吏亦百里生民之寄也可漫易哉千百里之民不安何惜一吏千百里之民安矣何惜一官故有功之吏賞不可惜爵有罪之吏罰不可踰時所以重民命也

以爵錫有功可矣以官酬私恩則不可更以親民之官予私人則尤不可匪其人而以生民付之是自失其民也

有冬之晦閉也而後春之發生莫遏君子之厚養薄發所以蓄德也道聽塗說吾知難矣

動而後悔動求無悔可也慮其悔而禁其動動卒不免也悔斯至矣且未動而時時自躊於悔也或曰然則動求無悔之道果何如曰書不云乎慮善而動動罔不臧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其要在慎獨也

或問出處之道王子曰自審可也或曰不關於世乎曰自審未嘗不覩乎世也覩世未嘗不在自審也自審而我能仕焉則仕不能仕則止豈而入不入而量此自審之不關於世也我能用世世治而可仕世亂而不可仕我不能用世世亂而不可仕即世治而亦不可仕爲難進爲易退此關於世而亦未嘗不在於自審也或曰吾子之不仕也何居曰所謂不能仕耳我無用世之實耳而尚有自審之微明也

豐川全集卷之六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侍側紀聞二

六經四子歷聖諄諄爲天下後世留相師之道也而其委曲詳摯不啻慈母之於嬰兒天爲天下後世生聖賢聖賢之於天下後世豈但作之君作之師哉仁矣夫

六經四子之說昭如日星生乎其後遵聞行知可矣而詡詡乎自立宗旨謂爲獨契是舍坦道而蹈歧途也更若遺聖法侮聖言是舍康莊而自納陷穽爾

立其體達其用則本末畢該矣智以崇禮以卑則知行統貫矣

就知行之異用言之知者所以明此理行者所以踐此理就知行之同體言之知之篤實處即行行之精明處即知一而二二而一達此意者合言之可也分言之亦無不可不達其旨分言之固多失也合言之亦未得

孔子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孟子則以爲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孔子之旨得孟子詮之而其義愈顯孟子眞善學孔子者乎

或問後世書籍繁猥畔道離經之書盈天下先儒以爲也須焚書一遭其言何如曰此有激之言也抑末矣今道之不明雖聖經且紛歧於註疏之意見將遂令道之大明乎且斯道之不明人各徇其所嗜以爲趨朝焚而夕競其意見以相尚矣可勝焚能盡焚耶必也道德一於上風俗同於下自朝廷以至深山窮谷非是上不以教而下不樂習非是

上以爲禁而下耻於爲也離經畔道之書將何所用於天地間乎然如無關名教之書得如孟子知言之大賢一是正之以明示當世而使知取裒亦不可少矣

唐有大臣焉陸宣公之謂也其識正其學通房杜姚宋出其下焉

文中子之書吾不敢謂其盡眞也然其人庶幾乎弘毅之士矣聖學之爲宋儒開先斯人力也

聖學本天禪學本心子程子見道分明語也然其中脈絡殊細而意旨殊微也必也身實歷之心實徹之方可援此爲據耳不然而知不眞行不至脈絡之辨不能清意見之弊不能徹但見言心輒禪之謬且千里矣

甚矣夫吾自返於心而無一事之自信也但於知爲知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此一點心炯炯時在目前耳

王子嘗言全體大用眞知實踐是吾常服續命四物湯大學一書其本末始終是吾四物湯君臣佐使炮製服食實法也或曰此旨淵源於何人乎曰六經四子宋明諸儒無非發明此旨矣但各就其專

重言之故或詳體而畧用或詳用而畧體或詳知而畧行或詳行而畧知又或言體用之詳也而知行之畧或言知行之詳也而體用之畧我則始發蒙於二曲先生既乃遍探六經四子宋明諸儒數十年中融會貫通斟酌調劑始得其中正和平之劑而服之續吾命耳

君子自信而已人言不足喜亦不足憂也必也借鑒以爲勸懲其君子之是非乎

論篤之不可盡與此言觀人用人之法也若曰用言則論篤亦何可廢

無培養無教化縱紛紛文誥民不和也風移俗易亦
難矣
誘之利鼓其氣市人可驅而用也必也親上死長乎
日愛之如慈母教之如嚴師乎
[illegible]冬必易葛而裘閱冬而夏必易裘而葛治國
[illegible]者法所宜革不苟因也然利不百法不變與其
革故以新而徒爾紛更無寧愼守其舊而謹持昭
宣耳
成天下之事功者莫要於氣故明王務思鼓之而於
兵則尤要御天下之紛詈莫尚乎才故明王務思

擇之而於將則尤要
以學選將難矣然將不知學偏裨可耳大將[illegible]不可
通古今達事理明於事君使衆持身[illegible]
之學也橫槊賦詩下馬草檄[illegible]矣
學非徒講之謂也然不講則[illegible]
矣以講爲戒是欲其入[illegible]矣孔
子而在憂不且深乎[illegible]
歟曰講修德即[illegible]
其所講而徙吾義[illegible]不善
行以講而明講以行而誠明誠合而學日新業日

進夫然後弊庶免乎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聖人之教心也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聖人之教術也無是心則爲術似吝無
是術則爲心似泛故教至孔子乃足以範圍天下
之才乃足以成就天下之才眞千古教宗也夫
先其本後其末學之要也重其本不輕其末學之道
也先末而後本重本而輕末要道兩失矣
以欲立欲達言仁者堯舜不能厭其欲也匹夫正自
足於欲以近取諸身明仁方堯舜不能盡近取之
量也匹夫無不足於近取之方功彌實而方彌切

方彌切而量彌弘聖人之見理也圓而精故其爲
言也含弘廣大亦復切近精實
見彌精則言彌切旨彌遠則言彌近功彌實則旨彌
顯惟孔曾思孟也爲然濂洛關閩庶幾矣其餘非
過即不及也
論其事使其事如得於目覩評其人使其人如得於
身見[illegible]非有知言窮理之學者莫語此無此具而論
古[illegible]古人[illegible]射覆耳即有得焉幸中也
不經[illegible]可望悟也已犯如未經終於此矣
顏子之不善必知知不復行克復之功如此其明且

健也過何從成乎仁何從遺乎夫子之嘆爲庶乎
有以夫眞我 師也
禹蘇曰有人問先生之學宗旨若何者王子曰自顧
無高[illegible]不敢自立宗旨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也
抑祖述大學明新止善之旨而已且吾有見於學
術至大學而其學始大至明新止善而其學始體
用工夫統貫無遺也天德王道之大綱在於是內
聖外王之宗傳在於是吾方懼祖述之不能盡其
理也尙何容舍都會而自爲[illegible] 渻部
率性謂道道不遠人是子生平論道之淵源也修道

之謂教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子生平論學之淵源
也爲政以德是心足王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是
子生平論治之淵源也小道恐泥舉一廢百弗敢
知矣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君子正已順之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君子行法俟之
聖敬日躋前乎湯者黃帝堯舜禹皆是不[illegible]湯也黃
帝曰敬勝怠者吉堯之欽明舜之允恭禹之祗台
是物是志也後乎湯者文王武王周公皆是不止
湯也文王之敬止武王之敬德周公之無逸作所
伽思待曰是物是志也至 孔顏曾思則終身[illegible]
言言是矣敬其聖[illegible]之亡[illegible]傳乎
大道難名非知道之言也道妄有不可名者不可名
必非道也然則何以名之 曰子不見率性之謂道
子思子一言而盡道之源[illegible] 盡道之體用綱領與
諸子百家之言無能出其範圍耶或曰然則更能
易一言以明之乎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在知性
知天曰何爲其在知天曰性者道之源天者性之
源也得其源而流可遵矣不然者不明於性卽無
得於道之淵源也縱有言焉一隅而已卽子思子

此言當面千里也剏能易一言以括之
佛老之言道也知本於性矣而不知[illegible]之者其
用皆性其弊也似乎知道之體而遺其用遺用卽
非道道一體用也俗儒之言道也知道之爲用矣
而不知所以率之者其[illegible]乃性其弊也似乎知道
之用而遺其體遺體非道也[illegible]川也必如子
思子率性之謂道一言而體在是用在是源流本
末井井源源也蓋諸子百家無能出其範圍乎
率性謂道一言而道之源流盡是矣道不遠人一言
而道之實用盡是矣中庸其明道之書乎

明於率性之謂道而覺古今之以無爲言道與執方
言道舉摸象之見也明於道不遠人之旨而覺古
今之高以視道遠以求道舉蠡測之見也率性謂
道矣云無爲矣可執方道不遠人胡可高視胡容
遠求

或有駁先儒語言之病者王子曰不以文害詞可也
有摘先儒意見之偏者王子曰不以詞害志可也
且子不見寧儉寧戚之說出於孔子乎而何病焉

或問仕宦之道王子曰明於天道達於人道可以仕
矣或曰仕從政耳何天道人道之明達爲也王子

曰升沈遲速天實主之盡吾職盡吾心以俟之不
其心安理順乎心安理順天其能外耶不然亦付
之莫之爲而爲者矣殫心竭忠吾自爲之無歉於
心無愧於分不其天祐人助乎天祐人助仕其不
達乎不然亦付之莫之致而至者矣以此而仕何
仕之不通卽不通焉何心之爲病乎

天道幽人道顯天道遠人道邇君子盡其顯且邇者
而已幽且遠者何知乎然顯者盡而幽在是近者
盡而遠在是

君子之身天地萬物之身也而統貫者在一心攝心
者在一敬敬其天地萬物之樞紐乎左傳曰敬者
德之聚又曰敬者德之輿其此旨乎

自強不息重言敬者孰如易無逸作所切言敬者孰
如書無不敬者天德王道之淵源也豈獨禮經三
百三千之要領

孔子謂心之精神是謂聖余謂心之精神是謂敬或
曰不幾異孔子之言乎曰子以爲有二心耶無逸
作所心之所以敬也聖敬日躋敬之所以聖也分
屬之敬者工夫之兢翼聖者造詣之精純一之似
乎淆矣統貫之惟工夫之兢翼乃以成造詣之精

純而造詣之精純實由工夫之[illegible]二之而不
得也故聖學以敬爲主本求[illegible]之敬而已

王子曰心之危微堯舜精言之心之存亡孟子詳言
之堯舜者道法之淵源孟子者[illegible]法之統宗也而
世儒毎指言心爲禪宗嗚呼率天下之人皆逐外
義襲必此言也夫宇宙安得有[illegible]術安得有眞
治功哉或曰程子固言聖學本天禪學本心矣然
則程子亦非乎曰程子有爲之言也不達其立言
之旨而但見言心卽病焉[illegible]何異乎且吾
更懼夫含煌煌之大經亦昧焉[illegible]也讀書貿論世

窮理知言之謂何矣

含弘正大孔子之言也易簡精切孟子之言也無孔子無以見吾道之大而幾於隘吾道矣無孟子無與見吾道之眞而幾於淆吾道矣天不生孔子萬古眞如長夜乎天不生孟子聖道眞多荊榛乎

王子曰正大光明簡易直截文之要也兼之者其孟子乎朱子王子庶幾焉或曰如賈董劉楊韓柳歐蘇也何如曰順理成章之謂文諸子之成章亦似矣而理未精未精則理弗順也理不順亦自成其章耳其於道也奚當其於文也奚當

明道先生天姿高學力粹雖無意於文也然多自然成章之言焉蓋天籟矣

本道而爲言爲言而成章使人讀其書有得於道使人求其道即得於文詩書而外孔子之繫詞孟子之七篇乎戴記雖雜出漢儒而尚存載道之言於什一蓋孔門之遺響猶在也陸宣公朱文公王文成則遺響之復振乎惜也未得親炙孔孟而裁成之相與盡斯道之全量耳斯文之不幸也

生機固而後可望於木之茂生機不固灌之溉之無益也終於枯槁耳志者生人之生機委頓則生機息矣故君子之教人也不徒責其功之不勤學之不進而以鼓其志正其志爲先焉

眞知食之足以養生也自不以他物先菽粟眞知衣之足以禦寒也自不以他物先布帛君子眞知道德之足以出死入生離禽歸人也寧以富貴利達易其守乎

王子曰觀人於廉人品易見而難定也或曰何爲其然曰衆人皆濁而獨清見之不亦易乎然濁者自現其眞而淸者或濫以僞定之不亦難乎雖然定之亦無難焉然則將何以定之曰廉君子所以潔

身而立德也於巳無求於人無與也彼廉而矯是有意於立名也此人也非爲立名則不廉故其行矯非其情之所樂也廉而忿是以廉希寵也此人也非爲得君則不廉故其心忿非其志之所安也察其情辨其心窮理知人之君子亦可得其梗槩焉

廉而不劌不僞可謂君子矣君子廉吾之當廉而何劌何僞之有

王子曰觀人於廉於其用定之是一道也或曰奚爲觀之於用曰上以致君而不徒以廉希非分之榮

下以澤民而不徒以廉干違道之譽是以廉成德者也上無致君之具而徒自飾其淸節下無澤民之學而徒邀譽於不取是以廉藏拙者也以此定人不亦易見乎雖然亦有性廉才短如孟公綽者盡以此定眞僞亦失乎允也故曰是亦一道

王子觀紫荊熳爛嘆曰花如此之盛而終於無實文勝之耗實也如此夫君子於此悟崇實之爲貴焉或曰文非所貴乎曰無文之質俚而難用何可行也抑文不可勝焉耳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王子嘗見一人曰數盈矣持之以約斯可也不然敗將及之未幾而果敗或曰子何前知之明也曰滿有傾道焉持之約尚可守滿而滿將之不傾得乎然吾言億而中也

王子又見一人曰危機狹中物無可居之地矣將害其成已而果然

一代之興必有與代終始之家其始之者必有異人之厚德焉故其積善自有餘慶也

居家無事華耗有用有限之財猶淺也誘子弟入奢靡之途浅一家渾樸之氣害莫甚矣

澄衣宣飛必不得已而交其以正始以正終乎

刻薄殘忍鬼神忌之

愼終如始謹暗若明過庶寡矣然理之不窮道之無聞天理流行未可望也

急則害事緩則喪成相時以動依時而行天祐人助悔其奚生

靜而後明安而後慮易曰介於石不終日

無妄思而心得其澄焉無妄喜而心得其寧焉無妄怒而心得其平焉無妄哀而心得其瑩焉無妄樂而心得其明焉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之論眞對症之良方也心得其澄而自無妄思焉心得其寧

而自無妄喜焉心得其平而自無妄怒焉心得其瑩而自無妄哀焉心得其明而自無妄樂焉顧端文寡欲莫善於養心之言正探本之至論也或曰然則吾子其奚從曰皆從之也始也以寡欲養心繼也以養心寡欲始也由工夫以全本體然未嘗不達於本體而浪用工夫也繼也於本體用工夫然未嘗略於工夫而因任本體也卽工夫卽本體卽本體卽工夫孟子其我師端文亦我師也

吾於志道或猶人矣於體道則未能也於體道則有志矣於弘道則無力也吾能無愧乎吾敢不勉乎

余每誦子程子一日不死一日有下達之憂之言未嘗不汗浹於踵焉嗚呼可懼哉

吾鑒於陸王之失而工不欲其剽氣不尚其豪言不爲其高吾見夫陸王之得而體必求其明心必求其實行必由乎誠前人之得失本自靑天白日吾之去取亦自白日靑天也

佛學本心此言自有說耳非謂言心卽佛學也六經四子何處不言心乎孟子之言心亦甚詳且悉矣皆禪學耶善說詩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吾懼諱言心者之言不根心行不本心相率而趨於

僞也敢隨聲而排斥心學乎且又懼得罪於堯舜孔孟也但吾言心每本性言之又每合存與盡正與操言之

孟子之功首在言仁義本性善不獨在辨楊墨也

或有以孟子之好樂好色好勇之對爲善於誘君者

王子曰非義之所安而以此誘之[illegible]逢君惡耳王道本乎人情惟孟子乃知天理之不外人情也同一情而狥乎私卽爲私欲[illegible]當爲天理公共之卽爲循理私已之卽爲狥私

或疑孟子終身不言易不知孟子之學實本於易何也繼善成性易中之奧旨也而孟子宗之淵源於易矣不獨明於仕止久速之爲明易也

窮理盡性易道淵源於此六經淵源於此千古聖賢之學淵源於此

陸王之學眞則眞矣踈原未免取其眞而戒其踈庶幾當耳取其眞而不知其踈摘其踈而並沒其眞皆不明不公也

荀楊韓之言性皆混氣質而謂之也孟子之言性指性之眞體而言之也

性心之體也天心之原也同條而共貫一體而相成

也論學而以心爲諱不蹈佛氏無心之迷卽犯佛氏非心之訛矣吾儒以本心非佛學佛氏且當以迷心矣吾儒耳

無得於性善之旨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時體驗之否則當于情之神感神應體驗之

卽孺子之入井可以見吾惻隱之眞心卽呼蹴之食可以見吾羞惡之眞心卽入廟入朝見大賓承大祭可以見吾恭敬之眞心卽一切善惡是非之當前可以見吾是非之眞心卽用可以見體用善而體[illegible]善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

謂善也
平旦之氣驗吾性善之明証也孟子眞箇吾德行[illegible]
打徹性善之旨方可言有本之學方可言堯舜可學
而至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吾見亦罕矣亡而爲有虛
而爲盈約而爲泰吾見何多也
剛毅木訥近仁如薛文淸眞剛毅之士也
言而欺人行而欺心皆不知天者也
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皆不知性者也
性直是如此難調安可不曰陶時煉

好善忘勢吾慕古之賢王焉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吾
慕古之賢士焉
王子觀桃李之謝於俄頃而嘆曰春華之不如秋實
也信然哉或曰華可不用乎曰何可廢也實其華
之實而華卽實之華焉斯可矣
王子曰至難知者未至之興衰以敬肆卜之雖萬世
可知也或曰得毋亦有不必然者乎曰自唐虞以
至前明自堯舜以至啓禎吾未見敬而不興肆而
不衰者已往者如是未來者能外是耶千百世之
上無一不然千百世之下其有不然耶若夫不肆

而不必興不敬而不必亡非敬之非其道卽敬之
猶未至耳非肆之猶未甚卽祖宗之澤猶在人與
輔弼者猶有未肆之大臣耳
王子因論一事而嘆曰處事如此之難後生於古人
掀天揭地事業毋毋妄加雌黃亦只是無論世之
識
名下皆善事使天下皆知名之重卽仁人孝子忠臣
節婦義士可矣今人每不責人之好利而動責人
之好名也抑何歟且不以好利責小人而動以好
名排君子也抑何歟若乃不知自立自信而苟避
好名之嫌不敢自力於爲善之途也則又惑甚焉
聖人以好名責君子賢者而以立名誘中人小人

王子曰孔子其儒之不可名者乎如天之大無不覆
也如地之厚無不載也降此而眞儒其曾子乎伊
川紫陽庶幾焉通儒其孟子乎明道陽明庶幾焉
或曰眞儒通儒可得而言乎曰知之眞行之實仁
爲已任死而後已其眞儒乎知之明處之當居安
資深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其通儒乎或曰然則眞
儒通儒固不同乎曰學則一學也氣稟之高明沉
潛異其致學問之得力亦遂各隨其氣稟異致耳

然其視道爲歸究無不一致同歸也

或譏王子之書曰其言大類勸善之書無他奇也門人以告王子喟然曰有是哉使天下皆勸於善則比戶可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吾不佞無能敎養我同胞也不以士君子之行期之祝之何以將吾心乎且吾見在天者有天覆之生之無容吾言也在地者有地載之成之無容吾言也吾人耳不人之念不幾負吾耶不善之勸不幾負人耶吾方慮吾不能勸人之善與吾言之不足勸人善也大類勸善之言吾盡吾分矣奇原非所望也

王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吾陋巷下士也即六合之內亦有不敢論者焉或請其目曰務高尚奇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標虛務浮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挾術任數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片善自足一得苟安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吾身以內有身心意知焉與身日接有家國天下焉吾時懼知之有不至行之有不盡論之而有不當也容暇他論乎

未知生焉知死知死生之說莫如此言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人神之說莫如此言也生死人鬼一之則不得二之則不可知則知其分殊而理一矣

賞當功罰當罪明君也罪疑輕功疑重賢君也明君而無賢君之仁則不恕不恕則流於刻薄賢君而無明君之智則不斷不斷則流於姑息兼之貴故古之君子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並行而不悖焉當之難故古之君子居敬以存心窮理以知言探本而窮源焉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侍側紀聞三

不諶道不知道之易離也不入世不知利之易溺也不求心不知人心之惟危也不養心不知道心之惟微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正已而無求於人則我何怨於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人何怨於我故君子嚴以律已恕以待人

無不宜之謂義君子精義故遇一事而義禮孫信咸備焉

恕之一字終身可行者不特於世無不宜亦且已德日以崇

行恕而孰幾於仁矣自反而實幾於智矣見義則從勇庶幾焉

於恕之一字體之無不盡必其於人情體之無不明也於人情體之無不明必其於公理察之無不悉也世有恕人外之於世而咸宜內之於學必通微

通微之謂善思非實際理會不通微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聖亦實際理會焉耳或請其目曰孔子之言九思甚詳矣然由此而更類推焉可也或曰其如思之不能如是詳何曰思不詳者心之蔽也心之蔽者志不奮也志不奮者由未思其不可不思之實耳苟思之而知思則得不思則失得則聖失則愚聖則人而幾於天愚則人而類於禽也雖欲不事事而思時時而思念念而思不敢安矣

尊德性不容不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中庸正以明本體之全於工夫工夫之不離本體耳一貫之言非并列之言也

禮所以自立也以為先王之禮不為我設難乎其自立矣自立難吾懼其隨波逐流而不可止也學所以自盡其性也以為聖人之學不可學難乎其盡性矣盡性難吾懼其恣情縱欲而不知返也危矣哉

古之患在好為人師今之患在不知求師古之患在愚不師賢今之患在賤而師貴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爲師者尚其以此自問可矣求師者尚其準此求師可矣

朋友五倫之一其實關五倫耳猶土為五行之一而

實貫乎五行信爲五常之一而實貫乎五常也朋
友而倫常無關道義無關德不勸過不規墮此倫
矣孝標絶交之論施之此焉不爲過也
程子曰人不學便老而衰美哉言質而味永也然如
無關性命身心之學大耄之嗟斯其至矣能無衰
乎
待人難克己更難吾未易其難也烏敢不愼烏敢不
勉
或問仙道信有之乎曰有之然非長生之謂也曰可
學乎曰君能脫富貴離室家斬嗜好絶情慾精凝

而神靈焉安在其不可學不然者雖嘗不得也曰
世不可離然則將聽其衰病促齡乎曰節飲食愼
言語息氣歛心庶幾疢寡而老後乎即天亦佑之
長年矣君不見仁者而壽亦理之自然耶請問仁
者曰識仁之謂仁者存仁之謂仁者安仁之謂仁
者不識不存不安不仁也
問佛曰見性還空之旨也淵於仙要之同一出世之
宗耳曰佛學見性與吾儒奚異乎曰性豈有異焉
顧吾儒見性之實而一盡無不盡　故盡己性盡
人性盡物性而贊天地無一之不實也佛氏見性

之空而一空無不空　故空世界空人倫並身心
意想無一之不空也虛實皆性而公私偏全判然矣烏
得同
經正則庶民興與其虛爭門戶而使彼得藉於口無
寧實明吾道而使彼自反其行
量而後入斯無悔也入而後量悔何及乎
華言無實不如其已
無行不與言在其中矣聖人旣往行不可見而學也
觀言求行明言行行聖人不啻一堂焉
門戶裂而大道隱吾其於道之大全求之敢拘門戶

哉或曰得毋有包荒之弊歟曰包荒者知不必盡
明行不必盡當其中荒耳道之大道之正也明德
而用以新民新民而體以明德本末終始燦然秩
然焉天德王道粹乎至善之歸也包荒云乎哉
知過速改過力好學者也囊螢映雪不與焉
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孔門之言學如是其全
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孔門
之論學如是其明也偏言之混言之於大學也奚
與於孔門之學奚與
言學而偏重悟虛見其流弊也言學而偏重修義襲

其流弊也知行一貫流弊庶寡乎
藥期對症宜補宜清不可執亦不容執也虛實之不
分寒熱之不辨動曰補中益氣之爲穩也噫醫能
不殺人亦何能中其實病而已之哉今之言學者
吾惜之
離實言虛是謂憑虛憑虛之道不中不膺
積宜消羸宜補寒宜溫熱宜淸痰得平而斯可矣執
消執補執溫執淸卽藥爲病也後世之道不明而
執言學者何　異是
私害公蔽傷明意見之執失其平

孔門言詩之明法甚詳矣後之言詩者推而進之之爲
雅爲鄭亦可辨也
先王詩教之淵源不可詳考矣然孔子曰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
正墻面而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illegible]識乎
後世之詩推漢魏三[illegible]怨
何知也按之事父事君何如[illegible]之而面
墻不面墻也授之以政達不達使之專對能不能
也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耳噫詩適僅多識耶
見之易踐之難吾滋懼矣言之易行之難何敢不勉
吾以今準古而知無不可通也吾以凡準聖而知無
不可學也
文中之弘毅濂溪之精粹明道之淵通伊川之直方
文公之博厚陸王之直爽高之已至於中行次之
不失爲狂狷得聖人會而通之融而化之激勵而
裁抑之亦可入室矣惜也皆未得親炙聖人之門
也
自孔子在門弟子已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矣具

體之顏子竟蚤喪焉道其孰傳乎夫子之哭爲天
喪有以夫
或問子知醫乎曰其書亦讀之矣然不敢言也曰讀
其書何爲不敢言曰醫書[illegible]醫理之所寄也通其
變然後可言其理吾未通其變敢[illegible]言乎
以人命試吾藥吾不敢爲也以人命試詩學吾敢爲
乎教子授徒或其任耳
或問地理之說子信之乎曰吾不敢疑然未嘗信也
或曰子其何信何疑乎曰選美土避五患妥親體
而安子心吾信之而無疑也有後福獲美報發何

房而妨何門吾疑之而未敢信也且吾於堪輿之
後不必興也又疑之於貧賤之家當興也不求地
而興也勃然富貴之族當亡也亟亟求地而敗也
忽焉尤疑之又讀堪輿書見陰騭之家遇風水風
水可遇不可求之言也而覺積陰騭聽其遇之可
矣求何爲哉故於堪輿之言多疑而少信

或問地理王子曰存天理曰天理於地理何與乎曰
地氣皆天氣也存天理則自得天心天氣逌矣地
理不舉其中乎且不見陰騭之家遇風水其言出
地師耶陰騭郎天理也風水而遇於陰騭之家地

理外天理亦何有耶

或問子平之理有之乎曰安在其無生尅制化理之
自然也然亦安在其可盡信者子不見天地之內
一日一時之生不知幾何矣未見有一二符契者
得毋天地之化固神變不測而不可盡拘耶且富
貴貧賤壽夭窮通旣有命矣前知何益不前知何
損徒生中人矜喜心憂懼心耳吾懼淺者之易於
自畫而惰者之自阻進修也又焉信乎自盡吾分

斯可矣

異端亂道而害小鄕愿賊德而害大異端在吾道之
外入而亂之中人皆知拒而闢也其害不亦小乎
鄕愿賊德在吾道之中彌近理而彌亂眞郎賢者
尚迷而墮其中焉其害不亦大乎此孔孟皆於鄕
愿惡之特深也夫

無濟世之學而以曲學取寵於世無憝世之道而以
小道盜名於世君子恥之

不顧害道也而徒取利於衆口此曲學阿世也以之
爲儒則不眞以之爲臣則不忠

無實盜名君子惡之鬼神笑之

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之所謂硜硜也其在於今竟稱

空谷足音矣

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
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
易說聖人之致辨於君子小人如此嚴也夫聖人
於心術性情間辨人品之邪正善惡如是明也夫
防世立教之心亦切矣

顯是公非中人辨之過中之仁公中之私非知言窮
理之君子莫能明

喪致乎哀而止激時反本之恩也然止之爲言蹈棘

子戚之弊矣必也死葬之以禮親喪自盡斯無憾
也雖然與其以親喪取悅流俗之耳目而誠不存
子游之論亦聖人寧戚之心焉

不得中行而與之自孔子之門中行已不概見可從
知矣然聖人則致望於狂狷而後世乃混取於鄉
原猶何由明哉

道之興廢命也夫命也於人奚尤

毁我者教我者也吾得因其毁而益勉於實焉忌我
者成我者也吾得因其忌而益處於平焉甚矣夫
世之益我良多也則雖謂毁我忌我無非我師可

也　獨三人行耶

淸而不矯斯君子之淸也其朱可亭學使乎

或問六言皆以不好學而蔽不知夫子所言者好如
何之學而後可無蔽也曰好大學也或曰六經四子
以及先賢先儒之言亦多矣何以斷是大學曰至
善者萬事萬理之天則也惟好大學也乃能知止
知至至善之矩昭然為天是以理以御事事不踰
理六言盡善而六蔽無由生也或曰學一也六經四
子先儒先賢所言不皆大學乎曰皆大學也然各
就其所主明之故其為言也不必備而其為旨也

非得大賢不能通皆不似大學提宗之為全體大
用畢該也本體工夫咸具也旨歸天則適協也得
一善學者允蹈之固直造於聖人即不善者力學之
亦不至於執方故大學為學宗之金科玉律範圍
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孔子之言禮樂也
如此

明明大道而有不知之人焉吾惜之矣至不知而自
以為知之人則吾不敢知也

知而言猶恐其知之未至而言之不盡也不知而言
也奚為

不自勉其不足而徒忌人之有餘微特狹中抑無志
矣

或問孔子之言大德也祿位名壽之必得顏子之德
不可謂不大也而祿位名壽當身無一焉天之報
施可信乎曰於顏子而愈知天道之可信也且子
以報之一身者為厚乎報之百世者為厚乎顏子
於今二千年矣公田永資祿何如也爵以上公位
何如也復聖永稱名何如也千載如生壽何如也

他人祿位名壽之不必兼而顏子兼之他人祿位名壽之不必長而顏子長之天之報德分明耶抑不分明耶

積德不期報積惡不欲報然而報必及焉天道之公也君子體天以爲心故其賞罰必明而生殺必當

以選賢任能賞善罰惡爲治平之四物孰謂陸子爲禪學哉禪有是說有是見耶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此千載言春秋之明法也後儒紛紛亦寡眞見矣

吾於丹經神御氣之旨得元首明而股肱良之義焉

於丹經氣留神之旨得股肱起而元首喜之義焉君臣蓋一體也使之不以禮事之不以忠明良奚起何由哉

覺得蚤反得力過斯寡矣知得眞行得實德斯進矣

人君而不惑於佞則明矣人臣而不流於諂則忠矣曰止此乎曰大端斯正也

無未雨之綢繆撫未事之備者其人不可與於成家居安而不思危處治而不慮亂其人不可與於治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生民之大命係於穀而尤係於吏吏之不得而徒設孜焉籌積貯縱其朽粟紅水旱凶災之來民且不免流離矣故治國家者以儲粟爲要務而尤以儲才爲本圖

聞人善而輕疑者忌人也聞人惡而輕信者薄人也見人勝已不思學而反排之者小人也見人不及不加憐而輒輕之者忍人也學不加進者懦人也識不通微者淺人也見善不遷者棄人也聞過不改者廢人也不知向聖賢大學之道而斤斤焉飾小善矜小譽以取悅流俗之口者纖人也

聞人譽已而輒喜者非誠於爲善者也聞人毀已而

輒慍者非篤於自信者也

全體大用對舉而言則有全體不可無大用有大用不可無全體若論脉絡則有全體乃有大用有大用然後見全體眞知實行對舉而言則有眞知不可無實行有實行不可無眞知若論脉絡則有眞知乃有實行有實行乃見眞知正一體相成初無重輕也全體大用眞知實行論條理則體用爲本體知行爲工夫有本體不可無工夫有工夫不可無本體論脉絡則工夫所以全其本體故必眞知實踐而後體全用大本體既立必全工夫故必所知者

體全用大而後爲眞知所行者體全用大而後爲實行本體工夫正自一貫也

王子一日謂門人曰家營小室適缺一工木匠曰且置泥工而辦此泥匠曰且置木工而辦此遂至於相爭而泥木之工俱停不行者踰時旣而卒就泥工夫其爭也豈不皆勤於職而急於事哉然且至於兩事俱止而卒泥工之先向使和衷而濟先從其所急辦之爭亦可以無用事亦可以俱辦矣國家用人而各主其事爲其專責之易辦也時値其難而兵不暇爲户謀户不能爲兵謀其事豈遂已

哉卒之必爲兵急餉而户辦之則何如和衷而濟之爲事俱就理爭可無事也耶雖然事惟相通也而後爭可免兩相濟耳故國家設官立制六曹之事要須有兼通之意而後善卽不然要須有兼領之大臣而後可耳

不負其志其人可與事君不負其言其人可與交友不負其心其人可與對天地而質聖賢

無先時之綢繆必有臨時之狼狽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莫不皆然

行不立異而可爲世範廉不矯激而去後人思口不

多談而以身實體實齋陳公之爲人也

文章華國之言非特謂春華耳賢才黼黻經猷有條有理有倫有脊斯眞國華乎必也語文則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可以明道術訓斯世垂千秋而光吾道如孔孟之論孟周子之太極張子之西銘程子之定性十疏朱子諸論學論治之篇乎

理足氣厚渾灝流轉者朱文公之文也語眞意摯淸明爽豁者王文成之文也

顧端文心事磊落光明高忠憲操持淸眞峻潔一類狂一類狷在聖門皆任道之器也

吾始於賈誼劉向之文好之於韓柳歐曾之文好之及讀朱子王子之文而稍知好焉則讀韓歐之文如嚼蠟矣時或喜其[illegible][illegible]巧好則不復然也

以可亭朱公之淸介絕俗而上下敬愛之如此謂三代之直道不在人心者皆自誣誣人者也

生平最喜陸宣公之言獨惜其時方駢麗之習致令崇論弘議窘於邊幅耳然要之三代後高識正見程朱而前僅見斯人也

蘇端明奏議學陸宣公也然較其識論其學則宣公過出蘇上焉學之不講而徒慕其言聲音笑貌倜

肖耳顧宣公之學不閒有授受也而正當精實乃
如此其無待而興之豪傑與使在聖門亦四科中
人物也
吾身之不能行而見之言以聳人聽吾耻之故生平
無高論虛論也然無高論虛論而吾力之不加勤
吾也抱愧吾言亦多矣
尊聖人不如信聖人聖人往矣何從信之聖人往而
言在也言在斯聖人在矣故吾每讀聖人之言而
郎信其言之無不實更信其言之眞可行也
無一字不明無一字不誠無一字不切實可行者其

聖人之言乎
王子觀牡丹之開落而嘆曰培植灌漑之者終歲而
花得於數朝吾輩精神之敝於速朽何爲哉且菲
太盛則實寡是亦可鑒也
不能先時而備慮善而動者在家敗家在國喪國郎
一身且莫容於天地之間
慕聖者有矣而力學者無之嗚呼此千百年所以不
見聖人夫
或問天下至誠何以遂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
乎曰此至聖事也我何足知之雖然亦嘗聞之矣
夫窮理盡性至命而後爲至誠也則至誠而自能
窮理盡性至命何惑乎或曰經綸修道之事也可
爲窮理乎曰道郎理也窮理而修道在其中矣且
引言亦取其大意耳大意得而以意會焉斯可
也
遯世無悶窮理盡性者能之
抱經世之畧而遯世無悶是難能也無經世之具而
無悶於遯世宜耳亦奚以難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言足補前賢
之未及不得謂六經而外無傳言也

周子五性之說合氣與性以言性也孟子性善之旨
指理之淵源而言之也合氣與性以言性則有善
不能無惡指理之淵源以言性則本無惡而惟有
善也
或有詆陸王之短者王子曰有長乎曰亦有之曰舍
其短取其長可也且身居堂上而後可辨堂下之
得失是非我輩之望二公不啻天上焉用詆爻學
問之要不係此也
王子嘗謂門人曰家間營屋就省覓一拙匠半日之
工終日而不得畢事本圖直之廉而不知其費將

耗工而且倍之也治國者不勞於求賢才而惟逆之用教子弟者不務求良師而惟便之安惡得不

費民而耗子

有政有養有教盜源庶清也其次賞罰嚴明盜發庶

寡矣

高窮九天不如人事之實而可行也深窮九地不如

人事之切而有用也子所不語者怪力亂神子所

雅言者詩書執禮

一物不知以爲已耻不知其於五常不知五倫不知

九經不知也耻乎不耻言有近於名而德不達者

此言與不讀秦漢以後之書之類也不知今之儒

者如何偏喜稱之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

之爲務千古達本知要孰如孟子

挾貴而交君子遠之

富貴逃人意見更逃人富貴逃人可悟也意見逃者

終身焉

家有癡僕毋饑而使之必情怒而諄忤因嘆曰以千

百國之民之衆其間愚癡巧[illegible]悍奸猾者

不知凡幾也可令其[illegible]

民也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兢兢乎使之以時殷

殷乎食之謀足焉

量才而使聾瞽喑啞可使辦一事也用違其才復聾

之肘雖才智高明莫能自展尺寸矣故明王用才

欲其當而任才欲其專

莫智於合衆人之知識才能爲已用莫愚於以一已

之智識才能廢衆人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已從

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嗚呼此舜之所由獨以大知

稱乎

於他人察及淵魚而身中之善惡不能明門內之情

形不能察此之謂浮智

能見已過謂之明能改已過謂之勇察人勝敵其次

也

不托大而無實不務廣以自荒務本之君子也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侍側紀聞四

蒙以養正聖功孔子之言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之言也孔孟淵源一脈矣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精義入神者可語於此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深造自得者可語於此

國治於和家安於和禮所以節和而振其氣也和而

隨俗而處多喜直道而行多怨然吾不忍以彼易此也

無禮不久乖且亂矣

唐虞以前難考稽矣二帝三王帝王之盛規也而堯德首推欽明舜德特著允恭夏禹則祇台德先成湯則聖敬日躋文王昭緝熙敬止之詣武王拜敬勝義勝之書古聖帝明王莫不敬以作所也蓋若合符節矣

生知安行宜莫如堯舜而諄諄乎敬欽二字不置口豈不知道之出於自然歟嗚呼學者不講於道法

之淵源而每喜張皇無爲自然之說爲元詣未講於歷聖之心法也

眞知天命之謂性可言道矣眞知率性之謂道可言教矣然非眞知修道之謂教微特其教非也性道何有哉故工夫以本體而眞本體以工夫而全非眞體並非實功無工夫並無本體世儒喜言不假修爲噫嘻修爲可廢耶

道者渾淪之禮禮者條理之道言禮也而以道爲虛無空寂言道也而以禮爲煩瑣拘牽道非其道而禮非其禮矣

或問鬼神之有無者王子曰子問造化功用之鬼神歟抑問變幻禍福之鬼神歟問造化之功用也則彌目盈眸察乎天地者皆是也問變幻之鬼神則吾未至陰府而見所謂十帝閻羅六道輪迴天堂地獄也安敢爲君道乎然以造化之功用如此神人間善惡之報如此明縱非有十帝閻羅者主其案六道輪廻者昭其報天堂以處善地獄以罝淫要豈漫無主者而惠吉逆凶[illegible]若影響如是歟曰既不見此能禍福人之鬼神不知主此吉凶者上天之何神歟曰我亦未至於天之上何敢知其爲

何神然詩書言之矣或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或曰帝謂文王或曰天監在茲或曰天命靡常或曰天道福善禍淫曰天曰帝應必有爲天爲帝者在故禍福昭於不爽乎

或問變怪之事信有之乎王子曰以人心之靈也時而彗星慶雲時而妖星厲鬼無不有也矧所以生生萬彙之靈樞何所不有乎且夫明有禮樂有王法而鬼怪百出者且令人不可詰安在冥幽中無禮樂王法之區能使變怪不作歟然君子道其常何需乎變怪之是語也

劉子政五行傳倣洪範庶徵之義而危言之其老成憂國惕時之旨乎然 言徵必實其事言應多不可據反使人謂其穿鑿不可信而易心生君子亦言天難諶命靡常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已不敢以無稽之說震中人也

九流百家窮源而論皆道之支流也然流而不反源遠而支遂分矣故君子道探其源學務其全而不欲爲爾

行不至而言焉言必浮明不至而行焉行必墮故君子身之所至始敢言察之既精始敢行

道聽塗說德之棄勦說雷同道之賊聖人之訓不亦明且嚴哉

吉人之辭寡吾有愧焉躁人之辭多吾其戒之誣善之人其詞游吾或免乎失其守者其詞屈吾知懼矣

王子讀孟子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之言而嘆曰吾於孟子非好辯之言心有戚戚焉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過而遂生平無此過而改終身是依

言而不當過也言而不時卽非不當而亦過也當其

可之謂是實當其可之謂時耳時不可焉有是者故君子析義必精

義不見不知徒見不行不勇不知愚不肖之過其罪小爲其無知 愎犯也不勇賢智之過其罪大爲其知之 故犯也

敬授人時先王之重民命也如此夫欽哉惟時亮天工先王之愼任官也如此夫然亦所以重民命也孟子曰民爲貴古之賢王其達此旨夫

或問月中影果丹桂抑山河影也王子曰身至而後心知心知而後可言吾生平未至豈居不敢言皇

居之何象未至幽府不敢言幽府之何景未至月宮敢定月中之何物乎然吾未至皇居而曾至者多矣故吾於前人之言皇居者信之吾未至月宮與陰府而更未見有至月宮陰府者故吾不惟不敢言也並於人之言亦不敢信焉然吾不爲愧也吾愧人道之當然不能知不能至者實多也

觀孔門之問仁孔子之答仁而仁道可想見全體矣執一方以言仁吾懼未滿其全量也

從孔子於陳蔡者十人耳而成就者四科不必皆同而殊無不成也無不成而究不必同也觀孔子之成材而孔子之用材可知矣究不能得志而操用才之柄春秋七十二君間良才棄於大匠之旁者可勝道哉孔子之不幸當時人才之不幸也夫

孔子布衣也終身轍環而相從若顏閔游夏輩者屢更患難而不易其志當時豈遂知[illegible]處之附哉在三之大義見之明守之定耳識[illegible]心何誠也其不謂之十哲也何謂

王子曰祿稱繼賓代食維好周時鄉大夫身歷宦途之艱而思返於實務也如是夫一入宦累祿猶不知農耕不事而但以四方爲糊口之地文墨爲糊

口之資其亦不講於實務矣或曰然則孔子以樊須之請學農圃而小人之也抑何居曰謂其志在於此舍大人之學而甘心作農圃之民耳豈謂農圃者舉小人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經歷實得之言也何得以老氏之言忽之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集古今矣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德契天地矣道法於此備焉心法卽於此可想見也善言祖者莫如孫吾於子思子生高山仰止之思焉

中庸言篤恭之德而至於無聲無臭幾於化矣幾化而後可言至也故君子之學期於知化然功基於爲已知幾故君子之學尤莫要於擇善固執之

不學詩無以言言非五七言之謂也吾願習詩者思三百篇而後達詩之本旨者王文中程朱白沙數公之說爲近之其餘詩話詩說詩規皆爲詩家氣象機括格律風韻作史臣耳於詩旨無當也

觀孔子之叙書而見後世之史多泛濫也如有聖人者起而準道法以定書卽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論

輯尚宜刪訂

孔子之定書惟取其關　道法後世之迹史惟恐其
遺　事實事實詳而道法畧孔子刪書之意湮矣

吾讀子文中子書而生志周學孔之思焉吾讀子周
子書而得主靜無欲之旨焉吾讀子明道程子書
而得識仁定性之旨焉吾讀子張子書而得智禮
成性之旨焉吾讀子伊川程子書而得敬義夾持
之旨焉吾讀子朱子書而得守先待後之旨焉吾
讀子陸子書而得簡易之旨焉吾讀子王子書而
得直捷之旨焉王周程張朱六子者吾之補中益

氣湯陸王二子者吾之加味清凉散也補中益氣
湯扶吾羸加味清凉散消吾積吾咸取益焉故吾
不忍偏廢也必也粱肉以養吾太和則鄒魯吾日
用飲食矣

惟善以爲寶故治國者不患國不治而患無善人治
家者不患家不興而患無善子弟修身者不患學
不進而患無善志

仁親爲寶後世嗣國之君知此者寡矣大學安得不
取舅犯之言

王子觀桑壁者而嘆曰下厚則上穩爲民上而削薄
其民是自削薄其國基也

民生不遂則多怨心民不知義則多悖志怨心生而
悖志萌饑饉水旱皆亂亡之國矣故古之賢君與
斯民謀其衣食如不及明其教化如恐失故民安
國固雖遇水旱災荒而民無流離動搖之患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古之聖人其
於斯民安全生養鼓舞提誘之至不啻切於保赤
焉是之謂大君作民父母

王子觀蒸地黃者必九蒸九晒而嘆曰古聖王政以
道民刑以齊民矣而又必陶民以禮淑民於樂非

好勞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矣而又必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非多事也

三代以後禮陶之義已微然尚有存焉樂淑之義則
蕩然矣嗚呼時雍風動難矣哉

民格於德化不格於政刑矧文誥之虛文故事

觀孔子之敘書也約要敘春秋也簡嚴而知後世史
臣之泛濫流溢也道法何從而正之

古今之時勢異矣要之仁則榮不仁則辱有德則興
無德則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千百世如一轍也

窮理更尋之久而後知所以處人之情也然則得御

人之術乎曰於誠之中得通變宜人之術非於誠之外得籠絡愚弄之術也然則君子不廢術乎曰術胡可廢也道有道術焉仁有仁術焉智有智術焉卽醫亦有方術焉術之爲義言乎爲此事之方之可用也豈悖義哉君子特惡夫道德仁義之不知而專尚權謀變詐之術耳

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古之人有言曰正者謂之經不知夫正而協其宜卽權也又言曰變者謂之權不知夫變而不失其正卽經也經權者一體而相爲用非異事而各爲體也

或問前知王子曰問術者之前知乎抑聖人之前知乎如聖人之前知也則吾聞之如術數也則吾不敢知或曰胡爲聞聖人之前知而不敢知術者之前知且以爲不能知可矣胡爲曰不敢知曰聖人之前知觀善而知其爲將興之禎祥觀不善而知其爲將亡之妖孽皆信其爲理之有也亦皆用而試之或中矣若夫假龜卜揲蓍雜六經史傳記誌中多載之吾且疑其難據也而況知所謂六壬奇門之不經吾敢學耶不學而吾敢知耶

或問前知之數可信乎王子曰理則可信數不必信也或曰古今相傳以數前知者衆矣子奚以爲不必信曰信其理修德趨吉去惡遠凶斯可矣信夫數將稽數宜吉道可不必蹈乎稽數宜凶德可輟於修乎吾懼夫信數之未然而反以墮理之當然也將焉用信

多欲是病寡欲卽藥惰行是病敏行卽藥多言是病寡言卽藥托大成悞拘執亦錯因其有餘不足而激厲裁抑之以中正是謂神明之醫而當可之藥

諺有之曰有曲木無曲匠此言繩墨規矩之皆出於匠也爲民父母師長而聽民有奸回邪枉焉政將焉用

王子曰君子不以言媚人不得已而言其祝乎或曰祝非媚歟曰君而望以堯舜臣而望以稷契同儕而望之以爲聖爲賢規箴勸勉之意在其中矣不亦言之　無罪而聞之　足勸乎

言無虛浮行無矯僞有耻之君子也

名不副實君子若撻於市朝

食祿若愧可以事君聞譽而懼可以進德

選賢任能信賞必罰治天下之八字符寬收嚴擇久任超遷選任賢能之八字符治道亦自有叅同契

也
抉鄙夫之情狀甚鄙夫之流禍聖人之惴惴於鄙夫
也如是夫
忠厚者聖人之心謹愼者聖人之言而於鄉愿則誠
爲德賊而惡之也甚摯嗚呼後世每每講於鄉愿
之道以爲善身善世之良術也抑獨何哉
諸葛忠武有宰相之德陸宣公有宰相之學王荆公
有宰相之執持張江陵有宰相之才於然而人品
高下迥別則心術意見公私之別也故君子貴聞
道

吾夫子以四教成四科之才其猶化工以二氣曲成
萬物而不遺乎後儒每就其性之所近以爲學即
就其性之所近以爲教稍不合則加排擯焉成德
達材亦有矣其於曲成萬物則蔑視
見善而不知慕聞過而不知懈終身暴棄於天地矣
論語之論敎弟子綱領正當矣輔之以朱子之小學
條目亦燦然焉養正之聖功其在是乎
躁以忍治惰以勤治此悉則治標法也必也反本還
原其主靜立極敬以作所乎
君子忍小以就大不遺大而圖小
大小有成形而無定勢積小不已大斯至矣大而自
悖小也忽焉
刑罰世輕世重不可執不容執也故爲民父毋者法
所宜輕不以刑示威法所宜重不以刑示德與世
得　當而我無容心
赦者偏祐之事利稂莠而害嘉禾故吳漢不願光武
之復用而諸葛武侯亦不輕用於蜀知大體也
德以積而大學以累而弘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
之謂大業一善自矜寸長自滿小丈夫哉
斷天下之大疑存乎識而識非窮理不明成天下之

大功存乎力而力非盡性不凝聰明氣質用事者
私智小力硜硜而已
合天下之聰明以爲聰明集天下之才力以爲才力
必能成蓋世之德業統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融
古今之才力以爲才力必能統宇宙以爲德業存
乎智與量而已
無公心論弗公也無明識心弗公也孟子有公論有
公心也有公心其惟有明識乎然則何以知其有
明識曰我知言孟子自言之矣
蕭曹房杜稱功業矣稽之禹稷伊周斯何如也馬遷

班固稱良史矣稽之尚書春秋斯何如也韓柳歐
蘇稱文章矣稽之十翼論孟斯何如也源遠而流
益分安得有如孟子者遡淵源而歸本始哉
子夏孔門文學之科也而其論學則歸重敦倫論交
則歸重擇人論仁則歸重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論
教則主於教不躐等他如仕學之論小道不爲之
論無非崇實探本之旨焉嗚呼其爲文學也如是
其斯爲聖人之一體乎後世史傳中有藝文矣有
儒林矣吾不知其識見與子夏之識見何如其造
詣與子夏之造詣何如也

講道而道裂未若不講者之爲無虧於大道也雖然
吾見講之而道明未見不講而道明故吾無取乎
徒講而深取乎講之無裂吾道者焉
道取其通不通則吾懼其爲斷港絕河也嗚呼論道
而或重內輕外或詳知畧行通乎不通吾懼由之
者　難而寡矣
以衛道之心而爲道裂則幸見之爲害深也故學莫
患乎意見之私
[illegible]而委曲非窮理通微者無與辨其同而析
其異

孔子而後孟子其通儒乎吾不能至竊願學焉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惟朱子行之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世之學惟朱子守之早得聖人而師焉當進於
大化矣以彼其志其力而不遇孔孟吾道之不幸
也然其志篤其力厚其造實循而守之者高之淵
乎進於大賢畢之且確乎其足爲修士也真吾道
之先覺而聖道之長城乎
紫陽之爲人也志大而心細詣密而造實聖門曾子
之亞子夏之班乎
實得其志實體其心實學其詣實極其造善學朱子
者也口誦而身不行言是而學則非徒摘諸儒不
同之失以爲推尊之道不特朱子心戚也亦負
國家表章朱子本旨矣
論道無公心盡私論也論道無真識縱心公而論不
公也故千古推孟子知言之學而孟子亦自謂其
所長在　知言
言近而指遠論孟之言也守約而施博論孟之道也
其次則陸宣公奏議濂洛關閩之書乎
王子曰孟子謂堯舜性者也湯武身之也余謂堯舜
亦身之耳不自性也或曰子違孟子之言乎曰余

見堯舜之生而兢業矣未見堯舜之生而無爲也
且以三皇沕穆之世而敬勝義勝載皇帝之冊書
安在堯舜以逮三代而率性無爲者且子不見都
俞吁咈者在帝世而益皐陳謨至戒以逸欲乎性
也而安用戒爲又將毋性者以其生而即知兢業
即能兢業耶堯舜而兢業堯舜而身之也何疑
無實才則學校空無良臣則朝廷空學校空欲民久
安不得也朝廷空欲國久治不得也
有學不可以無操有學而無操學爲口耳貿販之學
有操不可以無學有操而無學操爲堅鄙矯飾之

操論語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乃一貫相因之言
非分條並列之言也
心不正脉理皆邪學問所以貴眞種子也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學問所以貴實工夫也本之立者未
必生天德所以裕王道之原也枝之茂者根必固
王道所以達天德之用也眞體實功天德王道豈
不同條共貫一體相因哉
禮之大綱大法百世不變之通義也制度文爲與時
代損益變通者也必也明於道凝於德達其義通
其變夫然後能明　考三王不謬建　天地不

悖質鬼神無疑百世俟聖不惑之旨耳故裁記
一書不易讀欲删定折衷成一不刊之書眞足與
易書春秋配也正未易言爾
道不可離事離事則道爲虛器事不可離道離道則
事爲粗迹書載二帝三王之道法也而皆唐虞三
代之事春秋載五霸列國之事迹也而備聖人褒
貶勸懲之義後世之議道而離事吾惑焉後世之
述事而遺道吾益不知其謂也
或問書春秋皆經而實史也書詳唐虞三代聖賢之
言行而春秋特括其事爲之迹書之而言行之詳

不備何也曰此聖人隱意而精義也二帝三王乃
可法之言可法之行備錄之所以示法也周之東
遷王不王侯不侯僭亂無章之迹耳書以示後不
且導亂誨僭乎又何述焉故畧其言行之實而特
正其事爲之迹若曰使後世亂臣賊子知懼斯已
矣然觀書與春秋而見聖人之有悼心也或曰春
秋之作謂聖人之有悼心可矣書則唐虞三代道
法之隆也而何以悼爲王子曰統此世也唐虞三
代何其治春秋何其亂且唐虞三代之法班班在
也而亂若是其悼心不滋甚乎然而責望之心滋

殷矣

觀孔子所刪定之書但取大經大法而畧其細小春秋之作但正名辨分而不詳其僭亂事迹而知後世之史非得大君子一準道法而爲之權衡也不可[illegible]

春秋之作但正名分不備亂迹子不語亂以是見之史必明於聖賢經世之道法而後善惡乃可勸戒後之論史者動曰史具三長而曾不及於道卽其長亦短也 况未必長乎嗚呼後世之史吾見其巽

於春秋之勸戒矣

文中子謂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郎其言而古今史傳之得失舉可知也不謂之言約而當不可也

今日談史者動推遷固而文中子則謂遷固之史記繁而志寡史之失也自遷固始[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之迥別如此然要之遷固之失匪獨志[illegible]也道法之不明律以聖人之筆削十八[illegible]耳

小雅湛露之詩君之燕臣也魯頌有駜之詩臣之燕於君也湛露則曰不醉無歸有駜則曰[illegible]皆樂君臣之間可不謂燕樂無間乎然湛露歸於令德令儀有駜終之有穀貽孫則樂而不淫和而不流大樂同天地之和而大禮仍同天地之節矣不然者幾何不同長夜之飲又幾何不爲導亡之具哉乃知古之盛時不特宣之篇章發乎性情者必止乎義理卽君之待臣臣之事君根於至性亦必約以大義故能和易而無猜中正而無失以此成交泰之風而臻明良之盛爾後世反此則雖謂君臣之間有詩而無詩有樂而無樂 可矣

昔文中子論詩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

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嗚呼由是觀之漢魏隋唐有知此者乎如斯人者乃可與言三百篇也蘇李李杜詩之支流應劉沈謝詩之餘波耳豈足當風雅之旨哉

王子讀白沙集謂門人曰白沙謂子美詩之聖其然與恐聖不如是鄭衛之淆雜也然其心悲其音壯倦倦憂國之意時有形焉其詩人之有性情者乎

陶以先王之禮樂或庶幾焉至謂堯夫亦別傳不免以聲調論體製矣堯夫時鳥鳴春秋蛩吟秋耳渠無預於漢魏亦並不知有六朝隋唐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昔之論學也患不明今之論學也患不平不明而平猶在也不平而明並失矣故昔者論學之患一今者論學之患二然則何能使二患之不作乎曰奉大學以爲宗而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焉弗通弗敢措也明其庶幾乎準孔孟以爲極而論世原心捨短取長焉弗公弗忍安也乎其庶幾乎

行之而知始眞君子欲明善也其必盡性至命實履乎至善之途而心晰其本末終始乎

豐川全集卷之九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勍功勷 謹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侍側紀聞 語錄

此道必合漢唐宋明諸儒先會歸於皇極乃克協二帝三王周孔顏孟淵源蓋此道本大中至正圓滿通達必偏黨頗側之悉化乃蕩平正直之克協諸儒先皆生學絕道喪之餘姿稟復有高明沉潛之異不免皆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又其時之所

値病各不同故其立言垂訓亦不無因時對症之說故統會之皆孔孟之派而單用之多門戶之言直須截長補短融異歸同乃克與從上聖聖相傳一中之統脈絡印合此千古之公論吾儒之實責抑所以仰報天地君親覆載生成之正職正分也

孔孟是博文約禮一貫之學文章性道一貫之學明德新民一貫之學尊德性道問學一貫之學漢唐以來諸儒去聖既遠不免各從所好以爲學拈一放一時時有之即自知其弊者極意調停終屬意有偏着不免軒此輊彼故論其脈絡未嘗不與孔

孟相通　要之　割裂其全體大用以就其好尚
究成一家言耳今日安得已於折衷

吾於切用之物只爲是離之不可得故遇之詛心究
其生産製造之宜至於鶴頸何以長尾頸何以短
桃之何以紅李之何以白不惟聰明有不及亦且
心力有不暇於合明之理原爲是脈之不可得故
遇之詛心究其源流偏全淺深之故至於雷從何
處起歲星在何方不惟識見不能[illegible]且精神有
不暇於當行之事原爲是分之不容辭故遇之盡
力赴乎順逆常變險易之途而不敢已至於狗衆

好以求容工小技而希譽不惟力不暇爲亦且心
實耻爲

不細讀大學不知秦漢以來學術之失

詳味六經四子得其要領後自然眞得學術之本末
源流

我不謂學問可不格物理至如張茂先王弇州諸公
之學得毋雜而無統

聞見訓詁是借以蓄德明理之事自以[illegible]當學問而
且詡爲名高何異認張[illegible]門作王[illegible]樓

不讀非聖之書這幾算得會讀書若云不讀秦漢以
後書此恐是胸無眞見徒占上流耳秦漢前不必[illegible]
皆可讀之書秦漢後不必無可讀之書何得據[illegible]
蠡以論樂

羣言淆亂[illegible]諸聖後世學術分裂多成門戶會歸孔
孟更復何[illegible]然非取大者以壓小也觀東溟而覺
江河之淺隘也

識有所不及而强探力索此射覆之學耳雖康節横
渠二先生有不免吾無二先生精力然亦不欲爲
也

不從六經四子探取古人立身經世之旨爲學終不

免於尋枝綴葉甚且不免敝終身精力入於旁蹊
小徑爲沾終不免於雜覇小康甚且殫宵旦勵精
之勤流爲刑名刻薄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爲萬世師[illegible][illegible]學孔子而
文中周程張朱堲子則終身繩尺步趨依歸孔子
者也故諸子爲孔孟之階梯欲學孔孟者必自善
學諸子始

識得孔孟學術之大全是何淵源是何規模是何分
量乃不至以性之所近爲適從成一門戶偏黨之
學

孔孟是吾道大宗合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長以會
歸孔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子思言率性之謂道而爲二氏者之言曰大道無爲
夫率性豈有爲者而以無爲言道不惟只言得道
之一邊亦覺無與於人生之日用行習蓋道之爲
義特取於路者謂此理爲人人所宜行人人所能
行人人所雖欲不行　不得耳既無與於人生之
日用行習便是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豈得爲大
道乎且率性之道雖曰順其自然不事安排作爲
然人性本善而這善中則原具知覺篤實之意在

內有知覺即能照察本篤實即能踐履故真能順
本善之性而行者合下知明處當不違其則是之
謂率耳初非信心冥行任心肆行遊彼學脉宗傳
濡染二氏汁瀝而喜以無爲言道者不事安排作
爲則信矣即恐於知明處當無有也其於道之全
體大用如何能適協天則乎故不惟不中於世用
亦覺所謂道者特道中一點清虛而已然却要知
二氏原只求這一點清虛初不求中於世用蓋彼
原是出世之宗方惟恐世用之累吾性天故時將
言無言空言寂言虛言清靜寂滅以求超然出塵

濁之世而躋無爲之域又何暇慮及中世用不中
世用也是則二氏之所謂道乃自道其道而非吾
所謂道也彼吾儒見理不真者往往爲所[illegible]之[illegible]辨
以聖人經世宜民之道濡染於二氏超脫出世之
宗而二氏又往往扳引儒者迹似情非之說以求
免儒者之排斥皆所謂道[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失本宗者也
吾儒之道原是經世之道故一切虛者皆實二氏之
道原是出世之道故往往實者歸虛不實不足經
世故吾儒所尚者仁義禮智忠孝節烈不虛不足
以出世故二氏所尚者虛無空寂清淨超脫然人

生天地間誰能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自
爲其世者而退遁焉求以出乎天地之外仁義禮智忠
孝節烈而自爲其道則與天地間經常之大道異
矣異道即異端矣異端塞路是乃其道之榛蕪有
心世道者能無辭而闢之使之廓如哉故曰能言
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闢異端而不得其情此儒者之過也闢之[illegible]得其情
而以爲不必闢亦吾儒見道不真之過道有天則
有體用有分量天則之不協體用之不全分量之
不合而以爲道在於是者是即吾道之害也故以

爲是爭門戶占上流則二氏或可不闢以爲是衛
道量衛道體而廓其所以害道則異端何可不闢
即後世通行之法得其人以行之正可使躋於唐虞
三代唐虞三代之法而其人不存正可使淪於喪
亡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儒者論治動曰
法古而不講於人存之旨又不知古道必有不能
行於後世之事且不知後世之法未始非原於古
爲之而區區是古非今雖謂之游談無根也亦可
孔子之時三墳五典俱在也而孔子刪書斷自唐虞
前乎此者不及焉固以世代緬遠史傳多荒畧失

眞亦其風氣尚朴道法未備未足楷模萬世耳故
刪書斷自唐堯以立君極蓋孔子上下千古見得
君道至堯而始隆故大哉一嘆有極口形容莫能
盡之之意巍巍蕩蕩煥乎數語謂爲定虞書後括
帝堯一生君極而特爲一讚可也然據孔子斷自
帝堯之意而帝堯以前無傳多及亦從可知矣劉
道原氏外編雖搜羅之勤亦不可沒然矯誣非實
之嫌亦殊難免且傳書取其有益世教耳無關世
教而徒以搜羅見長亦見其勞心無當而識暗審
擇也故余嘗訶著述若非識高一世不足以信今

傳後即纂輯古人述作而非識高千古亦易雜而
無統

朱子綱目因溫公之舊托始威烈而弗及春秋以上
至唐堯可攷之世是乃遵經避聖之義然正所不
必也春秋因魯史而作故編年從魯君統千古而
歷敘統系則改魯從周理在不疑至春秋以前以
至唐虞之世凡有年可考有事可徵者統就史法
以歸體要是亦孔子之所欣待觀其刪書而備唐
虞夏之禪讓錄三代之盛衰夏禮殷禮之欲言而
傷杞宋之無徵則其統貫二帝三王之代以就綱
目編年紀事之例安在非孔子之所深取　至於

春秋以後威烈以前數十年事[illegible]條波然
亦世代之必經且威烈以後可以編年歸要安在
威烈以前接於春秋之代不可倣綱編條乎況史
取勸善戒惡以正人心維世教耳[illegible]必令善可
爲法戒惡必使惡眞可懲惡之[illegible]則以
後彰彰矣可法孰如二帝三王而於其千百年道
隆法備之典訓未就史法統成全書則是宇宙史
傳獨綱目有可戒而無可法也豈非宇宙一大缺
陷乎今安得深心大力爲[illegible]三代以及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後逮威烈之世凡傳紀之可
考者兼經而雅去僞存眞與綱目合成一法戒昭
然是垂百世之書者或曰如兩漢賢君唐宋哲王
安在無可法者而以爲無可法何也予應之曰特
賢於昏暴者耳汔可小康斯稱善耳盛德豐功曾
何敢望二帝三王哉故道法之宗必斷自唐虞三
代仲尼所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唐虞本一中之傳以爲治法故堯之成功文章淵源
於欽明文思溫恭允塞舜之時雍風動本於濬哲
文明允恭克讓大禹祗台而建平成之功成湯執

中以爲九圖之式至於文武聖聖相承周官周禮
合聖作明述以成一代之典章而無非本關雎麟
趾之意以措注蓋帝王之治法未有不本心法爲
之根柢者今試問漢祖唐宗稱令主矣曾有危微
精一心法否故原其心術祇霸術之餘波極其治
功特驩虞之小效蓋古今王霸之逈別如是論世
者必有見於此然後可以辨道法污隆世運升降
之故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是傳天下之時也正宜言天下
之何以治何以不治以爲法戒而堯之授舜止允
執其中舜之授禹亦止本堯相授之旨而申之以
危微精一之旨嗚呼卽此可悟古聖帝明王之道
法心法矣

細看程朱二先生諸經註疏覺得前此註疏多如嚼
蠟匪獨二先生生平其後羣言旣備折衷爲易緣
其學有淵源故於其疏文解義之中多能窺見從
上聖賢心源遂逈異乎一切摸擬訓詁之浮說蓋
糠粃精鑿入口自然逈別也然而[illegible]禁不可不知

近來有一輩學者喜一妄駁程朱以爲迂濶今且勿
論程朱何等道德何等踐履卽將漢唐以來名儒

之議論行事與程朱之言行一相比較其醇駁淺
深是非當否亦自一覽可辨乃論世無識竟貿貿
而訾之又有一輩學者喜一貶駁陸王以爲近禪
今且無論陸王事功文章匪禪所有卽其言心性
言立本良知處禪之說至於離塵超空以爲出世
張本而陸王之旨至於近裏務實以爲經世張本
苟有識者參互對質亦自了然分明況其宗旨皆
淵源於孟子耶乃忽而不察但羣附而擯之余謂
此二輩人者不惟學無深得不能深見四先生心
源密造卽於四先生遺書亦未深讀也讀之卽不

能盡解焉有不知其梗槪者

吾儒之學理須公諸宇宙學必準乎聖神不公諸宇宙以爲理則偏黨之弊不可言不準乎聖神以爲學則門户之弊不可言故君子取善欲弘而師法宜正

漢唐諸儒解經往往如猜枚射覆宋儒出乃始得的當親切之解緣聖賢說話皆根心爲言非有眞實窮本之學縱強探力索亦必不能見從上聖賢心源焉能探取聖賢言中之旨而發明其義蘊漢唐間學脉不明一切註解雖曰依經疏義然其實以

自已識見爲依傍摸擬之說幾曾會得眞諦　宋儒造道深故其解經往往　昭對古人於一堂

昔人謂程子之學得孟子而益明六經四子之書得宋儒而眞解漸出　恒昇歷也然亦可惜無得力子弟准繩[illegible]其流失耳

有天下國家者但明得上天生民而立君之義自不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亦自不忍以一人喜怒嗜好之私拂天下公共之情但明得大君爲民父母之義自然與民同其好惡而以斯民之不得飽煖逸樂風淳俗良爲已愧亦自然以斯民之必去其饑寒勞苦澆漓蹈薄爲已責自昔孔子之言曰如知爲君之難也庶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亦謂如知爲君之重也庶幾乎一言而致治故王道以知要爲本圖

上天甚愛大君者愛其爲小民父母耳是則小民者乃大君之命脉也必皆使之飽煖逸樂而無怨咨冤苦之情以傷上天之心乃足祈天永命於無窮

臨天下者必容執敬別兼全統備乃足滿大君之量然要知有容非姑息養奸之謂有執非剛愎自用之謂有敬非修飾儀容之謂有別非刻薄苛察之

謂必使仁眞足以容而原合義禮智以爲仁義眞足以執而原合仁禮知以爲執禮眞足以敬而原合仁義知以爲敬智眞足以別而原合仁義禮以爲別故其仁乃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之仁而自無姑息養奸之弊義乃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之義而自無剛愎自用之弊禮乃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之禮而自無修飾容貌之弊智乃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之智而自無刻薄苛察之弊四德一體而異用故四端異施而咸宜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然惟聰明睿知之君乃足語此者則以惟聰明睿

知之主乃能有高明廣大圓滿洞徹之識故能有探本窮源知至知止之學知之既明自然踐之必實滿腔子皆仁義禮智之充塞蘊合故臨民涖衆自然無施而不當堯舜之惟精而乃能惟一精一而始能允執其中郎此旨也漢唐而後英君誼辟非無明識然何嘗有探本窮源明善惟精之功既無明善惟精之實功豈得有誠身惟一之眞修故極其聰明所至非勤襄道德之近似迹似而情非郎僅得聖賢之一體偏頗而不全最高者亦不過措天下於小康得驩虞之淺效耳若夫聖王莫不

尊親而眞足配天之隆規邈乎無聞也後世人主眞有志於配天之業者非眞有仁義禮智當可之施不可欲眞有仁義禮智當可之施者非眞有明善惟精之功不可嗚呼微矣

圖治以得人爲第一義故古之聖王皆歷求賢如渴之思然知人殊非易事故古者明君之進賢必歷如不得已之意求治不務得賢求賢視爲易得吾見所用之未必賢眞賢之未必用於以圖治猶却行求前也心雖勞終無益耳

良法善人原不可偏廢之事然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古今來有不敝之人無不敝之法故與其議法之詳不如求人之愼有治人郎治法在人中矣後世有志興化致治之主往往詳於議法而畧於求人此所以法屢變而治終不可幾於上理爾

立善法不如得善人以善法得善人而後善也然使法之不善縱得善人民亦不能深被其澤一不得人而弊不可言矣故治國者既須悉心求人亦須講求善法

昔人云千里而得一賢猶比肩百世而得一聖猶旦暮此言人才之難也然要之眞儒王佐固曠世難

覯至若兵農禮樂奔走禦侮之任但使朝廷鼓勵有方任用得宜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正不藉才異代

君天下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包天下之量貞天下之力遂天下之學然後無愧首出萬物之義故四德缺一不可然學爲樞機學之不明不正識或流於察察之明甚者誤用其聰明於不必用之途高之不過漢明帝之聰察明世宗之綜覈卑之至爲宋徽元順之小技量或流於隱忍甚至漫無可否姑息養奸高之不過爲漢章之長厚卑之至爲漢元

帝明建文之優柔力或流於好大喜功甚者誤用
於悻悻之一决高之爲漢武之雄斷宋神之果行
甲之至爲唐德宗之蹈禍不悔是則人君之學尤
屬點化識量力三者之丹頭也故聖學不可不講
而講之尤不可不精

昔孟子以知斯二者行而弗去爲智之實則是徒知
而不能實行與行之而功力間斷皆屬虛見而不
足語於眞智從可知矣此卽知行合一之旨所自
來世儒於孟子之言遵如成憲而於知行合一之
旨輒加排毀則是徒知五雙之爲一十而不知一
十之卽五雙也亦泥形逐迹拘名忘實矣

王文中程淳公而有七十之年其於聖道也幾矣張
南軒陸象山而有七十之年其於學也幾矣諸葛
忠武王文成而有七十之年其於業也幾矣三代
而後天之生大賢遐不數而每不假之年使得遂
其學展其抱以[illegible]而道行[illegible]無有一人抱眞
元之氣眞游於左耶毋謂豈至此而欲借[illegible]歲以
上扣帝閽

明道先生天分高學力亦到故表裏洞然學行淵適
眞千年間中行之選也伊川紫陽則志篤力勉故

其所造充實光輝使居大位得志行道遇轇轕擾
攘之秋明道優爲伊川紫陽之爲伊川紫陽未必能爲明道之爲至于正色立朝
進禮退義爲官方師表吾道儀型則三先生無彼
此也

論世知人這裏須要知言窮理之學直能到得我所
尚論之人乃眞能論其世以知其人不然卽言設
身處地亦只以我私見妄擬古人耳縱無私心亦
不得當也

二曲先生學脉與延平先生相似皆教人於靜中體
認大本親切卽動中自然得力蓋龜山門下相傳

程子教人指訣也而二曲先生尤教人於日用倫
物進退辭受間着力以守其心之所存則尤爲動
靜有程於初學更確有依據

卽行可以驗學二曲夫子於辭受進退間七十年壁
立如山尤有鳳翔千仞之槩今之學者每喜以文
害辭辭害志之說附和譏彈嗚呼亦[illegible]觀先生之
立言如何命意且如何立身耶

南宋之末眞西山先生是有體有用好學者其志堅
其力勇其學術有要領而才亦健勁屹然爲偏安
之宋天柱地維不獨大學衍義一書垂憲百世也

眞道學中僅見之人

有明郝京山張江陵熊江夏皆楚產京山窮經之專精刻苦太岳相業之敏健爽切江夏經畧之明識銳才皆足凌轢一世而於自用二字皆不免病入膏肓累德賈禍將無楚中山水雄悍之氣移人性情雖賢者亦不免囿於其中而不能自克耶每讀其書爲之掩卷太息者久之

或問太岳之過在不能成功卽退耶曰太岳之過却不在於不退使太岳顧忌嫌疑而早退幼主德性未定身之去就實關國之安危爲身謀則得爲國

謀則不忠矣故去非所以責太岳也惟是諸子聯第門生驟顯親戚貴盛而遇攻彈者則擯斥之至於不容極一時之[illegible]威福而不復留餘地以自處是雖承奉附會[illegible]輻輳而太岳不能斂之就約則亦不[illegible]入[illegible]心漸生也以獨斷獨行之取怨[illegible]以榮寵威權之炫耀赫奕太岳之得[illegible]已於身後之媒孽耶以此見成功難居[illegible]難君子貴明哲建事之才尤貴淡泊寧靜之學也人臣無以寵利居成功霍子孟張太岳皆反此道矣

得不貽禍子孫

范蠡泛舟留侯辟穀功始成而身卽退眞可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然君臣之間不可言矣此魏鄭公之所以願爲良臣也

論者皆謂漢昭烈與武侯足稱千古魚水之歡不知武侯之志有不能盡行於昭烈處郞昭烈亦有不能盡用武侯處明良喜起眞千古爲難

張太岳若如武侯之集忠廣益恩怨不形桑田不加身後安得有禍如此之烈

留侯始而傾家爲韓報秦及秦已滅漢方興而卽托病以去神龍變化可見可潛論者以大智許之當矣然吾謂智之一字何足盡此公直是拏得起放得下智而且勇者李太白辭章之士而其詠圯橋曰豈曰非智勇智勇兼許亦可謂獨具隻眼知言論世矣

武侯當昭烈之崩暗主臨朝强鄰窺間中間失志爭寵之人窺隙抵釁者不一而足乃卒之暗主委政百爾畏志强敵且覦覦焉顧慮備虞之不暇此[illegible]

其勤愼斂練之才足以集事弭患撫服人心亦其
平日精白之心公誠之行足以信朝野而服與國
耳今觀其未遇時抱膝長吟是何抱負而身娶醜
女兄弟躬耕師友一時之名賢高士而不屑爲陳
荀輩之濡迹權奸及托孤寄命主少國疑則鞠躬
盡瘁開誠布公恩怨一毫不形桑田尺寸不加嗚
呼此心直可信天地泣鬼神而孚豚魚也況於人乎
向使霍子孟張太岳有如此之躬行亦何至有如
彼之烈禍故霍張諸葛皆有尊主奠國之功而禍
福霄壤非獨遇合之幸不幸抑其自處有善不善

也秦漢以來聖學未有眉目而此公獨超超乎蹐
王佐之堂亦可謂天地精英之氣鍾之獨厚矣每
讀其傳輒爲神往不盡

當人國家大任無好事功祇是無好學術無好學術
祇是無好志氣不得藉口於時勢難爲

凡人所謂難爲的時勢正是可爲的機會惟身不當
其任則難言耳若身當其任矣不道自已無識見
無力量爲時勢所限制而却曰我識見力量亦無
用處則不惟冤却時勢亦冤却識見力量矣眞識
見時時見幹濟之良機眞力量處處有幹濟之弘

功安有不可爲者

昔鮮于子駿以新法峻急問康節以去就之計康節
曰新法固嚴寬一分卽民受一分之賜這人當人
國家必定有轉移幹濟之畧惜乎未用於世也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天下固有難爲之時勢
然安有眞識見眞力量而尚阻於時勢之難爲

德無常師四句脉絡內含蘊道心惟微精一執中之
旨唐虞三代之學原是同條共貫

非明善則路途不眞卽行爲冥行非誠身則踐履不
實卽知爲虛見故千古聖學皆知行不偏明誠交

盡而以格致誠正一到俱到爲大學本務也

敬義立而德不孤聖學內外表裏天德王道學該於
是故敬義夾持之旨程朱恪守爲[illegible]傳[illegible]千萬世
才智高明之士談元說妙總不能出此範圍

此事不是要說得元妙高深勝出前人只是要滴滴
歸源實落切於吾身心倫物作俯仰無愧之人

或問盡心章畢竟如何分析宗旨[illegible]陽明先生
生安學利困勉之說牽强難合[illegible]卽有
學利困勉工夫夭壽不貳非困勉[illegible]立
命是枉天立地造化在手的本領困勉者到知之

成功一致處雖無不可至然豈可便以此等事屬之困勉郞朱文公分屬知行亦微覺按之節脉未盡脗合看來此一章是孟子本易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旨而推原其一貫之理相生之功揭出以示人也蓋首節固是言窮理之事次節固是言盡性之事末節固是言至命之事然首節盡心內郞有存心工夫在內知性內郞有養性脉絡在內知天內郞有立命脉絡在內而究之一盡心知性而天與命無不淵源於此郞知之存之養之事天立命之義無不藴含其中下特就其義之所歸分

析之耳是則程子所謂窮理盡性至命者乃是就學術血脉上統論易旨而孟子之取義則爲世儒看得天人性命支離不貫者指點其理之本一示人知所從事也故不惟就知行泛言之說微覺失孟子當日語脉郞程子所云窮理便盡性至命之說理極精微而亦於此章異其蹊徑也大抵看此章書旨將心性天命四字解得的當將盡知存養不貳修身以俟並事字立字之義看得貼切將者字也字則字三所以字推原得分明將章旨節旨提掇得透亮將心性天命之理一分殊盡心知性之所以知天存心養性之所以事天不貳修身之所以立命打得還徹郞通章大義自可曉了也若逐節生解非支離破碎郞拘泥牽強矣惜無由起孟子於九京而面質之也

存心養性以事天此西銘發脉之祖山而張子原始要終推闡其義遂若獨開此堂皇弘局這纔是辨九州於指掌的識力

文中子謂書殘於今古是謂書經秦火雖殘而存者猶留其眞

[illegible]

[illegible]自安國古文出而眞僞淆雜矣[illegible]

[illegible]但中間精義亦往往在焉恐非安國所能盡託故前此諸大儒亦不敢盡疑其僞也京山直斷古文爲僞書雖不爲無見而並其義理亦抹煞以爲不當則矯枉之過耳大抵自秦火而後古書之僞託者固有而遺經之尚留者亦多依眞而僞如大小戴記中往往依托孔子之言行亦其明證

吾輩讀今文當知其中原有遺能讀古文當知其中非無精義第平心論理而不硬執己見則雖眞僞攸分庶幾長短不淹今文古文皆足爲我資益

或有問尙論古人之道者家君曰天地間無事不有公理公評況古來大儒之學自有千萬世不泯之公理卽自有千萬世不昧之公評其長處自千萬世公長不因我輩之長而長其短處自千萬世公短不因我輩之短而短我輩亦惟是平心論理不執己私庶幾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更若見理不深未能遽定優劣卻須設身處地依理品題切不可徒徇人言遽目信耳

文中子書不無門人附會然無他這大識見大心力作與不如何借託得來或又以爲阮逸附會阮在宋與安定同時曾同之製造樂律亦未見有卓然之議如何有這許大識力附會得有來學術自漢魏以來隊緒茫茫天心憫之故生程朱諸儒開闢繼續以啓道脈於後世耳然今觀程朱力肩絕學終身孜孜搞微綱鴻緖不[illegible]文中前此之誰爲副文中之志揣現模者[illegible]不可謂非且更遠淵源[illegible]未至中[illegible]不可謂非天地氣運之[illegible]也每讀其書輒爲嘆惜移時不能

自已

戴記一書經緯眞贗淆亂糅雜必須分經別緯去僞存眞使成一綱條鳌然眞足經世立教之書乃克與易書詩春秋相配不愧宇宙五經之目顧前乎此者元之吳幼淸氏亦嘗條其綱目大小爲次第然止於就其篇中各分前後殊未能統擧全部會通釐正且其眞僞未分則亦是非未辨亦[illegible]千百世人道坊維而成一不刊之經今日[illegible]深心大力人擧千萬世公案一定[illegible]揭日月於中天者

五霸首三王之罪人齊桓晉文無非摟諸侯以伐諸侯而前儒每謂春秋獎五霸亦異於孟子之言春秋已

春秋一書舉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無非上無天子敵國相征之事功罪是非不言可明但於俱屬下義中微有曲直之分故褒貶之中微有嚴恕之分爾然總之括於孟子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之一言而無餘後之言春秋者何得舍孟子之定論而自生枝節

徒尚講論中何用讀一句即實體此一句明一義即實踐此一義庶幾有明善誠身遵岸誕登之日

門人有問時風衆勢移人難以自立者答曰亦顧其自立何如耳記曰匹夫不可奪志而入下一定志雖死生禍福不可移況賢者信道之操見明守定豈有時風衆勢足奪之者即如近來學使一席論者咸謂院無牽滯易於行志道出二十年學肘自立殊難舉世相沿千口一致而江西司李朱公以令憲居之三年中冰操自持終始不變竟爲本朝督學吾省者第一人朱公何嘗不是學道學道何嘗不可自立而所謂院之少掣肘者又豈必皆能自立者乎吾輩凡事亦宜講自立之道何可借口時風衆勢自開隨波逐流之門壞人品誣世道也況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朱公自正其身上下之交際不行公私之請託不行亦可謂落落矣而上憲禮重之倍至下僚畏服之益深反在從前學使之上及以解卷徹罣吏議而東西督撫殷殷以保章上聞三邊八府生童皇皇如失慈母大暑中從千里外徒步而至持斗粟樽酒來送者兩月餘不絕

至有非諸生第上等童子被甄拔者亦可見士君子自立之果眞不惟非時風衆勢之能移正無不可自我移時風衆勢也大抵吾輩今日愁自立之不眞不愁時風衆勢之移人時風衆勢移人必自已是時風衆勢中人耳大君子砥柱中流挽回風氣宜自信無自惑

京山於九經解用　十年閉戸討搽之功其刻苦沉摯之力郎河會姚涇諸先生讓之有明經學應推此公顧其自信之過殊欠虛心往往詆譏程朱不無語過此自其褊僿之失無可爲諱然其窮經之

專精用力之深久亦何可廢也而近來學者不知
切指其失却於其經解亦一筆抹煞亦可謂信耳
廢目矣

明　有三大[illegible]書其一王文成公全書中間見解之
精透處直欲探天根而躡月窟其一郝京山先生
九經解不獨其疏解詳密一空前此諸家註疏郎
其見解之卓越足以上會前聖心源者十且五六
至於精神之專刻苦之深是亦一代諸儒之罕及
不謂之深心大力不可也其一鄧元錫先生函史
融液二十一史之精華折衷千古之道德名法不

宂不畧有倫有要斯亦古今世史之獨有陶鑄者
也顧文成之書京山之解其高明精卓處逈出前
人而其師心過甚處亦病深於中材至於潛谷函
史其筆意務爲渾噩固其氣質使然亦似立意欲
脫脫近虛滑氣習以上追西漢之制作奈其氣體
凝重篇法顛翰語意亦時帶結滯讀者苟非沉潛
解悟之士且必不終卷而思卧則亦不學之眼也
著書之難如此

學正則識益眞識眞則學愈正學者舉眞正學術只
是無眞正識見無眞正識見亦是由無眞正學術

有志者欲得識學相兼眞切正大必奉大學爲準
則而從格致以入門到得知止知至之後則內聖
外王表裏俱到明誠統貫矣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勷 功 勁　錄
同學　諸子叅閱　及門諸子校

侍側紀聞 性理

家君一日與友人言及太極圖說謂圖說義理不特於宋為僅有自孔孟後歷漢魏隋唐千數百年間實無此精深奧衍眞足羽翼六經今觀其于造化人物來頭一一推索得分明于生人立極脩吉之旨一一指點得的確原原委委無不根極理要中

與聖道之功眞于斯為大也一友曰某嘗看其中議論多前人之已言亦似未有他異家君曰雖皆前人之已言然前人是零碎說亦誰會如此徹首徹尾說得的當分明者凡講道理只要說得的當分明何以異為且他人不能說到徹首徹尾分明處而獨能徹首徹尾的當分明即此已便是異也友曰當時謂其出于希夷不無老氏餘旨之疑後儒亦往往以此議之何也家君曰此皆不免以成心論公理耳今無論其出于希夷為影響之談假使眞出希夷而以如此精深微妙之理通以禮失求野之義亦當推為天地間大經大訓與六經四子並傳况希夷傳下一脈如种如穆如李又如康節俱有傳書却不見有如此中正完全議論而獨發自周子則亦安得不歸功周子也然某則竊敢道是周子此圖即不無傳授而徹底打通探出主靜立極奧旨則其獨得耳盖其為說靡不與通書相表裏而其他染老氏之餘瀝者必不能到得這裏也論世知人當或不誣

旁一友曰如此則象山胡為而有無極之辨家君曰象山之疑以為太極本無聲臭無方體而圖說復

有無極而太極之說不惟有似于無極又生太極將毋作子亦且視太極為有聲臭有方所之物非太極之本義矣此言亦自有理但無極而太極是文字到此極難下語故順勢為言乍讀之亦覺中間而字一轉有似于太極又從無極而生分却先後不知讀時但將無極二字一頓而太極二字一直讀去則文義亦自明白昔有一太守訪一處士其人適往田間聞太守至匆忙而歸始坐定太守即起問曰請問如何是太極處士喘尙未定即大聲重頓無極二字而答曰無極而太極太守聞之

郎起謝曰領教多矣盖重頓無極二字則言下自可知無極爲太極而太極本無極矣況下文分明言太極本無極則亦自解釋分明郎何得疑而字爲無極生太極也然在周子立說之時亦自知無極而太極一句不免痕跡不無語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語不無階級故隨結隨解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得此二句圓融無碍郎上數句會意可通矣象山雖據理而言亦不免以詞害志也友曰無極太極而字可以意解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字恐終不免落于階級耳家君曰生字語病

郎不無然要之此處下語亦極難融適今但能按下邊陰陽一太極之意解此二句則太極之動郎陽之生太極之靜郎陰之生從太極之動靜着眼而以生字替作郎字以明此二生字乃言陰陽之所由分而參以朱子圖解〇此郎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爲言數語則亦自無不可通也大抵吾輩讀古人書在以意逆志而得其立言之本意始爲知言又須統看上下文融會貫徹則可以上通古人微意不然郎論語之毋意毋我雅詩之不識不知易繫之無思無慮有類告子之無

善無惡老氏之絕聖棄智佛氏之善惡不思而讀書處處成碍矣友人釋然

家君又嘗謂友人曰圖說義理淵微圓滿可謂貫三才而一之至中間下語奇闢精卓真若有神靈天啓不可思議之妙如無極而太極雖微有語病然語自奇闢其他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諸語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語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數語形生神發等語皆若此理合該發洩此老代天爲言者至

于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立極之旨在今日諸儒先闡發許恐學者習見習聞亦視爲言理家常談却未思當未有圖說之前歷漢魏晉唐千年間何人發明得到這裏而周子特地揭此弘義真天聰天明獨闢混茫爲千百世濬發眼目論其功當與畫圖疇教稼穡倡仁義同論有補世敎不小也這纔是高明之識深湛之思至若漢揚子雲好深湛之思而太元一書費如許心力徒虎易道之贅疣有之不爲益無之不爲少思則思矣聰明誤用深湛在何處也又如蔡元定先生作洪範皇極內篇

皆無關于聖道有無之數轉覺多事滋擾又成子雲之優孟耳以此看來周子真天生神智爲吾道守先待後之鴻儒也或曰仁義中正主靜立極六經四子不昭昭乎家君曰自孔孟而後學脉失真雖宗公巨儒亦只成得依傍摸擬之學故漢唐間經學授受只成典要器數一派抑誰爲得孔孟之真者自周子主靜立極之說出而程朱諸大儒乃愈推愈精益濶益大浸浸與從上一中授受仁義相傳微旨合符亦可謂有取日虞淵之功矣故予嘗謂孔孟而後有董子而人始知有聖學名目有王文中而人始知有聖學門庭有周程張朱而人始知有聖學壼奥雖數子者學有淺深精粗而要之卓乎爲孔孟功臣也

家君又嘗言太極圖說首五句語意未融處尚有之至于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兩箇一字一箇本字不惟本句語意精該並使起句未融者一齊融通可謂妙絕千古矣談理必須如此識力筆力乃足發微闡奥至朱子圖解如于仁義中正亦分動靜陰陽體立用行或不無分析過甚之意若所謂此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非離乎陰

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云云數語則通體融徹不惟義理精透並可融圖說無極太極生陰生陽等處語言之未融觧前人書者必有如此見解筆力然後不至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湮沒其本旨耳

家君又言太極圖說周子不獨爲人明太極之體用正是從太極之體用推出所以生人者只此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本來粹精至善人既禀此理以生則是性中具太極之全理矣便當主靜立極乃無負所生之本來耳故終之以聖人之立極勉之以君子之修吉惕之以小人之悖凶亦猶西銘不獨明理一分殊之旨而歸本于盡性至命爲事天之道也言畢因又顧謂兒功曰昔人以莊子易以道陰陽之語爲名言如我看來亦只說得半邊耳蓋易是數聖人即陰陽消長進退之當不當示人以進退行止之法戒非耑爲道陰陽也大抵古聖人立言垂訓皆爲世教立之防維如衍河圖而畫卦者大易之所由來而文周孔三聖人却[illegible]歸重于勸善戒惡衍洛書而叙疇者洪範之所由來而禹箕二聖人却一一推其義于經世宜民初不單言天道而歸重人事即此可以見古聖人之用心

矣彼索之渺茫崇尚元虛者雖曰神道設教豈能免惑世誣民之弊

又嘗言人心同體太極適如其體者是之謂大人靜而廓然大公所以與太極同體也動而物來順應所以與太極同用也靜何以廓然大公靜而無欲也動何以物來順應動而無欲也無欲其要乎

又曰本來與太極同體適如其體則便與之同矣無欲則適如乎其體

一友問如何可以見得吾心與太極同體家君曰此非可以言語盡別人說亦終不親切公但于一念無欲時體驗之久當自得之然若不真能到得無欲卽體驗亦只成摸擬億度之見與原來體段不符也

周子自註主靜曰無欲故靜只這一語千古聖學一點滴骨血也淵源洙泗矣

明道靜定動定之旨淵源于周子無欲故靜之旨周程一脈相傳眞所謂心印宛然先後同揆人疑明道終身未言太極圖說不知濂溪太極一圖要領在主靜無欲而明道定性諸說發明此旨滴滴歸源不啻揭濂溪主靜之旨于中天何必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喋喋口舌然後爲薪火相續耶

或問立極之道何以獨在主靜無欲家君曰無極而太極故雖二儀五行變變化化而貞靜者自在其中人本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妙合而成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雖萬感萬應而其本體之靜則有未嘗失者一自徹于人欲中正仁義之不脩而靜體始失天人乃懸絶而人極不立矣故仁義中正所以全吾太極之全體大用以立人極也無欲尤所以攝吾仁義中正之眞機而神吾明通公溥之妙用也立極之道舍主靜無欲將安屬哉

人心全體太極只爲有欲則失此體段若能主靜無欲則渾然太極之眞矣

人性本善故天理者吾之本心也而天理則完完全全與生俱來故雖萬感萬應而常自無加無損無動無搖故天理者貞靜之道也人惟徹于私欲而後紛擾不寧雖至獨居靜處亦且千頭百緒交投並至若能體認天理則無欲而靜矣靜則當下還眞雖酬酢萬變而此中之湛然堅定者不移故從欲則雖靜亦動從理則雖動亦靜濂溪之主靜非䏻靜之謂無欲之謂耳無欲非絶欲之謂體認天

理之謂耳
靜而無欲看與太極同體否動而無欲看與太極同用否
又曰無欲則靜虛而明通與太極同其體矣動直而公溥與太極同其用矣既與太極同其體用安有不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者朱子觧太極之義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看來周子無欲二字尤吾儒所以樞紐此樞紐根柢此根柢也濂溪先生真可謂探天根而躡月窟矣

太極圖前明造化生成之妙而要歸于中正仁義主靜立極
談理不索之耶茫此周孔繫易之微旨康節往往于陰陽動靜毫分縷晰既無異鏤氷繪空又其言造化每從陰陽剖判後見定着一言之亦覺于其中陰陽不測變化無窮之妙未能一一脗合若太極圖未嘗不推索得造化原委分明然却是從寔理中遡其淵源覺得一切皆應有之脉絡此亦識見高下淺深之所由別學問道器之所由分
一友問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是造化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主靜無欲何以遂與之合德合明合序同吉凶乎家君曰天地之德太極爲之德日月之明太極爲之明四時之序太極爲之序鬼神之吉凶太極爲之吉凶太極歷萬古而不變不搖不動不息故天地亦萬古其德而健順日月萬古而長明四時萬古而長序鬼神萬古而吉凶不二蓋太極以貞靜爲體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從太極生者亦無不以貞靜爲體也人心全體太極惟欲動情勝則失却太極體叚與天地日月四時不相合同耳聖人主靜無欲則吾心之體即太極之全體吾

心之用即太極之妙用太極且不能違而况于天地乎而况于日月乎而况于四時鬼神乎
太極圖說雖無一不淵源于易翼但易翼是逐處散說圖說則統會爲一易翼是隨處畧說圖說是探本詳剖中間又補足立極機要使人知所從[illegible]參寥一圖遂貫三才而一之神禹聚金以成[illegible][illegible]女媧鍊石而補天先生之于斯道可謂有陶鑄神力矣而亦可見其于易會心獨深真能神而明之也
家君又嘗語及太極圖西銘謂功曰濂溪先生胸中真是包絡三才橫渠先生壯志直欲[illegible]地[illegible]天學

者尚非枯木死灰展讀一過褊狹怠弛之習未有不豁然解脫奮然振起者

孟子性善之說淵源于易繫繼善成性而易之繼善成性得太極圖說益覺推究得脉絡分明蓋易繫繼善成性是渾淪的話得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數語始剖析得繼善成性之來路曉了向若不得如此一番剖析初學亦尚未易解其所以然也

周子主靜之靜該動靜而爲功是卽敬字主一無適統貫動靜之意但周子從定之以中正仁義立說

靜義于定爲切故以靜爲言今觀大學之定靜相因蓋脉絡脗合也然要之敬卽靜中自然收斂之真精神而主一之主實卽主靜之主以爲敬與靜異理者不惟不知靜字真血脉亦不知敬字真血脉也故朱子南軒解主靜皆以敬字替之蓋謂靜敬一理而不知敬之卽靜則靜尤易涉頑空也或曰程朱後來單言敬而不言靜何也余答曰程朱防流弊之意也蓋周子主靜之說義理本自精微亦本無病痛自程子慮其或流于耽靜厭動故易靜而以主敬立宗乃不謂至程門末流而耽靜之弊且未已也故朱子防之尤嚴而且不摘靜之流弊以爲戒其意蓋謂言靜字恐人失其宗旨入于坐禪入靜之途言敬則動靜一貫本體工夫合同俱在目歷聖相傳學脉此爲的確故二先生每每多言敬少言靜耳是蓋立教明宗防弊慮遠之道耳初非謂敬之異于靜也

讀西銘前半篇雖欲自私而不可得讀西銘後半篇雖欲自恣而不可得

又曰將天地間俯仰不愧的道理窮源探本傾廩倒倉而發之直是開拓萬古之心胸

西銘之理是天地間合有的道理其文字自是天地間斷不可無的文字但從前無人說得如此愷切而張子遂窮搜其底蘊而暢發之開關啓與中與聖道之功宜乎與周程並推也然二程尚授學濂溪兼有父教張子不聞有提掖開導之資而特地自立如是真無待而興之豪傑也

西銘道理拄地撑天無開天的識見無闢地的胸襟如何道得隻字這纔是天地間大文字可以羽翼六經

西銘好見識被他將仁之本量與仁以爲已任的意

思一齊掀出天開日明真是千百世無人見得及

西銘道理大功夫却切實細膩看他前邊是甚麽局量後面是甚麽心行孔會思孟之後何人到得這裏

西銘道理范文正公畧得幾分軀殼王文中畧有幾分志力二程兄弟覺只得幾分精神朱文公覺只得幾分規模王文成覺只得幾分聰明未見有克副全量者盡其量真是到聖人田地

太極圖西銘真是萬象心生乾坤在手小丈夫如何夢想得及

讀西銘時不生感憤弘毅之志其人必精神疪却甘心暴棄

西銘是吾輩做人正當樣子須讀時生愧悔之心讀後下實踐之功則讀時不爲口耳之學卽做人亦當不至苟且庶幾有以自立而將來不愧戴天履地之身耳若讀時亦只當好議論讀過無思齊則做的意思過後亦並無刻勵遵循的工夫不特辜負天地生成之意並辜負此老一片婆心矣

程子謂訂頑立心可達天德讀訂頑者須窺見從上聖人踐形盡性的精神命脉庶幾可望知德

每讀西銘輙覺平日褊淺因循之罪無以自解

西銘與太極圖說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推宋朝四大篇文字余則妄謂春秋傳序當讓易傳序易傳序尤當讓太極圖說西銘而太極圖說尙當讓西銘也蓋春秋傳序雖道理正當然亦尙覺廓落不及易傳序之簡切而易傳序則雖簡潔切當亦尙覺有鬱而未暢之意不如太極圖說西銘道理圓滿文字精卓也然太極圖說中間亦尙不無一二語病猶須推原解說又其於造化生成原委聖人所存而未敢直論者一一刻劃言之雖爲言精妙

發千古之未發亦未免畫火捕風之嫌不似西銘大而實精而切高深宏遠造其域直至聖人而却無不切於下學遵聞行知以此留傳天地直可作經也

記之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事天孝經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皆與西銘之旨互相發明亦西銘淵源所從來而西銘則獨會得這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的道理曲暢旁通圓滿周匝遂卓然自成一段經天緯地的大道理

西銘道理吾自從學二曲夫子時便欣然有會於心每一展讀一迴惶愧一迴激昂迄今三十餘年若郎若離若存若亡無論全量未副辜負天地生成之意郎其違負初心每一循省輒若天地之大無以自容爲之愧汗浹背者久之

程子謂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然則學不至於達天必於西銘不能深信無疑又如學不至於達天於西銘不能深信不疑却須實下苦心體認西銘是甚麼局量是甚麼工夫真知而實踐亦庶幾有知德之日

西銘實理煌煌如日月經天兼諸儒發揮詳悉似無難曉乃竟有博聞見能文章知名當世稱名儒者信不能及不知横渠之前從無古人說到這裏如何便劈空撰出此理朱子贊康節天挺人豪英邁蓋世余謂横渠亦足當此而無愧也

西銘是言大人之道盡得這道理方成得個堂堂的大人物不愧天地生成之意

孝經一書以及六經四子中間言孝亦綦詳矣讀西銘而更可悟大孝萬物一體立身盡性之義孝之量到這裏始圓滿無漏耳惜無大君子統括經書本此意依次第作一書以盡孝之全量也

西銘真是經天緯地萬古顛撲不破的道理聖人復起必謂知言

學者但信得及西銘便可與言做人之道

書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此西銘前一節之所自來孟子謂存心養性以事天此西銘後一節之所自來然西銘說來却成徹首徹尾圓滿中正的道理如黄帝採金鑄鼎鼎成而但見寶鼎成象却無從指其爲何處之金真有洪鈞陶鑄之奇此老胸中直是融天冶地矣崇效卑法不足言也

西銘言事天之道實是事親之道然要惣却包一部孝經在內爲人不以此事事天便辜負天地生成之恩爲人子而不以此事親豈不負父母顧復之恩故西銘一書雖非教孝之書而郎謂之教孝之書也亦無不可

皇極經世書中間天然符契處不少而牽强配合處亦多餘[illegible]聞道理是從乾元資始又却變化不測恐不如[illegible]截然分段枝分節別又不知此一一擬合[illegible]言周子太極圖說[illegible]康節之學

同出希夷今看太極圖說雖節次分明而義理渾融殊與皇極經世迥然不同以此見昔人之言未盡允也

周子之學自得於原本渾融者爲多康節終不免於泥象逐跡一泥象逐跡不惟於天道人事之渾然處未能脗合亦覺分枝別葉精神敝於無用處多也且河圖衍易而四聖人獨歸之敎人勸善戒惡洛書叙疇而二聖人獨準以經世宜人豈若康節比擬陰陽擬配五行於無可分比處亦強爲之分比也看來康節之學自是一種近理的格物象數之學若曰聖學吾不敢知也

學旨小引卷十一

大學者大人明體達用之學也而古人即自十五學之其父兄師長即自十五責之何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其天地萬物一體之分量生而具之十五入大學則知識益開即人爲大人之身矣自此而學大人明體達用之學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將來德成材達可爲天地生民之依賴而人極於此立焉匪是者無論尋常庸碌未副人理即才技聲華艷傳流俗究與天心民命無關其負此身者可勝言哉此古者大學之必責於十五時也余少也魯雖於大學一書朝夕講貫而究之於格致誠正之實功修齊治平之實務茫然於胸不過入耳出口依文解義而已毎覩古大人之學邈若非我所可企及迨年二十有五從師問學乃稍知所爲格致誠正者旣自吾人十五以後必不可不致之功所謂修齊治平者亦即吾人十五以後不可旁貸之事縱力不能至亦斷當以必至爲期而一切聞見技藝未有不會歸於此而可言學者奈知之也晚爲之也復無力迄於今若存若亡而不堪以自問也則時時自悔而若不可追茲見[illegible]功年[illegible]將成童[illegible]宜蚤之知大學正路矣

乃爲略取人品之大小邪正學術之異同偏全開陳梗槩以發其正知正見冀以吾之致恨於不早者令其早得聞之庶讀大學時不至疑明新止善皆古聖賢事渺然無與吾身而自小其志量也至於中間不無危慄惕懼之辭者固以二子者一鈍一浮非策之知自戒於泛濫褊狹終不足與知明體適用之大全抑實學術毫釐之差卽關人品千里之謬者本如是不容假借云爾

壬午淸明後二日心敬題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口述 男 劝 功 謹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學旨

盡古今同此人卽同此耳目口鼻心思[illegible]之聖賢非必皆生知安行只是肯用力耳[illegible]人何不能之有而甘心以凡自域豈非下愚不移

做人須堂堂的學做個大人物方不負萬古一生之身但學術自孔孟後門戸分裂幾於萬徑千蹊苟非有格物致知之實功必不能辨大學正旨正旨不辨則正路不明卽聰明向上之士亦且誤入他岐成就出來不能醇全故做人要實有大志而要成就得這大志時須講求得學問宗旨頭項分明乃不至適燕南轍

莫看得此身小只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古大人如此者吾今亦如此莫看得大學難只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要修卽修要正卽正要誠卽誠修齊治平莫不皆然但無甘心讓善古人之心卽人人可以明此體可以達[illegible]試思我輩今日一旦欲從事明

新實功而心意知物不爲我格致誠正乎而家國
天下不爲我齊治均平乎善學者只須自奮自立
大學八條目盡天德王道之全功說來似覺驚天動
地然要之皆生人日用之必有事者今試問我輩
誰人一刻離得了身心意知誰人一日離得了家
國天下自十五入大學已將這格致誠正齊治均
平擔子責付我矣須合下承當一步一步照這路
實實走去除暴棄小成之心奮任重道遠之志質
美者這就出來庶幾成個有體有用的大人物縱
或才質不高亦不至如俗學之事理扞格讀終身

書而身心無關世教無賴也故吾輩讀大學不可
將八條目看作聖賢分上事要知皆人生日用之
實履須一一依他於日用間實落做將去
大學一書孔曾一片婆心爲後人指出內聖外王眞
血脉眞路程卽使是千萬世做人眞樣子故人生
苟不甘心以小人自居須是依此學去學乃成得
個大學人乃成得個大人後世學者讀孔曾書終
身矻矻孜孜至於日用視履全然不照這路程行
持我不知他讀此書時如何探討其宗旨把自己
身子又看作何等不惟枉讀經籍失聖賢垂訓婆

心亦且辜負此大人之身
讀大學而不依其功程行持我不責其枉讀聖經失
聖人立言至意祇傷其堂堂七尺而全不以大人
自命耳萬古一生而不知以大人自命可傷孰甚
於是
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世矣乃生我輩於今日
小成猶爲辜負此身況可苟且因循甘心暴棄
終身學而不適於實用非口耳章句之學卽情識意
見之學
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是以千百年不見眞

儒之效故吾人旣費心力爲學要須學明德新民
實學
無切於身心世教之學古人必不肯學故古者人材
不無大小而其學未嘗不切於吾身未嘗不切於
世道我輩今日亦惟是當務之爲急
與古來無窮聖賢同生於宇宙而德義無聞世教無
關泯然與草木同朽有識者捫心自忖豈不可愧
可憐
學所以學爲人也做人苟且所學何事
守大學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班者斯可矣有

恥則不甘於不學將來庶幾爲好學人乎且不甘
心學小儒之學將來庶幾可望於大人乎
終日誦習古聖賢經籍而人品心術無感發興起日
新月異之效讀史誦詩習記類耳白頭何益窮盡
五車何益故讀大學貴明大學宗旨尤貴身體力
行變化氣質
一切古聖賢垂經訓以示人無非教人成德育才無
論矣即朝廷懸爵祿以待經術之士亦豈欲人尋
章摘句掇拾支離粉澤之言便以爲國家文治之
光耶以經書取士正欲士之通達經術以致用也

以策論表判取士正欲士之通乎古今治理習於
議論文章爲他日當官敷奏之具也奈何近來學
者既無存心養性之功以爲建立事業之本所學
之學章句時藝外一切道德經濟之書並不肯講
究甚者視此等書若贅疣目此等人爲迂濶稍有
涉獵便以爲有妨舉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譏指議排
謗之爲快嗟乎即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腔調非不可
釣朝廷爵祿榮身肥家獨不知清夜之間反心
自問果於聖賢立言[illegible][illegible]本心何如於朝廷家設
科取士本旨何如又不知將自己存心行事與古
之學者一一對勘其邪正公私善惡是非何如苟
非病狂喪心當必有赧然自汗者
離人無已故明德以新民爲實用外已無物故成物
以成已爲本體蓋此道合人我合內外合體用合
道德事業一以貫之舉一固偏二視亦離故古者
大人之學明新止善合下全體承當到得學成業
著時人已共成時措咸宜極位育之全功際參贊
之能事卧然之身渾然與天地同德蓋由其見得
學之人處眞故其學之務處實而業之所臻其結
局處亦弘且備也吾輩苟不甘心以小人儒自居

豈可不急急辨明學脉
人配天地稱三才今之農工商賈無論即峩冠長裾
誦讀詩書者不知可配得三才乎舉世盲名失實
皆自瞞自昧耳有識者能一返心自問便當有出
頭之日
讀孔孟書而毫釐不肯照他言語行持孔孟亦何貴
有此誦習之人再若借此文奸言而偽飾行是孔
孟之書爲後世借寇兵而齎盜糧矣天地本生爲
大人之身聖賢本期爲大人之學而甘心以小人
自棄其身清夜之間其何以自問於心

人生父乾母坤之身要成得個踐形克肖之子須是
以六合爲四國以古來大聖大賢爲君臣師友以
詩書禮樂爲憲典以孝弟忠信爲綱紀以居仁由
義窮理盡性爲安身立命之堂奧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仁爲已任死而後已

心外無事事外無理二氏幻空一切不免離事言理
俗儒依傍格套不免外心言事其於大學體用一
原之學相去天淵

明新止善一時俱到而其中本末始終却自秩然不
紊知此之謂知道學此之謂大學止此之謂止至

善

離成物不足以成已故學術不足以經世理物不惟
算不得有用之學亦算不得有體之學外修已亦
無所謂安人安百姓故事功不本於窮理盡性不
惟算不得有體之學亦算不得有用之學

與天合德謂之天德然天豈徒以無聲無臭爲德即
不見不聞之中而時行物生相續於不已故天德
以有用爲天德與王同道謂之王道然王豈徒以
立綱陳紀爲道其一切損益措注原無非精神心
術之運故王道必以有體爲王道今時言學者惜

知盡性至命爲天德矣天德誠不外於盡性至命
但不識如後世所謂凝神定慮而不足以經世宜
民之德其德果可爲天德否今時論治者皆知發
政施仁爲王道矣王道誠不外於發政施仁但不
知如後世所謂行惠布德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
道其道果可謂王道否聖學不明言學者淺之則
爲訓詁章句深之亦止於佛老之空虛言治者卑
之則爲刑名法律高之亦止於五霸之仁義嗚呼
大學明新合一一脉所以立天地之心作生民之
命之淵源也三代而後學術治術支離如此何怪

世無眞儒而治無上理乎今日安得有如孔曾其
人一揭大學宗旨而明斯道於中天者

用即體之用無用便體不成體體即用之體無體便
用不成用蓋體以用而名無用則體於何見且將
以何爲體用以體而名無體則用於何本且將以
何爲用故離王道而言天德便非天德天德未有
不裕王道者外天德而言王道便非王道王道未
有不本天德者

同一正心誠意即家國天下而言正心誠意者爲大
學離家國天下而言正心誠意者爲異學同一齊

家治國平天下本格致誠正而言齊治平者爲大
學外格致誠正而言齊治平者爲覇術此學術毫
釐千里之差辨之不精必至差入邪逕迷誤終身
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入門第一義也
顏子一陋巷布衣耳論者以王佐許之者蓋德合於
天之謂王王道者王者體天而行之道也王佐則
謂其與王者一心一德可以佐王行體天之道耳
顏子心不違仁滿腔子天理流行使他得時行道
自然體天爲符典敦天敍禮庸天秩彰德悉合天
命懲罪悉協天討卽其陋巷中視聽言動一一料

理得恰當之機緘便是他日料理人國家經綸措
注恰當的機緘也總之王道只是天德之妙用亦
只是天德之眞用顏子不違仁便是顏子之天德
已具天德具王道自在其中矣豈不可以王佐許
之故周程皆諄諄教人學顏子之學也
精義入神卽在灑掃應對之間灑掃應對無非精義
入神之妙天理人事豈不同條共貫惟其有關雎
麟趾之至意自然有周官周禮之法度惟其有周
官周禮之法度然後見關雎麟趾之至意天德王
道豈不同條共貫

目前得失窮通之念不淸卽他日計功謀利見小欲
速之根目前苟且便安之念不淸卽他日怠荒叢
脞之根目前傲物侮人之念不淸卽他日陵逼君
長暴虐下民之根目前躁進欲速之念不淸卽他
日貪得競榮之根目前技藝聲華之念不淸卽他
日園林臺榭狗馬聲色之根目前飾非文過之念
不淸卽他日愎諫遂失之根目前喜佞惡直之念
不淸卽他日親小人遠君子之根大凡種種之非斷
未有苗之是者故曰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其要
只在愼獨

天德無私心王道無私行然非無私心如何得無私
行而非無私行何以見其無私心天德王道不唯
叫不得兩事亦並分不得內外本末眞如乾元渾
然而品物流行外乾元無以作流行之體非流行
無以見乾元之用太極陰陽闔闢一機這裏那分
得內外本末
自己一個身子尚不能使之就理得所如何能使萬
物各得其所自己一個心尚不能使之順理淸寧
如何能使宇宙淸寧一身一心者萬身萬心之準
極故窮能獨善其身者乃能達而兼善天下三代

以後論者皆致慨於唐虞三代郅隆熙皞之化不可再見不知其君若臣初不知欽明溫恭敬勝義勝之學安能料理得天下有時雍風動永淸大定之休

不從家國天下上實練身心意知縱虛極靜篤頑然木石而已佛老之所謂德而非天德不從格致誠正中發爲張施措注縱禮明樂備掇拾格套而已五霸漢唐之所謂道而非王道天德有體有用王道本敬本誠

實見得天地人物一體之義雖欲獨善其身而有所

不忍故二帝三王得行其道惟以立天地心作生民命爲職務孔孟程朱不得行其道惟以明道淑人立教範世爲心行

天地間只此生生不已之機生生化化於無窮此點生機在人卽仁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學以合明新止善於一爲大也孔門之學主於求仁正是天德王道一貫之宗學者靳不能遽辨千古學術之大小偏全與千古人物之大小偏全且須體認仁之體用與孔門求仁血脉到見得明白時自不難於論世知人

萬物一體之謂仁故王者以立達天下之人爲分量吾儒卽宜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爲心行然學者私欲蔽錮人己隔閡已久如何便能得根心推暨不欲無加乎須先講明得萬物本吾一體不惟自暴自棄者於吾分量有虧卽僅僅獨善而無與於人物亦於己量欠闕庶幾遇人顚連昏蔽時不至膜外視之惻怛日生私吝漸去馴至火然泉達而不難矣

從人物資始一元處體勘得明白雖昆蟲草木尚不欲其失所矧民吾同胞乎故新民而必欲使斯民

無一人之不新亦只是明得明德盡耳

此心是經綸酬酢之本須教他淸明虛融天理昭然自然遇事體有條有理遇民物無隔無閡

無事時此心天淸地寧有事時此心流水行雲讀書時此心鑑明衡平遇物時此心春生夏長豈不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又豈不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無事則廓然大公遇事則物來順應動靜咸宜已物兼成知此者謂之知德見此者謂之見道學此者謂之學大人之學皆此者無論縱欲敗度功利刻

薄自棄於大道之歸即言僞行果亦不免吾夫子之所謂小人儒也

不明天命之性縱謹愼敦篤躬行實踐可謂之德而不可謂之天德故大學以明明德立學之眞體爲做人本務

平常培養得生機圓滿到臨民遇物時自然油然盎然一切鞠育栽培不啻慈母之於嬰兒

看得自己分量盡自然不度外覷人度外覷人必其不明自己分量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者一誠苟無其誠則雖有政不行行亦不實王道安能不本於天德

中庸九經王道備矣然在王者本天德以行之則爲王道霸者假藉爲之即屬霸術有爲無爲之間公私天淵迥別即治理治效天淵迥別

漢祖唐宗最推三代以後賢主然謂之小康則可若語王道蕩平則非特漢祖粗豪不知即唐宗一切設施措注極意模擬三代亦究之優孟之學叔敖徒倣像其聲音笑貌耳蓋其初原非有一民失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之心一切施仁累善不過爲要結人心保得天下安固而已因欲功高世主之名耳故當天下未平則淬厲其氣未嘗不宵衣旰食求言納諫孜孜太平之策及宇內已定外患盡弭遂不覺驕志頓起戒心盡忘一切宮室子女之奉溺愛偏徇之私且日滋日長而遽變其前度甚至不忍一時之小忿濟以好大喜功之侈心遼海一師殘民以逞而曾不知止總之水無源故易盈而亦易涸也且三代聖王皆有基命宥密之學一切張弛措置無非精神心術之運故君身正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萬民無不正　試問唐宗其基命宥密之學果安在耶

經濟之書自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而外如經世八編合以名臣奏議武備志等書王者之治具備矣然運而用之存乎心推而行之存乎才神而明之存乎識舉而措之存乎力爲之不懈存乎誠

從來治平之道不過厚生利用正德三項中間運用之妙固存乎心然大綱細目古今異同之詳却須逐一講過得其要領庶幾到臨事時可對症用方

通便宜民耳正不可藉口根心妙用不安無術當
人國事而說入國家者孟子曰徒善不足爲政空
疎之病豈可不戒

證心錄自識

證心錄者爲二曲郭巨翁述也巨翁老而留意心學
比懇懇欲余有說以資養心之證余匪有得於其道
者而巨翁之意則不可孤矣且巨翁以不得養心之
要而藉證於余余於養心之要未之自信也而可無
求證於人乎於是本愚見所及質言述之凡若干條
既以仰贊巨翁之證而兼求證於吾黨先生長者焉

甲戌臘八日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識

豐川全集卷之十二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證心錄

心者身之主宰得其正則百事正不得其正則百事不正正則上之爲聖人君子次亦不失爲善人有恒不正則爲小人甚者流入禽獸之歸是此心之正不正不特此身善惡攸分卽此身人禽於此分也然養心有道得其道則不正者可正失其道則

一切養心之方皆害心之端雖欲正而心終不得其正故吾輩誠欲爲天地間正人須存正心乃可欲存正心須講求善養之方乃可

心本正其不正者欲誘之欲累之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輩欲使此心歸正亦只還他本來無欲之心而已更無巧法

人物同生於天地而人獨配天地爲三才原是配以此心之理若飲食嗜欲則凡物與人無異孟子所以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人若此心不正人形物質豈不負此鬚眉愧此七尺

從古來一切聖賢學正心誠意亦只是恥爲禽獸之歸耳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必有恥乃可賢吾輩欲使此心不愧天地全在培養此點恥心

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夫機變之巧世俗所艶爲聰明伶俐者也緣何爲無所用恥只爲此心不正不知自愧耳吾輩所宜自省

七情心之用也本不能絕但能順應無私不生將迎意必之私卽一切喜怒哀樂皆此心之正

無心之說二氏妙秘之言談心者皆喜道之然吾謂似是而非也心豈可以無言只是不可着於有耳不着於有此可言正心却不可言無心

遇當爲事便直截做去不存顧惜心遇不當爲事便斬然不爲不存牽掛心卽此是無欲有主之心

日用酬酢中此心但能不違天理便心得其正而與天地同流

知命者乃可養心若打不破命字關頭出頭沒於窮通得喪境界此心終無寧靜之日（巨翁無子故云爾）

無妄想貪着時看此心有何不正

莫謂世事擾心吾心自擾於事耳物各付物酬酢萬

變之中正自天淸地寧
機心習熟豈能遽靜涵養深久自當寧謐莫以心難
遽定遂生欲速退怠念頭旋釭無歇手卽澄之理
但莫更生攪擾當自有澄淸時
此心雖一返卽是故物但習氣已深已熟須下日煆
月煉之功不可借口現成不失畧見頭面遂矜一
了百了也人心習機如久慣猾賊乘隙卽動必須
主人壯健精明懾服得盜賊心膽乃得不爲所乘
然這賊是主人自做言懾服早已逗漏如許已須
是自己化盜心爲良心一革舊習則成平定廓淸
之功

人常謂靜時工夫易動時工夫難此言若近似然其
實未盡也動靜只一心亦只一功耳豈有易於靜
而難於動者操心如操舟苟得舵柄在手平水安
瀾固無飄搖卽長江巨浪亦自轉折如意養心但
尋求眞把柄把柄到手時更無難易之分難易皆
是自己心地不明不誠借口推諉妄生分別耳
事原無妨於心然不可以心不妨事而故求多事吾
輩久擾之心須多着靜乃能得力
求心依舊落迷途此明心之語若執此爲說亦便屬
障礙之語放失之久不尋如何能識能得益求之
爲言於已放者分上說故云耳若在不放的人
分上說則一心字尚無着處何況更言求心乎大
抵此等語言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雖在理
解中屬妙秘之言然其實皆是險巇語如醫方中
巴豆芒硝善用之自可以醫積癖却不可執此方
以補衰羸吾輩須細自審量若平日病不在於求
心則此等語言斷不可借口自寬
心之易放原有由來彼養心而不得其道如破屋拘
豕攔東走西耳故拘豕者要得不失須是堅固墻

垣愼守扃鐍養心者要得心定意寧須是養其天
然無漏之心乃能自我作主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孔子曰主忠信盖中心之謂忠
實心之謂信忠信者吾人本心也吾輩須從此體
認使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到得表裏一致便是慥
慥篤實之君子
養心須令本心昭著一毫私意瞞昧自已不過然後
能閑邪存誠使此心湛靜淸寧若外此而言按納
降伏之心皆屬補塞鏟漏末着
須使一切日用飮食衣服居處待人接物之間不以

好惡之私生喜怒之心方是平定廓淸之功若此
勉持大節終非究竟

虛融中微有畔援欣羨意思皆屬此心走作急須提
醒收攝還他本心

吾心與聖賢同體緣何遂至如此擾擾覩聖賢幾與
我異類只爲習氣深重遂難出脫耳故養心亦只
須消磨得習氣盡便心得其正

心無僞妄時便是眞心昭著不可此外更求眞心逃
頭認影

心是活物養心者不可以死法養之若不達其機而

徒執昔人一時方便法門便據爲終身操持之訣
守定不移則卽藥還爲病也終於心勞日拙而已

但行所無事自無入不得更論甚動靜忙閑此難彼
易煞這行所無事何可易言須有知性盡性之功
乃能無意必固我之私

知性乃能識心乃能識此心之存不存正不正不知
性而言養心縱說盡千般方法皆屬游談無根前
輩名賢蹈此病者極多不可不知

心之正不正論理欲不論動靜益動靜者所乘之時
理無動靜而皆正也吾輩從此心眞得其正須

先辨得理欲界限分明乃能去得將就冒認之弊

靜中體認未發氣象靜坐時養出端倪此前輩爲
初學未知心體者指出入門下手之法最爲求放
心者方便之門蓋初學溺於情識日久一旦欲反
本還源如何不假方便便能曉了所謂渡海須用
筏也海門駁正之論謂爲印心之資則可謂爲知
古人循循誘人之苦心則不可蓋人雖捷足未有
渡海不由筏者況上智者少而中材以下者多安
得舍却津筏遂登道岸

本來淸寧之心如何日見擾亂總是情欲二字爲崇

大丈夫須一刀兩段還他正大光明

已過事莫追追之無益徒擾本心未來事莫憶事未
可知徒滋憧憧現在事莫太執着有義有命執着
徒增疑懼

放不下私心便本心放矣提不起眞心便妄心起矣
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善學者須常使志氣淸明本
眞作王

只心有所向便是妄豈可無風起浪自擾性天
一向機心習熟要須刻刻防閑

平日此心東奔西馳及至收時又若把捉不定豈此

心竟無可收之法亦只緣粗心浮氣未曾向這裏
實下體勘之功又氣傲心高不肯虛心細問先覺
遂至眼前事隔却千里萬里耳嗟乎一念鹵莽終
身墮落有心者淸夜自返如何甘心得下
天陷西北地缺東南誠知得世界尚且缺陷則知人
生有餘不足靡非氣數之難逃只須隨緣任運順
他自然所謂物之不齊吾卽以不齊者齊之則參
差氣數無一足撓我有主之心卽此是養心之道
亦便是知命立命之學
知得貧賤憂戚皆天之玉我於成則怨天尤人之意

自無而心體時時同太虛矣
事之當爲者不爲此厭事之心厭事則觸處皆爲心
害事之不當爲者爲之此喜事之心喜事則觸事
生事只須以義爲主消除適莫則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矣此大易艮背行庭之旨存養之道第
一義也
天生本有之心不放則爲天之肖子天生本無之私
不生則爲天之康吏用心不辨當否必至喪人品
逃本性日趨於汚下自負其天職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心學徹上徹下法卽體卽用
卽本體卽工夫了此更無餘事若須講求如何是
大公之心如何能廓然如何謂之順應又如何能
物來順應一一講究得頭項分明然後得不迷所
往故養心以致知爲第一義
明則誠養心必體認心體分明然後不被情識瞞昧
但有攙和意見的卽非本心
無物而能物物者是爲眞心
心雖神妙無方然來往變滅者却非本心雖無一物
然不可宰物者却非本心雖至微至密然不能徧
照者却非本心雖衆理備具然有能有所者却非

本心雖應酬萬事然溺形滯迹者却非本心自體
自用非虛非實意必旣泯將迎不形如明鏡止水
虛而能應應而常虛知此者方謂之知心方可語
養心
去非心便是善心無妄心便是眞心若謂去却非心
妄心更求眞心善心便是架床上之床疊屋上之
屋
私妄之生必有來頭不可僅尋對治法對治者撲此
生彼終非究竟直須斷其根原
道心爲主則人心退聽故培養道心者廓淸人心之

本務若徒逐處對治未免頭出頭沒故養心貴知本務

䉬糠迷目天地易位人心意慮情識皆迷惑顚倒之根吾輩須是還他湛寂本體

捉賊捉贓則賊心服治心忿者須究忿生根由不隨喜怒轉此心便澄然無事然須知緣何得不轉於喜怒徹此方可言有主之心

心正則喜怒自當吾輩一切不當之喜怒皆由於心君之不泰

閑邪莫如存誠寡欲莫如養心

爲甚麼心不誠須是知過則改

心放縱不可拘執亦不得操存涵養須求眞訣孟子勿忘勿助明道定性識仁王文成語錄中言心諸條不可不時閱之以資印證

古聖先賢爲後人指下存心養性之方不爲不詳爲什麼累千百年不得一正心誠意之眞儒總緣人不能耐心體認因而甘心憧擾耳舉世相緣賢者不免獨不思心吾固有返求可得此身一失千古無我做一塲人奈何將自已一箇心不肯實納在腔子裏加工體認遂至迷罔終身與草木同蠹耶

讀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二句其得力受病處皆有由來須窮究其本原庶幾可爲印心之助讀書乃不爲玩物喪志

讀經書中言善心正心誠意本心者便須默識其意而舉以自照果否同異言私心妄心非心惡心者便須體察其狀而舉以自問果否無有有即改之無即加勉如此則處處讀書皆印心養心之助意慮微起天地懸隔此心豈可着於方所自蔽本來清明體段

爲什麼將天空海濶之心如拘如囚爲什麼將行雲流水之心如桎如梏爲什麼將玉清氷潔之心如厠如穢爲什麼將明鏡止水之心如霾如霧如倀之讐爲什麼將和風甘雨之心如魃如雹爲什麼使靄靄春溫之心爲氷爲灰爲祈寒之雪霜爲什麼使湛湛秋肅之心如焚如燄如大火之燎原爲什麼使左右逢源之心一貧如丐爲什麼使天長地久之心爲夢幻泡影大丈夫到此豈可不自慚自奮

回光反照是收心吃緊法物來順應是養心切要着不自生風波看此心有何不清平不自生揀擇看天

下何事可礙心

程子只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之說朙制外養中之旨
而更無幇補湊合之弊能從此着脚便能使身心
收束若更能做得恰好純熟自能使表裏融洽渾
歸肅雍之域

治心病須從平日溺志處治將去此亦急則治標之
法

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其本心乎

明道有云人心唯怒爲難制能於怒時遽制其怒而
觀理之是非其於道也思過半矣可見循理乃端
本澄源之法白沙怒火制以忍水之說救急對治
方耳非究竟也

無任情欲任情欲則心爲情轉無溺見聞溺見聞則
心爲識縛無任意氣任意氣則心爲意氣動搖若
本心作得主宰一切情識意氣皆我心君孝子順
孫不惟本不爲害原無非天君得心應手之人

心得其正則不知老之可悲少之可慕生之可樂死
之可懼以本心無老少生死故也故養心到無老
少生死之可言處然後可言正心

物交引心者是倒持大阿以柄授人故學[illegible]之大

本爲第一務

孟子云夜氣之所息息之一字甚妙旋水久定則澄
人心不收斂焉得清明然有大息法有小息法小
息者炷香靜坐息機斂氣使歸寧定昔人所謂小
歇脚也大息者艮背行庭無動無靜無人無我昔
人所謂大歇脚也二方對症用之皆有效驗然吾
輩須從大息下手乃不墮入野狐禪窟

無事時靜攝有事處煆煉

無事時天淸地寧有事時流水行雲然會得時則雖
謂無事時流水行雲有事時天淸地寧亦無不可
卽本體爲工夫戒愼恐懼之意卽春風浴沂之機
自然動靜如一

莫以衰老可以不必事心此心一息不存便失人理
此心蒙蔽一毫未徹便入迷塗

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無我可推諉處

勿以既老不能苦行此事不勞苦力只責志向勿以
既老耳目不明此事不靠聞見只問心地勿以無
人理家不能靜甞此事正要在事上煉境上煆忙
處操難處存耳唐文皇曰疾風知勁草吾輩正於
艱難拂鬱時見志趣見力量見操守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三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功勍謹錄

同學諸子　叅閱　及門諸子校

傳道諸儒評

董子

董子生漢初學術未明之日而獨恪守禮教毅然獨尊孔子崇六經之說天人三策雖未醇乎孔孟之微言亦可謂暗室之一燈至正誼明道之旨則淵然符吾夫子先難後獲之旨矣使在孔門得聖人陶成諸賢切砥當必與四科諸賢輝映聖門惜乎其生之非時也然以其生如此之時而獨能遵聞行知不愧儒者氣象則卓然豪傑之士矣

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原不曾講學亦原不曾窮經然觀其立身之正大光明立德之淸眞簡諒存心之忠耿直誠制行之公讜弘恕嗚呼其天生之中行乎使在孔門三千七十子中四科或當急收耳且窮經著書士君子隱居求志之事其實窮經本期于明理致用著述原所以修辭立誠如武侯之立身立德存心制行眞能

致六經之用眞能坐言起行自不愧伊尹而下二千年間僅見斯人也何可令孔孟天德王道一貫之學僅以章句文辭盡之又況出師二表足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澹泊寧靜之旨隱然開主靜立極之宗傳耶

王子

文中王子特地要行周公之道學孔子之學據其天生氣稟眞有中行之概向使老其年深其造當必卓然可觀惜乎其死太早耳然盡濂洛關閩河會崇姚諸大儒之精詣密修遂于文中則有之若云能副文中之志量亦正僅也嗚呼其無待而興之豪傑乎或者謂書乃阮逸假托恐亦不然逸好其書[illegible]中點染潤色容有之若其志識之弘毅卽盡十逸輩如何可以假托

陸子

陸宣公時理學未明不知其何所從授見得事理卽此明白體得經旨如此融浹赤心讜論[illegible]言卽濂洛關閩不能駕出其上今觀奏議之[illegible]其見窘于格式其實義理文章融事融理[illegible]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此正善于行道[illegible]

世眞儒使在聖門亦當兼政事文學之科皆道中得
此等人乃見大道不迂六經有用何得以口不談學
功非註經謂非吾道宗傳云

韓子

昌黎韓子見得文至六朝靡靡不振奮然力挽狂瀾
師效孟子爽健堂皇之文且能因文見得從來道統
之源流亦不可不謂有志有識矣但見道只于典要
傳道僅于文章且即其所見者亦只供文章之用而
不知實體諸倫物綱紀出處取舍之間嗚呼抑末矣
至于初之闢佛如此力而後復眷戀大顚亦足見其

見不眞力不定也故斯道宗傳斷以程朱之窮深兖
微身體力行爲入門升堂韓歐或當另議耳

胡子

安定胡先生當周程張朱未生之日而特持師道以
經義治事立教遂于學術漸近切實雖視濂洛關閩
五先生之精詣深造較遜然已開洛閩師道尊嚴之
門則是濂洛關閩于吾道有倡明之弘功而安定固
五先生啟途肇端之先覺也嗚呼難矣

周子

濂溪周先生特地揭主靜之旨開誠明之宗無欲學
聖一語眞與孔顏心宗淵脈脗契嗚呼于吾道眞有
取日虞淵奇功乎太極圖有從授無從授主靜之旨
有從來無從來不敢知要之特地而起固見天授之
奇即脫穎而出亦見志力之卓也吾道中興先生眞
首出矣

程子

明道程先生氣禀清明見地淵通德器粹美制行誠
直淵乎中行之選孔門顏閔之儔也問學濂溪不敢
謂淵源無自要之擴而大之則先生之自得爲多眞
吾道之元氣乎老以歲月優之六位古王佐盛德大

業或可致也而止于此天之無意于斯道斯民如是
夫惜哉然于顏閔後使斯世重見兩間太和之氣于
吾儒中則二千年之景星慶雲矣

程子

伊川程先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得天地秋肅之氣爲多也吾
道有斯人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乃見義路禮門耳向
若參以明道之淵通矩方規圓吾道中行矣然于學
術湮晦之日而兄弟以身作倡卓然會于聖之宗傳
明六經之眞諦言師行法則二千年來吾黨之典型

未有或之先者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先生當其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經心理會及出而用世隨身所到必盡其分不顧利害不計稱譏功業雖未滿其心願志量則有餘于建立嗚呼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卽吾夫子猶爲見難其人若公者不亦當之而無愧耶故雖經術之精切不及陸宣公道學之淵微不及兩程子而要其志量弘毅振勵名節士氣之功則一代之偉人矣向令

生于孔門政事一科必所亟收也且論學脉者以其扶植人極有功世教耳若公負剛大之氣抱致澤之心先憂後樂公爾忘私其于人極何如世教何如而謂可拒諸聖道之外竊恐語言虛浮之習種種滋吾道之弊實矣

張子

橫渠張先生氣質剛果學力苦堅前無所依旁無與輔超然入孔孟之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嗚呼卓矣至如西銘大旨淵乎通古大人之學知禮成性粹乎會吾夫子之心大化雖未敢遽許而在吾道宗傳中則弘毅二字自不愧焉

邵子

邵子弄丸之旨藹稱儒林不知一着此見不免反爲丸弄矣此道彌天漫地平鋪兩間何處非丸何丸可

弄何處是丸何人弄得謂此老無得于心余不敢誣此老謂此老眞得乎道余亦不敢誣道也然其品格要自淸風明月灝氣孤行矣至如皇極經世河洛圖數世雖其傳揆之聖道終須另作一種道理一段議論行世爲博物者資談柄耳不得與太極西銘並行吾黨也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方正持身忠誠體國孔子所謂剛毅之近仁者也論者或以見道未甚分明功業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議之然以公之心事皎如白日品操屹如泰山[illegible][illegible]

見道遜于關洛弘勳容讓范韓而要之躬行實踐義路禮門則吾黨之典型矣雖百華言詭行者未之或及也嗚呼賢哉

謝子

上蔡謝先生能深思能克己能窺探學術之血脈至其愼守名節猶見其實能遵聞行知而見之行事朱子稱其英果勇銳强力不倦葢不誣云

游子

定夫游先生氣質清和見亦通脫平生著述止于中庸論語官亦不過監察知州而當時皆推高之卽伊

川先生亦稱其德宇學術與政事之絶人殆坦衷諒德卓然自信者乎

楊子

龜山楊先生德宇冲然不爲崖岸其淡樸眞誠之槪歷終身而不易葢先生之學務求自得于内故其所造者日就于簡易淵虛殆學明道先生坦衷諒德之風而又別有會心以成其家者然高于支離膠滯者亦多矣至晩年一出人多議之而先儒則謂龜山此行固自有病但只後人又何蔓到他地位嗚呼此言乎矣然又似不足此出而抑又有可取者在則愚意

所見覺稍別也今無論有可原則不可病不可病則自有可原也且試思宋之國勢至此是何等時乎祖宗百五十年宗社且將淪于喪亡正仁人義士奮不顧身之秋龜山平日目擊心感直苦于無可措手一旦被命徵用胸中平日所籌畫而蘊蓄者亦自顧可以濟顚扶危保境全疆矧旨意雖出自奸京要之朝廷爵命京得而假京不得而私則庤召直出揆以孔子欲往佛肸公山弗擾之召不更爲無一可疑耶且後二年之間二帝北狩中原鼎沸義士接踵而起者假名赴援借號保境君子猶爲義之謂其急君父之

難知勤王之義也矧先生抱屈突徙薪之忠于朝命尙行之際者耶又或者雖以後此之師道己用李綱己相而終無救于宋亡爲嫌然要之自宋不盡所用而莫存非先生之說本不足以存宋今試思當龜山初至之日卽用其盡復祖法之說一祛黨與之私弊法盡革善人是求金人去沶之後師道兵柄得伸李綱終相不罷不割三鎭以待契徵援師而守境君臣勵精將士和同金遂能遽虜二帝以北耶嗚呼亦不免以成敗論矣故愚于古今論龜山與有明唐荆川因倭寇被徵出山二事而竊嘆吾儒論世亦多不盡

情實未盡乎允也

昔周之嫠婦不恤其緯而恤宗周之將亡君子義之龜山之出去宋亡年餘耳嗚呼此何時也正仁人不恤其身不恤其家以謀國捍境之日也矧龜山素明大義康濟爲期者乎且蔡京此擧以國勢將危思用老成而濟顛名義自出于謀國則龜山之出因國勢之將危而思欲以所學拯溺名實亦出于爲國龜山知有宋耳知召命之出于宋耳何知有蔡京又何知爲言之出于蔡與假于京者故龜山之眞能存宋不能存宋余亦不敢知要之龜山之心乎謀宋心乎存

宋此一出固所不當病也

劉子

元城劉公遵溫公之訓終身口無妄語而立朝持身毫不爲利害禍福所惕屹然一時不食之碩果嗚呼是固吾黨操履不苟之士也義雖未弘守自可尚

呂子

與叔呂先生清明沉潛在諸昆中尤爲粹美而其折節好學舍已從人深潛之思湛定之性卽程門亦推先覺焉向在孔門未知其與二冉何如要之亦漆雕諸賢之流亞歟

胡子

安國胡先生自幼有出塵之志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對君則以正已爲要出處則以自信爲本立身則超然自立于權勢之外而曾不爲蔡氏父子所汚辱嗚呼名節者衞道之籓籬如先生者可不謂吾道長城耶至于二十年潛心春秋凜凜乎內外名分之防直欲藉經義以啓悟世主之心而振刷士大夫積頹之氣則尤見其心乎國討心乎世教人心也穿鑿之嫌或者雖責有煩言要之于經旨外自有勸懲正不必概施責備之論耳

羅子

豫章羅先生見道未敢謂弘暢造就未敢謂高深而能確守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一脈源遠派長上衍洛川之淵源下開閩流之浩瀚厥功自不可掩也至于徒步從學龜山于蕭山鬻田往見伊川于洛陽其向道之勇出中心之誠尊堯一錄其一點獻納不忘君親之心抑又惓惓諄摯嗚呼其至性過人恪遵師傳者乎

李子

延平李先生志行卓然見地眞切著述雖不多傳然

無一字不從親身經歷煅煉而得故其遺書字字有味逈非意見摸擬語言比較者之可倫蓋有德有造之人有德有造之言也至二恪守洛脈大路闡流隱種文公先生反身體認之真脈使得由博悟約以弘聖道宗傳則先生之功亦又茂矣

朱子

紫陽先生承先啓後之志崇正衛道之功發明六經之力表章周程之勳學術則一尊循序致精之旨教法則一宗教不躐等之傳孔門游夏之選恐未能或之先也至既老之歲省克尤嚴本體指示晚歲不忘

先可見先生仁爲己任望道未見之心淵乎上符古聖賢之心矣吾輩師其學必師其心法其詣乃爲善學先生不然讀其書不知其心之所向學其學不察其詣之所歸徒以口舌尊奉曰吾學紫陽之學也恐非善學先生者

紫陽先生生平學宗則論語博學篤志一章之旨教法則論語始先卒後之宗制行則嚴毅方整著述則正大堂皇嗚呼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孔孟而後非先生其誰與歸哉顧以初年衛道之嚴坊道之切學[illegible]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讀書按諸洙泗四教之旨四科之成有遺憾焉然其後因學者譏詆陸子則自明其意主學問見及門拘牽文義則時時指示本體過而即知知之卽改視道爲衡原無適莫此一點心天地鬼神當且諒之先聖先師當且原之論人者論其得力乃得其平師人者師其成功乃符其真而今之談學重悟者往往妄有譏彈或謂本體之不足重修者又往往不分初終至謂工夫之盡實嗚呼不知紫陽者固不知其得力矣卽宗紫陽者亦豈盡知其成功哉必如麗高二先生論世知人尚有公評耳然終不如紫陽之自知語皆本心論皆實事也善學紫陽者亦于紫

陽之自言按其全書詳味而深體之庶幾乎一一得當耳不然竊恐不涉徧卽涉誣也

先生無經不註無理不窮一洗漢魏以來穿鑿隱僻之病而十七歸于平正通達其功正自卓偉後人既未能細心觀理又未能參會舊註比較其得失徒于意見不同之間索瘢投瑕無論其無當卽有當焉俗抱之寸朽尺璧之微玷曾何足以議先生者惟是大學格物之旨不實靠明德新民作底本而泛指天下之物爲涉于微竟易註明易之道不主三聖人數人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從道寡過之旨而主于卜

並示勸戒覺視易爲狹詩註多駁原序以從己意或使詩人忠厚諷托之旨少隱一風男女淫褻之章過多亦覺于吾夫子删詩立教本旨不盡符契此等處使先生再延歲年而門弟子中有高識者商確其間挨以先生之虛懷同善大公無我正未必不翻然樂從惜乎不可得于當日也則自今以往有善學先生者追復更訂亦正先生之亟待而爲吾道所倚賴矣

張子

南軒先生生富貴之家嚼然不滓幼承父兄義方之誨長資師友正學之傳識見朗澈深容學術純正精

明制行必心安理順立身則孝盡忠全嗚呼其明道之流亞歟至若希顏一録武侯叙傳寥寥二編中願學顏子之學欲志諸葛之志一段亦心千載下讀其書信其志猶足令人掩卷泣也而天不相道不永其年則吾道之不幸哉然要之未至其姿近中行之姿造近中行之造其自成亦艮卓也

又曰泮泮乎美哉其眞心眞品眞學眞行眞忠眞孝殆與武侯明道相望于千載間蓋天地元氣之所鍾而兼之得力于父師之漸摩知行之深造故其自立之淸超卓偉如是夫

陸子

象山陸先生爽直眞率于語言格套外獨能脫穎而出直指涵養本心以求合孟子先立其大之旨不可謂非探本之見顧其張皇此心之本善而疎畧盡心之全功知吾心爲六經註脚之根源而不知六經實古聖賢已盡其心之言行信心太過窮經功疎自信太甚受善未弘極其末流偏蔽之弊原自有之然以其認定本心本性之自明自誠日用行習之重在養心立本則亦後儒支離繞擾者之一貼淸凉散矣而或者紛紛競詆爲禪而不察嗚呼禪自是去人倫離

事物超然出世之旨象山自明人倫察事物淵然經世之宗路逕何啻天淵而可以此二字錮之耶乃若一門十世之孝友荊門數年之善政向在孔門自四科中人耳近儒卽善排亦恐不能民千古是非之公也

眞子

西山眞先生自信卓然當學禁摧折之後而奮然以倡明正學爲已任濂洛關閩之傳旣晦而復明者尤生力也至于立朝則務欲正君于道積誠啓心涖政則務欲實惠及民不負所學求志達道幼學壯行孔

孟積心相待之旨千載而下先生尤踐之矣乃若大學衍義則表裏經史資益帝王足為宇宙不刊之典千秋之金鑑在是矣功又何偉也哉

薛子 文清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力行近乎仁如先生者殆庶幾乎又其當有明聖學未啓之日而先生獨起而以復性為工課名教自防檢利害生死確乎不易以開一代道學之傳嗚呼厥功亦至偉矣哉

胡子 敬齋

先生端重懿恭動遵禮度而生平語學則惟曰為己

語治則惟曰王道亦何其見之獨正乎嗚呼吾道中如先生其斯為恪守宗風尊聞行知者哉

陳子 白沙

白沙先生學宗自然每教人于靜坐中養出端倪較其所詣亦只于龜山門下相傳靜坐指訣得其崖略而雜以康節弄丸餘習耳實未盡程門相傳蘊奧也然當性學尚未大明之日而先生獨發其端而引之緒亦可謂一代之人豪矣又後之學者每以白沙陽明同類並譏不特不知聖學血脈即陽明白沙異同之辨亦且未解矮人觀場隨聲附和即二先生聞之且不足發一笑也

王子 陽明

陽明王先生天生穎姿學力亦苦觀其竄逐之日忘寢忘食以窮斯道之歸可謂勤矣然尚日困窮中適出真性耳至于歷仕中外晉掌三軍制府轅門即為師增講院其一段篤信好學之力吾黨曾有幾人乎老以歲月所造當不止此惜乎其僅此也然如良知之傳或者雖嘖有煩言亦正自換之孔孟而無悖也何者大學之道先于明德孟子一書性善提綱良知即德之明而性之善耳兄致之一字固本體工夫合

一無遺也耶明德盡性無弊而謂致良知有弊耶獨其張皇良知之本善疎略下學之實工且大學合明新止善于一貫孟子告世子性善堯舜亦發蓋謂全體以大用而全真體以實工而備而先生獨揭致良知三字為宗傳且謂無俟于考古證今則宗語微墮一偏耳此當時窮經之功少夾持之功微而信心無前之為道害也然要之在吾道中實開爽豁則數百年間積陰之晴日矣昔朱文公許孔門子游曰易簡疎朗弘暢條達嗚呼如先生者其為學自如是為人自如是其著述文章亦無不如是而謂禪學中有此

旨禪門中有此人耶至于平江西兩廣之積盜其條畫措置無非古王佐之用心則又吾儒之僅有而乎蕩平寧藩　論者咸推其奇功偉勳足高千古而吾獨深重其心蓋以本無兵權之客臣而君爾忘身國爾忘家直以身抵滔天之勢而障其流卽其不濟此心猶昭天日泣鬼神也矧一舉而成奠國安民之功乎昔孔子小管仲之器而仁其功向令以先生經孔子之品題吾不知其推猊當何如也而顧以悠悠之議戔戔之論廢宇宙公評勢不至使吾道盡歸于虛浮無用不止耳故吾旣願論先生之學者原其心推

其實而尤願論先生之品者覩其功原其學無使千百世下論世者有知人實難公論不伸之憾也

象山陽明世多同類譏之不知象山陽明所入各自不同其學孟子也亦各不同象山從孟子立大本求放心入手而未旣其全蓋孟子言立大本所以立小者不奪之本言求放心根于實盡學問之道而象山則曰除立大本更有何說又曰人心本善原無欠少只在自立更不申明本末兼該實盡學問之許夫立大本豈其遺末求放心安在非學然僅言立大本僅言求放心則似單單于本心一着看到矣不善學者或將認此事僅主靜還虛之事宗旨不俱墮一偏乎故象山之學雖曰宗孟子其實未旣其全也陽明則從孟子人性本善皆可爲堯舜入頭故雖以良知提宗若本孟子不慮而知求要之實從性善卽可爲堯舜闡義其視象山入門又較直截然亦未旣其實也蓋孟子言人性之善在仁義禮智言盡性之義在知言養氣言堯舜之道實在孝弟堯舜之學在明倫察物動容周旋中禮而陽明言致良知則曰良知卽聖言致良知則僅曰致之卽可以至聖且言良知則指知是知非言致良知則曰但盡吾之良知無俟講求

古人之儀節固未嘗非孟子之意而于孟子仁義禮智根心之實旨知言養氣明倫察物之實事實功概乎若畧也不知者或疑致良知爲僅致這一點虛明之體而無知言養氣人倫物理之實事實學其于宗語亦覺墮一偏矣故陽明之學雖曰宗孟子其實未旣其實也故王與陸相提而論象山之旨視陽明較有積累陽明之旨視象山較爲直截而並衡于孟子則二公皆有出人之姿而未旣經學之蘊有學聖之志而未旣學聖之全量實功視孟子原不無流弊耳然側以孔門諸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或可耳

以異端則爲失人失言也蓋二公同在人倫日用中盡性至命禪固盡性于人倫日用之外也制吾儒之盡性至命而盡歸二氏嗚呼亦幾噎廢食且以見所學之止于糟粕也夫

近時排擯陽明曰禪學曰心學家以良知爲禪則己爲不知人不知學以爲心學家則尤覺失人失言無一可矣人心道心始于堯舜而宣暢講明于孔孟之門發揮推原于程朱之口今以排心學爲尊朱嗚呼無論不察于心學之淵源亦不察于程朱之學不察于程朱之言矣且不知倡此說者平日看二帝三王

之典謨訓誥作何理會其道法心法平日讀四子諸儒之遺言如何窺探其大旨宗傳即平日自己之講習討論者將此學當作何事也又其爲說曰吾擯陸王乃所以尊朱子嗚呼抑又不察于陸王之言心體即朱子之言心體特朱子欲人由博而後歸諸此心之約陸王欲人先從此心之約而後使之博其入手由博由約或異其會歸于盡心存心則同陸王正宜資朱子之實功而心體始得乎實圓滿朱子惟其兼陸王之心體而學問乃爲切近精明論陸王者取其學知重本而惜其言功疏畧則可鑒其言涉畸內而遺其流弊所極則可尊朱子者謂其本體不虛而言歸切實則可謂其工夫平實而流弊或輕則可却不可以陸王本與朱子同重之心宗而謂爲禪又不可以朱子原與陸王同歸之心學而于陸王反擯斥之不容餘力欲尊朱子而徒尊其標末欲明朱子而反晦其宗傳也此既學術之無容嘵嘵矣且有甚不可者漢唐之黨皆以小人攻君子自宋中葉乃以君子攻君子風俗已衰于前日　然尚以洛蜀志趣不同相攻擊耳至明之中季則且以理學攻理學舉宇宙天寬地闊之中更無一步和平坦蕩之途矣風俗之

敝憂在人心此正有心道脈者之所宜心痛亟挽吾黨向學之士所宜深懲力變者而晚村輩又復推波助瀾以啟吾道之紛紜而增口舌之競尚噫過矣且國家統一聖眞折衷儒術體虞廷五臣並用之風推孔門四科兼收之義象山陽明久陪孔廟之祀而以處士橫議其間亦覺自用自專之非宜耳然則今日有留心世道人心之責者于大道歸乎正眞之日一消黨伐攻擊之私而歸諸一道同風之盛固天心民極往聖來學之亟待矣

鄒子東廓

先生救時之弊而救以體行良知之學故其[illegible]粹
然公爲王事至于一聞宸濠之變而直率羣從起義
兵則又見其見義之明爲義之勇而眞能致良知
者也嗚呼使當時之講良知者盡先生何至使當世
謂理學多僞學又何至使後世談學術者歸咎良知
之傳哉

羅子 念菴

先生深潛純粹簡靜謙恭其制防之切有原思克伐
怨欲不行之力而其廉而不劌清而不矯矜而不爭
鑒道爲趨而期以盡性至命爲歸使在孔門亦當居
德行之列矣宜孫鍾元先生列諸大子也
又曰吾儒中矜貴二字惟先生足以當之庶幾乎有
衛道之弘功矣

顧子 端文

先生勁氣熱腸得自天植惟義所在視天下無不可
爲之事善與人同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東林倡道
雖未竟挽回世道人心本志而要之培植明季忠義
之氣于不墜則振興名教之功于斯大矣至于發明
學術折衷千古本體以性善爲淵源工夫以小心爲
要領掃盡一切支離虛寂之見則尤屬聖學宗傳有
功道脈焉若夫附會東林之人不無陽君子者亂其
中世或以此病先生然以孔子之門尚有聚斂之季
子荀卿之後尚有流禍之李斯程子之門尚有陷師
之邢恕甚至堯舜爲父而朱均之不肖且繼踵相生
大抵事之非我所能豫知而限于力之無可如何者
雖上聖大賢亦且不能逆必之當身與其子孫而謂
可以責先生哉此則妬婦之口耳食之人徒見其褊
衷闇識不足與于論世知人而與先生無損也凡我
子弟尚論先生尚無吠影逐聲使猭中人反笑吾輩
則予之望也夫

高子

中憲高先生學從識仁盡性入手故其所得力眞切
淵邃而遺書亦味潔旨淵耐人咀嚼至于終身績學
則切切以復性爲急立朝則嶽嶽以名節自持向令
生于孔門亦七十子中高弟之選也而或者至以心
無一事謂敬之言忘其爲原本紫陽且爲中憲罪案
而詆之嗚呼悠悠之口曾足憑哉又先生生平以朱
子爲宗得其心精而論者不察羣目爲禪嗚呼抑又
不察于朱子之淵源矣

李子

二曲李先生學無師傳年未弱冠獨從宋明諸儒中窮探宗傳故其所自得于心者體用兼該內外不遺蓋于諸儒中獨爲不立異同超然獨會者耳然于指示初學則恒從程門體認未發一訣教之入見性之門而必合語默出處辭受取予一無或苟以爲立身之實則先生既從生平之自得者擧以語人亦折衷學術親切之路而使之的確不迷也故全集所言多出此旨而至于揭悔過自新爲功課盡性無欲爲究竟以反身爲讀書之要領以名節爲衛道之藩籬則于聖門宗傳益覺切近明白矣況其淸操峻節挺然

以身樹名教之坊而屹爲一代師法則尤所爲行俱教俱以身衛道者哉

評諸子

或問董楊王韓孰優曰兼天地人之爲儒儒者天地人物之需也匪道胡需匪需胡儒漢魏晉隋之間道弊極矣有言于立天地心作生民命繼往聖而開來學者獨仲淹耳其祖述仲尼之業也知明道之宗者也夢寐周公之功也知行道之準者也天假以年詎可量哉韓子文章士子雲先賢優孟耳視仲舒儒者氣象有遜焉別文中繼往開來之人乎曰昌黎擠子雲于孟于承叔推韓子而遺仲淹何與曰各從其所見也韓楊而可追子輿之踪班馬歐蘇亦得升孔子之堂矣或謂文中之擬經爲僭何也曰以孔子而視堯舜禹湯文武君也刪定詩書不爲僭以文中而視孔子師也師師而獨僭乎夫夫也孔子之願學而不得欲見而不得者也曰漢魏六朝之事與文果可續唐虞三代乎曰唐虞三代而唐虞[illegible]代[illegible]漢魏六朝而漢魏六朝焉會逢其適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詩採列國書錄秦誓苟其義有可取而吾義仲焉漢魏六朝猶春秋之文與事也孔子不爲嫌而謂仲淹嫌乎曰中說之擬論語何也

謂非孔子之血脈而其教則不可謂孔子之正規孔子倫化工四時之氣而陽明則秋冬肅殺之氣也或曰教既非孔子之教矣何以學不可謂非孔子之學乎曰孔門之主求仁者盡人合天之學而陽明之致良知者亦盡性至命之宗也況依然曾思致知明善孟子知性良知之心傳耶得善學者而用其長焉固陽明之肖子更得善學者而補其偏焉尤陽明之功臣今之毀王者固惡而不知其美謂之憑耳而食可也即尊王者亦好而莫知其短謂之裕父之蠱可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四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全校
同學諸子叅閱

課程示門人大定愓生

每日將明起畧坐片時振刷一夜昏氣提醒一日精神

清晨盥漱畢念小學一二章時文一篇期于明熟不以貪多為貴

早飯後看四書或本經二三葉就講義訓詁明白後須句句反身實證蓋看經書能實證以身久之聖賢言語自一一見得親切即作文亦自入情入理不至成浮泛語言矣

午飯後須歇片時或靜坐或散步大約此時心境欲其閒適靜虛蓋前半日精神已耗勞須虛閒數刻以培養之庶後半日誦讀講貫不至精神昏憒切莫恐以閒適靜虛悞功此正讀書人悟根基也處閒片時後讀文章一篇本經一二章日西時又歇息閒適少許時看性理二三段務求通徹大義切莫草率了事以為非當務之急也蓋讀書人能于性理得力者一

切書自然入微郎人品心術亦自日進高明矣
晩飯後看通鑑少許春間則但看通鑑後或静坐或
月下散步但一鼓即臥不必夜深秋冬則看通鑑或
讀文章或讀本經讀畢静坐少許而臥大約以二鼓
爲度亦正不必夜深盖人之精神有限太耗勞則神
不清寧神不清寧則入悟爲難且前夜太勞則次日
精神亦易沉悶是欲多讀書而反妨讀書也大抵學
問以養心爲本心苟不放無論讀書作文爲學問即
一切行住坐臥時時寧定湛一正無非眞學問耳今
之學者不知存心爲學問之本毎以静坐收心爲流

入禪寂豈孔門之定静安慮誠意正心孟子之存心
養性立大本求放心皆禪寂乎又豈人之精神只該
勞擾紛紜乎無惑乎離書而此心茫無着落即對卷
而此心終東馳西奔也又謂讀小學性理爲迂濶豈
聖賢經書垂訓只爲後人利祿之資而無關于科第
利祿者遂不必讀乎又豈做一塲人讀聖賢書只該
空襲其訓詁章句作進身之階而不當知身心性命
倫常綱紀之實乎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恐不如是又
以爲讀通鑑等書涉于泛務恐妨舉業不知士不通
古知今二三塲策論將作何對做官後不學無術又

無論矣況乎朝廷取士原欲考經術通明之士故
或以試學或以觀識或以觀言皆所以歷視其才學
取之爲他日經世理物之資耳一思及此正當自勉
自愧不當因流俗浮薄之說而自墮儒生本務也大
抵理學舉業原是一事自後世利祿之士溺流迷源
遂失本面而後人相習抑又沿而不覺見前此者只
以時文得科第遂謂朝廷取士只取時文又謂士人
讀書但當精通時文使可弋科第而取利祿足爾外
此而學非迂則拙故分理學與舉業爲二而詬病之
矣嗟乎學而外理不知所學何學人而以理學爲詬

病且不知自居何等其亦不思而已又況乎士不通
明經史融貫古今則淺陋無識安能發揮聖賢心事
即時文又焉得入理入情乎縱儌倖科第而淺膚之
詞油滑之調當時不見賞于士夫他年不增重于藝
林不亦玷科名而羞當世之士耶大抵無志則已若
要作眞學者則斷宜從此行持外此而學吾不知之
矣

又時文自有眞正脈路脈路不眞則爲浪戰一切請
文作文須一尊前輩爲法程不可自作聰明

旣已離師則朋友最是緊要須擇有志向上者結爲

同心約以德則共勸過則公規毋乏交濫取以致有
損無益
又人生大倫有五孝爲第一自今一切須承順親心
不可毫有違逆大舜閔子王祥人子千古師也

課程示門人[illegible]趙性

目下清晨早起畧坐片時振刷一夜昏氣提起一日
精神然後讀四書數章小學數章讀時卽須講究明
白通其大義不可苟且忽畧
早飯後照字帖臨摹數行務求楷正然不必輕用影
格寫字後看四書數章講明訓詁後務須反身體會
午飯後須虛閒半時然後講讀性理二三葉務須大
義通徹不可徒記語言爲口舌之資畢則又虛閒片
刻然後讀通鑑五七葉讀時亦須設身處地求古人
精神命脈所在畢則或習射㴱清旣以暢快一日精

神亦且熟習適用技業晚仍靜坐數刻而臥
過半歲以後則四書小學二書可畢早晚仍如常靜
坐數刻盖靜坐所以培養精神清除雜念且爲讀書
入悟之基此卽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義故此
叚工夫乃終身日履之中不可或廢之事也每日功課
宜增以講讀尙書孟子雖不比經生得遍及五經
亦當講通尙書明其大義所以然者尙書是二帝三
王道法治法之統宗學術治道無不于此發源須讀
之識聖帝明王之源流然後學問能識路途耳讀畢
時然後讀禮記以考禮制之大畧盖禮是人生立身

經世之綱維禮記雖不盡出于周公孔子然先王之大經大法昔聖昔賢之微言精義實于其中存焉讀之可資以陶性淑躬經世治人故不可忽畧但讀時取其觀會通以行典禮不取其苛求節目取其檢身心而資設施不取其徒資記誦也至于易詩春秋待讀畢書禮後視有閒時更能窮究一遍自好然須于他日讀畢書禮相視其時日之得及不得及再商耳總之書禮二經之外合以前所未完性理通鑑須再用年餘工夫然後可以他及待畢時則如大學衍義及衍義補二書却須大窮一番蓋此書亦不必其精

當然明體達用的條目已自統具[illegible]其中如醫書中東垣十書孫真人千金方症治[illegible]雖求之即不必盡宜于時善用之亦可救人[illegible]秋通經濟縱不能博求文獻通考經世八編等大[illegible]須于此書窮探一番識古人經綸注措梗概到胸中體認得項項畧有頭緒後亦自能對時現之症下投病之藥擔當人國家事也然這工夫縱勤讀會讀者亦且得二年有餘到得二年後尚能閉戶潛修則如經中之易史中之國史集中之賈長沙劉中壘集諸葛忠武遺書陸宣公奏議范文正二程朱文公張南軒王文

成全書以及武經七書並本朝會典凡道德經濟古典時尚可以兼資者端宜次第下工矣然這工夫若只涉獵性敏者亦須三年性鈍且得四五年若到得尋討有蹊徑得心應手則終身為耳豈易言哉吾子但于三四年後看自己的際遇如能更那身子專心探討庶幾多識畜德可成一大人物倘到此無有暇時但終身能于前項功課反覆尋求討出適用消息亦便可理家出仕用之不窮也總之古聖賢經書雖多理皆相通但能于前數書融會貫通即千萬世通行之道法函蘊包舉于此雖不必更求他書亦自取之

左右而逢源若于此無得即讀盡世間書終無益也蓋讀古聖賢經書于論道德處須切身理會論經濟處須設身處地不須徒記其詞作負販之學不須徒尚議論作口耳之學不可舍其大而求其細不可泥意見而昧宗傳更不須纔通其意便自滿足纔能下筆便自矜張庶幾識日益高學日益醇即德器亦且日見[illegible]成一偉器也目下自不須盡交至于到得[illegible]時德不孤立必有[illegible]與朋友論學亦不必强其所不能不必笑其[illegible]不知並朋友相交則無益之人亦不必多及有志之士切不可輕

疑好德如色容才若淵忠上親下敬老慈幼即他日
仁育義正民胞物與之規模實培于此彦通不欲作
大人物也則已如誠有志願于此勉之

明學

入門之要

學者不知立心效法聖賢只是此志不立若是立起
有爲若是之志苟且怠肆之念自然不肯出苟且
怠肆之行自然不肯爲矣然辨不淸自己起念是
公是私是義是利縱振厲奮發如囊螢映雪刺股
懸梁之敏勤只成就得好高務勝自私自利之念
耳故立志須立正志而要成就得正志須先從立
心起念處辨明義利公私然後脈理不差徹底澄
清朱子生平教人莫先辨志而象山教及門亦諄

諄以辨義利之志爲第一事皆此義也蓋在常人
則僅知致辨于此志之立不立大與小而在吾儒
則務辨于此志之眞不眞正不正耳

戴記曰離經辨志而孔子則曰志於道孟子言尚志
則曰仁義可見尚志先須辨志而所謂辨志亦辨
其所尚在道不在道在仁義不在仁義而已

志之爲字從士從心而孔子論士曰士志于道曾子
論士曰仁爲已任濂溪論士曰希賢希聖希天可
見士不可不以聖賢爲志而道志亦必是出于希
聖希賢仁爲已任的正道理正念頭然後算得士

之本心始叶得個志故志之從起不可不辨
學者甘心小就人以爲無志吾以爲只是無識若是眞知得宇宙萬古千秋之遠我纔有此一生苟且因循囫圇過一生縱使自立而不能臻于大成之域亦爲未滿人量雖欲不失希賢希聖之志而自不容已矣

自立在志辨志在識蓋學者一生人品學問之成就視乎志至于其成就之大小偏全則全視乎識即如世間無志之人本不足成就事業然亦有儘能立志不肯甘心汨沒流俗而卒之所就止于一善

一長者則智不足以知其大且全遂以小者偏者爲可安而甘心就之耳故眞欲立志者須講明眞路途乃可若急不能辨別大小偏全却須慎擇師友開發其正知正見也

聖修原重在實行然眞知則是點化實行的丹頭若識不足以知圓滿中正的準繩極一生功力只就其所見而止即如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人其力行豈不到得聖人田地只以智不若孔子之中正圓滿故極其所就止清任和之一偏未能如孔子之時中況當聖遠言湮之餘非眞有高出千古之

識何能于流俗馳騖之日見大識遠力造其域耶故在後世與有志者言學必先開發其識要使先辨得是非偏全乃不至迷于所趨

五經四子原相表裏但五經論孟雖無非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然却是分條晰理散見特出大學則孔子折衷千古學術括四子五經頭腦而揭爲學程以示萬世者也故大學一書凡做入的全體大用眞體實功無不具此學者讀五經四子若急不能辨得學術路途更若不能得明師良友親切指示能長尋味大學究其宗傳自可漸明學術大小偏

全之槩

大學所以言聖學規模而以爲得止必由知止近道必本知所先後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格致無非以知爲始事可見辨明路途乃聖學第一事而至于欲明明德于天下而遞推所先必始格致則尤是立志先以辨志爲要之明証蓋欲明明德于天下乃古大人之志而功則始于格物以致知則立志之必先辨志抑又昭然分明從此着眼尋求古人致知脈路自當有見大識眞時也

更若看大學天德王道一貫路途心信不及又當原

始要終反覆參証原始如何大學之規模固孔子
折衷千古學術以成此篇實是祖述堯舜道法而
立此宗且以大學上印諸帝典看大學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會與帝堯明德親族平章協和弘規有
異旨否若能參照得明白亦自可知千古聖學無
非以天德王道一貫爲要歸不如此便非宇宙經
常之大道要歸如何孔子之道一傳爲曾子再傳
爲子思三傳爲孟子原一脈相承今觀曾子既奉
此爲學宗而子思則前後反覆推衍如性道教之
一貫中和位育之一貫達道達德九經之一貫明
誠之一貫盡性盡人物參天地之一貫德性問學
之一貫無非與大學明新止善一貫之旨相表裏
至孟子善信之必至美大聖神而後全深造自得
之相因推心行仁之相因亦無非大學全體大用
眞體實工一貫之旨當可知孔門相傳原無一不
本于大學特不至如後世之言學者守其立宗語
不離口也能於這裏上下千古遠徵近取亦自能
漸識得學術宗傳做人正路耳
又其次更不能明學問宗傳做人路途宜于西銘一
書反覆推求生人來歷生人分量生人宜盡之實

義亦可見得大學明新止善乃吾人切身之矩範
雖欲不如此有不可得者
總之入門之要在于立志而立志要須辨志辨志之
要則有實工有借資闕一不可而實工在于自已
大其心胸勤其居稽考古証今悉心體會借資則
莫如五經四子明師良友以及諸大儒之精論名
言而無以濫交泛覧自亂其識乃得當耳然以去
聖既遠師學少傳師友既非易言先儒之學亦各
從其性之所近故既須資以印証又須以師友之
教先儒之論自已潛心印証諸五經四子而以大
學作準繩庶幾眞體實工全體大用會極歸極永
無岐路之差耳
致功之實
志既辨清却須實下定力晝爲宵得瞬存息養動靜
皆有考程然後厥修乃來道積厥躬最不可遷于
異說不可撓于他謀更不可間于作輟因循
周程以前未嘗專言靜中之功其實工夫多在動時
用而振甚原在靜中立並這靜時首則吾明德善
性之本體可于此見可于此明可于此復于這裏
能實下存養體認之功則天心來復非幾不生既

還其虛靈不昧之體以立泛應曲當之基亦且動中所行皆可于此體勘動中所學皆可于此温習亦不至動中所爲全不知返動中所學全不知思而茫無實得也故靜中之功最爲要務

靜中有涵養省察二法孔子爲樊遲論仁首在居處恭中庸明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涵養法也曾子之三省君子之九思此省察法也易之君子思不出其位濂洛之主靜立極此涵養省察一貫法也蓋艮之彖曰艮止也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思不出位固動靜不失其時之道而

濂溪主靜之旨亦兼貫乎動靜之中爲涵養省察眞血脈耳然其實涵養中之精明即省察省察中之保任即涵養非截然兩項工夫也不知其分則必有籠統不舉之處不知其合亦必有支離偏廢之弊故靜中庶幾欲明而用心欲密

靜中省察細心者能之惟是靜中涵養最未易言蓋初學未見性體時不知作何體段作何保任無主則涉于茫然有倚亦涉于方所故惟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一法最爲的實但莫溺靜耽虛習成窠窟誤入禪宗耳

主君子即甚精明日用酬酢萬變安得一一檢點俱善故動中所爲必從靜中虛心平心體察一番然後不至有過不知有失莫補且有時動中不能見得而一旦亦有新得之益也

日間讀書考古豈易即便明通即能明通豈易即便精熟故遇讀書不能明了時即合靜中體認務期得心遇讀書未能精熟時即令靜中温習務期成誦浹洽庶幾動中所爲所學益覺得力

靜工首爲立學問根基次爲可以自考動中得失熟復動中習業所謂當其靜則便宜于靜中用工也

非是謂學問宜專在靜中用如所謂靜宜多動宜少之謂耳故當其動則自有動中[illegible]勵之功

倫常交接正人生盡分之地故遇親則宜孝遇兄則宜弟遇君則宜忠遇友則宜信待人接物則宜信宜慈此孔子之諭教弟子所以首重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而朱子白鹿學規亦以明倫行恕始終教法也且靜中涵養省察者正爲動中主宰分明識力堅定宜孝則孝而必實盡其孝宜忠則忠而必實盡其忠以無愧于人倫日用耳今若人倫日用之地分不能盡盡不能誠即所謂靜中得力者亦

只二氏一點淸虛之機何與吾儒立本之學乎故
人倫日用宜盡分盡誠爲立身實義動中實履以
終動靜一貫之旨
動中交接不踰倫物而樞機則在言行須言則必信
而非法不言行則必謹而非道不行然後質乎人
倫日用之中者乃少過差而一切所言所行亦寡
愆尤故于這兩字上須處處點檢時時隄防乃能
理順心安天人交孚邦家無怨
立誠在于實行而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則
在學問故學問不可不正不可不實也正者讀正

當書非聖之書不必讀卽欲博觀以盡其變亦須
見明識定之後始宜爲之然卽所博涉者亦正須
會歸于五經四子之正旨先儒之宗傳而無爲不
醇不全之說所搖奪則讀盡天下書無不足供我
取資之用而亦更無不正之誘矣實者前古聖賢
之嘉言懿行無非本精神心術之運以爲後世之
模範必讀一句卽尋其正旨乃是見古人立言制
行之本心而在我得所視傚又必讀一章卽反上
身來切實理會乃能于心有眞見實証之益而心
理不至扞格不入然這終是致知邊事縱明得盡

盡餠何足充饑非我學古有獲實功也必是于其
言明德言盡性卽實依其法以明德盡性言新民
言盡人物之性卽實依其言以新民以盡人物之
性言止善言無倚必實依其言以至于止善無倚
之地知務如古人之知行務如古人之行而不合
不已然後學不爲徒學獲乃爲實獲我之靜存動
察人倫日用乃中規中程爾
古人所幼學者卽其壯行之具坐言者乃其起行之
實學問動靜交修古今兼資要是爲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可以兼善天下耳故伊尹有莘之耕卽踏

堯舜君民之具傅說傅巖之築卽[illegible]之
資若終身學問而不足以康濟斯世必其所學者
未能實得實益未能自得于心也故學期于天人
兼通物我相貫
意見溺人賢者不免就正有道政所宜先古人言學
必言問正謂考之古訓尤必問之先覺也大抵後
賢或不及古人之高深在我則與其諷誦古人遺
言讀書論世而難得其眞終不如親承音旨之面
命耳提易于開悟故孔子論好學于安飽無求敏
事愼言之後汲汲乎以就正爲務也且見先覺亦

易發策勵心故居邦事賢自是進修實事有必不可忽者

學業在自己奮勵却是要朋友觀摩切磋如同行得伴人豈代我而行要是鼓舞鞭策長途可不寂寞得所依傍耳故孔子爲子貢言仁事賢之外友仁亦爲仁之利器不得借口爲仁由己不知親仁也

大抵此事必動靜有程知行並懋古今交資乃本末精粗內外人己無不貫不實之弊而要其機緘則全在改過遷善日新又新蓋學問能遷善改過則未至者可幾于至而已至者可益進于未至此孔

子以顏子之不善必知知不復行爲庶乎以從義爲崇德而以不善不知聞義不徙爲深憂也故希聖之循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之功不可一端或缺而機緘則管于改過遷善一念此念必眞必切即吾學乃能脈脈日進不至其極不止爾

得力之驗

吾儒進修止期日進實工初不計較效驗然考驗得力之意自不可無故必于內而身心意知自考其能實盡致誠正修之功與否外而家國天下自考其能實盡齊治平之功與否其考驗時務體認其盡之出于躁容何如出于安勉何如但覺其躁即不遠而復于容但覺其勉即恐意以圖安過而即知知即不行然後可見其平日工夫之切實省克之深熟不然即恐自己有瞞昧托大弗自知覺之弊耳

學問到積累後見聞多閱歷久不愁無知識然其得力之實際則却在遇理便能徹底通達更無滯礙遇事便能類推始末燭照不遠遇人便能得其梗概隱情可見即不然而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然後驗見理之明通

無事時見明守定固足驗其學力然尚非難事惟當毀譽得失遇盤錯利害當此疑惑者至此能不疑惑前此愴惶者至此能不愴惶前此恐懼者至此能不恐懼然後見平日涵養之得力

學無人我無內外無止竟要之原爲修己身達己道期于得志則澤加于民而成物不得志則修身見于世而成己耳然遇否何定舍之則藏必能使隱居求志之功不懈于草茅伏處之日而遯世無悶之意仍益溢于世不我知之時處則有守之操無非窮居不損之天乃見分定于窮居之日不然便

屬學不得力也

窮有窮分達有達分窮宜隱居求志達即宜行義達道達而無可行之道必其隱居時所求之志原非又必其隱居所求之志原虛而非得志則澤加于民之道且使即有可行之道而得意則驚功戚自滿亦必其心之不泰而私之未化耳故必兼善天下與大行不加之意合同而化乃見分定于大行之日否然便屬學不得力也

道無止境學無止法古之大人匪獨舊染汚俗之日日新又新之功不懈于神明即德盛化神之時正刻刻不忘戒愼恐懼之念蓋眞見道者乃見道之無窮而時厪望道未見之思眞好學者乃知學之難已而時凜緝熙敬止之功堯舜之兢業大禹之祗台成湯之聖敬日躋與孔子之何有不能皆此物此志也若稍有一點滿假不特見心行之滲漏亦是道兢惕之功未能純而不已故學問得力之驗于此更爲實徵耳

人生道德功業以學問爲血脉而學問則會歸于吾之性命故學問必到盡性至命之地乃爲實詣乃止至若盡性至命以何爲符驗必如得意時眞能不驚失意時眞能不憂則利害得失乃見其不攖我素定之天然這些去處是最爲難能而見大知命者尚能至之最是生死夭壽之間易于憂惶貳心必是到得夭壽生死之際亦能不貳其心而但修身以俟如曾子之得正而斃論語之朝聞夕可乃見天之常定養之獨深而平日學問眞眞得力也蓋吾儒不計生死而以語仁爲己任之意所以立命之旨則必以徵諸死而後已夭壽不貳之地然後存順歿寧浩然來者乃完完全全浩然還諸天地耳則驗得力者亦必于此一息尚存之時有此志不敢少懈之心而後見其自强不息與天同運也

答問成人之要

立志

學而期于成人立志其第一義乎蓋射必立之的而後精神企向聚而赴之乎的室必定之基而後經營塗搆起而營之乎基故凡學而不成者非盡歲之晩質之昏道之難且遠也志之不立而無以樹之的立之基耳周處駈爲兇惡一奮志卒爲忠臣徐元直悔爲不義一勵志竟爲賢哲蘇老泉二十七而發奮終成名士公孫弘四十始讀論語卒爲漢相高適五十始作詩齊名少陵人患志不立耳志立而天下事無不

可成者况聖人之學初無高遠難行之事不過求復吾性命之本然耳性吾之性盡之只在乎己命吾之命至之不藉于人橫渠先生曰有志于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其志何如伊川先生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移只可責志故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噫嘻世豈有：：志而甘心自暴自棄[illegible]心自暴自棄自賊皆無志者也故成人以立志爲第一義

知耻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是人禽之分只在所性之靈蠢卽只在一念之罔克耳夫吾身頂天立地而生最壽者不過七八十年造物所賦于我者如此其美如此其貴顧乃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喪心敗德禽獸同歸其可耻孰甚于是然世俗愚癡之輩昏昏[illegible]生懵懵而死猶不足恨也最是一輩誦讀詩書之人平日汨沒于習俗一旦或覩經書感悟或聞先知先覺之言偶動本心欲改行遷善以自立于成人之列而又輾轉畏難于流俗之毁譽稱譏而自畫自止卒之因循流浪于下流其愚莫甚于是其可惜又莫甚于是也夫改行

遷善者自盡我人理求以不愧爲人耳流俗之毁譽稱譏于我何損益焉孔子有栖栖[illegible]之譏而鄉愿一世皆稱爲愿人不論理之是非[illegible]以徇人之毁譽稱譏爲行止不知此心苟失[illegible]我[illegible]禽獸也其亦不知耻所當耻矣且昔也辱身于[illegible]下自陷于禽獸而不知耻今也特立于賢人君子之林而反爲畏反爲耻是尙爲知好歹知羞耻者乎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illegible]先生曰必有耻則可賢故爲學必立志而後人可成必知耻而後志可立也

求師

韓子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世俗皆庸之人既不知向上求師而一輩聰明才智之士則又往往不肯求師夫百工技藝末事也盡其術不過養口體而已猶知求師而且不難終身服勞效命而不敢懈學者所以學爲人之道求入聖賢之路變愚爲智變不肖爲賢其事何如遠大何如貴重而顧不知師之求是豈聰明才智之士其志皆不百工技藝若哉盖其間有二獘焉其一喜自矜高不安屈服見先知先覺初而敬久而不

堪其折節也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必自屈而辱爲其一本無知識造爲拒諫飾非之辭曰學顧力行何如耳何必屈巳而求他人以是雖有明師當前亦且置若罔聞獨不思求師者求以變吾之愚不肖爲賢智學爲人之道以求入于聖哲賢智聖哲終身之可貴可重者也庸愚不肖終身之可羞可耻者也求爲賢智聖哲乃一屈之不忍而忍終身慚乎且昔者孔子聖也而學無常師嘗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一切問禮問官常若不及皇皇求師遂足增聖人之謙德而顧以聖人之美德爲慚乎其亦不知類矣至于偕

口力行之說則又妄誕甚矣夫力行者爲其知之已及而力行之耳一善之未明一德之未知而曰力行無論終能力行也即能矣定志下寔力且不知何道之從其不至適燕而南轅者幾希故學而不知求師知求師矣而不能虛心退聽亦卒歸無成卒流卑汚而已其卒出百工技藝下而已雖然求師而不知求明師猶無師何能入聖賢之域哉故知耻而後斷以訪求明師爲要務也

務學

人之生也心同此性性同此善其卒至于聖凡判霄

壤者有聖人能學盡性之學庸愚陷溺其心而不知學耳但言學于三代之上道德一而風俗同自春秋戰國以來則千蹊萬徑矣道德變而爲楊墨仁義變而爲功利憲典變而爲刑名紛紛籍籍莫可窮詰然此猶顯而易辨者也漢興重經術而僅變爲典要帶數六朝隋唐復變爲文辭爲佛老文辭易辨而經術佛老亦辨之尚易者也自宋周程二子興而孔子之絕學既湮而復明然不三四傳而朱陸之辨興朱之門以陸爲禪寂陸之派以朱爲支離一門之內聚訟盈庭逮至明與薛王二子[illegible]

各別後之論者因薛王之異遂亟牽朱陸之訟于不已迄于今羣喙聚競莫適厥中而爲子莫之學者又復爲調停兩解之說苟非有大學知止知本之旨亦孰能于羣言淆亂之中獨判其曲直而折衷于孔孟之指歸哉故學必先知正學而後能學爲大學之道雖然既知止矣而或徒誦其語言而不寔求聖賢之用心則雖博聞強記亦終屬記誦之學耳徒依倣其形似而不寔會其指歸則雖法言矩行亦終屬[illegible]之學耳徒知兼收並取之爲大而漫無陶鑄則執中無權其終亦究與楊墨莽蕩同耳故學莫要于實求

之心實踐其理實履其中也何言乎實求諸心也讀古人之書必實見古人之心徒明其辭而不知其意不敢安也遠求古人之意內返吾心之理古人之意有一不合于吾心吾心之理有一不合于古人不敢安也何言乎實踐其理也言古人之言矣必行古人之行行不至以爲恥也行古人之行矣必心古人之心心不誠以爲歉也何言乎實履其中也求之孔孟之道脈而合雖舉世之所不尚我則獨行而不懼求之孔孟之道脈而不合雖舉世之所不疑我不敢隨俗而附和言心必衷諸理言理必衷諸聖言聖必衷諸于聖脈脈相授之宗傳而後可也三要備而後可以言聖人之學匪是者俗學而已異學而已門戶意見之學而已縱與世俗恣情縱欲之人清濁不同同其陷溺耳

力行

務學中具力行之義又終之以力行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世固有立志而志立矣求師而得師矣務學而知學矣而卒不至于成則勤始怠終半塗而廢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蓋學而不至于成則前功盡棄耳學

聖人之道晩節末路固可忽乎哉而庸人秪行無力或以學無速效而輒止或以禮教拘苦而改節或以流俗譏疑而退縮不知學以盡吾爲人之道耳昔也邪而今也正則是已變小人爲君子而見大效矣昔也惡而今也善則是已變惡人爲善人而見大效矣外此而求世俗尊榮安富之效是其心已與聖學相背馳又何以責學之功效哉況道高而譽自來德尊而望自重學患不成耳豈有成而無效者學而無效當自咎其學之不成不當責學之無效也禮教者生人之規矩準繩由乎此則順不由乎此則逆順則此

心安而吉從之逆則此心不安而凶從之而以禮教
爲拘苦是自樂凶逆自甘禍敗也且假使無凶逆禍
敗而違禮背教反之清夜之間必有不自堪其跼蹐
者矣禮教拘苦乎不禮教拘苦乎流俗醜正自古而
然如論語所載沮溺微生諸人其于孔子譏刺玩侮
且如是而況我輩下士乎且學求自信其心耳人譏
我而非于我何損人議我而是正可借以勵節改行
是人言不惟無損而且有益也不觀孟子之論天降
大任乎亦可見聖賢之處毀譽得喪矣總之篤志力
行之人知此學原爲己不爲人爲德不爲名原求學

成而寡過非借有學以自恣斷未有肯爲功利外侮
撓亂者也苟外侮功利撓亂其心我知其必不能成
人矣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證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論學宗書

承教深稔見愛之至讀之反覆欣感交集但吾友今
此見教者在世情離合毀譽之間而鄙人夙昔自矢
者則在學術是非偏全之際非鄙人愚昧全不知人
情亦非鄙人之故與俗遊故求得毀也私心竊以爲
學術者千萬世之公道實吾生安身立命之本根離

合毀譽特倘來之遇耳以千萬世之公道論原不宜
舍郤公道而徒謀一身況吾所以安身立命者在是
而曾何得以倘來奪之而倘來之遇又何可以撓我
安身立命之本根哉故當其始之稍知從事此學也
或有從而與之者曰夫夫其尚知正學也而不敢以
喜益吾心方自愧吾學之未得眞是未見大全而不
暇以不虞之譽動吾心而紛其深造自得之志也暨
[illegible]後之稍知宗向大學也或有從而議之曰夫夫其
妄自矜尚也而不敢以憂益吾心方自幸吾學之去
非即是去偏望全且猶恐所謂是者非眞是容出于

信心之過所謂全者非眞全容出于臆度之私而又不暇以求全之毀亂吾意而沮其自成自道之心也迄于今是者尚未敢知爲眞是非者尚未敢知爲眞非而暇以毀譽之見奪之哉偏者尚未敢知爲眞偏全者尚未敢知爲眞全而暇以毀譽之見歧之哉且吾友謂學以明新止善一貫爲大學乎抑但以專家一區之見爲大學耶以會歸諸儒于孔孟爲大人乎抑但得偏長半至之詣爲大人耶吾儒原合天地萬物　一體以爲身自宜統貫天地萬物于一體以爲學吾道原合全體大用眞體實工而後全故吾學必以能合全體大用眞體實工而爲大而會歸者在大學一書立極者在孔子一人然則大學者是乃吾生安身立命之符而孔子者是卽吾生安身立命之宗學不準大學以爲極無論自蹈于小也其于吾身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責不亦歉乎尚不奉孔子以爲表無論自入于小也其于吾生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身不亦愧乎故吾學之必奉明新止善爲宗也期免吾歉而已離合毀譽非所恤也吾之必奉孔子爲表也期免吾愧而已離合毀譽非所計也且吾心之歉竟未知此生能免否耶而外此又何敢知吾

心之愧竟未知此生能免否耶而外此者又何敢知然則吾友之教亦惟有黙戴明德而已今此固有所不敢出亦正有所不暇出也是惟知己諒之而已

答友人論學脈書

承教云云足下之疑世俗之通疑也然不佞素守之見則非漫然也盖不佞竊見古今道脈根極一中而風氣時會日以益變故一切聖賢救正之方遂各有詳畧異同而不復相襲卽如堯舜禹三聖人者皆以一中授受而舜之授禹則已視堯之授舜爲詳厥後三王相繼又各有闡衍之旨逮至周之中葉王迹既熄大道淪喪我孔子力肩斯道獨以删定贊修爲繼往開來之圖盖自文武周公而後斯道至此又大明矣顧文武周公以君相行此道而孔子以布衣明此

道其局亦遂至此爲之一變然要之諸聖人非得已而爲之亦非欲以獨得之契掩盖前人也盖風氣所開時會所極雖聖人明知前聖之說原非有所不足而其相時立言以救正人心者則不得不從病形之所現對其症而立之劑也三傳得孟子而孔子之道益明亦非孟子之道有益于孔子之大業自孔子殁七十之徒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已有漸失孔門之真傳者自有孟子孔子之道乃賴其闡衍而其道遂大光也秦燬六經漢承秦敝獨一董子倡明尊六經宗孔氏之說兼正誼明道之訓亦庶幾乎孔孟之

心法斯亦積陰之日光而斯道漸彰之朕兆也奈嗣其後者宣暢無人故兩漢之學術止于典章器數之末而無當于精一執中之傳晋魏六朝迄無傳人王文中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毅然以明道法孔子行道志周公爲己任幾幾乎斯道大啓墜緒矣顧以未老蚤殞繼述乏人亦止于徒有其志而未既其成然自此已開周程之前矛是亦可謂孟子而後斯道漸彰之一會也又數百年而有周程晰理益精見道益徹舉文中之未光者于焉益光昔人謂孟子後斯道至此而大明豈其虛哉乃一再傳而不無專內遺外之弊其旨

幾與禪宗爲近故朱文公重宣居敬窮理之旨以維二程之脉于不墜然文公矯程門末流之弊而于道問學處發揮獨詳故其子弟末流之弊又不免有泛覽博涉外心索理之失厥後有王文成出獨揭致良知之旨以上續一中之傳然其末流之弊遺棄事物闊畧工夫又不免將一有之故東林顧高二先生復起而救正其失今觀東林條約內外本末統貫無遺亦可云救時之良劑矣然其弊也則律深刻不免于王文成將毋同之疑案極力煅煉以成其莫須有之大罪亦似于天地間大公之道未之或協也先師李

子閉戶探討上下古今灼見道無二致學非偏岐乎是苦心折衷會合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而融爲一家以上印孔孟博文約禮性道文章一貫之大宗蓋數百年間門戶異同之見自此而泯矣然先師非以合併宋明諸儒爲大又非以調停宋明諸儒徒示和同明不爭也蓋眞見爲合宋明諸子而門戶之陋習始洗一中之統緒亦始爲圓滿中正耳然前之爲護持道脈計者或救畧以詳或救絕以續其爲事順而爲力易今子則合異于同融分而合其爲事難而爲力費蓋詳畧推衍在一脉之內既人所不驚而絕續之

間則昭揭其正宗其可否亦可立見至若異同離合則一家之中俱自詡爲大宗各是其是而不知返各非其非而不相下而欲使之心折而理明非權衡精公當無以定兩造之曲直而歸于平允故前之事順而力易後之事難而力費然先師非得已也故不佞敬平日所學無宋明之分惟知孔孟爲宗而已要知交論學術既不敢立宗旨亦不敢徇門戶亦惟本乎孔孟之大全兼採諸儒之所長而已蓋先師誠見今日風氣所開時會所極其歸極應宜如是而不佞敬亦深信今日宜明學術救正人心其極必歸于此而後當故一切是非毀譽毫不敢避以蹈鄉愿媚世之譏得罪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何敢擬孟子亦將所謂風氣所開時會所極至此 不得不然乎不知足下果以爲何如也

答閩人林鳳書 漳州平和人

正月十一臨晚時友人傳至手翰亟呼燈與兒輩開讀尚未終幅小兒輩極口讚曰此友眞學爲己之學者也不佞反覆諷玩亦歎賞不能自已甚矣足下矢志之眞用力之篤又何其未面先師而竟於三千里外心源契合也充此志也希聖希賢何境不可臻何詣不可造哉眞不佞敬所欲扱以勸善規失共砥德業者矣且兩顧先生曾於宜興謝友惠寄教函道問先師而恒惺公兼有論學之函郎鄙人亦在二公口致謝友齒及之列不佞心仰實久每恨無由一晤德

音就正夙疑抱茲鬱鬱爲日已多今也二公重闡高忠憲先生復七教規以上繼東林懿蘐向使不佞力足裹糧當且買舟奮往與諸君子切劘朝夕或旨邀天之祐於孔孟大中至正一脉稍有發明是亦東林顧高諸先生所亟待亦不佞平日切於二公就正本念也礙婼蘇距陝遠在三千里外寒士僕馬之費何可輕言兩顧公旣不能西臨郎足下壯氣英齡不惜跋涉然亦豈能乘雲馭風飲露餐霞而至哉是不佞南行固屬甚難郎足下西遊亦且非易已矣乎我輩盍簪之期蓋無日也自今以往惟有所於各兼末路

年大者自强不息歲壯者日進無疆以無負生平之素志而勉之交期而已且我輩之慇期會晤者謂其便於[illegible]證所學耳今賢者之來札如此分明如此懇到不啻面述平日功候實歷不佞雖筆端無口然據尊旨以伸愚見郎其底蘊之是非偏全足下當可立剖又郎兩顧公亦可立剖而見教也安在不敵一番聚首哉荒扎旣至之後足下與二公幸細按其是非而直以教我可乎吾道大公開誠無隱是所願也

讀足下來書細味本旨深稔賢者立心爲己之實詣不惟視俗儒空言綺語判然眞僞之攸分郎以視世

儒門戶格套亦且昭然華實之迥別此眞闇然八德之基切實爲己之學也眞與先師平日所以提誨孜學本旨脉脉符合顧先師時時教人存心養性而孜非外綱常倫物取與進退以爲說誠以德原無所不偏靜專特其始基未可以專靜一蹊遂足畢其事也己量原統萬物成己特其本事孜非成己一事遂足畢吾分也故中庸叙八德之後必推之聖神功化之極致而大學於明德之後未嘗遺齊治均平之全功又孔門克己復禮之學皆歷致之視聽言動以爲實而其語仁之要如敬恕邦家之際執事與人之間總

無不以徹內外合人物爲歸也蓋天地閒離外無所
謂內外物無所爲我二氏外世法而語心法此所由
異於吾儒內外顯微天地人物一體同貫之宗而得
罪名教耳如賢者從一念獨知處省察克治此自入
德眞種子成已眞根荄矣顧其視讀書博文談經論
濟講說太極周易辨搜性善文義爭朱陸而排二氏
者皆爲種種閒話則亦似類於重內而輕外專體而
遺用善學之自見吾儒爲已之眞修不善學之將畸
重之弊積而莫返鮮不流於佛老見性還虛超然出
世之宗矣方今之時功利浮誇之學固爲害於聖學

之正大然如致虛守寂之學又豈有益於天地民物
之切實乎即賢者矢志之卓偉致力之精專又豈但
欲作一超然出世見性還虛之人如曇瞿輩耶不佞
平日最鄙學者不知自信已心自慊已意但顧惜議
疑務爲格套粉澤之習而於賢者獨如此相商者恐
足下高志定力或於明善之功有所未至不知不覺
有外於孔孟明新一貫道教同源之旨耳何者今將
以讀書博文爲閒話豈孔子之好古敏求博學於文
皆爲外耶即恐懲末流泛鶩馳逐之失而或至昧學
古有獲之實益耳且讀書不博亦恐所謂吾心之眞

者印證開發之未周安知不尚流於意見之私耶若
以談經論濟爲閒話豈孔門之詩訓知由求之供報
績皆願外耶即恐懲覇儒假仁竊義之弊轍監迂儒
泥古執方之陋習而或至一事之不知一籌之莫展
一物之莫濟徒有虛體而毫無實用耳且平日於致
君澤民理財用人之要講之無素無論當人國事時
負人付托於心必不可以自慊即其觸事茫然於所
謂心之自慊者尚可問耶更恐於孔子之朞月而可
三年有成者難相通也吾輩祖述孔子而所學者乃
不可通於孔子之大用所學不亦誤乎且以爲太極

周易性善文義皆閒話豈爲已之學舍却自已之靜
專克治此外盡無益之空談乎畧外而專內即恐視
心爲有內外矣又恐此心雖求自慊而未能明於無
極太極主靜立極之大旨而不知心之所從來極之
所從立耳未能明於周易變易從道之旨而不知心
之所以時行時止動靜光明之道耳更若性善之旨
不辨能無認情爲本心認識作本心乎其弊也或且
認賊作子將所謂自慊於心者適以自蹈心咎耳更
若文義之不搜則籠統承認之弊不已勢必將就假
冒之弊日滋亦恐所謂慊心之處卻爲心之媒也更

若朱陸之辨以徒爭門戶論或可不必若求以辨明
學術折衷道脉正須深深探其異同離合之源不至先
入而務準孔孟之道脉以爲權衡使長短偏全迂直
虛實之界了了於心然後衷古而無不慊郞其自成
自道而無不慊也若夫二氏之排如世儒舍邦吾儒
所以害道蠹世之大罪而嘵嘵焉徒罪削髮披緇之
爲惑世誣民者其事固自可緩若夫辨道術明世教
正須詳推二氏底裏然後能得彼所以爲說之旨而
不至令與吾道爭衡亦且心洞其源流郞吾自信之
心學可以不至誤入　二氏之巢窟如龍溪海門輩
也事有視吾心若緩而實爲學者所宜細加研辨者
此類是耳大抵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學靡不以兼
內外統人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之爲實遂外徇人
者固爲失本重內專己者亦且遺末失本者世儒之
窮物理霸儒之掠事功遺末者佛老之耽空虛迂儒
之溺心性吾輩生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後典型不
遠師範俱存正須一返大宗脫却後世門戶意見之
私使斯道重見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大全斯爲當
耳足下豈容以如此之高志如此之定力僅硜硜守
一家一區之臆見耶又如斯道自孔孟以來漢魏晉

宋之間上焉泥於典章器數次且迷於佛老僅得王
文中以無待而興之豪傑振之於隋然以羽翼無人
竟至不傳而絶迨宋周程張子諸先生述以誠明主
敬之旨喚醒人心天下翕然向化而斯道於是中興
然程門一再傳後浸浸乎畸重心性[illegible]內略外之弊
生焉故朱文公力持居敬窮理內外交養之旨以維
程門之末流而聖道於是重光然一[illegible]再傳如雙峯
之饒新安之陳研悉文義[illegible]章句之過繁
遂致居敬之旨落於强持窮理之旨流爲辨証其弊
也或且與兩漢典章器數之弊無以異於是王文成
出而倡爲致良知之說教人實致己知實盡己心以
返求乎原本其亦庶乎[illegible]明明德[illegible]乎
其大之本旨矣然以[illegible]而信心之處
多文當時無出其右者爲之[illegible]而爲之導波
揚瀾者皆　識力遜[illegible]文成[illegible]入故文成簡易直
提之本宗不知不覺又[illegible]而世
且詬病[illegible]朱文公白
鹿之規力[illegible]一時[illegible]道
大振之機也然以端文先生末[illegible]先生道
譏身斃東林與明運俱頹而斯道仍不可問矣夫天

地之運無平不陂亦無往不復以天道論之斯道之晦蝕已久在今日正合大明之日以人事論之方今
朝廷崇儒重道興學右文而於先師孔子煌煌乎特題以萬世師表是直揭吾儒之大宗於中天矣則今日之學術畧二一切小宗之門戶意見而一返於孔孟之大宗即不特吾儒取法乎上之正義原當如是亦爲臣子者遵王不悖之義所應爾也矧如賢者之高志定力以之學孔希顏亦只在工夫不息間耳大丈夫萬古一生亦萬古一時願無自域也何時能一會面直吐所見自今且時時虔秉顓天矣

與張儀封先生論尊朱子之學書

日來欽承面教深慰夙懷然轉𢡖相見之晚也承惠所註濂洛關閩書及續近思錄二部應酬匆迫中時時乘暇展誦竊歎選擇之精當註釋之詳明不惟使五先生言中之意闡發無遺即五先生言外之旨亦拂拂于筆端托出則謂此二書爲五先生嫡子而功臣可也謂一統從來註疏五先生之大全可也且即謂爲先生明道覺人守先待後之功案可也更如朱子著述既已刊布其文集彙梓諸濂洛關閩四先生集中而復選輯爲續近思錄以行世則是朱子集諸

儒之大成於孔孟有洗發表章之弘功而先生于朱子復有洗發表章之功也此吾道之至幸豈獨朱子之心許哉顧如某之愚竊以爲今日尊尙朱子是爲萬世之道脉揭大宗匪獨崇時尙也是必統觀朱子終身進造之節候而深原其補偏救弊之苦心又須就其補偏救弊之中而窮探其[illegible]見定時所歷之至意然後朱子學術之底裡揭白日于中天而學者不至以初年方變之功候反誤尊如成憲即朱子晚歲之深造亦揭白日于中天千百世下乃昭然知所遵尙而不至迷于所往以遺朱子之心憾庶幾朱子

中正圓滿之道脉乃明節我輩表章朱子之不遺餘
力亦始能驗其本志耳所以然者朱子向學之年原
甚蚤享天之年亦甚長故其中間為學之心力既甚
勤而其後之所變者亦屢造而益精也今詳觀其年
譜與大全集其初之方為著述也如楚辭韓文之必
註必考郎恭同契養生家言亦且細下註解此自初
年路途未定時事不必深諱亦何必相非郎孔子不
嘗曰少賤故多能鄙事乎據此以為辨駁此遵陸王
者之刻薄若概奉以為宗尚亦遵朱子者之未知所
宜否也其中年學既大成之後從遊衆而交遊廣則

毅然以繼往開來為已任乃始折衷道術嚴辨學宗
鑒程門末流之多失于靜虛而類禪也于是力矯其
偏于道問學處獨加詳密夫天下無偏勝之物東重
則西輕前軒則後輕講學論道至數十年之久而中
懷矯偏救弊之深心則于勢之涉于微重者自或有
之然在朱子當時之自答與明示及門者全集所載
且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敬嘗閱集至此竊歎為如
朱子此等處者正其善與人同改過不吝之心源直
上與大禹成湯相印合而無二者也則今日之遵尚
朱子既宜知其特重道問學一邊之意亦宜[illegible]其于

道問學邊原有一時過于偏重之意[illegible]而反[illegible]
照果甚遽于禪家之[illegible]
學之[illegible]
子自[illegible]
問學之旨[illegible]之
旨亦足以為後學借鑒之明資原朱子之所言無非
至教而其所學原無偏畸于以上接孔孟一貫之傳
而毫無間隔是乃為深知朱子深尊朱子郎朱子亦
嘗深喜得善繼善述之嫡嗣耳至其晚年講學之日
既久其及門士尊聞行知者固多而未達其宗傳者

亦實不少蓋在孔門三千之衆稱高弟者僅七十餘
人而七十之中亦僅得顏曾與聞斯道之傳其餘如
端木言卜之高明尚不能[illegible]先師之蘊與而欲[illegible]得
之朱門及再傳之饒陳郎不特論[illegible]于刻畝亦[illegible]眛
無識矣然在朱子當日則固深見其流弊貫欲一[illegible]
之尊德性道問學合一之途者文集所載正至詳且
明也今觀其答何叔京及呂子約諸意旨本自彰灼
至其告同志曰某之學主于道問學子靜之學主于
尊德性自今當去兩短集兩長其本傳曰晚見學者
牽于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而知者蓋已寡矣

記前言者旣非無稽之說爲本傳者應屬有本之論則朱子晩歲之意亦自可見而我輩尊尙朱子自不宜不推原其本心而偏蹈其所悔之處也且本傳旣云晩見諸生牽卒文句訓詁處時時指示本體天下豈容有二本體將凡諸儒之所云本體亦卽朱子晩年之所欲言其不可盡以爲禪而擯之也亦從可知矣故如敬之愚又竊以爲如先生體孔孟四科兼備之義于陸王也別其畧工夫之短而亦採其言本體之長固見大道之公亦卽朱子晩歲之本意卽欲嚴其規範恐學者流于虛寂絕口不言陸王亦不失衞

道之正正不必痛加擯斥極口詆毀等之異端之列耳蓋數十年來一二主盟此學之人擯陸王者甚力而海內之遵陸王者亦復持之甚堅而相爭益甚迄于今不講學者視此爲贅疣講學者又成一口舌聚訟之途而斯道幾不可言矣今先生以名德主盟斯道且立心欲挽當世于躬行實踐之途因宜消其異而一歸之大中至正無偏無黨之域也且陸子之白鹿講義朱子親劖之貞石陽明之致良知前代久巳爼豆學宮卽前代高顧鄒馮諸大儒補偏救獘亦只于無善無惡四字爲發端初不敢于此三字下一貶詞蓋陸王之學其短者不可諱其長者自不可沒也然敬之爲此說者初非爲陸王調停也先生覩拙錄中其論陸王處無不深入其扃而中其隱微深痼之病根曾有一言浮譽耶私心原以先生當代之名儒其是非折衷固宜使萬世下奉爲定論而不能移易始不負此番表章聖學之盛心亦始不負我輩今日之相遇耳然愚意謂然得毋亦自溺于意見而不覺耶惟開誠教之是亦一時同志之幸吾道之幸也

與友人論道以中而至學以聖爲歸書

道以中而至人以聖爲歸故僕之於諸儒有取也準乎千聖之中道見其大相合而後取之非敢私取也於諸儒有舍也準乎千聖之中道見其有不合而後舍之非敢私捨也故吾所取者未嘗不在衆人公取之中又未嘗不在衆人公取之外所捨者未嘗不在衆人公捨之中又未嘗不在衆人公捨之外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論世得人而必推其心因心推理而必要諸宇宙至公至平至當不易之天則以爲權衡故吾於諸儒不敢曰考諸三王不謬實自返於心而

不敢少謬於三王不敢曰質諸鬼神無疑實自返於心而不敢令疑於鬼神不敢曰百世以俟聖人不惑實自返於心而不敢令惑於百世之聖人也獨自覺窮理之未至時有不能信心之處[illegible]然要之以吾自問實不敢違心而不信也自今以往亦惟實下格物致知之功以求信之之一日乎顧不知仁天肯假之歲月以愜吾願也耶

舟中寄無錫諸友

與諸先生期之意中而遇之意外天壤間可喜事眞莫是過也乃與諸先生得之意外而復失之意中天壤間可惜事又孰過是者噫嘻豈生人之遇合自有數在耶抑我輩之遇合眞有造物者制之耶然要之無容惜也我輩既以道合豈復以形隔哉既不復以形隔數縱能限人而豈復爲數之所限造物縱制人而豈復爲造物之所制耶僕既於此油然諸先生亦幸於此藹然可也又小兒歸始稔學會依然諸君想進此眞吾道大明之機也可勝欣慰顧會友期以講

學講學期以明道道萬世之公道也孔孟朱程所不得私也講學豈容以一人私見一家私說參之哉故今日之所最急者莫要於講學而所最忌者莫過於門戶諸君子今日而講此學孔孟之亟待也亦惟是言人必以孔孟爲大宗言學必以明新止善爲綱領而下此者取其長而畧其短融其異以歸於同[illegible]上合孔子祖述堯舜孟子願學孔子之[illegible]紛紛於後世門戶異同之私見以坐裂千聖[illegible]理即今日之學術依然洙泗之淵源孔孟復生[illegible]許爲嗣音而千萬世亦當慶吾道於今日得[illegible]也

程子曰言學必以道爲志言人必以聖爲志願諸君子深體此意耳況萬世師表一題煌煌
聖語明示歸極以範圍四海於莫外今日講學而卽講於尊孔子之學是亦爲下不倍之義云爾矣尚奚疑焉且諸君子之悵怏於未得款聚鄙人者以未得彼此面商所學耳僕之學實本此以爲準極卽面商亦不過據此印正耳諸君子誠無疑於此而惟此之趨也卽萬里之外不啻一堂況僕卽他日未能重至仙鄉諸君子他日安知不特臨敝里又況其音書亦最易通易達者乎不然卽聚首終年隅闔不入覿面亦且千里萬里耳諸君子一笑而忘三驅而進可也俗情離合久暫之感何足道哉

答友人論學取諸儒之長書

承以僕平日論學於濂洛關閩河會姚涇往往兼取其長而不　遺亦往往各捨其偏而不濫　以僕爲有意樹兼收併該採擇折衷之幟者審如是是僕爲妄人也奚其可道天地之公道也二帝三王之所不得私孔曾思孟之所不得私卽宋明諸先生且不得而私吾敢少徇一已之私意以見乎故吾之各取其長也非取諸先生之長取孔曾思孟二帝三王天地之所公長而非以獨合於吾心爲長也吾之各舍其偏也非舍諸先生之偏舍孔曾思孟二帝三王天地之所公偏而非以不合於吾意爲偏也總之諸先生之長短自具之長短也吾以長短還諸先生而已諸先生之長短二帝三王孔曾思孟公共之長短也吾以公道仍還之二帝三王孔曾思孟而已諸先生之長短天地間公共之長短也吾以公道仍還之天地而已其採也非私採其擇也非私擇其折衷也豈容一毫私意以爲折衷哉足下觀吾數十年來曾有一言徇一已之見曾於一人遠大道之公以爲好惡是非哉獨謂吾格物致知之功有未至或不克如鑑之明衡之平作千古定論則可耳若曰吾容一毫私意

私見於其間亦淺之乎視僕矣至謂吾輩於孟子未易學學之適足爲僭則僕竊以爲愧而又有以知足下之言未允也在昔孟子分明言人性之皆善堯舜之可爲至其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者既如此詳且明而指示於徐行孝弟之間者又如此其的且切向使堯舜而不可爲不可學孟子爲欺人矣曾孟子而欺人乎堯舜人人可學則孟子人人可學矣而足下以爲孟子斷不可學是尊孟子而適以誣孟子也故謂僕非學孟子之人則可謂孟子非可學之人則不惟視孟子過高而不得其實亦視吾性不

善而自昧其眞也且孟子教人爲堯舜不爲僭而謂吾輩學孟子爲僭乎然此非口舌所可爭非推測所能至足下誠自斯以往於孟子一書徹底體認到洞悉其旨時不惟見僕前言之不妄願學孟子之非苟爲自大亦可即孟子前後論夷惠孔子之旨而知僕於四先生取長畧短之非苟爲分別去取又非鶩於兼收併該採擇折衷矣匆中言不能悉惟意諒爲荷

答友人

自門戶之見與談悟者往往遺工夫重修者又往往逃本體斯道之裂幾不可問今足下獨猛悉乎本體工夫合一之旨是足下能于與言喧豗之日探大中至正根宗者信乎聞道不關蚤暮也展閱反覆喜慰無已但不侫尚有進者吾道無離用之體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人生要真真成就得一個大人物必須全體大用不有于一偏乃足滿盡性成已之義苟曰吾已見此體段透此悟關得此真樂即可無事于學問行業此則山中老衲與夫遯世㱾

光之士見得虛靈寂靜之意者自只是天可耳吾儒體立用行之學固不如是也何如何如臨穎神往不盡

答友人問體認工夫書

僕幼不知勵今年幾四十矣而究於斯道不能有得念之不堪自問乃足下謬以此見詢是重敬之愧也然足下勤勤之意不可孤而僕亦宜藉此以就正有道其可默而無言僕初讀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諸先正書見諸儒之說每相牴牾竊疑于心以爲諸先正皆主于發明孔孟之學何如是紛紛之異此中當必有故乃進而上求之孔孟之言處處以諸先正之言參會而印證之然終覺半信而半疑也于是復返而一一體驗諸身心之內其言體也必寔證之吾心之

體其言用也必寔證之吾心之用其言一切居敬窮理涵養省察也必吾心一一寔驗之于居敬窮理涵養省察而後以吾心之居敬窮理涵養省察參照印證于孔孟及諸先正之所謂居敬窮理涵養省察則恍若見夫諸儒之學孔孟則同而其入門下手不同良由其姿禀之高明沉潛不同故其學問之得力者徑直紆曲之亦遂不同于是乎本性之相近以爲學而學之所造遂以各殊又本其學之得力以爲教而教法之徑直迂曲亦遂以迥分盖自孔子之門已有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即不無以此各授其徒之

弊而後此固可類推矣夫而後于孔孟之言稍稍有見焉于周程朱陸離合之故異同之根乃稍稍明其所謂爲然猶以見諸行者或多拂戾艱屯也則以吾心證古人之心而求古人所以不疑所行之由以古人證吾心而究吾心所以拂戾艱屯之故體驗之久而見夫吾之所行惟有時迷于習染而不覺也則與古人之行皆其清明而省覺也則竟似與古人脗合而無異焉當其體驗于心也體驗吾心之真體不徒以氣機之偶定爲體而必驗諸喜怒哀樂未發之爲寔于是始見夫所謂日用之間廓然大公無物而能

物物者乃爲吾之真體不徒以紛然感應之情欲爲用而必驗之一切發皆中節之爲寔于是始見夫所謂日用之間物來順應物物而寔無一物者乃爲吾之真用且其證吾心之真本體真工夫不徒以吾心前此駁氣遏機之術安排從事而于一切靜存動察之間勿忘勿助常止常[illegible]理即學毫不可間毫不可二之真[illegible]真工夫夫而後心無疑于所行而行無[illegible]古人之言不異于吾心吾心所見不異于古人今之[illegible]擬古人爲則而竊覺率性以往遂無非古人心行而所謂異同

離合之故亦遂渙然而永釋此僕所歷之大畧也獨愧末路不力行之而不能久踐之而不能純迄于今若存若亡而不堪自問于心也足下又何以證吾前且何以策吾後耶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存省稿 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　參閱

答友人論宋儒學術書

承教存省錄序尊評允當聞教多多矣獨所謂孔子一部家語諷勸規箴毫不作釋子語氣為生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而以宋儒為腐臭須脫而去之諸條攄來教前後之意大概謂孔子未嘗為語錄宋儒語錄皆勦襲佛氏餘唾故遂失孔子家法而腐臭可厭

耳若愚見則似微有異者蓋吾儒所闢於釋氏者謂非天地間經常之教耳非謂其語錄體裁全不是也若以語錄體裁論則孔子論語二十篇是即吾儒語錄之祖此時釋氏未入中國也推而上之敬勝數語黃帝之語錄危微數語唐虞夏相傳之語錄德無常師諸語則又商時聖君賢相一德印合之語錄等而下之禮記多孔門弟子輩轉相傳述之語錄中間又多漢儒附會之語錄至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此又漢儒欲以語錄傳世者此時亦並無釋氏也釋氏之起特自東漢然歷魏晉宋齊皆不過義學相尚亦初

不尙語錄宜至梁武時達摩東來義學衰禪學興而語錄始盛矣然皆彼中人依傍吾儒記言體裁以文飾其師說而所謂佛祖公案者皆依托爲體初非彼創爲之而吾儒襲取之也至若孔子之傳書惟論語爲門弟子親炙時記錄家語則不無雜以後人之附會故先輩多議其失實而累朝亦不以課士今觀論語一書簡潔渾淪旨淵味長家語文字則浩瀚巉巖機頼透漏漸流於秦漢間諸子之習而中間穿鑿附會之失又不一而足亦可知先輩議評之非妄後學遵先法古恐不應舍親炙聖人之語錄而獨尊其所

附會宋儒之語錄尊聖門親炙聖人之體裁恐未爲背家法也然此猶無甚關係者至別教所云救講學之失無他惟不教釋子語作宋儒腐臭氣但言忠言孝言信耻言齊治見儒者眞實可用卽能掃長空而見天日是何議論如此偉卓而見解又如是之駁雜也何者佛氏明空宋儒明理佛氏所崇者寂靜長樂超然出世之旨宋儒所明者忠孝仁義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道當宋儒未生之前六朝隋唐間士大夫視吾儒六經四子之書僅倫常度數之陳跡而號佛氏之書爲內典幾欲駕吾道而上之及宋儒出聖學

重明而後讀書論世之士乃曉然知佛氏之說其精者既不過吾儒之自有其粗者則皆割裂天地經常之大道而儒釋偏全離合之故始較然其不惑由是觀之宋儒竊釋氏乎抑救釋氏之獘者乎今釋氏之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俱在也有目者但讀一過無不較若列眉今乃曰宋儒竊釋氏得毋類伯夷爲盜之誣乎至於腐臭之目則亦覺尊評之未足服宋儒心也蓋宋儒中豈無迂闊者然亦其門生弟子不善學者自迂耳周程張朱曾有是乎今以末流一二人之偶然而概目爲腐臭又何異以李斯之罪罪荀卿乎

且腐臭二字何等罪案而可概加周程張朱耶當敬少年初讀史書未知究心宋儒學術時毎嘆爲三代後惟漢世人才文章尙爲近古唐宋元明皆不能逮及後從先生大人遊開發臆見始細究漢唐宋元以來學問人品之詳而準以孔孟之典[illegible]乃覺宋儒學術斷爲孔孟後千五百年一人[illegible][illegible]其文章古茂處不及西漢則風氣習尙使然[illegible][illegible]東漢晉唐而遞降又非獨宋也然有識者細[illegible]其一代人物奏疏與一切議論其義理之醇正漢之讓宋不啻倍蓰豈特分寸之間而已乎卽多議論而寡成功後世動援此

言爲宋儒罪案不知倡此說者特初學少年未更事變徒以淺識勝氣泛論古今人成敗聽其言似高闊動人而其實未能論世而知言也夫責人以顯功者謂其當顯位而無顯建樹耳今試問周程張朱孰爲操用世之柄者以畎畒新進之卑官散秩而責以旋乾轉坤之事業是又無異哂漁舟以不揚蔽日遮雲之帆而笑徒手之不能搏猛虎也其亦宛矣且足下亦嘗卽宋儒之功而論之乎自漢以來聖澤旣竭道脉日益支離而失眞談經濟者高之不出管商孫吳富強權變談文章者高之不出二司馬劉楊韓柳談

詩詞者高之不過蘇李曹劉李杜許燕談性命者淺之第勦襲二氏之餘唾深者亦不免潛爲吾儒盡性至命之旨於佛氏超乘之宗經術終於皮膚學脉終於割裂人材終於偏駁事業終於雜伯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家法幾掃地而無餘獨賴上天相道於宋篤生周程張朱乃始探求千古聖人大中至正之宗故至今雖五尺童子無不能指數道術治術醇雜偏全之辨如白黑是宋儒學術爲秦漢以來千年間點鐵成金之神丹而爲後此千百世留起死廻生之良劑也先儒有言行道者之功在一時而明道者之功

在萬世一時無行道之人不過迷罔一世之人心宇宙無明道之人則千萬世高明才智之士亦且貿貿焉不知所適從而獎不知其終極故孔子無帝臣王佐之顯跡而俎豆亘千秋而溥四海宰我至以爲賢於堯舜孟子以空言持世而楊子雲韓退之且謂其功不在禹下宋儒表彰孔孟之正宗而闡衍孔孟之道脉於百世者也知孔孟之有功百世亦可以知廟臭三字殊屬少年勝氣者徒以臆見刻求古人而初非宋儒之定案矣故僕嘗與友人云後世之學術人材所以多不得其中者蓋庸暗者固不足語於明體

達用之全而一二輩高明才智之士又往往畏禮教之拘苦樂曠達之逸安既不肯斂機潛心窺此中精深易簡之蘊又不能帖心定意寢處食息其中以享滋味之淵醇故其粗者僅鶩爲縱橫豪俠之爲終身茫無歸宿而其閱歷既久厭棄世故與夫狂機暫歇本心偶露自知識智才能之不可終恃欲返而求安身立命之宗者卒不得不覩二氏返本還原之旨爲元妙而甘心爲之依歸向使早明於宋儒道德經濟一貫之旨卽孔門明德新民一貫之傳何至有縱橫豪俠茫無歸宿之失又何至貿貿然舍吾道之正旨

而濡染二氏之汁瀋故是驅天下不入於縱橫豪俠則入於佛氏空宗者皆從前高明才智之士視宋儒爲迂腐之說誤之也足下謂我曰救講學之失惟不講宋儒之腐臭即可掃長空而見白日僕則曰欲掃今日學術之雺霧而揭吾道之白日於中天莫若深明宋儒之學脈以樹之標準而後可使旁門小户不至惑世而誣民也聽訟原情雷同附和之說尚願大雅慎之且必以談身心性命便謂竊佛氏之餘旨豈吾儒之道皆勦襲格套塗飾文爲乎又豈六經四子中誠敬性命定靜安慮之旨皆竊釋氏乎割吾儒精

微之旨歸之二氏又據二氏之近似以罪吾儒噫亦過矣承開心見誠之托不敢違心所不安以邀知己之喜而爲大雅所訶遂不覺傾倒至此惟大雅心炤幸甚幸甚

答友人問格物本旨書

承以格物本旨下詢此千百年未決之疑案也僕何人斯足定此耶雖然亦嘗涵泳經文而偕有臆說矣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量以止至善爲歸而以格物爲入門下手第一事是格物者所由通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而趨至善之路也朱子窮至事物之理似矣然舍明德新民之物而泛言事物既與上文物有本末之物相違而亦且有泛騖徬徨之弊不應大學明新至善之學入手不直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寔事上辨晰條理而反先於泛騖徬徨也泛騖而徬

徨將何由通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以趨至善乎陽明格正吾心之物似矣然曰意之所在爲物不應前物爲物有本末之寔物而此物獨虛屬意之所在且以格爲正其不正之心以全其本體之正則亦似與誠正之意重矣陽明識朱子合之以敬而益贅今以格訓正吾不知其與更謂之何矣且知行固云一體然先明後行序何容紊以格訓正正意亦屬行矣亦不應大學知止之學先行後知以茫然無辨之知而求知之致也至於慈湖以格物爲格去物欲固牽強而不可從即高忠憲以格物爲明善亦近理而非事寔

何也忠憲雖知大學之必先明善而不知大學之至善卽指明新之本末始終不失其恰好次序而大學之明善卽明此明新之本末始終不失好次序也故格物之物僕斷以爲卽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之格僕斷以爲卽其窮格乎明新[illegible]非二物而爲一物卽窮格乎明新之爲一物而自有本末卽窮格乎明新之必歸於至善而一致百慮殊途同歸也是故就其用功而言則爲知所先後之寔功就其得力而言則爲知止知至知本之先資以言乎事則大學一書皆其事以言乎傳則聖經首章不啻詳且明而終大學一書又

無非釋此而寔此也蓋大學之道明明德以新民爲用新民以明明德爲體明德新民以本末始終當其先後之序爲究竟今觀首節大綱之次第指歸次節得止之必由知止三四五節歸重於知本末先後並末二節爲本知本之義無非以本末先後之序適協乎天則爲要領其大旨昭然可見已今但以物還歸物有本末之物以格物爲格事物本末終始先後恰好之序則曉徹乎意心身之所以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曉徹乎誠正修之所當爲先而下及於齊治平之末明德不離新民新民亦只是明德

明新卽至善之寔地而止至善貫明新之源流物還其則事當其式本末之序各當終始之理秩然先後分明停妥不亂以此明新止善真如赴遠獲指南坦坦以適而無他岐之惑矣私竊以爲此乃以經釋經無俟旁索而自得肯綮守之旬年不敢自變若夫格天下之物格吾心之物格物欲而明乎善是固說者未嘗不近理而徑途終覺其未甚確切僕寔不敢闘亦不敢從也

答友人問近來日履書

承問日履僕感殊深僕少年狂妄稷契周名之志勃勃不能自已漸長漸經世故乃覺才力遇合皆匪易言洎以多病每喜讀宋明諸儒先性命之言即道釋藏中如五祖七眞及釋氏傳燈指月等錄足以發明心地之說亦且窮探旨歸嗜之不厭至有閉門靜坐十餘日目不涉一字口不與人交一語者然走趨虛靜一路漸覺世緣全冷而老母在堂人事日增竟有全不可行並全行不去者方且反印之六經四子自覺脈絡迥別悼惕于心思爲反正之計而荒年適至乃大營農田水利保全家口荒年既出家口日衆遂欲以生平所學施諸家庭於是督弟課子爲成家就理之計亦遂若張陳鄭陸之家無難舉躋而天時不齊人事每錯又覺得不惟明良遇合不可冀出世固難[illegible]無事即一家兄弟父子間見解相持才力相濟成一勤儉禮義之家亦匪易言故數年以來壯志全消但時時學隨緣盡分聽天處分而已矣足下且以爲何如也

又上二曲夫子

敬嘗妄意欲於邑南近水之處營修書舍一所一則避離城市塵囂一則處四方貧而志道之士即此爲他日書院張本逮規模稍立倘得綿力當延學行端方之士於左旁林皐寺內教鄉人子弟之不能從師者每年請老師一再辱臨發明正學闡衍關學一脈庶少酬匹夫爲善於鄉之意既苦於無其地無其力又苦無同志之人今幸得舍親舊竹園八畝於縣治西南孫家磴去縣約三里許背村臨溪曲抱村爲西隣稻隴柳巷綠陰白水不減曲江東望滻水高岸百尺桃柳蒹葭掩映宜人南望終南褭延萬里如翠屏列峙圜帶穹廬又幸中有高基畝許可建高閣登臨遠眺四望豁然白鹿嶽麓敬所未至而意中夙所期書院勝地無踰於此已用自己附郭田兌就但尚乏結茅培植之資耳然寠人更無別法惟有節口縮腹日積月累冀二三年內少有餘力即當營造而張擇中日來有志向正則敬意中所期鄉學師或在於此故敬堅望其成立書詞諄懇初不計其言之過直也但未知渠福緣何如又未知我輩天幸何如也每日惟誦人有善意天必從之之句以自鼓耳

上二曲夫子書 壬戌

近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心敬自四月望八歸杜門却掃博涉秦漢以來諸傳世之文日來自覺意所欲言百千言無難立就雖愚不自識視古作者何如已覺非復向來湊泊裝綴之陋矣惟是少知味則愈益嗜之不厭天行酷熱斗室蒸爐中手不停披口不輟吟日以繼夕耽索爲勞毋痛抑之輒不自禁不惟神氣漸覺虛耗亦且顯蹈玩物喪志之轍乃知世間溺心事雖文章技藝未嘗不等於淫聲美色如敬者夙事心宗猶且入其中而溺不知止矧朋無成見者乎

先正重教人讀經靜坐不輕教人學詩學文良有以也自今以往當一意循守朱子學規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矣酷暑千萬爲道珍重爲禱不宣

又上二曲夫子

某日接其生所寄書燈下展讀數過慨然太息者久之豪邁人一不暢其志便憤懣無聊一至此甚矣人不可以有才而無學尤不可以有才而無量也此正理欲交戰之際人鬼爭途之界惟天生才實難而吾黨尤爲落落如此人者勉而造之縱不能純粹中正光昭聖緒而肝膽意氣用之歸正猶當振興萎靡作吾黨一志節士維持匡正使不至愈憤懣愈無聊愈無聊愈益憤懣以至忿世罵坐爲悠悠之俗所憎疾至於不可解者責在師友而已敬當不惜苦口之藥

惟老師直下頂門之針也大抵變化氣質甚難平日時時以大中至正爲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塵情客氣猶時時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若合下便以塵情客氣用事則懲窒遷改之功疏而欲立心制行之無偏無黨大中至正也不可得矣惟老師痛加裁正渠血性人轉身當且不難不然以彼豪蕩不羈之志處困窮拂逆之境而不知動心忍性之實功敬直不知所底止也

又上二曲夫子

頃盛使至敬適在鄉范序未能封付謹此奉上書舍已於高基上補湊成東邊一座矣大抵通計平地基掘水渠建門房交庄價得三四十金中秋可成局季秋便可安身目今設法湊補但未知機緣何如耳頃立木時前後數日陰雨連綿晨起忽復開霽舉目淸明覺天地山川草木禽魚俱欣欣有冲融暢遂之意午後三村人無論高下大小各携盒酒犒匠縣內諸親亦各來把盞而鼇屋親友則自二三十里外各携酒脯遠來相賀林皐寺佛殿內至不能容一半就院

而坐敬亦備有酒脯賓主獻酬傍晩始別莫不欣喜鼓舞天意人心於玆可見淸夜之間一喜一懼喜者喜此舉不拂天人之意懼者懼敬力小而任重此後事理全仗老師指示督責使敬黽勉淬勵務令此心時時與天心對越倡之者屢瀾無慚斯和之者神乎意起將所謂繼絕學於將湮者或在此乎心敬目下嚴立課程已於酬酢經營之中凛亦陽[illegible]保之意但恨入世日深習氣浸漬非老師時賜鞭策將不免舊習之間乘此後一念敬肆之關即關學一脈剝復之關老師可無爲敬念歟可無爲斯道念歟

又上二曲夫子

承諭殷公見名之意數年來青門士友見過靡不極口頌此公之賢而比歲老師每對座客輒道其志量之弘毅心敬未嘗不亟欲一晤况今欲博置經史窮探天德王道蘊奥而特扳敬爲之切磋既先之蔡侯之命又申以老師之諭是非眞有會友輔仁之意能至此乎益信其志量之卓越而老師與諸士友之推譽者殆非徒然也心敬何心忍逆來命獨揆之勢情有不敢應命者三家母早遭凶憫積憂多疾况今年老衰病日侵一應玆命則必有缺定省殷公之不卸

於心敬者意或以有可取耳今一旦舍老母朝夕之養而遠去無論心敬不自安於心即殷公何取焉又此公以志切全體大用之學而求講貫切磨之人今此之舉殊非草草是非眞抱天德王道之蘊者不足副其求而酬其意心敬雖從事學問而章句爲累迂陋自慚倘不自度量勇於承命是猶持燕石以應卞和之募也縱心敬赧顔就之如辜負其雅意何且三代以還道義輕而勢利重公卿大夫以位爲驕莫知尊德樂道之義亦已久矣今此公好善而自忘其勢雖古之賢公卿何讓焉心敬既自顧無可往之理與

勢而徒恭順其命以從事是事以諂而不以義既生
平之掃地亦並累知交之盛節矣三者有一尚不可
矧心敬交蹈焉可耶所諭召命萬不敢承惟有拜謝
而已乃若圖答兹番勤勤雅誼則殷公盛年功名方
始而心敬亦未便衰老倘數年刻勵學識稍稍有進
當傾獻芻蕘以報明德惟老師悉敬衷曲委婉為敝
謝之

又上二曲夫子

頃舍弟歸來伏審道履康泰慰慰然[illegible]
來書所[illegible]懷伯見召講學之意前程君見[illegible]
備道此意維時心敬聞之未嘗不喜懷伯能為古人
之行然實自問非能副其望者已於程君堅謝之矣
不謂渠去後又有此說也夫所貴乎朋友講學者匪
徒資口耳聞見之末習貴講其取益古人以資吾存
心行事實用耳然欲其切實用而非本自己經歷實
得之端為切砥之具雖嘵嘵焉騰口而晰義膂訓詩
跋說行言者原無親切之見聽者安得獲感孚之益

乎心敬於老師之傳所謂尊聞行知而未能者敢以
此為朋友取正乎且天下創為之事每多悠悠之謗
而又以非其人充宗盟之餼羊則適憎兹多口耳此
敬所以最喜懷伯之能為是舉而又自慚自沮而不
敢應諸君之求也況夫聖賢雖無傳人六經昭如日
星道若大路求有餘師子輿氏原非欺我諸君誠有
切於好修之志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說不啻明且
詳矣書院既成之後知契時常聚會大家各矢必為
聖賢之志講一句即學一句知一義即行一義務使
自己之心行不異古人所言之心行習之既久自將

知之益明見之既真自將行之益力將不離童蒙時已曾誦讀之經書而率由千古聖賢盛德大業之大路在是又奚必遠求不副所望之人以貽士林之笑而玷盛舉之光耶倘必以爲諷誦遺編之語難以曉晰終不若親承經歷之人易於開明則敬當自斯以往黽勉從事以砥道德之域待他日自問此心真可應諸友之求然後策蹇而東効他山之攻以收麗澤之益庶幾於已無愧於諸君子無負耳不然敬自少時友聲之求切於性命數十年來皇皇乎有求未得今胡爲遇茲同心反逡巡退讓而未遑乎惟老師爲

敬委婉謝之非心敢忽兼成之義獨善自私得罪聖賢以辜諸君高誼也日來時氣未正諸惟起居飲食善自珍攝爲禱不宣

答李重五先生論學書

所諭涵養工夫如詩所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可謂片言扼要非體認精切曷能如此一口道破耶但以涵養爲專屬之未發時則不免仍蹈舊說分涵養爲靜存省察爲動持之見此處尚須通融理會耳蓋涵養工夫不分動靜一分動靜則算不得涵養矣昔孔子告樊遲體仁之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夫居處執事與人盡乎動靜兩境而恭敬忠則涵養之道也涵養豈專在靜時乎况乎詩所謂不識知而順帝則初不分動靜則亦不容

以涵養專屬之靜存也大抵養心之道養之于無事而靜存時並養之于有事而動用時故養之一字配涵而言言其寬裕容養不迫之險隘使失其天性之自然如大水之養鱗介也今觀涵之爲義取義水澤多而容養弘亦自可明其義矣故夫涵養之義必以兼該動靜始爲圓滿無漏耳

來教就顯處說又似考究典籍涵濡陶泳令其心機活潑如傳云游於藝一條意旨據愚意此理無處不有故養心之道亦無處不然靜而存靜而養也動而察動而養也隨處體認內盡養于己也隨人借鑒外

資養于人也學于古訓乃有獲上資養于古也以至禮樂射御書數習乎藝而閑之道習乎器而約之禮無非所以博其義理之趣使動息有養然後本末兼該而內外交養耳此古之學者所以志道據德依仁而不廢游藝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此義耳來諭考究典籍一段正合此旨但微有語言未融之處然以考究典籍爲所以涵濡陶泳心機則又可知涵養工夫爲不專指靜存矣

來教省察克治工夫只是檢點收拾去其本無還其固有甚善甚善千古聖賢用盡終身功力豈能于本

來性分上添得毫釐亦只是去却後來習染令本來完全耳此孟子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但須知省察克治與涵養工夫一體相成初無分異乃爲不落邊見耳蓋只此一點虛靈不昧之機從其保合而言則爲涵養從其精明剛健而言則爲省察克治如治國家者安揷撫綏所以保善良嚴刑重法所以詰奸宄養善良者須除奸宄除奸宄者正所以保善良名雖二事實則一體相成論學必須徹底打通始不支離割裂也

來教子罕言利章雪木先生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遜下與字是夫子未嘗把利與命仁並言或者謂人曾有此說但覺得與語脈不甚脗合耳蓋與之之意取遜與合並之義章內兩下與字記者之意似謂夫子不特罕言利並命與仁亦在罕言之列此與記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同一義例但子所不語皆非正渺茫之事子所雅言皆經常不易之理故直下並數條目惟利與命仁則公私是非截然異義故罕言利之下並下二與字謂不特利是罕義者子所罕言並連理數之渺茫幽深者亦在所罕言耳此是門人記言微意若謂未嘗一時並言則不

特于義無取亦且當時記言門人豈不能下明白顯易字句而爲此狐疑不明之說乎論理貴直敬不敢爲虛讓以沒是非之眞也

來教達巷黨人章承之以謙說較長然其口吻亦似乎笑黨人不知人而微帶恢諧意耳

來教日來雜念亦少但無雜念時心機虛靈淡瞭又若涉于無心是或忘之病因思心被雜妄埋沒之久一旦偶無怎能透露用功之道惟有淘洗收拾爲無奬一段意旨深見日來體認親切然如敬之見則只爲日來雜念能少便是出昏入明之正路然直須少

之又少以至于無乃始復本來清靜眞體是吾輩但怕有心不怕無心也且昔人所謂無心是或忘者謂無惺惺之心並連眞心忘之耳若雜妄心則惟病其不忘矣忘尚何病之有耶至謂心被雜妄埋沒之久一旦偶無怎能透露則此處更須理會矣葢埋沒之久不用克治澄淸之意自然天機不能透露然謂之不用心不得透露則可謂之無心不得透露則不可誠以眞心之所以不得透露者正以雜妄埋沒之久未能無心耳若一旦淘洗收拾到一念雜妄也無時此正是眞機已透露矣又何不能透露之慨乎然却

要知此心是個無處不在的物豈能得無所謂無者亦只是無雜妄心耳又此心是個活潑變動的物如何便得到無雜無妄處須是識得無雜無妄眞本體保而合之操而存之惟精惟一允執其中然後能動靜常變而不失其則耳此大學定靜安慮之學莫先知止中庸誠身之要莫先明善而明道程先生所謂學者莫先識仁也然則吾輩欲使雜妄心盡亦惟于知止明善識仁眞脈絡先加之意乃第一義也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偏靜書

承諭偏靜不妨之說敬意古之聖賢內外通融亦只是未事不存畏事心事至不存厭事心專討閒靜好自在耳初非不審事之大小輕重而役役瑣瑣爲之也故仲弓以居敬行簡爲可而夫子亟然之葢所戒于偏靜者謂其平日存個一味簡靜安逸之念卽遇不可廢事亦不審其宜爲與否而一味脫略漸成頑嬾頹唐耳若得畏敬中存大綱不廢而于當簡靜時便能簡靜則豈惟不妨正自是大易時止則止之正義濂溪主靜立極之借資也先生所諭某謹以居敬

行簡而可復之又諭交遊輩行之說愚意曾子與顏子爲同門忘年之交今觀聖門三千人而曾子獨能承聖道之傳則其幼時氣質可敬可愛顏子亦必不以其少忽之況曾子之父曾點顏子之父顏路皆聖門弟子而顏子之沒亦止三十二歲則其年齒之視曾子想亦不至太相懸絕是以曾子亦得以吾友謂顏子也所謂既係同門又忘年尚德故不得以爲父友而別異之若其他德不足以相及又在父執之行則名分俱存自不可紊先生之言固不易之理也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承示奔走名利一段慮危防險具見盛德不自滿假之意誠持此心以入世自能無入不得欽羨欽羨蓋吾輩之所以見可欲而心亂者其病有二其一向道義之心不勝向名利之心則入鬪至道而悅者出見紛華靡麗而又悅矣其一知未確而自謂確力未固而自謂固平時自信不難勉持一旦臨可欲而忽焉喪矣今先生立志如此定自知如此明是先生已握立德要領鄙人尚何能叅一詞乎但所謂以出仕爲奔走名利會試爲畢竟名念未忘此于先生自謙自

歉分上則可若遂以此爲定論則不可人問其立心何如耳山林而有馳騖之心則即山林爲市井廊廟而懷氷玉之志則卽朝市爲山林吾輩但能隨所處而不失自己眞面目則任所往而如履洙泗之堂豈得便以入仕爲入名利之場會試爲名心未忘乎先生但自審察自己念頭起處何如幸無拘礙格套耿耿不慊于心也且幼學壯行昔之聖賢皆同此心皆同此事故吾輩苟非石隱必不能恝置世道生民之念但見可則進知難則退不至如鄙夫徇人喪己則可耳大抵人生各有職業豐穫厚藏者農夫之職業紡績織紝者婦女之職業得科第乘時行道秀才之人之職業也今以舉人會試爲好名吾儒人仕爲徇利則是農夫耕田而望粟婦人織紡而望布皆爲徇名徇利矣豈其可乎總之吾輩仕止行藏之不同者特各人志趣分量不一耳古之聖賢初不以隱爲高而仕爲汚也聖人人倫之至聖人人情之至惟高明裁之

答友人問愼獨致知異同書

所詢致知愼獨異同之辨原屬一體相成何可判而爲二然言却各有當豈容竟渾爲一蓋人心只此一點靈明從其靈明之廓然無對而言則曰獨從其廓然無對之當體靈明而言則曰知從其實致愼獨之知言則曰致知從其實愼致知之獨言則曰愼獨截分爲二固屬支離渾淪爲一亦屬儱侗也大抵理一易明而分殊難辨不能明分之所以殊則亦終不能徹理之所以一也

答友人論學術異同情識與德性之學之別書

承問古今學術異同之分情識之學與德性之學之別此可兩言而決大抵古人之學惟求慊于此心此理而後世之學則馳騖于技藝聲華情識之學對補湊合于聞見氣魄之末而德性之學則磨勘煅煉于天命稟賦之良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古今學術異同之定案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曰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此德性情識之別也

與涇州諸同門書

黎生至承手翰諄復展閱再三不啻親承謦欬惟是無由更一欵會商証師門宗旨此心殊耿耿也竊惟斯道湮晦幾於人不知爲何事而諸君子獨鼓舞於樸素之鄉同志者復賢而且衆是誠斯道漸明之機也則爲之倡者識解議論之是非偏全郎關他日斯道明晦之根況先師晚年諄諄折衷此學毋欲一消門戶之偏私會歸孔孟之大全其爲心良苦爲慮甚深爲之後者縱不能光昭令緒使大明於斯世亦斷不可使一傳失眞貽恨師心而誤後生有志之士於

將來由前則千古道統護而持之不宜陷於一偏由後則師門宗傳遵而循之務須盡其大全今不知諸君子所講明而宣暢者果何如也大抵貴州今日與舉近則關一方之風氣遠則係四方之觀型稍有偏頗過不可言倘或陷於明裂聖道顯悖師旨而不自知流弊又可言哉惟諸友愼之誼同一家得失榮辱彼此共之故不覺言之激切如此然尚恨未得面盡曲折也近錄講學之語想已成冊久不見示何也

豐川全集卷之十七

存省稿 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論論道寬嚴說書

適承翰示意旨勤懇若疑僕于先儒取之大寬又繩之太嚴爲戾近儒之論不利于口者噫嘻足下之愛我深矣抑知僕之寬于取也非僕之好爲寬又非僕故反近儒之嚴而矯爲之寬也僕蓋視乎道之宜寬而寬雖欲如近儒之嚴不敢也僕之嚴于繩也非僕

之好爲嚴　又非僕故反近儒之寬而矯爲之嚴也僕蓋視　道之宜嚴而嚴雖欲如近儒之寬不敢也足下試思宇宙之道公乎私乎偏乎全乎只于一區乎無所不在乎半塗可已乎會極爲歸乎堯舜者帝王之準極孔孟者吾儒之儀型自昔堯舜之用五臣也水火教稼各因其材而用之孔子之教三千子也文行忠信既有不一之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亦有各成之材向使堯舜執一以用人孔子執一以設教無論天下多棄材棄人非天地大生廣生之義亦且吾所取用者止得其一端而無與濟天下之全用成

天下之全功矣是宇宙之道本公而自私本無所不
在而自局一區也可乎自孔孟而後百家蠭湧雖博
文姦古奇才異能無代無之而要之學術宗傳二千
年間僅得一董子欸途文中闢戸迨至有宋周程張
朱乃始入門升堂暨乎有明河會崇姚于焉典司亮
工合以謝游楊呂之掌管秘笈豫章延平之固守扃
鑰安定教授安國羽衛溫公元成執法糾儀陸公范
公奉職宣猷武侯南軒西山之補漏修墜象山涇陽
忠憲之陳朽導流然後[illegible]然成家[illegible]然合二
千年間僅此數公合此數公參乃克成天下講于吾

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久矣試思局一為可廢者
耶而謂吾取之之寬耶且足下所疑者徒以諸葛忠
武陸公范公功業之士舊未陪祀孔廟之廡象山陽
明忠憲世有禪學之疑而僕平日或亦取諸吾道之
內疑其泛溢耳嗟呼吾道只取于存心養性耶又僅
取于法言矩行耶僅取于著述議論耶又僅取于循
途守轍耶心性者所以為功業之體而功業者所以
弘心性之用論述者所以表功業之華而功業者所
以踐論述之實忠武陸公范公吾未敢知其心性何
如也未敢謂其述作盡與濂洛關閩符契也然竊意

以如此之真事功其心術之出于光明肫誠亦至矣
文章之見于實功實業亦真矣即在堯舜五臣十二
牧中孔門四科七十子內應所必收也吾何人斯而敢拒
諸吾道之外耶況宣公之學之文融貫事理會通古
今實足駕軼漢魏隋唐而邁出五代元明乎言行有
至當之理而至理非途軌之可拘途軌有不易之矩
而規矩非言行之能窮象山陽明忠憲者吾非敢謂
其言行盡與濂洛關閩合符也途軌盡與濂洛關閩
合符也然竊見其簡易直誠其言行之外于正理者
不惟自少而其合于正理者亦正自多也其途軌之

明出正矩者不惟本寡而其隱合正矩者亦正自多
也今且未論立本之教語若偏重而意自可原良知
之宗流弊雖滋而本旨不差即如以象山之躬行政
事陽明之奇績偉勳忠憲之貞操烈節向令在堯舜
之世孔門之時吾知羣牧四科中且不當僅有一德
而或在三德六德之列不當僅占一科而或能一人
兼有兩長耳吾何人斯而顧忍以悠悠之謗隨聲附
和而拒諸吾道之外耶況忠憲公持紫陽之正矩尚
洛閩之心傳功在程朱風振名教[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諸
承子心無一事謂敬之言且從而禪之嗚呼流俗之

議頤足據耶又

廟堂之公論久定儒林之公評方新文安文成久陪
國家春秋之祀而忠憲學行實推吾黨先覺之賢吾
何人斯敢隨悠悠之毁而蹈自用自專之戾耶大學
之明德新民也期于止至善中庸之爲己知幾也期
于合天載孔子之自述由志學而至耳順從心之域
孟子之論樂正子由善信而至大化聖神之歸道有
全量學無中止半塗而已者舉非其至小成而安者
終歉于全故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程子亦謂寧學
聖人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耳自秦漢迄今雖孔孟不

生然六經四子昭昭宇宙學者視的而射望道而趨
亦可謂有明準有坦轍矣乃按之二千年內無論兆
塗啟戶者不敢與于升堂入室典司堯工者不敢與
于正位居體卽濂洛關閩諸先生之入門升堂視諸
儒爲正大光明矣而平心以論果可直許以入孔孟
之室耳順從心大化聖神耶又勿論管秘笥守扃鑰
教授羽衛執法奉職與補漏修墜除朽導流之諸儒
矣夫斯道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千聖之範圍萬世之
準繩以吾身論則生身立命之符契以世教論則醇
漓治亂之樞機而二千年間家絃戶誦者孔孟之微

言被服率由者孔孟之遺教曾不得人焉人其望以
王持綱紀宣暢敷施使後世重見鄒魯之風氣烏呼
此亦孔孟之心慨而斯世斯道之亟待也顧[illegible]浮者
旣不敢語于入門淺狹者不敢望以覩奧而如江都
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崇姚十餘子者壓學聖之弘志
抱造聖之強力循六經之路塗竭終身之驅馳屹屹
焉仁爲己任自強不息而亦終無以入孔孟之室則
是孔孟而後終無人焉得吾道之全量達吾學之會
歸而偏詣半至爲慽也故吾不敢爲他人惜而深爲
諸先生惜于他人憐之悼之而一言一行之有合孔

孟支流者卽進諸吾道之中予諸先生敬之愛之而
一言一行之未符孔孟淵源者卽繩以吾道之量蓋
爲吾道討其全故于諸先生不敢恕其偏其于諸先
生望之深故于衡量時不敢待之淺要以卽諸先生
論諸先生而吾原無所容其意卽諸先生素屋之志
以繩諸先生而吾非有所苛于中就千古純全歸極
之詣以與諸先生相責望與天下萬世相商確而吾
非敢有一毫好惡喜怒之私參于其間以得罪先聖
先賢自負公論公理也獨其窮理之不明知而不[illegible]
盡性之未力行而不至無能達孔孟之宗得無[illegible]

衷諸儒于一是寬　或其所不當寬嚴　或其所不當嚴則素心之滋恨滋慚者耳然吾也知不能眞而或當世之大後世之久緣此而知必求其眞焉吾也行不能至而或當世之大後世之久緣此而行必求其至焉則區區愚見或且爲吾道之嚆矢矣故今此之日有笑我者不敢知有譏我者不敢知有教我者感其意有勸我者感其德而終不忍自遂此心之安盡徇近儒之見也不然僕亦人情耳豈樂與同學同志多不同之論而以一身叢謗議之的耶惟足下深愛我者尚按其是非而終教焉幸甚幸甚勿中語無

倫次唯以意諒

與遜功弟

聞大事已襄復能據禮而行稱家以葬親喪自盡之義動足法後之道一舉而得之眞吾道之光匪獨大孝一人可無憾於心也承詢朱子文集據愚見非獨其理解正大深醇迥非秦漢隋唐間諸子所及即其文章渾灝典確表裏經傳亦自有泰山滄海之觀眞洋洋乎大製也獨其中間有懲程門末流之弊不無以矯枉之過或流於多學而識之之處論千古學術自當以孔門明新一貫博約一貫爲準此等處却須分別觀之也象山白沙集奉上舊有手批白沙集一

部爲友人歐希哲携去茲來未批者象山集摘評圓畢爲我剖其是非爲望也象山簡易直截學宗孟子但其任性既[illegible]太甚觀理亦覺微疎往往以了與不[illegible]醇疵相參然其警快足發人深醒處則謂之不啻淸夜鳴鐘高[illegible][illegible]所謂心粗之論了[illegible]爲得之[illegible]時但能平心靜氣其醇疵當能立見若[illegible]以先入[illegible]恐塚中人笑我於百世之上也白沙爲人淸[illegible]超[illegible]其[illegible]俱如其爲人今讀其答人書灑淸風而飲醇醪令人起天際眞人之想至其造理處則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不謂之間世之豪傑不可矣但其

靜中體認端倪一訣近儒雖多訾議之口殊不知此旨原淵源於程門靜中體認未發氣象一脉特微涉於簸弄耳葢未徹之靈山而近理之康節也大抵白沙之學於訓詁轇轕之日能返而窮探本原是爲空谷足音而其於聖道顯微無間之途不無畸重靜虛一邉是則聖門之支流不惟與濂洛宗傳少異亦自與象山途徑微殊世儒毋以象山白沙同類而譏之此則隨聲附和信耳而逆自也葢象山自是帶病之大宗白沙乃屬矜貴之支子血脉統體自是逈别如何可同類而論乎若其以象山陽明並譏尤爲胸無

眞見葢象山於孟子尚近而陽明則另闢門庭不孝前所謂象山學孟子而陽明並非學象山象山心粗之孟子而陽明則才大而自立門庭之象山者非臆說也然要之謂其如孔門諸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則可却不可以禪誣之而失其眞耳葢禪之爲旨主於出世吾儒之道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者無論其微塵六合脫屣五倫爲出世即其不遺八萬四千細行矢願度盡萬古衆生者亦爲出世經世者無論其齊家治國均平天下爲經世即其正心誠意盡性至命者亦爲經世葢血脉原判若黑白也今禪之說

俱在陸王之說俱在按文尋義豈不昭然而概以其喜言心性而禪之知言論世者固如是乎但其中矯枉過直之弊則信有之耳然要之尺璧之微瑕良材之寸朽自非聖人孰能無偏不孝深願賢弟目下讀象山之書不可主以先入即他日讀陽明之書亦不可以先入爲主也舊有批就陽明集一部爲金侯裘去又一部爲渭南邢生批皆不可得矣惟四五年前有爲靑門周一兆批一部尚可討閱賢弟如欲觀者他日當爲討來奉覽也大抵吾輩於百世下尚論前人盡讀其書而不知精論其世尚不足以深知其人

况於未讀其書或畧窺其散言碎語又安得臆斷其人之偏全淺深乎盡讀諸家而不能折衷於一是尚不足以定吾道之統宗况目未覩諸家之異同識不盡諸家之底蘊又安能臆斷其孰爲正宗孰爲羽翼乎宇宙茫茫誰當負荷愚兄老矣自傷力不從心賢弟勉之家禮之議甚合鄙心但恐書賈無人兼不能與賢弟聚首細商時宜則亦付之長嘆而已秋盡冬初掃榻以待也

答張友人論學書

春首遠辱枉顧厚意不忘承示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鄙人以爲收心要法而耻庵以爲鬼窟活計言意相反不知是非足下疑之是也但鄙人所言爲求放心者指入門之坦途耻庵所言則爲見心體者示防弊之遠慮蓋學者不知心體時不從觀未發氣象入頭終無見性之門然心貫動靜故學須動靜合一而或畸重靜中體認一法以爲究竟則耽空溺靜偏枯之弊不能免矣鄙人之言乃補羸之上藥耻庵之說亦屬消積之良劑義不相悖但耻庵下語微重亦尚欠分曉耳覩聞之辨亦似過於分疏蓋既無聲臭何可覩聞大抵無聲無臭就此理無形聲之可指處言而不覩不聞則就此理言其不能形聲顯指處也言雖異文義實一體也一貫之說就曾子爲門人言則可實指以忠恕若泛論道理不可呆指然說來頭頭自有原委如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本末歷然矣然中間只是明德新民一條索子貫去如美大神聖其間品第歷然矣然中間却只是信善一條索子貫去也又如博約也內外也言行也學治也文章性道也德性問學[illegible]顏[illegible]要無非有不貳者貫乎其中

足下但舉一事以考求其源流便可類推凡事何爲一何爲貫之大旨來問微涉於寬汎亦安能指一處的歷相答耶然已不啻的歷言之矣所疑有收斂意思便是虛寂之根有發揚意思便是功利之根竊足下之意於發揚爲功利之根者或在所易明於收斂爲虛寂之根此爲疑團之所自來乎不知學問發揚而不知收斂則流於馳騖躁妄而不實若執此而泥於收斂是收斂有所矣有所則卽所便成虛寂之根更若習成窠窟必至喜靜而厭動喜簡而厭煩豈不流入虛寂之鄉乎然耻庵此言亦殊有言意未融矯枉過直之病欲酌其宜而善用之則莫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爲適中無弊也中行狂狷此不難辨狂者有志量而不足於操守狷者有操守而不足於志量中行則志量如狂而操守復堅操守如狷而志量復弘狂狷得其偏而中行兼其全偏者必勉其不足而後可適道全者本其固有而履道坦坦也博學者多識前言往行以自畜其德也多學者貪多務廣以求勝於人者也此有本無本爲己爲人之辨然博[illegible]或溺則以聞見汨天常者勢所必至是博學之流爲多學特在一念迷悟間耳足下以爲然否

與友人論畱心釋敎書

承諭令姪事弟未嘗不爲畱處但再四詢察渠胸中毫無定見直欲作五嶽四海之遊尚須聽其閱歷諸苦或者計窮而返正乎則弟斯時不難設法安揷矣令姪言兄連日畱心釋敎亦並隨彼敎像持齋結制聞之不勝駭然者累日古之大儒宿德亦于二氏不廢叅証但上焉者以深究其底裏而後可以辨道術離合異同之界其次特取其心術易簡假以離塵逃虛耳然欲離塵逃虛者君子已謂之不知道謂其本無可離而離故不免有所托而逃亦已墮邉見而落隅智矣又焉有舍吾儒經常範圍而直墮彼法像乎先民云吾道自足無俟旁求此實昔賢透頂徹底之談初與世儒爭閑氣競門戶者之言迴別兄留心至道可無三復兄年已逾一甲弟亦四十一年付之東流弟既無由入山兄亦無緣至鄠渺渺天涯握手靡期引領東望真令人悵惘無已然此生苟期以盡性至命爲歸則雖萬里一如同堂初不間關山也

答門人黎長舉論讀三禮書

五月中文鳴老過鄠曾以遂過禮記並文册復函附之習禮之說前書雖未甚詳然已陳其大畧矣大約禮記擇其中之精者熟讀之周禮止宜細加講究一番熟讀則不惟精力有所不及亦且不必也儀禮則止于一二遍過目知其梗概而足矣所以然者禮記雖滋以漢儒之附會不免經曲襍雜然先王之大經大法時于其中寓焉是即夫子所謂殷因于夏周因于殷百世而不可變者也精擇而熟讀之自不可緩周禮則係有周一代制作之規模雖與今日時異勢殊然會而通之尚可見成周典章法度之綱目亦并可以叅証古今治法之詳畧泥其迹雖若難行而通其意則無不可用是則孔子所謂損益可知者亦尚是必宜詳究之書至儀禮特儀節耳則又隨地隨時可損益者也止可涉閱以知其梗概讀何爲乎今按經傳通解之旨特因時代先後分之蓋其本意以爲儀禮出自周公當爲經周禮雜以新莽之附會禮記雜以漢世之散論當爲傳耳如僕臆見竊以爲天地之不可變者當爲經隨時可變易者當爲傳恐不得以時代之先後分經傳也今且將禮記選出者熟讀

之先識其大吉凶則閱周禮以考成周一代聖賢經
世宜民之制度稍有頭緖然後逼歷代典制之書如
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補之類合以今制通盤打算孰
宜孰否須使端緖井井曉了胸中然後可云坐而言
作而行也若無此大鑪冶卽全部周禮熟爛胸中無
論新莽之假借適滋詬厲卽荊公之依傍適亂人國
耳況如儀禮區區登降進反之儀節遂足盡輿道致
治之要乎徒使有識者笑優孟衣冠傀儡跪拜而已
凡此皆胸乏成見而以意見摹擬之說也

答門人黎長擧論博約書

三月中接手翰獲悉動履兼稔長擧知無不言忝戎
公聞言[illegible]長擧盡[illegible]賓之分而遂成就忝戎公盡
官守之[illegible]又時得請教儀封質疑就正尚見此行之
不徒然也展閱反覆慰藉殊深獨是與儀封論學書
不知前書云何弟郎所寄證博約一書論之則旣不
盡孔顔傳授之淵源並不察於前賢之註疏而不免
以臆見從事不孝閱之益不勝跼蹐焉夫讀六經四
子之書要在識聖學之宗傳又在就經文推明聖賢
立言命意之本旨博文約禮之義就宗傳論是卽夫
子括平日文行忠信之四教大學明新止善之三綱
領而爲言就本章宗旨論博文是夫子教人從道之
綱條顯著處理會約禮是夫子教人從道之精微天
則上體行但涉空疎卽流異學但涉浮泛亦屬雜學
也今欲矯空疎之失而以禮樂兵農之[illegible]臣弟友
之理爲博文以吉凶五禮男女服食[illegible]爲約禮已
於本章之旨毫無着落而欲以此[illegible]平日四
教之旨大學三綱領教人之法[illegible]且以博文
謂博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文而約又單在男女服
食與吉凶之禮豈所博之禮在吉凶五禮之外而所

約之禮又切要於六藝中所博之禮耶前後不自相
衝決乎且以約禮爲約之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起居
則是反約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途矣則亦仍屬
博文事豈約禮之謂乎是亦徒言禮之統名而毫無
與於此章之禮之實義及約之本義耳長舉試思約
禮是將所博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約而歸之於
天則以爲踐履耶抑是將所博之禮樂兵農子臣弟
友又約之吉凶五禮男女服食耶又試思男女服食
起居卽禮耶抑男女服食之規矩準繩爲禮耶嗟乎
男女服食尚不可以言六藝中度數之禮而可以言

約禮中天則之禮乎宗傳聖教章旨句義眞無一可
而乃執泥不悟何也大抵文雖節目無所不該而此
章之博文則所謂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窮
博乎道之散著而朱子遍古今達事變之說自爲得
之也禮雖度數節文無所不該而此章之約禮則所
謂循乎天理之準則束以吾心之矩矱以實盡乎道
之精微而朱子避聞行知之說更須益以一本乎天
秩天敍之自然十字而後爲完滿也故就理而論不
特長舉之語約禮者不當卽長舉之謂文爲禮樂者
亦多脫漏至其兼謂兵農則更非情實耳蓋此章博

文中之禮樂二字尚不止於度數聲容之粗迹而謂
其以不語衛靈之軍旅不答樊遲之農圃曾執以啓
仰鑽瞻忽之顏淵使之從事而會道耶必不可矣至
於儀封謂文爲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
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顯而法度之燦著皆
是愚意亦覺於義雖無不包而於此章博文之旨亦
微有廓落之嫌謂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
節文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皆是愚意亦覺非特
此說尚是包儀禮典禮在內爲微涉於徇迹卽皆是
之旨尚未至當歸一也盍觀輔氏謂所行卽是所知

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若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
錯知則可矣行將何如卽此以推旣可以知文之爲
義止宜解以聖賢成法事理當然始爲博而有要而
凡所謂剛柔上下與夫長舉之兵農云云不切於道
之大綱者皆屬此章之文之枝指矣又旣所行卽是
所知則又可知博文者爲博考聖賢之成法博識事
理之當然而約禮者卽於遵行聖賢之成法時一準
乎天則率循事理之當然處一協乎矩矱庶幾知行
一貫博約一貫乃與斯旨有合而據此以推又可以
悟長舉博兵農之文約吉凶五禮之禮爲無當於大

義而虛齋先生所謂積少至多積小至大一段之義雖務於包裹無遺而要之亦鄰於擇焉而未精也總之顏子前之仰鑽瞻忽後之所以弗能竭力者斷在斯道之全體大用爲窮理盡性之要務夫子之所善誘者斷在斯道之切近精實爲顏子指示明道行道之坦途故此章博文約禮之說須與大學實體實用日用經常之大道表裏發明然後的切耳若夫六藝及洒掃應對之節乃孔門三千七十子小學時所共習雖大學亦在不廢然要之重在體用綱條而不在於此即天地鬼神之奧宗廟會同之節亦大學所必

該然要之重在身心性情倫物酬酢而此非其解今觀大學之論學也極乎身心意知國家天下可謂博矣夫子之答顏回問仁也極於天下歸仁亦可謂效之至大矣必歸本於明德克復而並不及天地鬼神宗廟會同亦可知博文約禮之固非淪於虛寂亦斷不容流於瑣細泛濫也長[illegible]余何不詳思耶

寄徽州汪文摺書

夏初至姑蘇[illegible][illegible]晤[illegible]功聖紱兩令兄備悉近履[illegible][illegible]多至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邁流俗之勇令人[illegible][illegible]敬服獨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友貴賁賢者自矢之卓見能不溺於小利近功也又令日既能合商而儒即他日者由士希賢由賢希聖即用此斬然能捨卓然自奮者無難直入其域而足下平日之壯志當能遂也以此見兩令兄及其令郎時皆托以備致鄙意欲足下速至蘇州圖一面聆以盡夙懷不謂又以事迫不克久留於五月念日返棹西歸途中每一念及輙不勝人遠緣

疎之憾以是舟至宿松問知仙里近在咫尺遂舟中爲此以佈積懷竊冀遇貴鄉便郵或得達以道恍即不啻把手談心也甚僕之期於吾友者雖累楮莫盡而要其大旨則數言耳文摺足下不記僕昔日以心齋小泉相期而足下答我以尚非所願之言乎甚矣足下之志眞勇壯而言眞慷慨也顧如僕之愚則以爲心齋小泉學雖未弘而志則眞切骨則堅貞其力行豈易及者足下果能以如此之志如此之骨而更能充之以不已之學即心齋小泉誠不足限足下耳不然即恐心齋小泉不易至也且足下能以如此之

志如此之骨懋不已之功不本於古聖賢天德王道之全學而僅孜孜焉若今之講理學者務訓詁後聞見持門戶之一偏昧孔孟之大全如呂黎所譏分離乖隔不合不公即恐於心齋小泉無多識畜德之益而反有泛騖馳逐之弊耳蓋今之騖此者皆自以爲有明道衛道之功而不知其自蹈於逐末而喪本務名而失實反不如志卓骨堅力行可畏者之切於爲已也故僕竊願足下自斯以往先以心齋小泉不易至又不足安之旨樹之標準而立志務期如二公之眞切立脚務期如二公之堅貞而復亹亹焉實以大

學明新止善之眞宗爲要歸知之而必眞行之而必至稍覺於孔孟之全體大用有一不符契而即不甘以自止他日始於本志克副耳大抵吾輩志不欲其隘而力則欲其實志一隘或以小成而輟止力不實必且初願之難副足下幸勉學焉可也幸善學焉可也又學問之進退偏全雖不盡藉師友而師友實有力焉貴鄉東林遺風尚留錫山惠泉之間如顧楊諸君深足切磨他日便道一訪作數日商証當能有益也磷石作古是可傷也不知其諸郎近况何似念之殊爲悵惘

與趙膺清二

六月望前遂使忽臨讀來翰思深鋒頴深喜故人有子大足光昭家學不啻對世兄于丈室快談時也所詢聖佛一理諸說不知倡之何人大約未明聖道而拾佛氏殘旨徒聞二曲夫子之多言心性未知二曲夫子之體用源流徒知吾儒之本立道生未知吾道之用以達體故疑聖與佛異其一總耳夫聖與佛豈一理者聖人之道主乎經世佛氏之道主乎出世經世者欲其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出世者欲其一超見性頓出三界宗旨路途天淵不侔渾而一之不惟不達

吾道並不知佛旨也且既不知吾道爲仁爲己任之道而獨認佛氏見性成佛之宗則其謂佛氏之路更捷又何怪乎蓋彼徒以見性成佛之旨論聖佛之迂捷則其以迂捷論聖佛之路無足怪也且其以佛之路爲捷亦且未知佛旨眞佛固不論迂捷耳然此中爲說頗長恐留更僕難悉數也世兄聰明過人他日或能透過此關耳二曲先生眞禪之說不知是譽耶抑毀耶然觀前後之論大約是爲佛氏援一護法如佛家謂孔顏乃眞佛之說耳獨不知二曲夫子之生平行履則至孝性成而又克盡倫誼禮學術氣節皆至

命而確歸日用人倫禪有是耶若所謂人祇明性則經濟文章自無所不能此亦仍是佛家見性成佛則神通廣大之旨而不知惟深造以道乃能自得也又謂經濟文章可以概置兼之則有累是徒知冲漠無朕之體原萬象森羅之體而不知萬象森羅之用正無非冲漠無朕之用也且性中固無所不有然亦由平日積知性盡性之實功于經濟文章閱歷學習之人而後能畢達耳爲有不學而自無不達者則如世兄所云未安之旨處處認任本體作主之旨明本原而古今世事未經眼之旨明體以達用之旨皆卓于

此理有見正可一返照而自破其非固無俟鄙人之喋喋矣至謂靜中掃除妄念之外惟覺木如而竟不能辨空心空理之所以然愚意則以爲此時但教木如何用辨乎且木如者名之爲人心耶抑名之爲天理耶而禪之爲言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直欲並善而空之所由二曲夫子斥爲並空其理乎若乃世兄此言故爲元解以相試則余言皆贅矣鬼神生死此非口舌所能盡兼生平身所未到之處俱不敢妄言且人道之宜明者尚多縱能言焉亦無俟求之幽隱也總之觀前後見問之條深見平日好學深思不徒欲以科目詞章自畢其生平從此實下定力兄弟自相師友即嫻習舉業之中實績天德王道全學以終尊先大人未旣之志事道若大路有爲若是不過十年便可成大人物作中流砥柱顯親揚名也惟世兄勉之不佞迂拙腐朽自知其不能而不爲者非敢望二曲夫子抱道懷德不輕仕進也獎借過情殊滋愧矣

重者言之詳則意所輕者言益畧其弊也詳者遂成一家之言而略者遂不無遺置之患於是偏枯之說時亦有之[illegible]傳既久轉支轉晦兼習其說者既不易得其[illegible]師旨之高識復無溯流窮源折衷會通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榜門戶爲標榜據名目分異同於是乎修悟體用之途遂相視如吳越之大怨深讐而不可相通矣嗟呼獨不思諸先生之重工夫重寔用也果離本體乎重本體也果無作用工夫乎向令諸先生而處一堂應以相資相成殊塗同歸爲莫逆之兄弟而後世乃略心執迹別域分疆成各立之門戶無論律

以孔孟之淵源爲顯悖大宗即使諸先生而在果視今之遵守其說者爲能善繼而善述耶故僕嘗以爲後之重言工夫寔用者往往攻擊本體之說重視本體者往往攻擊寔用工夫之說真無異。祖之孫不復知大宗之本同而徒見其門戶之攸殊遂忿乎同心濟美之大義而日以此多彼寡之小節小目角勝爭強而不自已是豈能有光于祖父之道徒傷其祖父之心耳雖然舉本體工夫作用而[illegible]離之不可也欲合之爲一而漫然調停於[illegible]不可孔子之爲聖之時也非調停於清任和之[illegible]執中無權

也融會爲一體而時出之各當也故今之學術欲合諸先生爲一家非漫然調停之也諸先生入門各不同而其師孔孟也則同吾欲師諸先生師其同師孔孟者而已諸先生師孔孟也同而其入門下手也不同吾取諸先生取其入孔孟之路寔而不紆寔而的切者而已故吾之取於工夫作用也取其工夫客作用寔而其於本體要非畧事爲而事虛寂之本體以爲有寔作用寔工夫而本體乃不淪於虛寂也於其畸重作用工夫而徹涉強持徇迹者則畧焉取于本體也取其本體明且切而其工夫與作用匪徒事義

襲強安排而非順帝則之作用工夫以爲有眞本體而作用工夫乃不淪於支離也於其畸重本體而旨近空宗者則畧焉故江都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姚涇吾不見爲諸家而見爲一家並不見爲十人而見爲一人取其長而畧其短會乎異以歸於同消[illegible]之畸見成[illegible]之[illegible]諸先生未發之[illegible]爲我輩今日繼述之正義乎且道[illegible]久[illegible]復合學術久岐而歸一亦運會之不得不然也[illegible]力小學疎匪其任耳悠悠天壤誰當負荷願與足下共勉之

答默庵汪公論易說質疑書

心敬關中陋士比因師弟子荒山傳習未能就正海內有道竊恐學成執方以此因董憲副邀之南行遂不辭而戒途出關過中州則夙所心仰之孫湯許張已作古人止獲晤襄城劉恭叔先生父子叔姪此外遙遙二千里徒一覩周文公所營舊洛與二程康節之故里荒祠而已意中事殊多未當者途中竊念天地之元氣不毀則斯文之寄托當隨地有人豈前途千里而遂無一遇者至漢口則彼中人嘖嘖稱默庵汪先生不置心敬聞之喜不自勝遂不俟介紹之定

而肅刺奉謁焉不謂先生不加鄙夷忘年忘德而爲移時之談次晨見顧則又委以商確所著之易解甚矣先生之虛衷善下也客窓細讀雖間有螢照蠡測之見欲然不敢下筆求質者累日既復念吾道大公公而公言之應先生之所不拒况家師二曲子李子與彙翁高先生神交至契心敬子李子受業之弟子而先生高先生傳心之高足學術醇疵彼此相關抑又何嫌何疑故亦遂不敢僞辭而僭申臆見以請教焉心敬竊惟易之爲書四聖人憂患天下後世志曰卽於悔吝凶咎也故藉天地間陰陽消息自然之象

數自然之次第示人以當則吉不當則凶吉宜趨凶宜避之藉証殆卽陰符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之意乎故孔子繫辭贊之曰易之爲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實獨見其深也然向非十翼之作發微闡奧則羲文周三聖人之心精亦尚含蓄隱蔽於深文簡語之中而讀者亦且有不易曉解之處何者伏羲畫卦僅揭端緒文王繫辭畧疏大義至周公繫象則天地萬物順逆休咎之理亦可謂發洩極盡矣然義類終屬渾舉譬如初出之日雖光芒遞映終不無深山窮谷幽翳蒙

蔽之處而淺學後進讀之亦尚不能不阻於疑滯隘獨至孔子生三聖之後深見易之爲道眞生人善身善世之準繩而日用間不可以須臾離也故觀象玩辭直至韋編三絕乃於羲畫文象周象之中渾者爲剖含者爲發覆不使三聖人之奧旨有隱而未光畧而未詳之義以爲讀者闢通明坦正之門故發揮謂十翼十篇易之註疏眞莫精於此莫確於此莫詳於此彼高遠視十翼而謂孔子之翼與文周之彖象各有取義不必盡屬可通者固爲不知十翼[illegible]以爲當尋求心地於羲皇勿盤旋脚根於周孔此又進說於

老氏無名之餘旨求之愈遠失之轉甚又豈知十翼
之蘊奧哉先生篇首説易二條首揭十翼爲易註之
祖學者只以孔子之言爲宗自當融會通貫已見哉言
乎可以証後世穿鑿謬妄之失固已得讀易要領矣
至第二條所謂易爲易簡之學寡過之書則尤片言
扼要消後世無窮象數占候養生家附會依托之謬
即此二條易之大旨與讀易用易之道舉該於是縱
全部註疏中或有出入不過意見之微歧亦合抱之
寸朽巨璧之微瑕耳曾何損於棟隆之任連城之價
哉即程傳朱義豈必自謂一無掛漏乎雖然敬有進

爲寸朽雖無傷於合抱然何如無朽之爲全材微瑕
雖無損於巨璧然何如無瑕之爲完寶大儒君子翼
聖經垂萬世當一補前人意見之漏於旣往開來學
明通之途於將來乃爲當耳則其一如易以乾坤屯
蒙相承爲序之旨似不可不於篇端揭明也蓋三易
只此六十四卦耳然夏之連山首艮商之歸藏首坤
周則首乾坤而終旣未濟三代之易教人寡過之旨
則同而其義例仍各自有取者蓋古聖人神道設教
固其作用各別抑連山歸藏安排卦序之旨或亦有
未盡當也苟註周易而序卦之意不明則周易自創

義例以別夏商之連山歸藏爲無謂矣故敬嘗謂孔
子二繫爲周易之凡例其各自爲篇者蓋讀而讚時
各舉一義耳逮後費直王弼諸人訂定篇次附二繫於
六十四卦之後　亦以四聖人時代撰著之先後取
義耳若以便於誦讀論則二繫竟當列之經前如近
世編書凡例在前之例蓋易之爲書微與春秋同而
與他經異非明於發凡起例之旨則亦無從見命意
立言之由而揭繫於前尤當以序卦傳爲第一蓋序
卦之義明而後周易六十四卦相承爲序之義乃可
了然而周易教人出入以度外內知懼之大旨亦已

思過半矣不然連山歸藏皆夏商聖賢之述作文王
胡爲而必更其次第哉且周易興而連山歸藏何爲
遂一廢而不傳耶今尊著於序卦之旨殊未之及敬
固知先生爲孔子序卦傳已詳其義而程傳復揭之
各卦之下無須更揭耳然於卷首凡例中則似尚須
揭明此義使讀者一見曉然始爲綱領明白也又其
一如卦之名義及爻之六位正例變例之旨歸似不
可不於凡例揭明也蓋卦之由名或取兩卦相合之
義或取兩卦相合之象或就相合中取相生之義或
就相合中取相成相通之旨爻位則或取天地人三

才定位之次第或取初中上爲位之義例或各自就卦之義而分始終或各自就其爻位而取義於剛柔當否有情無情抑或卦義無取而就爻別逼其義大抵必明於名卦成卦之義而一卦之旨乃可明卦旨可明而後一卦之彖象由來乃可推也必明於爻位之次第爻位之通變而後周孔爻象之取義乃可讀也舊註則於卦爻之中有揭其例者有未揭其例者必敬固知揭明者爲前人之說尚有待於今日之折衷其未揭者則謂古註如程朱來郝等註俱會揭明無俟一一標舉耳然此義先生自喻苟不於前凡例

中揭明則亦微於開示初機使易知易簡之方稍覺未備也夫讀易之大旨在知四聖人垂訓之本心用易之大要在能隨時變易以從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存乎德行易道學易之精神命脉俱不外此矣卦爻象數特易之軀殼形而下焉者耳先生篇首發凡二條易學精神命脉已可謂得其要領而鄙人區區於卦序卦義爻義殼軀形下之義例爲說無乃昔人所譏還珠買櫝之陋見乎益愚意謂升堂入室不必更詳門户則可謂欲升堂入室而不明門户所在則不可則如鄙人所陳固妄意爲欲求會者精微之旨者資之門户也惟先生進而教之爲是爲非無惜直示心敬素心之所懇懇望以就正而不虚數千里跋涉詢訪者庶在於此不審先生有道其許我否

得亦原是執一不得之理耳而近世諸儒每多專主一說以註易則亦覺于易道意言象占渾然一貫之旨未當也以此謬不自揆思欲一竭區區畧著一書以求正海內顧管窺天而蠡測海竊覺終無當于萬一而徒得僭踰之罪耳不知賢弟顧何以教我也

又答兗工弟

一歲虛度而轉眼又復改歲流光真逼人也承教云云具悉兄愛之意但在鄙意原有不忍苟徇者在賢弟道誼骨肉而不以情吐則負雅愛又非坦白之心矣蓋愚兄前此每當讀易檢閱傳註時輒覺有未識合經之處前後相積蓋亦有年最後乃細味繫辭以求吾夫子讀易論易之旨遂若有一線之通亦遂覺一切傳註之與易不合者易本易簡精微而皆不免以隱深穿鑿失之也故自後讀易註易斷以十翼而於傳註之心覺其合者奉為定本心覺其未合者

或兼取他註又或自伸管窺總以信十翼者說經而當世之毀譽有不暇恤耳蓋區區私心竊覺易道廣大如天地原非一人一說之能盡其蘊與而窮經貴自信於此心此理故解義不宜求異前人而亦不宜苟徇前人且吾夫子明明以寡過之旨奉為易宗易簡之旨屢揭繫辭而前人終未揭明亦殊覺於四聖人易教之大旨鬱而未暢是亦後死者斯文之責耳故鄙說十二卷中首揭寡過之旨以明宗更脫互變錯綜之說以尊繫原其固陋無當於經實有之而竊於經亦覺少耳故今日賢弟之說固知是教愚兄以

目前寡過之道而區區則尚欲告無過於此心以告無過於吾夫子之十翼因以告無過於文周二聖人也顧恐力小任重識暗德薄苦不自知而竊欲一正千載之紛岐有類夸父之逐日耳而盡爲難故不覺言之冗長顧不知賢弟又何以終教我也

答友人問來易錯綜之義書

來先生錯綜之義雖本於易繫錯綜其數一語然孔子特言錯綜策數成六十四卦以定天下之象而已豈謂錯綜已定之卦又通於他卦之可取義者乎來註每於本卦內不得其義象所取者往往牽合他卦稍可錯綜之象實之則是非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而是錯綜其象以成天下之卦且錯綜其卦以通天下之象矣不惟涉於穿鑿凌亂亦且與孔子言足之旨不合足下以爲何如也

與董復菴憲副

去歲冬曾附趙二禮記春秋二書共一十四本内附候啟一函不知達臺覽否歲月冉冉忽復改歲每一遥念憂寐輒爲不寧顧不知比來讀易日久心境自覺何如能使一切憂患困苦皆以艮背行庭之旨抵當消融乎抑猶有不能脱然者如猶不能脱然試與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小得手便當有小效大得手便當有大效此亦尚屬患難中安身法也不然者事既無速濟之術心又無排遣之法則憂苦不堪處矣何如何如

答董副憲論易解書

盛使至承須種種我公旅中推惠士著之人高誼令人感亦復令人愧也郝易一套奉上其書精深透闢處過出諸家易之爲書本不易讀而此註尤非精心研求竊恐未易入其閫奥而悉其旨歸也是惟以澄心靜氣讀之當能由此上窺四聖人心精耳雖然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之義也葢天地間事任情多失從道則得失者恒凶得乃成吉周易一書乃昔之聖人恐人不知趨吉避凶郎在隨時從道故假卦象示人以趨避之路教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以爲利用安身之藉耳然究之學者之用易而獲免咎厲則不惟不關卜筮亦且不繫觀玩但在此心之敬慎而已葢敬慎則必不肯負氣任情不肯負氣任情則必憂深慮遠而時時變易以從道天下焉有憂深慮遠時時變易從道而招凶貽悔者乎則雖謂一部全易蔽於王文中所謂乾三之君子日乾夕惕一語可也雖謂一部全易郎蔽於明公所得力之大過初爻藉用白茅一語可也總之古來一切盛德大業非無才者所能爲亦非區區恃才矜能者所能終大志欲以小心。恢弘出之兢業[illegible]

往不利此乾之龍德中正而潛見飛躍處處咸宜一
出於亢而悔卽立至者也我公經歷已悉今又潛心
易理而愼守藉用白茅謹小愼微之旨易之把柄亦
已得之誠更密之以君子朝乾夕惕之功而不忝以
負氣任情之失他日閱歷所至一任潛見飛躍自將
步步元亨利貞卽謂此日之屯蹇爲公啓元之貞開
泰之否可也到此則易不在易而在我矣詮疏云乎
哉何如何如

答友人論艮止書

來敎人事匆迫殊損道心求充艮卦止義終覺寒暴
滓至而又有頑金未能煆煉之疑不知兄丈此意出
謙抑不自滿假之心耶抑不免誠作是見耶如不免
作是見則鄙人不敢聞命矣道心豈須冥不靈之物
大英雄豪傑正于經綸酬酢之中用精義入神之功
譬之眞金在爐火力愈猛則煆煉愈精是一切人事
匆迫不惟不損我道心而原無非我煉養道心之助
故大易艮止之義初不在深山靜坐離事冥心也但
要此心見明守定不論動靜閒忙而時時幾康安止

不惟人世種種毁譽得丧動不得我毫釐卽一切塵
情客氣亦更移不得我絲忽心境如一物我並忘如
兩山相兼嶷嶷不動卽此爲艮背行庭之旨耳豈必
外却人事閉門習靜如釋氏止觀之義耶日艮止之
學雖大賢上智之修而艮止之體則我輩人人道心
之自然只在自已發背心耳爲人由己欲之卽至譬
如煆金者但使火力不替雖遇頑金斷無不精不純
之理故記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且見獨
不見古之遺大投艱者乎精神百折而不肯挫性命
無入而不自得又不見古之崇德廣業者乎爲之而

無有或阻求之而無乎不至奈何以兄丈之高明強毅而竟有匆迫損道心頑金難煆煉之疑也乃若出自謙抑不自滿假之意則鄙人之言贅矣

與同門羅仲修

別來爲日幾何倏忽已成兩歲人生光陰之不可蹉躓如是夫邇接翰示喜慰實甚不可言吾輩夙昔未得心齋空濶受用緣是許多得喪敗成學者不擾心無論人事繁擾家務叢集時不得虛閒卽獨坐一室亦千頭百緒交役不已益至究之分有前定無益毫末徒累心田耳眞究工夫離乎體認得本心空濶體段此卽得動靜如一根基矣由此而能繼續不已蕩乎鄭滓之積可奏將理家時卽空濶時初不相妨苦爲人事之累爲憂哉至于日程之立深得存心用功途逕要知意極爲歎服但須知讀書正爲印證存心路逕靜坐正爲培養動用根基則讀書不爲玩物喪志靜坐不入三禪枯寂耳

答同門孫四章

賢郎至盤桓累旬深慰積懷但初也相遇在未冠之年今玆居然班丈夫之列十餘年眞彈指而過對之深增人慨歎也展閱來翰戚戚于心弟之現前病症乃爾而兄亦犯此條欵乎然我輩大患在不知天之所以與我及我之所以負天者耳苟其自知之明則亦自無可已之功沿河而下苟不止海當無不至初也强制久漸自然初也拘牽久自灑然天下未有不拘牽强制而遽臻自然灑然者亦未有拘牽强制不已而不能自然灑然者昔人有言曰悔旣往無寧圖

將來敬雖駑鈍竊不敢不自策末路知兄必且收功于前途也八郎君又復喪耦傷哉然世界缺陷自古而然豈獨令歟缺陷者以吾心圓滿之此卽現前灑然自得法也若此處看不透打不過眞拘牽矣佳什大有擊壤意可喜也

答佟體乾問學書

承諭張南軒先生儼若思一段意大抵敬之爲義雖是從此心兢業操存言然却是本體上一段眞精神非別有一段兢持把執心也故持敬之功固不可于心體上有一毫怠慢放縱之意亦不可于本體上有一毫兢持把執之心儼若思猶似有用力把持之意故南軒先生以爲非敬之道蓋以其非敬之眞血脉也然外這一點兢業把執心亦並無入敬之路故又云于此時可以體敬卽程子所謂威儀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之義耳

又答佟體乾

所云人心視物與道心視物之辨欲僕描寫其實狀善哉問乎非從體認過不能問之如此親切也顧心一也道心從其和平清寧時言人心從其私意煩擾時言阿兄但自已從日用動靜語默間體認自已心氣當其和平清寧時視物何如煩擾昏亂時視物何如自然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他人縱說得十分明白終是他人事不親切也

又答佟體乾

所云道以自然爲極其始也以知覺而入一段之意細窺阿兄問旨大率謂道主自然而致知愼獨之功不無勉強之勞恐非自然之體耳不知所謂自然者亦只是勉強之功走得路逕眞而且熟恰合道心之本體耳初非不事工夫也若不事工夫則散漫去矣又焉得自然不走作乎且所謂致知愼獨涉勉強者亦是緣初間工夫未的未熟未到得工夫本體一致之候不無勉强之勞耳到得熟時本體工夫脗合無二亦便不期而自然矣若使一勉强卽乖自然道體則是心勞日拙工夫愈勤而去道愈遠古人何爲設此與道不相干涉工夫使人終身勞攘于其中哉阿兄可以悟矣下段從下翻上之說來札未能說得意思分明僕亦何敢模糊相答俟他日說明本意見示始敢復命也

又答佟體乾

所諭淸靜中不可着一物纔着便動搖葢心體本來淸靜原無一物是以中間容不得一物如人目睛本來淸明容不得一屑　而必欲一掃廓淸之爲當也然使中無主宰誰與淸宰此心使不着乎則是所謂不着一物者謂不可着物欲之物耳若並將一點真主宰精神之物而無之則莽蕩散漫去矣故程子又云淸靜中須要有一物始得葢物欲之物此心不可有主宰之物此心不可無也前說物字主物欲之物而言後說物字則指一點本體真精神而言初不相悖也

又答佟體乾以不能多讀爲憾書

此道在不知者視爲高深元遠豈知原是人人固有之物即原是人人可知可能易知易能之物但在人肯留心不肯留心耳阿兄天性如此淸明而又留心于體認如更自奮自立不奪于俗念不惑于世情誕登道岸當自無難也而乃以不得多讀書爲憂不知此心真能不壞多讀書固好即不讀書亦自不失爲躬行君子耳葢讀書者特藉以開發本心印正本心苟於心地上隨時隨處不廢存省一善則遷有過即改便已得學問主腦雖不識一字亦自是理道路上人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也然不從知道者勤問路途則有所不可耳葢既不能學切問即所以抵學也

答友人論疑悟書

承諭讀尚書而知謙抑之貴矜伐之非可謂反身實證書不徒讀矣但恐所悟者又從疑團起見卽悟還成病也蓋矜伐非足下之病足下所病者在過于退讓謙抑不肯直前擔荷耳而顧曰知謙抑之貴矜伐之非則是不病其所病而病其所非病不惟悟非其疑亦覺卽悟還成病矣夫疑而成病猶有悟之一藥可醫卽悟爲病將醫以何藥乎吾見足下之病轉深而難醫也雖然疑病可以悟醫悟病亦卽以疑醫之而已足下但自今以往能不執前之所悟以爲是且

能因僕之言而返求所以卽疑爲悟之根徹底理會更無回護將始之含假悟而就眞疑旣且脫眞疑而得眞悟足下自此且當大進一格矣不然足下方自喜悟機之進于疑僕且慮足下悟病之重于疑也

答友人問治怒書

承問怒之難克惟忍能治足下之問眞切問也顧僕則以爲忍之一字特救標之方非拔本之道除草不去其根而徒欲以石壓之一旦石去草難遏矣且卽石在而生之之本仍在故制怒而不知從平日克私下手者非本計也然我輩誠欲克去私心使之不萌必先深明吾心本來無欲之眞體而時時以存養爲急到得心體清明虛融時自然遇事遇物冲融和粹之意多而暴戾躁急之意少卽一時有怒而此心旣明亦能一照卽破而當時還吾本來無怒之體是卽

明道所謂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大抵治怒尋對治之法不如徹底清除欲徹底清除則莫如知性盡性昔人所謂顏子惟其心常止故其怒不遷者此耳

[illegible]書稿[illegible]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論體用工夫書

承敎具悉雅意是眞素心所欲聞也敢不拜嘉但區區愚意有不敢不隊者僕生而愚昧自覺不能治他事獨于此道寤寐相關然亦屢躓屢蹶而後于此道還一線之脈又復閱歷歲時仰證諸六經四子之宗傳近證以先儒先正之緒論始隱隱若會孔孟之淵源

而竊以爲學術不會歸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于一貫有不可者蓋學而不知全體俗儒霸儒之學亦異端之學也不知大用俗儒異端之學亦霸儒之學也不知眞體聞見湊泊之學口耳記誦之學[illegible]寂滅之學也不知實功章句文辭之學揣摩意見之學亦異端虛無之學也所以然者全體者大用之體故謂之全體耳俗儒霸儒固不知有全體即異端離用之體亦體其所體而非全體也大用者全體之用故謂之大用耳俗儒異端固不知有大用即霸儒無體之用亦用其所用而非大用也眞體者所以立此實工故體曰眞耳俗儒聞見口耳之學固不知歸着本體即異端不用實工之本體亦體其所體而非吾儒之所云眞體也實工者所以全此本體故工曰實耳俗儒繁章瑣句之學雖勤敏而工原不實即異端入山坐[illegible]之精專而其不知體用一源之工夫亦工其所工而非實工也嗚呼千古大中至正之宗舍大學明新止善一貫之旨奚屬哉而盡古今學術是非偏全之辨不可于此勘破而得其毫釐千里之差耶故吾[illegible]大學爲學宗非敢曰托大亦非敢曰不足于諸儒主靜主敬窮理力行之宗立大本致良知之旨而

務出乎其上也誠以學必知此而後爲大人之學後不負吾天生大人之身耳亦必會歸于此而後所謂主靜主敬窮理力行立本致知者乃皆爲吾學自具之功候亦始無門戶執一之隱患而主靜者乃不類于二氏之禪靜主敬者乃不類于初學之把持窮理乃不入于多學博識力行乃不入于獨行寡行而所謂立大本致良知者亦始爲本末兼該知行一貫而無一語上遺下偏重本體容脫工夫之　弊也則是泰大學爲宗傳準明新止善爲歸極而後六經四子之旨乃頭頭有緒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旨亦滴滴歸源

卽盡古今來小道曲說旁門異徑亦至此如輕重之
盡歸權衡長短之盡入尺度而更無侵奪𪑔蝕之害
爲世道人心之憂矣況
國家折衷道統而獨遵奉吾夫子爲萬世師表
其于學術偏全之界
昭然示以千古之準極者至勤懇至彰明吾輩食土
之毛遵王之路戴覆履載厚地高天旣不能服田力
穡佐軍國之用又不能荷戈執殳効捍禦之使生平
奉一孔孟爲師表讀六經四子之遺言
而誦言忘味沿流忘源曾無當于先聖先師

之宗傳無補于先儒先正之流弊不亦卲慚千古近
負　當今而自辜兩間生成之意耶故托大云云之
嫌在始學時本所不暇計在今日亦有所不暇恤而
旣老之年尚欲策駑蹇之力以收桑榆之功也顧惟
是問之當世而教我誨我者少竊恐[illegible]從終此
身抱玆耿耿耳吾友倘能憐我而不[illegible]爲則僕
且戴惠感德良多矣勿中言不盡意惟亮諒

答友人論人品根柢書

承問不肖何知惟是昔者奉侍二曲夫子嘗以爲古
來人品等級不同而脉路根柢必歸於一是一是者
何此心之眞而已故上焉者明新至善中和位育充
滿此心之全量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其次識雖不足
而守有餘才雖不及而志則篤理之所不安者不敢
存於心心之所不慊者不敢試諸行表裏如一俯仰
不愧亦自不失爲眞心爲善之士外此者無論縱慾
敗度肆無忌憚之小人卽無刺非之鄕愿假仁義之
五覇文章炫耀功業炳蔚而旣於此心之眞不存卽

其人品之實有虧縱爲庸夫庸婦所艶君子蓋羞道
之夫子亟爲首肯今以此復足下足下其自擇焉來
簡云云自盛德事君子盡其在我而已成與敗聽之
天毁與譽付之人可也

答蔡瑞襄

手書遠及極荷關切兼稔向學之殷至過而知悔則尤可喜也蓋人苦自以爲是耳過而能知知而能悔其進顧可量哉然不肖則以爲此等意思在他人爲切問近思在瑞襄尚不免於舍近求遠也何者學問之分量無窮要先從受病處省克各人之分位不一貴實在切身者加功瑞襄雙親在堂此身豈啻千金之重況他日光宗顯祖又在此身乎乃前見瑞襄面色沉滯深有病容近聞益甚於前而委身瑣務不知愛養無論輕視父母所憂之身于理爲違親即此有

疾不愼亦大异聖人之明訓矣瑞襄平日談天論地何事不明顧于當身切緊事迷于察覺而自托於任公不能自由之說以護其短噫徒貪千里不見眉睫眞所謂燭火之光難遍陰霾之夜也良可惜矣爲今之計孝經首章小學中樂正子春下堂一章及諸悅親體親條段日讀日玩而即實遵實行要使一切窮高極遠憂戚拂鬱念頭歸併於敬身爲大之中又于飲食起居醫藥調攝一一務合其宜而不輕作耗氣損神之事則欄柄之宜急者莫先此即所謂武火之煆煉無過此矣倘不能然設說成器爲難即恐求爲

頑鐵有不可得者以瑞襄之明識可不回光返照切身打算乎且以瑞襄所履之地而帶病從事不能爲一半月調攝將專城大吏總兵大將有病皆不得告假休沐必斃于其職而後可矣天下曾有是騃人耶是世事本從容而自急迫人情本活動而自執着也不亦悞哉不亦悞哉瑞襄念之吾于一身父母師友之囑望良非輕也

寄江漢書院門人靖誠合八子

分襟義及三旬諸君子聲音笑貌深情摯誼時時在不去心間惝然每獨居深念以僅僅十日之聚首而終身不忘之名義係屬于此不可謂非有天焉作之合也乃竟以如此之遇合而止得聚首者十日抑又若造物之忌人太甚已比日歸里子舍追叙人楚知契未嘗不首及誠合諸君之雅眷見知交叙列楚中人物未嘗不揚扢誠合諸君之英特對子弟及二三門人勗業勵行又未嘗不援引誠合諸君之勤渠好修而將來文章功業之大成可期也獨一念及于艮

晤之未卜何日更無從面竭期視之本意則輒拂鬱難爲懷耳然無可如何中輾轉計念諸君之不鄙不佞亦謂不佞迂直之性或于終身德業文章可助切砥于萬一耳卽不佞之惓念諸君亦非獨俗情眷戀之私也亦謂諸君皆抱上達之具將來德業文章足相引重不至草負此番遇合耳今誠使諸君自斯以往修實德砥實業卽研練舉業之中亦懸塙求志之功務令今日之坐而言者他日皆實可作而行在今日使人謂其不愧爲眞儒者異科目于他年卽使人謂其不愧爲眞循良眞名臣則卽終身更不一見而不啻時時晤對也不然卽縞紵時及負笈追隨悠悠遇合無關大義雖謂之陌路相逢也可且卽謂之覿面不識也亦無不可矣諸君勉之不佞不敢不勉保末路貽羞諸君諸君亦幸厚自期待無辜不佞今日切望之至意也吾黨幸甚吾道幸甚俗情離合之感曾足道哉然執筆時强作如此差排而私衷之惓想欲撥之使去而終不能使之必去也可奈何哉諸宅統惟清勝石虹先生高年凡事誠合留心照看無令太勞八十老人恐一旦勞之太過便須減一分强健之力誠合爲書院首座此卽院中一種憲老尊師大

功課莫作應酬故事瀾放過也

與門人靖吳劉居能諸子

與誠合別不覺忽已踰歲與諸君別竟已五年人生歲月眞迅速也而無由更圖一晤耿耿之私曾可言耶適承手翰云云而小兒亦有稟相商諸君之雅意惓惓不佞自深悉之但不佞私心自有存者講學所以明聖賢大公之道亦所以明尊 王不倍之道也不佞自顧生平于聖賢之道未之得也而于大公之旨則竊有意焉蓋以吾道中如朱子之篤實輝光學之者不至蹈於虛浮自宜尊也而不佞則願學其篤實輝光之詣而時切惟恐不逮之心如陽明之精明

爽朗學之者固多末流虛寂之弊而亦足開人錮蔽繞繚之私所宜擇也而不佞則深鑒其流弊之短而特取其自得之長諸君試思此于千古聖賢大公之道合耶悖耶又不佞自顧生平于尊 王之義未能滿其量也至如講學一事則于不倍之義或庶幾焉蓋以 廟堂之上尊朱特異于諸儒者原謂其篤實輝光足示範耳而不佞實心嚮其篤實輝光又其並祀乎王子者原以其精明爽朗自可取耳而不佞則不沒其精明爽朗諸君試思此于吾儒尊 王不倍之義合耶否耶且此道以萬世之公論爲準不以流俗之毀譽不足云吾黨以 朝廷之公典爲功令而處士之橫議非所忌吾道之必合尊德性道問學而後全此萬世之公論也竟忘朱子之學未嘗非尊德性而必欲擯尊德性以爲禪此流俗之毀譽也隮朱子于十哲而祀王子于兩廡此 朝廷之公典也竟忘廟堂之上未嘗不並祀王子而必欲排諸吾道之外此處士之橫議也不佞素心方且惜晩村輩未諳大道之公竟忘 王朝之典輒以處士之橫議倡流俗之毀譽思欲一闢其迷挽其波而未能也忍復自蹈其失歟況學道所以學此心無偏無頗無阿無比之道也天

日清白之下鬼神昭布之間舍此心實見之理而徒以晩村輩流俗之毀譽處士之橫議而自移其素見尙何以論道何以言學又何以自對天日乎惟諸君思之不佞硜硜不移之意固非自用者一家之私也而在諸君此後亦尙以學千古大公之道尊 本朝大公之典爲當耳大冬冱寒以拙稿入囑諸君校讐且小兒得時藉切磨高誼眞令人勒心然口不忍言謝也惟意諒

與門人江砥侯

歲前接手示具悉職事之暇即與諸君講究正學甚善甚善文武原非二事古之爲名將者豈遂以挽強執銳拔堅陷陣畢乃事哉正以有居心制行之道事上御下之方。仰合天理。俯慊人情。爲立業成功之本耳。兒

功令煌煌千把皆令會試營兵咸得與科

國家造就兼才之意亦胡可負也自今處衙供事之餘但得閒即須細讀論孟讀論孟時即須明其大義真令可以見之行事不得似書生從理章句讀通鑑時即須晰其由來真令可以爲我勸戒不得似書生徒記事辭至於七書百將傳二書得讀即讀但讀即思亦須令句句有得心之味事事會適用之機蓋力量既不能多讀書從簡約處爲之而得力讀一句便勝人百十句亦且時勢不能多讀書某餘暇時爲之而知味即讀一部可勝人百十部天地間道理雖大從砥侯終身討之箇於此一兩部書真得手亦自可成大人物終身用之不盡也然戎行最先者弓馬首重者技勇故建立武功雖不宜徒尚弓矢劍戟作行伍之粗材若既從事戎行而射不穿札力不縛雞古今有幾韓淮陰杜南征之遇合本領也亦

汪腐不切事宜之見矣自今一日之內限作兩次供事之後少息片時即須讀書讀書之後即須習射習技而習射却須首取命中不得徒事樣子蓋今之射尚樣子最一弊事不久必變也習技却須學其中用不得但學套數蓋使勇之套數猶戲局之舞列也離不得而專尚此則無用之虛局矣虛局徒費精神誤時日中何用乎然又須知文事武備缺一不可而兼營並務却最忌多虛少實。最患易粗難精。更最憂得過且過。作輟不常。這裏須要有真精神鼓舞其中。痛除得少便足。畧知即輟之弊。乃不致小成便安。力華與盡即反。見異便遷之弊。乃不致爲事無功耳。然這精神却又非勞消得來。要須深明得吾生于千萬年內。僅此一生。此一生只於善惡邪正間。分榮辱吉凶。而此榮辱吉凶。又只于此少壯之二三十年內分成敗。看到此。雖欲不黽勉而不可得矣。更若志力終不能堅。嗜好終處奪念。則又當返身切思古之人當砥侯今此之年。而立德者不知幾何人。成業者不知幾何人。吾今之所立所成者果何如。可已耶。不可已耶。後之所成所立者果何如。可必耶。不可必耶。念及于此。斷當有爽然自失。憬然自愧。汗流浹踵。雖欲不奮

厲而眞不得者。祇俟其善自鞭策歲月寔不待人也又暇中須壆一二行字縱不能好亦須端正文義之問縱不能精妙亦須要說得去蓋這兩件乃日用之必需要亦非甚難事但得肯留心一二年內亦自可出得手也總之此事要得一勤此一勤全視吾志武昌城中有晉陶侃江州宅祇俟試取誌書看其作鎭時位極人臣功業已著渠却是何等樣勤何等樣志亦可觀感而興起矣

答友人論利民書

六月念五接陶侯所寄手教北窗展誦之餘恍如親故人顏色獨無由更一把晤暢所欲言悠悠我思徒遥望商洛而寄慨耳大章能脫去脂粉如翠栢蒼松老而彌妍至如雲臺之篇愴乎有西方美人之思長暖之什悄乎起天際眞人之想有心哉擊磬乎豈泛然登高而賦者也記傳諸作皆非漫然而黃公一傳闡幽表微尤覺有關風教讀之反覆眞不自知其欲歌而欲泣矣承太守公興利革弊業已舉行但其兩袖清風不能如意意必欲爲而力不及原有不能如

意之處但欲爲而必一一破賢大夫之財無論無如許財也即有之所惠亦寧幾乎如敬之愚則以爲爲守令者特患心不切於補救耳誠使心切補救即微收一緩急間。而閭閻陰享無窮之福。積弊一振刷間。而瘝瘰隱被撫字之仁。更若小民意願不及而特爲拈出。勢所難行而力爲主張。即利之所興。弊之所革。惠我蒸黎者無限極矣。大抵敝省之民甚貧而亦甚怨似頑而實易感平日毋不責官長之我取我錢而特怨官長之令我費於無名使於無益故其遇官長之武斷輒易於騰謗然當其沾一分小惠小恩亦輒

稱頌揄揚之過於他省太守公誠求保赤之念但隨力之可至因民之利而利之。卽不啻擧蒼赤於袵席。而人人賜之飽煖也。兩袖淸風何妨輿除乎。夙中布復不盡

與友人論素位實學書

此翁爽豁勁直無意中得此一晤良快夙心但僕窺其意不無激烈過直之處夫激烈則恐不免有矯枉失正之弊過直則必且與世齟齬不相入是流俗人旣不足與有爲而一二賢者復以氣而去其若世道何且君子素位而行此翁又豈可去得去者旣不可去不得去則亦就其現在之位隨分建樹卽無入不得之實義激烈過直何爲耶况夫艱難成德如耕築屠鹽諸聖賢者靡不皆然。此翁如此偉人物正須得大艱難爐冶煅煉一番則益當增益不能成俊偉卓

犖全材矣又况年適筮仕之時而進古百里通侯之位高官大爵自當日躋無疆今此特其發軔豈便爲屯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朋友相成貴以實德相砥切。遠大相期許。依敬之愚吾兄此行務佐之無偏無激諸事上臨下寓婉順於勁直之中期於三五月間使人情浹洽而又以一二年內陞轉時虛債淸白無累爲射的也至於將來豊功茂業則到却前途一步不放過一步自有盈科至海之日大丈夫以結局爲定論正不必致憾於目前之不能遠大而遂並目前近小實事忽之耳若無目前近小則亦無他日

遠大故眞經濟者凡身之所到必經而經之所至卽
濟孔子所以語子路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千里
之行始於跬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兄裁之

答友人論修理水利書

承教修理水利之說自昔南陽鄴下皆以修理水利
流芳青史俎豆千秋楊侯能爲之眞循良百世之績
也弟未嘗身到富平不知其地所宜修者何在惟記
孫日蹐敝友在日曾因論及水利渠言有明孫太宰
林居時嘗倡衆創修流渠鎖一帶渠口以人心未齊
中止今也欲大加修理或者功成有時乎但此事最
不易言必親歷取水之源細相經由之地詳計功作
之大小熟籌工費之多寡一一咸有成算而後可言
申詳上司動衆興工也不特此也任事者匪才不可

匪忠不可匪公不可今須籌何人可托可任成事者
匪財不可財匪有所出不可卽當下有出而匪不損
乎公樂輸於私不可今須籌財自何出又必一一確
有成算而後可言申詳上司動衆興工也愚見如此
知先生與侯必有良畫矣

寄謝漢陽太守郝公

自入楚境三太守之名時時聞于道上之口碑三太守者謂漢陽黃州武昌也及抵武昌而敝門人靖子道謨晁季暨通山金侯又稱說之倍詳私心實切仰企及漢口東裝方擬拜教而台從宴然先施晴川佛舍之晤雖不滿半日之談然如皐夔稷契之論既拘儒之所諱言亦俗儒之所不知言不能言而大賢獨鑿鑿乎言之中于吾賓郎此可窺平日學問之自信于此心此理見解之夐超乎拘曲執方也至于論正學之宗傳不事門戶詢乾元之用九仰見謙光而一段敦凝靜重體道自然之令範尤令人欽嘆不置獨惜老毋壽期之逼臨未得從容快敘歸家每一念之不盡悵悒耳然竊意實齋中丞以名德倡化于上而下有賢太守如公者輔翼于下士風之丕變指日可期鄙人亦且沾被末光如時時親炙德教矣亦復無憾于聆誨之未久也承諭郝京山先生易解今特投以奉上敬于易旨實未能窺見門戶然據生平所目覩諸家註疏而言則竊以爲郝易實出諸家之上蓋其書于四聖人教人從道寡過之義既得其要領而其于卦爻變動周流之義亦且多見契合不特如蕪

楊唐來諸公者譏其精深郎恐伊川先生易義一書亦且遜其奧衍弘淵也獨中間矜獨見而駁程朱處雖若自信之深亦實楚中山水雄悍之氣移人性情雖賢者有所不免耳然如其九經解一書則實與鄧潛谷先生函史王文成先生全書眞成有明三大奇書足稱宇宙大觀也今其板燬燼已久先生能大推氷俸倡率同志梓以傳世不惟可使後學識學易寡過之宗旨且使郝先生四十年閉戶窮經一段心精不至煙于後世亦大君子闡幽表微樂成人美之弘仁也況前之註解爲楚中之郝先生而後之表章爲燕京之郝先生是亦天地間一段佳話耳拙稿統惟不吝指示是所願望臨池不盡瞻切

與李太守論識量才忍第一書

比者天假之緣無意中得此一番良晤歸家旬日毋念輒爲愉快顧惟是明府以肝膈相照而比者有懷未盡抱歉至今故茲特以請教惟裁而察之幸甚幸甚竊謂建天下之事者在識而成天下之功者在量爲衆人之所不能爲者在才而成衆人之所不能成者在忍識有餘而無餘量則憤於小而害乎大才有餘而不能忍則銳於易而墮乎難明府通識宏才而八年中或多與世齟齬今且不能無賴於他日之勞心副濟此正量以濟識忍以濟才之時也蓋上官不可阿諛諂佞而孚獨不可恭遜積誠而孚乎士民不可違道干譽而洽獨不可涵養簡育而洽乎財用不可聚斂掊克而裕獨不可節儉省浮而裕乎天下固有至難處之事斷無不可處之事轉移變化得在良工苦心耳子輿氏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古人成八面玲瓏之才皆備悠久之功者靡不自兢業小心堅忍沉潛中來敢先與友人言明府與敝邑侯金君開爽倜儻當世未易多見金侯更濟之定力嚴密而明府更濟以寬容豈不在古名臣豐功茂烈眞可操券而致是雖一時之臆說而實覺非無

據之浮言明府懋之負絕世之才識何不爲傳世壽世之偉人而自墮大業乎虛浮便佞之言非敬所習亦非所以進於開誠布公之豪傑故不覺傾心言之

與李穆庵論識量才忍齋之三書

須者旨進督言獨以執事磊落俊偉而僕以世法相待心非所安然賓來敢必執事之察不察也三月望五獲捿淸明後二日答教十六日舍弟從省歸又帶得隴西翁處淸明前寄惠諸詩展讀反覆竊恐不見鄙夸之至意甚矣執事之虛懷樂善不異古人也推此心以往昔人所謂集衆思廣忠益合衆人之聰明爲聰明者能外是乎所論識量才忍歸重於智深合孟子論夷惠孔子微旨顧執事所論者道德之次第而鄙人所論者對症之醫藥言各有當而意正相通

也至僕所謂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與事執事有不盡謂然者則執事之旨獨重天命而鄙人之旨歸重人事耳然要之知人事而不知天命則必妄冀於力所難致不有力小中墮之患則必有狗人失身之辱若徒知天命而不知人事則又必疎畧於力所宜致不有怠弛失時之弊必且有任氣債事之虞是則天命人事正相表裏鄙人之意與執事之旨不惟不悖正猶相發而兩相成也大抵當局處道自有時宜易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蓋隨時適中以協事機之會因利制權以收難就之功正大君子時措之

妙用古之人所以艱難成盛德憂屢生大業而不同匹夫匹婦之小諒也迨至吾心盡矣吾事盡矣如是而在天者必不能強則於我無愧於心無憾耳不然而在我者徒信任直之經未達適中之權於力所宜爲時尚可爲者一切以疎畧廢時失事而曰是蓋有天恐非適中之論矣特知不覺傾竭至此傳曰惟善人乃能受盡言方今弘樂善受言之風者非於公望之而誰耶諸什婉而多風當命兒子楷謄共彙一冊他日或有好事者敘此成一段佳話以繼蘭亭桃李園故事則此會庶不徒然更若當人國事者必期至皐夔周召而後止山林伏處者必期至顏孟周程而後止則此會直可作千秋盛事也新染目病燈下草草率原不宣

又與趙豐原

比者僭陳瞽言良以明府隆古人千旌浚郊盛節而鄙人固陋無以仰答明德故扳援古義藉爲芹曝之獻然其實奏蛙鳴於黃鐘大呂之前方冒昧爲懼不謂不見迂鄙且遠枉翰復亦若有取於鄙言之萬一者噫嘻良醫不廢牛溲馬浡大匠並蓄木屑竹頭古來聰明聖知兼採芻蕘工瞽之一得恭成大德建大功者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合天下之材用爲材用也今也明府獨弘斯義將所謂秉國鈞而寅亮弘化者舉此措之裕如耳區區百里有不鳴琴而理哉此

鄙人日來忘其愧惶而仰羨於無已也承諭橫渠書院之建眞風教美事目前雖不無見迂於一二時賢然要之彼所謂不迂者終屬何事終成何人大君子砥柱中流要須爲綱常名教作主盟使頹風偷俗一返郅隆鄙不能者亦當使宇宙大防大閑主之自我使天下後世尚知有正誼明道眉目則猶爲長夜之炬燭積陰之白日也迫事後論定彼嘵嘵者夏蟲語冰耳賈太傅有言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爲明府此舉眞足千古矣顧所謂欲見召鄙人會友講學明府將無菖蒲羊棗之嗜而忘其不可乎講學之習

絕也久矣今一旦而舉曠世釋事衆望攸屬亦衆口攸歸故必得曠世之眞儒如周程張朱其人德足樹人倫之型學足闡性道之奧者然後厭人心而光盛舉耳心敬紫閣渼陂間迂狂士耳敢當闡明道教之任乎心敬固自知之明明府亦當詳爲之計也且敬讀尊著諸刻備見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弘義此眞有得於橫渠先生之精神命脈者本心得爲敷闡有餘矣又何俟他求空談周程張朱之人乎拙詩道欽頭巾語耳竟附梓大篇之後明府獨不慮續貂之誚耶邑乘之纂旨盛美事貴治繁甲諸邑而精力裕贍有

如此此眞大經綸人揮豁圓滿精力也健羨健羨尚有鄙見附上公餘一覩不嚮還有當於牛溲馬浡之義否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

存省稿 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謝學憲許生洲先生書

伏承本月初一日本縣房吏奉鈞票爲敬母義方教子特錫旌匾禮幣用皷吹送到寒門事闡風教問里歡騰匪獨心敬一人一家感激而已也竊念心敬童稺而孤母氏茹荼鞠養教廸之方至嚴且悉惟時以母兼父暫敬稍知人事則導之謹言慎行效法先哲

仍念學無明師恐汨沒于流俗聲利乃遍訪遠邇得二曲子李子道德高風斷然教之離家問業者將及十年一切服食書膏之費皆出自典衣鬻器繼又念兼事制舉恐于窓詣有妨復斷然教之謝去諸生最所難者心敬數月一歸覲省居一二日即促之西去有勸之者則曰一子吾豈不念顧與其學而不成無寧無子之愈也又嘗教敬之謝諸生也親族交相勸沮曰奈何舍科第之望而自蹈落[illegible]曰兒道德學問不能如古人者縱得科[illegible]草木腐耳吾不以一日榮華墮吾子終身也夫兒女情長即丈夫不免出于姑息而敬母獨斷以大義不牽溺愛之私勢利移人即宿儒不無動于擬獲而敬母獨甘心淡泊成子終身之業是復以母兼師而更出于俗師之所不能知不能爲也在昔陶母剪髮柳母和熊特厚期其子以顯榮即尹母達義不違子志亦特號能全成其子作篤行士如敬母者姑息之志不形于志遠大之望自斷于心迥出流俗舐櫝之愛一準千秋養正之功陶母柳母且無論即以上方于與氏之母亦未知孰先孰後也獨是子與氏之母得子與而賢益彰而敬也庸昏陋劣年將三十曾不能毫有成就

以比于立身顯親之義每一自思愧慽終日今明公以當代名儒主持教柄特採輿論哀然旌褒之下及則是敬母之懿徽從此藉大君子之表章當不至泯沒于後世心敬之罪即不能少釋而亦可無憾于母善之不彰矣此之爲德山高海深莫能云喻自宜恭詣憲階一叩弘慈顧敬自濫跡膠庠深凛出入公門之戒矧今遯迹山林益不敢自蹈踰閑之罪以羞知己謹東望遙叩肅此鳴謝臨穎不勝感切之至

謝學憲陸儼庭先生匾聯書

伏承匾聯厚惠裒然下須大人君子之賜閭黨生光感知戴德匪言可形竊念敬母撫十齡弱孤于艱難困苦之時一切言動舉止卽無不以先哲相期迨心敬年二十有五乃遣之從學二曲李子初不以一子遠離畧存姑息之念曁敬二十有九則念敬性剛才踈不能入世且慮僥倖進取有妨靜修遂敎之斷然謝去諸生一意肄業昔程門尹子之母能聽子志千古推爲賢母今也先學後祿之意發自母心以今準昔固視尹母而有光也獨是尊題善養二字則心敬

當之滋愧耳昔伊川先生之以善養稱彥明也謂其篤志力行足以立身揚母是謂以善養親耳乃今敬母望子之心如是之遠而敬曾不克毫有建樹徒以不違親志一節苟安塞責揆諸尹子善養之義抱慚深矣而明公以此題敬之堂是重之罪而滋之慽也至于大聯繼橫渠道統承二曲心傳之褒則又非所敢當横渠先生前無徬依特開關中正學之傳與二程中興聖道于宋代其器量之弘毅造詣之精微卽二程兄弟亦且推而尊之以爲上繼孟子宗傳敬也內有賢母外有明師而求乎于道無聞敢言繼横渠乎二曲李子生學術久湮之後産孤寒零丁之家不由師傳直紹聖緒今無論其道德風操非心敬迂陋之敢望卽其自得之淵邃所爲盡性至命者心敬親炙積年亦尚未能窺其津涯而敢言其獨承心傳耶明公將毋以旌爲激以褒爲教歟至于明公氷操凜凜敬所夙知而特分清俸俾資救水堅壁則慮無以成大君子之義舉直受又深貽此心之不安以是承命以來私心之感愧交集計惟自今以往勉策未路兾踐前修于萬一以副大賢煌煌匾聯囑教之至意而已赧顏拜登謹此鳴謝臨池不盡感激悚戾之至

謝學憲高嵩侶先生書

本月二十日伏承縣吏奉釣票為心敬新營書舍建坊懸匾小儒講誦之所猥動大君子表章風聲鼓動士林催騰竊念敝省自馮恭定公創建關中書院講明斯道而後七十年於茲矣世遠風微幾于人不知正誼明道為何事家師二曲李子嵩目而憂痛思量營茅舍與同志合聚切磨冀復見斯道之光昭以上續恭定之薪傳頑李子既力不克舉始而心敬亦貧無能肇端師弟之間惟有相對太息而已客冬僭不自量毀產經營奈綿力舉鼎不惟措置為難亦且旁

觀非笑天相斯文幸逢明公當代大賢以愛道之盛心特行表章既建門坊并錫堂匾聲教所樹遠邇嚮風行見草茅甕牖繩樞之室儼然成禮樂絃誦之堂心敬師弟既得四方士友之助砥行礪業而四方士友亦賴此于語言章句外知學自有真于以激成上智中行之士作繼往開來之人豈獨心敬師弟之幸實人心風俗之幸也昔朱文公表章白鹿洞為書院至今天下稱白鹿書院者莫不推朱文公之功于不衰敬知自今以往天下知敬邑有二曲書院與白鹿並垂不朽者明公之功應與文公並美于百世矣侄旋期迫不能轉達二曲寸言附謝臨池無任感激欣忭之至

謝憲副程公啟

伏蒙憲恩以心敬母平日義方教子特給旌扁用表
寒門曠典出近今之未有風聲振久頹之人心凡在
聞知莫不鼓舞興起匪獨心敬一家私榮而已也竊
念昔敬父身嬰危疾敬母剪髮祈代逮敬父不幸早
世敬母茹荼鞠敬凡立身行己之道隆師親友之誼
靡弗兢兢以古聖賢相期三十餘年有如一日迄今
心敬犬馬之齒已踰四十一言有失猶厲色飭戒心
敬生不見古人不知古賢母所謂三遷和丸者如何
規範竊以為如敬母之教敬殊不異古人也居恒每
自維念人子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乃天地之大義矧
母氏義方之教無媿古姞而為人子者曾無立身顯
親之具則罪戾滋深用是忘其陋迂勉圖自立奈駑
劣之資終不能有所樹植以光昭親緒于萬一夙夜
惴惴每懼卒就於湮滅茲者何幸恭逢明公政崇風
教搜闡幽微敬母特荷褒旌自此蕪沒餘名托以不
墜心敬隱親美善之罪庶幾可借此少贖矣此之為
德山崇海深未可云喻本宜躬詣憲階一叩弘慈顧
念處士出入公庭於義為匪宜冒非宜而為之應知
非明公陶成名節砥礪風教之心也謹遥望叩首外

肅此鳴謝至于欲報之私則草野伏處之人惟有砥
卒素守益勵微操期不負大賢之囑望而已

謝學憲朱可亭先生書

適者辱受意莫時以小兒功不能分身匆中寸感爲
謝　没存感勤之私自
覺[illegible]楷終不能盡故不復贅敘顧如敝門人于生所
傳尊意云云仰見大賢勞謙之盛德然如不孝中懷
所矢則不敢不傾竭底裏請教也蓋不孝學不見道
而于得天一點樸率之性竊不敢自昧其本來故平
日讀書窮理深以先民廬墓死親之說爲確論夫是
以不敢爲過情之言以死我母獨惟是慟念先慈一
生志行不孝日侍者五十六年而述行之狀則僅能

彷彿其大略終無能傳其一段耿耿眞精神且更有
並其大略而亦未能彷彿者是可慟也蓋不孝竊念
世俗以富貴聲華望其子即切切然欲享其子之富
貴聲華者宿儒名士有不免且寒家一支自先王父
來獨爲衰落而先嚴兄弟又復早喪寡婦孤兒微弱
倍甚而先慈獨教不孝謝諸生向寂寞寥落中法古
希賢此其大略雖不孝能彷彿言之而至其一段耿
耿然惟知望子成德就業即終身含[illegible]不恤之
眞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世俗父母望子之情行
古[illegible]三[illegible]闕可[illegible]先慈[illegible]不[illegible]

一子而斷然教之離家從師者將及十年歸省輒[illegible]
之西去此其大略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至其一段
耿耿然盡脫俗情舐犢之愛一準于秋養正之功之
眞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世俗延師置書各若拔
毛者雖富厚之家縉紳之士往往而然且寒家窘急
之家也不孝于二曲十年之中初未嘗有他人一日
館穀之養而一切衣食書膏之費則先慈紡績之不
足而益以典衣鬻器典衣鬻器之不足而益以貿田
産貸重息而曾不少恤此其大略雖不孝能彷彿言
之而至其一段耿耿然輕財産重子業之眞精神則

不孝言不能傳也文采榮名舉世所豔而先慈獨以
爲虛文浮譽小根淺器所馳騖至時舉盡性至命之
言相詰責而必欲其企及不愧此其大略不孝雖彷
彿能言之而至其耿耿一段望子崇本實薄浮華之
眞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厚己子薄猶子無論今
日即千古誰其不然而先慈視先伯遺孤則衣食教
育之不異不孝此其大略不孝雖能彷彿言之而至
其耿耿一段憐惜眞精神則不孝前此狀中所述特
一斑耳其平常攀侍膝下時輒諄諄以張陳鄭陸九
世十世同居爲切訓本其隱意無非欲不孝視兩弟

如胞弟並視其子孫如巳子孫且並吾子吾孫與兩
弟之子孫亦相視如今日以終其撫孤成孤之本志
則不孝言不能傳也家道之難雖一父之子一祖之
孫往往有乖離之傷且卽名世英傑之士亦往往有
不滿之憾不孝與兩弟爲從堂今不孝有孫而弟亦
有孫內外上下蓋五十餘口矣男子非讀卽耕婦女
非紡卽績不孝五十六年身不見寸帛則下此之衣
可知非客至不食肉則下此之食可知初非有豐衣
美食足係屬也而閨門上下人無異情分有常定至
使海內名賢　有一家三代之稱此雖大君子善

善欲長之弘致然如其無有乖戾不至凌亂按之古
義或于肅雍二字有隱符焉而皆自先慈一王母維
持成就明公大記中有曰此有道焉信乎其有道而
至其一段公而復忍嚴以濟寬用能範圍陶成閨門
五百餘指之眞精神則不孝言不能傳也至于孝親
事先之孝佐夫之義娣姒之和使衆之大仁大義尤
勤克儉之至老不替則不孝雖能彷彿言之[illegible]
一段耿耿然根心本性至誠惻怛之[illegible]
不惟言不能曲傳亦且言莫能盡其[illegible]
之譽爲死其親狀吾親而有不能盡傳之精神其爲

死吾親也不又甚乎又況有不能彷彿之大略耶以
是自先慈之沒每欲執筆述狀以乞言名世臨紙而
慟憾擲筆者不啻數四慟與悔並集故氣血爲之而病
去歲夏秋之間遂一病兩月幾于殞生病中竊伏自
念顯揚之大義傳神之傳述行將抱憾終天而全
吾母千秋獨行泯然與尋常婦女並湮卽或傳世而
或與尋常一節一行者淆然並傳他日死不瞑目矣
以此求能言者代之而傳然又念徒有其言而已而
人不足爲之重是仍世俗諛墓之浮言綺語猶之乎
死吾母也以是遍計知交中道德名世人足重言而

言足信後者懇之代闡焉遂擬墓前記事之碑首以
借光鴻文次借光石虹張先生而墓前大書之碑則
欲借光今大司空墳前道旁之碑並欲借光今大司
馬益明公清公名世石虹先生邵德高文司空雅望
遂學司馬忠耿孤操人皆極一時之選言旨信千秋
之久乃足不辱吾母不死吾母而不孝之罪或足少
贖萬一耳此不孝四碑缺一不可之隱志也烱明公
煌煌大篇古健眞切自與石虹先生文泰華並峙而
至于崇祀一議則尤若大造福善報德之公道明當
之大賢三代直道不泯之公評不特爲子孫者當咽

貽百世即天地鬼神且共快其壁議之明久矣故鴻文與石虹先生文已勒之貞石而祠祀亦擬于謝莫遠邇後即改書舍之臨街者製龕樓王永奉烝嘗焉蓋既欲仰答天心之奇屬少酬罔極之劬勞且即此終大賢之明教令不至背負以增不孝之大罪耳緣旌節不日榮旋自斯請教爲難遂傾竭血誠而詳陳焉惟大賢進而教之不孝幸甚名教幸甚

寄謝張石虹先生

比者天假之緣獲拜大教不惟不見鄙夸且若引之小友之列至于老母壽章特邀華衮小兒癡質並納門墻其餘一切相矜相愛之意勤懇肫摯令人百口難形古人喻高誼者曰雲天喻道誼者曰骨肉先生之于我實天背肉何以方茲顧惟是未盡請益之思遽歷各天之憾亦已不堪爲懷而遥計重晤之期寔且茫茫無涯念之又難已于悵結耳無聊中輾轉維念我先生大德弘仁揆之正理自當壽踰百齡即心敬禀氣薄弱然年亦尚未及甲或者未便衰老他日再造良緣正未可知則亦用此聊自解也殞郤心竊有祝者我先生禀天雖厚尚望加意樽顧合抱參天之木更得及時雨露之滋而不中以水燥之傷則暢茂發生自當百倍凡舟不然恐枝葉有黃槁之虞矣先生一切飲食起居尚惟珍重爲宜也至院中一切批判文事或宜付二學先生分理于下而先生但總裁于上又院中諸生接待之閒亦尚惟儀節減省蓋師道尊嚴諸君子寔有弟子之分而淡遊此于朋友不惟尊體過勞亦恐非諸君子懇老尊師之義先生吾黨依賴之身自重其身即所以重吾道亦尚望俯

鑒鄙意也公郎令孫諸世兄未一面歉何可言拙稿祈先生撥一半月冗大加删削期于稍關世教足就正有道太多太煩不惟刋刻費力亦且無用閒言語不足問世徒貽人指笑耳忌醫諱疾俗生之鄙習敬所深笑亦望我先生俯鑒此意也表章賀文忠殉義之蹟非先生闡幽表微不足成此盛事亦望慂慫進公擔荷也

辭朱亞公邑侯薦牘書

夙荷眷注日加彌隆昔人國士之感良非虛也承以
恩詔新頒中有徵求山林隱逸之條欲以賤姓名上聞此固我公爲國薦士盛心然以鄙人當之則深不可矣所謂隱逸者謂其抱負非常而伏處山林不求仕進者耳若鄙人則自知其不能而自安拙分者也嘗少小不省人事時見古來名世之英道德彰聞功業表著未嘗不私心慨慕迨自入世而後自覺識窄質短闇才實劣庸一小小事輙徬徨周張而不能辨別能任人國家乎又禀氣薄弱不耐煩勞一日應酬輙數

日休息而倦憊之氣終不能蘇別能理人煩劇遺大投艱乎且家慈以敬性剛才疎深恐入世取咎兼經營進取亦且有妨靜修毋厀下承歡輙諄諄切戒以毋輕仕進敬用是自量其力之不能恪遵母命而弗易行年二十有九乃謝脫諸生還厥初服如敬者謂之知難而退遵養母志或可耳初非中有抱負而伏處自高者也不可一也自入
本朝來關中徵薦隱逸惟家師二曲子李子一人顧李子道德風節裒然當世大賢故薦之者不爲阿好當之者亦無愧容心敬何人鄉里中稍知[illegible]學[illegible]分[illegible]屬

耻之硜硜士耳明府儼然以處李子者處敬其知矣
朝旁求之本意何其如目舉匪其人之嫌何其羞當
世之士也不亦甚歟不可二也先嚴早喪家慈茹荼
育敬備歷人世之艱辛故未老先衰現今年已七十
有一氣力益微步履日難尋常行動必用人扶持飲
食醫藥必時加調護又止敬一子一日不見則心口
念說不置故敬近于鄰鄉三二日間雖在必宜訪之
人必宜到之地皆不敢輕自上道一入薦牘萬一報
可則行止皆不得自由無論遠老母素心之所期非
人子分鄙一旦驚老母聽聞已貽以意之所不安矣

萬一更如子李子當日被徵故轍日日官吏臨門催
檄如雨是重促老母之衰者便在于此而將來不堪
世用上累知已猶其後已且鄙老母意聽爲人子者
舍七十有一之親而僥倖非分之富貴尚堪自問于
心乎鄙士林之清議亦且不容也不可三也夫士君
子出處之節關係生平有一于此鄙爲臧虛踰關別
心敬交蹈之可目咻從命耶惟明府知我尚冀代爲
設身處地而思焉鄙沐愛叨知之惠亚過於推薦汲
引之德萬萬矣臨池意懣筆澁不能悉達心之欲言
統惟原諒是荷

又與朱邑侯辭薦牘書

昨日鄙意上陳是盡衷情之真以爲明府知我必加
察納而不謂又有此說也噫嘻我公待敬之意則厚
矣顧未重計于必不可行也今且無論鄙人自非其
任爲自欺遠老母之志爲非孝即明府舉匪其人他
日能無爲知人之累乎夫事得其當則無悔理向其
中則可行用舍行藏各有攸宜是故就應人舉者而
論才可以進而故退則爲忘世分本宜處而妄出則
爲貪榮就舉人者而論宜舉之人而不舉則爲蔽賢
不宜舉之人而舉之則爲濫舉今明府曰忘世不可

獨不思貪榮亦正不可乎明府曰蔽賢[illegible][illegible]獨不思
濫舉亦正宜慎乎且此等事不見于今[illegible][illegible]久矣
流俗之忌人美也日已甚矣今一旦[illegible][illegible]人而爲之
無論心敬之責備于人者必深即他日明府之擔任
風波者必重此等處又可無深長慮耶然此尚計較
于利害毀譽之私也總之敬非能出之人自宜安伏
處之分明府爲國家而薦士自宜舉能出之人得出
之人而不宜薦不能出不得出之人如此[illegible][illegible]乎天
理人情之至人已兩得之道也萬冀加察乃見知已
之深傾切傾切

與制軍額公書

心敬自昔執侍二曲夫子側先將軍之盛德明公昆仲之丰標聞之耳者悉矣及後纂輯夫子歷年紀略一書則先將軍與夫子之道誼深知明公昆季與夫子之淵源契合心敬得之紀述者尤爲倍詳平日心切企仰不啻仰企古人顧以草野迂疎之踪未遂識韓之願私衷悵結實不可言也不謂明公謬採虛聲竟以賤姓名特疏奏 聞是甚古大臣以人事君盛心顧以數十年未舉之曠典而以心敬迂庸當之心敬雖戴知實深而自反殊滋愧耳乃又不謂明公以苴

蒲羊棗之嗜仍欲付拙稿于梨棗特屬通山金令命使取之寒家值心敬南行則仍使人索諸蘇州甚矣明公之好賢樂善古大臣篤緇衣之好者無復踰茲乎顧在心敬反衷自問膚淺迂濶之言殊不敢以厠當世竊恐未足副明公表章盛心耳獨纂就二曲夫子歷年紀略一書備述夫子一生歷履一生學術一生交遊著述而中間叙述先大將軍與明公昆仲之道誼淵源爲甚詳端望捐梓以永其傳葢夫子爲 本朝理學大儒累荷徵典允推盛世之儀鳳祥麟而先大將軍與明公昆仲累世以仁義忠勤聲稱

海內是乃國家景星卿雲無論夫子人品學術卓絕後傳宜傳後世卽其與先將軍及明公昆仲一段道誼淵源亦自足昭揭宇宙永傳千古也維裁酌之吾道幸甚至心敬此番自蘇遡江西返原道經黃麻雖心企維殷而不敢一步入武昌之門者則以明公薦士爲國原屬大臣公忠弘規而心敬一入相謁不知者或且以私謝爲疑反覺傷執事知人之明頽鄙人素守之節用是避嫌不敢耳自今以往惟有仰祝明公盛德大業益茂益隆于以光昭國乘弘繼先將軍之盛軌卽鄙人亦且欲以自策努力保終末路期不

負明公此日知遇而已

答襄城劉恭叔先生 附來書

邇來僞學日多純盜虛聲伊洛淵源一脈其傳幾息四海之內無可問津亦無可告語者賴吾兄二曲先生崛起關中昌明正學千古眞傳得以不墜道兄向學有年聞道最早眞程門之上蔡紫陽之勉齋吾道大宗端在道兄也曩者不鄙固陋驅車枉顧襄人士始知道學自有眞面目非矯飾假借可得而托也聚首數夕上下古今討論講究深愜我懷而且諸子侄聞其緒論諸孫得以受業何幸如之所可恨者往來匆匆未得久爲盤桓耳西歸

之後諸姻戚以及敝門人或遠居鄉村或散處他方聞風而來皆以未得一覩手采爲恨及聞復有楚中之遊又莫不延頸西望日待辱臨何雨易寒暑未見文旌東指耶二曲先生春秋日高斯道仔肩惟道兄責任爲獨重亦弟之屬望爲倍切也黔中丞陳寔齋先生專心向道可與共學今欲興復陽明書院敦請道兄講學其中吾道南矣安知不在此一行也道兄其裁之大著想已付梓乞賜一讀臨楮依依不盡欲吐時丙戌春二月念四日也外與吾兄二曲先生一函轉致之是荷如有回音亦望便中擲下

比者獲侍几杖辱老伯不鄙 命許弟聯姻 且命令孫以一日之長見事骨肉道誼之愛迥出尋常歸來慰感之私眞難以筆楮罄也抵家後卽欲修候兼達先師情事奈以候李仲翁黃州之便而行未果抵冬則先師之疾亦遂漸深越歲至前四月望五而竟不起自是以來形神迷惘悵悵無之每欲以訃奉聞輙念老伯以至情關切聞之必悲悼難堪兼一切議祀之舉俱無成說故報問缺然惟昨冬爲河南郡伯趙豐老回書及尊宅名德嘯林嘯月中州名士數語

而已然心之向往則不啻時時奉杖履與諸弟侄輩追隨左右也頃歲三月睹會試錄見嘯月高捷未幾賈人携至酉科鄉墨復畨嘯雲芳草並登賢書不勝欣慰之至一則慶德門積累之報不爽可爲世之怠於爲善者勸又以老伯伯母高年目覩後嗣賢昌當益心意悅暢年齡必倍增長也惟是先師不及耳聞以慰平日企祝之私念之不覺於悒耳承諭黔中丞陳實齋先生見召之意風會異尚久矣講學一事人人視爲難事亦人人視爲迂事中丞先生今日而爲此事非有古大臣自命之識不及此況就正有道心

敬矢自素心今也大賢在前聞風而趨義斯爲宜矧先之以老伯嚴命而可冒然辭之哉且黔地久入中國版圖而文物聲敎至不得並于閩蜀潮陽則以無文翁韓公常公輩大有心力人爲之倡明敎化耳大冬之後陽春必至否運所極泰必將開以天道言之黔在文風宜振之會以人事言之中丞公正可以轉移風化之人心敬適際其時若使得以迂庸之踪附大賢君子以興于揚扢斯文之會豈非至幸[illegible]且學術之裂久矣昔也朱陸今也薛王紛紛聚訟至使孔門博約一貫之旨幾于掃地無遺此正有心者所

宜一返正始會極歸極之日也一旦得大君子登高之呼而喚發其固有之良其爲風動火然泉達當無可禦孟子所謂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者又非其時乎而敬也倘或目覩其盛以觀學術之大明此尤生平之至願且黔南雖遠中丞公處敬之義則宏矣煌煌名命頗可辭耶惟是家母踰七望八之年雖視履尚健然垂白在堂而人子往返行萬里之外踰時在旬歲之間無論定省缺然非子心所可忍言即恐老母一旦念子心切倚門懸望而遊子不能猝至其情曾可堪乎以此轉輾思維中丞公處敬之義本無不可

往而心敬自處之義則實無可解也惟老伯裁之敬前歲自貴鄉歸先師展閱老伯復翰感泣如雨及後病臥牀褥時時念尊門不置比訣猶諄諄以無忘尊門高誼爲囑今得來書謹同敝世兄伯敏長跪靈筵而讀之不宜

答襄城劉嘯林書 附來書

甲申乙酉冬會兩致八行未拜金玉之音今歲丙
戌春又修一函托邑令公陳君用官封由鋪路達
上亦未見回音示下或其中有沉閣耶大兄德業
文章樹望海內得吾叔徵君先生真傳羽翼聖學
吾道主盟自甲申春拜別斗山之仰時切于懷未
卜何日再瞻光霽弟邇來悠忽虛度學業荒疎間
有論著殊非近裏者已竊念繼往開來責在吾輩
日月迅速曾不我留思之悚惕言之愧恧大兄汲
引情深視此倥侗顓蒙當亦爲之惻然心矜矣千

里睽隔不能時親道履惟冀近有新著用作指南
之引企望企望黔南中丞陳實齋先生今之理學
名臣也著有四書述易經述諸書今春以副都奉
命撫黔道經于襄弟與晉接之際言及徵君先生
及大兄昌明正學爲當代真儒中丞極爲傾心且
曰黔地僻遠意欲延禮名儒振興文教徵君先生
齒德兼尊且知夙閉關不敢奉屈欲敦請大兄過
黔主陽明書院昌教化于黔中又不敢造次命弟
爲之先容如無遐心然後以安車奉迎或終一歲
或數月而歸不敢強留但令西南遐方一槪道範

一領訓誨則過化存神聲名文物不難翕然丕變
此寔齋先生所以諄諄上懇翹首西瞻不啻如渴
之欲飲勞之欲息也黔爲陽明先生被謫地當時
黔人心悅誠服爲建龍崗書院中有何陋軒君子
齋玩易窩以至水西外域皆遣人致饋至今傳爲
盛事是可見人無遠近皆可與爲善而陽明先生
之教澤感人爲甚速也書院近歲大加增修昨冬
前撫軍具題請匾今春
皇上頒賜文教遐闡匾一面遣內閣中書親至其地懸
掛大兄今登講壇仰體

皇上右文至意復修陽明遺教學業興行此寔黔人之
幸而吾道振興之一會也大兄幸惠臨焉寔齋先
生取進止專候回音倘蒙許諾弟即轉復寔齋先
生也義林雙忠墓弟言于邑侯陳公慷慨好義即
同弟出郊瞻拜捐俸重修封墓除道設石几種樹
水禁樵採立豐碑二座煥然一新附聞
愚兄迂狂無似前經坷里承諸弟不見鄙薄惠尋老
伯先師舊好道誼深情真令人銘勒無已今年春夏
之間兩承手翰並審闔門清吉三弟四弟六弟鄉會
聯登欣慰之私何可云喻義林雙忠重荷陳令君與

諸弟培植美矣哉古道典型尚見今日令君眞非恐
常吏而諸弟高誼亦誠所謂雲天莫踰矣承諭陳寶
齋先生見召令主陽明書院之意閱之欽歎累日今
之宦途下之止于富貴利達上之亦不過隨世功名
謂可博令名免譏責而已足至于古大臣經國致遠
之弘猷則往往謝爲時異勢殊非力可及今也寶齋
先生獨于舉世不知爲不肯爲之日毅然以世教綱
維爲己任是眞先民所謂立天心作民命繼往聖而
開來學之盛心也愚兄生平望古遙集嘗私竊自慨
生也後時旣不獲親炙禹臯周召顏曾思孟于一堂

亦且不幸而孑焉生周程張朱韓范富歐之後今如
中丞先生高識定力直不難進韓范富歐而登躋于
禹臯周召進周程張朱而登躋于顏曾思孟是生平
之所願而未可倖幾者一朝覿面遇之而可逆其成
命哉惟是家母早遺惘函茹荼鞠敬繼又慮學無明
師遣之離家遠從先師問業二曲者復幾十年數十
年辛苦萬端故未老先衰矧今年七十有七風燭殘
齡爲人子者愛日如年猶懼不足黔秦相距遙在五
千里外至近非七八越月不能往還愚兄復何敢者
豈惟不敢亦復何忍耶且講學者講天理人情共安

之學耳中丞先生倡明此學于今日亦正欲返叔世
之人心使卽于天理人情之安耳今一旦遠心理之
所共安遠離親側而曰吾將借是以講學而明道古
今有此越情遠理之道越情遠理之學乎卽中丞何
取焉故今此嚴命惟有拜謝不待再計決也然心所
欲陳則正有不敢默然者大丈夫萬古一生旣已不
容草草且時會所乘亦正未可錯過講學一事舉世
雖視爲迂濶然要之明道術正人心培人才爲方岳
大臣報國首務尙願中丞先生愼乃永圖無遷于異
說無務于細務攄其素蘊整身倡明于上又復博求

當世大儒勤懇切砥于下爲黔中開萬古未開之眼
目振萬古未振之斯文于以使天涯荒遐之區咸附
于禮樂中和之盛以助成
聖朝一道同風之盛庶乎他年國史所書不至謂古今
世風烈不再見于今也不亦大慰生平堯舜君民之
志而快當世賢士大夫喁喁屬望之意乎敬且再拜
而遙爲之祝矣惟吾弟以此意達之諸侄氣質淸醇
學業想與日俱進且尊宅家學淵源自無煩于過慮
然要之後生以先入之言爲主學習時文之中亦須
教之辨明古今人品學術之分踐履當身日用倫常

之寔可讀之書並教之讀宜盡之分並教之盡則即
舉業而理學未嘗不在其中況當世科目之內未嘗
無討修之士不隨流俗爲言者哉大抵教子弟須期
之遠大而不可惑于近小但使學足成家即父兄之
寔責已盡科目之得失則一聽之天數而已何如何
如

二曲先生集序

聖學至明而大明實至明而大晦蓋自門戶之弊與
重悟者耻實修重修者寡實悟耻實修者或至以力
行爲徇迹寡實悟者或至以真知爲溺空東林雖嘗
折衷調停而又不免律例刻深鍛成姚江莫須有之
罪而從其探本窮源不可掩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
萬世公是公非之心而消其不平之鳴迄今朱陸
薛王之訟紛紛盈庭而千聖同歸一致之宗傳遂不
復可問諸先儒補偏救弊之微旨亦遂如齊楚秦晉
之分疆別域不可相假又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究

而終不可相能一門之內自尋戈矛洪水楊墨之禍
不烈于是矣其弊始于倡教者之矯枉過直而其後
遂中于世道人心而不可卒解二曲先生崛起道微
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真居恒所以自治與所
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
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真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
真知有真本體乃有真工夫有真工夫乃爲真本體
體用一原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illegible]至道
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illegible]而使人
知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諸先生之學本殊途同歸而

原缺第一至三葉

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歸于孔孟矣自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成接孔孟之眞傳然皆不免于偏重之勢以啓天下後世紛紛之爭自先生出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百年不決之案折衷于一是相提而論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接孔孟之眞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先生之書南北雖傳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睹全集爲憾又先生雅不欲著述而海内同人得先生一言一字輒付剞劂或多失先生原意敬熠不自量除先生往來書答及雜著係先生手筆者

不敢妄有增損其餘小種刻自江東同富者間芟減一二以存先生本旨集成二十六卷每欲公諸海内而苦于力之不足辛未秋今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毘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絶學爲已任特捐俸合梓而諸同人亦相與佐貲襄事工始于辛未仲冬竣于癸酉季秋昔眞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于帥長沙之日王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于撫江西之年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朱陸二先生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子以爲二公羽翼之力居多今以先生大中至正之學得二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有其

書戸誦其言雖五尺童子亦將曉然知聖學自有正宗嫡泒而不至淆于意見之紛岐則二公闡興正學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于前矣其集末附義林記事及李氏家乘者見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輝萃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二公振頽興衰之盛心云

陳實齋先生四書述序

四書爲孔曾思孟之心法實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是故四書者無人不可讀而實不易讀卽無人不可註而實不易註蓋讀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後可則註四書者必明于四子之心法而後可亦並必明于二帝三王聖聖相傳之心法而後可也然非其人有深造自得之學眞能窮探從上聖賢之心法將所謂讀所謂註者又豈可易言耶又四子之意旨弘廓如天地深微如淵海原非一人一說所能悉其蘊奧非其識足以兼採學足以併包襟量足以含納

衆有而不參一毫有我之私將所謂讀者不易言卽所謂註者又豈易言也若陳實齋先生四書述者其實獲我心歟今觀其大書提要則獨探大旨期于表揭四子命意之宗傳細書分註則兼採衆說期于發明四子立言之實義彼訓詁之家語器而遺道旣不足擬其精深卽前此理學家疏義語道而畧器亦且遜其弘括是眞會天德王道之全體合文章性道而一之用能使聖聖相傳之心印一旦揭白日于中天也而先生且謙讓未遑顔編以述以自附于竊比老彭之義噫嘻明此義也無論其晰理之識會通之學足以超軼前此註疏家一區之見卽此欲然不居創作之意謂非深得四子與從上聖賢之心法不可也蓋先生之爲學也主于心得不立門戶其行己也主于實踐不事表暴其涖官也孜孜乎堯舜君民之志隱結于痌瘝而不爲一身計得失利害之私他不具論卽如此之巡撫黔南也時時仰體
聖天子遐宣文教至意直欲使荒僻之鄉同風鄒魯而特捐氷俸興學造士雖以敬之不肖亦且欲延致以共切磨及乎移撫湖北則淸官方刷積弊救災恤荒不啻饑溺之由己而仍念報國之義莫重于培植人

才則弘開書院徵八府俊髦以論道課文復數千里外遠使禮聘心敬以與石虹先生共講席無非本所自得于聖聖相傳之道術欲實見之施行也然則是書也謂爲代孔曾思孟闡道脈可也並謂爲二帝三王闡心心相印之道脈可也且卽謂先生弘闡其自得之宗傳可也彼以尋常訓詁之體律此書者旣爲不知此書卽拘守門戶之家執一廢百而以管窺蠡測之見輕置雌黃亦蚊蝱之撼山于是書無損益耳承先生命委之爲序遂本其所獨見是書者爲之說世有明于孔曾思孟二帝三王之心法者必且謂予

爲知言也夫

中州道學存眞錄序

癸未秋余以劉恭叔先生昆季於家師二曲子李子之先公有築墳祀祠之義李子積心思報謝而未得也乃因董復庵憲副邀之入楚遂問道襄城代子李子一叩高誼維時先生以中翰家居心敬見先生不啻見李子而先生見心敬亦不啻見李子之子弟侍教兩日夜與先生諸阮若郎君嘯巖嘯林嘯月六君者道欵傾心葢有不知初會之爲新者先生與諸阮俱有述作各自成家如嘯林愼獨軒集嘯月松壑軒及一峰草堂集余皆得而讀之瀕行先生則出其所

輯中州道學存眞錄而示之曰道學一脈關係世道人心命脈而今且不無僞者亂眞矣吾懼吾子弟之不愼所趨也聊輯吾鄉先達之言行一致者爲斯編葢從吾家子弟所素悉者示之型耳子其爲我訂而序之余受命惟謹越一月至武昌客窓展誦而葦子玉陽則讀而問余曰學皆學道昔人何爲而有道學之目旣曰道學則非道不學而學之眞斯存矣恭叔先生又何爲而有存眞之說哉余曰是有說焉古之學也原以學道而後世學而利祿學而章句學而文詞者且比比相屬學術幾爲天下裂矣槪曰學而不

別之道幾何不等吾道于利祿章句文詞之習乎且
昔之道學惟道是學而今且有摸擬形似崇飾格套
而自信以爲道卽在是者又甚有假道學之公名以
自飾其名利之私心者益爲術愈近似而愈亂眞矣
則先生道學存眞之旨又安能已于提唱耶益先生
累世以忠孝嫺睦傳家尊大人漢臣先生當明之季
同汪督師仗義守城以殉國難先生兄弟慟父抱志而
而莫伸也故昆仲間自相師友務爲力行敎本之學
而其所以訓子弟者亦無非以斯旨爲兢兢故與先
師子李子一見而結異姓骨肉時節率家人祭掃其

先公祠墓者數十年不替益心學相印者深也道學
存眞錄則先生爲子弟揭出敎尚本實之鄉先達欲
其知所尚友以綿家學乎然以今天下學術之分岐
也幾于萬徑千蹊而爲竊官之學者又復陽附而陰
違以亂吾道之眞脈得先生登高之呼讀之而愧汗
知返者當且衆矣是玆錄爲吾黨淸夜鳴鐘也寧獨
可以示型劉氏子弟而已哉董子唯唯而去余遂次
其語以序先生之錄而恭復其明命焉

自輯文獻覽要序

王子曰以吾遐稽千古竊見學者終身之成就至于
力鼓于志而識其發端之機牙乎益古今來有同一
持堅志下勇力而造詣之大小偏全迥殊者凡皆識
爲之媒也故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獨歸重于知大
學論條目以格致爲始事中庸論達德以知首仁勇
而宋儒亦有先入爲主之說先入爲主者謂其先入
者卽其所先識而後之造詣卽從此由之者也五經
四書三傳宇宙道德性命之淵源也歷代世史宇宙
治亂因革之藪澤也諸子百家宇宙偉人碩士之過

影也大儒弘論宇宙綱維名教之碩畫也學者必博
稽廣覽明其宗旨晰其矩矱識定而志知所向然後
可望其用不息之功以漸進于大成者此理之必然
也顧今之習尚以擧業爲進身之資幼旣不暇從事
于此及長幸得科第復埋沒于簿書期會而視此爲
不急之迂務是以卽有高材上知往往汨沒于俗師
暗友敗壞于固陋寡聞益自制擧以至于今數百年
自東海以至西海數千里其一轍也嗚呼學者之所
見所聞如此亦烏得有高識乎無高識卽有志者亦
且貿貿焉莫知所嚮向而力耗于他岐又安得有

造實詣足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乎又無論其繼往
聖而開來學矣余每念此心焉愍之顧勢不能使吾
門人子弟先於博稽從事聽其徇俗而一無所知則
又心殊未忍不得已思爲摘要之法於五經四書三
傳則取其首序足發經旨之篇於諸史則悉取作者
之原序於古今典制經濟類則取文獻通考二十四
門總序及函史典彙諸書序斷足與此二十四門相
發之篇於人物類則取古今傳世偉特之人其行傳
書者則取其冠首名序無傳書者則取前賢評論足
發其人精神並其文章亦可誦讀之篇於文章類則

取足羽翼經傳闡明天地間大經大法爲萬古其推
不朽之制合之得若干篇彙爲一編冀使吾門人子
弟縱不能博窮古今亦得略識天地間經常書籍阜
華人物中正道理稍知所向往耳且即不能窮盡一
人一書之大全亦可略識其書其人之梗概於以開
擴心胸而增廣其正知正見庶幾卷帙不太浩繁文
章足資舉業亦易于誦讀而不至束之高閣也故題
其名曰文獻撮要使之人錄一編與制藝並誦焉雖
然六經諸史聖賢之心精歷代世史世道之金鏡古
來大人物大議論無非後世之師範千秋之儀型而

徒博稽廣覽其文而已焉已爲買櫝還珠濟濂可笑
更若不考其大全以盡其顛末猝于撲風盲人摸象
之譏又何免哉故余既彙此編尤深祝我門人子弟
尚其由端竟委緣名究實以擴其識于高大弘遠令
無愧通儒之目焉若夫真知實踐遵聞行知余雖心
期之而非力所能及則係我門人子弟之自勉自勵
焉耳

日省錄序

昔夫子之翼易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又其論學曰學之不講是吾憂而他日之刪定六經則初不自居于作而第曰吾特述焉耳嗚呼君子立言之道不可以知其旨歸耶家弟遜功自爲秀才時卽有志于古人道德功業之務旣而冠省闈捷南宮讀中秘書世俗視爲榮且顯可以畢志矣而其心則孜孜亹亹時以濂洛關閩自期待館課之餘常日閉門讀孔孟及諸大儒書如不及旣而丁內外艱居里第恪遵古禮暇則細考心源辨晰學脉至其一言一動又靡不

與風俗世道相關而不少懈噫嘻若吾弟自立之卓偉可于今人求之耶論者謂不惟無愧我先忠節流風而他日且以益大我忠節家聲者夫豈誣乎甲午春余以赴吊太毋相見各悲痛不勝盍余三年前旣有陟屺之傷而遜功今且一旦怙恃兼失不覺同病相悼不能自已耳是夜同宿倚廬余爲具述歷年心行遜功亦爲詳言近日進造至鷄再鳴語猶未已少寐數刻則又復擁衾而語雖中間不無微有異同而要之期于彼此獲益故言之愈長而愈益不厭也至次日晨飯畢則見其案頭所置年來手記日省一錄

其矢志之眞用功之實辨理之細而居心之虛且公則一與夜來所述毫釐不異而且自題其額以日省則又以爲是特講學之意居業之旨而歆然不敢自附于作者之林矣噫嘻若吾弟之行如其心言如其行其眞君子立言之道乎卽此而愈以見其自立之卓偉無論今日章句浮誇之士當望而愧汗卽博學能文章喜著作而矜名高者其華實誠僞之辨不且霄壤耶有德者必有言余旣于吾弟信之由善信而充實而光輝而不躋諸聖神而不已吾且于吾弟信之而更祝之以俟其立至矣

送涇州諸同門序

庚辰春余自鄜趨二曲祝我夫子嵩齡而涇州五敖張子鳴廷文子現慧李子已先至焉自客冬至今雨雪連綿泥淖載道行者數里爲艱涇州距二曲遠在五百里外而三君者非有良騎雨幕可涉遠途障雨雪也乃策蹇冒雪而至噫異哉游楊立雪千古艷爲美談今以三君方之何如哉余業心異之及與語而三君皆有志于立身行道而不甘自同流俗者也余益心焉敬之相與居者數日凡天人性命之微日用倫物之賾以及儒釋千里毫釐之辨靡所不語語之靡所不契至于所謂人性本善堯舜可爲之旨尤洞悉而無疑也及是三君濒別諸同人謂余不可無言相贈嗟乎余何言哉聖學之要始焉辨義利之關繼焉辨偏全之關終焉辨久暫之關耳三君既曉然于義利偏全之關矣特未保其久耳然吾輩之望道而趨與望路而行也何以異茍欲至也雖涇與盩鄜數百里之遥雨雪泥淖之阻且可竭蹶而至矧道爲吾所固有欲之即至初無道里之隔雨雪泥淖之阻者哉而有不至是必未嘗行而求其至也夫可行而不知者惑也知其行而不至者惰也惑爲惧犯惰爲故犯惧犯之罪小故犯之罪大嗟乎惧犯之罪吾于三君或少免矣自茲以往由偏而全由暫而久期于必至而無不至之罪余與三君可不慎哉三君勉之余于敝邑創書舍于山水之區爲同志砥德考業之地三君他日倘策蹇而來共學茲所敬願以此言爲印證左券矣平凉單子希哲者同門士也歸而相晤亦幸以是語之

文鳴廷證學録序

歲乙酉六月旣望涇原鳴廷文子赴先師喪因而東過荒居相見各悲慨不勝蓋前春文子之來先師在而今也亡梁木泰山之感滋之戚矣因一日文子以年來同志證學之語見貽且責一言之弁余惟講學者講人生力行之方耳文子敦在三之義大暑中徒步五百里踵藺而不辭即此一節其近來學問之得力可知矧其勤勤會友者無非以躬行實踐之旨相敦勉可不謂眞能尊聞行知者耶自昔文子與張數五李現慧三至師門皆親肩行李冒氷雪衝烈炎而

不辭余嘗與友人論同門士以爲涇原雖寄邇邠岐風淳俗樸然自唐宋以逮元明千百年無有講明濂洛關閩正傳樹聖學之的者文子生晚近獨企懷聖眞尋師就正仍能倡率同志共衍師傳他日師門力行一脉當許文子分一席于涇原矣且天地之運有虛必盈無消不息涇泰中腹衷地土厚水深千年間曾無人焉講明聖道移風而易俗以其時考之文子當日爲風氣開先樹此方正學之[illegible]而別求學于無竊如文子者不獨師門佳士亦且爲涇原先覺矧今行益力志益篤同志者又蒸蒸興起而不可量則又益徵余前言之匪誣且喜吾道之不孤將在是也雖然余猶有望焉師門宗旨體立而用行闕行有不備者必屬意見之而偏涇原風氣已開而宜大發揚如不振者必屬倡導之無方文子敷暢師教[illegible]不負師傳念切桑梓何以不振絶學知必有說復予也余日引領而望矣

存省稿序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聖諭註解序

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惟時俊民既已納諸學校使陶淑于詩書禮樂而四時飲射讀法及木鐸徇路諸令典又無非漸摩斯民于禮教之內蓋民不知德雖曰皇皇焉刑格而勢禁終不足與于向化回心使之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故其時天子既已自教其

民而復以土地分之諸侯使各教其民蓋古之爲君者先民後已以樂民利民爲仰答上天立君第一義爲臣者國爾忘私卽以厚生正德登躋斯民于熙雍爲仰體朝廷設官分職第一事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分之符而畀之地豈徒曰錢穀簿書之是責哉抑以生民之休戚淳漓委任責成耳而或且視教化爲緩圖是豈設立守令之法制固如是乎何其與建官分職之意異也余友少鼉惠子夙昔從我二曲夫子授天德王道之學自爲諸生時便有范文正以天下爲已任志茲以聯捷榮選得雲南之通海知交多爲惠子色沮惠子獨夷然慷慨曰爲身家計則通海誠遠且薄以之治民則在彼猶在此也且吾方欲使窮荒遐邑之民悉革陋從風以弘布文德此地正吾盡心所而遠且薄乎哉于是註

聖諭十六言授之梨棗將廣印家給使深山窮谷令長足迹之所不能至與兒童婦女輩不能親至長吏之前者皆得熟悉其章條于以化荒裔之民同鄒魯之風以佐成　國家文治于無極既成而委序于余余惟昔孔奮爲姑藏宋均長辰陽皆能變俗成風至今載在史冊膾炙人口然其實語于王道醇醲之治則

有所不及惠子平日所以受之師傳學之家食者無非道德禮教之淵源又以淡泊堅忍之力操而持之此其事功之所建當必軼駕孔宋追蹤盛古循良以無負任使矧其亟亟以化民成俗爲首務其明驗已彰彰如是則他日繼單父蒲邑而熠耀史冊不可卽于此舉預卜也哉余忝惠子同門媿無以贊惠子之用是拜手而題其端者如此

司牧寶鑑序

司牧寶鑑者二曲先生十五年前所輯以貽知交者也先生雖鍵關養痾而世道生民之念夢寐相關故其居恒非有關于人心風俗之言不出諸口非有關于人心風俗之事不見諸行非有關于人心風俗之實德實務不以釐諸心而告諸人臣時要務一書惓惓以講學救正人心為吾儒第一義至其與當事諸君子往還贈遺及商確治理之言則懇望以實心實政務底乎唐虞三代之舊蓋先生之心萬物一體之心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之學嘗自言曰離人無所為

我此心一毫不與斯世斯民相關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學吾輩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闡往聖之絕學以正人心達則開萬世之太平以澤斯世豈可自私自利自隘其襟懷噫由斯言也西銘一體之仁禮記大道之公大學明新至善之大道舉該于是矣當途之士實充此意而見之猷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盛古郅隆熙皞之休真不難見寧僅區區郡邑之小效小康哉是編止于郡邑特千金十書之一方耳曾何足為先生傳恭藥期已疾而言各有當貪吏獵聲利而先生獨取廉操刻吏尚操切而先生獨取仁恕俗吏重催科而先生獨取撫字酷吏取必三尺而先生獨重德化文吏修飾外貌而先生獨重躬行實踐一藥真可去一疾一方真可療一症則是編雖約畧數篇而千古父母斯民者之寶鑑莫尚于此矣癸酉秋心敬彙先生未刻舊稿得于敝簏乃手錄二冊留為吾黨出身加民者金鏡惟是壽木無力徒存篋笥越人仲景之方不克布之六間起痾回生而徒秘之山崖石室私心竊用慊然矣

左蘿石先生韓城集序 先生諱懋第

壬午春買子懷伯自韓城負笈而西受業先師子李子門余與盤桓二曲及荒齋者浹旬則見懷伯少年貴公子循雅衿莊動無非禮聽其言無不根極名教竊心異之及叩其由來則尊甫龍門侍御昔爲左蘿石先生及門士道諠淵源由來有自故侍御以得之師者教之家而懷伯能以受之父者奉爲學也余因詳詢懷伯以先生治韓梗概懷伯歷歷爲余言甚悉且曰先生韓城集卽先生治韓大畧先君子藏之蘿石山房雖更兵燹未敢墜緖芳風謀授之梓而未能

也今將先崇儉一書焉越二年懷伯果郵所梓崇儉書且手錄韓城集見示而委之序余益異懷伯之善述家學而歎先生之風操德澤其入韓人瘖寐者雖沒世不能忘也則爲之盥手而書其端曰世之論先生者莫不推其命世之才高其傳世之節矣抑知其煌煌經濟凜凜義烈固非無本也哉方先生之筮仕韓城也適當兵荒擾攘之秋而以孱然書生內撫殘黎外捍狂寇卓有顯績今觀其一段亟亟哺乳饑羸之思無非大父母誠求保赤至意相其捍禦之方畧雖古名將無以加茲至于四歷諫垣則權奸惕息督餉總制則通運全疆信非其幹濟之卓犖不至此也然試思其甫涖嚴邑饑饉師旅交辦己難而先生復于其間正風俗興學校崇賢德而表節義禮樂文章之化並行于拮据卒瘏之時是可獨謂其幹濟優長也耶當其奉命出使也人人觀望惴慄思爲規避之計先生獨毅然請行畧無遲迴審顧之思抵京師則侃侃正議請謁懷宗山陵不許則遙望而祭及館鴻臚又請祭告諸陵改葬懷宗不許則復庭陳太牢而哭祭之抑可謂奉命不辱矣迨至滄州追還金陵已昭而先生卒能抗志不二殺身成仁信非其節槪之

磊烈與秋霜夏日爭嚴不能也然試思其故國已喪新運方興白刃臨前高爵誘後而先生卒能不爲威屈不爲利誘百折弗回之剛果舍生就義之從容豈謂中無定守憤憤于一決者可幾耶蓋先生之才之節雖根于天植而得之學力者爲最深故其本幼學爲壯行者極溺救焚則汲汲然如不三子于道路而其甘心頫首喪元而不悔者湔乎若大川之必東而不可少遏也迄于今去先生之歿幾八十年矣遐想其當涖韓偬倥之間而戎服論道致命遂志之日曰不負吾師先生之學大而有本實而有用不又從可識

逸之情總之本養不逮親之隱痛實踐乎立身行道之儀型故雖親顯名揚而百年之痛不釋白髮皤然而孺慕之淚輒傾也嗚呼先生又非以行在孝經之志爲終身之行者乎乃今一旦而溘然逝也煌煌大道疇爲防維凛凛名教孰爲干城千秋之絕學自此而闡之者吾黨無人矣後學之津梁自此而開之者吾黨無人矣躬如敬等不狂不狷之資質過猶不及之宜行一旦而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能不悼心於仰之仗之放之之安從而潸然涕零嗚呼傷哉古之朋願悼耄衆矣胡獨於先生世道攸關吾黨

攸關之身未八十而奪之令逝也彼蒼者天真無情矣自今以往亦惟是策駑劣之餘力少慰吾師囑望之至意更勉推未忘之緒言以廣吾師心印之傳燈乎嗚呼傷哉衷情之辭根心之痛神明不昧庶鑒九京尚饗

存覽瑣言序

昔之人有言曰天下聰明才智非難而德量涵弘爲難夫德量涵弘何以難于聰明才智哉聰明才智未嘗不足有爲于世苟其德量無餘則器易盈溢所成就者往往止于一長一能而德量涵弘者則虛衷善受直能合古今人已之善爲己善其所成就類非才能知技之士所可及故聰明才智得天稍優者類能之而德量涵弘則非得天之厚而又深以學問充養之力恐未易襲其貌而副其量也白山殷公佐理陝郡其清公勤愼載之士民之口者遠邇無異辭而其

一片樂善服義若無若虛之懷則尤爲近時空谷足音士大夫論者皆以爲非公德性優異而兼有學問充養之功不至是今觀其所著存覽瑣言語無泛設皆生人立德立業實務而其精晰義利之明綜練名實之確一一得諸踐履體驗之餘至其孜孜汲汲進德修業雖日不足悔過從義如恐弗及之意一卷之中三致意焉信乎公之學深造自得而平日一切清公勤愼樂善服義之卓卓人耳目者非無本也夫學有實得者德彌盛而心彌虛詣彌實而造彌邃吾見公道德之日益高深功業之日益俊偉俱于茲錄焉

之左券矣乃若公𢤱𢤱正論皆可示教而尚自遜曰存覽煌煌弘議無愧先訓而猶自謙曰瑣言即此一節不尤可見公若無若虛不自滿假之懷足以愧天下隅智曲說而輒自矜衒者乎爰是沐手拜手而爲之序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蘇州府紫陽書院碑記

紫陽書院者今大中丞儀封張公特創以嘉惠蘇人士者也惟徽爲紫陽故里故書院以紫陽名蘇非徽也而書院亦揭以紫陽者盖曰者

聖王壽考作人思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念吾道之統宗莫如孔子故以萬世師表題先師闕里之堂又念善學孔子者無如紫陽故特躋紫陽十哲之列而復爲之較梓其遺文以頒示四海今中丞則生平所學一宗紫陽故其于紫陽有文集之梓有親註五先生書之梓有親註續近思錄之梓而至此則又立書院以訓廸多士使蘇人士習尚一歸于紫陽之中正明報効也甲午夏心敬以其年來殷切之召于是不辭跋涉之兒孫攜次子功冒暑以赴命盖既以心仰中丞假此慰夙昔就正之私亦欲目覩盛事得與諸士友切摩耳至之三日齋沐以謁紫陽夫子並會諸師儒暨從遊之士于院中則見其棲主有堂尊經有閣生

徒有舍矣復爲之廣師資壽儀器而其于典籍功課則尤亹亹乎備爲之謀而思欲一無遺憾也私心竊嘆昔紫陽守南康日表章白鹿洞爲書院一時規畫弘備頓易山人之幽居爲風教名區至今學士大夫遡宗風者推頌紫陽之功于不衰今中丞學紫陽之學而仍體紫陽興學造士之弘旨實見之施行其眞善學紫陽者乎行見此地與白鹿並傳宇宙矣維時黙慰不已越十五日爲端陽一時延至郡邑之博士與其中肄業之士友咸詣余而求所以記事勒石之言曰惟大中丞是舉創吳中歷年之未有理不可無

述以信後顧念惟吾子之親覩也記之者莫吾子宜即心敬亦正欲假此請正中丞而且欲從諸士友一大商証也則亦不敢固辭而拜手書其事且以公証于多師多士曰諸君子知今日大中丞之本旨及自處之正義乎從來倡之者責在上而應之者責任下居上而不倡或倡而不善上之咎也爲下而不應或應而不速亦下之耻也今大中丞旣已倡之上矣自此日思所以善其終以無負此倡中丞之所厪念也自此日思所以應而無負于應之之義非即諸君子之所宜刻意奮勵者乎且中丞之切切乎表章紫陽

者非徒崇功令也聚諸士于此廪餼而訓飭亦非徒博造士之虛名收桃李公門之雅譽也原以學至紫陽乃爲適孔孟之坦途諸士友之爲學必則傚紫陽乃克稱譽髦之良士耳所以然者孔門大學之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紫陽之窮理以致其知非格致之本旨乎主敬以立其本非誠正之本旨乎力行以踐其實非修齊治平之本旨乎本此以爲學宗乃爲大學循此以爲課程乃爲眞修諸士友今日之窮理必須實如紫陽今日之主敬必須實如紫陽今日之力行必須實如紫陽是乃中丞倡之之本旨即諸

士友應之之正義也匪是者學非其學而自負以負中丞矣又中丞于紫陽書旣三擇其要領以受梓紫陽之道闡發無餘矣今復有全集之梓豈徒勞哉原以學紫陽必深明紫陽學術之大全然後能備得其生平而知其登程門末流之失也故立意特重躬行實踐以釐其救弊之苦心又知其[illegible]之牽于文句訓詁也故頗時時指示本體令[illegible]自得之至意庶幾學紫陽者實得其精神命脈之所注而不至有泥形逐迹之嫌紫陽終身之學術乃大明于中天而千百世下亦不至冒昧從事以貽紫陽之心憾

則今日諸士友之讀紫陽書也必由其要以求其全原其心而師其意是乃中丞倡之之本旨即諸士友應之之正義也匪是者學非其學而自負以負中丞矣不獨此也紫陽之著述立說而勤渠不倦也原非徒欲人之讀其書實欲讀之者之心明其意而實見之行耳即中丞懇懇乎惟紫陽之表章也亦實欲諸友深明乎紫陽之學而實踐乎紫陽之行耳然紫陽之生平學則上宗乎孔孟行則要歸于中正處則明道覺人之惟切出則致君澤民之是慇且其私意傲氣之不留偏見褊衷之必克量法天地覆載之含弘

心存望道未見之公溥則凡今日之與聞斯旨者必目之所覩實會之心口之所誦實履之行無美而不企無過而不改是乃中丞倡之之本旨即諸士友應之之正義也匪是者學非其學而自負以負中丞矣顧不知諸君子視敬言爲何如又不知諸君子上質諸中丞以爲何如也

明道先生祠記

明道祠者金侯改建以祀宋明道程先生[illegible]明道先生嘗祀學宮與七十子配食春秋矣[illegible]而[illegible]祀之蓋先生生于孔孟後千五百年學絕道喪之餘崛起而倡明聖學于吾道有中興大功而鄠爲先生筮仕主簿地遺德在人歷久彌芳故特祠而崇報之以順鄠士民意也邑舊即主簿故署爲祠以奉先生矣金侯胡爲而改建之蓋侯以爲鄠之祀先生者以其德非以其位而先生之特爲鄠人祀者因其遺澤之及鄠者深而難忘抑其道化之被鄠者遠益可師

而故署之棲先生主者連縣衙逼城隅雜沓囂穢非待使誦習先生之道者無由朝夕居稽于斯觀感而生奮興之思即慕先生之風者思欲奉蘋藻以驂禮之亦正不易是亦風教一大缺事故特舍是而創之寬閒肅清之區也侯之任鄠名曰四年其實前之二年也半在省役之[illegible]年也半在遐邇事未[illegible]而[illegible]以外艱讀禮解任去于倥傯急遽之中胡爲[illegible]是祠而圖之且侯絜以勵操去官之日自奉束[illegible]之雜[illegible]胡爲獨于是祠拮据而成就之耶蓋侯夙承其尊大人副憲公趨庭之訓每欲本經術爲治術以爲報君報

親　大致故其蒞鄜也適値大荒之後則捐已貲墾荒田設法招流移開義學修學宮以勵士氣禁淫祀正禮俗以袪俗惑無非本六經厚生正德之遺意・爲淫措而明道先生內聖外王之眞儒適樹儀型于茲邑故慨乎慕其人心其道而因以祠諸寬閒肅清之地使後之涖斯土而名爲吏誦先生書而名爲儒者便于展祀因以觀感而生興起則倣之心也蓋侯曩常謂余曰明道祠成使襄得數年于茲他日置學田廣屋舍即此爲明道書院延通明正學之儒以闡明周程之微旨使鄜人於帖括口耳之餘知有天德

王道之學斯滿愚志耳嗟呼侯之志深　遠如此既不幸　不　遂　　　而忍不于此終始成就之乎嗚呼鄜自開闢以來其建侯邦也不知其幾千世其郡縣而令佐茲者又且幾二千年不知幾何人矣而獨一周西伯宇宙爲昭繼此而二千餘年獨明道先生以一主簿官垂休光于無窮然則官于茲而行義達道學于茲而隱居求志者亦可識道德經濟之淵源而知則倣矣祠旣成邑人士

蒸蒸而喜謂不可無以記侯盛心而示后世也

咸委記于敬敬辭不覆命因沐手而叙其改置始末者如此若其規模制度之詳不茲贅焉記先其大者也侯名廷襄字應枚廣寧世家副憲蒼梧公季子云

太平山房記

終南袤延萬里其在禹貢九州之內不及五嶽四大之[illegible]而特赫赫爲世俗艷羨道說而其氣勢磅礴雄偉[illegible]萬物亞乎以條目指數則非特中國五嶽四大之[illegible]而求諸海外四極之山恐亦無可倫而比者故余嘗以爲五嶽四大其清任和之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終南則時中之孔子乎五嶽四大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科而終南則集大成之孔子乎彼其自崑崙逶迤入中國也重岡積嶺蜿蜒嵯峨率非恒覩至褒斜而東歷益門太白益偉壯非常逮至

益鄜咸長之界其間爲五老爲大觀爲仰天敦物以及太平紫閣圭峰諸名峰則勢益偉氣愈雄崖愈奇且富靈氣鍾而爲文武周召諸聖賢以及歷代名卿賢相忠臣孝子宿儒名世者更非他山所可及蓋中龍灝氣之所結至此盛而極且無以加也其殆猶孔子當知命耳順後一身肩刪定讚修大任與三千七十二子講道論德折古衷今以建此萬世師表鴻業之候乎而余庄適當太平之麓爲太平山民常日咏歌孔曾思孟之道于其間因地名屋題曰太平山房嗚呼地不靈人則地愧人人不靈地則人愧地今地則靈矣而凡所以朝斯夕斯講明踐行于此地者可漫易乎哉

重修婁敬庵碑記

婁敬庵在縣治東北可五里許其殿閣之創置始末今皆無從稽考要之其地舊載于山經地誌　稱名勝而縣之東若此稱巨觀爲士人歲時報賽者則莫是庵若矣歲久就敝鄉社耆老等鳩衆力而補葺之以爲不可無以誌時日也咸詣余而請爲之記余曰有是哉是固不可已者今夫里巷信善之家或鄰里忠厚之士素愛敬于鄉黨者一旦覩其室廬傾頹門徑蕭條尚且爲之感慨欲獻攘臂而思援今以八村千百年共祝以庇庥捍患之神祠一旦聽其傾圮而

曾無有人過而問焉其若仁人君子譏其偷薄也何且夫前代益人國家有關風動者雖其一事之善一節之長往往俎豆邦國崇之無窮婁侯以徙戍脫輓輅被裘而謁漢祖陳建都之大計論敵情之叵測欲息肩邊備則建議和親欲強固京畿則建議徙豪傑大家實關中雖律以古純王之佐不無權譎要結之嘗而要之于保安漢家宗社休息當日鋒鏑餘生之黎民其功至大其澤至渥三傑而外未容更讓一人也乃若其功成名就浩然長往直上繼子房赤松之遊而掉頭一去不復顧其亦庶幾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明哲雖以蕭曹韓彭輩視之尚且不無愧色況灌絳而下乎葺祠永祀是亦可勵世之齷齪貪癡見利忘害知進而不知退者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或廢也矧有當于崇功報德之義哉修而葺之禮斯爲當至捐貲督工之姓氏則碑陰俱載也茲不贅

育嬰堂記

姑蘇之有育嬰堂始于康熙丙辰歲迄今三十九年矣始事者爲蔣許二公繼起者爲張陳顧諸公而佐貲襄成則一時各憲與夫縉紳耆黎及往來通商之好義樂仁者也據原編中間收過遺孤共若干人內除離襁褓而人撫爲嗣及病殤者殆無慮若干人大抵一歲中饑而乳寒而襦與夫疾病而刀圭夭折而揜瘞所需者且二千金有奇雖無一不合衆人之義助以爲力而要之前後首事諸公之經營區畫其備盡心力已極矣初此堂之開也惟仰倘來之貲供歲

用諸君子且慮計口而懸待不可知之施非經久計也遂易爲捐田生息之一法于今統計出租之田自蔣許唐諸公及瞻盧顧公等所捐三百畝外且共得八百餘畝歲可收租若干石以爲育嬰之永業而楊州學九徐君等適以通商至蘇仍慮歲給非現田之能敷也又樂倡爲粟冊之義輸自此冊日盈至即輸且不絶而田之不足者可無不給之患矣余少讀范文正公義田記竊嘆其仁及三黨法範千秋眞宇宙之偉人天壤之美事然范公尚處啖大輔位晉公孤所及者又皆同宗共祖血脈相關之人至若育嬰之一事人不必有瓜葛之連屬即首事者亦不必宰輔之崇高獨以不忍一念殫力鬩貲全成此一大美事而徐君等遠在維楊又非素有饒財乃能更倡義舉樂成盛善使繼此源源而來者皆其錫類之所永貽是何三吳之多仁人義士也甲午夏余以大中丞儀封張公邀至姑蘇雅聞此事之堪風尚也心慕之而首事顧公馬公等且同楊州呂齡馮君惠顧而委以紀事之言嗚呼余何言哉余惟是念天之爲道也大生地之爲道也廣生生生者天地之心也而有時不能使之必遂其生諸君子今日之育嬰是即體天地之

心以爲心也不獨此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曰慈幼王制少而無父者有常餼而月令仲春亦曰養幼存諸孤則是休養生息使無夭扎者王朝之深仁令諸君之育嬰是即仰體國家好生之仁以爲事也不獨此也人生無不愛其子者而至不能育其子非貧病而死當不出此然其心亦重傷矣今者諸君子之育嬰是使無父母者重得父母以遂其生而爲之父母而不得育其子者亦且慊心于幽明也一事而生無窮可生之赤子且有三善以自全其德美猗歟盛哉宇宙孰有如此義舉者乎諸君亦惟是無替

厥志無惜厥力務要諸可大可久而無為德不卒之憾也則眞至美矣則眞至美矣其首事及助義諸君姓字詳具碑陰不贅

先慈李孺人行述

嗚呼不孝忍述吾母耶能述吾母耶然吾母生平婦道母道即古傳記所載實覺無讓不孝既不克遵循母訓以慰生前復自立無狀不能邀太史氏採風之錄列諸國史而於一生苦心卓識聽其湮滅至與尋常婦女同歲月以俱泯不孝之罪愈不能贖矣爰是草土餘息泣血而畧述梗概仰冀大君子司闡幽表微之責者垂賜一言永光泉壤顧惟是愚闇之識不能盡吾母之大全兼荒迷中語無倫次又不克詳述遺事此則撫心而悔憾無極者也吾母本縣太平里

李公培相女母溫孺人年十四歸先考中悅府君時未幾吾家被流寇之禍焚刦一空而先考被办又幾殞生賴神靈導之獲脫其事載先考誌中自後遂廢學就耕我母辛勤內助不十年重立生甚凡先考慷慨施予吾母必力加贊佐絕不以積蓄為念也暨生不孝十歲而先考見背當是時我伯考篤恭府君以連遭母弟子婦七喪精神旣憊兼三四年間背小乘機陷誣雖以公道昭雪然從此家道大衰漸患勞役鬱結之症如此者又三年統計六七年間吾母憂愁愉悅之狀不可言形而其與我伯母陳孺人共為蚕夜拮据

卒瘏之苦亦且不可言盡也甲寅春先伯考亦復捐館惟時不孝年始十七先伯考遺孤心廣年十五心正齒尚未毀且適值滇南告警之始上應供軍百需下有饑寒債負之廹親族關心者咸爲之懼于蕩覆而吾母内督耕織外籌轉輸復於其間毀產抵債課子讀書每午夜挈燈我母與我伯母東西對績必呼不孝兄弟就燈誦讀雖風雪凜冽往往雞鳴未已其一段苦心調劑慘澹經營之況至今念之猶令人淚下難禁也及次年夏不孝補邑庠弟子又次年秋食餼于庠復賴仁天默相農學漸理子婦勤業三四年

間亦仍漸成人家而我母復念不孝學不充成不足自立聞盩厔李二曲先生學極天人之蘊不孝年二十有五乃教之離家就學于二曲繼復念不孝性剛才疎不能入世抑又闇鈍之資兼習制舉恐於正業有妨不孝二十九歲則教之謝去諸生一意績學時時流教不孝曰人生要當頂天立地做成個人可當貴過眼空華吾嘗恐中不明汝[illegible]汝須祇勵德業與古人齊軌令吾無負汝父之託即汝孝也及親族交勸之則曰士各有志吾不忍遏也本其中心但得不孝學稍有就即終身貧賤亦甘心耳故當不孝之

居二曲也歲中不過許之二三定省居數日即促之旋館曰學苟弗成吾恥見汝汝何面目見汝妻孥故舊無徒戀戀膝下爲也言之輒淚下如傾至不孝居二曲者將及十年一切糧糗僕被之費書籍膏火之資則與子婦輩手紡績黜衣物不足輒變易田產毫釐有不恤者一時族黨咸詫以爲異而有識聞之以爲是古賢母令範也於是當事多見旌表而河東康侯（諱如璉）據闔學鄉公舉貞賢之詞具看語申府（其看語另有記錄）府亦核具看詞申道時學憲爲汜水許公（諱孫荃）則具禮幣旌匾飭邑侯臨門懸[illegible]匾學憲武進高

公（諱爾公）亦有禮幣表望之旌至江南陸公（諱德元）至聞之擊節曰昔讀宋史竊羨尹和靖先生母志圖善養以爲識高百世何圖王賢母後先齊芳則具旌匾以善養題堂而特頒清俸爲菽水之資當世士大夫稱賢母者必及之然吾母志期獨遠所重有在也所舉止不孝一子而一毫不以假借即不孝[illegible]就傾以來一言不當意則呵責及之每教不孝曰吾聞學仙者期至于仙學佛者期至于佛學聖賢者安可不期至聖賢處文浮名此小根淺器所馳騖汝宜戒之初不孝之去二曲也吾母詔不孝曰古來學聖賢者皆

如何用功不孝對曰皆以存心盡性爲實履成己成物爲分量吾母則曰汝便須如此學去蘧古人以獨爲 非夫也不孝侍側時間或問弟輩農桑畜牧等事吾母輒正色戒之曰此等事旣有人料理汝可不至饑寒矣瑣瑣計憶得毋亂汝淸心乎汝俗人不可醫也又時或問不孝曰存心盡性之功成己成物之理可信得心否不孝每愧汗浹背囁嚅未敢正對而吾母輒切切責之至教育諸孫則自孩孺不縱其欲始入小學卽督教如成人常怒責不孝曰諸子當爲汝擔閣矣則蚤夜誘之挈燈課誦故不孝次男功季

子勍資亦中下而功年十四畢讀四經勍年十三而誦五經畢雖不孝之教而實吾母督之不令暇逸耳嗚呼此豈尋常女流輩所識耶故二曲先生每對人曰吾不及見古孟母如爾緝母李太君者卽恐昔人未必能過乃特述母教一篇梓之風世士林多傳誦焉當吾母之初歸吾家也我王父母咸在然以新經流寇貧窘殊甚吾母佐先考甘旨之供不令曠鈌竝先考不可得錢則脫簪珥爲易雞脯未幾先王父歿我王母溫孺人年且老矣我母與我伯母先饑問食先寒視衣如此者幾二十年壽八十有一一旦以微

疾終吾母痛毁不勝據禮制茹素絕葷及次年先考臥病吾母禱于天地誓以終身食素祈代夫疾不幸先考覓喪亦遵終身不復食肉親戚或勸之吾母輒泣曰肉非不旨但吾每目此輒心痛傷不能止也近年以來不孝等時時跪懇乃食脯醢然毋言及先王父母輒淚涔涔如雨下但遇時新或遠方珍異之味必令先獻祖龕而後敢食每逢令節朔望則凌晨盥櫛焚香肅叩于祖龕前次令諸婦以序畢叩葢至臨歿之三日前客有饋新笋者家人捧以進則猶曰獻祖否獻畢幸分家人其至性純孝有如此其與我伯

母陳孺人處也我伯母性至和柔終身相得子不啻已子女不啻已女而其當先伯考旣歿之後則看待兩孤猶倍加憐惜不孝時或小有責讓吾母輒止之曰無大過何須太嚴自汝伯父之歿吾與汝伯母艱難百計而後撫以成人吾意憐之且今年亦如許獨不慮傷手足和乎其不會汝意則學識不足也蓋自先伯考見背之後其撫育之慈無不異于不孝至其憐惜之至則不啻視不孝倍之也每侍側時輒謂不孝曰張公九世同居吾甚羨之汝能諳體吾意者吾百年後亦瞑目也嗚呼此豈尋常女流所能識耶至

于侍僕婢則疾必爲之料醫藥冬必爲之理衣衾每値[illegible]寒時則悉戒諸婦兒女輩衣裳且後僕婢衙風冒寒見宜先服　故寒家有一夜中成三四襖者鄉黨共傳爲口語焉生平不輕鞭笞亦絕不許諸孫一言爲詈時節新奇之味獻祖之後必量口分給遇食時其幼子女至前必分給之不異于諸孫昔居北關　日院柰只產一果嶽神畢手切如豆大令之遍嘗其味凡此類也然以其嚴正公平則感恩畏威從無一人敢違逆者以故不孝寒士之家闔門五十口肅雍之範見推遠邇洛泉馮先生嘗謂人曰不謂一

家三代竟自太君一女流開之信可稱千古之盛事母道之儀型矣至山西代州馮荊南（諱雲）河南杞縣張百始（諱開宗）則心服尤至恭諸公尚在閭風之列而二公者與不孝交在莫逆嘗親至寒家備諳其實歷也於親戚宗族則賢者老者爲敬貧窘者倍加禮貌視力所能爲則不惜推食解衣每見不孝有學藝貧之舉則喜動顏色曰此仁人君子用心也吾所心喜於富貴者則平等視之當大荒之日乞者到門知市過食則必令給之食否則必量給錢米家人或有勸其不勝給者吾母輒泫然曰吾不能救之使生而

令其號泣空去則心爲益傷[illegible]以給耳何須多言家人聾[illegible]有匪者務復[illegible]水灌溉奉以居鄉則黨中貧家婦及乞丐之及門者靡不領義無窮毋教不孝曰吾年如許見富貴者視骨肉鄉里饑寒如罔聞不數十年爲不肖子孫蕩盡何如周急賑貧使此心一快耶且世未見有家因周賑貧寒敗者只有逆天害理治生無度而敗耳他日倘有餘力宜力此行也至于聞人之善則稱道之不置見鄉曲薄惡之行則舉以戒家人而其聞行事厚薄之概即懸斷將來家道之興衰往往驗之不爽也嗚呼

此又豈尋常女流所能識耶十餘年來遠方寒士間有至者則加意供之食飲曰自節可儉于寒士則不可其仁慈之性得于天者又如此生平稟氣至厚雖飲食不多而其精力之清剛堅強則自倍常人自少壯時每遇吉凶筵會事則往往前夜不眠及既老之年即大暑中夜裏亦必擎燈入堂春秋猶然則不孝輩羣侍兩側道說古今美善事或語治家教子孫之法必及二鼓冬月則十九至于三鼓雖子婦輩有精力者皆困憊不勝而吾母精神愈健也故當八十之年耳聰目明神志清肅不異少壯惟齒間脫于前耳

丙戌春海寧陳實齋先生（諱詵）巡撫黔南見召不孝至黔益先生欲以禮樂道德之化移黔人椎魯之俗以上報國家將即陽明書院延禮師儒以倡明道德經濟實學故選採虛聲卤及吾母力促之行曰生平所學須就當世名賢一番印證且來意不可虛吾年雖老自量精力未衰也汝其應之不孝以黔南萬里非七八越月不能往還辭未敢就又次年戊子閩大中丞儀封張孝先先生（諱伯行）復召不孝入閩欲以商證學術吾母復促之行曰知己當世何必無當向錯過大賢可惜耳不孝以閩中不近于黔南母齒益加

于舊歲亦謝不往吾母雖不力强然察其意未慊然也及己丑春實齋先生移撫湖廣秦楚接壤常程二旬可至緊程即十二三四日可達通山令金侯復累書致先生意不孝皆未敢輕許及先生書來並欲特具軟輿兼邀老母觀覽楚中山水冀圖不孝[illegible]爲人任之計吾母以中丞雅意如此不可復孤兼聞書院生徒規模之盛爲數十年未有亦可以印證所學必令之許諾不孝遂許以五十日往返十二月十九日不孝遂隨來使束裝約以來春二月廿五抵家蓋是日爲吾母設帨之辰也臨行囑不孝曰無或愆期素操中

丞大賢楚中文物之鄉得同志即所獲多也吾於二月廿五倚門望汝矣不孝至楚則黃安石頭張先生（諱希良）爲中丞先生禮聘主書院文衡聞不孝將以吾母壽辰返子舍則謂書院肄業靖君（諱道談）劉君（諱國泰）吳君（諱自愉）輩[illegible]曰太君義方之訓可型百世吾儕史氏也義宜有言以闡芳規垂世教則裝冊書言率諸君子遥望而祝其略以爲程朱二太翁讀書明理以大成望其子猶且艷傳千古太君女流而能始責成其子者必準古喆爲依歸則又比二太翁爲異矣至中丞先生迺母教之效則以爲道德之教可通于

天下後世公其之心而立之極而是時長洲汪武曹太史亦適以事過武昌其慶祝之序則謂昌黎韓子有唐一代大儒而所以餌其幼子者猶不忘富貴利達之私太君識力超越如是則謂賢于韓子可也此外諸憲多有祝賀之章不孝滿擬歸而製錦書言衆諸賢之賜以博吾母之一歡不謂不孝以二月廿五歸而吾母疾竟作也然以其精神未甚衰乖每日中聞不孝叙述楚中情事則輒曰此行可不至貽羞矣其神志之清明依然也故即臨終之十日前不孝凝心不惟尚冀醫藥得宜可望速痊並有遐齡難量之

想鳴呼孰謂至三月二十八日而疾漸劇至四月初三而竟棄人間養也鳴呼傷哉歿之日殊有異徵鄉黨多知之不孝以神異事涉杳茫不敢見之紙筆焉其日柏節氷心即泗水許公之旌閭也其日程母同芳即武進高公之旌扁也其曰孟母同芳則憲副上海程公諱兆麟之旌匾也其曰志砥和熊則福建陳公諱鴻漢之旌匾也其日德表義方則邑君金侯諱延襄之旌匾風高尹母則學博朱公諱錫元白公諱元氣之旌匾至若節凜柏舟諸匾則鄉黨合贈不一而足云卒為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初三日巳時距生崇禎庚午

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春秋八十有二子一即不孝娶生員惟野魏公女女一適生員溫芬孫奎卒孫二長[illegible]諸生次功諸生[illegible]以犯族諱更今名次劭諸生曾孫二師[illegible]師仁係功出曾孫女二[illegible]出也今擬與先考合葬脊鴒原先塋哀祈大人先生俯鑒幽懿錫之琬琰使死者實有不泯即二代之直道猶存不特不孝孤世世感德即其與風教有關亦匪世儔鈍之弘仁也不孝等曷任悲迫哀懇之至

母教 附

二曲李顒撰

賢哉鄠邑王母李夫人之教子世之鬚眉丈夫號稱善教者有所弗若也世之善教者不過教以舉業期以科第以圖富貴利達已耳乃夫人之教其子王生心敬也則異是蓋自心敬能食能言即教之以正一言一動弗納于邪務令內謹心術外謹行儀心敬凜遵母教從幼不羣年未弱冠游庠文名籍甚邑人嘖嘖歎羨咸稱夫人為有子莫不起敬起仰期以巍科夫人則謂人生要當以聖賢為期科第固所藉以進身德業尤所本以立身苟德業不足即幸掇巍

科躋膴仕非所願也於是過[illegible]以為子於聖賢之道似粗有所聞遣心敬[illegible]膝下俾從子學其內外親眷及邑之素愛心敬者恐於舉業有妨交諷互阻譬引百端夫人持意彌堅終不為移脫簪珥以資繼晷心敬每歸覲省隨促之旋館戒曰德業弗成學弗底于聖賢吾耻見汝汝亦何顏見汝[illegible]及邑之故舊耶念之念之毋忝爾所生諄導諄至悉出世俗恒情之外既而以從事場屋終分精力遂命棄諸生俾一意斯道昔范孟博母李其子與李杜齊名不計其他蘇長公方十歲即願為滂其太夫人即願

爲滂母彼沾沾一節論者猶稱爲千載艷聞況夫人以宇宙完人望其子尤爲空谷足音絶無而僅有行且與孟母媲芳滂母云乎哉余竊以爲異而夥之謂正人因爲余備述夫人平居事親之孝治家之嚴德貞操爲一方儀表余益竦然神肅歎未嘗有懲心敬功寄存省知行並進殷殷以不負母教不孤母望是勉可謂有是母乃有是子矣乎故喜而記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四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隨處體認天理解

體認天理之說始于宋明道程先生有明湛甘泉先生則單提立宗而增以隨處二字其爲聖學之眞脉固無可議矣獨是言體認天理于程子之時易言體認天理于今之時難蓋昔也異端與聖道分今也異端與聖道合與聖道分者邪不能亂正原其理而已

明合則佛老之說既已亂天理之本原而支離之說又以淆天理之形似夫天理本體也隨處體認工夫也工夫之必歸于本體猶射之必歸于的爲室之必本于基也後世之學所以多不得其眞者由于不知眞本體因而無眞工夫耳故既須原其理又必辨其眞而後體認可言也何謂原其理天理者吾人本來明明不自昧之良心以其稟于有生之初不俟人爲故曰天以其見親自知孝見兄自知敬見孺子入井自知怵惕惻隱見嘑蹴之食自知羞惡以至是知爲是非知爲非當辭而辭當讓而讓皆有自然之條理

故曰理也體認者體之日用隱微之間察之念慮之萌之際不善必知知不復行易之不遠復者此也大學之明德慎獨者此也中庸之戒慎恐懼明善誠身者此也孟子之求放心立大本程朱之居敬窮理者此也蓋吾心天理人欲之界卽吾身人禽生死之關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直須從此一點不自昧處時時省察處處克治使心可對天日行不愧屋漏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乃爲不愧生理克配三才不惟不可以空言承當亦且不容以意氣湊泊也何爲辨其眞天理一也何有眞僞顧自佛老外人倫事物而徒以

虛靈言理其於天理之體似矣而遺其用世儒遺天命帝則之原而僅以典要器數言理其於天理之用似矣而遺其體夫天理者固天之所以賦我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而遺其一以爲言是何異于楊墨之偏仁偏義哉以是言體認徒成其爲偏仁偏義而已又有調停兩可之說者曰德固當明民又當新德性固當尊問學更當道似于天理之體用工夫合矣而不知明德新民體用本末原一貫也又之爲言是又裂而二之矣而不知夫德性問學工夫本體本一致也更之爲言是又分而兩之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故天理一而已體認一而已而二之而兩之是又何異于子莫之執中舉一而廢百哉以是而言體認徒成其爲子莫之執中而已故今之時非眞有孔孟程周之志以實踐乎孔孟程周之學者恐未易以虛見虛論窮其源而悉其流也雖然猶有進焉辨天理之疑似淑身而明道者此草莽儒生之事也揭天理之正中以行道淑世而救正人心砥礪世教者此大人君子表帥斯民者幼學壯行之實務堯舜君民之實事也故儒生而眞能隨處體認天理則爲孔孟周程之徒大臣而眞能隨處體認天理則爲

皐夔稷契之侶孔孟周程生未之能也而願學焉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能不爲執事望之哉

又

古無體認天理之說倡之自宋明道程先生始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已體認出來而有明湛甘泉先生則益之隨處二字以爲學宗蓋人之生也莫不具有健順五常之德而物則無之以其未雜乎人而言故曰天以其未雜乎欲而言故曰理是天理者生人之命脈而人之自別于禽獸者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以此耳故學以體認

天理爲晝人合天之要道而千古聖賢皆本此爲提
宗立教淵源也自漢以來聖學熄而異端猖佛老遺
棄人倫事物之常以是爲全性命其弊也蹈空而無
用世儒外索于刑名度數之末以是爲遵聖法其弊
也語器而遺道而千古聖人晝人合天一脈之宗傳
湮矣夫體認天理之旨不明無論遺棄事物非吾儒
經常　大道縱循途守轍法言矩行亦終不免淪于
行不著習不察日用不知之凡民故程湛二先生
揭隨處體認天理之說所以消異端之虛寂而歸之
中正平實返世儒之支離而約之性命精微也是故

就天理而言其理則論語之仁大學之明德中庸之
誠孟子之性善皆其理就體認而言其功則博學審
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其功以言其隨處體認之地則
一切動靜久暫常變順逆皆其地以言其能體認不
能體認之人則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背此
者爲愚爲不肖爲小人甚者爲禽獸此隨處體認天
理二先生真示人以離禽歸人超凡入聖之實功也學
者必身體而力行之無動無靜無久無暫無常變順
逆務令此心時時清明時時靜定則庶幾乎不背天
理真能體認而不負二先生提宗立教之旨不然不

特狥人欲逆天理爲聖賢良訓即以口舌辨晰于訓
詁之間意見摸擬于情識之內以是號曰隨處體認
天理恐程湛二先生之意荒矣

又

君子之學全乎人之所以爲人者耳人物之同生于
天也人全得氣之清純而物得其偏濁天理者即天
獨厚于人而鍾之以別于萬物者也人苟非實全此
獨厚之體則將自同于萬物以負天地鍾靈之心而
無以自成其爲人故古之聖賢知人之所以異于物
者惟此清純而懼其或流于偏濁也諄諄然揭晝人

合天之學用訓于天下後世其在虞書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即天理之精純
人心即人欲之偏濁精一執中即所謂隨處體認天
理之實義特其言異耳自是而後三王以及周孔雖
所言所行不能一致而總之無非本此爲明行道孔
孟沒而微言絕漢儒泥于訓詁晉魏隋唐又復雜佛
老而汨詞章晝人合天之宗傳于是乎墜地無餘
天相斯文于宋篤生濂溪周子乃特倡無極太極主
靜無欲之旨以續一中之心傳迨二程兄弟受學樂
之旨于濂溪旣已剖疏其本原而返求諸六經復有

以擴大其支流其曰識仁定性主靜窮理皆足與前聖相發而至于明道體認天理一語則又括聖學之統宗而一言蔽之至是而精一執中之旨再揭日月于中天矣故有明甘泉湛子單提立宗而復增隨處二字以客其功焉嗚呼先聖後賢闡發之旨詳且明矣救世之心懇且切矣生卽有解不過言前人之餘唾耳今惟是念先儒懇切爲人之衷如是之殷且人旣得其清純尤不可自暴自棄以下同于庶物也特原前人提宗之大旨以爲解焉

太極圖說會意解

中正仁義人之極也人生必人極立而後無愧于立人之道故立極者立人之道也然必主靜無欲以立夫中正仁義使之定而後可無愧于立人之道何也人心全體太極也然是太極也易曰有而周子則曰無極而太極者易蓋謂易原有是太極以爲生生主宰而周子則謂是太極[圖]無方體無聲臭無極而太極也執于有則非太極矣有太極卽有動靜而太極之動卽陽之生而可以變而生物者也然玅用無息而常

體不易則動而未嘗不靜也是乃所謂動極而靜爾太極之靜卽陰之生而可以合而成物者也然常體不易而妙用不息則靜而未嘗不動也是乃所謂靜極復動爾靜極而動是靜爲動根也動極復靜是動爲靜根也動靜無端而陰陽無始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然惟其分陰陽也而兩儀於是乎立又惟其陽變陰合也而五行于是乎生至于五氣布而四時成陰陽自然之功用于是[illegible]不可窮卽太極之[illegible]用乎是乎不可窮矣由是以推凡陰陽之成象以生[illegible]天地之德而太極爲之德也陰陽之聚精以[illegible]

日月之明而太極爲之明也陰陽之逓嬗以序四時者五氣之順布而太極爲之序也至天地之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代明四時之所以錯行而伸而爲神歸而爲鬼者其吉凶之不爽又何莫非太極之吉凶乎夫是故五行雖殊其性而其實一陰陽也陰陽雖異其氣而其實一太極也而太極者實無聲臭方體之可執本無極也且夫五殊二實若錯然也而其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凝成者則人也萬物特交感于二氣五行生生變化于無窮而感化混駁之氣不能無交乘焉此人之所以爲秀而靈也故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性雖感物而動而本體之靜自若也聖人知夫欲動情勝則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去禽獸不遠也於是乎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焉蓋中正仁義吾太極自然之體段自具之條理主靜所以還吾太極之體而妙吾太極之用以立極也人極立而聖人渾然一太極矣渾然一太極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尚能違乎是則中正仁義眞立極之吉道主靜無欲又中正仁義之要領也君子雖未至于聖人之自然立極而勉而修之擇善

而知之必極其明固執而行之必極其篤致知力行無一不趨乎中正仁義之途焉凶悔吝從何致乎此吉之所由來耳小人同秉此太極之體而悖而棄之終身皆欲動情勝之日滿腔盡利害相攻之私所存所發無一不與中正仁義相反焉吉何從至乎此凶之所從致耳夫吉凶之分人禽之分也乃人禽之分只關于中正仁義之修悖將易之所謂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者卽是義也且中正仁義之修悖卽人禽之攸分是中正仁義乃人之所以存順歿寧之道也存順則善生之理而

人之所當原始而知者歿寧則善死之理而人之所當要終而知者易之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又卽是義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語其要領則太極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而卽爲生人修吉悖凶善生善死之本原是三才統貫于太極也寧獨其生數可以衍卦示象。爲萬世定吉凶生人業也耶故立人之道以修吉者莫要于主靜立極以完此太極同體之性也

太極圖說大旨解

太極圖說蓋周子讀易而有見于太極爲萬化生生之本故特立圖著說指出立極之處以示人蓋輔易而作爲勸戒之書也何言乎示勸也謂人得太極之眞以成性所以於天地之生爲最靈若能法聖人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功則吉從之而上之且可望于聖人之聖神功化其宜勉何如也何言乎示戒也凡人與聖人君子同得天地之眞以成性一悖主靜立極之道而不能修不惟聖人之聖神功化不敢望而凶卽從之至與禽獸相去不遠其宜懲何如也何言乎輔易而作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定大業推其自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聖人所爲借陰陽消長之吉凶教人以趨吉避凶也太極圖說則周子深見得人心原具太極若能法聖人之主靜立極而修之則吉不能則悖之而凶吉凶之分近取諸身而卽是又無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也是則易之取義教人從太極所生之數卽觀玩以審吉凶所謂神道設教也太極圖說之取義教人從太極所生而人得以爲性之理卽修悖審吉凶所謂切身指點也有神道設教而人庶幾知懼于

進退行止卽當身指點而人庶幾知惕于彞倫日用總之無非卽太極之義蘊推索之以訓世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然又不是取易中太極之義別撰一種道理以示異其實無非衍易之義發明出原委也如易只言繼善成性而圖說必自太極無極而細推至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易或言乾乾言敬義言艮背亦無非主靜之旨然未嘗着定此旨而圖說則一言括之以主靜無欲雖爲說若異而其理則同非如釋氏坐禪入定之說也要之圖說之自無極太極以至于太極本無極一段則卽推明易繫太極生兩儀之義而層層剝出脈絡斑耳雖無極之說爲易之未言而其實只以明太極之體段如是非於易之太極有加也圖說之自無極而至二氣五行以至于人得其秀一段則卽推易繫一陰一陽繼善成性之旨細細洗發出所以繼之成之之由究之不越繼善成性之旨也至主靜立極之旨雖易之所未言然主靜者卽主之仁義之中而中正者非外仁義而別有一理故易言仁義而中正自在其中圖言立極之道而立人之道不外于是主靜特推出樞要耳又易是教人生生之道故順而體之者利用乾惕太極圖說

是教人還生之道故逆而返之者利用主靜則亦言各有當耳至聖人與天地合德以至原始要終則又援引易說爲證據以結果全吉更無他意仔細看來太極圖說又不惟是輔易而作直是與易互相發明以示勸戒也

西銘解

西銘一篇是橫渠先生吃緊爲人說法處蓋世之甘心作小人者以自私爲心一身之外分形別軀以自恣爲心一心之內肆欲妄行只從他一個區區之身起見通不知天地生成所以責備之義爲何等局量何等事理是以天地萬物合一之全身而獨甘心與物類同歸也故橫渠先生爲之發清夜之鐘開其迷瀆其覺使之自識本來體段充滿人量耳其曰乾父坤母以至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者謂人莫以吾身藐然與天地不涉也天地生吾身吾身卽全備天地之

理氣以生何等關切顧可不盡吾事之之道耶其曰民胞物與以至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謂莫以吾兄弟爲兄弟吾妻子爲妻子而兄弟妻子之外與我無關可不敬不親也蓋爲孝子者必忠君順上仁民愛物然後爲能體父母之心矧事乾坤大父母則於一切並生並育之人物安得不仰體乾坤生成之心而忠之順之仁之愛之也其曰于時保之以至存吾順事殁吾寧者則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當體天地並生並育之意而推以及人及物所謂父母之所愛亦愛也此下則體天地生我之心而

反身自脩務求所以生順死安之實所謂守身爲事
親之[illegible][illegible]盡事親者溫凊定省爲小節服勞奉養屬
末事[illegible]必以及人廣孝之量以脩身盡孝之實而脩
身必至於聖人之踐形盡性生順死安然後孝之之
道於是乎終也事乾坤大父母者何以異是故遂歷
推事天之實曰乾坤生成其付托我者如此其大責
備我者如此其厚事之之道豈可以儀文疏節一行
小善塞乃責乎必實盡所以事天之道

乃稱踐形惟肖無負　父乾母坤而以天地之塞
爲體天地之帥爲性者歟自非然者無論自私自恣

得罪天地辜負生成即區區言信行果謹聞動衆亦
終不免流於硜硜小人之歸蓋其於踐形惟肖之道
未盡其分未滿其量將本來鍾靈大人之身而自限
於藐然其亦何足有無於乾坤即乾坤亦何賴有此
子哉吾輩之生成於乾坤大父母者宜共知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仝校

同學諸子參閱

博約說

或問如何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便可弗畔于道王子
曰文是道之散著綱條如朱子所謂聖賢之成法事
理之當然者是也博學是精而擇之無一不詳究参
會到分明的當處則既有以明[illegible]之散著[illegible]禮是道
之精微矩矱如論語所謂復禮之禮是也約之以禮

是將所博者反上身來躬行而實踐之然又非徇迹
倣像襲而取也即其所遵而行者一一皆準以自
然之矩矱而不以一毫苟且私意與其間是又有以
踐道之精微矣如此則于道之綱條明之極其盡于
道之精微由之極其當又安有與道相畔者然却要
知所博者即其所待以約而非于行之外求知所約
者即其所博而非于知之外求行故文不可以泛言
是以雖博而有要約不可以迹求是以雖約而能貫
是則博文約禮二帝之精一三王之執中孔門之格
致誠正修齊平治胥此一脉相與印合善學者誠能

探本窮源窺見從上聖賢這一脉眞諦不惟異學虛無寂滅之宗可一劻而破卽吾儒支離湊泊之弊亦可一照而明其于道也尚何畔之有或曰先儒先博後約之說亦有當乎王子曰先博後約者語其序不得不如此爲言耳然却要善會其意若必待博盡而後約則一生博不盡卽一生無約之日矣大抵古人之學不似後人之徒尚口耳知一件卽行一件原是隨博隨約不容等待之事故所知卽是行而所行無非知朱子謂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者亦此意也然亦

有講明于前而尚須待時而行者卽謂之先博後約也亦無不可但不可認就全是博後方約使聖賢知行合一博約一貫之宗落後儒之階級等待坐裂學脉耳

太極圖說西銘相表裏說

昔人謂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推有宋四大篇文字爲此論者其識高矣而余則妄謂爲圖說西銘尤於斯道綱維爲重而其理亦自相表裏者也何以言之太極圖闡三才之奧西銘明事天之功斯道之統宗也然西銘之乾父坤母卽圖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意可推蓋男女成於乾坤則乾坤之爲父母也何疑天地之塞吾其體卽圖說二五妙合二氣交感意可推蓋乾陽坤陰天地惟此氣塞乎兩間而人資之以成體則天地之氣爲吾塞

也何疑天地之帥吾其性卽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意可推蓋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爲乾坤之主宰而人得其靈秀則天地之帥爲吾性也何疑至民吾同胞既可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意推而物吾與亦可卽二氣交感萬物化生之意推蓋民與吾同生於乾坤大父母則爲吾同胞也何疑物與吾並感生於二氣之內則爲吾與也何疑由是明乎民與吾同成於乾坤則與吾同生於天地而代天地統攝吾者大君也非吾父母宗子而何主於輔大君辦其職以理宗子之事者大臣也非吾宗子家相而何天下之高年卽

吾長也尊之卽長吾長也何疑天下之孤弱卽吾幼
也慈之卽幼吾幼也何疑若夫圖說之所謂聖人與
天地合德非與西銘之聖其合德相發明乎蓋非圖
說之仁義中正主靜立極無由知西銘之何以聖合
德也圖說之所謂君子修之吉非與西銘之賢其秀
相發明乎蓋非圖說之中正仁義而吉無由知賢之
何以爲秀也其他如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顚連而無告又卽同胞之義推之可明也然要之
通以同成乾坤之義自當知民物皆吾一體初非泛
言並包流於兼愛也至於時保以下西銘皆以推人

當體乾父坤母之義以明孝事天地之旨而要之卽
圖說之人得其秀而靈便當效聖人之中正仁義主
靜立極以盡修吉之道而實不外圖說之主靜無欲
爲根柢也所以然者孝事父母者匪區區儀文可以
塞責孝事天地豈區區崇奉儀文可塞責乎故亦必
實下主靜無欲之功一切處不負乾坤生成之意一
如孝子不負父母生成之道庶幾與天地合德踐形
惟肖而不至爲乾坤害仁濟惡之子耳但圖說綱明
三才之道故言立極之道畧而只以中正仁義主靜
立極括之西銘獨推盡人之道故言事天地之道詳

而歷歷推繼志述事等項以明之而要之西銘工夫
之詳皆主靜之條理而圖說工夫雖畧實西銘工夫
之要領蓋人非主靜無欲必不能盡畏天自保之實
功樂天不憂之實分必且狥人欲不循天理違而悖
德矣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賊而害仁矣長惡不悛世
濟其凶而不材貽恨矣又何能盡人之性充人之形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哉一主靜而無欲則心既誠矣
將目非是無與見也耳非是無與聞也心非是無與
思也故知之必極其明知化而如孝子之善繼其志
也窮神而如孝子之善述其事也行之必求其實不

愧屋漏而如孝子之無忝所生也存心養性而如孝
子之匪懈夙夜也且無欲自遏欲始眞能主靜無欲
焉得不惡旨酒而如孝子之顧養無欲必萬物一體
眞能主靜無欲焉得不育英才而如孝子之錫類天
心不順者事天不純也事天不純者多欲爲累也主
靜無欲則必不弛勞也安得不收孝子天心底豫之
功乎夭壽貳心者修身之道不誠也修身不誠者多
欲撓心也主靜無欲則夭壽不貳矣安在非孝子無
逃待烹之恭乎且人惟主靜無欲也則全而生之者
斯全而歸之勇於盡性者斯順受其命必且知富貴

福澤於我無加乃天之大奉乎我使我之爲善輕也而如孝子之富貴不驕知貧賤憂戚於我無損正天之成就乎我而使我之爲善篤也而如孝子之貧賤不憂夫如是也存則不違天地生我之意歿則無愧天地生我之理不亦乾坤之肖子乎生於乾坤而不愧乾坤之肖子其爲如孝子之朝聞夕死得正而斃也復何疑哉是則有西銘事天之實功然後圖說主靜立極之條理始實有圖說主靜無欲之真容而後西銘孝事天地之工夫始真主靜無欲不惟爲圖說要領正是西銘要領圖說西銘不惟並行不悖蓋實

相表裏也

太極皇極相爲體用說

或問曰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一無一有不相悖乎王子曰太極圖說是論太極之實理洪範皇極是言皇極之功用言實理則萬物之所肖而生者本無聲臭本無方體有之而即非太極之本體也故曰太極本無極言功用則萬物之所象而肖者合有倫要合有條理無之而即非皇極之大用也故曰皇建其有極非全乎太極之體無以立皇極之體非建乎皇極之用無以達太極之用太極皇極相爲體用一有一無相爲表裏不惟並行

而不相悖亦且一體而相爲用也然體立而後用可行則所謂有天德者自有王道也故皇極之斂福錫民不外中正仁義而中正仁義實籌劃乎主靜無欲則雖謂太極圖說爲洪範皇極之源淵可矣

主靜立極說

人由二氣五行生實由太極生也而人得其秀而最
人之性其全體太極乎是故吾之耳非無自而聽也
吾太極之聰所從寄也吾之目非無自而視也吾太
極之明所從寓也吾之手非無自而持吾之足非無
自而行吾太極之恭與重所從寓也吾之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也仁即吾太極之全理故當惻隱焉
雖欲不惻隱而不可得也義即吾太極截然之裁制
故當羞惡焉雖欲不羞惡而不可得也禮即吾太極
秩然之節度智即吾太極炯然之明察故當辭讓當

是非焉雖欲不辭讓是非而不可得也推之而民與
吾同得於(太極之二五)妙合雖欲不視爲同胞而不可得
也物與吾並育於太極之二五而變化生生於無窮雖
欲不吾與而不得也更推之而天地之德太極爲之
德而即吾德也日月之明太極爲之明而即吾明也
四時之序鬼神之吉凶太極爲之序與吉凶而即吾
序與吉凶也夫是故吾身藐然乎而吾性之全體即
太極之全體吾性之妙用即太極之妙用也故吾而
視必明聽必聰手必恭足必重焉乃所以還吾太極
之本聰本明本恭本重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

極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聰明恭重
之悉還其天則歟當惻隱則惻隱一惻隱無不惻隱
當羞惡則羞惡一羞惡無不羞惡當辭讓是非即辭
讓是非一辭讓是非無不辭讓是非乃足還吾太極
之本仁本義本禮本智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
極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立極而何以能仁義禮智
之根心而生色歟當盡人性即盡人性一盡而無有
不盡當盡物性即盡物性一盡而無有不盡欲立即
立欲達即達也方長不折胎卵不毁也是乃還吾太
極變化生成之用以立人極不然者負吾太極生成

之用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仁民愛
物之推暨不匱歟德必與天地合明必與日月合序
必與四時合吉凶必與鬼神合乃足還吾太極之德
與明序與吉凶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極之分
量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之合同歟所以然者太極本無極太極之
所以貞靜也惟其貞靜故二氣五行雖萬變而貞靜
者自若也生而靜者天地之性也故必主靜無欲而
後吾之百體五常協吾性之天則盛德大業滿吾性
之本量也是則立極之道全吾本來太極之全體大

用而已全吾本來之全體大用主靜無欲而已嗚呼
吾性全體太極性之量亦何大也而要歸於主靜無
欲無欲乃人性之本体豈人之所不可企及者哉

小孤山說

沿長江而下歷吳楚之間山之峙立江心者非
一而其最著稱者則楚中之大孤　江寧之鳳凰
維揚之金焦　與此地之小孤山夫江流之波濤
震撼崩崖墜石者亘古于茲而此諸山之屹立不移
者亦亘古　弗變儼若獨具　貞操勁骨以爲之砥
柱乎狂瀾嗚呼世人每言自立難又謂自立之久而
不變愈爲難亦特難于操不貞骨不勁耳果其挺特
立之志而持弗變之節雖叔季而砥柱中流如小孤
諸山可矣小子勉之予且勉策末路以收敦艮之吉
也

二

九江東接安慶是爲江介要領而彭澤之在九江則
邊江而北臨宿豫自司馬氏徙都金陵宋齊梁陳因
之安慶九江控扼上流益爲京師藩蔽故彭澤邊江
之邑遂稱衝途然以六朝之變易無常其間守土之
臣浮沉時代與國勢爲消息者大抵可想而知也獨
陶元亮曾令是邑厥後以恥事二姓特立不變之大
節于晋宋代易之際庶幾乎中流之砥柱焉乃江由
鄂黄而下越七八百里波濤洶湧無堅不摧而此小

孤山者特峙于彭澤之江至與三吳之金焦鳳凰楚江之大孤並雄是豈元亮之高節獨兆于茲山之鍾靈耶又豈茲山之勁特獨爲元亮先立之符契耶地之靈者人必傑人之傑者地益靈其信然耶其不然耶要之以六朝之脫屣視君臣而有特立之元亮以孤山之眇爾介石而能砥柱乎江流人傑而可爲先型地靈而易于誕秀則守是土與生是邑者是所宜奮然起卓然立矣不然竊恐先民笑人山靈笑人也

三

亭爲彭澤孤山說示兒功功曰大孤山兒未覩也金

焦鳳凰則巍然巨山樓閣亭臺之壯麗翠竹芳樹之蔚蓊黃冠緇流踞奇占勝而泰禪坐圜者且以百十數小孤山眇爾拳石耳天下何少于拳石而重之貴之者予曰小子知人乎世皆知人之爲貴矣誠問人之可貴者以其麗然大乎抑以其志正行卓耶以其綮然儲觀美乎抑以其獨行爾不惑不懼耶以多儀文取悅時人耳目乎抑以其中立不倚足砥風而維俗耶惟山亦然連峯亘山者無處蔑有紺殿雜閣者無處蔑有佛宮仙觀梵誦而靜練者亦無處蔑有然皆麗然大類耳綮然儲觀美類耳多儀文取悅時俗人耳目類耳人之可貴者固在砥風維俗山之可貴者固在砥柱中流也彭澤之孤山非大孤鳳凰金焦比而其爲中流砥柱則猶之乎大孤鳳凰金焦也曾何擇于大小哉且惟其至小也而能砥柱中流乃益奇耳此歷代史之所以特錄微臣致命義僕乳孤餓婦抗節不辱而孔子亦重有取于匹夫之不可奪志也小子讀古之書識古之道矣奚惑焉

四

孤山耻然矜礻不能當靈巖虎丘之一峯何況視太華中條之崒律終南之萬峯極天曾足比數耶而宇

宙之推奇觀稱勁節比量孤忠奇孝特操異節者則不特不于靈巖虎丘亦且不及太行中條與夫萬峯極天之終南而必曰鳳凰金焦曰大小孤山而孤山之名且與金焦鳳凰並垂不朽嗚呼自有宇宙以來不知幾千萬世其間之王侯將相及卿士大夫亦云衆矣當其乘高據位氣勢巍奕未嘗不驚一時耳目究之德義無聞黯然與雲烟俱泯而忠臣義士節婦孝子雖匹夫匹婦越百世而赫赫然爲人艷美稱道之不能休俱可作是觀也夫

五

孤山無太行之高大無中條之綿亘無終南之奇嶭寶藏雄峻嵯峨而獨以砥柱中流爲正人君子稱說比擬者百世而不能易將毋可貴者不獨在高大綿亘與夫奇產寶藏雄峻嵯峨而特重貞搽勁骨乎嗟呼人世之大官高爵與夫長命富貴厚藏多蓄是有命焉不可強致至若砥節勵搽奮匹夫之一念而沛然莫禦士君子讀書懷古欲流芳百世者可不知所視傚也耶

六

孤山視金山之雅麗焦山之幽秀鳳凰之雄倩十伯

讓之而名且與金焦鳳凰等論勁節者不敢軒輊焉豈非特取其自立之卓絶耶嗚呼人生立身之本末輕重從可知矣彼士大夫乘高據要忘其自立之大節而或以博聞多見詞章技能輒自滿足輒自雄張者是猶忘金焦鳳凰之所以可貴而偏致羨于其雅麗幽秀雄倩也寒窓下士里巷小生徒望他人之乘高據要與夫聞見詞章技能自慚自沮而反于可自奮者怠焉弛焉而莫之念是猶徒羨金焦鳳凰之雅麗幽秀雄倩而反忘其所以可貴也在彼固爲不知類在此亦豈知輕重本末哉

凝庵說

凝庵二曲夫子爲希哲單子題也庚午冬單子自平凉負笈而東謁我夫子又三年單子復來以自題惕庵相質而夫子爲易之以凝單子乃詣余而問其說曰惕有敬之之意凝有靜之之義名雖異而旨則同是故周子之學主於靜程朱之學則主於敬也今夫子於好問之惕而易以凝也何居王子逡巡而辭曰是非固陋所能知也無已則臆爲之說可乎人之生也氣質有高明沉潛之異故其變而化之也有剛克柔克之殊學者之學也不無習俗習氣之偏故君子

之立教也必爲補偏救弊之論惕之義主於敬顧敬一也知道者以爲收斂身心之實功而聰明用事者或凡憧憧於窮通得喪之私動心於毁譽利害之見將不免認勝心爲兢業戞惶爲乾惕其始也依傍名義其究也終歸私已以至於有所恐懼憂患而心終不得其正者多矣凝則昔也鬬而今也翕昔也躁而今也靜昔也皺聰明逞意氣而今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渾渾乎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穆穆乎忘乎境而並忘乎我也物且不知而況利害毁譽乎我且並忘而況窮通得喪乎靜斯明明斯通通自公且溥明

通公溥而聖可幾矣夫子之易傷以凝也庶幾古人
歛華就寔返本歸原之學不外是乎希哲反而思之
其然乎其不然乎他日相見其幸有以復我也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贊

忠孝廉節贊 有序

辛卯春武昌左衛守府幾巖逵子將以忠孝廉節求余贊而刻之石忠則殷比干剖心强諫孝則唐狄梁公白雲望母廉則漢楊四知却金慕夜節則蘇子卿完節歸漢噫嘻此四事者古今世教之綱維此四公者亦誠古今人物之儀型也繪圖而傳布之自于風勸有關乎顧余則謂立千古之模範者必準乎宇宙之經常忠如比干烈莫尚矣然終莫救殷祚之亡保身全軀者將毋借口歟人臣以不私其身而成人國事保人幼孤爲正以身殉諫特不幸而出此耳忠當不盡于此乃爲易以諸葛忠武藎其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而卒之君得吾力以濟屯孤得吾托以保境庶幾所謂靖共爾位者爲人大臣而皆知此國家

乃賴有斯臣乎梁公反周為唐功在社稷其
白雲望母一念藹乎孺慕之誠逈異乎違父
母之養而曾不動念者信乎其大忠之根于
至孝也然如其事者遠離親側觸目興懷稍
有人心者同之苟即此準孝將淡之長遊異
域者皆得借口曰人子但有念親之意斯云
孝矣何必拘拘于承歡左右乎是率人子不
難輕去其親也且親恩罔極報稱無事惟有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吾父母庶少酬親
恩萬一耳何有乎一念之慕謂足當之克稱

耶故易狄公而更以亞聖孟子盖其以孤子
而卒成大儒使其母生榮而沒享令名于萬
世庶幾于人子報親之分稍無憾而孝子之
道于此終乎若夫廉節則如四知之却金暮
夜子卿之完節歸漢三代而下未有或之先
者故仍其舊焉嗚呼成我者君生我者親為
我身耳目口鼻五常萬善使我參天地配三
才者身入生必如數君子者乃能上不負君
親下不負吾身此從公今日刻石而欲觀者
感發興起之本意也苟徒曰作一段好故事

看過漫無感發則效之意或親之在[illegible]而後
退托于力之不足甘心讓善于前人而不耻
則負吾君負吾親負吾萬古不再之身而從
子刊布之意亦俱與之湮矣

忠贊　諸葛忠武鞠躬盡瘁

懷管樂之志抱膝吟乎隆中結魚水之歡漢業續于
既終無寸土兮成三分託六尺而矢鞠躬位兼將相
也桑田之産不加力竭征伐也討賊之志愈雄千載
後遥想其出處之正報主之誠殉國忘身之忠殆與
商之伊尹先後一揆而豈僅三代以下區區隨世功
名之士可得而同

孝贊　孟夫子顯親揚名

匪天地不覆載匪父母不生成匪大君教養曷頼匪
良師學術曷明故宇宙四大之義斯人胥無所逃于
天地而宇宙四大之恩生人[illegible]上報而稱情嗟惟
孟母母道兼父師之型備哉[illegible]而世之名
子以母賢母以子榮如此人者始無[illegible]之義
而少慰乎吾親劬勞之誠匪是縱日奉以三牲五鼎
之養小孝硜硜而已

廉贊　楊四知却金暮夜

丈夫立身有似衣襄一受非義如塗穢垢丈夫養品當如持臭一墮清操壞不可救故必持一介不苟之操乃能全氷清玉潔之守卓哉先生稟天地人我之知絶堕行其宜之寶涅而不淄堪樹道德名節之堤坊見利思義可風臨財苟得之悠謬宜乎千秋仰四知先生而清白流芳在百代之後也夫

節贊 蘇子卿完節歸漢

處常立節易處變立節難何者常有生之樂而且有令名之可慕變則有死之懼而無生之可戀也處變立節于暫猶爲易處變久而愈堅更爲難何者暫則

時未久也尚可意氣勉持久則氣衰志沮而易趨于苟全也賢哉子卿甘寒餓于絶域地耿丹心于十九年彼節旄之落盡矣猶牧羊而持漢竿卒之完節歸漢家之土圖形在麟閣之班千載後讀其傳想望其風操久矣狂瀾之砥柱嚴冬之松柏而可以愧臨難苟免者之顏也

方竹杖贊

養晦于山稜稜亭亭出而渉世扶危持傾苟利于人不辭乎入水入泥固君儀溺由己之肫誠不私其身獨濟夫衰翁病叟尤君炎涼不形之至情退不即人人自即進不辭勞勞弗名久矣中流之砥柱卓哉汗世之典型

萬年藤杖贊

駿貌兮若龍鍾惟骨也實堅貞抑抑焉不爲高人之容卓卓乎其有濟頗之功如君者古貌古心古質古行宜爾萬年其壽宜爾萬年其名

自贊小像

謂爾無志耶胡爲奮乎百千萬世之思謂爾有志耶胡爲浪過四十二年之期噫嘻悲夫少壯之努力已矣於戲危乎來日之幾何安知苟今茲寸陰分陰之

不惜其不至于草木並朽而俱腐者幾希

蘭贊

柔其質勁其腸其容循循雅飭其氣清淑芬香安幽谷而無悶逢深秋而愈芳不即人而見之者神怡不求名而聞之者景行違有其德不及其馨臭菊似其節尚遜其傲霜不遇則甘與瑤草仙芝共清英于名山洞府遇則儼然配瑗盤玉樹增華乎廟廊具百美而鮮一短子象賢而孫繁昌蘭乎蘭乎爾其秉二五之正秀匪僅曰偏得一氣之清狂隱顯之偕宜寧同于悠悠之行藏與

自贊憂樂

我有何憂可憂卽憂我有何樂可樂卽樂樂兮有憂天人之求憂兮有樂道義之合故人知余之憂也不知正不必先天下之憂而憂人知余之樂也不知正不必後天下之樂而樂

銘

銘竹杖 爲武功康一峰

其節勁故多壽其衷虛故德厚伴我老友[illegible]

銘一峰墨竹杖

挺然其形默然其貌挺然似直躬默然似有道應與一峰翁結契而終老

端溪小硯銘 爲康孟謙老友

其體微其用遠發經綸具隻眼

墨石硯

其爲墨耶按之而石其爲石耶望之而墨墨歟石歟不墨而不見其白石歟墨歟墨也而何有于黑靜而不言宇宙賴之闡性命道德之精微貞而善施古今資之著理亂是非之得失如此君者沕沕穆穆冥冥默默爲而不宰功而無德將所謂則天無名者非歟而豈同于老氏之知白守黑

箴

主敬箴

萬事萬理主宰者心猶如綱紀大君之任心苟不敬勤擾孰禁萬理昏塞萬事陸沉聖人性此日躋崇深君子身此無逸所欽烈惟下士吉凶相尋而可自恣怠荒以臨

主靜箴

人生而靜是惟天性機智旣啟紛紛交逬迨至梏亡眞性斯病人禽以分善惡遂定顧其本體一返可證是以聖人仁義中正以立人極厥惟主靜何況我人學求至命而可憹擾自搖其柄

豐川家訓自叙

我生不辰十齡喪父始踰七年我伯父亦復見背當我伯父見背之年適湏黔告警之始當是時余以從未更事之孱軀上應供軍百需下有饑寒債負內外之逼兩弟幼弱一僕愚癡親族關心者咸爲我惴惴懼於覆墜賴昊天弘仁祖宗餘慶老母明晰大體主持家政余遂得有日裏三分之暇可乘之誦書課藝每午夜擎燈伯母老母東西對績余於其前就燈覩書往往雞鳴未已次年余補邑庠弟子又次年食餼農事漸理仲弟亦長七八年間遂得立脚不傾稍成人家豎余二十五歲老母又感孟母三遷之義渼溪希賢之論聞我二曲夫子風[illegible]然[illegible]之離家從學繼又以兼習制擧有妨正務二十九歲乃令謝去諸生一意稽古歲值大荒乃聽歸侍猶指歲月居二曲者將及十年嗚呼昔子孟子七年居齊學遂大成余居二曲者如此其久至於中[illegible]衣服之資半典衣物書籍燈火之需多出紡績[illegible]仍母未必至於此極而余[illegible]心循省時恨今老母年且躋七望八余亦年五十而在兩弟四子三姪三孫以及子婦孫女僕婢[illegible]皆

五十多人且幸梟獍未生長舌弗作老母家教整嚴每以張陳陸鄭十世同居爲訓終余之身當無蕩析之虞顧惟是念治家之道與國無異非法嚴政肅無由齊一非前創後繼無由綿長今余於兩弟再從同居吾孫弟孫且屬緦麻非有經久之法何從得守法之人非有守法之人又何從得經久之家哉爰是畧倣古訓叅以時宜示訓於家令其誦守冀仍遂昊天垂慈鑒我祖宗忠厚以及老母六七十年積累精誠陰相我子孫中代生恪遵斯訓之良士庶張陳陸鄭之家或可徼倖萬一也夫嗚呼余言至此余心滋懼矣凡我子孫可不念哉

戊子臘月心敬自識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男　功勷　孫　師中孝墾仁瞻　謹錄

立身

百祥根於爲善而善由身作百殃起於不善而不善亦由身作身之立不立不特終身人品之關亦終身休咎之關也立身之道可不講歟訓立身

記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書曰惟人萬物之靈人性何以貴貴以具道義耳人何以靈於萬物靈以能知道義耳故道義爲生人安身立命根本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生立身之道無分窮達原有當盡之準繩不如此則人㒷未滿

做人之道上一等達便宜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窮便宜爲往聖繼絕學來世開太平有如氣質不高才識有限亦必安分守禮無作非爲縱無益於世道人心亦尚不悖生人正理

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古語云人不學不知義人生
立身之道道義乃其根柢而學問實爲要務
孔孟旣遠師傳失眞生乎後世而務學要須知大宗
正脉何在隨其資之高下而力學之庶幾路途弗
差不至作索隱行怪之流蹈虛浮無實之弊
學如種樹有培養生發有種子根本非眞精不得充
實非充實不能光輝充實光輝學中培養生發之
候也然推其根源則皆由此一點豐灃勃勃不甘
自已之志爲之貫注爲之鼓舞則是立志二字乃
進學眞種子眞根本也種眞本立但能滋養不息

自然生機暢茂富有日新成得宇宙間一箇巍巍
堂堂之身矣世未有有志而不大成者卽未有無
志而能大成者故務學又以立志爲急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人生士林相觀而善此言觀感
者易爲興也生乎聖遠言湮之日長乎荒僻固陋
之鄕家無深知道義之父兄塾無眞明學術之師
友耳所聞者流俗言行目所見者流俗人物何能
便解向上何能便解正宗却須審擇明師不惜屈
下以開吾正知正見如或近無眞儒不足師承却
須傳求海內廣詢名賢卽百里千里之遠亦當負
笈就正縱勢不能如孟夫子之居魯七年郦原之
遊學數載亦不可不有三二廻晋謁五七月親炙
切莫以貧窘二字藉口推諉如謂貧難具貲平日
衣食間儉用一半年亦可以辦此行裝且難道無
一二畝可質之田乎辦終身學業此何如事胡可
惜小而悞大又莫以那不出身子藉口推諉如謂
那不出身子平日閑遊虛度的時日不知多少郎
奈何偏惜此數月尋師的時日又最忌以方事舉
業恐妨本務藉口推諉如謂方事舉業出門妨務
不知閉門誦讀時堆堆悶悶卽與二三知已聚首

講貫亦未必有高識遠見振刷激發得我眞正精
神一旦得高明大賢一番開發一番鼓舞便當茅
塞重開固蔽頓啟昔人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
年書者卽在於此以此之益較之閉戸埋頭與二
三無識無學者窮年累月辯講章談機柚其益豈
徒十倍百倍乎且卽吾所遇者口不談制藝得他
大識見高議論開發我一番胸襟亦自貲益我志
趣不淺況一出門則必廣歷山川亦自足擴我眼
界壯我文機其有益我舉業者正自無窮又學者
從事舉業而不得精進者實由於無堅志因而無

定力故半途而止苟安小就耳若際遇高明激發得堅志卓然即大德大業將來尚欲奮迅做去目前所事區區八股頭業肯甘心下人耶則是暗中益我舉業正勝與俗輩聚處者千倍萬倍又不獨十倍百倍而遂已也有大識見者正須高視遠觀自求出頭切莫以鄙吝淺小之見因循苟且遺誤終身

余資最駑鈍以　老毋之教居二曲者十年遂亦畧見學術眉目繼董憲副三楚之邀雖爲日僅僅越六月而自己覺得遇此一番經歷遂若平日所讀

之書所擬之議較從前頓然確切的實得幾分以此見從師訪友與遊歷地方益人者不淺更若我子弟賦質清明能虛心尋師訪友廣歷山川其所收益當自於我倍蓰

學者不肯求師受益只是耻於折節下人耳不知我若得明師開發鍛煉將來成得箇大人物光宗耀祖顯親揚名俯仰自得屋漏無慚這是何等尊榮何等高貴却因一時不能屈下賢哲自甘卑污豈不是大愚大癡況天子必有師諸侯必有傅文武師鬻子尚父周公所執贄而事者十餘人即孔子亦且問禮問官學琴學樂交平仲而友伯玉以帝王卿相之貴大聖大賢之德而尚且不惜降節求師虛心問道何況中材下士耶又況尊師重道適足見心量之虛公盛德之含弘不以爲榮而反以爲耻也不亦惑歟且獨不見自暴自棄者一事無成終身爲人鄙賤厭惡即自己亦消沮閉藏抱慚畢世乎獨奈何一慚之不忍而忍終身慚耶有識者定須脫却陋見自辦前塗

大倫有五朋友居一蓋師道尊尊則止以傳道受業朋友親親則便於切砥琢磨且人生從師之日少

親友之日多故朋友之爲益不少即高明上智亦不可無良友勸德規失也

正士難親便辟易狎世人之通情雖賢者亦所不免然難親者却是益友易狎者却是損友求友須求難親之友以益我無求易狎之友以損我若惡不得益我之友寧絕交寡與雖無益至亦無損來

要辨朋友之損益只以勸德規過爲衡看其能勸德規過者友之視其不能勸德規過者即勿友其於擇友思過半矣

易繫有言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

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愼歟然吾以爲問在人之應違尚遠言而不善一言或且沽生平之禍或且折終身之福行而不善一事或且傷天地之和或且累畢世之品其於吾身正甚切也然吾又以謂問之生平終身尚之天地亦尚遠耳言行不當反之此心莫見莫顯之昭著不啻十目十手之指視這些處如何可堪當理而言言必由衷當理而行行盡根心這纔是表裏粹白之士

鄙俗時行語切不可出口久之易於順口道出點玷

招尤

學業功課少時止宜依孔子論弟子章條目次第學之及其長也只依尚書契敷五教之目子夏論學賢親君友各盡其誠孟子論學問之道求放心大義學之存心之道只依孔子論君子九思條目學之謹修威儀之道只依禮記九容曾子三貴學之言行之道只依論語敏事愼言言忠信行篤敬之道學之待人接物之道只依大學絜矩之道學之出處之道只依孔子所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義學之而統會以五經四書大旨參觀夫性理通鑑大學衍義會典律例武經等書意趣以博考聖賢之成法精識事理之當然氣質佳者自可大成即中人者亦可望於不越規矩所謂學術之金科玉律也此外無論虛浮泛濫之學不可學即希高望遠無裨實用之學亦不可學

學問務虛習浮如捕風捉影縱博極羣書立就萬言何裨立身實際學問希高望遠如畫餠充饑縱高談九天深窮九地何裨日用經常從古聖賢只依乎中庸學明體達用實學故可出可處可貴可賤

可暫可常

子弟如氣質駑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記却須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亦須教之常行觀玩使知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今治亂歷代人物梗槪斷不可令習天文讖緯星相術數至於字乃日用必不可廢之事却須教之學習晉唐名帖但習之有常縱不大佳亦自不至於粗惡刺目至於圖畫雖屬淸事却不可學無論精到爲難即學成家數費如許心力徒爲他人供扇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爲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

畫作適情事尚可有如視爲美技良術更不爭事
則敗家喪品皆由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
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遇事遇境
期於將所讀者依傍行習久之則書與我浹洽讀
時旣津津有味行時亦非格格不合能讀一部勝
十部讀一句勝十句也若徒入耳出口雖多奚益
學或可以不博必不可以不正不實縱有不誦讀講
貫之時必不可忘身體力行之意
凡經世理物之事須於伏處之日逐一講過將來登
第後庶不至全無知覺觸處茫然

國家以科目取士子弟必不能不從事於此顧看得
太重者視舉業之外更無學問縱得一第開門乏
置必不能有實學實用裨益國家這樣人固不知
朝廷家設科取士之本意至於視舉業易者謂時
文末技涉獵有得卽可兼收不知八股業雖詞章
之末却非得眞切傳授亦不得脉法點合非篤志
研習亦不得機神融液脉法不合機神不練而妄
希售時是無異却行而求前適燕而南轍也這也
不知時文底裏須是卽學習舉業之中旣不失正
誼明道本旨而仍於舉業則詢訪老成細加揣摩

務使法脉詞調精切融練毫不失當行程度乃爲
正道時宜一以貫之也
文章經國之具明道之資豈可不工但不可使人以
詞章之士目我卽我亦不可甘心僅作詞章之士
至於制義一道深言之與六經史傳相表裏淺言
之乃士子進身之筌蹄尤不可忘其本原僅從得
魚得兎處著眼又不可以已得魚兎而輒自滿足
也
日用間若遇事不得朝夕講貫或乘暇看書一二段
或看鑑二三葉卽日間無暇時夜間亦須挈燈依

此行持庶幾心有管束不至事過後收拾不來
小學一書雖老不可廢若厭爲迂濶難行其人必至
入於肆無忌憚之域許文正公云小學一書當敬
之如神明奉之如師長吾於此書亦然然吾非以
文正公崇信而學依樣葫蘆也吾心實實見得是
一日不可離者
兵事亦不可不知仕則有地方之責卽不仕亦須知
之以教子弟縱不能身歷行陣目見親習亦須從
書傳中設身處地體勘一番從經歷名將前請教
印證一番

農田水利不惟中材以下所宜講究卽高才上智亦正不可不知葢老農老圃固非士君子所可廿奈何學爲人上而通不知稼穡之艱小民之依

學不知性則見解種種不實學不盡性則脚跟步步皆虛吳草廬所謂雖大智高行亦終不免於行不著而習不察也故讀孔曾思孟及漢魏以來諸先正書正須於語言之中味其心理融液之機潛心體認久之自成自道知性盡性或動或靜卽無非性天之流行一言一行卽無非中和之發育而孔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在是矣處且爲眞儒碩士出且爲循良名臣立身而身立永不負上天生人之意不亦美哉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男　功勅　師仁　功採　師聖　謹錄

治家

近者不諳何暇言遠親者不治何敢問疎家之中吾父母吾兄弟妻子以及僕婢之所日接也身之所歷莫切於此學之所施莫要於此可漫易哉

訓居家

昔之言治家者曰忍曰和曰公吾謂公爲要焉家之不和每起於不公既不和矣卽忍豈可長乎且恐忍小而久之害大也可奈何故三者以公爲要

敎家以忠厚爲元氣以嚴整爲格式葢一家之中能使忠厚之意貫浹於內外男女心髓之間而不自知則善氣所廽卽隱消多少乖戾之氣然非嚴整素定使家中一切人知我家法有確不可移易之意則忠厚流爲姑息但遇頑冥必且有敗類之釁故寬猛共濟非特治國治天下之道宜爾治家更爲要緊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故治家者必以治國

之道治之庶賞罰是非井井不紊而上下之間恩
明義美無意外乖忤之隙

易曰閑有家悔亡盖言治家之法嚴則無悔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是則言治家而過嚴雖家人或凛傷局蹐似乎不堪然不致有兆分乖逆之嫌自是吉事若但寛弛縱逸嬉嬉自如當時雖若安於無事而久之必有冒犯尊長肆意專行之弊生焉卽人心未離不致敗家而悔吝之咎終不免矣故家中恩勝之地必以義濟之乃可不亂昔者子產之治鄭武侯之治蜀皆是此意有治家之責者正須知也

生我家者父母覆載我家者天地至於覆庇我家安養教備我家者大君故教家以忠君爲第一義身膺仕籍者須教之國爾忘私公爾忘身方事進取者須教之矢志致主立心報國卽畎畝耕稼之人無君可事亦須教之急公尚義安分守法如此則永不犯公法長得樂生理卽家道咸一康寧順泰之家而父母兄弟妻子羣享其蔭息矣故忠君一事又所以安父母安兄弟安妻子之原本也凡我子孫雖農夫單寒亦正不得視此二字乃百爾卿士職分而無與於居家之通義

豺獺尚知報本父母生我鞠育顧復欲報之德眞是昊天罔極人而不孝物類不如故入門而盡孝終身不替然生我者父母生我父母者又我祖妣又我高曾昔者先王推報本追遠之意分所可及崇報靡替盖水源木本生人不可一日而忘也况今屬在士庶俱得有高曾祖考之祭故我們家中家廟卽不得立亦須有神龕棲主大節奠獻隨時薦新朔望拜謁之定節

凡居家必須量置祭器藏之潔處爲四時薦獻之具

祖考有遺下手澤書籍切莫輕易狼籍損失視爲閒物

遇祖先諱日卽當思手澤口澤之存遇四時八節卽當盡拜獻薦奠之禮行之日久積成家範子孫視以爲常自然敬祖尊先之意纏綿固結於其心而不可解卽庸劣不肖亦或能盡如在之誠所以培養子孫孝敬之意者當且無窮

古禮載子婦於父母雞鳴盥漱適寢之禮今亦勢不能行至於昏定晨省問饑視寒以及先意承志視聽於無形無聲之先等義則却須平日立爲程範

與之講明積久則自成家法子孫遜順忤逆當少

古云孝子諭親於道不陷親於惡然須人子自明於道則可言不陷乎親又須旣明於道有委曲幾諫之意乃中諭親於道之節嗚呼微矣

爲人子者須時時有顯親揚名立身行道之意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親喪必恪遵禮制爲宜切不可苟且粗畧自貽終身悔恨

古云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是人子終身莫解之大義所謂死而後已者

要知得孝爲德本要知得仁由孝生一行未善孝道

有虧一物未仁孝量未全

我爲孝子則我子必孝此規傚之定理亦天道之好還這件公案爲人子者正須知之

蓼莪之詩爲人子者宜時爲展誦

兄弟同胞是曰天顯其人賢智固爲我切近師友卽中材下愚亦我同氣連枝當倍加軫憐況父母鞠子之哀此義亦須深念豈可不兄友弟恭義厚恩深

每見世俗厚妻子而薄兄弟甚者親他人而忌骨肉其人多後福不長其家每門庭日衰以其傷父母

之心卽此傷天地之和天理不佑故也凡我子孫寧死不願爲之也

棠棣之詩有兄弟者宜時一展誦

家道離多起於婦人兄弟不和亦多由於婦人然皆是男子無識見無主張故婦人得作祟耳若男子見理分明中心有主遇婦人言善則聽稍涉乖戾卽正色拒之何至有牝雞晨鳴骨肉間離之禍

夫婦敵體必須相敬如賓苟非爲生子起見不可多置婢妾以滋反目如以子嗣之故必不得已而爲此却須大小有倫名分秩然無寵愛失正之過乃

可每見富貴之家寵妾失正以致夫婦之情不終生出無限怪異情節及身歿之後妻妾爲仇釁人指唆構訟連年甚至體面掃地家道蕩盡而後已凡此皆爲丈夫者偏溺愛寵貽之禍也

本朝滿洲旗下妻妾之分截然甚有古意是所宜守

谷風之詩有夫婦者宜時一展誦

不幸而有繼絃之傷處女爲貴如年在不能娶處子之列寧妾無妻不惟於先產子女有益亦且爲自已有匹耦失節之嫌於門庭身分有損

人家欲家道之綿長教子乃其首務須以嚴正爲貴

正則子不至於越禮犯分嚴則子不至於縱欲敗度積習久之自然習慣成性但得中材當能守分循矩不失為世上善人但得善人即家世所益當非淺鮮

南人無論貧富貴賤無生子不教讀書者此意甚好益人性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識得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資我北人見識鄙吝淺俗但一貧窮便不令子孫讀書從師甚且闔鄉百十家無一蒙師至使富足之家男丁數十口並無識丁之人此風最是可笑

可惜也日後子孫但非痴聾瘖啞當七八歲後必須令之從師讀書以下此義理種子

人家有英發子弟自是振起家聲之基自宜倍加憐愛然愛之深者以其氣質可以造就將來能振起家勢耳近見一二士大夫家父兄遇清靈子弟過於溺愛者曾不嚴加裁成至使可造之器莫到大成之地是不以愛之者悞之乎又且有因其稟賦靈敏早得科名縱之任性妄行不加禁戀久之恃其科名習以成性竟至墮名檢而敗身家此又是以愛之者害之也目前殷鑒昭昭可戒有子弟者安可不深加意

子弟但氣質清明者須教之就正人學正學勿愛惜小費勿希圖近功蓋不惜費則延師置書自然有薰陶長養之益勿希近功自然成就出來有高明遠大之效每見今人為子弟延師買書則吝惜如拔頭毛至使好氣質子弟亦汩沒於俗師寡陋之下噫愚甚矣獨不思成一箇子弟所值孰多敗一箇子弟所失孰多且惜錢省費者為子孫留也與其留之不能成材之子孫使之蕩於無用何如即將此財用之延師置書為其成就之資之為得乎

此等人豈非至愚極癡見眉睫不見天地者歟又見遇子弟清靈則汲汲然圖其早得科名宜讀之書一部不教之讀宜習之業一事不教之習八股頭業外毫無知覺雖得科名敷敗官場欲速利反得害欲速成反致敗是皆急圖近功貽之禍也且即中間有清明氣質發後經歷明通然生平目未見大人物耳未聞大道理先入者為之主亦只可成就得熟滑便佞隨世浮沉之人豈能得其奇奇自立振大家聲蓋下的是近小種子如何得遠大結果有識者一通盤計之真堪痛哭流涕豈獨宜

長嘆而已

教子弟者最上教之讀書出身行志達道如不能取科第則教之耕讀相資爲上必不得已而有事以資農耕之不足則使之教學作幕亦無不可但作幕非大有主見人易於失其所守尚不如教學之無弊如更不能教學作幕則醫藥種樹畜牧亦尚切實可爲但醫非明理易至殺人終不如畜牧種樹不至無實欺世至若居市貿易則最易喪人誠慤之心古人雖四民并列然終非傳家教子良法切不可教之使爲

爲生雖難然能守一二件確實本分事則亦可以贍生不困

教子弟就其材識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然總以孝悌謹信忠厚樸實爲主本氣質高者可賢可俊郎庸下者亦不至蕩閑踰檢狡心詭行損傷眞元之氣

教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益虛浮不戒習以成性將來必至喪却人品壞忠厚家風奢侈不禁緣爲固然將來必至蕩業敗産困頓流離

子弟淸靈而虛華不實此是妖孽切勿欣喜縱放急須教之樸實

家間儲蓄第一幾部要緊書籍要緊法帖不可不蓄第二纔不能耕九餘三亦須有一年二年畜積以防意外事故年歲災荒其餘器皿取具而足無論力難辦全郎力在有餘亦寧樸無華寧儉無奢

飲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田産無太多亦只期於足用而止不特物忌太盈天地之福當爲愛惜亦恐使子孫視爲固然志驕心盈益求華好不知愛惜則傾覆由之也

子弟中視其材識能管農耕畜牧者須擇一箇委之單管此事然郎聰明堪上進之人亦須人人教之使知其中情形

疏子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此言雖近意味深長治家者切不可視爲迂濶

古者后親蠶卿大夫夫人采蘋采藻靡不克勤婦職蓋婦管內政自合有當盡之職分兼人心勞則善心生佚則忘善故公父文伯世祿之家其母年且既老猶績紡不替也近時仕宦優裕之家婦人每每驕佚成習全不事事甚至衣服飲食切近之事亦不身親至使娶婦生女敗已之家敗人之家前後相踵全不知戒噫亦迷而不覺矣吾家兼士且

老母教訓素嚴目前幸無此習然亦須準此爲科
定爲他日功課
男當教女亦須教然男子讀詩書親師友其知禮義
也尙易女則所與朝夕浸漬者無識婦人而已其
知禮義也難故教之宜倍勤於男子且女一不知
禮義則不惟敗人之家亦且失教之罪必及於自
已兼使難堪之苦實被於女身是又不可不深教
也教女子在家時須與男子一體督教縱不能使
之通文義嫺書史至於織紝飲食實職分必宜與
子婦輩一體督責使之學習坊間所賣烈女傳出

像一書並女孝經一書亦不可不家備一部但週
父兄在家暇時或初夜挐燈爲之講明一二段使
知婦人分內大道理久之先入爲主將來至頑至
愚之人亦必不至於拙惰驕悍敗人家道自累門
風也近見時賢教子者尙有幾家教女之法全不
講究是所宜戒也
娶婦嫁女以擇令族德門佳子女爲貴不可但貪圖
目前貴盛而尤以擇女擇壻爲第一義
今世亦多知擇壻而不知擇女是亦惑也不知婦入
吾門將來家道之成敗興衰一半由之奈何可以

苟且卽云擇女較難然但是不遠貪貴盛鄰邇賢
良之家指顧多親朋之知亦安在無可問訊者要
之視德門良士之家而求之亦自不至大差
僕婢縱不能視如子女亦須知其饑寒勞逸疾痛嗜
欲所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益不特欲其親上效
忠不致離畔亦士君子養育仁心之一道
使僕婢不惟教他無至饑寒卽其所私用必不可廢
之端亦須爲之設處不然此費總須出自主人之
家而不感主人之惠甚者且與外人合手而謀主
人之財隱弊可勝言哉則何如主人爲之備慮之

之爲恩義兩得也
勿使俊僕勿置美婢此亦治家者宜留心之處
士大夫治家以內外有別爲貴卽庶人之家亦須關
防嚴謹深避嫌疑
口腹細事然於人最切余每宴客或赴人宴會見水
陸兩品並進終日而僕童從旁侍立則余頭不忍
爲之旁視凡我子孫宜體此意遇宴客時肉炙魚
羮亦須於僕隷畧一分惠又余每見一二縉紳之
家多不留心親友侍從之人此皆不知人情粗畧
殘忍之端所宜深戒

與鄉黨須相親睦至於吉凶節目尤以往來報稱爲要

交親戚朋友不可輕易假貸不得已而假貸當立爲功課乘早交還不可令致釁隙

處親戚朋友忍小忿吃大虧是久交無釁之道

朋友不可深交財交財則便須明白至於貪饕刻薄之人則尤切戒交手

居鄉放債切不可爲萬，不可聽子弟及小人營利之言自失素守

總之居家以忠厚爲本忠厚則天必佑之以勤儉爲要勤儉則人事不失以奉公守法睦鄰善交爲美奉公守法則永不致於罹官法睦鄰善交則永不至於招搆陷而更淵源於孝弟潤澤以詩書則元氣永固自然善氣發祥家道永昌矣

家中除正經書籍外一部感應篇圖說亦不可不備葢此書教中材亦頗有陰翊勸戒之力

聖諭像解一書事實詳細文理亦雅最警醒人心無論高下讀之皆有勸戒教家者能常聚子弟講讀一條有益子弟不少葢正經書能貧高明感應篇圖說可警庸愚而是書則通上中下通曉

偕貧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余謂此書亦有家者之重寶也此書太平府繁江縣梁侯延年之所梓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八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男　勷 劭　孫　師仁 師聖　謹錄

蒞仕

書曰學古入官不學面墻諺曰操刀漫嘗必至傷手士君子伏處誦讀之日即人人有入官之望故隱居求志學爲人上亦教子弟垂家規者所宜預講也訓蒞仕

凡家中有讀書應試之人即他日有出身加民之責須預講其道於平日然後不至慣於臨時況朝廷設科取士原期得明達治理之士應科而不實講於經濟之宜即其讀書之日已重悖國家爵祿待士之本意他日曠鰥之罪猶是後一着事也故當官之細節雖非書生所能預詳而大體則不可不豫先講明

凡官職無論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宜盡之道若道所宜盡揆之本心必有不自安者覺得不安即便從此點本心做去而不至牽沮於己私其於國事必有所濟於生民必有所益縱阻於時勢不能盡如人意然亦必不至敗壞朝廷家事病待澤之民亦便可不負朝廷不負所學故論臣品以實心盡職爲第一義

程明道先生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若居高位握大權則轉移補救尤易爲力而無功德及人這裏切不得以時勢難爲藉口自解蓋時勢固有難爲之處而難爲處正未嘗無可爲之機與爲之之法也況盤根錯節正別利器之地難爲而我便無法以爲亦是我才不足有爲耳不見古名臣於艱難擾攘之秋隨處見從容斡濟之長施休養生民之仁耶安得以時勢二字寬己解慫

當官能盡職業則君恩既報屋漏無慚真可浩然天地之間況從來高爵厚祿之享多屬奉公循法之良吏即天道富貴福澤之報亦必在忠誠靖共之名臣有識者何忍以一念身家之私自墮弘麻受人家國之任於朝廷所付托的事能看得重於家事於朝廷所付托的人能看得重於家人公爾忘私君爾忘身這便是大聖賢的存心行事必然至誠格天功業傳世子孫繁昌餘者但能不以家事

妨害受托的國事不以子孫戕剝受托的生民公私兩利家國兩益亦尚不至逆天地之心

惟理是視而不以利害之私爲興除則興除得當惟義是徇而不以喜怒之私爲賞罰則賞罰不失惟義是準而不以好惡之私爲用舍則用舍咸宜

居上位而有偏私之好惡則中開流弊無窮使人得窺其偏私之好惡則中間蒙蔽無窮故好惡不可不愼

昔人以淸愼勤敏爲居官四字符余謂此四字自是要緊然但知此四字亦只可謹身寡過而已必兼

之仁明公正則知明處當仁盡義至始能建俊偉光明之業居外官可爲眞循良立朝廷可爲眞大臣

官無崇卑以爲國家休養生民爲主此乃國家設官分職之本意

天道春生秋肅故萬物有生有成治道仁育義正故萬民感德畏威恩威寬猛必相濟爲理乃無偏頗

治道以厚風俗正人心爲原本擊強禁暴乃其輔治之法發號施令乃其出治之具至於簿書期會則彌縫之文爲而已文爲固不可緩然豈可以徒謂文爲遂足塞承流宣化之責

治百姓須教化養育之意多法制刑禁乃不得已而施耳故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進一善不如退一惡原是昔人歷練之言然恐見理不明守此爲法將不免生因循摸稜之弊益當法明制備之日則多事不如仍舊若當綱頹紀弛之日則立綱振紀正不可已當賢才彙征之時則但以去惡爲要若賢蔽於朝良留於野則進賢徵良亦奚可緩故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也膠柱鼓瑟必至失却事宜自蹈弊轍

非聖者無法遵先者善後讀書反身爲益弘多即如孔子告子夏之問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數語此爲爲政者言若當途之士能實體此義而推廣之亦當俊偉光明心逸品高益無欲速正有速達之理不見小正是大成之基非特天道佑善亦實公道難泯也前代無論試觀目前某某數公淸節厚德安分循規卒之履大位而無憂而營營者或且若於奔馳而無益是則聖言眞同著蔡百世不可易也凡在仕途須知此義

王道無近功惟其無近功所以成就的規模高大弘遠故士大夫要知得斂則有功亦切戒見小欲速實體職分使仁明廉幹之實徹於朝廷信於上官自是上進之階何必汲汲尋門問戶自貽伊慼且天道甚明甚公苟違天理任人巧其術以相投天偏巧其法以相報又何如循理順天人神共慊

當衆人隨波逐流之日而獨能砥柱中流以立品節樹功業澤生民爲心天下安得不推爲泰山喬嶽當世安得不目爲威鳳祥麟

士大夫以清操爲第一義然清而無幹不能爲百姓

興利除弊亦只可獨善得一己究於國家無補不清之害固大清而不明之害亦不小益官雖卑至丞尉在上之喜怒賞罰卽在下之利害休戚由之況等而上之所統者愈大則下之利害休戚所關者愈大愈衆豈可使賞罰少有不平故惟是本以公心乃無冤濫然心若不明則卽其自以爲公之處卽藏不公之弊而流害不可勝言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商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故居高乘位者斷不可廢知言窮理之學

彰善癉惡明示好惡最是風動人心之大機故是非善惡不可假借然非理明見眞不可假借四字何可易言

激濁揚清最是爲大吏者風裁所關亦是報國第一義

惟民甚怨亦不甚怒上官之取但是不知其疾苦不恤其耗擾雖一錢不名點水不染彼且羣咻其脂

凡係有關國計生民與關官方體統之事當與知大體者謀之不可與左右不知大體者謀卽子弟無高識遠見亦不可輕聽其言

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

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故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益人雖至明門以外皆所不見之地且居高當權卽前後左右無非欺蔽之人孤明獨照豈能當豐蔀之遮蒙況百里千里之間[illegible]遠[illegible]知何能坐照而得故必廣求賢哲自擴聰明

居高當權往往有一言而貽生民之病一事而流國家之禍故君子作事謀始出言稽弊然非自己能明於大體識時見遠卽其所謀者未必非[illegible]之媒

所稽者未必非弊之囮故君子又必集思廣益好
問好察而不敢自用其聰明
卿大夫矜已之長而忌人過於防閑而不信人雖曰
予智適以自形其小耳雖曰防欺適以自招其欺
耳苟我能用人則人長卽我長苟自已見理之明
人自不敢欺亦誰能欺我何事專已疑人自封耳
目
擇幕賓最是要緊須得明大體而心誠直者爲貴蓋
幕客是吾之替身故曰主文主文好則官府少不
好之事卽官府容有不到處主文且盡心盡力彌

縫補救使不至於决裂敗壞倘得不知大體之人
則直是以主文而代令史之職豈能助成豐功偹
績得不誠直之人則逢迎阿諛直以替身而作欺
蔽之身如何能勸德規失故仕途上一箇好主文
最是要緊切不可見小惜費苟且備員
信得其人眞時卽當用之無疑疑則卽不須用過防
徒滋隔閡沮敗正事
宦途不愁無人逢迎奉承止愁無人諫過規失故大
禹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尚且聞善則拜建鞀設鐸
誠知崇高富貴之前惟忠言讜論爲難得也况位

非天子德非聖人何可恥於受諫自貽敗缺
爲長吏不能不任耳目然任之不當則雖有公心却
恐爲耳目之不公者敗之且卽所任者果能無私
而苟非眞知大體亦必遺悞且多故當官固以擇
幕賓爲要尤以擇耳目爲要也然却要知幕賓難
擇而尚易耳目則擇之更難於幕賓蓋以幕賓皆
明習事體之人只辨其心之誠不誠識之高與下
而耳目則多屬下役小慧見愛官長而信任之也
故既須辨其心之誠僞又必辨其識之明暗然下
役小慧如何解得大體故任耳目而不得其當者

十常七八總不如自已講明道理持公秉正好惡
素服人心是非叅之公論卽耳目或不能廢而權
衡予奪仍自在我初不依其偏詞隻語以定賞罰
則庶幾十不失八矣若單任耳目必至誤却事宜
惟人至靈惟公門供役之人尤至靈蓋其專一窺官
府意旨以爲趨避官長未言之隱尚能揣度而知
何況使出一人有不知覺者乎知則必至千方迎
合與其人合手而生弊甚至耳目不忠亦且合手
役廝與外人以欺蔽官府故耳目不易任任耳目
亦不容易言

凡一切看詳要緊結穴處與判斷訟訴須自己經手
爲胥即不能一一皆親亦須入目斟酌一番不惟
防欺亦且自己習成勤斂積久練達其益無窮
斂則有功緩則多失居高乘位凡事非關於國計則
關於民生須明而兼之以斂乃可世儘有明知其
當然而以因循頹唐貽累自己功名貽誤國計民
生者故明必濟之以斂則庶幾無留滯廢缺之弊
官方有大體有細節大體能知而細節不周尚可獨
不可昧大體而徒尚細節益細節不周苟得大體
不差尚不失爲知要若不知大體而徒詳其瑣節

則沾小名飾小譽必且流於矯僞纖嗇矣
無形上官之短無忌同官之長無惡下僚之直無容
吏胥之奸無隱僕隷之惡
事上欲其婉而正婉者不害於義的事不妨委曲從
之以盡事上之禮正者若事有關於國計民生却
須據理諫諍否則亦須隱譬默諷使其自止若一
概婉順全無救正而惟以國家事作事上人情不
惟徇私背公於理不可亦恐相隨而非自蹈罪戾
並陷所事之人致令人已兩失
待下僚須如子弟賢明可培植者則極力培植使之

大成中材尚可激勵有爲者則極力激發指教使
之成立至於不肖亦須預加禁戒三令五申使之
改過自新未可遽加棄置蓋人雖至愚上官教戒
懇切亦當十變其五如此不悛然後以朝廷正法
行之即受罰者亦心死無怨若無預教之法並少
三令五申之飭一聞不善即加斥罷則是不教而
殺心雖無私亦非古聖人移庠移序移郊移遂之
仁術必若教之不改則殺一人而懲衆人亦正不
可隱忍姑息類婦人之仁
覘下僚之賢否爲看待之厚薄則賢者益勸而不賢

知愧是即不言之教不怒之威
下僚一時有忤意者當問其心之爲公爲私若是出
於爲公正是益友當喜而勿怒
凡待一切在下之人宜嚴而恕嚴非作威作福之謂
所謂賞罰必信命令必果也恕非聽其徇私任其
作慝之謂謂體其隱衷之憂苦憐其才力之不足
諒其本心之無他也如此則在下之人不敢不服
其威而不敢或玩其法不能不感其恩而必不至
於怨上之刻
待左右役使之人其身家苦樂之故不可不大加體

恤若壞法干紀則斷不可恕

僕從不須太多不惟多一人要爲之辦一人之費亦恐多一人則滋一人之弊防閑最難官場亦有敗缺非同凡庶之家小小利害故僕從欲其詳擇而愼用

朝廷官錢須嚴立規程自巳不可妄用務忽蓋權在其手易於那移初間不覺到後積累日多毋難結局仕途以此致困者往往而然何可不愼

官場中自巳衣服飲食一錢不可妄用至如大體所關斷不可失於刻薄或且至於顧小而失大惜少

而費多

居官儉樸最是要緊事蓋一能儉樸則可以成廉可以就公且可以成就其正直之德光明之業

人命關天關地故疑獄須愼未可輕入人死致累陰隲至於故入尤關子孫何可不愼

鬼神最忌者殘民害物之人天地所佑者仁民育物之人故仁恕爲居官吉祥之本

仕路窄狹天道好還當官處事須令有忠厚寬然之意非是以朝廷家公法作私人情苟使事無大害於法紀殺一人不如生一人重一分不如輕一分

於心亦安於天亦順昔之聖人著爲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君子寧仁而過無義而過仁過不失爲仁人義過則流於殘人仁人育萬物而有餘殘人長子孫而不足故君子惟體仁以長人弗殘忍以害物所以奉若天道而長養子孫也況世間過厚之德傷心之怨往往相值報復毋在當身又何可不仁厚立心寬弘處世

一人在官舉家失業至大獄所連或至數家或數十家數家則失業者數十人數十家則失業者且百十人中間衙門賄賂之費寓所飲食之費往來奔

走之費當且無窮而其父母妻子憂惶愁怨之況又何可勝言故無論徇私誣陷關係冥報卽決斷不速淹滯時日亦暗折本身之福

于公漢之小吏而自以斷獄平允信其後嗣必昌令之大其門閭可容高車駟馬其後子孫繁盛果如所擬東海之于至今代與不替古人自信天道之不誣如此爲民父母斷獄者亦可以知天道可以知所尚矣

昔東海孝婦之冤未伸以致大旱三年而古之禳旱者亦必先令淸雪冤滯蓋天心仁愛蒸民至於

人抱冤則尤所忿結故於民者貞能淸明斷決無
罔善良豈不仁感上蒼福報弘深
宋之曹翰曹彬同祖兄弟也翰死未幾而子孫至有
乞食者彬之子孫則累世貴盛與宋爲終始仁暴
之異報如此天道亦分明矣哉
仕途星相術數之人未可輕近至於勳臣御戎之家
尤宜遠嫌
做一塲官須有大德大功留在地方人心傳之家國
靑史乃身名俱榮人神共快不然一過人忘無異
行客之過舍甚者遺臭不泯且爲後世之指摘大

丈夫當流芳百代胡甘自棄
凡人之善惡其及人也有限故天之報也亦有限若
居高乘位其權之所及者遠且寬故天之報其善
也百倍於凡民報其惡也亦百倍於凡民
自古名臣循吏之家其福祿長世必有與國家相終
始的數家由其開基之人眞忠實德深得天心故
天亦遂報之以綿遠久長之福
莅仕後一部通鑑宜常閱即一部感應篇註解亦宜
時一入目蓋感應篇雖不如通鑑之勸戒兼乎天
人可以訓世無弊而其隱助中下人爲善去惡之

念趨福避禍之意者亦實不淺蓋最上一等忠君
愛民自盡其心之當然無所爲而自爲其餘但能
知得天道福善禍淫人心報德讐怨有不爽之理
亦自不至肆行無忌致怨人神是亦中下人一貼
起死回生丹也

豐川全集總目錄 續編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卷之一

姑蘓論學 許錄

卷之二

姑蘓論學 徐錄

卷之三

姑蘓論學 沈錄 姑蘓紀畧 男功錄

卷之四

侍側紀聞 趙錄

卷之五

答問錄 徐錄

卷之六

答問錄 擇中

卷之七

答問錄 唐生 侍訓偶記

卷之八

弇州證語

卷之九

書一

卷之十

書二

卷之十一

書三

卷之十二

書四

卷之十三

書五

卷之十四

書六

卷之十五

書七

卷之十六

書八

卷之十七

序一

卷之十八

序一

卷之十九
書後一
卷之二十
書後二
卷之二十一
書後三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金壇後學許培榮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姑蘇論學

甲午夏四月二十三日關中豐川王先生應中丞張公之聘來姑蘇榮與家學耕進謁時在座者尚有數友語次及江左風氣之敝榮因請問今日救敝之宜先生曰藥期已疾講學須從人心風俗之蔽痼深重下砭鍼使疾去還元爲貴耳貴鄉文物甲

海內然積重之勢愈流愈長其在于今則文太過華太繁矣人心風俗之遠不及古處端在于此故今日對症之良藥救文以質救華以實是爲宜也榮復請曰以質救文以實救華謹聞命矣顧不知學問之道如何却是質實處也先生曰所貴乎學者謂其內而實足資乎成己外而實足資乎成物以副造物賦人天地萬物一體之全量耳故孔門大學一脈只在明德新民明體達用的實務上着脚其中豈謂不用講說不須著述不須論辨但所講說著述辨論俱在這明體達用上用事始爲本質根

實之學若外明體達用而曉曉焉騰口講說競情著述徒尚論辨即所講說著述論辨俱爲虛文浮華矣總之天下無無質之文文而勝質即爲虛文無離質之華華而無根即爲浮華千古學脈只以成己成物爲生人要義亦只以明體達用爲學術質實即講說論辨著述亦必歸極于此而後不至泛濫外此而言學非虛即浮學其所學而非大學也

諸友進而請教先生曰大中丞以清操表率于上復萃學爲諸君料理館舍令諸君以文會友將來仍

欲以周程張朱之書勸課諸君而特揭書院以紫陽是欲以力行實踐之學轉移風尚即吳中返原還醇之一大機也顧天下事倡在上而倡之無方責在上應在下而應之不速責在下況諸君四民之首即四民 所觀望惟實體中丞今日建立書院本心實下定志定力以從事于希聖希賢之途而不爲風尚所移易乃不負其特舉盛意即諸君所以立身而惠鄉里者在是矣不亦善乎諸友起謝曰謹受教

一友問朱子之學先生曰敬義夾持知行並進此朱子晚年定本實即孔孟淵源也友因問讀朱子之書宜何如先生曰朱子一生著述甚衆初年原不無泛騖之處中年懲程門末流之弊原不無偏重道問學之處故其晚年自悔之意時時向同人白之全集所載可覆而知也今大全集語類俱在初終備陳讀時却須分別觀之庶幾不至迷于所從然徒觀其言猶無得也必心體其生平孜孜爲學之心而實下遵問行知之功然後謂之善學耳友曰晚年之說此陽明之誣朱子先生亦爲是說乎先生曰朱子大全集中既一一俱在即本傳之末

亦有晚見學者萃于文句訓詁願時時指示本體令其深思自得而知者固已寡矣之言陽明晚年之說誣朱子輯文集與爲本傳者抑誣耶且陽明定論中固不必皆晚年數十條中獨無晚年一二十條耶但有晚年十餘條即可見朱子晚年日造日精之學若無若虛之心又何須蔑其本懷漫無折衷徒欲尊之而適自蹈于誣耶

一友問學術以何爲宗然後不墮一偏即合孔孟先生曰自孔孟而後濂洛關閩河會姚涇皆血脈相貫無不可宗然學以合天地萬物一體爲大以體

用工夫融會貫通爲全諸儒不免因一時之症立補救之方故其爲說不必兼備善用之皆切病之良劑統論之或有未滿之分量今日論學術而欲其酌圓滿不墮一偏必如大學明新止善之旨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以貫之然後中正渾全印合孔孟也然造詣却須要融會貫通之識乃可不然窮甚不審脈絡徒務體備又成子莫之執中

次日進謁坐間有以排陸爲尊朱者先生曰朱陸同師孔孟獨以其氣稟不同故其從入之途遂異然要之謂如孔門諸子學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則可

初非如吾儒與二氏判然邪正之攸殊也況萬世之道統既一歸孔子則今之講學亦宜以孔子爲宗試觀孔門之內文行忠信何教不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何才不有初不聞四科十哲紛紛聚訟也且學者自有當務之急又最忌先立成心今使於自己學術本末虛實之不辨而兢心于前人異同淺深之間竊恐將來入于口舌議論之習此子貢方人而夫子有我則不暇之警也又使自己于入德之途不知叅會貫通而徒聽他人之言爲主見亦恐將來只成徇意見偏適之學而不足語于

殊塗同歸百慮一致之旨此先儒有學者最忌先入爲主之論也榮曰然則朱陸之偏全淺深何在乎先生曰朱子生前嘗謂學者曰某之學主于道問學子靜之學主于尊德性是其氣稟不同故其所從入之途不同也然朱子則心虛而年高故其所成就日進于克實光輝陸子則心粗而未老卽喪故其成就未融乎意見之偏執此則造詣之較然者耳然要之曰陸爲禪學而排斥之不遺餘力則非宜且非所以尊朱也榮曰何謂非宜先生曰禪自是出世之宗吾儒自是經世之學虛實天淵

陸子主于經世以陸爲禪陸子且笑人于地下矣榮復請曰不宜則聞命矣朱陸晚年意見大有不同駁陸何謂非所以尊朱乎先生曰朱子之學所以宜尊者謂其窮理主敬力行之旨中正圓流弊殊少耳尊朱子須實學朱子之窮理實學朱子之主敬實學朱子之力行讀其書務明其旨通其理務踐其行使朱子冥冥中喜得肖子賢孫以光昭其令緒然後謂之善繼善述　　而稱尊耳若不明其旨不踐其行而徒以口排陸王爲功在尊朱果可謂之能繼志述事光昭令緒耶

且當日無極一辨陸子旣多勝氣朱子亦微少濇
容至今讀其往返書問令人爲二先生浩嘆不已
豈容重此喋喋彰二先生前失耶又今日孔曾思
孟宗傳昭如日月卽濂洛關閩大旨亦示人坦途
學者但各務眞知實行一洗黨伐門戶陋習而會
歸于孔孟庶幾吾道日益光昭不負　朝廷表章
孔孟表章濂洛五子而尤加意表章朱子之盛心
卽朱子不且心喜得善繼善述之子孫耶不然而
嘵嘵然爭同辨異卽恐無益于斯道之明晰而徒
自蹈于浮薄也

越三日進謁一友又問聖學從入之途畢竟以何爲
正先生曰千古聖學以明體達用爲大故大學一
書明德立體新民達用內聖外王一以貫之此乃
千古不易之學宗也外此而言學非踈則偏流弊
必甚

一友言象山尊德性之旨畢竟落于徑直徑直便是
禪家一超頓悟餘習豈若朱子之學主積累四平
八穩乎先生曰論入門徑直者有脫畧之病不如
積累之平實而論相資積累者尤須探本之識乎
實正宜資于徑直學者能合徑直積累以從事德
性不離問學以爲尊問學無非主于尊德性本體
工夫一貫相因固可望于中行疑道之選卽爲中
人說豈于流弊之淺深教人專從積累平實一路
簡捷亦自于下學有益若必視尊德性一路爲異
端而排斥之不遺餘力卽不知所謂積累學問者
抑何旨耶矯弊而適自蹈于弊不惟無益于道術
之明晰亦且自蹈于門戶之黨伐而聖道之眞體
實工自相割裂矣友曰尊德性之不可非謹聞命
矣今合徑直積累如何可以兼用乎先生曰以尊
德性爲道問學之本體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實

用卽頓卽漸無頓無漸體用一原古今無[illegible]間不亦兼之耶
先生又曰講學于宗旨頭腦所在分眞偽別大小辨
偏全惟恐其不細若從入之途轍此則如適金陵
者由水由陸之不同不得不乘車乘舟之異致耳
必曰乘車穩乘舟險必曰乘舟逸乘車勞徒見其
無眞識而且虛倣精神啓召于無益也此最吾輩
之所宜戒況我輩萬萬不及古人而徒摘其破綻
以爲口舌之資亦非後生之所宜出也

越十日學[illegible]因病[illegible]進謁先生曰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恬自是
可造之器機云姿性質弱恐不足望于上達先生

曰人只看立志何如誠能矢不甘下流之志下巳百巳千之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何况賢天性清醇正自易造耶

榮問爲學莫先于立志平日非不知之但只是志不能定奈何先生曰此只是不善思耳榮復請曰如何不善思先生曰君若能思得此生道不能明德不能立便是空生天地辜負造物生成之義雖欲不奮勵其志而不可得

榮問濂溪之主靜得毋近于禪否先生曰吾儒之主靜原是爲經世之本故曰主靜以立人極禪學之

主靜却是爲出世之計故曰還虛乃出離三塗六道吾儒釋氏其旨趣原皎如黑白之不同何得以禪疑吾儒之主靜

榮問平日每苦思慮紛拏心不能靜奈何先生曰無欲乃靜榮因請問如何乃能無欲先生曰須體認得無欲之體時時用涵養省察之功乃可榮又問如何樣認無欲之體先生曰程門相傳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法最妙榮復問如何樣涵養省察先生曰論語中夫子與顔子樊遲論爲仁君子之九思曾子之三省其功最實

一友問先生平日於諸儒所得力先生曰生平每讀王文中中說不覺見小苟安之意頓消每讀周子書不覺浮跳驚矜躁之意頓消每讀大程書不覺吝鄙褊狹之意頓消每讀二程書不覺怠慢苟且之意頓消每讀張子書不覺頹唐退縮之意頓消每讀朱子書不覺虛浮粗疎之意頓消每讀張南軒陸文安王文成顧端文高忠憲書不覺支離撓擾之意頓消吾於諸儒益無人不取其長學亦各有得力未敢硜硜然一齋曰也特是存主敬以立極於取諸先生長中得力之多寡淺深有分寸耳

友曰其詳可得聞乎先生曰此非語言所能盡姑言其概則不傚乎日竊見得千古聖學必以合眞體實功全體大用而後中正圓滿不墮一偏諸先生有偏重本體而畧于工夫作用者有偏詳工夫作用而畧本體者更有明于本體作用工夫合一而未滿其量且得力各有脉絡而不必確本一敬以合于千聖宗傳萬世範圍者不佞竊不自量妄欲各取其長悉略其偏一歸中正圓滿以求當于孔孟相傳天德王道一合歸之旨故中間去取有多寡淺深其得力亦遂有多寡淺深耳

桀一日侍坐嘗謂先生不排斥陸王自是公心但近來學者多排斥陸王之立大本致良知爲近禪先生盍不宜明言兼取陸王之長先生愴然曰某之不排陸王者固以平日所自信不忍徇人言而改兼見得陸王之立本良知非陸王之私創乃孟子之本旨陸王可排孟子亦可排耶孟子之立本良知不爲禪陸王之立本良知遂禪耶陸王語言意見之時有偏着自其病然此屬賢者過之之弊耳力詆爲禪不惟于陸王爲失人亦且于自己爲失言且不佞更慮以立大本爲禪不善學者將必至

于情識口耳逐末迷本以致良知爲禪不善學者將必至于支離撓擾任情冥行其不至舉吾道盡性至命之宗流于見聞標榜格套假藉之途不止也一時之毀譽離合曾足道耶

一友問今日紫陽姚江之辨舉世紛紛平心而論畢竟其所以優劣者何在先生曰身立堂上然後見堂下之得失是非二先生天上人也愚昧如余何能辨之然竊嘗講讀其遺文窮探其底裏大抵論其立心皆守先待後之大儒論其得力則紫陽學之功勤而密姚江思之功銳而精合之皆可入聖

分之各自成家無紫陽此道空疎師心之弊無以救無姚江則此道聞見支離之弊無以救也然學紫陽者上之固可望于克實光輝下之亦不失爲學好修之士學姚江則得之固可望于明善知性失且流于專內遺外甚且流于師心自用論千古道統以踐履篤實爲上論千古教宗以流弊輕少爲醇則垂教範世紫陽固爲獨優矣然求此　竟眡姚江爲禪宗而排之不遺力亦失三代是非之公耳

一友問先生每謂於漢唐宋明諸大儒各採其長而

晰其偏是欲以一人之身折衷併包也不亦僭乎先生曰君見評珠價者乎當採珠者之裕組入海也非有絕人堅忍之術不能爲然僅能以一命易一蚌亦尚不能即得其大且圓者而取之及羣列于案雖孱夫穉子可袖手而立辨其大小美惡則以創得者難爲功而坐辨者易爲力也稽先生或於學絕道喪之日煥然開志周學孔之坦途或於功利詞章之穢而啓主靜無欲之門庭或於聞見轇轕之日淵乎闢識仁定性之壼奧或於溺空沉寂之際昭乎揭窮理主敬之實功又或寓言[illegible]離

之逝本始也而重宣立本之旨慮情識之淆德性也而特闢見知之宗皆枌粗而取珠于海也余也生乎其後遺文俱在兩造昭然又終身閉戶探討其中故遂易于細微立脅偏全不淆所謂居肆而辨珠也是諸先生爲其難余也爲其易豈曰能兼容併包乎亦幸生其後耳

豐川全集卷之二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太倉後學徐諫錄
同學諸子　參　閱　及門諸子　校

姑蘇論學

聖門有言及立教宜專主力行者先生曰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本末內外無所不該故其所成就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亦無一不備立教必如此乃能如天地之化工春夏秋冬任運以行而一切飛潛動植之物咸歸化育故曰有教無類蓋所貴乎教者原是因人性之所近一一歸吾陶鑄使之財德達成耳若有所偏主則有去取便是有類矣有類便有棄才亦豈能合于天地之化工曲成萬物而不遺耶

先生曰斯道切近而學者每以迂遠視之斯道平易而學者每以高深視之斯道中正完全而學者每以偏畸言之視爲迂遠高深者其人本在斯道之外言之偏畸者其人自視爲斯道之中然其實以迂遠高深視道而道存以偏畸言道而道亡故意見二字最害道之大弊

譚問近來學者每言禪學與聖學亦有同處此言是
否先生曰此言似是而實非生人只此心心性吾儒
言心性禪家亦言心性初學無識遂疑其有相同
之處　殊不知禪家是把一切天地倫物並自已
身心皆目爲幻獨取此心一點靈明知覺收拾到
至靜至淨而歸于無何有之鄉聖學則實就日用
倫常上用功而歸于盡性至命與天合德之域其
至乎無聲無臭不識不知處若相同要之究其旨
趨則一人走東一人走西如何可以同論學者辨
不清路途纔吾儒之盡性至命而自涉于禪宗清

淨寂滅之途與惡禪家之清淨寂滅而並擯吾儒
之盡性至命歸諸佛氏皆于聖門路途未能了然
于心者也
一友問先生言本體必歸重于工夫言工夫必歸本
于本體何也先生曰有實工夫乃有真本體有真
本體乃有實工夫安敢不合言之
一友問佛亦可謂之聖人乎先生曰佛是衰世之賢
者有托而逃焉者也謂之聖則不可聖是通明之
謂佛氏偏蔽于清淨一邊其通明何在
一友問有願學朱子不願學諸儒者先生曰學朱子自

平正穩確但朱子生平之學日進日邃亦屢變益
精其初鑿程門末流之獘也故其言道問學處居
多其後鑿學者多牽于文句訓詁也故又時時爲
之指示本體然要之言學問非偏廢存心養性之
功而言本體亦即在日用倫常之間細觀大全集
並　朱子本傳自見我輩尊朱子要知其
生平救獘之苦心更要知其晚年矯偏之本意乃
不至徒尊朱子者病朱子耳
友問朱子所造至于何地先生曰未嘗親炙其德
輝何敢妄斷然就其論述想像其實詣亦庶幾乎

充實而光輝矣
先生曰人性本善不假人力而善然亦豈能不假人
力而使不失其善者陸王立論意在張皇本體之
本善未免于盡性復性實工夫若有脫畧殊與六
經四子本旨有異苟不善學虛見不實之獘所不
能免然鑒此而不知工夫所以全本體而又舍本
體而言工夫支離牽纏又豈能免必如中庸尊德
性而道問學然後爲中正圓滿也
先生又曰好直捷者有脫畧之獘專務講說辨證而
不知探本窮源者支離纏繞之獘亦所不免如天

秤然左輕而加之太重則右又輕矣我輩既以孔孟爲大宗何可有偏重一邊之說以爲後世學術之害

一友問朱子之學已至于充實光輝而全集中不無涉于多學而識之說何也先生曰朱子之意原欲由博返約故初間論學時每涉于此然亦少壯未通透時見未圓融不免有此耳故其後屢以爲悔即孔子不嘗曰五十知天命乎五十之前固不敢自謂知性知天也然論人以晩年所造爲定評勿中間不須深求也況到後來既已自知其前之偏

重即前失又何足爲病者

先生又謂諫曰近來士風不講學術者全然視此事爲迂濶略知名目者却只以口舌議論當之舉六經四子眞知實踐之旨墜地無餘深負孔孟之良訓吾輩宜以爲鑒也

諫問君子義以爲質必要禮行孫出信成陸王之學得毋但有義質信成無禮孫工夫與先生曰不是全無禮孫工夫只緣有任性師心之病在裏面所以異乎孟子之純粹而見解時流于偏畸且義信類禮孫爲出行只可言得禮孫恰好不恰好言不得全無禮孫今觀象山義門風規荆門政績陽明討逆之畧擁功之仁禮行孫出豈其無之但以天稟爽邁高明未克工夫殊未詣極一切言行未免任性帶氣一往前覺得禮孫工夫不免疎歉耳未可遽全無此一項條理也

坐問有極詆王文成爲禪者先生曰王文成天姿極高極倚快見解明爽處同時講學諸公無及之者其病却在當時無出其上之師友爲之切劘又其生平不甚得力于六經故其自識易偏處極可取而其師心自用處流弊亦不少若目爲禪恐未可

禪自是出世之學文成自是經世之學明世宗許爲有用道學自屬公論但未若顏孟周程之純粹耳彼推之過當而以爲直接顏孟者固屬過實之譽若斥之過甚而以爲吾道之異端亦涉失眞之毀也吾儒自有三代之直道在奚容任意爲是非

或曰顧高馮三公皆巨儒也而皆力詆陽明無善無惡之說抑又何也先生曰陽明此言語病即不無然推以無意無我無極太極之旨義亦可原而顧高馮三公必欲鍛成不可救之罪亦太覺深文矣此正黨錮激烈之餘習吾輩宜以爲鑒尚足謂

據師
謙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陽二先生近來學者多指爲禪果
然[illegible]此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陽明末流之弊立論推排
耶[illegible][illegible]之說故[illegible]先生言本體以性善爲宗言
工夫以小心爲主高先生則力持明善復性之旨
此[illegible]本四子以立教貴鄉有明一代學術當以
二先生爲主盟者並二先生亦目爲禪豈吾儒僅
聞見[illegible]識徇迹倣象之學耶又豈正心誠意盡性
至命之旨特二氏有之初不屬之吾儒耶不特視
吾儒之宗傳僅落于格套皮毛抑且割吾儒之精

微[illegible][illegible]歸之二氏于六經四子之成說亦日習而盡
忘[illegible]且今之並目顧高爲禪者以其言性善言小
心言明善言復性類于虛寂不似朱子之主敬合
窮理主敬力行並進爲平正確實有可依據耳故
力排象山之立大本陽明之致良知並顧高之性
善小心明善復性而擯之獨不思朱子平日之學
術何處非本性善小心明善復性爲旨歸今觀大
全集百本語類百本以及諸經書之註䟽雖不單
靠心性提宗旨然何語不本此旨爲淵源且試問
朱子之言窮理非即窮此性善小心明善復性之

理而外此更有何理乎朱子之言力行非即力此
性善小心明善復性之行而外此更有何行乎朱
子之言主敬又豈于此性善小心明善復性之外
更有一段收斂把持將來作敬而主之耶又朱子
主敬之旨果異于顧端文小心之旨耶朱子窮理
力行之旨果異于高忠憲明善復性之旨耶是不
特無見于顧高之底蘊並不察于朱子之源流也
總之吾儒論學術之大全能兼採諸家之長而不
輕没先賢之善固爲大公即實踐朱子之學而防
其流爲虛寂之弊絕口不言顧高之旨亦無不可

但不可不參究朱子一生論學之旨並不參究顧
高與朱子異同之旨且目未觀其書爲何似人禪
亦禪隨聲附和耳
或有問及薛文清與陸王之異者先生曰薛文清最
穩當平實此救陸王之弊者也然學以盡心知性
爲大本陸王言心性處自分明學文清者却須參
以陸王本體之見乃本體工夫一貫不偏畸重則
或彼或此流弊皆不克免耳
謙問禪自有禪之樂吾儒自有吾儒之樂若以稍曠
達爲即是禪學則曾點春風浴沂禪也中庸鳶飛

[illegible][illegible]際也朱子圓融無際大無餘只此身心是太
虛程子傍花隨柳及弄月吟風等風味皆禪矣不
特此也卽孔子朝聞夕死于我如浮雲皆禪機而
程子鳶飛魚躍至引禪家活潑潑地之語以證
之則又分明是禪矣且禪是脫離倫物綱紀而以
靜虛爲樂吾儒今日只讀聖賢書日盡倫常事其
主靜乃爲立人極耳何患入禪乎先生曰君言自
是但亦須辨得儒釋分界處清楚乃可不然却恐
偏[illegible]成窠誤入于禪耳此亦不可不知也
謙問吾儕學道工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不可偏

廢亦不可偏重須銖兩悉稱然後爲當不知是否
先生曰爲學不知尊德性則流爲俗儒之支離聞
見然徒知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亦類于二氏之
溺空滯寂故朱子有去兩短集兩長之說然却要
知尊德性之功原在于道問學而所以道問學之
意亦原是爲尊德性本體加以工夫工夫不離本
體道時說箇筋膠融浹也可卽說箇銖兩悉稱亦
無不可若不知一體相成而徒言不可偏廢卽銖
兩相稱之說又成執中無權門面調停矣
先生又曰朱子志道章註云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此
是印合孔孟之學宗以立言者今日學問必皆
體此旨庶幾一貫不偏方爲大學正脈也稍偏則
不陷于禪宗之虛寂卽流于俗儒之支離矣
一友問著述亦明道之資或亦不可無者先生曰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著述非所先也必也爲明道而
言乎論理可也爭門戶競上流則不必
一友問先生與中丞議論不合處得以一語轉之而
不深加折辨何也先生曰道理[illegible]見深者豈
能使盡其全量一言[illegible]上流此淺
丈夫之爲耳且安[illegible]偏乎至我不漫

然隨順中丞而必爲一言轉之者道也隨中
丞則有中丞而無我故不然以善依憑直待中丞
且自已亦不敢自蹈于徇人而自信爲盡當故特
轉以一言虛心相商耳
謙問謙嘗擬學而時習不亦說乎之解謂學如開井
然用許多工夫將來求得泉也及開通泉眼則水
自源源而來學而能貫徹原頭自然心神活潑油
油然胸有眞趣而得悅心之境不知是否先生曰
頗爲得之但却要知這學字是朱註明善復初之
學則悅字乃有來路若如世俗之所謂學卽恐惟

守着腳理會者當工夫者惟其與子靜二人耳嘗
敬其為人老兄何可輕議又嘗曰某之學重在道
問學子靜之學重在尊德性自今當舍兩短集兩
長又因陸子以無書問則重貽之書有無若居士
兄遽斷來章之嘱是則文公之于陸子其見解固
不必有水乳之合其人品豈遂若薰蕕之異未嘗
不于學術異同之間深致其辨初非于意見離合
之中相視如讐今若值擯陸為異端是反誣文公
生前刻異端之說而不知辨変異端之人而不知
拒不幾為文公貽生前不知人之失乎且朱陸生

前道誼之交自我們數百年後始為之分黨與而
爭門庭重蹈陳清瀾學蔀通辨之故轍不惟自已
徒落得無知人論世之識亦且于前賢本來和諧
中損生黨伐之恨以貽其幽冥之大憾故旣有所
不敢且不忍也知朱子之于陸子則知朱子之與
王子矣

淶問陽明先生謂事理只求諸吾心不可于事物上
求又謂盡吾心之天理自合乎古之儀節不必講
求古之儀節然則如古曲禮小學諸書所載溫凊
定省諸儀節可以不講求與先生曰外吾心原無

所謂物理物理者吾心處置事物自然恰好之天
則也固未嘗離却事物然其機緘却在吾心一切
事物之來前特為吾心觸發之端耳如親當孝君
當忠是固昔人之所疑事事物物自有定理者也
獨不思君親一也臣子則有忠孝者即有不能忠
孝者有忠孝之極其分量者即有未極其分量者
忠孝之理果于君親之身求之乎亦于吾身求之
乎大率義內義外之辨極精極微雖賢者未易晰
其端委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苟不善會未免
涉彼長彼白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見故陽明先

生眾而歸之吾心是固孟子義內之旨其理自精
但此理固在吾心而吾心未明之初豈能一一悉
達其蘊盡滿其量乎曲禮等書所載儀節皆古之
聖賢從此心精義入神之後以利用安身之道書
之簡策而詔示天下後世者也故必須多聞多識
即古人盡性之言行觸發吾心未見之端緒即以
證吾心已見之端緒然後心量克盡與聖合符是
講求古來儀節正禮記所謂多識畜德之事其于
開發本心印證本性深有賴焉此中庸明善之功
不廢博學審問而曾子以為輔仁有藉于會友也

故謂講求儀節在知其要領無非求明此心之天
理初非執定古本據爲應事之準則可若謂但致
吾心之良知而全無事于講求古人儀節不學不
問之人尚不知心作何狀如何爲盡且不知吾心
原與古聖賢之心同一體量而古聖賢一切盡心
之節目原無非我心自有而宜盡之條理縱此心
不雜于人欲之私而以茫無證會之心師心自用
其能于吾心悉達其蘊盡滿其量如古曲禮等書
所載之儀節周詳美備乎亦見其乖張而謬戾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以人性之善原與堯

舜同而堯舜則千古能盡性之人千古人盡性之
準則也欲踐吾性正須實學堯舜故書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獲固獲吾心之理然不于古訓是學亦
將何所則效而有獲乎陽明先生主張即心即理
之說而並其開發印證吾心之實功而廢之是亦
未免懲噎而廢食無怪乎後世譏其多師心也

姑蘇論學

上海後學沈　堂錄

問主敬存誠乃爲學大關鍵蓋學問之道以收放心
爲要而欲收放心舍此無從下手也今堂非不欲
收[illegible]放心其奈惰慢縈擾之私隨剗隨生甚至加
意振作而困苦百出必至廢弛而後已不知用何
方法乃可把持牢固漸造于醇熟地位先生曰禮
曰君子莊敬日強易曰閑邪存其誠爲學而欲使
惰慢縈擾之私不生豈有他法哉亦惟實下主敬
之功實盡存誠之學而已但非實見得吾心本敬

本誠之體而直截從本體上着工夫竊恐以硬把
持便謂即主敬之眞強差排便謂即存誠之要也
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君誠欲主敬而存
誠乎曷先于格物明善之功實落圖之
問吾儕自知福薄之人要積善以培根本惡念固不
敢萌而浮游妄想終難排遣即如今舉業粗疎自
知庸下而功名之念中擾于胸中往往有僥倖一
得之想且于事至物來從沒有善處之法未至輒
躊躇所以應之既至忙亂毋多不當過去又割捨
不斷計其得失只極一小事過了一個日子此無

才乎抑未明理乎先生曰所云惡念不敢萌而淫
游妄想終難排遣一段見足下天良之本善又見
足下自知之分明可敬也顧浮游妄想豈排遣之
所能盡亦豈有才者之所能排遣哉葢吾心浮游
妄想之私原不可使之擾吾清明靜定之體而徒
欲盡之以排遣竊恐即排遣成浮游妄想矣昔顧
端文先生嘗轉孟子養心莫善于寡欲之言曰寡
欲莫善于養心此眞工夫合一之見爲千萬世求
放心者澄源探本之論也然則足下誠欲禁浮游
妄想也正不必于浮游妄想尋對治法但從本來

無欲之心體用體認涵養之功使吾心大公順應
之體𠄢見得分明養得純粹到得道心爲主時卽
人心自當退聽而浮游妄想不禁自遠矣
問堂自幼稚慕賢豪心圖就正柰生年二十八矣所
交落落無有合者居恒每有寂寞之感夫惡習固
不敢入而善者亦未得相與也豈德鄰之難歟抑
動與人違而不自覺歟願先生有以教我先生曰
天下賢哲皆同道同道卽同心故賢與賢或聞風
而殷慕或傾葢而談心甚至有讀其書憾不親炙
諸百世之上者葢好之眞故其求之摯求之摯卽
賢者且與我有同心而求我矣尚安得有落落寡
合之感歟且方今卽無上聖大賢至如堪爲足下
師者所在不乏而二十八年竟落落無合豈德之
孤而鄰之寡耶竊恐足下不能于未見之先如古
之慕賢若渴既見之後不能如古之賢賢易色與
賢者若不能如古之親仁就正與賢者遇不能如
古之降節服教則是動與賢違而不自覺也夫如
是卽足下再至二十八年其落落猶如故耳豈獨
今日哉且性習無中立之勢善者既未得相與卽
惡習恐日久而潛入不覺也又不獨德鄰之難矣

甲午夏家君以應計中丞公之召至姑蘇講一時
諸名士多見顧于寓中中有一二論學稍岐者每
以潮濱陸王為尚家君輒平心酌剤未嘗少徇
其意許余沈濶因南中有識士也有所問必録
而記之然于折衷陸王之說㕘加迴護輒將實
其所録于家君家君于其回護處則與姑其原
說改正焉功請曰陸王為蘊中一二從中丞遊
昔所損㠯少隱之家君愀然曰是何言也道天
地之公也二帝三王之所不得私孔孟曾思之
所不得私吾輩論道亦惟其公者公之而已孰
己排人與夫徇人忘己皆昧心而害道者也吾
于此道四十年中由二帝三王孔孟曾思而下
及河會姚涇更由河會姚涇而上衷于孔孟曾
思二帝三王始之由同以觀異後且由異以歸
同盡殫費探討體認之力始有此一隙之明茍
明知其如是而昧心害道以徇之無論非大道
之公也自違本心亦甚矣且吾于陸王採取其
長處極多即補救其偏處亦不少一旦盡棄其
夙學以要人一日之合自作風尚不尤甚乎是

惟宜據目前之原說以求正當世倘得當世明
識平心者　謂予是　余固得同志即當世有
明識平心者而能確指予非予且得益友同護
亦無所用也嗚呼家君之命録此而不諱也固
就正有道之深心所由寄也聞此編者能鑒原
其心之不敢私斯道之幸也能切摘其見之尚
有偏尤斯道之幸而家君之所懇祝耳

男功謹識

姑蘇紀略

男功謹錄

寓蘇日友人有謂家君之學原是陸王者功歸以告家君曰此譽我而失實耳非毀也今無論陸王學術自有淵源卽如自宋以來濂洛關閩靡不有堯舜君民之志然皆以未能得志行道致令無識者有多議論而少成功之譏象山義門之風冠絕千古荊門之政備見躬行陽明初爲王事卽琉黍劉瑾之勳事福建以撫賫任無兵糧之客臣总身总宗而蕩滅宸濠滔天之逆至于平江西兩廣積年猾盜皆能不動聲色偉勳爲前此諸儒所未有旣足刷道學迂濶無當之羞並足徵吾儒體立用行之效使在孔門卽不得列德行之科亦當于言語文學政事三科中高占一班如我迂疎庸腐常愧不及二先生萬一今曰原是陸王之學則我竊附爲幸矣是深譽我者孰如此言但如象山之學主于立大本而我平日必言本末兼該陽明之學主于致良知而我平日則必言知行一貫未嘗不于陸王採取其長正未嘗不于陸王補救其偏則是我于陸王非不爲世儒之排斥而要之言論自各有

淵源旨歸亦各有着落原不倖也今乃比而同之此則[illegible]聞我之兼採陸王而未察我之學宗何如並未嘗目覩我平日之論述何如故不免有此說耳[illegible]者

功因[illegible]本末兼該知行一貫目與單提立大本致良知[illegible]者[illegible]全之分而知[illegible]多以陸王之學爲說何[illegible]日象山之立大本本于孟子陽明之[illegible]孟子今觀孟子日先立其大則小者不[illegible]立大本初非遺末也陽明以致良知其[illegible]曰實致其良知于日用倫物之間是致良知初非遺行也但二公當日欲矯支離聞見之弊不免意有偏重而從之學者毋不能善學其原說讀其書者復不能會通其本旨遂致有于內偏重之疑由是禪學之疑因之起而爭門戶者遂聚訟盈庭矣故我每言學必言本末兼該知行一貫以補其言外未盡之端使聽者一聞了然或當免尚口者頰舌之煩爲吾道斬去一重葛藤耳究之豈能深加乎其原旨也不特此也且如周子言主靜而我嘗動靜交養程朱言主敬而我多言敬義夾持此亦豈能加于三先生本旨毫釐者特我生乎

其後有鑒于末流不善學者之舉一廢百未免由
始立教者之語有偏岐故合下即合體用工夫
以立言先消這一重語言異同之障是則諸先生
對特製方之醫而予折肱救弊之醫耳偏全之說
貌若似而情實未盡也至于疑我之學是陸王此
則近時學者之習見蓋彼亦未暇細究孔孟是何
學術亦並不推陸王立大本致良知之淵源出于
何人並不知陸王立大本致良知之宗何以流弊
近禪且並不暇徹底窮探禪之爲宗若何但見陸
王之言立大本致良知即曰禪學至于目不覩陸

王之書者亦從而羣譟之曰禪及詰之則曰近時
學者皆云及問近時學者何以禪陸王如是之甚
則曰陸子重內輕外重本體略工夫且與朱子無
極之辨有異同朱子之門人曾禪之而陽明則生
平不以象山爲非者也且致良知之說亦有似乎
重德性而略問學故並禪之耳至細詰以立大本
與致良知之說何以是禪既茫然莫辨更細詰以
朱陸異同于無極之辨信矣不知既辨無極之後
朱與陸之相交也何如則亦于朱子全集中晚年
所以與陸往還之書並陸子集中與朱子往還

書舉茫然莫知其梗概也但見不闢陸王者則曰
是附會陸王者更見有取陸王之長者則曰是眞
學陸王之學者也此友之疑或亦出此耳殊不知
我生平之學尊孟子故于陸子之言立大本王子
之言致良知不惟不敢排斥實心取焉然我取立
大本之旨而鑒于陸子畸重立本而使人有遺末
之疑也則補救其闕而申之以本末兼該之旨有
取于致良知而鑒于王子單提良知使人有遺行
之疑也則補救其闕而申之以知行一貫之旨此
知製方藥者未嘗不于术芍連苓有專用之時而

佐使炮製之間固自酌劑平允殊無偏勝之患則
與彼之用术芍連苓者固不可別而異之亦豈容
渾而同之耶且我深惜近世學者自已于明善誠
身之要不肯實講一句實做一步專以譏評先儒
爲從資口舌之具文又並不肯實于朱子之書細
心體認精求原委于朱子之教身體力行詣深造
極而專以攻譏陸王爲尊崇朱子之借資無論其
學術落于徒尚口耳大失朱子平日教人躬行實
踐虛公取善之至意即其立心先已不可對朱子
而實聖賢也故我于朱子不敢徒讀其書而不體

其心徒尊所聞而不行所知于陸王未嘗不取其重本之得亦未嘗不救其偏內之失殊不敢爲世儒之口鬨陸王便爲功在尊朱也故生平于朱陸學術之辨自己取舍之間皆平心質理不敢昧心作一字含糊摸稜之言欺天罔人此友徒見我之不排陸王兼取其立大本致良知之旨而未察我所以補救之本意則心以爲學陸王之學耳

功復問曰然則朱陸之異同何如家君曰我輩生二先生五六百年後無從面質二先生底裏然遺文俱在誦詩讀書固可論世知人也大抵二先生生

平所觀面則鵝湖白鹿耳鵝湖之會朱子之意欲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子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然未大辯詰也白鹿之會則有同無異故陸子義利之說朱子親剔之貞石而跋其後至無極一辯而意見乃大相左矣然其生平書問則兩家全集俱載其本末始終叅互考證正自可以得其概也大抵朱陸之學同尊孔孟而氣稟之高明沉潛不同故其初之從事未免各從其性之所近以入沉潛者所好在篤實高明者所好在易簡朱子之學術雖尊孔孟而其稟賦之篤實與曾子子夏近故其生平所學原本于曾三省與子夏博學篤志一章之旨而教法則原本于子夏教不躐等之旨陸子之學術雖亦尊孔孟而其稟賦之高明與孟子近故其生平所學原本于孟子之立大本求放心而其立教則有似于子游重本輕末之義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即以此各授其徒亦如親炙孔門者之造就各自成家也但朱子好學而得天之齡長故年彌高學日進而德且彌劭陸子則負氣而得天之年 短促故學卒未至于孟子之醇乎其醇而師心之病

終未化意見之執終未融耳

功曰然則今日當如何遵守家君曰萬世師表者孔子今日學術奉孔子爲宗而兼採諸儒之長以會歸洙泗此萬世之公論亦朱子之素心若慮初學易迷于所往流入空虛而一心恪守朱子之學宗詣精造微以達于孔孟正自平正確實但不可不講于孔孟之宗傳不講于朱子之學宗不講于陸子之底裏且不實學朱子之學而徒以口頭排斥陸王爲功在尊朱耳蓋尊其學在眞明其旨而實踐其行徒以口頭排其疑似爲推尊不惟非尊朱

之貲輩亦且于一道同風之世徒生黨同伐異之轍于吾道眞知實踐之途僅成一口舌聚訟之庭如閭閻婦女一言之異輒爾角口不止已爲吾黨況又不能深得其情而徒傷吾道之　公平

功復請曰近世學者皆諱言陸王吾父心不沒陸王之長可矣或宜諱言之以息紛紛之爭家君蹙然曰小子言何鄙也道萬世之公也如我不沒陸王之長而仍補救其偏自信此心可以質諸天地質諸孔曾思孟質可質之矣陸王二先生于百世之上彼尊陸王者請我補偏之說尚不滿于陸王至有

面規之者我不恤也闢陸王者謂我取長之言附會陸王卽有背毀之者我何恤乎且我生平過不自量願學孟子故于知言論世頗費心力四十年來于諸儒先學術原委微細窮索始之由分悟合繼且由合晰分乃始有此平心質劑之微明今卽不敢謂百世俟聖于不惑顧其自信此心此理之公亦久矣棄自信者而一旦以避謗畏譏之故隨聲附和心何安乎且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天地鬼神昭布森列違平日自信之素心以取悅世儒之口非于[illegible][illegible]知何乎[illegible]護之更論賢肖疑似之

謗亦負慚于孟子辯禹傳子伊尹割烹百里奚飯牛之義矣其若願學孟子之素願何今以往有鑒我之心而知我者我聽之卽有闢我之言而仍以爲譏者我亦聽之若曰是宜回護而隱諱此鄉愿媚世之術也且未論其見解之偏全是非卽其得罪于天地鬼神前聖昔賢亦甚矣我則何敢況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當世之高明應自不乏倘因我之說有正我之失而當者卽我獲其益更若因我之言有少解其惑而悟者卽人獲其益是我一直言無隱而人我皆益也又何諱焉

功復問陸子之立大本王子之致良知旣淵源于孟子而後之學者往往擯之爲禪何也家君曰是亦有說焉孟子之言立大本致良知是統論學術故立大本爲吾道首尊之條理而良知亦吾道應有之脈絡而陸子之言立大本王子之言致良知乃是單提宗旨單提爲宗卽未免偏重之流弊生矣故重在本則未免語末或輕宗在知則爲言于行似略是以爲世道計者憂之以爲斯道中正圓滿無有偏倚旣偏于內則流弊易至于遺外旣重于禮則流弊易至于遺用一不善學而吾儒知性盡

彼之旨且將流于佛家明心見性之途矣于是先正為防微杜漸之慮者曰陸王偏重本體易使人遺工夫而竅實用其流弊與空宗近而逐聲者遂並不窮其底裏而直禪之曰先正其人曾云不知先正乃防微杜漸之義耳究之陸王教人存心盡性于人倫日用之中禪學見教人明心見性于三界萬象之外血脈宗旨天淵分異直舉陸王而禪之陸王不且笑人耶又其謂窮理知言何故余于陸王未嘗不惜其立意有時涉于偏着下語有時涉于岐重又未嘗不防閑其流弊補救其闕失而

終不忍直加以禪學之目蓋我看得陸王宗旨分明更看得禪學宗旨分明故不忍以本來不同者隨聲渾合也

功俊請問既願學孟子則論學一遵孟子之意皆可矣而平日每舉大學明新止善為學宗何也家君曰我于孔子後反覆推勘惟孟子見明力定卓然為吾道長城其書明快的確無一非孔子心印故生平不自量其力之不逮而矢願學之志然孟子生異端與吾道爭衡之日而我則生吾道中門戶自相黨伐之時專本體者略工夫重工夫者遺本體重真體者務實用重實用者輕真體一門之中互有是非一家之內至相異同斯遂幾成口舌議論之場矣故我論學宗大學明新止善一貫之宗而初不盡拘孟子之言如老學究區區奉一先生之說而不知變也然要之明新止善豈有加于仁義之言者第其為旨體用工夫渾然圓成得善學者學之固天德王道之一貫即不善學者亦不至于偏岐貽弊故我願學孟子之為人而學宗大學之宗傳耳

功俊以宗大學之宗傳其若願學孟子何家君曰昔孟子願學孔子然孔子單言仁而孟子則兼言義我學孟子之為人而學宗孔子之心傳安在其不善學孟子者且孟子願學孔子而我直宗孔子之學宗正所謂願學孟子也蓋我願學孟子者心心之相印而論學宗大學者則溯源窮本抑又斟酌方藥之時宜耳且千古學宗惟大學中正圓滿本無滲漏自不容舍此他適矧　國家表章孔子萬世師表之題昭如日星遵王不悖之義亦復應爾也

豐川全集卷之四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門人　趙　泰謙錄

同學諸子　參　閱　及門諸子校

侍側紀聞

泰一日問聖學宗傳先生曰無遺王道之天德無外天德之王道無廢工夫之本體無離本體之工夫大學一書吾夫子統會天德王道眞體實工以立宗蓋古今學術至此乃範圍莫外吾輩既奉孔孟爲師表須是依大學規模學去乃不至迷入小戶

旁門

又曰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毫偏着不得一毫滲漏不得但有偏着滲漏卽屬執一執一之病卽賊中道故孟子力闢楊墨更惡子莫之執中耳

會得孔孟一貫之宗學術乃云會歸皇極若于一貫之旨看不分明用力雖勤終落門戶以其所用之力不出門戶之中故其所造之詣只成門戶之學也

救弊不妨各從其所急立宗却不可流于偏着流于偏着則卽藥仍爲病很入門亦不妨各從其性之所近歸宿却不可不底于中正一失中正則成舉一廢百流弊且中于世道人心楊墨初間亦是學仁義的心教人亦是教人學仁學義只以立宗偏着歸宿不知中正遂成異端流禍當世吾輩所宜鑒戒

工夫疎濶只是本體不眞不得借口境遇阻人本體迷昧只是工夫不實不得借口姿禀限人從古無有眞知不能實行之人並無實行不能眞知之事中庸所以引舜回之智仁以明道之明行也

眞徒張皇尊德性亦莫徒鄭重道問學實實在在有

道問學的客工夫乃算得眞能尊德性眞眞切切在尊德性上着主意乃算得眞能道問學見不透這底裏卽尊德性必流元虛道問學必墮支離其爲流弊正均爾

細看六經四子中言學術的本末終始便見得後儒之學未免參和意見既成意見便于道之全體大用不該不備雖欲不流爲門戶而不得故學諸儒者要須明得二帝三王周公孔孟是何等心行何等局量而于諸儒取長擇善補偏救弊務視諸前聖爲準繩卽于諸儒集其長而不至仍蹈其偏會

其善而不至仍流于獘庶幾諸儒之德美皆我之德美諸儒之踐畧我無其踐畧諸儒樂得有我以善繼善述而我直可以集諸儒之大全正諸儒之心待也不然縱學得那諸儒先的皮膚既不知其精神命脈復不知所以補救即先儒之優孟且不可望矧敢言大禹幹蠱盡衍之大孝武周善繼善述之達孝乎吾輩切宜于此等處大下窮理知言之功以爲終身則效趨嚮之準也

泰一日侍側請問靜敬之旨先生曰此心不懈之謂敬無欲之謂靜言畢又謂泰曰這裏須有知性工夫始得若不知性即主敬亦是假工夫主靜亦屬虛氣機皆非實義也泰因問如何不知性而靜與敬皆虛假乎先生曰子試體會能于這裏更透一格即識見更過一關矣吾言乃吾見汝悟始成汝見也即不能遽及于儒經一番苦思自已有一段若疑若悟的那種子在心裏即吾言且易入耳泰退而反覆思之越二日請正所見曰泰思靜乃性之真體段本非從外得敬乃性之真精神亦非從外來故敬必本之性而始真靜必歸之性而始實所謂一真百真苟不知性縱極意把持終屬氣

機上安排之物所謂一假百假爾先生爲之首肯

泰問理氣之分與德性用事氣質用事之分先生曰就主宰處言謂之理就運用處言謂之氣其實主宰即運用之主宰運用即主宰之運用也所謂德性用事者亦是從此心之悟時言之耳其實即此氣質之性之悟初非氣質之性之外另有德性也所謂氣質用事者亦是從此心之迷時言之耳其實即此德性之迷初非德性之外另有氣質之性也論理能窮其理之所以一又能別其分之所以殊始原委分曉爾

泰一日問盡性之道先生曰當惻隱時便惻隱當羞惡時便羞惡當辭讓時便辭讓當是非處便是非勿參以後起之念務充其本然之量惟日孜孜不敢怠荒

泰一日問如何得動用紛紜中一一能中乎天然之節度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則靜者人生本來之天則也人若于靜中有體認涵養之功恰合乎本然之天則自然動時恰合乎本然之節度蓋這節度即天則之節度也靜時恰合動時自

[illegible]至于走作
又曰立體致用之道如調馬然平日調習得性情馴
良自然上路時行走調順然臨時御勒之法亦正
不可少忽總之此事專靠不得臨時制御之力亦
專恃不得平日調習之熟要須動靜交養刻刻堤
坊始無走作也
仁義禮智信大道之綱領統是矣學問思辨行學道
之工夫統是矣然五常本與用而同體五事實緣
途而相因講學明道若于這裏看不透打不徹不合
是割裂本體即是落于籠侗不是支離質工即是

流于疎略其于聖學總無是處
貌天盡地祇此一點中和之機作三才之命故致中
和三字生人以戡然之身配三才之道也這裏無
人推謝處人雖欲推謝之而亦不可得只是聖學
不講學者看得此三字太大吾身太小遂諉爲匪
常人所勝任耳
志欲其遠功欲其實體欲其眞用欲其達一有或缺
卻難折足
此事不是說得是便已近時舉業家視爲迂濶者既
不識這字是何事即一二講學宿儒亦只以著書
立說當之又不惟其理之當而只以意見爭門戶
嗚呼弊矣
又曰[illegible]分而大道裂意見生而微言晦此道日支
離[illegible]可歎息
學[illegible]
[illegible]爲第一義然路逕之邪正易辨大
[illegible]辨故格物明善之功必與擇師親仁之
[illegible]至道乃可
[illegible]一書乃孔子上下千古折衷學術獨祖述堯舜
[illegible]而爲此大中至正圓滿平實之旨以立教眞
是合體大用眞體實工包舉無遺千萬世統固人

世[illegible]莫過于是後儒舍之不講往往自立宗旨
此處卽無勝心亦覺其于大學宗傳未能細心體
認而洞悉其本末終始也誠洞悉其本末終始試
一就後世立宗諸說細細與大學比較自見得後
世所立之宗僅大學自具之一端而全體實有不
備當恍然悟偏見意見之割裂大道矣
先生一日謂泰等曰自已從天生來只帶得這一點
性作五官百骸主宰爲酬酢萬變根抵而終身苦
昧逕不知作何體段作何涵養眞是氓之蚩蚩
又一日謂諸子曰此後不必苦辨本心本性之說但

實存其心卽養性在其中實養得性卽存心在其
中紛紛辨本心本性不知實從上邊守住下存養
之功縱自今日辨至白首祇是添得口頭閒議論
耳心性依然不管我事也泰曰然則可不必辨乎
曰前人論得如彼詳日來吾爲諸君言亦不可謂
不明矣何用更煩頰舌乎泰曰然則孟子何爲舉
存心養性而分言之曰孟子是爲不知者細數事
天之目故不得不合存心養性僉舉然其實早已
合言之矣泰未達先生曰首節不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乎或從舊說盡心乃能知性或從朱註盡心

由于知性總之是心性相因舉此該彼初非將心
性二字截然分段又不成是性非心也
又一曰謂諸子曰此後但奉孔孟爲大宗而以六經
作印證之本以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之言作登高
階梯卽學脈不至走入旁門小徑至于近來一種
小辨害道之言切不必觀更不可信蓋彼實無眞
見徒滋口耳將理學二字作爭勝之具也詩曰無
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小子戒諸
眞識公心可以論道匪是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免
矣

昔孟子爲滕世子言人性皆善堯舜可爲至其引成
覸顏淵之言又至詳且明這豈是引誘滕世子故
作此激昂之言至理實如是耳近時學者見人說
希賢希聖便視爲天上事不惟未明孟子之旨亦
看得自已本性不善身分太低矣
學道是學所以行也不行而徒尚口舌抑末矣而言
又不精不當則道之蠹也
泰習靜坐先生謂曰靜坐一事莫怠慢却心急不得
不疾不徐之間有道存焉程朱王高諸先生皆有
說可味而高子尤爲暢達須實加體履乃有進步

起脚一差終身迷惘卽迷中猛醒轉頭已枉却多少
功力故大學以格物致知爲入門以知止知至知
先後爲本務
泰問聖學所從入先生曰須于四子書中體究孔曾
思孟心行以會歸于二帝三王道法淵源之宗命
天德王道融會貫通乃能于千聖經常之道得入
門耳若識不能遽至于此且于濂洛關閩河會姚
涇九子中從其性之所近討一入頭可也然切忌
到得入頭時泥于門戶之見而不知變終身只成
門戶之學耳

當國家者無違出前人之識而好更張前事祗益亂
耳論學術者無高出先儒之學而喜評駁先儒祗
益僭耳

只無欲便澄然無事內外兩忘能內外兩忘亦便心
中無欲明道定性識仁之旨正與濂溪主靜立極
之旨表裏映發誰謂周程學術淵源不同

會得九思九容無一念一事一時可懈之旨便知得
敬之一字眞合內外兼精粗該本末人已而爲聖
學成始成終之要義

敬豈是拘苦事近來一輩學者毎喜舍敬言樂直是

不知敬之眞味然敬原非拘苦事樂亦豈放誕事
而近來又有一輩學者往往言敬諱言樂匪直不
知樂亦直是不知敬耳

古今論讀書之法多矣至于朱子則諭之尤極精詳
無不耐人尋味然要之以反身體認爲要以窮經
致用爲貴徒恃誦讀而不知反身實踐負販之學
也徒明諸心而不能實見之行畫餅充饑之學也
雖多亦奚以爲

虛言天道不如實盡人事先儒名言也然予以爲眞
明天道則雖欲不盡人事而不得故君子于天道

人事俱下窮探實工

易是[illegible][illegible]人教人寡過之書明斯旨者可使四聖人
[illegible][illegible]讀之意昭如日星卽可使中材下士披經
而學者坦若大路

人性中只有一個善其惡乃善性之自已作賤處不
是善與惡並從性中生來猶之天地間只是一個
陽其陰乃陽氣之自能收斂處不是陽退了又別
有個陰也

人心與天地之心原同體非直相似而已須要廓清
得直與天地一般纔是

吾心原與天地本來同體只因私欲牽引遂與天地
不相若能時時用主敬存誠之功卽時時浩然與
天地同流毫無大小之分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字與旨須是神會心體天地之
心庶幾可見否則揣度摸擬如何得眞

又曰吾人惻隱之心便卽是天地生物之心若能于
此心時加體認時加擴充卽便與天地化生萬物
的氣象相似

觀性之爲字從心從生乃知心性原非二物特各就
其存主與名耳釋氏之以空意念旣離心言性而

其視性爲眞視心爲妄又是離性而言心兩無着落矣

卽心卽性分心分性此吾儒與釋氏之分界處此處辨得分明然後入門用功始不至錯走路逕卽心卽性故盡心不得不本于知性分心分性故不得不以眞視性而以妄視心釋氏每失吾儒支離不達本原今于本原一體之心性强作分別抑誰支離耶

先生一日謂泰曰理欲無中立之理理存則欲亡欲存則理亡理勝則欲消欲勝則理消存亡勝負之

分只爭毫釐辨之不可不淸

泰問持敬之要先生曰爲學之道固莫要于持敬然敬亦不可太涉拘束太涉矜持只要此心不昧不爲私欲牽引卽本體工夫但在于是蓋心之爲體本來無怠慢放肆者也苟能不昧卽不待拘束而自無怠慢不待矜持而自無放肆不必更言持敬而持敬自在其中若昧却本心一味涉于拘束矜持却恐工夫不中節度反失本來體段耳

又曰此心苟存不必更慮怠慢放肆重加拘束矜持反成架床上之床疊屋上之屋

言畢又曰爲學固以主敬爲入門然須先用明善工夫辨那心之本體敬之天則庶幾下手時本體工夫融液浹洽耳不然徒事主敬曾無窮理之功竊恐天則不明制縛作槁木死灰之心流于下乘癡禪終不符主敬眞血脈也

泰問四德皆性原無偏重先儒多以仁爲長而先生又每有以智爲要之說何也先生曰仁義禮智皆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四者原無偏重但就其善之長處論則仁爲先就其功之始處論則智最要顧仁之爲長先儒論之詳矣考稽而可

悟至不肖之所謂智爲要者蓋必吾心理明見定能如鏡明潭澄然後于當惻隱處便惻隱而不失其則當羞惡處便羞惡而不失其則當辭讓處便辭讓而不失其則耳不然心地不瑩茫昧昏塞竊恐當惻隱處不知惻隱卽惻隱亦只成煦煦之仁當羞惡處不知羞惡卽羞惡亦只成孑孑之義當辭讓處不知辭讓卽辭讓亦只成拘局之禮矣是智之一字尤爲四德點化精金之神丹也大學以格物致知爲八條目之首其以此夫

讀書只藉以窮理事亦只藉以收束精神涵養德性

事急纔周不得若心意太急惟知上前趕着記誦無優游涵咏心理融洽之意不惟于書理無得即心思亦徬徨紛擾無收歛寧帖之趣反是以養心者害心矣必如先儒所謂優悠饜飫理順心得然後克符其旨又曰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法最善縱不能如法行持也須留二三分精神于靜中涵養游詠收心理融洽之益也

讀書宜以五經四子書爲主這是千萬世道法之宗然袛有簡與學者未易辨明却宜先講明四子書作根基庶幾經旨可類推而明蓋人知五經乃四子之淵源不知四子實五經之精髓也眞能通此自然明彼然四子書雖有朱子集註然亦簡約未嘗逐節逐句發揮初學入門勢不能不資于時下講義而講義却不皆知道之人所爲多是因文衍義故其意味淡薄殊不盡孔曾思孟原旨依此而欲明四子精義亦至難也故必先講濂洛關閩上蔡龜山延平南軒西山以及金谿餘姚之書味其旨歸以會歸于鄒魯然後四子書可漸入其門庭即五經可次第讀耳

一日問泰嘗靜坐覺此心收在腔子裏時却無着落不知此段境象是否先生曰心在腔子裏能無着落則心安其位矣豈有不是但恐多通將腔子儘作七尺之軀看以在腔子裏謂着在方寸之間耳則又看作七尺之軀以在腔子裏謂收在方寸之間則又恐所謂着落者已着落于七尺之內方寸之間又恐涉遊移一時氣機安靜討得此一段清涼之機耳未必能遺于眞無着落也

一友問讀書之法先生曰前人論之備矣朱子尤爲詳到只是讀得後消化之道却在各人苦心尋討出路此事靠不得人言也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條理詳密工夫亦極縝實然却是聖學窮理盡性事在大學只當得格物致知條目而于裏所見止于如此故其所造僅得聖人之一體而居文學之科未得及曾子之孜孜躬行獨得本實也然其規矩準繩使後世爲學之士能恪尊固守正自確有依據不至蹈空駕虛走入虛浮一路故朱子奉之爲學則得本此發明爲學之道我輩正宜實體而善用之以免虛浮之病

先生一日謂泰曰以子志力不愁前途不能遠到只恐無恒勉之勿使前賢笑人也泰起而對曰泰雖

不敏然居恒竊見得天之生人原無不可爲聖爲
賢只因自暴自棄所以終居下流泰自今惟是日
夕孳孳立定死而後已之志以答我父生師教之
恩而已何敢以萬古不再之身自同草木〻〻先生
頷諸子曰其識之此彥逼息壤之盟也
先生又曰吾輩必會立得眞志向走得眞路遂又終
身質下得勤學好問日新不已之功如是而不能
到得聖賢地位然後可言聖賢自有天分若忘忘
不定作輟相乘　亦不得借口天分二字輙自寬
假

泰一日問近時學者往往詬厲陽明以爲尊朱之道
先生從來不排陽明且有時明言乎陽明有兼取
處得非願學陽明故爲是隱約之語乎先生慨然
曰尊朱子自有尊之之道如朱子學主主敬即便
實實主敬朱子學主窮理即便實實窮理朱子學
主力行即便實實力行且如朱子教人實學孔孟
即便實實學宗孔孟此乃尊之之正道亦尊之之
實事豈以詬厲陽明爲尊乎陽明以致良知爲學
宗此即大學明明德中庸致中和之旨亦正與朱
子立宗之旨血脈相通蓋致良知正是實致此良
知于窮理主敬力行不然則算不得致良知而窮
理主敬力行亦即此屬窮致良知之理主此致良知
之敬力此致良知之行不然則亦算不得窮理主敬力行陽明
致良知之旨不與明德皆豈與朱子窮理主敬力
行之旨皆即朱子立宗之旨亦豈與致良知皆而
可是此非彼耶獨陽明不甚得力于六經不免語
言時有偏着異于大學之立宗圓滿耳然其一段
眞聰明眞事功使在孔門即不得列于德行之科
亦當列言語政事文學之班朱子而在正當引爲
好友如南軒東萊比耳又肯排拒若異端耶即以

爲陽明之言時與朱子異同必排王而後爲遵朱
不知語言異同此學者意見不合之常朱子學本
程門而于游謝時斷其案龜山其淵源之自來而
至以涉禪明言之而不諱不特此也即所深信之
二程亦時遇不滿其說處必欲直伸已見而後已
今之易註與全集所載班班也蓋理是宇宙公理
故諸儒先每當有會心處有必伸已見之意陽明
之言是朱子而在必然處裏而受即不是朱子在
亦必與之據理明辨何有乎從百世後詬厲其意
見之不同以爲尊崇使吾道竟成一黨同伐異之

局乎亦深覺朱子取善之弘心矣且其見　國家表章朱子刊布其全書其意原見後世之學早者既止于章句訓詁高者每流于意見議論故亟亟取朱子平正篤實之學大加揚抗令天下奉為善學孔孟之依據豈謂但學朱子諸儒先與朱子議論之不同者可悉廢又令排拒之耶吾子不見貴州陽明龍岡書院　朝廷亦特差中書送懸文教遐陬俯額乎廟堂之上原見得道體崇弘原非兼收兼取無以符孔門四科並育之義今但使首崇學力篤實之大儒而並表章才識卓絕之名賢

即四海承風之士當曉然知　國家原欲使天下真儒蔚起一歸志篤力勤之途又未嘗不欲多士奮興胥成識明才練之士庶幾光吾道濟實用耳今必欲以排王為尊朱亦昧于表章陽明書院之意矣至吾又竊有愚見不忍昧者君子之立教也期于成德達材而其所以成所以達則有四科首德行次言語次政事又次文學而元虛訓詁二途不與焉陽明之為人且無論其學術自有淵源又無論其文章超絕諸家即其事功之卓犖使孔孟復生亦不忍擯諸四科之外而今必欲深文煅煉

之為禍以為尊朱嗚呼孔門四科品第較然懸殊初不聞彼此各立門庭相聚而訟今也以擯王為尊朱微獨窺諸朱子樂善之本心有不安亦恐失孔門四科和衷之義即孔顏在天之靈亦慨然于載之上矣且吾更有深慮者吾道首重原屬道德事功特因其遇耳初不專靠此一項以盡斯道之全量然非實徵諸事功即道德且為虛器高之而元虛清靜之旨可以托之卑之而著述意見之淪可以托之吾道且敗壞于虛浮腐朽之兩途而不可收拾矣道學一脈孔孟以來自隋王文中始開

其端至宋濂洛關閩諸先生乃弘其緒然皆有德無遇無所施為至使後之無識者有迂腐之譏即一二高明論世者亦終不免議論多而成功少之疑然非諸先生力之果有不逮限于遇耳獨至陽明立不世之奇功剏吾道之深恥令孔門政事一科實徵于千載之下今必擯之為禍排諸吾道之外無論為陽明所笑即恐啟吾儒真實作用將令依附二氏虛寂之見者得托附于其中而縱生俗士掇拾章句者且侈然自以為有功吾道而竊入孔孟功臣之列矣其弊可勝言哉故吾尤不忍排

拒陽明而且兼有深取也然即此而謂吾願學陽
明則未察吾本末耳夫願學者但見其人之長未
見其人之短故悉心歸依如孟子之于孔子王文
中程朱之于孔孟耳吾于陽明心明其長不以人
之毀而自昧其本心亦復心究其偏並不以人之
譽而自易其獨見故拙稿前後兩帙中有與友人
論陽明處其于表章陽明之長者無不直抉其髓
而指摘陽明之偏者亦無不盡切其骨竊嘗以爲
世之毀譽陽明者只是據其皮膚以爲是非而吾
之是非陽明者要是覷其會通以行典禮不特陽

明復生當無以少易吾言竊恐孟子復生于後亦
無以易吾言于百世之下此雖一時之狂說頗自
覺關宇宙之公論益自信者明也且吾于亦常即
陽明之功而虛心平心論之耶其平大猾茶寮及
兩廣諸猺雖亦奇偉非常然這些處特見其識明
才長思深慮遠耳身分底裏尚不盡係于此若平
寧藩逆濠之功則真大賢以上之用心矣何者當
濠之反也陽明贛州巡撫之局已謝已受命往閩
勘叛軍至豐城矣逆濠突起而據省會囚僇浦城
官吏旬日間南康九江皆下又聲言直取南京勢
如燎原之火不可向邇且奸黨既布列于遠近京
師復有要人黙應其中天下之勢幾如漏船在風
波之中陽明以謝事之客臣無片甲無斗糧使一
念稍移于利害生死之故疾趨入閩脫身遠禍孰
得以逃職責之況家在浙中南京若爲濠得家且
蕩爲粉虀而獨孤忠耿耿不爲身謀不爲家計且
在以一木支將傾之廈而息其餒國爾忘家君爾
忘身之義三代而下見此幾人耶使孔子而在據
事推心當且直以德行許之正不獨取其政事文
學也然吾于此一段眞忠實義生仰止之思而生

平所願學者正自在于孟子蓋陽明有似乎孟氏
之明爽而要其豪氣未馴直論師心處自遠遜孟
子之醇乎其醇吾雖不肖取法欲上寧欲舍醇乎
其醇之亞聖而降格步趨也
泰一日問操心之道先生曰小心而不流于懼靜心
而不溺于虛空心而不溺于寂動心而不流于急
仁心而不流于姑息義心而不流于刻薄勇心而
不流于剛暴希聖希賢之心而不入于好高喜勝
志在上入則可與言操心矣

泰一日問親民之說作親與新于義孰長先生曰作親義爲長蓋下面齊家治國平天下諸傳皆于新字無發明雖有康誥作新民之說然是言自新之民與親民作新之旨不同而平天下傳所謂爲民父母好惡與同者則無非大人民物一體相親之旨親民從親義自爲長縱疑經泰火之後不無訛誤然使義有不通學者論古尙當以虛心爲貴亦不可遽易從已見失孔門闕疑之義況義理自通何必硬執已見師心遵古乎大抵吾輩生孔孟後讀書論古信傳不如信經信今不如信古古而可疑則寧闕勿質但有可信與其信必而有自用之失無寧信古而還其是非之實之猶爲得也然陽明之說亦有未盡當者大學者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也故人曰大人學曰大學西銘所以謂民吾同胞物吾與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也民既吾同胞義自不容不親情自不忍不親況吾明德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則明明德者自不容不一體萬物親字還他親字其于萬物一體意何等親切直截且大學

綱領原是祖述帝典以立宗明德即本帝堯之克明峻德親民乃原本帝堯之親睦取義以此証親民之爲親亦何等的確明白却不此之引而旁引親賢樂利親親仁民諸說以資佐證反覺于本旨有矯強牽合之病故卒滋後來紛紛之爭以是知辯理之難也

豐川全集卷之五續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麻城受業門人徐象麟瑞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答問錄

問中庸論舜之大德以祿位名壽爲可必得呂氏所存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足以移之之論孟子章孝子則有修德行仁天命在我之論至若詩書所載祈天永命祝嘏介福不勝指數苟無是理聖人豈肯載之于經不得以二氏因果感應及百家

小說所述禍福之迹爲荒誣誕也所可疑者孔子德與舜同而祿位名壽豈與舜及且不王可矣匡之圍陳蔡之阨桓魋之難至于此之極將所謂至誠不息足以移之修德行仁天命在我者何如耶且如聖人不以飲食嗇欲傷其生鄉黨所記章章矣而疾病亦不能免豈非陰陽氣數之患聖人固無如何由此言之天勝人耶人勝天耶

先生曰來問深信修德得天之理爲不誣是矣而顧疑孔子之盡與舜反謂若至誠足移行仁在我之說亦有不足信者噫嘻吾子亦但見孔子之在當時如彼未計孔子之在後世何如也吾子試思祿位名壽天以報之當身者爲厚乎以報之百世者爲厚乎人以得諸一時者爲大乎以得諸百世者爲大乎以孔子與大舜之得報在一身論孔子之得天若與大舜反以孔子與大舜之得報在百世論天之報孔子孔子之得天與舜反與舜不及又孰厚孰大耶竊覺孔子不待其功德之賢于大舜者遠即其得報之過于大舜者亦正遠也所以然者大舜孔子之德原非有優劣之殊亦非有大小遠近之異第大舜之功德極一時之盛故天若遂報之以一時之極孔子之功德

原合萬世爲一身故天之報孔子亦遂若延一身以及萬世德如其報報如其德正毫釐不爽耳天勝人耶人勝天耶至誠足移不足移行仁在我不在我耶遠辟亦可悟矣至若疾病之說吾子所疑者元家性命雙修不囿五行之旨而吾夫子固在天地陰陽之內造化氣運之中也在氣運中者天且有不期之變與地且有不測之災祥而況夫子乎但如夫子之不以嗇欲飲食傷生則亦自有人定勝天之義矣然此等處却無關大義本不足置辯也遠辟但于尚論舜時體認舜在當日一生所遭是何如境遇舜却如何

樣修德孔子一生所遭是何如境遇孔子却如何樣修德隨身所遇師聖智修而于嗜欲飲食閒時時奉鄉黨一篇如遵生之笺是乃吾儒學古有獲實義耳

問李泌君相造命一言儒者深善之而程子則曰人事即天命犛嘗靜觀日用之間吉凶禍福莫不由人事之得失程子之言信而有徵固不獨君相能造命矣然吉凶之機出于熏沴從逆之顯然者十八九而莫爲莫致者亦常一二則天命又不盡聽之人事也是終不能無疑也

先生曰吾子能信君相造命之旨又能推見造命之不獨君相則亦自可知天命之不外人事矣而顧疑于莫爲莫致亦常一二之天命不知論理論其常耳其莫爲而爲莫致而至者固其數之變也數變十之一二豈足疑常理十之八九乎故君子但自盡其常道以造命而其莫爲莫致者　聽諸不可知之天也然命則順聽諸天而道必實盡諸己則天能使命莫爲莫致而不能使人不進不修君子造命之實功正未嘗不在莫爲莫致中也其實始終是一造命之道耳

問天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也今觀父母之於子見其善必喜從而誘掖之使必至于成見其惡必怒從而譴責之使有所儆戒乃化工之機最速而報應之驗常緩或十數年或數百年從其後而觀之幾于不爽銖黍其前何爲若罔聞知也稔其惡而厚其毒父母之戒其子豈如是耶意者惡人之流毒于世亦氣數之不得已天固使之然耶乃其後之報之又往往不少寬假何也是不可解也

先生曰據遠聘之意是疑天之報惡常緩若天當未報之時爲稔惡厚毒又若天當施報之時爲既使不假與父母之見惡必怒而即有所儆戒者不同耳不

知天之報惡或緩者非天之稔惡厚毒也天未嘗不時時儆之戒之而彼自稔其惡厚其毒也亦非天之既使流毒而復不寬假也天之寬假原開以使得自相悔勉之路而彼之流毒則自陷于使天不得寬假之途也向使天儆戒矣而彼見幾知懼寬假矣而彼乘時翻改將天報緩寬假之日皆彼遷善趨福之時天之緩報而譴告不更仁于父母之見惡怒責乎又父母之于子不明者莫知其惡而天則無惡不見乎日每黙示而隱儆溺愛者不知責而天則一不寬假機每禍一以儆百則是仁育義正之弘功正不似

世俗之爲父母者不明溺愛偏私遺禍而眞足曲成
不遺成萬物一大父母也遠畔從此思之不亦可怡
然解耶

問人生壽夭莫不定于有生之初而修養家言保
嗇神氣亦可永年其取譬也謂如爐火置風中即
易燼藏之深密即可久此又似理之不可易者豈
死生雖有命而善遵生者氣數亦不得而拘之朱
子之所以有取于參同契者耶

先生曰人生壽夭原定于有生之初保嗇精神亦自
有可以延年之理爐火之喻太嗇豈非但非天地經

常之理亦非聖賢夭壽不貳之旨也葢此心以一念
不雜爲同天永貞之體一雜保嗇延年之念即已貳
于夭壽之私岐于功利之謀而與天異體自戕命根
矣故君子惟知修身俟命當其宜保嗇時則自知保
嗇而延年之意固付之無心耳朱子參同之註自少
年未聞道時事使在聞道之後未必不啞然自笑矣
而吾子乃以爲其意可取耶且遠畔以精神爲當保
嗇乎不當保嗇乎如其當然則亦只自行保嗇何必
多置此延年之見又既知保嗇精神即可以延年則
亦只自保嗇而延年自在其中又何必多着一延年

之見令精神反滲漏于計度之私而令保者不合嗇
者不固耶況子朱子道德高深可信可遵者正自有
在而顧獨取于其參同之註亦覺失尊信朱子之道
也然要之保嗇精神四字已自言成滲漏明透出自
私自利本心即此已成大病耳何者精神固可言保
而不可言嗇嗇之一字原屬起念爲留延年種子也

問凡虛定積氣之處皆天不得謂太虛之表玄漠
之間有帝焉而吾之呼吸不相通猶之人一身之
中有心以爲主而四體觸處心必知之而徧體皆
心乃孔子知我其天之義解者不一或以爲天只

是蒼蒼之天或又以爲只是孔子自知或又以爲
道理與天契合而不得謂天之竟無知覺竊謂無
體非心而別有心以主之無處非天而別有帝以
主之天人一理近取諸身俱可類推是耶非耶

先生曰遠畔既知太虛之表元漠之間有帝爲宰而
吾之呼吸可通猶一身之內有心爲主而吾之四體
觸處皆知則知孔子所謂知我之天不特指蒼蒼之
形必有所以主之者在又可知自有能知之天不得
謂知我之天只一自知而所謂道理與天契合不得
謂天之竟無知覺者其言自當也葢言天而只指以

蒼蒼之形只指以在我之心則不惟使人疑六經之
所謂赫赫明明於昭在上者皆欺人之言將實理視
爲渺茫六上越狷狂自恣者肆無忌憚之心終身更
無可救藥也但以爲無處非心而別有心以主之無
處非天而別有帝以主之則殊有語病焉蓋只可言
無體非心而主之只此一心無處非天而主之原屬
于帝庶幾語意圓通耳
問凡人之生也理與氣而已理之根在心而氣之
根附于腎故修養家有性命雙修之說吾儒工夫
固在心上做然而四體之病雖聖人不免竊謂長

生雖不可冀却病之理固有之生稟薄弱過用精
神恐傷其生日間工夫半用于心半用于氣不亦
可乎
先生曰吾儒言持志養氣而修養家言性命雙修其
言亦若相類然其實指趣天淵蓋吾儒所言者持志
亦不可暴氣而養生家所言者修性先借修命吾儒
無暴其氣只是善持其志而養生家兼養其命乃所
以進趨于性吾儒是以心氣一貫相修爲入世動用
之宰養生家是以借命還性爲出世靜遯之基也故
其言養言修若一致同歸而其實一公一私直天地
懸隔今遠翀云日用工夫半用于心半用于氣其實
亦若類孟子持志養氣之旨而不知僅入養生家修
命之中矣何者以遠翀原爲却病起見故其所謂養
心者只以精神薄弱而不欲其過用以傷氣又欲以
養腎還氣而不欲其以耗氣生病遂致與吾儒心氣
一貫相養之旨遠耳然要之亦正與養生家性命雙
修之旨悖也蓋彼所言者尚是借氣以還神雖有階
級而仍屬一貫遠翀所言者則却是忽心忽氣言若
相兼而其實意旨割裂凡此皆不免從意見影響間
私相擬議也必如就遠翀之意而求兼收之益則做

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規以不過用其心爲心
氣交養之本又體養生家節思以養神寡欲以養氣
之旨以精神並養爲保元却病之要庶乎一舉兼收
耳然要之中間節度盡于這心上取則其實只一養
心之得其道並不可言一半養心一半養氣也
大約此中有吾儒二氏之分並有一貫割裂之異不
洞明養生家宗旨不能盡其義不洞明吾儒宗旨亦
無由會其歸也遠翀但從此下細心窮理實工夫就
所窮者又皆一一從自己心身上下體認實工夫他
日便當有豁然之日也倘若工夫或不能實卽讀盡

吾所之[illegible][illegible]盡養生家言終屬支離不貫耳

問[illegible][illegible]所謂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也五者少不得學問思辨格物致知工夫然後可以盡此理之[illegible]極此理之變釋氏則以為理障而去之吾心之理隨時隨處見于日用之間釋氏則以為事障而又去之上下截斷獨守此虛靈不昧之本體其一種空寂工夫既不能盡此理之量極此理之變又不能實此理于日用之間使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其以視吾道明新一貫之宗誠不能無病若論其工夫所到直至虛靈不昧之地其以視吾儒

為詞章訓詁之學者玩物喪志支離務外紛紛擾擾而本性汩沒殆盡者不且有間乎今欲使吾心有釋氏虛靈不昧之體而無釋氏遺棄事理墮于虛無之病不知何道之從

先生曰所論釋氏之病似矣吾儒之病亦似矣但釋氏原是出世還虛之宗故彼之棄遺倫物乃屬自還其宗吾儒原是立體致用之宗而吾儒則止于訓詁詞章遂盡失其宗耳今欲使吾儒有釋氏之長而無釋氏之病盡吾儒之道而並無吾儒之病却非借逕于釋氏之虛靈不昧又非盡廢詞章訓詁也吾儒之明德新民原自虛靈不昧亦原自倫物不遺但日用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間時時用格致之實功即時時盡誠正修齊治平之實事而一切訓詁盡歸于此一切詞章盡歸于此即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矣

問天地之德有四約言之仁而已矣故聖門惟以求仁為務而里巷之士慈悲溫和者得福亦且多厚天之所與可知也然從來擔當事務寬厚之士多不奮而勇決剛果者往往有濟又將毋一意仁厚者足以合天地生長之心矣而恐非任事之才乎

先生曰惟仁得天吾子之言是矣仁厚者不足任事吾子之言似是而實非也天下惟仁者必有勇故惟仁者能任事若能合天地生長之心而恐非任事之才此以語君心忠厚之近仁者可耳豈真足謂之仁者乎

問朱子曰其看人也須是剛他日又曰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夫惟聖人為能陰陽合德其下即不能不偏偏則二者果孰為得耶

先生曰朱子所云人也須是剛者謂人惟剛足以任道又曰須是慈祥和厚為之本者謂居心取于慈祥

和厚[illegible]謂[illegible]者盡不足于慈祥和厚而慈祥和厚者[illegible]故謂聖人而下氣稟不能不偏者用剛克柔克之功以求兼全之詣則可謂有所偏者擇一德得之[illegible]則不可蓋德以陰陽相合而全若一偏則皆[illegible]成失也

問從容謹厚敦慈之士未必能振拔有為故孔子思狂狷然[illegible]敦之士能幹自負而窺厥本原狂狂[illegible]則是自負能幹者獨不能幹此一大[illegible]實子聖賢鄭意者學者縱無剛[illegible]信之德亦自不失為寡過之士而自負其才而本原不足者固不得以英士目之歟

先生曰才以濟德為尊才能幹而本原不可問則是此才乃濟惡之才濟惡正西銘所謂不才而孔子所鄙斗筲之不足算者也故論語告子貢之問士其次取孝弟之士又其次取信果之士而深鄙斗筲之才耳

問聖門言語一科止列宰我子貢此特謂其相從于陳蔡而後不在門者耳但聖賢所謂能言大都就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上說則如孔明身言[illegible]藝之內所謂能言者應不止此二人矣第不知顏閔而下宰我子貢之亞尚有何人不愧言語之科者歟

先生曰吾子既知以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為能言則凡孔門之言能當理者皆可謂之能言而其著于論語若有子之言似聖人尤其能言之至冉伯牛之善言德行亦卽可與顏閔同科而其餘之無據可考者亦尚不乏人也然如閔子之言必有中而列諸德行子貢之優于從政而獨列言語意者言語一科固重在言之中理而亦實有見事明通出言爽辯頗足轉

人疑滯動人聽聞而為同儕所不及者在乎此雖論語所載之未詳亦或者其人原不可多覯也然此等皆無關大義但心通其意而置之不足辨耳

問逆億者有心以迎之也先覺者無心而自悟也彼誠明坐照惟天資高學問到閱歷久者耳其餘若資性既闇學問未到與夫生誦章句陳言于世故茫然不諳或淺識薄末察察為明而臨事恐為小人所罔者雖行逆億從多揣度影響之私而亦未必允當情事故惟居敬窮理四字為學者的當工夫而其功又非朝夕可盡不知日用之間尚有

何提法可以應卒然之事耶

先生曰只有居敬窮理一法尙有何提法耶若必求提法則立地下一狠心于居敬則實實居敬而不肯一刻放過于窮理則實實窮理而不肯一事放過火速用巳百巳千之實功亦自有愚明柔强之提效耳

問南軒有云爲政須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錯了又曰吾人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此言竟與猛皆不可着于胸中也吾輩克巳工夫未到從氣性偏拘上錯者常有之而見識不精至于失中過當亦復不少然則學者雖能平其心以應事而不能窮人情極物態無私則有之當理則未也如之何而可也

先生曰吾子無私有之當理則未之說良是也然欲得無私而又當理亦非别有良法也只實用居敬窮理之功以致辨于去私合理之方實盡乎克私復理之學耳葢吾輩之行不當理者每由此心之多私亦由未明于理欲之辨未盡乎克復之實𢬵誠能平日有克巳之功而于遇事時一去私心而以平心應之亦本其固有之明亦自得平衡之用矣若更能平日實下窮理之學則臨時當自有明以察幾之識平日實用居敬之功則臨時當自有健以致決之力將心之平者日益明而人情物態之紛然至者或猝然應之無難也

問古之君子不以私恩害公義葢公之至者仁之正也以私恩爲仁而害于大公之仁君子不爲也然君子怨或不讐德無不報故以德報德凡可爲者力而不害于義者斷無漠然之理豈非矯情立名君子所惡聖人之天理固在人情中乎又嫌疑之際不可不避先儒則謂凡避嫌者内不足也聖人至公自不避嫌果信然耶

先生曰報德之說論語中吾夫子之言自爲至矣避嫌之論吾子來問之旨亦自分明也聖人而避嫌則是只知有嫌而不視乎理矣豈聖人乎但聖人于此自有精義入神之妙用不須硜硜者之徑情直遂耳

問名非君子之所急急于名與急急于利淸濁雖殊其有所貪于外則一也然沒世無稱君子所疾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寂寂終身竟與草木同腐可嘆孰甚焉卽曰誠中形外未有實至而名不歸者然闇修之士行不出里閈名不聞諸侯向非着

聲士說以名表見或附青雲之士以自顯其名洗
者進若杜征南勒石紀功一立于山一沉于
淵曰百年後安知不陵谷易位古人之好名如
此其至也後之學者又能已于名耶
先生曰名非君子之所避諱却非君子之所急求恭
夫子之所疾乎無稱無述者謂其無一善之實可稱
述耳非欲其急急于名如杜南征輩也且古之君子
其見聖明君心乎古方且以名勝爲已耻趨名爲已羞
又何暇自爲實而自驚喜名乎故其著書立說一身
之於天下萬世之慮不如是者似爲留天下後世

之於萬世者是工夫今日豈其明道覺世之責修詞立
說之意亦欲其必以爲足自表見如杜南征之欲留
名天下後世也故吾輩立說明道之學只以自盡其
責爲當耳
問出處君子之大節必時不可有爲而不能隱是
無守也無守何能有爲春秋之時天地閉賢人隱
獨孔子以大聖人達節通權不磷不淄非賢者所
可學也然當時所遇隱君子趨雖不同聖人必惓
惓接引彼既無聖人之才高蹈自全乃其本分奈
何責其不出耶嘗大廈非一木所支聖人固必欲

一出而亦欲諸君子同心共濟耶
先生曰不在經義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千古之大
經也吾于此千古大經之道自處亦即以千古大
經之道望當世故轍環周流不能自已而遇楚狂輩
可與言之士即殷殷諷勸以大義耳然去魯遲遲及
公三日不朝則即行居齊不妨爲高昭子家臣而景
公不能用即行聖人進禮退義之大未嘗不在三月
皇皇中也吾儒出處之大致亦居然可推矣
問明道先生爲條例司不以爲浼其行道也孔子
攝魯之家法也今必欲逆其大行而後一出則莘

渭之遇古今不再覯也後世之得君亦以其漸也
而又誰先與之券哉且坐而言不若起而行非空
言之遂無補也正恐天下後世疑處士不出未免
盧聲亦所以塞其口也且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民胞物與何日忘之何忍棄之而沾沾焉潔其
身乎
先生曰君子之出處有二道而出處之中亦各有二
其出也時可行道則宜出力足行道則宜出其處也
時不可行則宜處身不能行則宜處故當其宜出也
不特莘渭之遇合宜出即明道之條例司亦宜出當

其宜處也不特如明道之條例司所宜處即如莘渭
之遇合亦宜處漸不漸夯不夯固非所論起行不起
行處聲不處聲亦非所論也蓋仁者萬物一體之仁
原不問于窮達而行義達道則視乎其當時當巳何
如耳潔身亂倫之譏原非可施諸仕止久速問也

問孔子有教無類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此亦聖
賢與人爲善之心耳竊觀古今但有學利之聖人
何嘗有困勉之聖人孟子傳道願得英才時無英
才而孟子之道無傳然則質之不美雖大賢無如
之何耶孔子思中行思狂狷顏曾而外即少傳人

然則善誘如聖人亦無如之何耶

先生曰孔子之有教無類亦正如孟子之意謂人性
皆善原皆可教之使爲堯舜氣禀學利困勉之類不
可拘耳今曰有學利之聖人無困勉之聖人則吾子
不惟未達孔孟立教之旨亦欠尚論知人之功矣他
不悉舉即如孔門曾子之魯固吾夫子所與柴愚師
辟同處者也而卒與斯道之傳後世尊爲宗聖吾子
自少即讀論語亦第見曾子之與聞一貫矣抑曾思
其以魯鈍之姿用眞積之力其爲困勉固不知其若
何乎且以武公之睿聖而九十猶不忘規戒之益又
如易武之大聖而盤盂几杖皆有箴有銘以自儆此
非所謂困勉之功即學利之聖人原自不廢而亦惟
其能不廢困勉之功故卒至聖人乎不特此也堯舜
文王孔子亦可謂生知安行矣而堯舜之兢業文王
之緝熙敬止孔子之好古敏求者且終身不替則是
人外聖人則已耳聖人固未嘗不用困勉之功也至
曾顏孟而外即少傳人時無英才聖人之道不傳是
則當時及門之士自畫于皆可爲聖之性不肯用困
勉之功故雖孔孟之聖無如何耳初非困勉之不可
爲聖而孔孟之言特與人爲善之意也

問近世學者文采風流往往不乏然求之眞識定
力則茫茫四顧竟無其人夫從來特出之士雖窮
居僻處深自韜晦亦自川媚山輝聲聞四達今其
人何以不概著也我夫子振伊洛之緒于舉世不
好之時默識心知躬行實踐爲關西士子宗師邇
年以來吳楚從遊亦復所在不少斯道付託後來
果在何誰士固難得未容輕許一人安在遂無人
也其名其實倘可詳言俾窮鄉孤學得一神往其
人乎

先生曰承問赧然心愧亦復盡然心傷如不省淺中

薄植既已不堪自眄至眞識定力亦實匹顧茫然吾
子淸明沉潛由士希賢由賢希聖正自無難亦尚于
孔孟之門神往而師諸百世之上可乎三代以下未
免各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未敢語孔孟大全未
可容丈夫駐足也

豐川全集卷之六續

存省錄第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蒲城張正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答問錄答張操中

問先儒解學問之道二句有云學問之事在於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求放心而始可言學問也有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是放心收而學問已無餘事也當主何說爲是

王子曰惟學問之事其道在於求放心故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二說本是一意放心收而學問已無餘事故收放心而始可言學問二意正自相因

又問中庸靜存動察明是兩節工夫今時學者見說靜即謂墮入邪說何也

王子曰見說靜即謂墮入邪說此訓詁章句家見解蓋由其不知學是何事而專以闢見口耳爲學故悉以靜存之旨歸之二氏耳然靜存動察亦昔人不得已爲人揭出工夫條段使知工夫須內外顯微一切圓滿不可墮入邊見耳初非截然爲二也今曰明是兩截工夫此亦支離之見

又問齊地千里而謂之有其地矣魯地五百里以爲有王者[illegible]則在所損何也

王子曰[illegible]謂其有可王之資耳非謂齊分上宜[illegible]其於地五百里之在所損於王者何疑

[illegible]已氣之不可變者死生夭壽而程子又曰[illegible]之可以引年何也

王子曰[illegible]天有一定之氣修養有延年之理張子言其[illegible]于言其理

又問[illegible]則不睹不聞已發則莫見莫顯何以爲動[illegible]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書又曰一日二日萬

幾[illegible]之起念而爲言乎抑王外事來觸而爲言乎且一二日何至萬幾之多也

王子曰[illegible]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誠即不睹不聞神即莫見莫顯幾則念慮之動而尚微者耳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夫知此幾爲念慮初動之微則知書之言萬幾爲王起念而言矣然亦豈能離外事來觸而言乎且論幾之動於帝王固不離外事來觸以爲言也至萬之爲言只是形容其頭緒無窮耳非必定之以萬也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辭害志可耳

又問[illegible]以禮致治之大綱也至動之不以禮詰[illegible]其氣禀之小疵者何也且此禮當就在上持身說當就施之於民說

王子曰禮有就大體言者禮樂之禮是也有就儀文度數言者動容周旋中禮之禮是也禮樂之禮所以整齊天下無是則天下無以齊故爲致治之大綱儀文度數之禮所以整齊一身條理一事苟大本立而於此或未中節則亦未便至於喪德失民故爲氣禀學問之小疵耳動容禮在莊蒞之後則此禮當不獨指在上自持其身而言矣然究之施於民而當乎禮亦

總是在[illegible]身而合其宜則雖謂指上之持身也無不可[illegible]須[illegible]加民而言爲圓滿妥確耳

問君子思不出其位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不謂之出位乎

王子曰位者分位地位之意如農以力穡爲現在分位地位則便以思其積粟養生爲結局定位商以貿易爲現在分位地位則便以思其積財贍用爲結局定位吾儒以隱居求志爲現在分位地位則便以思其行義達道爲結局定位范文正公既做秀才便當以思其堯舜君民爲位者也則其思以天下爲己任

正是思所當思而能不出其位耳若今之秀才將來皆有世道生民之責營營以一第一官爲思而念簡不及於天下却是思出其位矣豈大易本旨耶然要之未可爲志在得權乘勢與越俎代庖者借口也

又問與人恭而有禮君子持身涉世之道也如人來而我恭遜我往而人箕踞當致盡其恭乎抑或有不足致敬之人乎

王子曰君子恭而有禮自盡而已若以人不敬我而遂不敬人是世俗責報之心也一涉責報之心早已非禮矣尚何以責人爲哉且安知我之敬人而人不

敬我非我之未合於禮乎故君子惟有自盡而已孟子三自反之意正是如此豈得以一敬人人不敬我而遂不盡禮乎

又問孟子曰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程子謂凡遇此等必要思量作爲如何不知使孟子身當其任其作爲果當何如也

王子曰尊賢使能章尚不詳明乎答齊桓晉文諸章尚欠分晰乎

又問寂然不動者性感而遂通者情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仁義禮智之端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然則仁義禮智之名是由感而遂通之情推明其寂然不動之性乎

王子曰此論得之蓋性不可名故孟子往往即情驗性耳

又問朱子曰性有偏駁理亦隨而欠闕欠闕或只是件數皆具而但失之少失之薄乎抑一邊全具而一邊全無乎

王子曰人性相近而有愚不肖者則氣有偏薄故視賢智者失之薄失之少耳若物性則天之賦之者原

來與人性不同一邊具而一邊全無矣此中須分別人物言之單以此言物固不可單以此言人更不可也

又問萬物統體一太極其或物雖蠢於人而理自無不一乎或欠闕太甚而終無可復之理乎

王子曰人物之生雖同生於二氣五行之中然人之生也原是得天地清氣而萬物原只得天地濁氣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者猶言魚龍同生於水麟鹿同產於山耳其實魚龍麟鹿靈蠢由來自別也若是物與人本一理以生而非各正其性命亦何至欠闕

太甚又何至終無可復之理乎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記曰人爲萬物之靈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亦可見人之得天原清純完全物之得天原欠闕太甚而與人迥別故終無可復之理耳

又問先儒有云恭敬忠非仁方用此以求仁也又云恭敬忠卽仁之隨在異名非用此以檢束而爲仁也二者孰是

王子曰前說卽工夫合本體之旨後說卽本體爲工夫之旨益未識仁則工夫所以求本體故工夫與本

體爲二旣識仁則工夫無非本體故工夫與本體合一二說各自有爲然要之後說不犯顚撲也

又問顏淵喟然嘆章句謂道無方體道則高矣美矣章句又謂道有定體何也

王子曰道無方體而有定體也

又問小學於安詳恭敬九容等註皆云涵養本原不知本原只是起頭抑指性情言乎

王子曰指性情言如云草木之本原則在生機也如以起頭言則是草木之萌芽爲本原矣夫草木之本原果在生機乎抑在萌芽乎大抵安詳恭敬九容等

事王程子所謂制外以養中之旨中指性情言則本原亦止指性情言耳

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子匹夫也春秋之作不嫌於僭乎

王子曰孔子春秋之作明其理非謀其政也然孔子言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則亦未始不嫌於謀政矣但孔子爲當時之亂臣賊子不得已作春秋則與其他出位而謀者異耳益當時賞罰善惡之權旣不明於王朝則是非善惡之理自當明諸吾儒孔子以宇宙道統爲已任卽以宇宙綱常名教爲己任者也春

秋之作所以正綱常而維名教正孔子之責亦豈同他出位謀政者比歟

問周公孔子生知者也一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一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與固然者何與

王子曰生知非全不用工夫而於天下理無不知事無不能也只是生來清明於人便知如此用功耳周孔生而便知於此用工正其生知異人處也

問中庸言未發前工夫而大學未之及何也

王子曰言各有當也然曰定靜安又曰有所則不正則未嘗不兼未發工夫也且明明德中正心之功又

豈[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獨處用乎

問顏子之終於陋巷是無人用顏子乎抑顏子全不欲用於春秋之世也

王子曰只是無能用顏子者耳觀爲邦之問顏子豈無意當世者然不獨顏子爲然古來惟忘情世道之士乃以潔身爲高耳聖賢君子天地爲心民物在抱特不忍輕身苟仕耳行道濟時之念固未嘗恝置於心也

又問君子不器是就肆應咸宜上說是就技能無不[illegible]上說

王子曰[illegible]是言君子之道全德備肆應咸宜非偏長寸善之拘於一方終於一藝耳但所謂肆應之咸宜乃是於禮樂兵農經濟世務道理徹底通達無往不宜初非如後世星[illegible]書[illegible]之[illegible]技皆能以此爲淹貫也若如琴棋書畫絲無一不能此技能耳正所謂器又何足言不器乎

又問遁辭是自已知得前說不是而忽變其說若於前三者病症較淺如何又列詖淫邪三者之後

王子曰詖淫邪雖非情實然尚不離於本說遁則全非本旨矣今有人焉言之過而失其眞又有人自知失眞而[illegible]變其說足下且以爲病之輕重何如也

又問孟子處齊日久齊君臣之隱意豈能逃孟子之朗鑑即答燕有可伐之理亦當以齊非伐燕之人先言而預防之乃當日何不出此致使齊人伐燕而取之又何怪勸齊伐燕之嘖嘖也

王子曰沈同初不以齊之伐燕爲問孟子何得遽對以齊非伐燕之人今假如不正人與足下泛論正當事足下將遂對以彼非作正當事之人乎凡此之疑皆非所語於論世知人也

問知止能得是就理一上說是就分殊上說抑理

一分殊一以貫之歟

王子曰無理一便無分殊無分殊亦無理一一本萬殊一以貫之知即知此得即得此也

問無行不與予欲無言是精微奧妙之理皆具於日用常行之中歟或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抑只在學者迷悟之間耶

王子曰惟精微奧妙即在尋常日用之中故性道之聞不聞在人迷悟之間

豐川全集卷之七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功　錄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諸子校

侍側偶記

坐間潛溪言昔劉馮講學京師戒不言政事璣學庭太常聞之曰如此則學爲無用之學矣因不往會家君顧功曰此言何如功曰太常之言是也家君曰不然太常之言雖是正理然其實未嘗經歷事變故其言雖若近似而不切于當日事情當日時事日非朝

廷之上大小臣工往往不爲國謀而競于營私樹黨國事淩不可問兩先生目激心傷而奈其權不在焉不得已爲此挽回萬一之計葢未嘗不知空言無補于實事而其心則以爲苟能提掇得斯人良心醒時自當心乎國心乎民各舉其職而漸革前此之陋習得一人即可實濟一分國事倘天欲平治使氣之者衆則善人日多而時事尚可挽回且日與正人切砥亦可借此振刷自已精神保終末路耳此二先生不得已之苦衷也若曰當專論職掌政事不知職掌政事此是身當此官身任此職者所當圖維之事且衆

中有難以公言者又即是宜公商衆議之事然言亦易盡况在座不必皆同僚六曹九卿俱各有人長官佐貳咸在其內但論公理苟有人心者自當即公理之是非以明處置自已職事之是非二公前日但泛論其理正是切于論其事也若直指其曹行事之是非實議其卿用人之得失無論以戶而議禮議兵爲隣于譏彈觸忌即長官公言下僚之美惡亦傷于激怒沽怨光祿公稱大理之美善且類于阿黨涉嫌其於國事未必有濟而朋黨擠排之禍且立至矣不見向來東林故轍乎顧端文徒以一言李修吾之賢此

亦是非之公而遂犯忌者之怒葛藤不已更若于京師首善之地公會之中公同褒貶其葛藤可勝言哉不然豈諸先生皆當世大賢獨不知泛言道理不如切指實事之爲有裨實用而敎人蹈腐儒迂闊鄉愿媚世之轍哉故太常之說似是而實屬未當也學者品評古人是非須有論世知人之識然後能明得古人是非之真不然無窮理知言之學而徒執古人尋常格套以相律將所謂書生笑彼塚中人塚中笑汝書生氣者不能免已不亦深可惜耶

侍側偶記

庚寅多功歸自富平述潛溪言學問須有實用乃爲眞學問爭講何爲家君曰學習六藝實用縱講到精微與妙處亦只空談但實用皆根於講論故曰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若徒競尚作用不本於德于何立卑之即管仲等之假傍周禮而之亦皆霸者伯之假竊仁義如何能成得後儒光明之業潛溪廣修久之功然這體立用達之旨爲淺以來亦只三五人能見及耳以道裏血脈深長非眞明于二帝三王孔顏曾孟之道統淵源者未易明其旨歸故後世有志之士莫不孜孜以會友講學爲急也且所謂講學者謂其皴弄

閒言語耳若即講此體立用行實事則正恐其講之不詳亦何惡乎講又今若徒行志者皆孔顏曾孟則亦自可心心相印無待于講獨不思後世學術之不明久矣即聰明穎悟之士平日有講究辨難之功者亦尚不免于偏駁糅雜無限病痛皆在裏許如再不講勢不至師心實行與聖道盡相悖馳不止也況孔子之聖亦尚以學之不講爲已憂故與門弟子辨難反覆不一而足論語特其一斑耳至孟子則窮之毫釐疑似之間無隱不搜無微不辨矣何況中材下士二道言混之際乎潛溪受學關習齋先生習齋之

原缺第五葉

學主于盡復古制故其立說以周禮三物之旨爲宗然門矯枉之過遂至重用體按之大學只有修齊治平一截而遺却格致誠正一截故其爲說雖曰教本三物而其實只六藝一物耳不知明德新民雖曰兩事其實一體相成既無格致誠正實功如何有修齊治平實用六德六行六藝雖曰三物其實一體其實若各于六德六行即六藝只成虛文末技極其弊不惟畸重一邊即所重者亦非原來有本之物矣所以然者竹木若無眞生機即其枝幹非粧綴凑合之物即槁枯不仁之物也大抵習齋懲明季時文無用

之弊探出周禮三物實用之旨爲教宗而每以宋儒爲迂竊此翁祖述其說益加弘擴故自信之深直樹一幟而于宋儒體立用行講學明道微旨皆忽之爲空言遂事事盡反宋人之案不知適以自蹈不弘也數十年來學者汩于制舉此翁知講經濟實用自是難得　識惜乎于此尚未體認耳他日當委婉而

功又述潛翁言文章長大非難惟于他人千百言發揮不透者獨能斬釘截鐵一二言明了爲難家君曰文章主于明道術辨事理繁言無當誠不如約言理

微不思堯舜禹湯孔曾思孟道統之淵源也堯舜禹之相授受何以他皆不言而獨諄諄于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旨成湯文武君臣誥誡之言以及史臣讚頌之詞何以非曰恒性克綏則曰聖敬日躋非曰緝熙敬止則曰敬勝義勝孔子之門何以以仁爲宗大學之何以歸本于正心誠意中庸之何以歸本于慎獨誠以及孟子之何以知性知天存心養性等論諄諄反覆乎誠以吾儒之學內之而爲聖功外之而該王道原同條共貫苟王道不本于天德即設施措一切皆務補粗綴之枝葉未有不末路破敗者故心性

二字尚理之總會天德王道之淵源也後世學者學術既無傳授即留心學問者亦皆從語言章句中轉腳故雖聰明穎悟者亦只從門面講起極其所造只講明得古聖賢因時應用之文爲而無與于千聖相傳之本原又其外騖之久此心不能約之歸根故于古聖人明誠中和與旨未之或聞不聞則不知不知則不難援近似者以爲疑端也又隨聲耳食之病矜情喜勝之私賢者不免故但見言及心性者便以近禪二字一筆抹殺故余嘗謂後世奸人誣善人君子者則曰朋黨小人排正人理學者則曰僞學至于俗學

爭門戶名士競譏彈則胥舉盡性至命之旨而加以近禪之號顧前二者尙可一返而正至門戶譏彈之弊則原于無實見之識生于多勝情之私其感悟實有未易言者所謂此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也二曲先生因近世學者馳騖于浮文不知向裏故諄諄以存心養性爲說又其所與言何有前一輩篤敦之士知以心性爲問故隨問爲答蓋所謂因當時之病下對症之藥又其實孔孟周程之微旨也而學者見其多言心性遂以爲近禪要之諸君子不惟于立言本旨孔孟淵源未嘗潛心理會亦並于禪學未知

底裏而徒以語言之近似壓以題目也夫禪之說棄人倫遺世務而以見性還虛爲究竟故其言心性無非期于還虛二曲先生之說則期于敦人倫經世務由以盡心盡性爲根本故其言心性無非期于歸實今禪之書俱在二曲先生之書俱在苟平心以觀無不較若列眉而槩加以近禪之罪無乃失其情實乎至于我之淺學徒得二曲先生枝葉而未盡其本實又以相切磋者多當途之士故每詳于功用吾方自愧未盡二曲先生心性精微之旨徒多事爲標末之論而胥翁顧以爲較實也亦非所敢安矣至云雖講

心性却明于經濟之畧是亦分明以内外本末精粗體用視為兩截而以吾之所長在于尚卿經濟所短在于亦言心性殊不知吾之未堪自問者心性之功未至于純深而尚可自信者心性精微係經綸注措本原者或能稍見一斑也

豐川全集卷之七續

存省録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蒲城張正録
同學諸子參閲　及門諸子校

答問録答唐生

問某鄉中無有明師良友竊恐學未易成

王子曰五經四子及宋明諸先儒語録皆經歷過路程本子[illegible]誠能時時依這上邊一字一句身體力行縱[illegible]明師良友久之專精生明亦自有一旦豁然之日孟子所謂道若大路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況鄰邇之間安在無可師資之人誠矢志求益明師良友隨地在焉君患無成學之志耳無患少明師良友也

問某素有此志奈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而家計貧困不能無阻於進修奈何

王子曰孔門如顏子原憲曾子子路亦皆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何嘗以貧阻其進修且古來成大德業如舜說管甯諸聖賢正皆從貧困艱難中進修得力又豈以貧自阻耶蓋人當得意時却易沉溺過貧窘困之則絕無世味紛華之可溺這一點真性始得透露

故其從動心忍性煆煉出來的識力始精始實是貧
不惟無阻於進修正有資於進修也謂貧有阻於進
修亦只是不曾進修耳

問今之舉業家迂視理學棄其理不相貫通乎

王子曰何嘗不相貫通但如今學者分作兩事看分
作兩途做也久矣故亦不得便謂今之舉業與理學
貫通也君但看今時舉業家習尚的講義制藝與大
學三綱領八條目的旨趣同異何如今時舉業家學
術心行與古大人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學術心行之
公私邪正何如則異同[illegible]之末俗

沿流忘源非國家設科立制本心也善學者能一一
返而溯之元明六經四子無非天德王道之大原策論
表判亦皆經世要務之實用即與[illegible]而儒者明體適
用之全學亦在於是又何嘗不相貫通乎先儒語舉
業曰只消轉念不消易業此實探本之論但在學者
善學耳

問易經設教之義與吾輩學易之方用易之道

王子曰易之設也蓋古聖人神道設教所以範圍天
下之人使出入以度內外知懼耳是乃教人藉易以
檢人心身令其寡過之道也吾輩若知此心存亡之
機見善則遷知過則改不使毫釐自昧即此便是為
吉避凶根宗而前古聖人教人學易用易之道俱不
外此矣不然縱居則觀象動則觀變終屬畫餅充饑
既非孔子學易無過之義且縱卦卦而做爻爻而擬
終成優孟衣冠亦且於孟子用易之妙義不倫也

問學問至得此欛柄後猶有進步乎

王子曰遷善改過隨時變易以從道此是聖學一着
徹始徹終的實工夫學問到得此欛柄後但能從生
至熟從勉至安即其進步耳非於此欛柄之外別有
進步也然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到這田地

德愈盛則心愈虛惟日孜孜常若不及亦終不自見
有進步也

問學問至左右逢其原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
得聞乎

王子曰所謂原即性與天道也蓋此心之外更無性
此心之外更無天故孟子謂盡心即可以知性而知
性即可以知天人能知此心出入存亡之端時時遷
善改過不敢自昧這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若到居安
資深左右逢原地位這便是先天而天弗違矣學問
至此直是性道為一天人無二致曲者之人道合盡

豐川全集卷之八續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功　錄

同　學　諸　子　參　閱　及門諸子校

弇州證語

弇州曰思無邪其詩之綱乎自强不息其易之綱乎毋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乎是咸有至力焉

王子曰弇州四綱之說是矣然獨不曰吾道一以貫之乎而以爲咸有至力是視詩書禮易截然爲四項

道理而以思無邪自强不息毋不敬允執厥中截然作四項工夫也是吾道本一貫而弇州作四段分也夫思無邪固詩之綱矣然豈曰思無邪一理而自强不息又一理乎毋不敬固禮之綱矣然豈曰毋不敬一理而允執厥中又一理乎自强不息允執厥中亦然分之而名爲四實合之而原自一也今曰咸有是思無邪不足以貫自强不息毋不敬允執厥中執中不足以貫自强不息毋不敬思無邪而詩書易禮異域分驅如齊秦燕越東西南北之殊壤矣夫詩書易禮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至力則必其窮本探原也窮本探原果咸有一項工夫可另做乎果咸有一心可分學乎且使無邪之旨而不足貫易禮書之旨是必非真思無邪也而非真詩之綱也允執厥中之旨[illegible]非真執中也必非真書之綱[illegible]然而弇州咸有之是二本也二[illegible]近似矣[illegible]影響摸擬之說[illegible]之見耳夫既非洞原徹本之見則又安[illegible]詩書易禮之綱乎（且至力二字亦得原耳然語受病則曰須識道歸爲當也）

今[illegible]曰亢龍有悔其聖人閱世之言乎用九天德不可爲首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氏得易之偏用

而深者也

王子曰易曰易之爲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又曰鈎深致遠是易之爲道惟深則得其全惟得其全故能深焉有得其深而偏者乎又焉有得其[illegible]而深者乎此言也不惟不知易並不知老子矣[illegible]老子果何如曰禮有之潔靜精微易教也其失也賊老子用易而失者也失則非真潔靜精微矣[illegible]謂之非得易之偏用不可也謂之得其深則不可也謂之用易而失可也謂之用易之偏而得其深不可也

弇州曰征誅衰耶黄帝先之矣揖讓盛耶舜操後之

弇是故於道不於跡

王子曰後世拘拘於跡之求久矣自孟子之時禹德衰之說追蠡之說比比而有又自孔子之時少正卯之聞鄉原之愿五霸之仁義徃徃而是也君子謂弇州之寄慨深哉

弇州曰天下有疑行而後有易有窒情而後有詩有跡治而後有書故曰其於中古乎嗚呼是豈惟春秋哉

王子曰知此則知一部論語眞可以相師一章盡之而孟子之七篇非得已矣然則濂溪之主靜程朱之

主敬陸王之立大本致良知又豈好立宗旨以滋議論哉

弇州曰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才之道也顓頊嚳堯稷文武無愧矣德不足而强尊之其褻天乎無乃僭日月星辰乎

王子曰通禮樂之義者能作識禮樂之義者能述弇州其庶幾通於禮樂乎聖人起而制禮焉其由諸其由諸後世覇儒而俎豆孔廟鄉愿而謬膺美謚是褻聖法也不且有僭於典禮哉

弇州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王子曰旨哉言乎世之所謂貧賤夭絕者豈眞貧賤夭絕而所謂富貴壽昌者豈眞富貴壽昌也哉然弇州亦安知夫學而不求家珍之爲眞貧也縱有成而非修其天爵之爲實賤也且安知　玩物喪志之謂眞夭托身雕蟲之爲無後也

弇州曰荆卿傳曰其爲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其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沉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沉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王子曰荆卿特策士刺客之智勇耳所謂深者機巧

慘刻而已所謂沉者謀畧毒狠而已君子則異是知天知人之謂智深盡性至命之謂勇沉

弇州曰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禮卑者非眞智也

王子曰有工夫而後有本體有踐履而後有道德眞工夫乃眞本體眞踐履乃眞道德也矜眞悟畧踐履崇虛見忽工夫而自以爲本體道德者其亦未誦弇州之明訓哉

弇州曰有公天下之事者不必公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者必公事也與子非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

也

王子曰知此者可與論世知此者可與論人胡氏嘗見呂氏博議周氏史論以及他史評史斷其以迹失之者多矣嗚呼後世學術門戶之辨非得孔孟安有定論哉

弇州曰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吾不敢從其生也誠神幾曰聖人神又胡幾也幾何贅也顧養錫類抑何作意也大舜申生何其不倫也

王子曰前三說者似也亦可謂善疑矣雖然君子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弇州得毋以辭害志乎後二說則盡肆胸臆矣夫顧養而不如禹之惡旨酒則是撤藩籬縱情欲而後爲反自然也以錫類之仁爲作意則是楊朱之爲我利天下不爲而後爲任眞也其何以體天地心成錫類不匱之孝乎且又安知萬物一體之本吾性天自然也大舜申生固不倫然以之借意發理耳且又安知涓流之積而滄溟百鎰之猶是萬鎰乎申生之大致未必舜而申生之孝則固大舜完廩浚井之心也抑又安在其不倫耶甚矣見大旨明大意之難也

弇州曰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雜其詣淺然其入才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才纖而就虛

王子曰異哉斯言君子之學所以造此詣君子之所以就此才故詣卽就也淺則必不實實則必不淺深則必不虛虛則必不深安有詣淺而就實詣深而就虛者乎是自相矛盾也雖然弇州葢以心學爲詣而以技藝聞見爲就則其二而言之又何怪焉君子於是知知學之難論人之難也

弇州曰己巳之役不急奉迎太上爲景帝疵乎不

知太上所以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以爲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爲重吾爲輕千載而下能幾司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見深而難見濟君心也相職也于肅愍一本兵耳夫不録其巨造之功而以此事罪肅愍何其忍也

王子曰似也而未盡也伯夷叔齊遜國而逃景皇太上乘機而爭夷齊兄弟也景皇太上兄弟而君臣也南城之錮衛輙之拒父不是過矣社稷爲重君爲輕太上北狩之時可也回鑾之後而可哉且在太上自愧於心而耳心自讓以自處於閒可也景皇爲人臣

翔明道不計功孔門仁爲己任之學也而謂先生非
孔孟之嫡宗也耶

二曲[illegible]語

乙[illegible]楊愧庵翁自燕入秦至二曲訪
[illegible]嘗見其下學錄于漢陽傳子艮辰
所[illegible]至乃同溫仲芳張澤中覓蹇而西至
[illegible]溫畢明燈對晤翁以其鄉劉君見地
之[illegible]相證曰余鄉劉子文璧者夙慕心學一日爲
余言靜中覺得此心似在形骸之外君以爲是實見
是虛見敬曰心豈可以形骸內外言且曰覺曰似則
亦似任機乍歇識神彷彿成象如久昧初醒之人朦
朧出戶忽見頭上青天白日一霎時有豁然之意耳

恐非的歷實悟若是實悟不惟無內外覺似之可言
亦且一見永不復迷即工有間斷一念自返亦當覿
體相呈諸言固不足以定人不知劉君此後能常常
不迷否即工夫不無間斷能一返即是此段景象否
愧翁曰君無論其後來但說此見是虛是實敬曰據
敬臆見此君之見似屬虛見愧翁曰余謂此見即是
實見但不能純耳敬曰不能純爲復是此段光景有
時間斷爲復是再覓不見乎愧翁曰余後亦曾問渠
渠言此後更不能再見這段光景敬曰如此則是虛
見明矣若實見之人縱工夫不能純熟一返照[illegible]

舊物現前由此物時時現在特一時迷則忘却一念返照當體即是原見之物豈有再不復見之理象山先生嘗謂吾干踐履未能純一然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者此也一見不復再見必其未實見也愧翁曰涓流即是滄溟謂劉子功不能純則可謂見非實見則是昭昭之天非廣大之天而乍見昭昭之天不可謂見天之見矣寛却劉子亦且妄生分別敬曰昭昭即是無窮者語其理之一耳若就見地上論偏全虛實境界正自天淵豈可便以乍見昭昭之見即等量已無窮之天之見耶且如我們在此舉頭見天

豈可謂見此方隅之天非無窮之天亦豈可謂乍見此方隅之天之見非見天之見然亦豈可便謂乍見此方隅之天之見已齊量于見無窮之天之見乎儱侗承當恐不免以虛見爲實悟愧翁終不以爲然

次日愧翁又述其師中州麗墟劉先生臨歿焚其所批點書藉因問敬曰君看此意何如敬曰麗墟先生敬所未見不敢懸斷就臨歿焚書一節論敬以爲可以焚可以不焚愧翁曰必竟焚是不焚是敬曰依敬之見如其批點于斯道有所發明何妨留之以覺世[illegible]此點係自巳意見留之後世徒增葛藤貽

將來是非之端不知既已營心焚毀則早已心起計度欲其絕葛藤而自生葛藤欲其泯是非而適起是非敬未敢知其說也愧翁曰此正先生大而化　蓋如是而後還其無聲無臭之真也子奈何輕議敬曰麗墟先生之大化此在道丈親炙之久應不爲虛但必以爲焚書所以還其無聲無臭之真敬竊以爲當此萬事歸盡之時書存書亡付之無心是非得失公之宇宙並焚書之心亦化不更大而化耶焚書之聲臭亦泯不更無聲無臭耶愧翁聽然曰君家爲聞見聰明所塞牢絆宜其不達吾麗墟夫子之化也敬曰

敬誠未達大化之旨敢不受教然亦願道丈化麗墟先生之化而不固執以爲化則真化矣

坐間愧翁言學必以神化爲宗不可落擬議安排盖愧翁宗孝感聪庵楊先生聪庵以神化爲宗故也敬謂率性爲道此性原屬虛靈此道豈不神化但理言其常使人易知易能乃爲大中突提神化二字以爲必從此下手上智固知神化真旨初學未免駭然不惟起人猖狂之病亦且阻人向道之心愧翁曰余言神化非謂善信外更有神化正使人知善信本體如是原不走入安排擬議之鄉耳敬曰既是神化何善

信則何如言善信使人易知易能如慮人走入安排擬議之鄉但爲指點善信本體妙用之本量原具美大神聖之全境亦豈必遂入安排擬議之鄉耶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蓋立教之不容躐等固如是也今慮人入安排擬議之鄉而必以神化提宗竊恐妙契者少而走入猖狂一路及聞之而沮然自退者衆矣道丈身任倡明斯道之責豈可使立宗覺人而先阻人向道之心並遺學者倡狂之根耶愧翁曰食期于適口衣期于適體學期自己取益而已何必在名目上分疏敬曰學術既不

在名目上分疏善信之旨益人有何不足況自孔孟以後宋明諸子皆不離此旨誘人使上智中材皆可知可能特學者見地不無淺深偏全故末流不無安排擬議之弊耳然末流見偏見淺之人自失其實善信原旨豈嘗有是今舍其發端立本平實簡易之根宗而教人希高望遠聖神功化之極致此中郎無心病所在竊恐標新領異之嫌不能免矣愧翁曰我此藥力自用之得益那管他人君之學爲人矣敬曰離新民更無明德舍成物不足成己古大人所以欲明明德于天下也吾輩學問豈徒獨善其身亦將以兼

善天下充滿自己萬物一體分量耳今曰信我不信人亦恐所謂我者非全我並非真我矣愧翁曰君既不信我我亦不求信君也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無復望其同也敬曰難道敬信不及神化之旨並道丈吃緊爲人苦心但恐意天生我輩當非無意我輩今日相遇亦非偶然既欲無負上天生成之意則今日學術之辯明自不可已昔人所謂不有益于彼即有

此旨正此時也且學問宗旨關係不小如在自已修證固無一字不當既欲著書立言是欲求證同志覺世淑人矣則所提宗旨揭爲頭腦者須平實確

切乃中正之道也且道丈既以爲不在名目則自孔子以來諸儒種種提唱不啻詳且盡矣道丈又何爲忽翻前人之案耶敬又非以爲論學必勦襲前人但以前人提唱詳備之後忽又提一新奇高妙之旨亦非所以示大中至正之訓令人人知道本日用平常一切愚智高下皆可通行也且如古人所提仁義敬靜天理良知之旨豈必皆流于安排擬議而必提神化立宗是亦不免自生分別矣愧翁終不以爲是

坐中言及理氣合一愧翁曰理氣一物豈可儱侗合併敬曰理氣爲二不知是從迷悟言是就體段言愧

翁曰理自是主宰之物氣自是運行之物體段自別
敬曰爲復主宰卽主宰乎運行之中主宰乎運行之
外若主宰在運行之外則可云理與氣二若卽主宰
乎運行之中則理初不在氣外明矣爲復運行是運
行乎主宰之外卽運行此主宰若運行乎主宰之外
則可云氣與理二若卽運行此主宰則氣初不在理
外亦明矣總之理氣本是一體就其主宰而言則爲
理非氣之外別有理就其運行而言則爲氣非理之
外別有氣只是心有迷悟之分故前人有天理用事
氣質用事之別耳蓋迷則卽天理爲氣質悟則卽氣

質爲天理迷悟誠有兩途却不可謂體段截然爲二
也敬且問道丈郎今我們說話是氣所以知說話者
是理否愧翁曰如何不是敬曰如此則是能說話由
于有主宰乎所以說話者旣由有主宰乎所以說話
而後能說話則主宰運行分明是一物矣如何謂之
二物愧翁曰論天命源頭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原
是合一但流行之後理氣不容不二不然何以有迷
悟之分敬曰所謂源流是從一物分乎抑從二物分
乎夫水唯其只一水也故從源言之謂之源從流言
之謂之流猶之木唯其只一木也故從本言之謂之

本從末言之謂之末若是二物則兩件矣豈可言源
流本末乎一陰一陽之謂道可見氣卽理迷則爲氣
却非迷之中無理特迷則謂之氣用事耳其實卽理
而迷也悟則爲理却非悟之中無氣特悟則謂之理
用事耳其實卽氣而悟也大抵靈明主宰不在知覺
運動之先知覺運動不在靈明主宰之後理氣尙不
可以先後分矧可以二言乎且人生只這一點生機
始之終之原頭旣合一而來豈有後來却分而爲二
之理後來截然爲二必其原頭未合一也迷悟自是
人有迷悟却非悟則但有理而無氣迷則但有氣而

無理道丈奈何截分爲二乎愧翁曰君之言執矣水
固有一源而流分爲四五者有源淸而流濁者理氣
亦猶是也安得謂源流淸濁非二乎敬曰源流淸濁
信有分矣難道流者非卽源來之水而與源二乎濁
者非卽源淸之水而與淸二乎從末流旣殊而言謂
有源流淸濁可也謂源頭與流行有二水可乎且斯
道寔無物可擬比水比木亦只于無可形容中形容
得一邊耳必執水木以相證亦且失之千里矣蓋水
尙有本末源流之可別理氣則卽本卽末卽流卽源
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不容更有二也故周子曰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極夫曰一可見理氣斷不可
是豈分別令其體段各裂也愧翁曰周子通書然有
病痛豈可據以爲準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子
爲書懲矣恐非所以善讀書也敬曰通書病在太極
動而生陽數語然亦只屬語言未融小疵豈容轟議
愧翁曰自是君家不能實體細研只是儱侗認承耳
獨不思孟子氣壹動志志壹動氣之言倘非理氣爲
二何以孟子以此一則動彼彼一則動此作如此分
別乎敬曰如孟子說則理氣是一非二又明甚矣即
如敬與先生在一席同坐又同心同道却緣何敬言

而道丈不言道丈身動而敬身不動乎由我二人爲
二人故也志氣惟其爲一物故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並如長山蛇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者以
其爲一物故也然孟子只是因告子便將心氣分作
兩截看故如此言耳其實志之動處即氣氣之所以
動處即志也愧翁曰信如君言理氣爲一告子生之
謂性之言孟子何故闢之敬曰孟子之所以闢告子
者闢其儱侗將人物之性渾做一致耳觀下文以白
雪白羽白玉犬性牛性人性之異同相詰其旨居然
可見豈謂　氣與理截然二物乎二也夫子曰爾緝

枘先生長者奈何窮辯愧翁曰論學正須如此不爲
嫌也然亦自是置理氣之說于不言矣
酒後卧愧翁又分疏理氣爲二之說曰君不信理氣
爲二則如其三十年傾慕令師先生此豈非純是德
性用事八年來傾慕道兄此豈非純是德性用事當
相見之初此時心契神洽無所辯爭亦豈非純是德
性用事迨至辯論不已而從此不相屈下豈非純是
氣質用事至此時心平氣靜又豈非仍是德性用事
理氣分明是二君家奈何不悟敬曰如道丈言則又
益信理氣之爲一而非二明甚矣當其想慕恩師弟

也誠德性用事也然試問此用事者非即氣乎且此
時氣又何在乎及其辯而不相下也似乎氣質用事
也然試問各自信者何物主宰此氣者何物非德性
乎且此理豈別在一處乎即德性用事而用事之運
行即氣質即氣質用事而用事之主宰即天理理氣
一乎二乎且道丈以辯爭不相下爲氣用事敬則以
爲各自信而不苟從此則氣而實理也在道丈或不
免動于氣而敬則初不見爲氣也且我們此辯若爲
爭勝而辯則誠氣質用事若爲求明此理而不得不
辯此正理所當然又安得謂之氣乎道丈盛德虛心

正好在此間自勘自問如其出于真知競氣爭勝之失則此沓表暴誠是德性用事若仍爲分疏理氣爲二之失則還是氣質用事矣

次晄愧翁飲酒中言及比在都考選時見其鄉范檢討人物超然雖在宦途而不溺情于勢利其與之相接甚款及歸范公送行序有爲今日學道須在深山靜修不啻心于功名乃爲當可末有楊子胡爲乎來哉之語某答以札言功名道德本是一事孔孟以道德爲功名伊傅郎以功名爲道德恐不容如此分疏敬曰道丈之說信是通論然好個范内翰能爲如是

規切却是道丈益友也二曲夫子曰此君之言于吾友可謂忠告不可草草看過能取益此言有補高明不少愧翁曰先生亦以道德功名作兩事非所望也敬曰道德功名之不可分者功名爲行道達德之功名耳若如此沓考選中書之功名正恐不可與道德一視故敬謂范内翰之言先生亦可忽視也然其實功名二字二公亦不免隨俗爲說皆非定論耳功濟當世乃謂之功以功著稱乃謂之名足當此者上之皋夔稷契之儔下之僑向奚蠡其人若今之所謂功名則富貴耳豈可便謂與道德爲一范公之言既屬

儱侗道丈則直是將假作真此中亦恐尚欠體認也愧翁默然

存省稿書一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論聖教聖道書

盛使適至展誦來教灑灑千言無非欲挽晚近世之
反歸太古侯饒一過令人悠然有葛天無懷之想甚
矣足下之憂時憤世其奇似老莊也三復久之竊有
未安未安而不以質不可也且足下方以齊物我撤
藩籬爲心不安於足下而不以告又奚可哉足下以

爲聖人制飲食衣服宮室而珍錯采章之端滋因而
關爭凌奪之獘生不知聖人者特因風氣之必不可
已因而禁天下之可已而不已者也人之始也茹毛
未幾而知宮庖穿葉未幾而知衣皮穴處未幾而知
巢木方其茹毛穿葉穴處也孰教之未幾而宮庖衣
皮巢木也又誰教之蓋即此養蓺其宜之中而衣食
居處之欲生焉又即此欲飽欲煖欲安之心而宮庖
衣皮巢木之智滋焉人第知伏羲庖而有巢巢豈知
敎聖人者特因斯民之已知其如是而知是以齊之
乎故曰三皇無爲而化良以民已無爲正所謂因其俗
而俗之而三皇一無所與焉者也則由此而推珍錯
采章棟宇之制昔之聖人特因風氣之已開而不可
已者爲之因俗齊政耳是故不絕人之珍羞而使之
不得人人而珍羞不絕人之采章而使之不得人人
而采章不絕人之棟宇而使之不得人人而棟宇故
天下知珍羞之不可人人食也則以飲食故而鬭爭
凌奪之患寡知采章之不可人人衣也則以衣服故
而鬭爭凌奪之患寡知棟宇之不可人人居也則以
宮室故而鬭爭凌奪之患寡其不絕也則人之欲不
可已而聖人不已焉者也其不得人人而然也則聖

人之創制立法而仁覆天下之功大且厚矣何也向
使無聖人則彼珍羞采章棟宇之欲不可已蚩蚩者
且將強其力之所不能務其欲之所必遂無論耗財
蠹費天地有限之生勢不可繼而豪強悍驁者勢不
至賊害戕刻盡天下之孤弱孱孱不止也足下不見
木之與水乎木之始萌芽耳未幾而枝幹生焉又未
幾而華實成焉大者且千尋而干霄矣是誰教之而
誰誘之水之始也微而涓涓漸而浩浩比其盛也放
江河達四海甚者且懷山而襄陵矣又誰教之而孰
使之凡夫天下事始於端之甚微而其終至於不可

已者固天道人事之自然也足下又不見夫鳥獸與嬰兒乎鳥獸之無知亦豈有聖人者教之誘之使鬬爭刧奪乎而强凌弱大害小且相尋而不已嬰兒之生眽眽蒙蒙無何而知嗜食無何而知嗜衣又無何而知嗜玩好行爭竊以嬉以偷夫其嗜也知爭且竊也彼豈眞有人教之乎吾知非嚴父母者以深愛之心行勞誨之法則夫縱欲敗度至於兇狠悍暴不可禁遏者當且衆矣民者漸生漸盛之水水而聖人者治水料水之宗匠也民者知嗜知奪之嬰兒而聖人者深愛而勞誨之父毋也然則世以無聖人而大盗

不止乎抑以聖人不死而大盗不止乎至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此又聖人以天聰天明之神智經緯天地裁成萬物而厚利天下萬世者也足下謂自有君臣父子夫婦而大道薄嗚呼天下無君臣父子夫婦而人情果得厚乎自聖人制爲君臣所以飾君臣之禮者又無不至制爲父子所以飾父子之禮者又無不至制爲夫婦所以飾夫婦之禮者又無不至而天下且有越禮踰分敢於干犯天經地義之人向使無聖人之禮爲之隄防而檢制天下之悖逆兇殘戕天倫而滅天常者可勝言哉故昔人以爲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以楊墨尚在君臣父子夫婦之內而佛老者闖然出吾聖人五倫之外在內者可一返而正在外者非用師百倍不能格也足下之言曰吾儒盡倫者也佛老盡性者也佛老以恩愛爲牽纏故逃而去之是超方外者也吾儒以名分爲分別循而盡之是遊方內者也盡人者牽於跡而滯於方未若盡性者離乎人而獨與天遊嗟乎足下亦不思而已性果在倫外乎倫果在性外乎遊於天者果必外於人乎盡乎人者果不足與於天乎超方外者果必不在方中乎遊方中者果必不可遊方外乎夫性果在倫外不聞

舜文盡性之聖人外忠孝也遊乎天者果必外於人又不聞孔顔之樂天離人倫日用也遊方外者果必不遊方中又不聞葛天無懷數聖人於九天之上九州之外獨有乾坤也無乃自生二見乎且以爲盡性者必外倫常離人類無論倫不可外人不可離而其自作等待亦已甚矣噫盡性而落等待生二見是尚爲眞知盡性乎又無乃未覩吾道之大全而尚執臆測之私見乎不獨此也彼以恩愛爲牽纏乃去父毋妻子而戀師侶是果能無牽纏乎以名分分別爲落棘擇乃逃衣冠而就緇黃穢家室而棲山林是果爲

無揀擇乎吾儒論分別於尊卑上下分雖殊而理則一如頭目手足上下殊而爲體一是分之未嘗分也佛老論分別於在家出家情實同而見爲殊既不免覼主作客亦且分明將薄作厚是合之終未能合也欲離牽纏而別生牽纏欲不落分別而不知已入於分別其亦兩無着落矣且彼以君臣父子爲牽纏獨不思使非有聖人制爲君臣則政教之不立無政教則農桑之何出强暴之何禁無農桑則衣食之源匱無禁制則樂利之享難佛老者且得安居而處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乎且使非有父子夫婦則生人之類

絶久矣則是爲佛老之徒者且借吾聖人之制而後得自遂其私也食聖人之澤而悖聖人之制甚者詆譏排毀至破壞之爲快此無論得罪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聖人也卽令釋迦老聃者耳聞而目見焉應且痛斥而力擯之矣而足下乃爲推波而助瀾乎又娸老氏禮爲忠信之薄仁義爲道德之衰之言爲名言嗟乎是亦徒見後進之禮而五霸之所謂仁義也以後進之禮而概薄先王忠信之禮以五霸之仁義而概衰三王率性之仁義是又無異以新莽之禮罪周禮也其亦未知聖人之所以爲禮並未知聖

人之所以爲仁義又豈爲眞知忠信與道德哉何也禮也忠信也仁義道德也異名而同原者也譬之人或名曰某或字曰某或號曰某名也字也號也不一也而其爲此人則一也今夫道一也就其隨處可行言之謂之道就其道得於心言之謂之德就其生機得爲言之謂之仁就其自然之制言之謂之義就其天理之節言之謂之禮就其不欺不僞言之謂之忠與信名字之殊者不可謂非一人名理之異者獨可謂之有異理乎老氏之薄禮於忠信而衰仁義於道德也是蓋其見之不洞大全故其言之滯於一偏乎

韓退之曰坐井觀天而曰天小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則其小仁義也固宜嗟乎退之以愽愛爲仁行之爲義由是之焉之謂道是亦非眞能知仁義道德者也其以小仁義者爲坐井而觀天此則不易之論也言足下亦知夫聖人制禮之深心乎道外非更有禮也而有聖人者出莫不畧言道而詳言禮非不貴道也非不欲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咸知道由道也良以道者渾淪之禮而禮者條理之道向使天下之大億兆之衆於所謂渾淪者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繼俟乎教督而亦豈能盡知聖人豈不願焉今也聖人

之於民旣有教以導之矣又爲政以令之旣爲賞以誘之矣又爲刑以懼之其爲心亦勞爲防亦至矣而天下尙有悖仁棄義僭踰不法以干聖人五刑之誅者則所謂可以語上而令其知由斯道之渾淪者不特千百人中一二人也實萬而一矣以萬一之事概責之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豈特終於不可入乎其域亦見其日莽蕩無據不盡卽於匪彝不止也夫所貴乎聖人者謂其萬物一體之仁有以合天下之智愚賢不肖一道德以同風俗而顓强民以不可易知易能之事則夫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莽蕩無據以日卽

於匪彝豈獨斯人之罪乎是以聖人者憂之兢兢揭一禮以範圍天下爲之君臣以辨上下矣而不徒辨也又文之以對揚拜跪之節責之以忠禮各盡之實爲之父子以辨尊卑矣而不徒辨也又文之以溫凊定省之節責之以孝慈各盡之實爲之夫婦以辨男女矣而不徒辨也又文之以內外與居之節責之以義順各盡之實自是而五倫而三百三千而萬事萬務莫不有文爲之節有實爲之質夫然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上焉者可由而知下焉者卽不能知而能由上焉者旣可由規矩而達乎渾淪下焉者卽不能

達於渾淪而亦不至失乎規矩且上焉者由規矩而造渾淪固爲盡渾淪之禮而下焉者昧渾淪而由規矩亦卽爲守條理之道也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道卽無適而非仁知夫三百三千之卽道卽仁則　所謂忠信之薄抑又可知非聖人之禮之本然而以仁義爲道德之衰以咎聖人者又何異以李斯之焚書罪荀卿並苛求其淵源所自以罪孔子者哉老莊釋氏之書皆非造道者莫能爲而有心世道者輒爲之攘斥思拒不[illegible]其與聖道並行斯世者實以見其偏不見其全[illegible]禮教非天地經常

中正之道耳由是言之足下是三皇而非五帝敬則謂假三皇不如眞五帝也足下以爲不讀二氏書不見斯道之大敎則謂不明吾道之大不見二氏之小也甚矣足下之憂時憒世如老莊見解知識如老莊而其立言著論亦有似於老莊也雖然弟之愚自以爲如是耳其眞是與否實不自知也足下旣以剖物我撤藩籬爲心知必不以鄙言爲逆而恕之絕之或可或否無惜直言以教吾道幸甚

答友人論友道書

接來翰燈下展讀數過始爲足下喜繼爲足下悲終且爲足下惜而恨也讀足下書足下之氣豪矣足下之文思亦復宕激而多奇化之俾歸經裁之使就雅眞不難造古作者之庭此僕所爲足下喜也以足下之所有與今之得志顯名者較夫豈多讓而天且擠之人且譏疑之至使足下憂讒畏譏憤懣無聊願交于古之輕俠而不爲怪是僕所爲足下悲也雖然以僕竊味足下書詞而妄論足下之爲人足下之可喜者天之所以賦足下者優且厚而足下之可悲者

則足下之所以答天者疏且薄也足下以人不我知爲可慽乎羑里之囚安坐而演易不聞其怨紂也伐檀之厄悠游而習禮不聞其怨桓魋也陳蔡之圍七日不火從者病莫能興岌岌殆矣而歌聲若出金石夫歌出金石豈惟不怨直且忘之又忘矣亦不聞其痛恨于陳蔡大夫也今足下曰窺我譏我欲訴欲泣忽狂忽嗔嗟嗟足下窺我譏我信不知我矣然其於我也尚不至如羑里伐檀七日絕糧之甚也而遂至欲訴欲泣忽狂忽嗔向使足下遭羑里逢伐檀遇七日不食之大阨足下將遂憂憤悒鬱以死乎甚矣足

下量之不弘也君子之行也自信其心君子之樂也不改于過君子之進也隨分以自盡因時而成德窺我譏我者是耶則得在彼矣窺我譏我者非耶則失在彼矣得失在彼而我何與焉故韓子謂天下非之而不顧千萬世非之而不顧也今足下乃取他人之得失以爲喜怒乎甚矣足下見之不大也窺我譏我者果足損吾之德耶窺我譏我者果足增吾之過耶我苟無德擧世稱我而何益我苟無過擧世毀我而何損[illegible]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初潛之所以無咎也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所以成德也窺我譏我者

曾何足使我訴使我泣使我忽狂而忽嗔乎甚矣足下之心不泰也彼窺我矣而我因以圖其無可窺是窺者固我師也彼譏我矣而我因以圖其無可譏是譏者亦我友也窺我譏我吾方師之友之不暇而暇于訴且泣狂且嗔乎此王詩所謂借磋于他山易所謂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而足下乃欲訴欲泣忽狂忽此耶甚矣足下之責人重以周而自責輕以約也絃可斷不可使奏于不知音交可絕不可依附于輕俠何者君子不欲交匪其人以陷其身于不義也以足下之聰明有識僕豈不知尚友光軔之言爲憤激之談苦

心有慼之語但以足下平日豪俠自負謂天下慷慨好義之士亦不唯炙手可熱一旦家世中落傾心無侶背之膠漆或且冰炭甚者含沙射影（或且不一無于是）一腔熱血無處灑泣或且從推埋屠狗之輩擊筑長歌發舒鬱積咨或有之嗟嗟足下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君子不處嫌疑之際足下自高其概于俗必多所忤自負其才于世必寡所諧以多忤寡諧之行處憎高嫉勝之名猶恐無風起浪平地興波倘足下當憤懣無聊欲訴欲泣忽狂忽嗔時不括其口不慎其行或至口稱田光荊卿輩故事借交田光荊卿輩人僕眞不知足

下禍之所既矣學獨規我譏我而已哉甚矣足下言之不謹也擬人必于其倫議事欲折諸理擬人于其倫者識也議事折諸理者學也仲連義士光軻輕俠而誤人國家者也足下既以爲友道扶三綱就人品托身家孤幼重性命死生而乃欲尚友于誤人之光軻且又附誤人之光軻于仲連義烈之科則必有時遇仲連光軻而一視之　且有時不得仲連友之而友光軻輩矣有識者固如是耶嗟嗟足下朋友無人君親何賴足下之言朋友何其重而乃以激而歸諸世之輕俠也耶獨不思俠不可爲死不可輕他人之愼言朋友者未始非善講朋友之道多讀書之益豈盡胡廣之中庸閃躲利害之私計乎而足下怒且怨之不已抑又非君子正己而無求于人之意矣嗟嗟足下千古朋友（惟其在于）輔仁而扶三綱就人品托身家孤幼重性命死生舉在其中足下乃以爲與會文輔仁爲二道且又以會文輔仁等諸指青松話白日無用之空言僕竊恐足下即幸而自以爲得人亦未必其果有濟也非不欲濟彼其所爲出于意氣而不出于正理行乎儌倖激烈而不規于常道幸而能托身家保孤幼者百之一不幸而出于悞人身家孤幼則往往是也

足下獨不見田光荊軻之於燕丹何如耶而又安知所爲扶三綱就人品乎故足下謂於世之多讀書而不講朋友者恨之僕則致恨于足下之講朋友而不讀書也量不弘則不能容物而喜與人爭見不大則不能自信而喜怒隨人心不泰則易動于毀譽利害之私而道未易凝責人重以周責己輕以約則明于責人昏于恕己而德無由成此僕所爲足下惜也言不謹則招尤而誨愆行不慎則生嫌而自縣此僕所爲足下恨也行矣舜徒足下得天如是之厚而足下答天如是之薄乎又足下教僕以讀王元美千古一

答富平孫日躋同門

承問足見讀書細心雖然微矣未易言也人心只此一點虛靈不昧之機本之末之終之始之就其自然能知是知非而言謂之良知就其自然能著是去非而言謂之良能就其理之固有言之謂之本體就其念之著力言之謂之工夫然知是知非雖曰知而未始非行著是去非雖曰行而未始非知理之固有為本體而工夫即在是念之著力為工夫而本體正在是所以然者知行只此一心本體工夫亦只此一機也外良知無所謂良能外良能亦無所謂良知也離本

體無所謂工夫外工夫亦無所謂本體也今以知是知非為良知著是去非為良能似矣却不知知能異而體段正一原也以固有之理為本體以著力之念為工夫亦似矣却不知體用分而脈絡本自合也總之知之真切處即是行行之精明處即是知工夫之恰合處即本體本體之收歛處即工夫理原一而分則殊分雖殊而理自一此固老師立言之原旨特當日不欲言詞冗長刪去前後辨結之語本意稍覺晦晦耳足下看得破雖未能以意逆志亦可謂善疑矣

又

微參義茋補中益氣至藥足下既以自得之矣僕猶何言惟是敬須識真義忌外襲此又本草藥性辨質公炮製法也亦惟足下留意焉

又

承教則自義又欲減味作獨參湯見益就簡要矣然僕則又謂真參或獨或和自無不可但今日市習人偽往往多摘䰟奪性之參形質雖真而真氣不存識買誤服自斤無益此又服食家之宜細心體認者也言盡于此方盡于此再有言焉又犯頻狂妄語症矣

又

每日功課既欲並行却須清晨清明時讀經書語錄時文放在飯後所以然者人身精神有限前半日刻苦記誦時文則心神未免昏憒矣以昏憒之心究性命精微之理如以水潑石寧有入機乎雖然性命何物而欲靠他人語言文字為從入縱文義辨得明終屬摹擬卜度之見究非實悟實證耳既非實悟實證則于古人證後語言亦豈能深契于古人言語既不能深契無論于道理不能親切即于時文亦豈能精深乎徒落得兩無着落而已故僕又願足下之反身實證也其法無事則依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

規親切體行讀書務實證之吾身靜坐務印合乎聖
心如遇有事則動靜語默之間周旋酬酢之際日省
時察將存夕養務使此心此行證之古聖賢之格言
而同歸一致則我之心不異古人古人之心不異于
我而古人一切所言所行胥在我矣夫如是雖遇古
聖賢經書盤錯處尚迎刃而觧況區區時文有不沛
然出之順理成章耶

又

不見恍如三歲傾念可言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昌
黎老兵猶能言之矧足下英姿銳志自當一日千里

別後所進不知有可舉以慰我懸結否不佞敬已無
四十足下不遠三十而往追念疇昔如邂逅時爲日
幾何不佞變青髮而頭毛種種足下亦復易弟子而
父人師人歲月之難留易去如是念之真令人寒心
[illegible]偕險深造可無自力耶令弟長陶醉美之姿玉之
進就父兄之責也其人慢狂如非須痛加規切之倘
長此不已人將謂我輩皆狂矣一流人矣不獨渠終
見鄙于吾黨也責不在足下與令表叔而誰責

與亮工弟論主靜主敬之辨

承示主靜主敬之辨晚村二曲姑置勿論賢弟試思
主靜之旨出自何人而爲造詣淺深偏全之言耶且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爲善學朱子全集中言主靜者
數十條則是程朱二先生亦半深而半淺半全而半
偏乎恐不可矣晚村時文見識不知探討聖學宗傳
故不達周子主靜之旨並不達程子靜敬皆言之旨
更不達朱子晚來多言敬少言靜之旨㸃執主敬一
路見言靜則極力排之賢弟久閱周程張朱書應得
其旨矣亦爲此言耶陽明無善無惡（形容心体渾淪無物未嘗）

以性爲無善無惡也語脉正自不同今忘其語脉之
何屬而例以告子之罪案恐陽明之聰明不應得此
自蹈告子之昏迷耳愚兄平日所以排摘陽明失處
深入肺腑而于此等處只惜其以險語駭人初不忍
如晚村輩之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深文鍛煉者正懲
世儒門戶偏主之弊欲會歸諸堯舜精一之旨耳然
此中爲說甚長非一言可盡拙稿不日梓歸賢弟統
看後有所疑者細加批駁商究或能彼此得益倉卒
說不盡徒多漏遺耳然要之先須知晚村輩是何主
見是何學術不主先入但虛心從四子性理中諸大

儒細觀千聖相傳之旨得其要領將來或可商究不
然竊恐商究二字正未易言也

與蔡瑞宸

九月終聞瑞宸秋已得官極為欣慰古如嫖姚岐陽
皆以盛年獲侯封瑞宸年幾四十始得此官曾何足
為之喜者又瑞宸近來恐心學術將所謂大行不加
者業見大意矣復何以此官喜瑞宸之得乎所喜者
瑞宸功名萬里自始有階又瑞宸久有得官之理而
今果得之亦尚可見公論之不容泯也且瑞宸堂上
雙親心心望此者為日已久一旦而慰之目前既以
此為瑞宸高堂喜安得不為瑞宸養志之孝于喜乎
但不知近來身體比前何似又不知近來心境比前

何似其神暢而血氣亦就調和乎抑心定而寵辱果
不驚喜耶大抵養身者功名之基亦養心之助養心
者養身之本其實造命之原而養福之根分而言之
義雖有二合而言之其實一貫瑞宸平日立志之卓
近來向學之殷可無于此更進一關乎日來胸中光
景果可舉以示我耶

與門人蔡瑞寰

自瑞寰出鎭將時使從令弟處問信既乃聞此行慕況未嘗不爲吾子惜此行未遂報効之夙心然又未嘗不爲吾子喜得此一番磨履識力當益老練也適孩子翰言當饑渡時精神益奮頁有平吞沙漠之槪則捧閱之下更爲吾子喜忠義之氣眞出流俗而平日性命之學益眞得力矣豈徒日血氣之勇乎然更願吾子益勵乃志鼓乃氣他日臨陣對壘將直以一身作六師之首倡乃益見平日自負非虛耳雖然一身縱勇能敵幾何則如前爲瑞寰言請得三五百壯

士選馬揀甲獨當一隊于以出奇陷陣爲大將軍作一健助或當少展驥足也瑞寰酌之小兒輩時往尊翁處候安可幸近來平康但望子立功報國之心日切耳至來札筆意滾滾能達其意之欲言尤足徵困苦中還得眞精神出他日建功立業爲國家作萬里長城直可于此預信正不獨今茲進此一官之可喜也

與門人麻城萬爾受

日前接讀來書言謂得之意外而竟未得欵聚亦可謂失之意中矣然爾受之爲人則不佞得之常情毀譽之外而私心所以期爾受者亦且在常情毀譽之外矣爾受見誠合當能盡得之即誠合亦必且得盡言之大抵前所以箴爾受　語如千金之弩不發于鼷鼠君子爭千古不爭一時之意　則爾受所以含險即易之坦途亦爾受一變　至道之指南也爾受能于此留意則我二人邂逅而百年可矣又爾受既秉高姿衣食且可不待營求而足此科或中或不中

但閉門讀正經書教子作正當人以爾受之才公郎之姿當能于貴邑成一卓然有用之器與型之家而裕如也又何必與流俗爭長論短乎匆中不能詳及縷大意　止此矣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修誌興學書

誌[illegible]修理有次眞風化盛事也[illegible]意尚有欲請教者修誌所以補前此之缺略垂後世之儀型然以振名教勵風俗爲要須其餘條目固末節耳先生幸爲大先生言秉一修誌徵文考獻使九屬内忠臣孝子節婦義夫者德[illegible]士無論已故未故皆得邀太守表里旌門之弘澤則名教風俗之振勵者爲多即此日之誌書亦且爲有[illegible]作而不徒修藝文前事矣又近來官方[illegible]其[illegible]地方[illegible]抓獨[illegible]不經意先生幸與大先

生商一艮法使此輩皆實被惠澤加意施行即使此日誌書中書此一段以爲後師是亦仁人天地父母之心大君子德澤傳後之業載之誌中其言亦覺規模弘遠矣更如能于府城内外不經[illegible]祠有可易爲書院者量加增修量置學田爲郡中[illegible]得借爲[illegible]道士之地尤勝事也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元宗與吾儒異轍書

盛使遠枉伏審長日多避靜樓居殊爲欣藉也益吾輩既不能脫離應酬得閒暇時且閉影習靜則能獨可以免勞擾而養精神亦且使此心清機不迷庶幾當境時不至全然見境不見心耳則是偷閒習靜正是培植動用時清明湛定根基吾輩欲使動靜閒忙此心不亂此功亦何可少而無知者且疑其類于禪寂眞癡人前說夢也顧如敬者應酬之苦今亦難言然日用日歷亦只得對境時强煉此心境過時勉攝此心使不至太散亂耳不惟求如先生有可避之身

而不得並求如先生有可避之地而不得也承諭重陽全眞要旨謹錄無蔓令奉上大抵全眞之旨雖曰性命雙修其實以借氣練神爲入門反情歸性爲究竟入門雖若與禪宗不同究竟與禪宗無異也然要之彼二家者自是出世之宗與吾儒經世爲宗者艮背行庭動靜光明之旨原自南北異轍耳

又與重五先生

承諭命疏朱子解志道章人之為學當如是而大學何以又先格物之旨敬竊以為志道章朱子謂人之為學當如是者是統論為學之全功大學先格物者是細推大學之始事細推始事故須由下手處溯求先者統論全功則雖其中具格致之意而不暇如大學之節節推上耳益詳略之勢異也且所謂此章亦具格致之意者蓋人非有格物之功知得道之當志德之當據仁之當依藝之當游則必不肯循序做去待此章以道德仁藝為此理本末之次第以志據依游為此學始終之次第是專主力行一邊言故言不及格致之功正昔人所謂言行而知未嘗不在其中者也則朱子之所謂此章言為學之道當如是之說自與大學先格致之旨並行不悖耳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友之有益書

比荷先生辱臨兼承厚儀既慰且感至于妙悟入微理解彌淵無非冷冷從性命肯綮處宣契握別幾兩月毋憶猶覺神暢也但恐調彌高和彌寡語言章句家聽之竟不解作何語益滋揶揄耳然吾心真樂但求自得何問于人之知不知者知先生久破此關也承問比者相晤較前倍覺增益云云敬何有于化育之神實先生畜火將然而鄙人特鼓風助燄先生泉源將達而鄙人特疏渠導流耳不然火無將然之機泉無欲達之勢縱復積薪鑿池之具風用五丁之巨力亦何能為者然如火得風而然愈熾泉得抉而達不滯則亦可見朋友印正開發之功不可廢而昔人所謂聚坐一番觸發一番之言非虛語也先生以為何如

正于新批抹不作含糊乃見吾道之公敬雖不敢望古人樂善服義之萬一然亦自覺非執吝形迹忌醫諱疾者也惟先生鑒之

與張儀封先生求證書院記書

先生莅衡書院盛事舉百年之未有又特尊尚紫陽亦深有功聖道故群以記事之碑見委鄙人亦心以為宜然故亦不敢僞辭而僭擬一稿當稿出之時書院諸君多以今日序記中只宜尊朱子不宜尊孔子又以為朱子晚見學者牽率於文句訓詁一段為出自陽明誣朱子非朱子意論議不已敬對以今之尊朱子者正為其善學孔子稱大宗耳且朱子之願學孔子欲學者之皆尊孔子者文集所載豈一而足則今日之奉孔子為大宗正是善體朱子之心善學

朱子耳而無如疑者之紛紛猶未已也又其對晚年之說以為朱子晚見學者牽於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一段乃朱子本傳所載必當日親炙者深悉其心意之所注故特於本傳揭之亦必當時此意屬及門之共聞故群高弟不敢更加之增刪本傳遂流傳天壤耳今集傳現在非關陽明也且敢平日深笑陽明晚年定論一編是欲故為調停反覺識之未透蓋其書凡數十則晚年者固有中年者豈無但拈揭出是朱子之自言即可明朱子之本志又揭出是朱子一生之常言愈可明是義乃朱子之夙心又何必

留別江漢書院八府諸友

竊惟楚中文物之鄉近來舉業復號極盛今日大中丞又弘開書院八府俊髦之士雲集于此敦請石虹先生名儒主持文璽而仍遠召鄙人以與諸友切磨豈徒為諸友舉業之末工計哉蓋大中丞平日深見治理以培植人才為要而培植人才以講明學術為急故欲使所到之處正學昭明實材蔚興以上報君恩下行所學耳則今日鄙人所欲留一言相商者亦即諸友所習之舉業與之緣名究實而是正可乎方今日諸友靡不恪守　令典遵尚經義兼習論表

判策以應主司矣抑思其義果何居乎以經義取士原以四子六經者二帝三王周公孔孟諸聖賢所發天德王道之精蘊修己治人之準繩欲諸友幼而學之即壯而修己者實準諸此治人者亦準諸此以返斯世于太和耳又昔士占一經今有五經之例亦欲學者博通經義以擴其正知正見也今日諸友果反心自問讀六經四子書皆能實見從上聖賢立言垂訓之微旨其發揮經義也果實能一一不悖于經義旨否自入學鼓篋以至他日涖官臨民也果能修己而即不悖　經旨修己之實義治民而即不悖經旨治民之實義否以論表判策取士原以論可概識學者必識高而後行無污下耳又昔之命題止于孝經而今復增性理原以性理者羽翼六經四子古今書籍中載道之一大淵藪也今諸友皆習論以應主司矣果能實斯孝經之大義周程張朱之弘旨否以表取士者非除謝陳賀皆當官之有事欲諸友今日嫻之他日明時不至失于格式庶幾所謂黼黻文章耳並及于判則析疑析獄當官之重事欲臨事時不至失于權衡須伏處時實加講究耳今諸友皆習表判矣果他日實能不至失于格式權衡否至于

策則上辨千古道術治術之異同源流下究當世典章制度之利弊得失而必多之五題以限人者欲博觀其救弊之實識以冀他日明試之實功耳今諸友皆習策矣果實能衷古而盡當適今而悉協否如皆得其實則不負　朝廷取士之本旨不負聖賢期望之至意庶可以為真儒出可以為良臣無負所學而光榮祖宗是即大中丞今日不徇流俗嚴飭館餼以招集諸君講究之本願也不然　朝廷懸高爵厚祿設明法良規以求實修之士而諸友徒應之以虛文無論無以對　朝廷對聖賢顯親揚名而不負所

學卽其甘心與世浮沉以倖邀 國家之科第其爲負大中丞今日特舉之盛心亦已甚矣淸夜之間能無反心而滋愧歟總之此一舉業也此日虛實之辨卽他年人品事業汚隆之辨若能卽研習舉業之中實下遵聞行知身體力踐之功將與世同此誦讀同此練摩而希賢希聖之路在于是卽昔人所謂理學舉業只消轉念不消易業也一舉而道德功業兩得之卽一舉而成德達材仰答中丞振勵之弘仁兼得之矣鄙人行矣石虹先生高年碩德虛公樂善鄙人實心師之諸友但自今遵其指授下循名畫實工夫以不負吾輩此番聚首之良緣則今日之會卽不啻白鹿天泉盛事也不亦休乎惟諸友圖之

寄江漢書院諸門人書

日者至漢雜荷諸君子高誼過相推挽比于師友至旬日中勤懇注存之雅分手時眷戀惜別之情尤令人銘切難忘顧惟是迂闊之學旣無益于諸君德業匆遽而歸復未能久效切磋是諸君子顧不佞厚而不佞之答諸君子薄也旣已抱愧于心兼念後會之期竟未敢知在何日特一意計愁然如擣者久之然我輩生長殊鄉原無久相聚首之理但使異時此心此理少不殊卽萬里不啻同堂矧秦楚接壤而音書易通者乎且諸君子皆少壯之年淸英之品誠使生平久要之不忘無論將來典試敝鄉專城鄙郡可驅車芸亭而握手卽南北東西經猷黼黻不負所學不負不佞今日殷祝之本心卽不異函丈追隨終身聚首也諸君勉之不佞從今自矢不敢自敗末路以爲知交羞亦望諸君子人人實下定力日下作洛閩姚涇眞科目他日作韓範富歐眞事業而成□此日之遭逢非徒然也離合聚散之感世□□情耳何足道者送使南歸一函寄候臨池不盡□□

答友人論學文之法書

求以文必學法夫文章豈謂無法然愚意以爲求法于法非所以爲法也天地之生物也萬山各山其山萬川各川其川類推之而萬木萬花萬草莫不皆然無論律山川于草木而體格不可使一即以此山較彼山此川較彼川體格亦且迥別而究之山各自成其爲山川各自成其爲川木也花也草也莫不皆然則以萬物原無定形而造物正以各形其形之爲神也向使必一一擬合而後生成之則不特造物爲拙而不勝其勞即萬物亦且重複堆疊可厭而無變

化不測之奇矣惟文亦然因心而達順理而敷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或爲高山或爲大川或爲千章之木或爲娟然盡態之花與草理明意足而條貫井然各適其宜者此宇宙之眞文章也其中豈謂無法然試問何者有一定之法而使人執以求之乎然亦何者不可爲人法而使人法之乎足下獨不見六經論孟初何嘗執筆擬議學爲一定之法而究之萬世之文于此法焉無論漢唐以還瑣瑣談藝家視之有望洋之嘆雖以楊子雲深湛之資剗一生心力極意摸擬周易論語究之法言之視論語太元之視

周易使識者有畫虎不成之誚將非言不可僞而學一定之法者終非所以爲法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吾輩誠有志於傳世之業也亦惟堅吾志定吾力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養此心如萬頃澄潭自然千流萬派而各逢其源蓄吾學如百圍木本自然千枝萬葉而各充其致誠如是也將一題到手隨意所敷無勞逐逐於法而古人之至法即不外是斯則真言文行遠之要義哉倘曰不然且請足下自法其法俟三五年工苦有獲後再論其何似然後相與論文章之有法無法可也

答友問留心詩文書

承諭留心詩文甚吾甚善雖然有說焉夫吾輩於詩文固不可廢然抑不可以此溺心蓋一溺心不惟耗散精神失重本輕末之義即詩文亦且不得大好矣所以然者從來大文章高詩歌皆是一項有至性大學力大識見人從虛明浩磊胸中自然流溢而出故雖片言隻辭規模弘濶氣格雄渾有高山大川之概如六經四子尚矣即董賈劉馬李杜韓蘇者何一不由道一點浩然中來故其爲言龍驤虎躍出沒萬變而不可方物初非瑣瑣屑屑字櫛句比而推敲組練

中作活計也吾輩不知從源頭處打點徒奉近世幾本流傳詩文爲高曾規矩終日矻矻然依倣擬摩之不休縱頴慧便巧如優孟之學叔敖已於古名世自我作古陶鑄萬象之技相去天淵又況未必其能彷彿耶蓋木無源而欲其放江河達四海無是理更欲其懷山襄陵滔天傾地愈無是理耳門下果有志於言文行遠也崇吾德廣吾業富有日新厚養薄發自然源泉混混放乎四海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將道德經濟不難一以貫之況詩文乎不然厭本而逐末即有成焉僕不知君子謂之何矣

答友人問李杜優劣書

屢承下問僕非能詩者不能則不知矧李杜有唐一代大家乎而足下殷殷於僕而不能已噫足下之意勤矣僕敢默然耶用是姑以意見所及爲足下妄陳之足下其自取証焉僕昔閱李杜全集因其風旨想像其氣韻規模大約李詩豪逸弘放如天馬無羈騰空行雲有一往無前之概而茫茫無歸時時悲鳴長號於風雲又如洪河秋漲氣勢洶湧片刻不可抑遏而滔滔長逝亦且茫無底極杜則沉鬱悲壯如萬里終南秋霜脫葉石氣皆蒼入其中者蕭然意慘浩然

長嘆而春風和煦之意微就有唐一代而言李杜迥出百家貞有滄海太山之觀通三百五篇而論李杜特唐人之雄耳盛古弘簡高雅之氣溫厚和平之旨幾於掃地無遺何者三百篇以無意得之李杜以有意失之三百篇言簡而味長李杜辭費而味短三百篇停泓淵蓄李杜泛濫流溢三百篇情與道俱而李杜則情親而道疏也所以然者言者心之表文者運之微三百詩人非必盡知道之人而要皆陶濡乎聖人禮樂道德之化李杜則生乎學絕教弛風雅久淹之餘生富貴者厭粱肉處貧窶者營糟糠固其勢然

也然此亦李杜之不幸也向使生乎王澤未湮之日又得聖人而師承之以彼其志其才述作當不止此矣若就二公而論其品格則李之氣逸而殊多艷調杜之意深而尚近事實詩者道志之具美刺感興之事也與其氣逸而無裨性情不如意深而有切勸戒則杜之視李格韻風旨高出一等矣又豈獨立身不苟而已哉或者又以為荊公謂杜四時之氣俱備是乎論詩當論其大致杜詩豈之沖融平和之什特其大致多用於慷慨悲愁之餘憂時悼事之作如中山靖王得與內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羽衣霓裳慶湛露而歌醉

飽與其人恆一大樂事而欷歔不勝者蓋其悲根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遇而滋[illegible][illegible]此又杜生時之不幸而亦杜忠君愛國之[illegible][illegible]由稱重天下後世者乎是則其不幸也正所謂[illegible][illegible]者哉傾不審足下果以為何如也

答友人論聲韻書

頃承大教　開誠不吝尤見大雅善與人同之至意寔令人感服無已顧鄙人終有所疑者詩者天籟之音韻者天籟之聲故卿雲明良之歌矢口而發冲然以和至於三百五篇則往往聲韻從叶蓋詩必冲然而和而後為天籟之音韻必無不可叶而後為天籟之聲也四言之不得不為五六七言與騷歌辭賦諸體者蓋詩三百篇中已開其端且變而化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亦風氣日開運會日生之自然耳古體之不能不為律者則對

仗已開於唐虞三代之時且聲病穩括亦尚屬律以和聲之意耳至若韻之用沈則無謂殊甚東冬也而限前後寒先也而分上下支微也而異其門庚青也而別其母古音十部而今且分而多之至數十部焉漢魏之所通竟為今之所限今之所分無非漢魏之本合今之論詩者動曰祖漢魏豈漢魏知詩而不知韻乎豈漢魏之詩合古而漢魏之聲韻不合古乎又豈漢魏人之學之詩皆勝休文而調聲叶韻獨不及休文乎而遵休文者且奉為金科玉律而不敢有異議即千餘年來用古如杜韓王蘇然只用之古而未

用之律感憤成書者洪武正韻而外如吳才老楊用修李瀚山數公諸韻書不一而足亦終未能轉移脈風一返原本故不敢苟獨堅細念後世千餘年間一切事理往往循門戶而昧原本而詩韻一事尤至小至無理而可嘆而笑莫甚於是者也或者不察至以爲古詩合用古律詩宜用沈以古詩古體則韻合用古律詩近體合用近韻也嗚乎是亦不思而已今人之不能不爲今衣服者時使之然而其以針線爲之則古今不可以二南人之不能強爲北飲食者地使之然而其以水火成之則不可以異詩之有古體近

體古今南北衣服飲食之別也和律之聲針線水火之同也今詩分近古而並其韻而今古之是變衣服飲食而並變其針線水火後世之學隨波逐浪日流日遠而不講於探本窮原之道者胥如此矣則何怪乎論世者之深有慨於漢魏爲近古也或者又以爲詩體可變古爲今則詩韻亦何不可使今與古天下何事不變而獨䛐爲古韻之不可變乎噫乎此又不思之甚者也五經皆用韻語而詩獨用諧聲蓋詩以道情而聲以成詩聲諧乃見其情之油然益然惟油然益然始能道吾志而感人心也故古者太史採

詩不廢婦人兒童之咏歌以其沖口之吟咏皆關其性情之發舒採其言而其性情可知即所爲感發之成教其由來可推而知則是詩者斯人道志之事實斯人根心之聲非志無言非聲無詩故詩者聲道而聲則天籟之自然也今從天籟中割裂而限絕之尚得爲油然益然之音乎非油然益然之音尚得爲道之具根心之言乎非道志之具根心之言尚得爲詩乎且必如休文之說即凡辨晰於四聲之宿學尚不免或出入遺破例之譏矧勞人思婦武夫兒童目未視於平上去入之四聲尚得與於道志之具乎勞

人思婦武夫兒童不得與於道志之具天下尚有幾多眞性情之言可以感人心而驗風教乎率天下千餘年皆格套粉飾之浮詞曾無與於道志之具性情之眞而至使詩之一道不重於大儒先生無關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大義以續風雅之正者休文斷當分其罪之强半矣則是今日之韻不遵古漢魏之舊而欲復古漢魏眞樸懇摯之詩當不可也雖然漢魏尚末流耳今之學詩者不曰淵源於三百五篇乎以彼商周千餘年間聖君賢相學士大夫及其沐浴於道德禮樂之兒童婦女作爲輸情道志之咏歌而

非卑以至聖孔子之手刪宜無餘蘊矣向使韻而可
如休文之分則商周聖君賢相學士大夫以及我先
師孔子當先分之矣商周孔子而不分是必其不必
分也不可分也夫不必分而分之是謂支離不可分
而分之是謂決裂今之談詩者語及三百則曰是爲
詩祖至乃舉支離決裂詩家原韻之休文而千餘年
俎豆之不敢叕噫嘻悲夫是何敢於不信商周孔子
諸大聖而不敢少違支離決裂之休文也不祖其大
宗而偏祖其纂宗之螟蛉斯真不可解矣故如敬之
愚則竊謂由四言而五六而七以至由四句而五六
而八更廣之而十二以至數十百句或長或短或騷
賦歌行等體可也調平仄諧聲韻對粘背粘無不可
也獨以天地間天籟自然之聲所以與人道志輸情
之具爲商周聖賢以及孔子之所不　分者而支離
決裂之必不可也謂由今而詩復三百五篇之正始
不盡由於韻之復古可也謂韻不復三百五篇之舊
而真能復三百五篇之正始當不可也至若論詩之
格律風致則由大雅之高論而神明之自可由流而
遡源心敬固無所容疑矣俞尉在前疑病在心而不
以質是謂自棄大雅吾黨之俞將也敢呈其疑而待

棐焉

答張拙菴復又求批詩書

遠接瑞章承委評定心敬少不知爲詩及壯知爲而未及爲故迄今終不能爲不能故不知不知敢矣評乎焉惶愧大篇實嘆望洋又敢輕加品定耶然心念高明不鄙固陋虛懷下示而敬無一言應命義所不可故亦不敢自蹈隱黙方命之愆惟大雅進而教之幸甚幸甚夫論詩先性情而後風韻固矣敬則謂詩之要義先識解而後性情益識解者性情之淵源也如三百篇詩也而成經者其見大識高見解皆括第一義故也下逮晉宋陶謝並稱迄于有唐李杜齊名

而究之謝終讓陶之曠逸淸超李必遜杜以愛國忠君遑遑千載公論咸同豈非陶杜者識趣獨高乎則由此而推詩賦之淵源意旨大槪可知也大篇終南一賦其視上林長楊未知何似然如離宮別院一什秦皇漢武而闡此阿房五柞應悔紛紛勞費矣鳥聲賦有儀德之思焉有刺譏之思焉有知足知止之思焉思深哉美不忘規懲不忘勸也何必昔人著蝇等賦之有關風刺乎展讀反覆令人嘉賞不已惟是登城等篇之急思歸鄉寄于冷署之薄視教席雖先生之激而然得毋未之思乎古者男子始生以桑弧蓬

矢射天地四方所以示壯而有事之意故向平五嶽之願稱述千古卽大篇不且載廣乎乃今大年已踰知命兒女婚債已畢且生平壯志阻于遭逢晚而終南太乙之間作有官神仙教授之餘登山臨水嘯月吟風與太虛相往來則雖入世之浮榮失之東隅亦庶幾人爵之良貴收之桑榆大丈夫四海爲家何必區區故園之爲家乎況乎教職一席人才淵源論者祿雖若卑薄論職名則所掌者國家之英才尊稱曰學校之師範其尊且貴者自若也昔許魯齋先生力辭元祖高爵而特願教授國子並非以後世清閒卑

者簡無過此職乎不獨此也官無崇卑苟能實盡職分亦自足儀型當時垂芳後世他不悉述卽趙宋歷年三百有餘其間王侯將相奚啻千百而卒之湮滅無傳與草木並朽者何可勝紀獨胡安定先生以教授官教授功至與周程張朱道接孔孟之統韓范富歐功建不世之勳者並垂不朽于宇宙則博士一席未始非吾儒行道立業之地先生亦何必急賦歸去乎況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者又惟此時爲然歟所似然者方今吏治日異于古而士大夫居此職者尤多以傳舍視之故師道日益掃地士風亦以是日益汙

下而不可挽回先生誠自此依古教規擇其必可施者斷以行之務期程品則先德行而後文藝課文則先脈理而後詞華更教之崇實敦倫通經貫史上焉期于成德才兼備之儒作國家之楨幹下焉亦不失循分守規之士無遺玷于黌庠法立一定先生整身作倡更與西先生協恭而濟務使數十年久弊之士風一旦皆興起于道德經濟之途敬見機者甘食渴者甘飲德之流行直速于置郵　傳命　如是則道行一邑矣不獨此也昔安定先生教湖州時創立經義治事二齋以教諸生一時人才奮起朝廷至取其

法以示式國學且須其法于天下令奉之為規先生誠為此于舉世不為之日而又適際文宗賢者之新流必且兩相得而交相成以先生教鄉之條規須之通省則先生之道又將行于數千里之陝省矣更若文宗忠藎體國以此條教陳之　當宁令下郡國如當年頒行湖州教法故事則先生之道不且行于天下乎夫如是後世必奉為楷模將道且行于後世矣教職豈屬不可行志之地奈何必欲去之而急賦歸去乎且縱使不必為陝省所式天下所式士君子行義達道隨在立後偉光明之業後世仰師儒道德之

盛亦足信心而無歉于俯仰矣急思歸去奚為耶大抵天下事為之而時不可行則為之難為之而下無同心之助上有掣肘之患則為之難且欲為而才力不足以濟則雖有時有助而為之也亦難鄉之士風雖曰久敝然醇篤忠厚之遺風未盡泯也況以朱侯之賢為之長以西先生之精明為之佐而又適值文宗之　賢　主其上區區鄉庠不滿二百之青衿有不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如湖州之門人弟子乎夫以天地間最難兼全之遭逢而備于一旦先生又何必薄視此官而不搏故鄉歸去之思為壽考作人之思

乎先生倘俯而許我敬且願自今率理舊治之范經窮探六義之指歸摹寫其辭調習為風咏待道化大行之日輸其意見托諸歌頌揚抗盛事而備太史之採陳矣先生以為何如也管窺之見不敢自隱以取欺罔之罪故不覺傾竭至此亦昔人所謂惟執事可以此言進而惟愈可以進此言意也惟大雅諒之不宣

利第到手而爲之是又以爲理學古學有妨舉業進
取耳獨不思立身不本理學縱得科第成何人品制
藝不本古學縱利達時不久湮滅男兒戴天履地誦
讀古聖賢經籍縱不能道德功業攀駕稷契孔孟至
欲甘心讓關洛韓范爲天上人甚者甘出王唐瞿薛
之下亦可哀矣且以爲理學古學無當進取獨不思
濂洛關閩河曾姚涇何嘗不早得科第王唐歸羅何
嘗不早魁鼎甲而今之專習制舉汩精帖括者又豈
果無終身矻矻牖下老死之人是昔之爲彼者理學
古學科第未嘗不兼得之而今之爲此者理學古學科第未嘗

不兩失之也且必俟科第到手而後爲今之讀書而
不科第者計且十九將終身遂可浮薄弁髦乎又縱
使理學古學有妨進取以在此之寡效較彼舉業之
未倘兩相乘除當亦未若其數之什伯也且在彼者
窮終身之力一無所得而煙消火燼至與草木俱空
在此者道德文章一有成就正自可問心而無愧對
天而無慚名世傳世而不朽亦孰爲計之得耶有識
者亦可一笑而廢然反矣然此事關願力之大小家
門之興替固有自謂聰明見事理而見不及此者又
有讀書破萬卷而牽滯於時見不能斷決者分量所

至不可强也長者見遠識定是處是裁必有豐年諭
郎君中斷有出色佳士相報矣寄上史編一部資郎
君先閱蓋通鑑一部頭太大急看不完看此先知古今
治亂梗概然後從事通鑑全書也小學書郎君案頭
當有之茲不寄此後工課容來春面商所宜勿中不
悉

又與樸園論讀陽明集書

別來忽踰二歲每想爲勞扶萬能細心讀陽明全集甚善甚善陽明先生之學平心論之雖遜孟子之醇乎其醇然要之自是孟子一派簡易直截之學大足開擴學者拘牽固蔽之胸而論其文章則爽豁明快一洗從來晦澀鈍滯之病而引人于清明爽朗之途所謂以歐蘇之筆發程朱之理而無格格不吐之患者惟此公當之真秦漢以後不可多得之文也世儒狃於口耳不知本原又以疑影之衆而惡不知美遂等陽明集于申韓厲禁之科要亦只是平心者寡耳扶

萬今能不惑人言潛心誦味將來必能於學術文章大有裨益是可喜也但須悉心體認始能獲益又須參讀周程張朱諸儒先之書始能斟酌圓滿耳蓋其書易簡直截處人不能及其意氣激烈語言過當處亦往往有之所謂信心無前者是其長而矯枉過直者亦其短必潛心反覆意味始出又必參以程朱乃無畸重是惟扶萬加之意耳又扶萬既習舉子業卻須於時藝得高手指引蓋舉業與理學古學路途未嘗不通而要之別是一種氣味辭調非得精于其道者爲之指點竊恐于時尚當行處不合從來才高意廣者多困于場屋職此故耳大抵年紀既大涉獵浸廣者看時下文字既不免易心視之而執筆又復不能合拍雖臨文時亦未嘗不知自悔奈其心路日粗終不能降心從事以是戾于逢時而終不可返此學者之通患也願扶萬自今勿憂科目但憂不能降心耳命意奢而蹈履不中于事實亦非切問近思之學也切切

與遜功弟

前伯芳過言賢弟初八已行延趙彥通家人至言詳
備至晉門意者伯芳傳聞之誤耶不知定于何日起
程殊懸結也前接復翰不覺呻吟為之頓釋蓋此學
原以辨明義利改過遷善為親切着力之地初不關
于口舌分爭門戶今一旦透悟此關即履坦途而適
康莊直可謂一日千里矣且辭旨氣象深得紫陽風
味足徵近造之精進是又深可喜耳但考之陸集有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己自
反改過遷善又陳正已問傅子淵陸先生教人何先

子淵曰辨志正已復問何辨對曰義利之辨則是辨
明義利改過遷善自象山生平之學之教而賢弟所
悟乃一返而始入其藩籬也亦又可知吾輩讀陸集
但當明其異于孔孟者何在流弊所極者何在不當
徒循流俗之推排不察其實而遽施擯斥之論矣然
賢弟閱此又勿謂愚兄又為象山分疏是主張象山
必是頌學陸王也蓋愚兄正恐賢弟駁之太過既非
語道之宜且或他日更進而終不出其範圍反為他
人檢點故又瑣瑣引伸至此耳前寄弟九條陽明之
[illegible]亦覺是古今大道之公特不知其可

當否耶得便幸以復我

又與遜功弟 別簡

別簡陸王之說愚兄固謂願賢弟如孔孟取人論世之公平弘恕不願如近來學者之門戶交爭是蓋就萬世之道脈論非謂賢弟於我有異同也若賢弟能與愚兄異同然後盡辯難之益收切磨之助正愚兄之日夜禱祝而求又何嫌耶不知賢弟何以尚未明鄙旨也且賢弟抑思愚兄即固執之性不合時宜豈遂無淸議之畏眞是眞非之心耶自晩村之說行天下制擧者無不讀其選故十九見言及陸王者極口詆斥但有一人不然者即移排陸王之力以排是人

曰是願學陸王者也並擧其生平而棄之愚兄即不爲非道之譽豈至樂于犯悠悠之口耶且黙足以容聖有明訓愚兄非心甚有所不得已聽當世之辯爭而自隱于心焉可矣何至冒當世之譏疑而不知變耶蓋愚兄之不敢排陸王不忍排陸王者有十說焉今且請悉陳之惟賢弟未行前那一半夜工夫一一批答苟吾弟之說眞足以慊愚心合公理而愚兄尚執泥舊說不心折即箋箋自用之鄙剛愎無識之人矣蓋愚兄竊見孔門之學以大學明新止至善爲宗傳原全體大用眞體實工一貫不偏此二帝三王道統之淵源也象山立宗主于立大本求放心陽明初間主于體認天理其後歸于致良知無論其旨有所從受抑其實即大學明德之義也獨大學合明新止善爲言體用工夫兼收并包不落門庭不執偏見而象山單提立大本求放心以立宗其意未嘗不曰立大本即不爲小者所奪求放心原不廢學問之功然旣單提此立宗矣即未免張皇德性遺畧問學之弊所不免矣陽明之初本于體認天理而即如其後之單提致良知爲宗也亦未嘗不曰良知貫乎萬事萬理之中致良知即不得不貫於諸萬事萬物之內其

立意亦豈有偏着者然旣單提致良知爲宗重在本體切合之工而畧于修爲詳密之目所不免矣以視大學體用工夫一貫不漏之旨不謂之微有偏着不可也然要之知德不易大道難聞即親炙孔子之諸賢僅得一二具體之顏閔而若由賜偃商者亦止得其一體而列諸言語政事文學之科陸王之在聖門即不得列德行之科而如象山之孝友政績陽明之精識偉勲自當於言語政事文學三科中求之愚兄自顧萬萬不能及二先生即學非所願敢加排斥耶故寧冒譏疑而不敢排斥陸王者一也吾輩所師者

孔子孔門諸子之風徽非吾輩所宜取法乎在昔孔門三千人其餘不在七十子身通六藝者無論師德行之列具聖人之體者亦無論如七十之中四科之倫亦且造就非一致才具有專長不必人人同也然長言語者初不鬨其與政事諸賢日聚訟長政事者又不鬨其與文學諸賢日聚訟至師商之論交偃商之論教則顯然各別矣然亦止各據所聞相往復初不鬨其門人子弟各立黨與交互排擯至不相容如秦越之必滅此而後朝食也今之專排斥陸王者且比成聚訟甚且如秦越矣愚兄以爲此等風尚此等

氣味大非孔門和衷而濟之公義並非吾輩正分之所宜爲也故寧言議提而不忍隨俗排斥陸王者一也朱子與陽明之相距者數百年與陸則同時相友也然考其相與之始終則所見者鵝湖白鹿之二會其餘書問之往還具載于兩家文集者詳矣當其初之會鵝湖也朱子之意欲人泛觀博覽而後求之約陸子之意則欲人先明本心而後泛觀博覽雖微有異同而初不形其參商白鹿之會則有同無異陸子義利之說朱子且親爲劖之貞石而跋其後其後亦且書問往還時有商証迨至無極之辨起而意見遂

大相左門人子弟之不善成師美者遂嚚然有支離禪學之互攻矣愚兄嘗虛心評此一案則象山之氣太麤而失從容商證之意朱子亦未免性稍剛而少含蓄融化之道以二公那彼之道德風範而至于語言[illegible]閒動色聲音且令其門下士交排互詆象山之[illegible]不待言朱子於此毋亦未之得耶六七百年後雖[illegible]之禍猶毋一思及尚爲吾道削色短氣有推[illegible]門和衷而濟之諸賢據理評處且當何如更有[illegible]虞廷工虞禮樂同寅協恭之諸聖人據理評[illegible]當何如耶故愚兄毋於此案妄爲計念使二先

生門下親信之士有一見大義者調停之于始可使語言之失不形即不然而使有人爲調劑之于後並可使兩家門人附益以成師過之語不留豈不道義相成千古爲光耶不幸無人出此已爲吾道之憾而吾輩從數百年後又爲之重起爭端至相黨伐噫嘻吾輩即不欲爲象山諱過平日衣被文公之道德作述上之不能光昭其令緒次之且不能默隱其衍端而反以揚其失者爲尊崇得毋謬以千里耶至王之於朱亦以語言異同之故遂併之于陸以成一公案耳其實得失亦俱相準也此愚兄之寧受譏詆而不

忍隨俗排斥陸王以爲尊朱者三也且夫尊之之道
以實體其心尊聞行知爲貴乎抑以徒訾訾其所異
以虛相尊尚爲貴耶朱子之學所以可法可宗者窮
理卽格致之微旨主敬卽誠正之微旨力行卽修齊
治平之微旨圓滿平實足爲後學之範圍而無弊耳
今但使窮理也實如朱子之窮理而不失于粗疏主
敬也實如朱子之主敬而不流于矜肆力行也實如
朱子之力行而不落于虛浮義襲卽朱子且心喜得
善繼善述之孝子賢孫而愜志于在天耳今不從朱
子安身立命之所以然者究心體行而徒以排斥其

所異爲尊崇是猶爲子孫者不知遵行祖父之美德
不知保守祖父之基業不知光昭其流風餘韻而徒
以毀罵其與祖父異同之交遊爲護持門庭卽其祖
父果心喜得善繼善述之子孫耶愚兄方自以不能
實體朱子之心傳爲至愧敢更蔑朱子在天之心悔
乎此愚兄寧肎試譏而不忍隨俗排斥陸王者四也
朱陸晚年雖有異同之嫌然如楊敬仲諸賢者象山
之門人朱子仍復與之交遊論學相視莫逆終宋之
世兩家子弟仍各自習其師傳亦不復大相異議入
元則金華一派主朱學草廬所尚崇陸學然無辯爭

也許魯齋有元大儒也則學宗朱子而並不以陸子
爲非前明薛文清力行大儒也則宗朱子效魯齋而
亦並不加譏排于陸子迨至嘉靖間則陽明軍功既
成忌者滋甚於是思借陸陷王者且重牽朱陸之訟
于不已而異論遂紛紛矣蓋明之習俗大臣建軍功
于外則歸功內閣次及司馬陽明以當時奏請旗牌
之立允因之得以成功者皆大司馬晉溪王公之力
也故凡軍功之上皆先歸功大司馬內閣心不能平
於是從其學術間摘揭其失而東莞陳鑑者遂採取
內閣隱意爲學蔀通辨一書蓋其說在于攻陸而其

旨則藉損陸以損王而陷王也此與當日陽明既沒
奪爵䘏蔭同一脈絡機軸然終明之世學者所尊尚
此于程朱無異辭而一輩奇才異能文豪詞伯平日
訕笑道學爲迂濶者亦且心折而不敢置一言之議
其懾服一世則尤爲前儒之未有迨萬曆末至啓禎
閒一時學者祖尚性宗如周焦袁陶輩公然談禪說
偈破吾道之藩籬不顧於是南之顧高北之馮恭定
三大儒者思欲挽回狂瀾乃始推排陽明無善無惡
心之體句以爲類于佛氏之善惡不思而不可以爲
訓然於致良知三字不曰千聖秘傳則曰聖學要旨

初不攻下一貶詞厥未有知近來末學後生聞陽明一語開口輒加以良知家之異說六字痛毀極排詈無顧忌也夫就理而論致良知三字固聖學之血脈與明明德體認天理無異旨原心而推無善無惡心之體七字亦即大雅不識不知論語毋意毋我太極圖說無極太極之微旨賢弟最善讀古人書試思識可不知而亦可不耶而詩俱不之固必可毋意我亦可毋耶而記者俱毋之孔子明言易有太極而周子怨增以無極極而可無耶孟子曰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苟知論古人

立言之旨者在于逆志則不特致良知三字非後學所當排駁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七字亦且無事推排之過甚矣特是陽明不曰有善無惡心之體或曰至善無惡心之體而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推情固有可原爲語亦失過險論千古道德之宗傳道不遠人中庸其至況性善之旨千古煌煌有如日星而必欲索其隱與出險語以見奇終覺有自立門庭衝突無前之失耳然要之必欲排之以佛氏之善惡不思告子之無善無惡則顧高馮三先生者雖救世心切亦覺以深文鍛煉成姚江莫須有之罪案而失千古是

非之平也愚兄平日讀顧高馮三先生書極加歎服以爲學有淵源不同剿襲而獨於此等處不無微爲心惜矧敢躬自蹈之耶此寧肎譏疑而不忍隨俗詆譏陸王者五也濂洛關閩喜將樂豫章延平金谿金華南軒西山十數公者宋代從祀孔廟之大儒河會崇姚則有明三百年從祀之四人也夫以三百年之久而從祀者僅得四人四人者學術途逕亦各異致當日廟堂之上豈其漫無参酌而遽定哉原以立德立業是乃聖道之攸關爲誠爲明總屬聖學之必備昔虞廷五臣固水火教稼明倫明刑之不一而孔

門四科實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各殊堯舜孔子豈不欲盡得同德一致之上聖大賢而用之教之人材固不能強同而至治至道亦不可以一途盡也但得有濟生民可與聞道即皆天心民命之攸係耳　本朝之初人情敦龐學者各安本務不尚虛浮口舌之習暨呂晚村以天蓋樓四部文評行世制舉家無不讀其書於是好事者隨聲附和遂成一攻擊黨伐之局金谿餘姚遂爲訴厲　廟堂之上深憂至計於是特取紫貫輝光之朱子悉意表章使當世奉爲楷模其意固以善學朱子于從入孔孟爲近亦冀從此口

耳虛浮之弊或可漸息也然于乙酉冬貴撫題請表
章陽明龍崗書院則扁額題以文教遐聞而　特差
中書赴黔懸挂是于陽明亦未嘗不深取焉大哉是
固虞廷金重玉臣之徽音而孔門兼收四科之弘規
也後生既不達道術之源流復不諳　國家之本意
見崇朱子亦更不實究朱子之心宗而但以排其與
朱異者爲尊朱不知　朝廷原未嘗薄陸王也排陸
王亦不知陸王之是非是非何在但見陸子與朱子
有無極之爭王子與朱子亦稍有出入之論既樹文
評每加排駁則率先而攻之意欲令其不得列于吾

儒之中而後已不知　國家原未嘗教人以擯陸王
爲尊朱子也是不惟不達于虞廷孔門兼收併取之
弘規亦昧于　國家取善不遺之本意矣此愚兄寧
冒衆人之譏疑而不忍隨俗排詆陸王者六也少年
讀前儒書時見多有闢禪之說亦多有染禪之說又人有本
不欲染而不知不覺已染于禪之說至其餘高明之
士極口談禪極力推禪而不諱者又復多人於是取
禪書之精者閉門謝客一意叅究者數月初亦不能
遽得其要領積之日久亦遂恍然於其旨之顛末而
見其立心也總期以出世爲歸其出世也總在于見
性之空故必空山河大地倫物富貴并其身心空之
不留毫髮于胸臆以得其性之本然而後世可得而
出是崇虛出世之學也若吾儒則無論身心不可得
而空卽倫物無一可空富貴亦在所不空而天地山
河雖欲空之而爕理之任不可以他諉亦正有不可
空者是經世崇實之學也陸王之學無一語不本于
心性亦無一語不歸于經世此於禪旨何啻天壤之
懸隔今陸王之書俱在禪之說亦俱在苟有識者一
細加紬究無不可以得其梗概而顧以禪誣陸王亦
何所見之不審乎卽以爲陸王集中間有引禪之語

明道之活潑潑地紫陽之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非
明用禪語乎言苟可用以證理卽齊人之諺語可援
何必不禪家語也此愚兄寧冒譏疑而不忍排斥陸
王者七也　本朝宗臣重望推魏環溪先生而環溪
先生嘗簡二曲先生曰生平所深慕者孫鍾元黃黎
洲我二曲先生三人環溪平日衞道甚力少所許可
而於三先生心服如此豈以盛名之故故作虛譽哉
今觀鍾元先生理學宗傳一書不排陸王黎洲先生
明儒學案首推文成李先生則朱陸兼取至于王文
成則尤謂明識弘業足刷吾儒迂濶拘牽深恥明世

宗稱爲有用道學眞屬不虛夫三先生皆以過人之資又擁近六十年閉戶閱歷講究之勤皆不闢陸王爲禪而闢陸王爲禪者皆初學後進不曾博涉不曾專精不曾積年累歲閉戶探討脩釋之士嗚呼是何後進之士皆出三先生上耶亦大不可矣此愚兄寧背識瑕而不忍隨俗排斥陸王者八也世道人心之所以維繫乎理學而理學之所以獨重于宇宙者豈非以其[illegible]爲眞事功足爲天心民命之攸繫乎[illegible]雖不專何事功爲[illegible]下而正以徵諸事功[illegible]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illegible]采而成周官人始教之以三物卽實取之以三[illegible]至兩漢之徵[illegible]亦尚取孝友力田行誼著[illegible]之人發道德不可見驗道德者必以徵諸事功之爲實而有據也象山之學術不必論卽如其居家也義門之風卓絕千古居官也荊門之政媲古循良區區知一小州之有司而歿也至使廟堂之上創從來未有之局而特諭以文安非其實德實行眞足大服乎輿情而取信于朝野豈至此乎陽明之學術亦不必論卽其初之爲王事也便能既劉瑾爲撫也卽能蠢滅逆濠爲督也又能平兩廣積年之猾蔻

一時高明之彥如鄒東廓歐陽明德錢緒山輩者無不心折意孚而相從受業者且幾半天下非其實德實業眞足以服一世而通千古豈至此乎今者 九重之上[illegible]天下以實行乃不惟從事舉業者徒相[illegible]三五輩講理學者上之徒沉溺于清[illegible]爲[illegible]幾道德卑之只相尚以訓詁以爲有功經[illegible]餘且徒尚乎口舌相習爲黨伐而至細考其實[illegible]行則居家或至薄劣如恒人居官或至迂腐無[illegible]嗚呼吾道至此尚可言耶其爲負 朝廷之至意而[illegible]孔孟之至教亦甚矣故愚兄前爲賢弟言吾輩今日實功課亦惟是慕道德者內之務體備乎智仁聖義中和外之務躬行乎孝友睦婣任恤無尚口耳更戒意見庶幾一倡羣和相習成風於世道人心稍有賴乎則如象山之居家居官自我輩之良範陽明之爲撫爲督自當官之明師正宜于六經孔孟周程張朱之外加意表章一振虛浮之弊習而成敦尚實行之醇風也乃擯陸王之學術至其實躬行眞事業而亦擯之嗚呼吾見道德不徵諸事功而元虛满靜之餘波且得入而據道德之室甚至章句訓詁之走[illegible]皆

自以爲有功聖經且得入而竊道德之堂奥聖道且成何等面目吾儒且成何等人物率天下直趨之士不盡入于虛浮無用不止矣且今之爭門戶譏象山陽明之學術並其事業而譏之者皆出乎日少一段論世知人之功耳然象山之功業尚未大著才高意廣者或視爲易幾且不必重論卽陽明之孫劉瑾平江西兩廣之積盜膽略素優者亦尚可以企及亦不必重論至于平宸濠也則贛州巡撫之責已謝已奉命往閩勘叛軍至豐城矣宸濠突起而據省會囚僇省城官吏旬日間竟下南康勢如滔天陽明旣無官

守之責更非有兵糧之可恃當此而疾趨入閩以避其鋒誰得以逃責責者且家在浙中南京若失家爲粉虀而陽明獨從一點良知耿耿不容自昧處奮身廻舟招號義勇直以一段精誠格天人而滅元兇賢弟被善讀書論世試一思陽明這廻舟討寇之精誠是何等識何等心何等眞忠至義三代而後何人能爲抑何人肯爲耶故愚兄嘗謂陽明之盪滅宸濠尚不爲奇陽本無兵糧而竟以招號義旅盪滅之斯爲奇耳且以本無責任之客臣殺身滅族俱係之一旦而不顧尙以一身祇滔天之勢盪滅諸旬時眞爲奇耳此一段心眞可泣鬼神光日月汗鄙夫之顏而激儒夫之志假令孔子在當不獨以恕管仲者恕之而直當以取子産蘧伯玉者取之矣後生有志之士正宜奉以爲模奮然思齊爲吾道作眞實有用之人而顧可茫茫昧昧隨衆排斥耶此愚兄之寧肯譏疑而不敢隨衆排斥陸王者九也弊俗之起始于一二人之作倡成于千百人之附和晉之弊也倡于一二輩之喜談名理旣且流爲清談淸談之弊不可止而禍遂不可窮極漢唐之弊也始于二三人之矜尚氣誼旣且流爲朋黨朋黨之弊不可止而害遂中于國家

今日私居議論之人卽他日公庭持論之人也有如各護所見極詆異論在草野不過爭閒氣一登朝左百僚之衆人不可強同必至各分黨與互相攻擊其弊不且不可言乎宋明之流弊可鑒也且今之尊朱者不遂　朝廷教人尚朱之本意毋援　功令之尊朱者以排陸王而一輩尊陸王者又不達尊德性道問學無偏重之理或且據六經中重本輕末之微旨作口實嗟乎一門之中至相黨伐竟不知有和衷以濟之大義並不知道無偏廢之正宗而嘵嘵焉徒以虛氣浮氣相競無論他日朋黨之弊中于人心卽其

丟二不愈遠乎愚兄不肖自顧不足與世教之責
一二挽其頹波忍爲之推波助瀾耶此寧冒譏疑
而不敢隨俗排斥陸王者十也此外又有隱意四十
年不敢告他人而今且不忍不爲吾弟告者則以吾
弟即吾無彼此也蓋愚兄秉賦至愚極陋而過不自
量從事聖學又過不自量而願學孟子私心固以孔
子高深渾淪未易與于登堂入室而孟子之後諸儒
又皆各從其性之所近以爲從入終不敢許于德盛
化神惟孟子字字真切明快語語大中至正學術準
諸尼山而若合符節風格獨出千秋而堪爲儀型真

吾道之長城而學聖之坦途也心之所好遂成慕慕
之心切遂願學於是四十年來竟忘其力之不能勝
直欲自附于孟子願學孔子之意而志不能以自已
今之排斥陸王爲禪者是伊尹割烹之誣而百里飯
牛之謗也心知其非亦已久矣而復以畏避譏疑之
故人黑亦黑人白亦白以失千古是非之正無論自
違其夙心與負慙孟子亦甚矣以前之區區愚見而
兼此一點區區愚心以是三十年來受無限詆譏無
限疑謗而總不欲一字爲之辨白蓋在彼者既未能
深信而在我者重蹈尚口之罪亦何爲乎賢弟不同

他人豈可有言不盡且賢弟自斯以往東西南北惟
國所用愚兄且老病臥床繼此而見豈敢知期而言
可盡惟茲一朝而已況愚兄自此出門就正之舉便
已絕望四十年積疑不得一問高明即賢弟宦途際
會英儁滿前亦未必多遇四十年閉戶矻矻志切道
脈之人從此得賢弟豁我之疑則益在我而此後可
以無恨或少足解賢弟之成見亦益在賢弟而他日
于儀莫吐之際固可無憾于今日之當面錯過矣惟
賢弟撥一半日冗虛心平氣逐條復我勿以繁冗而
畏難勿執撝謙以含糊不阿不隨不偏不黨務令合

于虞廷協恭孔門和衷至誼而不復如近世之各設
其短各排其異以害吾道之大公則幸甚矣[illegible]于語
無倫次惟意諒

與遜功弟

歲前一賠極慰積企又喜賢弟同道真切制行清嚴流俗波靡之時大爲狂瀾砥柱吾宗之榮吾道之光胥有賴焉歸來欣羨不置不啻逢人說項也大抵人生萬事雖靡不有數然要之循分守正揆諸天道人事終是顛撲不破賢弟[illegible]願爲推類而廣之以副同志之[illegible]之嚴一二用筆批點不可含糊如[illegible]者不難郎時改删倘賢弟之[illegible]以商吾道大公又面賠[illegible]得一當切砥爲宜世俗剛愎褊小之弊與夫[illegible]不可仍自我輩蹈之耳來小學一部[illegible]翁先生作古吾鄉失此典型真令人有邦國殄瘁之傷也

與家弟遜功

繁承手示深稔侄存張先師事極荷培植近見太史公闡幽表微盛心感獨在李氏子孫哉間館課近著於前知必領袖藝苑如吾家槐野渼陂當年矣鄙愚意更欲於館課外公約南北名士隨其多寡立一學古之會中間課詩賦課古文如弘正七子向來故事題目既立自然人知競勸名士輩出不惟可作翰苑一段盛事亦賢弟平時名山著述之素心今日木天建樹之功業且可藉此援究愼專精學問續千秋傳世弘業也更若知念菴荊川浚谷三君子以道德功業名節相砥礪則此事又當儀型百世矣

又與遜功弟

此日專俟[illegible]大事在於此月廿四擬遣小兒於廿二三來上及期効執紼之役奈以風雨纒綿未得如願歉悚歉悚更所祝者賢弟此日以前於人子生事死葬正職分亦已殫矣自此以往於人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正責任不甚重乎久知思貽令名必果之義原大孝所時厪愚意則尙欲賢弟充類至盡體行無餘也吾身爲聖賢而吾親卽聖賢之親矣田君聰明善記昔嘗見之伯藥久聞其安靜好學然未面見也吾須後和寥寥眞令全陝無色他日賢弟如見二[illegible]志遵之總之學者卽不必口口道濂洛關[illegible]盡要之讀孔孟書亦當知人生立身立德正義也[illegible]

與遜功

無意中得此一番良晤殊慊素心然竊恨爲時之不長未得盡欲言之隱也大抵學術一事關係萬世道脈非徒榮世之具亦非僅一家之事吾輩不爲則已爲則須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俟聖于不惑乃副孔孟千載相待之義賢弟勉之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子程子精義之微言卽吾輩率由之正路也

書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孫並校

同學諸子參明

與趙豐原書豐原名于京山東濟南人

心敬猷亂迂庸非有奇特可道之節不謂明府誤採虛聲儼然隆旌旄浚郊之盛飾別後毋清風明月之下緬仰高誼感極而且愧極也自三季以還吏治浸不古苟循日榮祿今之顯被以逐犧利而迂曲拘牽之士又不免與世齟齬於始願本高而或以閱歷挫抑變其志初守自正而或以欣艷巧宦易其操若

此者業舟泛海散帆衝風本非致遠之具抑又何遠之能致而近時士大夫論世不群見如前榮祿者既如彼如後迂拘游移者復如此於是游談無根之說興遂窮以爲今之時迥與古異而古吏治之必不可復也嗟嗟行衢道者困多驅馬疾馳之捷士濟洪河者豈乏乘風鼓楫之捷才大丈夫乘時建樹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時自我轉豈有時能限我乎不然西漢去古已遠東漢又與西漢異軌何以龔黃卓魯數君子者後先接迹即下逮唐宋元明而循吏卓卓史冊者代不乏人乎且當代之去古又爲遠矣如某某諸公者亦且著德心芳猷於斯世而不愧古喆爲海內所仰重則夫不咎其識力之不卓不堅不融不練而歸咎時之難爲與勢不可爲者豈爲通論乎大抵士大夫品格不一但使功德實被諸當時即可精光照射乎來世並不關名位之崇卑也他不遑論即如兩漢四百餘年間王侯將相不知幾何人而泯然與草木腐朽者何限獨龔黃卓魯數循良以區區守令而芳聲令與昭揭宇宙者至與天地無極士而有識亦可以定其旨歸而識趨何矣雖然語鄉雲於瞽矇則

彌目成礙付百鈞於孱夫則舉步爲難謂夫目力不足者無以勝任而愉快也明府志識卓越操持勁堅遠古通今威行惠著眞致遠之弘基而攀躋古喆之良軌也誠由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益善者益堅其守而不移於久遠可更者悉易其舊而無咨於更選就當今通行之規運先民慈惠之意卓然建名世傳世之業而不惑於目前之小利近功將見周召王佐之弘勳不難直致於今日况區區龔黃卓魯乎明府懋之一官而樹百爾之坊一生而係千秋之久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與趙豐原

敬學先生公郎輩往來敝鄉盛稱德政以爲邊城久無循良得公大父母拊循頗覺寒谷春回莅綏曾未踰期而德化速流如此眞吾黨之光也前札見教將欲圖爲終養之計雅志良可尚矣然得毋非毛義捧檄之義乎況太母久已就養官邸公但一張一弛時時存思貽令名必果之義即所謂合一州數十萬人之歡心事其親也祿養而善養之義自在其中何必家園晨昏之爲善養乎且時賢自官其官念每不切於民生而一輩留心民瘼者又皆激昂藉題目以去則世道生民之責當付之何人乎終養之說不惟凡我知交不敢謂然即恐高堂望子行義之心亦匪所樂聞矣惟大雅裁之苟且徇人者固非立身行道之義而激烈矯拂者亦非士君子仕止久速之正則也

又與趙豐原

甲申歲首自楚邸郎聞公受知有晉守河南之命維時欣慰無已且時時稱道於同人以公弘才偉具豈敢以區區郡守重公所幸者抱負非常之人終有非常之遇不難自此堯舜君民之道可漸展之設施亦且爲天之報施賢者不爽可爲仕宦而甘心浮沉者勸也憶至三月終歸途道經許沿私心實切面教顧念新太守蒞事伊始何敢輕以浪遊之跡驚擾冰署念道一字華侯亦恐新政冗繁哉答當且不淺惟有望洛陽城祝太守如古龔黃進之如傅尹此地之福又公卑公君陳諸名世而已或見士人則告之新太守崇儒重道加意斯文幸自愛見黎庶則告之新太守廉明仁斷悉心民瘼幸自愛而已自後程景洛東謁遺地外不知情渠歸始郵佳刻見遺隨即聞太夫人之凶與士不能遠爲生芻又以悲河南一郡人之無福東望浩嘆者益累月未休也夏初閱邸抄知

聖明軫念蒼黎奪情起復再三勉留敬嘗謂友人此事在公雖出迫致而在朝廷家鼓勵官方則盛心也不知新政設施可得聞否又不審郡內得何人可程可師何人可歐可蘇又何人可王唐可瞿薛將來亦不

至失制藝宗匠也舛有啓者二曲夫子不幸於今歲
前四月望五棄世梁木之壞傷在吾黨者無論 惟
是夫子身承道統累荷徵命及昨歲
聖駕西巡旌區御書欽賜重疊至於文集反身錄二書
進呈
御覽優褒嘉嘗曰雲和靖宋代曾以贈處士純公正
公當年優以謚二程至於道德文章尋祠特祀則累
朝皆有故事夫子身任絕學守貞不移揆之前代謚
祀咸備亦或無愧不然得一焉亦足爲聰李世學道
守節者樹之風聲而敝省尚未有議及此者將非有
待於我公大君子乎幸惟留神潛翁近作何況一字
[illegible]爲望襄城李禮山來章劉嘯林青霞太乙青藜
[illegible]六人皆中州名士也李已赴任連山劉昆仲現
若其人皆多氣誼詩文咸淸勁整練自成一家
而一門多賢尤不異東漢陳荀諸名德家想公已收
之藥籠中矣

與李禮山先生

數年前讀先生南陽書院學規義林諸作遥仰風徽
於心實切隨後兩奇尺一期達愚悰不謂胥浮沉於
洪喬悠悠我思鬱鬱何極客歲做友康孟老自都門
旋里曾爲家師鄭先生逵天錄而貽心敬札曰都中
見襄城李禮山先生眞中州人物之選也惜吾兄不
得一見之孟翁平日吾黨推爲知言於其言也信其
不誣且讀逵天錄益窺大賢之含蘊於是就正有道
之願胸中益勃勃不能已矣今年秋八月孟翁自郃
陽見過相遇道寒温外他不暇問即先問先生丰采
孟翁備道其詳於斯時也心敬聞其言而益副數年
企望之私又以轉傷數年企望而竟未能一遂親炙
之願不覺悵然意惘者久之既復自念以數年之心
企而不克察一察以親炙已爲俗鄙可笑而又不能
一言就正則是果於自棄矣用是忘其固陋謹以拙
著一冊奉上蓋借此請教大方求質意見之是非若
夫詞旨弇鄙則自知其不可而不暇既矣中間旨歸
之離合是非幸出便郵特直以見教向謏之風匪吾
黨所貴且吾黨落落鄙人他日之望教於高明者實
深含糊容隱亦非所期也意長箋澁不盡欲言

答杞縣張潛谷先生書

自台旌東旋先生光風霽月之槪未嘗不時時在鄙人心目獨無由再一握手談心爲恨耳比山右馮敬兄至接手教恍如重親謦欬喜慰不可言承詢云云備見道誼關切奈家師自去歲八月舊疾仍作至今尚未平復眞堪憂慮寒家遭天之庇老母精神如舊餘者亦俱無恙惟是方寸喫緊處終無綿密廓清之效竊恐終汨於情識紛拏耳近又以當事者謬採虛聲竟欲以賤姓名充山林隱逸之籙手鄙弟辭之尚未獲遂雖此事在弟自審出處之分定之已素但生一番端緒郎不免增一番應酬耳馮敬兄聰明爽直與之處數日深恨相知之晚敬兄言先生復有入關之說不審何時命駕鄙人且當翹首跂足東瞻函關紫氣矣

寄襄城劉叔恭先生

十餘年積企比乃獲親炙光儀[illegible]別後馬首南向已踰一月夢魂猶依依尊門不置耳承委道學存眞錄弁言途中細加檢閱雖皆中州久已傳世之人然得先生一番選擇表揭而其面目遂頓覺如生至顏錄以道學存眞則尤見先生衛道苦心足令冒名竊附者覩之愧汗眞有味乎其言之也鄙言引首允驥尾之附但詞旨弇陋不足闡揚尊旨惟先生及諸郎君細加刪潤不至孤衷而并領貽大美之玷也幸甚幸甚心敬本擬歲前可以西返再領大教不謂尚須遲之來春天下事之不可逆料有如是哉途中讀嘯林文稿平正通達如端人正士嘯月一切詩文則勁氣無敵而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尤見良工心苦其人之卓犖不肯下人可知壯矣哉其出鋼之干將莫耶乎但愚意微欲少獻芻蕘者自昔昌黎之學遂過襄陽而後世詩家之論咸謂不逮者詩以道性情太生太刻未免於溫厚和平自性天然之旨有碍也嘯月骨氣有餘尚須於神韻溫醇婉約處降氣從事則秋肅濟以春生中州作者當首推嘯月劉子矣匆匆中不盡欲言

原缺第一至九葉

與蜀中楊愧菴先生

春間劉令親及傅君至獲悉先生動定劉令親歸會一字恭候兼申慰欵想久達左右矣茲勉舍親探家兄于彭水附此遥候道履惟先生體道謙冲知無逆耳于忽襲比來光風霽月恨不能一覩德輝也劉令親清通和易亦復簡諒誠直吾黨忠信人也縱復不學亦自不失為善人有恒矧其胸中自中是非了了自有一種理解筆力亦復清健可貴特少幾何先儒語錄之言耳然人之淺深豈盡關于語錄不語錄者良友難益友難耐久之友更難願先生藥籠首收焉

可也方今吾黨寥寥先生如此之年即敬亦復五十而往餘年俱已無多會晤之期未卜何日言念及此可勝太息惟先生為道自珍千萬千萬

謝邑侯尹長吳侯

心敬章句迂腐之士獲沾賢侯太和雅化兼夙荷于旌之辱頻承垂問之及戴德已甚飫矣不謂今且錫匾煌煌下賁衡舍儼若等于國士之遇者揣分踰涯感深而愧滋深矣且洛閩兄弟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中興聖道功在百世心敬平日雖願學有志要之于二先生心精密詣未能窺見毫芒傳薪之褒明府得毋徒取其名迹之近似耶抑即以褒為教耶當之心慚辭之不可計今惟有勉策末路期于少践尊言以不負大賢屬望之盛心而已肅此佈悃特令小兒捧

以代謝春明景和更惟大君子茂對時物誕膺多福為賀為禱不宣

復富平楊侯

歲序更新萬家歎榮伏想賢侯循良之福與時俱茂循良之聲亦與時俱暢也僕鄙人所默祝者久渴之民望澤殊切勝名之下貴備甯深賢令君合百里之貴賤公私而作師長父母必恩威相兼寬猛相濟使托在宇下者無一夫不畏令君之明而感令君之仁夫然後秋肅春生太和在百里間耳

答長安朱廣文

夙聞雅範兼小兒曾奉大教每切馳仰顧無由一覿芊標耳忽承台函如接塵談矣承諭三公入誌本傳此行達信後大事也非得筆力老健簡切者豈足當之僕迂陋無文何堪任此顧念遠承尊委重以太府之命且三公咸有功吾省載在口碑闡懿表微是亦吾鄉後死之責何可固以不斐爲辭但入誌之傳殊與家傳微異而名宦入誌之傳其體裁又稍與他入誌之傳異蓋家傳細大兼詳而誌傳則詳其大而畧其細他傳備詳生平而名宦之傳則凡生平前後皆在所畧而獨詳于其功德實在地方之處故三傳但服提挈要領使功績昭揭其他却不宜太浮濫泛長也又三公其鄉貫在所必書且其官之歷履雖不能詳書而官之由某官而至陝者則不能不詳蓋得此頭分明不特叙事有來歷即文章亦便于開口也至莫公傳依來稿則功過相兼又似無足傳者鄙意欲獨揭其殉國無二之心以爲張本然不免增來稿之未及凡此皆未審尊意以爲何如也

與嵇定樸存張公書

非承面教匪道誼心知曷克有此感切之至匪言可形事君僕素不識其面亦未嘗一札相通獨向聞之長洲聖秘汪君之口遂心識之及至貴府都人士群言其志行之孤潔雅不屑與流俗伍且其年亦尚壯以此心益重之而貴府七友與之交者亦遂公札相招令其來蕪耕業書院朗翁且爲中丞言之諄切恭此言固心重車君之爲人亦實爲中丞羅可造就之士以生他日盛舉之光耳不然僕既未識車君卽車君亦尚未有大名於吾業而爲僕重何爲此惓惓不已哉然車君亦竟未來也不謂今也竟有此說噫嘻豈車君之果有道行耶抑中丞當訪車君時偶值忌車君者耶又或者僕一時聽聞之不審詳察而冒以非名士而譽爲名士且或忌車君者假此以中傷車君更欲借車君一網盡交且譽者耶皆不可知然要之無損于知也獨先生關切之雅不可忘亦不可不答故以此言告耳然先生亦更志行孤潔不屑伍流俗而且有聞譽足爲人忌者亦尚愼所往哉又專來劉君英發無前僕自相晤後不覺逢人爲之說項然察聽者之色亦然者半而否者半矣亦幸以此意達

之士固不……多口亦何必使增茲多口也

又與張令公

歲前承手翰離索之感良增素心顒如來翰比者處內變以忍讓處外變以自反深得善身善世之良方時時展誦即時時不啻接塵而暢談也然尚願賢者自茲以往于前事直以虛舟蕩兎視之而毫釐弗芥蔕于胸中將前事不惟于我無損而從此得安心第一義即所得為多耳不然恐諸外而未忘于中勢不得不反而心不能不動即此一事將恐遂成心病而懊惱且無已時矣達觀視橫逆如飄風之過耳而有道煉心機于震撼之頻來賢者讀書不可謂不多見

理不可謂不晰知且首肯鄙言也比額制軍薦剡誤及自督惟有以實病辭耳所謂自知其不能而不敢為者非以此博名高也知必聞而諒之

寄雪木李先生

壬戌甲子之歲兩親道範皆不獲欵承教澤毋思褱悵觸謂絳帷而先生之駕南矣居恒翹首漢南嶺雲烟樹極目蒼茫悵結何可云喻頃見二曲馬君言先生有留寓漢南意敬雖愚竊以為先生之未嘗於計也大丈夫家視四海原不須分別客故顧貽謀善後寧可草草然以先生道德風範何地不宜第在諸郎君既棄田舊產又遠離親戚有如他日人事滄桑生理既艱舉目無親縱諸郎君脊卓爾嶙峋自立有餘然亦已孤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古之聖賢皆

天理人情之至豈獨戀戀兒女恩愛之私乎況先生典型後進之身禮教攸關平時無有感觸在先生固隨遇而安在彼鄉亦樂得大賢為式有如春雨秋露蒸嘗上元他人或薦羞祠宇或拜掃先塋無論先生大孝之情不能為懷即恐薄夫旁觀而竊議諸郎君亦嘖嘖有後言矣此亦不可不長慮而卻顧者也倘以為故里習俗偷薄則自鄠而東即為二曲山水之鄉儻有佳壤又必以為不可奠居則更東為敝邑周文武之故都雖習尚非復曩昔然豐鎬之間流風遺語亦尚未盡澌滅如丈八曲抱渼陂諸鄉先生昔所

[illegible]夫人[illegible]林茂風景清幽儘足怡暮景而長子
之[illegible]然西三月閒江風物俱勝兼生平故交左右
[illegible]亦復啓迴桑梓不間關山安在非碩人寤歌
之所先生必欲注籍漢南雖或別有深意然如敝之
愚則實不敢以爲然也夙懷不忍不吐兼以遠道
便鄭爲難故不覺傾竭至此臨池曷勝懸切之至

與聶木先生

先生七十之年染此大恙念之令人感歎然我輩今
節苟得保全外此者曾何足論況先生精神不減幾
日亦必不致大凶不過將來步履蹇澁而已唯是自
今以往視先生于一切念慮憂思痛加刊落以造物
賦我浩然之物仍完完全全還諸造物而已又前所
云請所宜行事亦望乘時即行昌黎子曰凡此蔡功
惟斷乃成猶豫遲疑最作事大患先生幸留意也

答孟謨論家範學宗書

令弟辱臨兼援翰誨見令弟儼如親尊兄德輝燈下捧讀教示諸語啓我聵塞又恍如與尊兄剪燭西窗把手談心也令弟敦雅質愨一洗世俗浮薄繁縟之習眞學者自應如是而尊宅相傳家範之醇樸尊兄平日所以修身而成教者風規正可想見眞令人仰羨不盡也至如兩舍弟僮兒悖戾獨頻家慈家教旣廟故弟得坐享其成然以弟之愚劣疎淺不能漸諸詩書禮樂使之深知道義家長之無狀可知而兄反以是見爲入其責之非而滋之愧也二曲書院一事存

不以爲僭作事不見鄙於大君子幸也何如然殊自慚兄之所以不鄙者正不使始願之不及者豈試思之弟何人斯而敢先當世賢士大夫作今日第一務哉抑以懇懇愚誠有不容已於此者特以前書疎略未旣厥詳故致兄有是說耳茲條前所是正梁質老一書請教且昨所求教尊兄而未盡者意亦如此書尊兄且以爲何如哉每嘆朋友道喪問者旣不能虛心求益告者亦徒以套語塞責僞以滋僞毫無實意弟雖陋竊覺此病尚輕惟尊兄開誠而教道誼骨肉實在此矣別示院規須宗白鹿天泉之說姑存而不

論兄之見深慮遠哉抑又非至愛不及此但愚師弟平日初不專主陸王嘗以爲論道須大中至正然不公則於中正乎何有自晚宋而後儒者豈中正於公外故紛紛於門戶之異同而不可相通致令孔門一貫之旨割裂於後人之意見所貴乎吾儒者折于古之衷而會歸於皇極不偏不黨之域令前乎此者是非於此乎定而不可易後乎此者則徵於此乎準而無所偏斯爲當耳區區守一先生之說而莫旣其全者非狗則陋也學術至今日正須合程朱陸王而匯之融之令全體大用本體工夫不悖孔孟之宗傳則

如白鹿院規須益以東林教條弘其未廓而消其未化乃爲當耳寧當復以銖銖兩兩爲王門天泉四無分疏証鄉也哉承肝膈之教不敢自諱惟尊兄更進而教之吾道幸甚諸所未悉統令弟口中致望復教以日爲年矣

與孟謀論共學書

前此承諭他日終南之遊當招不佞弟聯御末乘極爲欣幸但弟則更有鄙願呈請也宇宙開闢不知幾千萬世乃生我輩而我輩生世至壽亦不過七八十年而今且何如哉尊兄明年五十五歲已往卽弟亦四十一年空付東流矣世事可知前途有限旣忝鬚眉於斯世縱不能道德事功光天壤而炳萬世目前學術知解習之半生者復不能登峰造極與天地終始眞爲辜負此生矣然如尊兄文章著述卓可傳世至弟則虛薄迂濶一切徒抱虛願而毫無成就獨年

來此心不死尚欲鞭策駑力收十駕之功於未路頽齡以踵狂出入之性一暴十寒竊恐卒負初心有辜尊兄平日大海耳以此惴惴夙夜如履春冰每嘗私念獨學之易自怠輟不如同志共學之交相勸勉獨處之易於滿假不如同志共學之互相砥礪故不佞弟近來汲汲求友之志眞不啻饑之求食渴之求飲而神爽大著之思得水火也乃問之日前而與我同志者誰乎卽不我迂不我譏者誰乎悠悠千里惟一尊兄乃復經數年而不一面有如再過數年尙髮益衰儀日昏兒女婚嫁益迫則此生便當同腐草木

[illegible]而其如無可及何故弟年來自度殆[illegible]不足言一刻萬金千金猶不足言[illegible]千思萬想[illegible]以爲惜陰之道莫如割日前[illegible]之區各帶一子共[illegible]一切紛華名譽念頭專一究心六經子[illegible]其所未及以了吾輩七尺軀[illegible]之收耳顧弟以母老[illegible]爲紫閣圭峰作五載隹[illegible]詩文已足名世而弟作如是[illegible]自爲至此亦且自哂其狂愚

矣[illegible]之鬱結所欲陳於尊兄者數年於茲而終不一言[illegible]自負其心而抑又更無可告語處矣不審尊意以爲然否也

答孟謀論近詣近著并全眞宗旨書

承問近詣何境所著何書人苦不自知若弟則自知審矣況在尊兄前正就正之所也敢不實吐乎大抵弟少年時過不自量徒以虛願自張十五以至三十無非狂妄之日三十以後則漸知近裏四十以後則漸近樸實此前所以爲尊兄有近來樸確二字得力之說也邇年自豫楚歸徹底自勘乃知有求爲庸常人而不可得者何者我輩平日之所以自張者不曰希聖賢門且曰能文章及經歷深久心漸入細無論自問而所[illegible]乎無與於我即所謂文章者拔

之古人共今何人乎數十年與吾語究究之無一信心之處矣反不知庸常人之不知者爲非也故前歲友人見所刊集之物弟特於拙集擇粹二小種亦謂非此無以答其意又以免朋友需求時覓人抄謄之[illegible]書其實未嘗自成一書也此弟之近詣近事則然[illegible]今之日[illegible]無知而始自知其無知有如此尊兄且以爲何如者全眞二字即近來探究究全本來眞性意蓋神仙家至此而一變昔而者在此即神仙家至此而始入眞元者在此也所以然者昔之神仙雖曰原本老子其實於老子之學[illegible]得一[illegible]被又其爲說始於築基練已終於脫胎神化雖曰無非寓言然要之簸弄精魂之獘所不能免至重陽出以命世豪傑竊採性命之旨歸乃知前之爲說未踰禪宗之二乘於是一掃軌轍特揭全眞二字以印合於釋氏之性宗蓋玄家至此始合禪元一之而元風乃大暢矣故道家以重陽比諸佛家之達摩良有以也尊兄詩文雄一世今胡爲而注念於此乎將毋閱世既久眞性透露特欲就二氏超乘之旨印正吾性乎不知吾儒盡性至命自有根宗得之者可與天地日月合德合明四時鬼神合序合吉凶不惟見得彼二氏者自局於方亦見得彼二氏者自入於私所謂見盡吾道之大自知二氏之小者此也兄如更有意乎敬且願爲兄傾裝倒廩而陳矣

存省稿　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録仝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友人論天意書

承詢分後兩喪之說向使不分當死者亦豈能生又世間不分者亦豈皆不死乎執此爲說或非定論然三十年無此變而兩事適在始分之年天意亦若于此有儆警焉是故古之聖賢于凡日食地震旱乾水溢不收誠之氣數之適然而以爲人事之感召蓋視爲適然卽其漫易之心便足召殃視爲感召卽其敬畏之念便足致祥川竭地震不知自戒而周室以亡桑穀並生克修令德而殷道中興故惟聖人之克凜天戒爲當也家之與國實無二理天心所寄卽在人心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有此言安知天無此意故我輩遭此等事旣須聽天亦須凜畏天之實念盡感天之實事爲宜也不審先生以爲何如

答友人論善後書

承以時事日難當局者惟有詳思善後之計此正弟之本意也乃又以積德累仁爲未必皆濟嗟乎兄特激於[illegible]而爲善之未必速報而爲是言耳然究之今[illegible]能外積德累仁爲善後之計者大抵天難而人可信吾輩盡人事以回天而已未可舍人事聽天也至謂聖賢豪傑未嘗不求用世而遇難行[illegible]之時未嘗不曷藏直截接淅而行初無顧忌周[illegible]以求必濟之術則兄之論高矣而却似未達時宜也夫曷藏直截者謂可去得去者耳初無事顧忌周旋者謂無可顧忌周旋者耳今所論者難行偪矣然試思此翁可去乎得去乎縱使可去得去而得接淅便行毫無顧忌周旋乎今以萬不能接淅而行之勢而懷接淅欲行之執見以萬不能無顧忌周旋之地而抱無顧忌周旋之忿心則於實事必有疏畧不備之處於遠謀必有審處不到之時正恐見未伸志未遂而他日之費周旋而滋顧忌者將數倍於今也夫審時處事未有不權難易計久近而可言智者故愚意此翁今日與其償於一決而費他日之周旋顧忌不如委曲調劑於今尚可爲之時而得善後之良籌兄

獨不觀於古乎彼耕築屠釣諸大聖賢者其爲動忍增益無論矣即張留侯者人但知其成不世之奇功稱古今之上智然向非受圯上老人之書以善藏其用濟漢業之隆或且終爲博浪一擊之夫而不知所終然留侯猶賢者也韓淮陰特富貴利達之人耳亦尚不肯輕試其身以鬪懸胯之夫益知柔知剛大君子見機之哲當如是豈得謂聖賢之處難行但有直遂而無顧忌周旋哉況夫損過就中矯偏救弊正大君子徙義崇德實功課又何諱改絃易轍之名乎兄不見昔之贊成湯者曰改過不吝贊顏子曰不遠復

無祇悔耶成湯大聖顏子大賢尚以勇改速復爲盛美吾輩將何所取法乎且昔惟以徑情直遂疾惡太嚴用財無節不無拂戾人情那借庫項之處是以上下不無疑懼於任情而自已不能不徬徨於待補今一旦明示更改使上下遠近共悉賢太守損過就中之新美共明賢太守補偏救弊之誠心將不徒德曰以新亦正感孚上下之機漸完庫債之本也且即不能盡釋上心在我下者亦必釋然心安蒸蒸然變懼而爲喜而庫債亦必漸次減少一二年間下情歡暢庫債清結縱我無非道之事以媚上官之悅而彼亦

且無辭以加我矣且又安知不遇大明公道之人乎大抵此公今日急務變激烈爲和平變濶大爲細密事上欲恭而待下欲恕缺一有不可者且下非獨僚屬凡紳衿庶民役胥家人皆是也而至於理財又欲其合自己內外以及骨肉親舊通盤一算共可得若干以補足庫債餘若干當於何時何處補足有出乎無出乎有出則急爲收攬不惟在人者不可必即在己者亦將有意外之耗若急猝無出則除目下以後撙節浮費尚可補若干餘者於一二年陸續時作何處分務於其中尋一善後之計細心調劑如是而猶有不善之後則時事真非積德累仁可濟而難爲矣

然敬則謂如是而當無不濟也兄其謂之何

又與伯敏世兄

昨舍弟見仲林郎舅言仲林歿於鎭安二孤寄鎭安丁令君者丁公此時在省監修草店倉厰大哥既有恤孤之意當上請老師速爲武功章令君寄札求其差人齎書於丁討回二子惻隱之仁人有同然章令君與樂爲丁令君亦當無不從也況書出老師章公尤必加意惟吾兄作速慫慂不徒作一場口惠則仲林無子而有子二弱孤他鄉而故鄉不惟仲林父子啣再造之德即遠邇士友共誦義聲於無窮矣張澹菴公與章善而與仲林交好得渠周旋其間當能轉

折如意亦宜請老師寄一書也

與[illegible]同門

前[illegible]于黄州道中得手書伏啓[illegible]弟清好深懇遠企又審曾與孟喬兄莫逆客歲[illegible]中得此良友不特可慰離索亦且可資規勸又不覺爲兄鼓掌而喜也至來書爲師之說充之愛我深矣然如弟則有感于近世師友道廢致使道義之地竟成腊帛之場故有感而云云　可遂以此言　生道德　至云先師當日待人寬容若疑弟擇人而交爲已甚者噫時兄亦知近來吾門之弊乎[illegible]先師弘樂善之懷于先至門者每多奬借之詞是蓋欲以勵其終而無知

者輒以爲　許其成遂至毫無知覺侈口而詡一唯之傳[illegible]先師之骨未寒而道已裂論者遂多以流之不清而推議其源之本濁敬竊傷之故于此輩多不假爲許可蓋欲使師門宗傳留得一二分眞面目則猶可以贖不能光昭之大罪而報罔極之深恩先師待人寬而弟獨嚴豈得已耶不然者弟一操世俗心于此輩稍爲假借彼將稱　之不暇何故踽踽涼涼徒自取怨耶孟喬兄溫其如玉此上等好氣質祇須玉之博求孔孟及宋明諸儒之書使知聖賢大路[illegible]下古今通明師門宗旨庶幾無負向來千

與常州同門陳子俊書

弟自趨侍老師之歲即從問難之餘詢其相與交老師備道尊兄風規惟時已切仰止隨後讀尊著書經彙參諸說該洽貞瑩經之大觀非深心大力何克有此彌增企思毋嘗妄想割十畝田置一騫從一僕驅策出關由晉渡河遍歷宋衛齊魯之境然後由燕泝運河而上南遊吳越閩楚訪古帝王聖賢故跡求當世潛德抱道君子問道訂心而因以縱觀四海名山大川之奇勝毘陵老師過化之地尊兄及諸知交在焉當日任三月以忩商確而償夙願懷之十年矣竟

莫克一遂今此志勃勃倍昔亦竟未知將來遂否何如也緊念心企之久不可無一紙通悃悰便鴻草草臨楮不盡瞻企

與賈可齋觀察書

明公政事文章數年來得諸南北士友之頌說者頗詳頃晤敝邑侯金　公稱道風猷者益悉私心未嘗不以一覲德輝為幸比者台旌按臨敝邑猥承垂注且見惠尊著百石圖下索題辭而金令　亦復備傳尊旨欲賜面教心敬以就見矣第念三代以還卿大夫久不復講于貴士之義今也明公特隆古人樂道忘勢盛節而心敬為曳裾造門之行是明公貴士而得自賤之士也其為負盛德而羞當世不亦甚乎先民有言曰士伸于知己懸知大度必能諒之耳百

石圖題辭不敢偽辭僭擬一跋呈正惟是明公兩序百題無非錦心繡口一旦綴以鄙俚之語玷玉瓚以燕石雜碔砆于藍圃大雅見之得毋笑其不類乎覽畢一笑後委之蹊壑可也臨啟不勝惶悚企祝之至不宣

答賈可齋驛憲

自明公素車出關關中風雅道遼　遂若百二河山黯焉無色雖時時從壁案間檢覽墨妙精神氣韻拂拂欲出不與親對芳規然終是道邇人遠欲請教也無從欲質疑也無從欲唱酬而𢚩懷抱寫心曲也無從輒不禁緬仰浩歎耳夏中忽從遞中接翰教恍若從天而降急啟緘捧讀惓惓見存之意流溢楮墨之表我公甫襄大事百務叢委遽爾手札勤勤三千里外遠及賤交推此心也吐餔握髮之風猷何難載躋獨緇衣好士之雅情而已哉令人感仰無已承褒事已竟讀禮當有暇晷矣課子著書而外交遊想得碩士方今海內清晏與屬太平盛世然持盈保泰端賴深識特立之彥明公移孝作忠一飯不忘君親與其以一人蹇蹇王家不如合羣賢以共濟上理𨎥車再出想必待二三數年外中間正悉心擇正人友正士鼓勵同志之氣以倡百職事忠藎之日也君恩難報

素志難酬古純臣王佐無論登朝家食無不有忠君報國實事苟必馳驅皇路然後云匪懈夙夜哉考功殷公忠義謙厚人也當是我公同德比義之交想必不待要約而契如金蘭見時幸爲敬以此義達之心敬衣食粗足無所望于貴交之賑助惟是請公爲朝廷共保昇平使心敬輩草野耕稼之人得同四海望澤之黎首坐享清晏休暇餘生悠悠然養其親而課子弟之耕讀則知己之賜大矣

寄謝武昌太守楊公

来入楚境業稔清操比及至止仁風惠政既卓卓在人口碑至武昌黃州漢陽人士各感戴其賢守人人私相矜重亦復互相推尊三太守之名尤時時艷傳鄰人之耳至如我公之德心德猷則貴爵金侯更面領之倍詳以為一切存心行事無非本于天理人情無不念及子孫福報敬私竊自慶如公古之循良不是過也而得與于知交之列沾被清光已云多矣又豈必兼金縞紵等于宦途之交際然後為相知哉矧大中丞不受下僚一錢而以禮聘致之容輙受賢太

守清俸其為辱知已也殊甚故比者面別時語語肝膈匪敢矯廉以取自外也知公大度必能諒之耳相別無幾台履亨佳可想而知比所見公郎世兄今已歸里否相其品格將來自是清華之選然尚望義方之訓相期在德業之科而不徒以一第相尚也蓋從來世家名閥得德業文章而愈顯亦必振以德業文章而愈盛愈長不見今天下所艷稱者海寧之陳而士林所尤重者獨以實翁先生乎大君子高視遠覽知必自具大觀也又中丞先生弘開書院興學造士此雖自行其職然總之為八府士風起見明公八府

領袖倡之其成盛事是亦理不可少且與賢上司同心而為此等振厲士風以報國家事抑又職所宜然尚望留之意也面教無期送使歸楚之際欲陳謝私不覺言引而長恭念公真可語此而鄙心欲謝知己之義亦覺外此者不足道也臨池不盡瞻企小兒功統此遥候興居

答同門平京單舜哲

積歲懸結忽接手翰不啻親領謦欬細詢近履於還使舍弟輩靡不扼搤歎息不佞獨心爲欣然盖良金不煉不精古來大人物如舜說諸人無論卽夷吾叔敖輩亦皆從動忍增益之餘識見學力磨鍊得平寔精切故一旦知遇英辟施爲措注靡不鑿鑿乎確中各實至於唐之王楊盧駱明之徐唐桑祝輩少無磨鍊徒以自負詞華卒之矜才負氣靡殢於淸明文物之世或且不得以巖穴自終其天年此裴令公之所以致惜於王盧四子而不佞敬前此不惜累累於吾

舜哲吾口也今足下備歷艱辛德慧術智自當迥出流輩天之玉汝於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不佞敢開之又何暇爲吾友憂而不深爲吾友喜耶殷公大是理學路上人今急欲得切磋輔翼之友累問於不佞不佞以爲非足下不可盖殷公雖恪遵古道而能於格外取人且其虛衷弘襟尤爲難得以足下襟度之緖洛日夕聚處講磨彼此德業學問當獲大益匪獨欲爲足下館穀聲譽計而已也秋闈在卽足下丹成九轉必策上長安斯時當面商行止可耳

答友人沈惟賢

孫八兄至捧來翰展讀未半喜動顏色亟呼孫日儕示之日儕亦爲之鼓掌稱賞不置甚哉足下悔過之勇不可及也夫如是雖在他人無不樂以善告者矧僕之愚卒又何慮有言不盡耶惟賢足下其爲我悅而繹從而改我當爲足下事有規時有勸足下但懼之急於行無憂僕之吝於言也孫八兄行忙倉卒未及細陳玆謹以日履所急畧一拈出以備採擇若夫推類而旁通以足下之勤思好學當能隨處而各益矣

一讀書宜精不宜雜足下於學雖自謂有見以僕妄窺足下所見不過門頭戶影耳非有至當歸一之見也先入之言最忌龐雜目下宜專究四子宋明數大儒及二曲夫子書其餘不惟釋玄之書不可入目卽韓柳歐蘇之書亦且不可多閱

一時文宜留心講究非以時文盡足下也足下有母有妻而不能耕亦且無田可耕計終身惟有舌耕耳然今之父兄教子弟者孰是以理學家言爲期待乎紛紛者胥爲科第耳足下以他人子弟爲士田而不過其耕薅之術是並其舌耕亦荒矣足下

禁自甘其如老母妻子何況善學者時文本自不妨理學乎且時文雖一技要自有的實脈路非淡泊寧靜則無以立其本非閱歷多則不足以盡其變非課作勤則不足以熟其機非虛心和衷向知者勤勤懇懇而問辨之亦往往彷彿其近似而不得其真訣惟賢足下之於淡泊寧靜其素聞矣其獨奈何漫皆夫人之子弟而并自誤誤親乎足下於後三者反心自問果曾有一於此乎如其未也勉之毛義捧檄而喜非苟祿也

與東家相交宜近情無須苟非欲足下屈道狥俗也聖學之要忠恕爲本故子貢問行而夫子以不欲勿施告之大學論絜矩而以好惡推心爲主自今以往不擇飲食不擇器具無盡其歡無竭其忠無任喜怒無強不欲六者須守之不移以爲久交之尊道修身立品之正分可耳

與襄城李滄雷

十餘年企仰尊大人常恨不能乘雲馭鶴一登龍門比跋涉至矣而尊大人又復有京師之行積懷莫慰令人悵結無窮然見賢叔侄昆仲循循爾雅尊大人德輝可想而知令人益心仰不已比於楚邸獲聞邸報尊大人選得連山初聞極爲悵歎轉念又極爲欣欣悵歎者尊大人名德宿儒而遠宰天邊小邑設施措注未免不獲盡展其素抱而欣且忭者連山僻壤孔奮爲姑臧宋均長辰陽皆能變[illegible]風爲善俗流芳自來官其土者無不傳舍視之故至今陋風未更昔青史其在粵東則昌黎以詩[illegible]至今千餘年潮人俎豆比於孔子尤爲[illegible]大君子經濟作用正於他人意識不及處見[illegible]人本道德禮樂爲敷施章薄從事功勤[illegible]人俎豆千秋當任於此況地開學舍僻[illegible]任優而學益究傳世大業以弘不朽盛事尤所謂千萬金買不就此美善地者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方且爲欣快之不暇而尚何悵歎之爲歟不審賢[illegible]其以爲何如也

答寧波裘殷玉

頃見尊體抱恙以爲偶然耳比月再返乃聞動履尚未平復爲之悵惘者移時因竊妄擬尊恙或屬鬱結於心因而百症皆作與其服藥救標不如養心培本心君苟得舒泰客邪自當退以聽命也而理心之道則先須看破生人之不能爲者在天之富貴功名而可自主者在人之德業學問吾輩學術文章苟有可以自信而對天者在則吾事已矣區區知過升沉太虛浮雲之去來耳曾何足置胸臆乎且縱使高才盛成亦何益昌黎之窮徒累心困見笑造物耳故因孫介親見過備劾爲莬蓋我輩道誼之雅原無交淺言深之嫌矧家師一曲叅予與介師黎洲黃先生夙昔聲氣之同故不敢非薄自外然其實謔浪之言耳不謂大雅不以爲狂遽煩手教反若有取于鄙言之萬一者是矣賢者之所存迥異恒人也敬服敬服海内文章正復無幾惟大雅千萬爲道自珍爲禱

復鄮縣浴泉馮先生

[illegible]教以爲理學在自己心上拷撻不靠文字此真學問的歷脈路也讀之令人惕然蓋理學而徒以文字爲活計又何以別於世俗訓詁詞章之學乎頗心敬夙昔雖奉此意爲兢兢然反裹自問於文字語言間溺心喪志處固自不少捧讀教示真不啻聞清夜之鐘驚醒無限昏夢矣但此意先生所夙持何必托之數百年以上之朱子此理先生日用所捺擬又何必托之不可知之幻夢先生得無借古人說令法又得毋以醒夢覺敬等之昏夢耶甚矣先生之循循善誘也倘他日仰仗提撕獲保厥終使不墮于末路敢忘先生之教澤哉冬暮酷寒伏惟服食爲道自玉爲禱

又答鄒重光

[illegible]戌春顧[illegible]荷[illegible]存慨惠文稿如此之多諸寒士晉沐教澤感不獨在不佞一人也一年中造詣想與時俱進不知所謂一日千里者有可樂以見示否歲月如流百年之外此身不再吾輩既爲天地間鬚眉男子要當使此身不與草木同朽而並盡豸爲留耳張君各邇切磨想勤也

存省稿 書第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復張潛夫蔡瑞寰黎長舉問氷雹書

蒙使垂問足見道誼骨肉關切異于常人感荷感荷敝邑氷雹之災慘不可言西南鄉一望盡空東北關觸遨天佑微帶損傷至于寒家鄉庄亦並無災又是日僕以謝賀盩厔歸至漢陂屬雨而黑雨至兩止方到家兩次遇雨次雷因不被仁天之眷顧厚矣

自今惟時時仰體天心以終吳蒸耳獨是被傷六七十鄉憂惶饑餓之象令人目不忍覩耳不忍聽書生束手無策亦徒付之悲悼痛傷已耳內中故舊四五家者則不得不畧思賑周以盡思難相恤之誼此則目下一種切心功課也潛兄過辱之教謹當佩服顧其如觸輒動心何瑞寰謂雹爲妖物作祟長舉蜥蜴攝水成雹之說以此番觀之信屬不誣蓋當雹止之時平地多拾鼉魚蚌蛤之屬向非有物攝河潭之水爲之則此鼉魚蚌蛤從何至哉又希賢弟自盩厔來顧亦言雹降之時渡渭者忽水落而舟滯與敝邑雹

時雨譏黄泥雹化後亦皆泥水脗合則亦可知妖物攝水成雹之近似也既是妖物則亦自可以法除治火器可退詛咒可退又何疑哉况西北邊毎用此禦雹施之多效又雹行之道輕重有無不等若使陰氣凝而爲雹如前人之説何爲陰氣不匀一至是耶儒者凡事以常理斷不可盡通多此類也至長樂後副云云則堯水九年湯旱七祀後世賢王無過漢文而六月飛霜天之變異真有未可以人意測者顧在盛時則栽不爲害艮以平日餘一餘三培植之方既周歸咎議蠲議賑救濟之法復詳也衰世則一切培養救濟之政不講一番災害便損百姓一番元氣削薄朝廷家一番國脉耳故論理則雖不可盡以災祥論歸咎而在朝廷家存心則斷不可諉爲理數之不可知也當以災祲之降天心所以警聖明爲正論耳

與門人黄剛靖誠合

與賢昆玉無意中得此一會而又盤桓甚久真一至快事獨惜楚秦相隔太遠他日無從細商所學以盡麗澤之益念之尚用歉然耳別來未久動定平康可想而知也一宅清泰亦可想而知也學術一事關係終身誠合㢋然作一方名士而不能于掌故之上更透一關亦覺負造物厚界之意矣自今以往于濂洛關閩河會姚經書大加窮探始爲宜也然徒明于心不能實踐之行優而叔放亦奚益乎邈聞而行知神明而默成不佞更願以此二語爲賢者韋絃之贈耳

與友人

咸序伊新孝履咸宜可想而知也悍僕叛主府斷如
法塲者快心今不知其人心服乎抑僅革其面而已
耶如僅革面雖權貴人不能制其去留之命況吾輩
書生乎竊恐更有他故挑我矣幸更審之愼之也與
令弟今和協否大度者他人究儻可一笑而解況兄
弟同氣連枝有何深怨而必欲較爾我爭是非終年
不同食踰月不交言爲朋友鄉里口實使九原雙親
聊憂抱恨不得瞑目乎孟子曰親親而仁民敬竊怪
兄平日仁于陌路而不能容忍一傲弟也記曰兄弟

翕而父母順敬又竊怪兄於父母生事極其孝喪祭
極其誠而不念其鞠子哀也嗟乎田真痛哭枯木再
生閔子念弟繼親重慈天道助順而佑信父母喜和
而惡逆且廉頗相如異姓也一忍忿遂成和好同胞
手足何難再合敬又怪兄平日從善如流容人怨物
而獨不化一朝戔戔之怨致有終身斗粟尺布之玷
也聞有勸兄者兄輒拒之曰一箇羊一處草又曰寧
餓死不看他眉睫噫是何言也夫勸兄者豈獨謂兄
不能謀生乎亦以兄弟至情不可失耳且君子忍小
以就大向使兄才理家有餘猶當藉令弟應門戶獲

農耕專心肆力成就學業以立身行道顯親而揚名
何有乎舍安閑清優之境自入風波險阻之域耶又
況吾輩書生本不與反覆紛糾之世故相諳練乎又
況同胞共母之兄弟本不宜異居耶今既不能無求
於世奔馳數千里入王陽回馭之道何面他人何有
乎親手足不能下氣一言以重歡乎昔孟子譏陳仲
子曰以兄之居爲不義而不居於於陵則居之是倘
爲能充其類也乎敬今竊不敢以兄爲能充類盡
[illegible]此猶以利言也天下之達道五而兄弟居一[illegible]
[illegible]矣行百而改過爲先兄弟而不和他長何[illegible]

而不改終身[illegible]地故君子過不憚改而于倫常根本
之地有過更當速改也兄誠能懲往圖來諫兄過雨
禮親親仁民之序念父母鞠子之哀師療蘭異姓重
歡之美洗刷曲斗粟尺布之詬而鑒仲子避兄異居
之失握手一笑毀鑑同居令弟雖傲必且感動本心
則視竄必慰責備可塞德爲孝子悌弟之德而身且
爲優游安閒行道顯親之身一舉而數善備之矣且
老師每與弟言及此事未嘗不扼腕太息兄篤於師
誼若體老師抑鬱苦衷速改不吝是亦所以尊師也
[illegible]六孝圖之朋友之義不可訓止數口取辱而言辭

與友人

□□吾道範積十年比乃獲奉杖屨不謂又復匆匆別去未盡欲正之心至今念之猶有餘憾耳別後深自愧恨從前講習徒資口耳致使平日依稀之見不敵臨時客氣之乘三年中痛自刮磨未知他時相晤還能消融否盡否也臨別有三年出山之約今不知何時命駕緬心懸懸實不可言竊惟人倫日用即盡性至命之地精神有一之不貫皆屬良知之致未瑩況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原屬孔孟家法道丈平日宗法孔孟因爲物得所爲學宗爲有承祧一子本無可絕之理而竟置之度外乎知今必同量覆載容其悔過自新也道同一家有所不安不敢不盡不忍不盡惟道丈察之吾道幸甚

復學院游文王公

昔先師二曲李子每道吳中文物甲海內而質文彬彬獨推貴郡五屬至于理學一脈則東林賡續龜山道風迄今不墜尤爲吾道主盟故錫山惠泉之間碩儒接踵皆被服道德俊偉卓犖茲者明公以大雅宗工大魁天下當世咸仰師範而敝鄉邀天之祐獨荷重簡任畀爲楷模則是大賢之本幼學爲壯行者在是

聖明之切望以樂育斯士者在是而敝鄉人士從茲革陋從風去浮還雅者亦即在是也益天意之特厚于敝鄉而先師之言亦將符驗于此矣自輶軒涖止風規所被敝鄉已識大君子之舉動迥異尋常將來之德心芳猷可勝紀耶顧鄙人則尚有請教者敝鄉士習久稱樸鄙比來則頹墮益甚蓋匪獨文采之不彰更質實尚之可悼非大振之以德行道藝之實教竊恐未易語于丕變且方今廟堂之上殷殷孜孜思欲鼓勵士氣前此既已增設五經性理課士之例今茲又復特允文武互科之題而至于學臣則尤慎擇精選務極一時之選而用之凡爲此者豈徒然哉實欲造就當世進取之彥于知類通達之途充國家之實

用耳然則明公道化所及必使士習烝烝日上令當世之論風俗者攜開弢而冠四海即他年國史之書勳庸者舉今日以憲百世夫然後平日堯舜君民之素願于此遂而上下屬望之盛心于此慰耳比于貴鄉晤領揚諸君子深悉大賢夙昔以人心風俗爲己任之弘抱矧承垂注之先施夏有知己之感義不可以世俗寒暄之浮詞報也故于署仮學廣文王君趨供職事之行特此一函奉復兼申請教之積私焉不宣

與[illegible]

一年倏忽[illegible]也不佞漸成老翁仲芳自從亦已不可謂少壯矣憶不佞十五六時雄心豪氣妄意三十時當使學業充實光輝四十時當使道明德立今四十已斷送東流矣返衷自問猶然故我夙昔所期竟不克就緒于毫末清夜之間追憶平生眞覺天地之大無處可容此身也仲芳雖少于吾計至不佞今此時特六七年耳六七年不過四十年中六分之一不佞四十年若彈指而過仲芳之六七年曾可待乎大抵人到四十時不特聰明

日衰亦且兒女婚嫁日集日逼勇心壯氣[illegible]消沮凡人生壽命何常能保期頤老耄乎仲芳勉之勉此歲月亦已非復我有四十界頭轉眼不覺便到一日千里正在此時愛日惜陰[illegible]協志愼無頻不佞粗懶致令他日論老大傷悲之句而潸焉啼涕也

寄同門韓城賈懷伯名緘芳

前程令親過業悉足下深心大力甚今之老士宿生聞世間談及理學二字者非詫為天上事則目為迂怪人足下妙年且貴公子也而獨超流俗之見奮然欲為此事於衆人不為之日此非天分過人什伯者乎令人欽歎無已至承諭書院事大約有力則創無力則因大厚則大力薄則小且事固有漸今但得可會友講習之地正不必高堂大厦之求甚為此等曠世事而先以工費累人心或至以財力之不繼阻其事則已是重末而輕本已且此事重在共事之人法

言矩行足立鄉邦之型而生其觀感之念便足為盛地生光於無窮區區堂屋局面正不必求全責備也至其中是非毀譽亦恐不必過生顧忌甚從來做曠世事未有不來紛紛之謗者即如白鹿東林諸大書院中間不知經多少風波然究之風波者終被毀正之汚名而主盟諸君子至今光天壤也吾友亦可自信矣

與賈懷伯

自[illegible]歲莫來得懇謝感愧可言即君之變令人感悼無檢然數也如此達人大觀想不為過衛之痛也刻續錄價封識宛然已驗收乾侯熟刻臨潼工竣即當入梓足下株守故業非有餘錢乃能撙已而闕術師說此等義舉直當于古人求之錄末序跋必不可少也大先生遺稿皆性靈天籟之音讀之丰神襟度可想而見然必俟知者知耳墓誌原稿須送入誌局為[illegible]傳張本然如尊翁與程景洛乃祖漾川先生者其實行須得明大義有意思者來筆而諸君細陳其詳

使得其精神命脈然後可以傳神寫照不然御史而已進士而已竊恐其真面目不出也李生叅士有志足下卵翼教誨自是盛德事但叅年大抵須嚴立課程耳景洛事具別帛

寄強乃志

客冬程君寄足下詩一章書合一首展閱反復欣賞無已非以足下之詩若文便可謂有當作者喜足下年甚少且生富貴繁華之鄉獨能脫穎而出英英有向上之志先聖所謂後生可畏者將在是耳茲仲易僕伯二令親至復承手翰遠及閱其詞而窺其意又細詢足下之梗概於二君益悉足下之志眞英英向上擴而充之將來所造眞不可量而僕前所謂後生可畏者眞在足下也雖然僕有慮焉迅而易逝者年也鋭而易衰者志也難進而易退者學難得而易

失者時也足下自茲以往誠能懼易逝之年堅易衰之志茂難進之學惜難得之時使他日成一卓然不可量之人則足下今日之所謂可畏者眞可畏矣不然僕竊恐足下轉盼間四十五十立至今日可畏之後生即他日不足畏之四十五十也足下勉之慮願而不既其實鋭始而不永其終者皆世俗之自暴自棄者也夥多不能莊書原鑒是荷

答强健齋論撫孤書

日者遠承軫卹牲儀龍蔗先壟兼承手書慰問令人哀感無極懷伯兄一旦謝世傷哉吾黨失此善人矣令人欲仰首問青天也承教與五軒兄撫孤之義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二君子眞不愧古之石交矣顧如時勢難爲之說足下慮之良是而不知正無容慮也天下事愈難爲愈宜爲彼往古立大節成大義者正于難爲時屹力爲之而立且成耳向若大節大義爲之可以無難則程嬰杵臼當不至獨稱千秋矣吾友勉之信友之義恤孤之仁立名教之模範樹吾黨之

儀型胥于此舉覘之也

約族人公議創建祖祠約

吾族三百餘年於茲丁男三百餘人於茲日滋繁所自孰非我祖宗之貽澤而合祀無祠歲僅一清明上墓野祭殊失崇報之義至於族屬散處勢既不聯情日疏濶同祖之孫或爭錙銖五服之系且不往來甚者居不識處見不知名脉脉一家骨肉幾與路人無異抑又失婣睦之義矣凡此固由宗法之不明亦由萃渙之無地也邇來族長公議理宜公建祖祠[illegible]族而綴於斯禰報宗之中隱寓聯絡族屬之意假使遐爾祖之靈族長率宗人遵行不替庶幾

[illegible]之人心也[illegible]合族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答友人問學問之要書

比承手札遠及勤勤責以規切不佞何知惟是久侍我先子竊聞緒言大約謂人生成就之大小皆係乎立志之高卑故學問之道雖千萬言不能窮而語其大要則不過立志二字故先民有曰志立而學半又曰有志者事竟成足下獨不觀世之耕稼者乎苟其厚藏[illegible]而耕深而耨熟量晴而較雨又必且因[illegible]參納稼謹視而善藏何者有不容已之志自有[illegible]之功也學問之道何以異是苟其知自暴[illegible]不可自安而卓然立希聖希賢之志將所謂

[illegible]而求以獲之者自不異耕者之深耕而熟耨矣所謂問于先覺而求以辨之者自不異耕者之量晴而較雨矣所謂涵養擴充居仁行者自不異耕者之參納稼謹視而善藏矣故善學者莫先于立必為聖賢之志志乎聖賢而一切趨赴聖賢之學力自日[illegible]　有功如水之歸下獸之走壙沛然莫禦而所謂聖賢者當無不可企而及矣不然者志之不立前無必赴之的後無趨赴之修朝為而夕罷倏進而忽止是猶惰農而求獲之豐且厚也有是理乎不佞敬之聞于大人先生者如此不審足下以爲何如也

存省稿 書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答范彪西先生書 代二曲先生

三月二十七日接手教啓緘捧讀如奉謦欬更讀三錫侍刻彌切欽嘆然士君子品節以葢棺而論定一口未死即一日有下達之憂易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弟願與先生共勉之而已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其言似與馮先生不同其旨原與馮先生不悖非特不

悖實相成也葢馮先生從源頭處提撥故其言曰善念是吾眞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僕從流弊處救正故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從源頭處說故其善爲大公之善爲爲無爲之爲從流弊處說故其爲爲有意之爲善爲私已之善非指其源頭人不知善之爲我固有馮先生所以諄諄言性善言爲善爲愚不肖指迷途而示之指南携嬰兒而還之故毋也馮先生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者此也非防其弊則人不知善之出於率性無爲而謂可以僞爲幾何不使義襲者借公道以欺世假仁義以盜名陰壞聖學相傳之宗旨而[illegible]三代正道之人心乎弟所以平日表章馮先生[illegible]亦將藉此激烈正救之言者所以規賢智而協之[illegible]也譬之飲食馮先生之說梁肉也弟之說藥石也梁肉足以養人及其偏之所過也亦足以傷人藥石所以疏梁肉之滯[illegible]也弟方以爲馮先生之說得弟說而流行無弊弟之說由而馮先生[illegible]眞爲之旨益揭日月於中天弟且爲馮先生功臣矣而先生尚疑爲與馮先生不同乎雖然與其[illegible]之言而多流弊也無寧平而使人可據天下賢知少而中材多則先生示教之意遠矣性沖漠無朕不

可善名之說此葢當時在靖江爲諸公力排無善無惡之言而發然亦至理如是也先生獨不觀明道先生之言乎其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夫明道善學孟子者既曰性不容說矣而謂可以善名乎則是無善無惡爲心體之說不惟理本如是亦可以見文成之旨原自有本而弟之說亦自非杜撰故與馮先生左也大抵此性無迹而有理獨迹者僞昧理者妄馮先生言其理故曰此謂是乃孟子之旨弟懼人之溺於迹故曰不可以善名是乃明道與弟意各有當也明道非低昂孟子者弟豈低昂馮先生

哉雖然中人以上者少而中人以下者衆與其語上
不如語下之顯而易明也則先生示教之意終遠矣

與范彪西先生書

自學術日岐千古是非之真日益以淆昔也朱陸今
也薛王聚訟盈庭而孔門文章性道一貫之旨不可
復問盍其獘皆起於祖述四家者爭勝而不衷諸理
以是門戶益分而禍之中於學術士習者日益不可
救非獨一日之積一家之過也家師雖嘗苦心折衷
顧頹波之勢不啻長江巨浪而以一人鼓棹而渡中
流幾何其能濟乎襄讀先生理學備考及諸序跋乎
心論理偏黨不形如鑑明衡平而妍媸輕重一無容
心諆潤讀心躍然大喜以為此書行世朱陸薛王之訟可

已孔門一貫之旨庶幾復明於世真天下後世之幸
吾黨同志之幸也然又以為諷誦微言不如親承音
旨毋欲裹糧肅謁絳帷面叢教澤不謂事力羈絆積
之十年竟不克一蹇東上鬱積之懷良不可任茲聞
貴府地震之變生人陷沒無限念之不勝驚愴乘便
肅候伏想大德獲福合眷元吉也臨穎瞻馳無既

[illegible]序新更萬象皆煥我公鴻稱大慶應惟與時俱新也歲前亦悲感切于心然口亦不忍重此道感惟是六師出塞供億紛繁皆出我公與制軍滿泉夙夜惟寅[illegible]劑此則山中病夫所願與四府者亦同心門謝者也又日來未見邸抄不知出塞深入之討廟堂曾有慎密之意否又不知宗藩之中曾有劝淮南之[illegible]之內曾有劝方平之諫者否如皆不然山[illegible]又惟有同四府者亦傾心而祝六師之即春[illegible]也

答奚質老書

前月書使下枉敬適有二曲之行失即裁答罪何可言捧讀手敎[illegible]昔過情益用歉然已敬生十齡而先子于見背家慈每以古名世事業相期和熊而敎然以敝邑唯制舉之尚也亦僅隨俗尚制舉爲立身之藉如是者且十餘年迨二十二三稍稍涉獵經史群籍幸而天牖之明每覩古盛德大業之槩輒爽然自失者累日已乃自奮以爲丈夫出不能[illegible]伊傅之業[illegible]孟之學而沉溺於[illegible]華口耳之[illegible]世名賢擇爲[illegible]日於是加意遍訪當[illegible]歷年所而二曲李子自頻陽歸里乃熟察其學術人品之詳而納贄焉尤賴老母無俗情禽犢之愛而先伯遺孤心廣至此足代菽水以是得居二曲者幾及十年顧願雖遠而才不逮心徒勤而學無成夙夜之間方自恨負母心而虛歲月道丈顧以爲天德王佐之學可馴而至是重之愧而滋之恨也且天德王佐之學明新止善一貫之學也非平日盡天盡性兼悉乎人官物曲之能而時措咸宜者豈易語是敬學未見道智不適時以云有志則有之矣若曰遂可馴至長者何許之之易也雖然長者之敎也

雖不能至敢不加勉十年不死有不副所望者非夫
矣謹書道丈官序一段三復太息者久之高才多感
感之窮臣鼠豕氏不免遯而上之若耕莘版築屠牛
飯牛輩皆以上聖大賢龍潛虎伏於畎畒未遇時爲
當世所揶揄者豈獨今哉然吾輩學術期於信心而
已他人知不知無損益也天之生人畀全畀厚實賦
以大人之責故人之答天希聖希天乃還其本然之
量與人無與人亦不我與也學矣而與世無用是迂
學也非口耳卽詞章虛文也身而於世爾[illegible]
同歸於盡若是者我之罪也吾學於世有用矣吾身於

世有關矣而人不我知不我庸其間自有任其責者
我何愧焉且道丈以世之知人可易言乎昔諸葛忠
武伊傅匹也自比管樂而人且笑而未之許故聶雙
江有與其見知於千萬流俗不若見知於一二賢豪
之論也然敬則以爲是尚有待於人也吾學苟於世
而有用吾身苟於世而有關是卽其問心而無愧對
天而可以無慚也學至可以對天吾事畢矣世之知
不知尚足言哉老道丈學於世期有用身於世期有
功答天對天之業卽是而在矣可以答天可以對天
則知我者亦惟天世固有知遇極一時而不免累忌

於彼蒼之鑒照者天而知我其以視尋常泛泛之知
奚啻倍蓰而豈以爲歉乎旂亦可以自信矣

與友人二

小兒比歸備道關切極爲心感又承誨諭諄切益深銘勒但更有請者前此徒以貌似法物遂使䟫䟫者䙆爲奇貨若如來教則眞法物矣不將終身履薄氷而踞爐火乎不審先生尚有與時消息眞足寡悔之道教我耶然如弟性偏寂閒氣殊薄弱又向來深味吉凶悔吝生動之旨見事輒欲退避矧又經此創艾竊恐日久終成閉影深藏之人如大教耳先生閱之又當爲我一笑也承教別言愼交二語前已僭效芻蕘矣顧惟是先生學術文章卓然成家而譏彈程朱不無過甚之意此則尚欲面論而未得一伸者盖弟於先生之實學宏才不啻逢人說項而於尊者之未安於心者則不憚妄效愚誠此乃朋友揚善之義切磋之道原自並行不悖而不知者或謂異同噫嘻彼豈知世間朋友一倫匪徒復聲氣之應求而已乎不審大雅定以爲何如也

與鮑君

弟適出黃州時於市見山東逃荒男婦數輩長號乞食皆繿褸羸瘠深可憐憫希先生通知李先生使速飭各屬加意安插令凡逃至黃州境內者不至有困斃之憂則是黃州七百里皆山東流民再生之鄉也卅中匆匆不一

與友人論出處書

承諭諄切疑僕欲自處於蠱之上九者足下見善遊耳如僕自是才力不足出不敢出耳所謂蠱解之六三以負乘爲耻初非傚蠱之上九以高尚爲志也大抵吾輩出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上也其次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尚不至於失身虧節負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耳僕實自知之審故切守量而後入之規不敢蹈入而後量之轍以見笑於漢儒也高識如足下宜諒之久矣乃爲此言乎願加垂察無更道於他人爲僕滋疑訕也

又上二曲夫子

敬自七月來已閱批點王集夜必誦味孟子短者一盡一篇篇長亦必盡十三四紙爲度頗覺意味深長今王集已完復從事朱集而夜間誦味孟子者如故日來於學術路途又覺較前見得的確明白幾分矣之興喪斯文不可知要之此心自信或者考諸前聖而不謬乎故自八月中旬後平日詩文牽情者亦痛加割舍期一究心此事蓋私心期於斯道大明以不負此生不負老師慇慇屬望盛心視目前瑣瑣小技塗飾時俗耳目以邀虛譽者方爲可惜又何足營心

者二程集浮陽集幸付張朱帶之而東朱集畢當再尋龍溪全集畢當更究二集也獨惜小心齋劄記無處覓全部耳比趙豐原修輯橫渠書院工將竣有書見召欲聚一邑之士令敬爲發明橫渠先生知禮成性之旨今之守令簿書期會既苦不給兼臨潼東西孔道又溫泉在焉每日接送應酬殊無暇晷豐原於縣事辦治井井有條比者整修縣志亦已就緒今乃復修書院欲以講明正學無論其識力迥出俗吏之上即此一段精神氣魄亦自卓絕過人他日遺大投艱其爲勝任愉快從可知也吾黨有此人亦可免矣

迂儒不中世用之誚矣但愧敬不足當其麗澤之任
耳昨已敬辭之矣此張潛老又申豊原欲受業師門
之說他日更以門生帖來願無更辭也

答劉文璧

十年心企比獲覩止淸通直諒出平日擬議之外乃
信人非親炙而徒得之一時之傳聞必有不盡其眞
者獨慨盤桓未久而台旌遽爾西邁欲言之隱尙多
未盡之處至今念之有餘憾也際別見規之札非吾
兄誰見及此孰肯及此甚矣古道照人不謂得之吾
兄也但鄙意則謂此事不可以冒假與其濫容冒假
而使人謂此事之止于如此以阻有志之向往而因
以謂前此爲之者皆出于竊名無寧愼重其人而爲
天地間留此眞脈以俟豪傑之奮起不然僕亦人情

耳何苦作冷面人落落然與俗不和而爲彼人所憎
嫉忌怨哉且先師一生經百折而不挫者所以衛世道
也今已蓋棺而定矣爲子弟者不能光昭而闡大之
罪已甚已若復避嫌畏譏曲意徇物坐聽狂誕之人
攙擾焉益其謗而增之宂以爲地下之恨其爲罪不
滋重乎是以僕數年來忌謗終有所不敢顧而是非
終有所不敢徇也然如吾兄之言忠厚明通自是金
玉之論矣敢不知感知鑒以負厚意耶楊先生近撰
何如久而能敬此吾夫子所以稱晏大夫之善交也
吾兄此誼眞足千古矣

答富平朱長源

□者得聞德範於先師子李子者最詳故比王陳兩令親亭高遙達而首訓起居然亦不敢輙以荒函附讀何圖兩令親重臨而台函遝頒且言教身教之旨高識弘議亦復誨諭深切燈下捧閱再三益切心仰而又以歎先師平日之知人獨深也顧惟是先生見褒之過則閔之心愧耳心敬迂庸固陋雖平日喜讀孔孟周程之書然實無一可自信於巳心矧敢言淑世覺人又敢於三吳文物之鄉登壇墠而司提誘哉獨以儀封中丞當代名德夙昔既欲就正而未能矧

蘊常之間東林餘風至今未泯亦欲借陳令親緇衣之好一至其地以圖慰快夙懷因之自醫固陋耳其於來教所謂通塞明晦　息紛紛之橫議者不惟非其能亦實不敢望也且自孔孟而後斯道不啻揭白日於中天後生晚進總未獲親領聖訓升堂入奧然詩書俱存即先師之家法明明在也而執意見之私黨同而伐異至使二帝三王以來大中至正一脉割裂於小儒區區門戶之見敬方痛之惜之思欲一挽其頽波而每恨於力之未逮矧敢躬自蹈之耶則如來教大旨真先得我心之同然直當刻心又匪特書紳而已也至於上兩中丞書書生常談耳何足言真學問又何足言真經濟長者又得毋褒之之過耶匆中語不能詳容圖面晤以傾積心　十

答青門張友

舍弟歸自聞勤定清勝爲慰承問云云是亦應疑然所謂刑以懲罪自宜畫一此爲一代立法言之則可耳若通古今而言則世輕世重自有權宜唐虞之世不廢肉刑而漢文獨毅然除貸豈漢文獨仁于堯舜又豈堯舜之聖見不及此哉唐虞之不去則可以不必除鄙人前說詳矣漢文之議除則時勢合然雖堯舜復生于是時當亦不待再計而決也所以然者後世上失其道斯民陷于罪罹者日衆及漢之世又重以因循秦法苛刻殘酷故往往濫刑以逞意所欲入不雖輕罪而重比卽如宮刑一條慘毒爲極以漢武之英明又經乃祖之新代亦且濫及以言忤旨之司馬太史而不恤則前乎此者其爲冤濫可勝言哉究之泥終不必以宮存遂止而失入者且卽究無限矣此漢文除之而天下後世共頌其深仁雖經千百代無有起而議之者也大抵刑罰世輕世重皆天道人事盈虛消息之自然吾友但能融古通今而思之紛紛之疑可黙識矣顔李二公論教學選擧之法歸重六藝是亦有懲于後世虛言無用之獘而爲是言不爲無見但其批抹宋儒一則見不及此又不無自立門

戶之意所謂是非半也

答張友

所詢漢文除去肉刑云云大抵刑以禁暴止奸故雖好生如舜肉刑亦有不廢至秦則法網之密極矣往往細故薄失輒殘墮人支體而不恤漢承秦敝沿而未改故文帝憫然傷之定令代肉以笞自是以細故薄失而傷生隕命者始寡故後世頌文帝之深仁于不衰然觀虞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及刑期無刑之旨則亦可見大舜恤刑之心更深于文帝惜刑之意特當舜時水火教養方待經營又皐陶明刑刑無冤濫故舜未便議及除代耳向使舜當漢時其除肉刑也豈顧後于文帝哉蠲租之說足下本孟子答白圭二十取一之旨爲說可謂通達國體然却未論其世且未達王者父母斯民之道也足下不見史稱文帝之盛曰貫朽粟紅乎頻年而捐租必有不賴取給于年租而自足國用者又必有所恃以無恐于荒年而可不必重斂于斯民者天之立君也使之養萬民非徒使萬民奉一人四海者朝廷之府庫與其藏富于國不若藏富于民故易曰損上益下其道大光爲人君而蠲租寧曰區區小惠云爾乎由是論之足下無故小惠之說泛作一種道理閒論則可以之論文

帝則不可又以之致論于父母斯民之道則更不可也足下以爲何如

又答李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承示吾人名利一關慮危防險具見盛德不自滿假之意能持此心以入世自能無入不得欽羨欽羨蓋吾輩之所以見可欲而心亂者其病有二其一向道義之心不勝向名利之心則入闘至道而悅者出見紛華靡麗而又悅矣其一知未確而自謂確力未固而自謂固平時自信不難勉持一旦臨可欲而忽焉喪矣今先生立志如此定自知如此明是先生已握立身要領鄙人尚何能參一詞乎但所謂以出仕爲奔赴名利會試爲畢竟名念未忘此于先生自謙自

歉分上則可若遂以此爲定論則不可人問其立心何如耳山林而有馳騖之心則即山林爲市井廊廟而懷冰玉之志則即朝市爲山林吾輩但能隨所處而不失自己眞面目則任所往而如履泮洞之堂豈得便以入仕爲入名利之場會試爲名心未忘乎先生但自審察自己念頭起處何如幸無徇得指吝耿耿不慊于心也且幼學壯行昔之聖賢皆同此心皆同此事故吾輩苟非石隱必不能恝置世道生民之念但見可則進知難則退不至如鄙夫狗人喪已則可耳大抵人生各有職業豈獲厚藏者農夫之職業

又答友人

小兒深承厚愛令人感切不盡承諭云云足下之見卓矣但又以深懲虛寂之過不免失之語事而遺道夫語事而遺道則亦猶之乎重內而畧外也今試細思大學首章明德新民體用合一中庸首章率性修道工夫本體合一亦可以知吾道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無無工夫之本體亦無無本體之工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乃天道是乃聖學是乃入大學者無偏無黨會極歸極之正路也師門晚年宗旨原歸一路恐不可輕相出入欲以矯偏而反以滋偏欲

以救弊而適以滋弊也吾友幸詳酌之

與友人

比僕爲足下語道在日用平常而足下遂深信不疑亦可謂虛衷善受矣然尚願足下於古人大道不宜道大難名之旨默會於意言之表也蓋日用平常特語其不遠於人不可於此外求道耳其實此日用平常中凡民之能知能行在是大聖賢之精義入神亦在是這日用平常四字眞是包涵無盡亦不得遂以日用平常視爲易知易能現前便是也潛兄敦厚愿樸要須知此道日用平常中原來甚大甚活尚兄兆兄心靈性敏要須知此道日用平常中原來甚細甚

實瑞宸清明謹飭要須知此道日用平常中原來四通八達天地萬物盡在裏許各各郎日用平常中冥符乎不器難名之妙始能見此道之大致而成一志道體道之士不然而拘曲執方不惟於道之大致不明郎恐於日用平常四字亦徒得其一隅而未盡其全量也

答友人論學術異同情識與德性之學之別書

承問古今學術異同之分情識之學與德性之學之別此可兩言而決大抵古人之學惟求慊于此心此理而後世之學則馳騖于技藝聲華情識之學幇補湊合于聞見氣魄之末而德性之學則磨勘煅煉于天命稟賦之良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古今學術異同之定案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曰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此德性情識之別也

表貞錄序

辛卯春正月余于念有八日見孝感夏子觀川于江漢書院益夏子以盛年湧需英邁之文見重于中丞陳公故特拔之衆人之中而取以肄業書院者也越翌日夏子與諸子復肅刺見顧坐間見夏子年甚少而毅然向上之槩特露于眉宇且若與余有深契焉而注向之特慇余心異之退謂兒功曰是子也不惟有志兼有勁骨是後進之能抗其宗自樹于藝林者且竊意其于家學淵源應長也然尚未悉其家世又越一日則夏子顧余益殷事余益謹余益心異其所

好出于時風衆勢之外而石虹先生則爲余言夏子爲已卯賢書秉謙公季子于貞母蕭太君之少孫家訓嚴嫺故識趣特異余益聞而欣然自喜益既以喜余見之不謬且喜太君之貞德昌後有驗而夏子顯揚祖母之有基也方將有言以期夏子而夏子復手持太君表貞編長跪以祈余言嗟乎余何言哉惟太君貞操壺範閫于當時見旌
允重煌煌華表百世不朽自當百世名揚此亦何待余言即余言何足重太君顧惟是先德之弘播端賴後嗣之顯揚即如古之貞母賢母不乏也而上之孟母特艶傳宇宙次則陶母歐母獨芬人齒頰則以亞聖孟子之道德與士衡之功名永叔之文章有以滋之傳耳且如李伯令之祖母劉本無可傳也而獨以伯令之一表聞于後世則爲人子若孫者其有關于先世之德美者大也況秉謙公需次有民社之責而觀川具上達之基則由是而立身行道使太君之芳規直與古賢母並傳而不徒如伯令之徒傳其祖母以一表是余之所望也夫觀川勉之孫與子皆有光昭前緒之任無謂顯揚之責昔聖賢獨以責孝子而不及賢孫也則幸甚矣

李貞母壽序

甲午八月朔爲寶鷄李貞母鄭太君六十有五設帨之辰是年春其長君某之交遊以太君貞操高齡謀得勝而因三原李君乞言于余余居距太君三百里何敢妄有陳述以蹈從諛之罪顧念太君貞德足以範俗李君之言當且不妄晴窗几坐之餘爰盥手而爲之序曰昔洪範之論五福也首曰壽若以壽爲生人大福而其權授之自天也至孔子之論仁知也則曰仁者壽論大德也則曰大德者必得其壽又若以壽者致之人而其權不自天操也以是後之論壽者各主其一說而不能相通噫嘻是豈有二理哉夫壽誠操之自天而不知蓋乎人者自與天通也壽誠致之自人而不知自天祐者即其壽之在人也何者壽貞道也恒道也久道也惟天地之德貞乎靜故其德爲不已之德而其體爲貞恒久之體是貞恒久者天地之常德而靜其所從本也大德者主靜以立極固與天地之存于默契仁者主靜而存誠又與天地之敦化隱符將在人之貞道恒道久道即在天之貞道恒道久道矣而在天之貞道恒道久道又豈不悉歸于在人之貞道恒道久道哉太君以天稟清淑之

氣慎持守幽閒貞靜之操事舅姑而克盡乎孝事夫子而允協于義其稱未亡人也年方二十有五耳即[illegible]殞自矢從一之志茹荼育子而略不爲習俗所移[illegible]能守貞終身稱宇宙完人是其禀性也即天地之貞道恒道久道則其爲體又豈不自底于爲貞爲恒爲久哉故今之年踰六十而健泰倍人由是而髦耋期頤無不可豫信也且余更有說者論壽者論其理之可貞可恒可久與否不區區較其年之爲貞爲恒爲久也太君以貞靜而裕眞貞眞恒眞久之理其一點眞貞眞恒眞久之氣且與天地無極而區區六十五年曾何足爲孺人道即區區髦髫期頤又何足爲孺人頌乎至若

[illegible]朝之旌表溫綸此自當事者樹風聲勵名教事與孺人之貞靜自不相涉又豈與孺人之眞貞眞恒眞久相關哉其有與無亦初不足爲孺人道也顧不知其鄉之士友知道者果以余言爲何如也

新刻四書輯解序

四書輯解者張君鳴鸞之所輯而梓而布之者湖廣大中丞海峰陳實齋先生也先生既有四書述一書集註疏之大成稱四子之功臣矣胡爲復于是書而梓之蓋先生嘗手是書謂敬曰予于四書述一書期于發明聖蘊羽翼宗傳故殫思索極採擇由偏會全合異歸同者若干年而後成編以就正海內輯解爲書雖不盡與鄙意合然其中之可取者予業取之顧尚需忍輯者之精神不盡著于後世輯者之姓字不獲傳于人間也行將付之剞劂子其爲我序此緣起可乎予受命卒一展閱間考其與四書述離合異同之概竊見夫四書述者滙會百川之滄海此書特滙海之一川四書述者絡萃萬峯之終南此書特輻輳之一峯當先生必欲刊布以公之人間而不欲使輯者之精神不著輯者之姓字不傳也推此意也海納百川而不泯川流之力山包萬峯而不掩列峯之功他日立　朝廷總百揆集思廣益合群材之長以共濟國家而仍不掩群材各著之長斷可知矣君子謂是刻也見張君纂輯之工有當于經旨者尚小見先生德量之涵弘可信其當論道經邦之任推賢讓能

休休有容眞可爲世道慶爲吾道慶者大也

世德奕華序

幼讀大雅下武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竊疑孝行也而繫之以思思也而益之以永且以語孝子之用心可耳而復推廣之曰維則將毋古聖人於至德淵微之地亦特以立名憲世之意動人耶旣而尋繹詩旨兼參稽乎古今名教之林而後知孝不本之思其事易盡思不要諸永其思易窮卽切切然思之永矣而不可奉爲世則亦尚不足語于宇宙不匱之宏規蓋古之聖人論事必探其源而立言務依乎教其用意固如此之深遠也顧本此義以求于晚近無論

幾此益鮮卽通其大義隨分自盡者亦落落焉豈非水源木本之際善用其思者亦不易耶乃今於令公張君世德之編竊有慊志矣令公承累世詩禮簪纓之舊閉戶探討者數十年其見聞該博士林有武庫之目至于詩詞都雅則直登古作者之堂庶幾思貽令名之孝子矣乃某年冬以難兄嘯月公遠宰東明獨留故里奉先人祠墓爰念世德之深長恐久將湮沒於是大搜篋中凡踰六世以來學士大夫所爲傳誌贈題之篇滙爲一集將欲授梓以垂無窮而值母太君中太安人喪未果也讀禮之餘仍彙附太君誌銘誄章通前爲五卷於癸巳服闋之秋携之過鄠而以引端之言見委余展閱再三因嘆世俗能藏顏順志以固儕于二人已稱孝子令公承事兩親色養備至今乃弘推繼述之義自兩親而上至于祖更至于曾而且至于曾之父若祖凡六世之懿徽可得而徵信于遺文者靡不備加輯錄令昭垂于弈世噫嘻若令公之孝思可易窮耶詩所謂永言孝思者令公眞無愧矣江河日下衣冠之族往往蕩越其先型而弗顧此固不足數道卽號守成稱良子孫者亦止于不失前人田廬門戶而已孰足表章其遺徽使不墜者令

公竭歷年遠搜旁採之力不惟使爲張氏子孫者得見六世芳規于累世之上且使百世後徵文考獻者並得識其六世世德之梗概于一編將是編也百世永傳卽其六世之祖妣百世不朽一編而頓生其六世祖妣于百世令公眞宇宙不匱之宏規而吾黨孝子慈孫之儀型矣詩所謂孝思維則者令公不又克副耶夫以半生孰聞之詩旨及數十年參稽所慨想而殷殷乎欲見不得者一旦目睹其盛事以爲快雖欲苟避固陋之嫌也亦奚忍哉於是沐手而爲之序其端者如此當世博雅君子或且以余爲知言也夫

褒忠集序

自昔趨侍先師二丘子李子時業聞大陸陳先生忠烈之槩蓋先生吾鄉富平人而先師曾久寓富平故知其風俗人物爲最悉歸後數十年中惓念其風俗人物之茂美亦甚摯而至于鶴菴斛山大陸三先生之風義則尤所心重故其言之倍詳而心敬亦聞之倍飫也歲癸巳先生之嫡孫江陰宰仲德奉撫軍儀封公命遣其次君克禮迓敬吳中因得盡與仲德昆仲翁[illegible]盤桓而仲德且授余以褒忠一編而委之序余既快覩仲德一門忠信禮讓之風深爲先生之忠

烈慶有後而復喜得先生忠烈之許也則爲之沐手拜首而序其端曰偉哉烈乎如先生真善讀書不負其志者乎自殺身成仁之訓發自尼山至聖累朝奉爲論爲令典學者童而受之循誦傳習苟非至昏極愚即未有不憬然感激奮然攀慕者乃稽之累代國史郡乘而幾此者何寥寥也且即如比者先生仙遊殉國之日一時漳泉十四處州牧邑令纍纍者不少讀書稷售之科目又何獨先生一人捍禦登陴與城存亡不辱國家不負先聖之大訓耶蓋先生天稟既異兼生詩禮世德之家產鶴菴斛山二先生忠義之

鄉自其成童時讀孔孟書耳聞其父兄談二先生風節已矢仰止景行之思其後壬盟藝苑迪登巍科鄉曲舉爲既張而先生輒嚬蹙曰人生道德名節不愧古人始不愧上天生人　正義　區區章句求習科第浮榮奚足道者故其銓得仙遊　時閩寇方熾家人有心憂者先生且毅然曰此正行吾志行吾學之秋也于是携家而往至則審知賊雖受撫而必變乃繕城櫓選義勇大修戰具期于先事豫備未幾賊果復起旬日間泉漳一府十四屬官吏皆望風崩潰而先生獨督衆其守賊至則率衆血戰屹不少挫追至

賊愈忿愈合衆急攻先生請援不得乃始巷戰以死嗚呼傷哉向使先生操兵柄賊可不至復熾即復熾而亦可不至如此焚掠之慘且使仙遊當困急之日少得勁旅之援亦可以孤城遏狂寇之鋒乃既無兵柄復以城孤援絕而身與之俱盡此士林之所以爲先生深慟而重惜也然士君子不負其職不負所學期不負吾志斯已耳彼功業之遂否斯有天焉先生殺身成仁既可浩然于天地之間矧世德濟美循良科第凌凌未艾天之所以報者既極其厚且其大節大義耿之薪常榮及奕世

皇家之所以答忠烈者亦復至優而極隆抑又何用為
先生憾也惟是忠烈之後承以道德則先澤愈長而
愈光此義不能不望之　先生之賢裔抑且聞善而
與見賢思齊即道誼之氣振而吾道昌又不能不望
諸吾黨之讀褒忠集者矣

古道典型編序

古道典型者取今之躬行古道而可為典型者編之
也蓋數十年來士大夫競趨于時風衆勢而不知所
底極以是後進之士浸不知先民之遺矩而古道日
淪喪矣古道淪此人心風俗之憂也而編中諸君子
者尚能力行而允蹈之真中流之砥柱燼餘之靈光
而叔世之古道典型也能無錄而傳之以矜式我子
弟歟其間人無間于存亡者其道俱可典型後進故
無限于存亡也無分于窮達者達此道窮亦此道人
有窮達道無窮達也其人不必多其類不必備而第

編予之所　飫聞而習見者蓋與其後編摩之富而
多影響不如取見聞之真而寡附會也嗚呼覩河流
之砥柱有心者生力挽狂瀾之思睹燼餘之靈光慕
古者生高曾規矩之想值古道典型之存[illegible]而無感
憤興起之意其人必甘心于時風衆勢而志識汗下
者也凡我子弟尚其戒之哉

答友人問尊德性道問學之旨

承問具見細心體認不同依阿徇人之見顧鄙人之意則謂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語乃千古聖學本體工夫合一之宗不特單說者義有未備即並說者旨亦未融且即知並說之非矣而執於一邊之見猶有低昂亦易涉畸重之弊耳如象山謂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其言豈不謂當乎然獨未思苟不實道問學亦焉有所謂尊德性者則亦又似得其說而不記其全故其流弊遂不無也吾輩今日論學術觀聖經之大全鑒前儒之流弊要知道問學原是爲

尊德性乃算得尊德性而尊德性乃算得道問學亦正須道問學務令眞體實工一貫不偏乃爲善學聖人幹蠱先賢亦始不負吾輩責自明道之正職正分耳故平日切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貫之旨與同志共證之而不敢爲一身之毀譽計也獨愧苦無人爲正其是非耳足下倘有見幸不吝反覆焉是爲望矣

送朱亞翁邑侯序

此余癸未歲嘗與友人致論于天人之間以爲人情或異于天道終不可誣風氣縱移而人事終屬可憑或者聞而疑之曰是特理之或然耳不見夫今之荷天庥者未必皆厚德而抱厚德者不必荷天庥乎即如我朱侯以忠厚愷悌之心行慈惠平允之政而比年意外拂逆之來往往有之將所謂不誣者安足據可憑者安足信乎余應之曰子姑徐之報德而不俟其積之久所以報之者必可量德甫修而輒獲報于天所以享其報者必易竟侯之仁也而際如此天意

之欲厚其積而大之報也侯積之不已也而尚未獲成于天正將來之所以厚其積而大獲于天也安有天道不可據人事不可憑者子姑徐之越二年爲乙酉而侯行取之報果以春首至凡邑之聞者其初靡不疾首蹙額惜慈母之將去既又靡不覵然意揚信天道之聰明于是襄之聞余言而疑者復向余而問曰有是哉子言之驗也今不知侯之自此補授也將何如自此建樹也將何如余復應之曰侯之天定矣今之行取高材捷足者百計未易得而侯獨以無心得之他日之天即今日之天也且侯誠于德者必向

無此擢尚祇德而不貳矧今天道人事經歷而益信乎吾知從此而侯之或臺中垣中也必且殫其力殫其心以竭其職分之當爲其利當興必毅然議所以興之其弊當更必毅然議所以更之其人賢當進不肖當去必毅然議所以進之去之謀之一日者務及百年正其原本者兼防流弊老成經國之良謀直與

聖主持盈保泰之長慮相爲貫注相爲表裏而不徒以大官大祿榮乃身虛文故事塞乃責以負今日顯忠遂良之倦心而辜上天福善佑信之隱意者俱于是行信之矣且侯之于天仰答益虔者天于侯自將益

篤其慶將不日而侯之事業益烜赫者即爵秩日益緜崇亦俱于是行信之矣予姑徐之安有天道不可據人事不可信者問者唯唯而去及冬之仲侯將赴召北上余以山林迂士而受公國士之知義不可無言于是遂本前此致論于天人之間者敘爲篇而贈焉至區區惜其去而重以爲慨與喜其擢而重以爲慶徙涉人情離合悲歡之私者皆非所以待侯也侯其更有以慰余矣夫

送觀察可齋賈公讀禮序

仕宦而顯達宗族榮之鄉里榮之當世榮之然苟非有可以動天地符往喆而垂後世者在則君子不貴益士以學爲本本立而道德爲眞道德即事業文章一舉而光明俊偉可法可傳矣董相之於漢事業不必勝灌絳也而君子以爲抱王佐之器寇公之於宋功勲未嘗不偉然震一時也而張忠定至譏其不學無術由是觀之學問所係之深重亦可知矣觀察可齋賈公弱冠績學蔚爲山右名士及典郡楚黃本其經術敷爲吏治一切綱紀政教之施無非學道愛人

遺意暨督吾省驛政梳蠹剔弊向來驛遞積弊即爲之一清而公于士風則不忘鼓舞於民隱則不忘痌瘝蓋其所學者淵而有本故其所施者弘而且溥故其爲守也則卓乎古之循良而不以簿書期會之能畢守郡之局督驛也則恢乎惠及民士而不徒以疏通節省之長塞觀察之責至於飛藻揚纖觸手萬斛初不限於剞劂蓋所謂源深流長本固末茂即一切事功且爲公緒餘矧所謂翰墨游戲又緒餘之緒餘有不綽綽乎精神裕如游刃有餘哉宜其吏治爲眞吏治而風雅爲眞風雅也乃今以太君憂去官將歸

敬也即其平日志切顯揚之心卜其立身行道之實
而知歸而讀禮之餘必且益本不匱之思以湛深經
術使功名[illegible]有[illegible]識者以有力益堅他日者遺
大投艱以正誼明道之[illegible]之功直使其
身為術任持[illegible]垂後世之身親益為百世揚名
之親而不徒博區區宗族鄉里當世之榮而已余山
林人自分終焉以終老受公之知而無以為報惜公
之去而不獲[illegible]有以行道顯親之事規祝公望
公今日以時詩之贈酬公　特達之知而已若乃
陽關三疊之歌不惟非迂陋所[illegible]不可施之

公今[illegible]爾

送河南張潛谷先生旋里序

自制舉盛而正學衰制舉非不淵源正學也士之所
習而溺者制舉遂並制舉之淵源而忘之矣于此有
人焉于制舉之中卓然矢正學之志可不謂特立之
士乎然自門戶興而眞儒寡眞儒豈無門戶之擇顧
眞儒所重者性命之實詣而門戶者相爭在名象異
同之間于此有人焉于衆人角逐門戶之日淵然學
闇修密詣之學而不顧流俗之毀譽可不謂為己之
學乎雖然道無內外無人我無精粗且無天地古
今誦愧也事內而遺外　[illegible]　成己而忘人可

遐于一時而不可通于古今可通于一身而弗能通
于天地萬物則亦猶為執一之見其與爭門戶者等
耳尤有說焉道之所以無內外精粗人我與天地萬
物者以自有內外精粗人我　天地一貫之機緘也
不得其說而徒調停兩可之間名曰吾以兼容並包
為大其實子莫之執中是亦猶夫執一也于此有人
焉博學詳說而返乎約觀會通以行典禮無執見爭
心無名見勝心而一惟二帝三王孔孟大道之公為
率由是乃所謂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之絕
學開來世之太平者矣心敬每自恨　力之不足

及此顧嘗持此求友于四方亦復落落焉惟有與家師私相倡和而已壬午春中州張潛谷先生見顧蕭齋語道竟日夜凡其所論悉與余師弟脗合無間且讀其二十年前論學諸錄其與此異者已寡嗟乎學者非其體認之久且晰則其擇之也不精而語之也不詳先生年二十四五已達性命之奧今且涵養陶鎔之深而偏覺之悉化矣顧先生則歉然不自擔荷倡明且以何也且閔其友敬章侯公者與先生居同里道相同而亦不肯擔荷倡明則又何也夫不知而甘讓諸人不可謂智知而獨私諸已不可謂仁仁者

天地之生機而吾儒之命脈也先生之體仁也深矣試返而思之生機可遏而命脈可湮乎且何以歸問侯公仁其可遏生機可湮命脈乎而不自擔荷倡明其亦何以自解也故于其行述余之所甚望　先生及侯公者質焉

豐川全集卷之十八　續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及門漢陽吳理順試藝序

漢陽吳理順之為人安靜和平而其制舉之文亦舒徐容與清明雅練昔人謂文章俱如其人豈不信然頃士林重惜理順之闈試得而復失而余獨竊喜天心之成就吾理順者深也古之君子幼而學即其所以壯而行坐而言即其所以作而行故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今之試藝即古之奏言而士君子隱居所求之志也理順前之試藝可得則信矣顧不知以此明試果可有功以此行義果可達道也耶不然幼學者不可壯行坐言者不可作行而竟得之果大且以尋常倖得之遲待理順矣則何如今日既明于道德經濟之淵源修己治人之矩範以實得之已者出而廷獻之為無愧于己並不愧司馬三升之本意也耶理順勉之天之待理順厚矣前之得而復失不惟不當怨天而且當感天之玉汝于成也夫

及門熊若愚制藝序

自制舉盛而人才衰論者輒歸咎于制藝以爲最負人才余竊謂人才負制藝匪獨制藝負人才也自唐虞三代以來取士者靡不取諸敷奏之言爲雖不傳要亦如近日制策條陳時務之類耳矧今又益之經義以爲先資其所以敎之探道德經濟源本者意又至深也而人才日不如古嗚呼責獨在制藝耶且宋之關洛建安亦從當時制舉出而明之河東新會餘姚又[illegible][illegible]自制藝制藝安在負人抑人自不講于制舉之言如關洛河會耳熊子于諸子中年最少姿最清

向學之志又勤而銳當且不爲風氣所囿矧今又有關中道德經濟一貫大指自此誠不替于隱居求志實義窮經期于致用坐言期于作行遠而關洛建安可期近卽河會餘姚可望其以刷近日制藝家陋習爲　國家生敷奏之光如唐虞三代得士之盛有余且引領而望矣

涇陽循良丞龍岡聖瞻吳公名宦錄序

宋程純公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亦必有濟而先儒又以爲士苟自立一邑之佐一方之長亦自有及人之實政可傳之德美則如漢朱邑之在桐鄉宋純公之于吾鄠亦其明徵也蓋士大夫處則以實德自修爲正分仕則以實德被人爲功課官資崇卑特以語一時之名位而人品之崇卑則固在此不在彼耳今觀丞[illegible]聖瞻吳公以辛酉科賢書佐理涇陽七年中熏心惠德大孚輿頌至于營修水利惠流無窮尤此地奕禩之思故涇陽士民于公之生也有父母

之戴而沒也有香火之祠今且有合詞公籲入祠名宦之舉嗚呼此固涇陽士民風氣之醇醲戴德不忘亦公德意入涇陽人者寖淫之深故歷之久而尚不能忘也向使公永之以年其惠孚又豈止是又使公歷大位而據得爲之權其以惠我[illegible][illegible]而流芳百世者詎止是哉吾爲公喜德施之不泯而又以悲公時命之不遇也然以公落落一丞而馨香一時俎豆百世則亦可爲士大夫乘高履尊而名不施于當時德不施于奕禩者之儀型矣

遜功五經稿序

制藝雖與古文辭異然總以成家爲當行成家者匪獨清奇麗密各自爲體之謂也謂其脉絡分明精神完固即奇正短長之不同而要之通體無懈之可擊如率然之勢首尾相應焉耳然幾此者匪易也非見理明則脉絡未易清非養氣厚則精神未易貫又非有用志不紛專精致一之功則亦豈易收效旦夕之間而語於得心應手之妙故余嘗謂觀理學家識力之淺深通塞于其言也十不失一焉觀古文家識力之淺深通塞于其言也百不失一焉至若執此以觀

制藝家之識力淺深通塞則又千不失一矣蓋據其要會以觀其出入其間之跡寔舉不能逃也今觀我遜功弟者以忠臣孝子之裔博學篤行士林重其爲人久矣及乙酉以五經冠多士海内稱名元者必首及之歲丁亥以應我邑侯燕湖張公衙文之聘館於余家余於暇日得其藏稿而閱之見其始之爲四書也大篇或至　七八百言而篇如股股如句不見斷續之痕其三變而爲短篇也則有僅四三百言而烟波與致無窮者而五經則純乎短篇者也一時人士觀者互有好尚而余獨愛其經義短篇爲尤甚蓋以長

篇尚可容人寄托短篇則非忘形象數之先而取精意言之表未易幾也乃其最可貴者則又不徒以簡練取勝而凡數十年深造所得精理微言奇情灝致淵淵乎寓于寥寥之中而浩浩乎溢于行墨之外即其言而不特見其於斯道精專致一之功即平日窮理養氣之深心大力端可槪見矣故於見索弁言也樂取其爲人與技之所以可貴者爲吾黨告之

賈侍御遺言序

世之論者曰文以人傳人亦以文傳余謂文以人傳斯可傳耳人不可傳而區區曰以文傳人文之傳也適貽訥厲耳楊子雲柳子厚千古明鑑也韓城侍御賈公起家名進士三令劇邑悉有惠政既而兩任西臺巡塩長蘆咸嶽嶽自持不悅其職晚年謝政居家凡敦宗族睦鄉里及濟人利物事苟其力之能為靡不慷慨為之而自處則儉素不異寒士傳曰利物二十年厚德之聲無間賢愚公固非諵諵欲以語言文字名世者廼公没今且有年矣邑人士覩公一言一

字之記述靡不獻欷感歎曰此我賈侍御公之遺言也輒相與追念其生平不置噫嘻不期以文傳而見之者咨嗟愛慕有如是將所謂文以人傳非耶壬午冬公賢嗣締芳以所梓公之遺稿凡五種總若干卷見委弁首之言余為題曰賈侍御遺言而序其首者如此蓋公文稿舊多以長蘆子筆或龍門臥集顏號茲總曰賈侍御遺言者從韓人愛公重公之本詞而名之也於戯公之傳世者正自有在後之讀公遺言者以此稿作公之神龍片爪視而毋徒區區較量于世俗語言文字間可矣

修竹居詩集序

余不能為詩然竊誦三百篇而涵咏其意旨間覽漢魏以來諸傳世名篇而妄評其離合遠近之致嘗以為詩者道志之物也志正而以之長言咏嘆其情之難已自忠臣孝子以逮思婦勞人其輸懷道感發然如天籟之自然中律而無不可為勸為戒此風雅之淵源也下此而漢魏近詩之質矣然而三代道德禮樂之義微故其風旨醲醇處遂遠謝乎三百譬之春其生機之貫注者無復圓滿特其輪囷蒼駁樗然古幹耳六朝綺麗繁縟盡喪本質幾類剪綵之花生意

無餘其于漢魏且有天淵也唐人與會長幾能道性志矣奈王者之迹息也久學士大夫莫知樂詩雅頌究不知與春花浮藻也何異宋儒重窮理可不謂達詩之本乎而性情未足夫詩道志者道性情也性情疏足乎然百尺木而枝葉花實之不具其于詩道然而多風優柔纏綿感神人而和上下者何在耶故詩必合漢魏六朝唐宋之本質色澤而會歸于三百編四始六義之淵源然後可以還源而還醇此今日詩道之一大公案也顧嘗持此語同人概多落落難合[illegible]侍瑤山徐子修竹居詩稿而讀之益乎其情

溫乎其言將所謂本乎性情能道其志而不獨春花浮藻之爲尚非耶且詩者心聲根心而言者言斯爲眞匪其人而飾以裴綴之游詞言縱工寧有當乎瑤山子以易良博雅之弘才佐我邑侯學道愛人之君子敷政寧民無非本風雅父母之遺旨相措洭我鄒人凋敝固陋之鄉今浸浸乎登衽席而有武城絃歌之餘風者瑤山子可不謂有贊襄之力乎傳曰仁人之言藹如卽其人如是將所謂言爲根本性情眞道其志之言而非徒區區摸擬游詞者比非耶夫詩知道志而淵源正能道志而淵源淸矣循源窮流極騷

壇之餘事以直躋三代風雅之堂易易耳嗟乎元音不振世敎之責不有大豪傑何能一返于百年陋習而返之正始余拙學且年加長矣今尚未能入其門將望道其與乎瑤山子天性過人旣邃加之以好學不厭他日爲宇宙了此一大公案者知必符契于此矣

韓梅埜先生遺稿序

先生舊有瓶緘集五卷三益稿二卷晴窓綴語二卷李于鱗詩註二卷緣其早殞而抱伯道之慽又數數經兵火故其書多散逸不存存者僅此耳吾邑自有明弘正間先漢陂太史與李何六子以古學提倡詞壇嗣後百餘年間風雅鼓吹獨先生銳志繼之如火乃熾如川方至不幸昊天不假奪其年斬其嗣竟使其犖志以沒乃今日月之幾何並其遺文且與荒烟蔓草而俱泯此士林之所爲感慨而太息也已卯秋先生再從孫文學鑑幾從元孫文學眼乃輯數十年

來所搜索先生之詩若文共若干首彙爲二卷授余而謀所以永其傳嗚呼先生集凡十餘卷而今僅得十二又諸稿多先生手編當非漫然而今僅掇拾于零落散見之餘不無應酬瑣屑之說則先生之精神搆造不幾與流風餘韻俱逝乎然嘗鼎一臠厥旨可知由其狀柳洲公記柳洲公遺語諸作而其至性孝友之梗概可推由其序武闈録慶賀諸令宰序篇而其經濟志畧之梗概可知由其記澧橋銘二羅記惜陰傳管若虛以及他詩歌若雜說而其濟人利物慧業靈心與夫好學博物之梗概可推乃若[illegible]變

諸記雖其游戲三昧與吾儒窮理盡性之旨纖芥微別而要其透出塵緣俗纏之衷不可謂非于語言章句外有獨契者向使老以歲月年副其志學副其年其至寧可量乎君子于先生未嘗不悲其遭逢之不幸而猶幸是編留先生全豹之一斑也然則二君數十年之搜索纂集于先生不減慈孫而功臣哉雖然天地之尤物其流傳于後世也必有鬼神護之矧先生去今曾未百年鄉里故舊之家散籍殘楮中安知不有當年所刻之全編在乎故余尚願二君悉意而求之

白沙先生詩草序

先生之學原本自然而其詩則自寫性情而出以風韻于詩家獨爲超超玄著之音今觀其所自言曰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無往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樞機造化闔闢萬象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噫嘻由是言也先生之論詩乎先生之自道也然則讀先生之詩者觀先生之言而詩道從可知即先生之詩亦從可知欲讀先生之詩而學之者實踐先生之學而後先生之詩可讀而後先生之詩可幾爾不然者言不易知而先生之言尤不易知言不可僞爲而先生之言尤不可以僞爲也

吳侯遊覽草序

乙未冬邑君龍岡吳侯以遊覽詩草見示且貰一言之序余拂隱下几攏鑪火再三展讀則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大觀也讀之推有慨且愧耳曾敢序哉曾能序哉憶余當少壯時覽輿圖見杏壇闕里近在北方竊欲策蹇一往縱觀其車服禮器慰生平願學素志次如潮陽嶽麓臥龍岡則先賢論道與學隱居求志之地最足令人觀感興起至若蘭亭西湖金焦虎丘與夫太行劍津梅嶺姑蘇滕王閣黃鶴樓者或名流勝蹟或山水奇觀靡不足發人清興而助人逸情

故咸願一往而遊焉然皆以爲時有待或可俟他日也及後兩至楚中僅得一望龍岡兩登黃鶴樓上最後至姑蘇亦僅得再遊虎丘此外無論吳楚之表如孔林嶽麓潮陽蒼邈乎若天外太行劍津梅嶺滕王閣者茫然如地涯即西湖蘭亭密邇姑蘇金焦維揚舟行必經亦且當面失之讀侯詩見侯足跡徧余意中所期余曾不及其什一而今且無望于遊也慨何如矣又余足跡所至既莫敢少遜于侯而生平拙學身所經歷者亦復淺浪空過不能有所述作以誌其奇勝即間有咏述不過時鳥鳴春秋蛩吟秋自適其適而曾不能如侯舟車所至一一攬勝採奇亦復筆足寫生言能道意舉他人格格不吐者一一傳神如鏡花水月令讀者入口而拂拂在目是余不能遊者既視侯如彼即曾遊者亦復莫能如侯如此也愧且何如矣而敢序侯遊草能序侯遊草耶亦惟是道余展誦時前此未至者今不啻目睹身親前此曾至而無與闡奇誌勝者今不啻意會神領斗大一室憑几擁爐間恍如乘雲御風頃刻間直徧覽宇內大觀而無復未至之憾滿懷感侯大惠而已

族譜世系後跋

嗚呼吾族今玆續入名數死者無論生者且幾五百可不謂人日益衆族日益大乎雖然衆可喜也大可悴也苟人衆而支離益衆族大而乖戾愈大則所謂徒貽恨于祖宗貽詬于鄉里者卽在此人之衆族之大也嗚呼可不念哉可不戒哉

四修族譜後序

嗚呼吾族之譜自我渼陂祖來共今玆爲四修格益詳例益嚴精益公而恕庶幾乎良譜矣雖然譜所以譜族也良族乃足成良譜也今使吾族而共勉爲忠厚信善之人無遠近親疎而共勉爲婣睦任恤之行人之觀是譜者始當曰是族也良其譜之良也當可信若其不然而或有居家之爲親憂居鄉之爲人惡民而犯公上仕而枉憲章或同宗共祖而親睦和洽之不聞是吾族適滋鄉邑詬厲也夫族而致滋詬厲于鄉邑人尚信其譜爲良譜乎嗚呼我王氏聚族于

玆者餘三百年譜特四修耳刱與續者之爲力良勞屬意良深矣孰非子孫不能光昭前人之緒而至使人或詬厲于吾族而因以議譜之不良其若辱先圯族而負修譜者之屬望何願與我族人勉之又勉也

漢陽門人靖誠合歷試草序

昔人謂文章一道以理爲精神以氣爲脈絡以格局爲骨體以詞調爲衣被是故理欲其眞氣欲其暢格局欲其勻停而衣被欲其雅練乃余則獨主一識以爲之根柢也蓋以理有眞僞是非非識莫辨氣有清濁粗悍非識莫別格局詞調有當否雅俗非識莫明故識者文章之權衡也漢陽靖子誠合績學有年雖尚困于場屋而其能文之聲則見推于江漢之間余觀其歷試梓草理眞氣暢而格局詞調靡不妥確風雅則其讀書慧眼識克過人故一切皆出人頭地也然余又以爲如靖子之識必能辨天地間何理爲生人正理何氣爲生人正氣何格局爲生人立身正格局何衣被爲生人彰身正衣被直于江漢數千里間挺然作一豪傑特立之士而不第區區一制藝出人頭地而已故于其求弁言也取所望于靖子者書之至靖子之長才而至今尚未一第此自時數之有遲速或亦天之大就靖子靖子之識當能達觀遠覽正無俟余言耳

存省草讀史錄自敘

史錄者余戊辰己巳間讀史偶得而錄也蓋余性喜思而善忘每閱載籍所記古人言論行事未嘗不優悠厭飫反覆於心極其所安而後已用是目所涉閱輒申管窺一得之愚附書簡端至其往復辯難之說爲卷首所莫能盡者則旋得輒疏遠者不能期月近或旬日間已成昨夢矣以此雖二十年間心所嗜好之書其前後所見或時時自相牴牾且人情親師友則日進獨居孤處則易退余自戊辰抱病歸離師孤處塊然一身其爲進也莫余策其爲退也莫余鼓悠悠歲月玩愒良多由前則非隨得隨錄無以識遺忘考是非由後則非是錄無以驗進退而當孤室中明師良朋也此余之錄雖煩且勤而不敢以病軀畀難而中輟也雖然理日新而無窮學不進則無得今而後前之少所見者庶無遺失矣倘由是而之焉不能日知其所無以進於高深則是吾思不加勵而學不能日新也其亦負今日記錄之意矣

留別逄幾巘序

心敬以湖北大中丞陳實齋先生之召於辛卯正月念有八日至武昌是日於江漢書院遇副戎曹公守戎楊州逄君幾巘皆溫恬閒雅心竊異之然未得與之接談則亦不敢遽斷其爲人次日逄君見顧適石虹張先生在座言君善士可欽君因自述其業師孫公永訣時曾懇一語以佩服終身諭曰做個好人至今刻不去心因此不敢自肆余以爲君數十年能不忘其師傳即此可知其眞爲善士石虹先生之言良屬不誣然尚未知其識見何如也及余與石虹先生

論人皆可爲聖賢只是自暴自棄便讓古人以難爲君適在側則曰人與聖賢皆同此心即皆可以存此心皆可存此心即皆可爲聖賢之事自暴自棄只是此志不立耳既而又言正風俗先在正人心石虹先生曰不謂君武人乃見及此爲之嘆羨不置余聞之益欣然起敬因曰君之見解切當如此即終身誦讀之人不解此義是豈特不可以文武分即恐文士遠遜不逮也然尚未知其處心積慮果何如既而聞君到任之三日自誓於神曰某自幼業儒靡刻不以忠孝存心今儌倖科名忝蒞茲土惟期盡忠竭力勉就官箴倘若先己後公損人肥己人或可瞞神必難欺某一男一女神明殛誅以此一切比糧斷訟接人待下皆存一番仁恕心不敢蹈於苛刻余乃益悉君之存心行事竊嘆君之爲人如此不獨非世俗人所能及即我輩亦當視爲畏友蓋吾輩言焉而不能實踐處往往有之如君之所見在是即存心在是行事在是雖不尚語言文字其實勝空言無實者相去不啻倍蓰耳噫以中丞公之清德惠政重道崇儒而爲其屬者如副戎曹公與君皆厚德謙光能體中丞至意以相與有成亦可謂一時之盛也故於其見索別言

也爲畧述其槩以誌不忘且以望君由此擴而充之益廣其未及益勉其未至以踐前此聖賢可爲之見而爲吾黨躬行之君子焉耳

存省稿 書後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書董仲舒天人策後

王子曰江都天人三策雖未醇乎孔孟純粹中正之旨然當學絕道喪之餘獨知宗孔氏尊六經重學校兢兢乎天人德教之閒如仲舒者允矣漢儒之醇而在當時眞空谷足音也昔韓昌黎變文章偶麗聲律之習前有王文中之賢而不知師旁有柳子厚以爲

強輔論者猶且偉之以其創始者難爲功也仲舒生申韓蘇張刑名從橫之餘而卓然志乎三代道德之正可不謂難歟故余嘗謂聖賢一也而時有難易唐虞之時皐夔尚非難而春秋之際孔子爲獨難洙泗之間顏曾思孟尚非難而漢之仲舒隋之王文中爲最難學術既明之後朱陸尚非難而辭章佛老靡濫之秋周程張邵爲最難以皐夔顏曾思孟朱陸者生于聖賢一堂之上或先後百年之間而孔子董王周程張邵者則無待而興也有待者易無待者難生于治世者易生于衰世者難論世然後知人評仲舒者尚其以此求之則仲舒之配享孔廟無容議矣矧正誼明道之旨依然孔孟心宗也耶

書董仲舒天人策後

董仲舒天人策勸帝力變秦法武帝卒用之崇六經尊
孔氏罷黜百家力行學校賢良方正之舉而漢治由
是大興于秦王子曰自昔論者以賈生嘗以變法勸
文帝文帝不用誼言而天下卒以殷富荆公以變法
說神宗神宗以用安石說而竟至爲宋基禍遂謂
治天下者止宜守舊法必不可變也嗟乎獨不思調
琴瑟者必更張而乃可鼓乎且良法必不可變是矣
苛制陋法而不可變乎向使武帝不用董生言無尊
六經崇孔子舉行學校賢良之政則帝且不得爲秦

皇列得與于七制之列乎故論治天下國家不論法
之利否與變之得衡與否又不知推原其所以治亂
之從來而區區以襲舊蹟常爲說皆非通論也

書屈原傳後

王子曰屈原憤己忠之不用而蔽于讒傷國勢之日
陵日削而王不悟自沉江流甘心充魚鱉之腹其熱
足以廉頑立懦其節足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
隱忍苟祿君子讀離騷及漁父卜居之辭未嘗不廢
書而嘆長吁深悲而爲原痛也雖然忠矣抑已激也
或曰可以不死乎非也死而未知所以死也蓋嘗平
心論之食人之祿而坐視其顛而莫之恤厚愛吾生
以屑社稷志士自處恥之故龍逢死桀王子比干死
紂原楚之宗臣也不以身殉國他安望哉顧君子得

時則危言危行非其時則危行言遜君亡則義不苟
生君存則義不苟死其遜也豈阿私狥俗其生也豈
戀軀偷生乎遜吾言所以濟事留吾身所以有待也
況原本宗戚與國相休戚存亡者乎況當時皆讒邪
傾巧無堪共國者乎箕子佯狂受辱孔子去魯而遲
遲意固甚厚也不然豈箕子而苟辱孔子獨爲是好
辱之縻哉原誠愛國乎則莫如襲箕子孔子之遺忠
乃君一不用遂至捐軀而不悔向使天未喪楚頃襄
悔悟除讒佞親忠直任用典型相與發憤爲治老成
云亡誰與共理吾知屈子必不能瞋目慷志於湘水

之淵矣且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忠臣去國不絜其名孔子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公三日不朝當是時孔子業已知已之不用而去志決矣尙必托迹於燔肉不至以爲名則禮爲君諱忠厚之道也今一死以全節自爲名得矣人將謂吾君何此亦屈子之宜感悟而心悔者也或曰小弁之怨孟子以爲仁君猶父也屈子之怨其可已乎曰怨君君也所以冀感也死何爲乎史魚之死病斃而思欲以尸諫也懟君以自絜其身而使君爲我受之惡適以激其怒而恣之恨耳故怨可也死不可也且怨亦自有道而況於死而乎

激乎夫同寅協恭而寅寀和爭名競氣而黨與分黨與分則人重於營私而輕於僨事故唐虞之盛湯武之興師師濟濟下至衰趙之相如亦且含垢忍愆於糾糾悍悍之廉頗何者和吾衷所以濟國識大體者不屑小怨也子蘭上官雖讒諸臣雖佞屈子獨不宜協以公護使之感而化愧而悔乎即不然而潔身以去不與之共班列而相酬酢亦足償吾惡惡之素矣而九歌中鴟鴞鳳凰之喩何爲乎漁父中察察暗暗之分何爲乎輕自處於君子而厚居人以小人則原之爲人褊也豈獨人之過歟然則平心以論原之死

自死之也故吾嘗謂離騷一書不作可也假爾以此自附於小弁巷伯諸什卜居漁父亦應多事矣雖然他人甘心爲鴟鴞而原獨欲仰附於鳳凰他人甘心爲駑馬爲鷄不羞而原獨矯矯然欲比迹於騏驥黃鵠他人甘心自處於暗暗而原獨勵志於察察原縱不得爲中獨不得爲忠乎此亦平心之論也

書甘龍杜摯商君變法後

王子曰法可變乎曰不可法不可變乎曰可衣服飲食之于人也夏葛而冬裘者宜也渴飲而饑食者適也故未寒而裘未饑而食者謂之先時冬而猶葛饑而仍飲者謂之後時先時者躁後時者愚躁者無成功愚者多後患君子觀天道相時宜以適吾適而已法之治天下國家也猶衣食其變易也猶裘葛食飲其適宜也猶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是故法弊則變否則守時窮則變否則因是故利不百不變法時既至亦不畏難也無可乘之時不苟創非可循之法亦不

苟因也必曰可變則是虞不必襲唐禹不必襲舜也必曰不可變則是殷不必易忠而質周不必易質而文也必曰可變則是堯舜不變道而不必與必曰不可變則是桀紂不易禮而不必亡也不亦膠固而難通乎是故論政者觀其時相時者觀其政不是之求而拘拘執可不可爲說者非躁則愚皆非事實知本之論也甘龍杜摯執以爲法不可變商君執以爲法必宜變先儒各主其說以爲是非以余論之意皆可用惜也執可不可爲說而不知據時與政之可不可爲說也是故由甘杜之意善用之則爲守成之文景不善用之則未必不爲因循不振之元成由商君之意善用之則爲覇强之齊桓秦孝不善用之則未必不爲自用之符堅禍宋之神宗且夫堯舜禪而四凶者堯用之而舜則誅則因之中有革湯武革而三重之道遞相因則革之中有因審此二者而王者因革損益之故亦大畧可睹矣彼甘龍杜摯商君者戰國之士無足論矣獨奈何號爲大儒而亦爲是不該不徧執拘一曲之說是不陷天下後世相隨而爲元成符堅宋神不止耳此君子經權時宜之論所不容已也

再書商君議變法

王子曰甘杜之說可與守成而不可革積弊商君之說可以與事而易至失人心必也不苟狥流俗亦不拂戾輿情有非常之大功而無遺衆之隱禍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湯武之應天順人其庶幾乎而如商君者又豈足以知之歟故法雖變而身卒戮雖始能致秦之強而適以基秦之亡也惜哉

書蔡澤說應侯辭位策後

王子曰以余觀蔡澤之說應侯應侯之辭相位其言皆衰世之言其事皆衰世之事人臣不以利國家安社稷爲重而以全身遠害爲明哲則澤與應侯之爲人可知應侯與其主君臣之間亦可慨矣然言者無隱情而聽者無難色則亦衰世之僅事而君子所欲節取以風世之依阿貪鄙者也

書蘇秦以合從說齊宣王策後

王子曰季子掉三寸舌解横約從卒能使虎狼之秦二十年不敢開關而出一兵于山東諸侯山東諸侯且二十年保境息肩不致蠶食于秦眞景春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者矣功可不謂偉耶然昔魯仲連以義不帝秦一事天下後世至今稱之不啻祥麟威鳳而秦卒不掛人齒頰則以仲連之心激于天下之公義而秦之心出于一巳之私情也然則義利之間固人品之所從別而正天下後世公論所從是非也微隱之際雖形聲之不接而實夫人十目十手所指視也士君子處心積慮可不愼歟

懇懇勤勤爲　九重陳之而祈以失之前日者豈不敉于他時乎　聖王平日𢢀念民瘼不異漢文之弘仁納約自牖痛哭而陳令且顒望于通達國體之賈生矣

書賈山至言後

王子曰賈山至言其文雖不及匡衡劉向之練而壯激自有餘其言雖不及賈誼董仲舒之雅而切直自有餘至山以新進之士對創業之君引暴秦爲喻而不諱旣可謂進苦口之藥而帝以興王之主聽山直言亦歡然受之無忤色抑又可謂無忌醫之病也嗚呼求此于三代以下俱成廣陵絕調矣當時君臣之間風俗之厚至今猶令人穆然想見也夫

書賈生論教太子後

王子曰誼論教太子謂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至矣哉眞探本窮源迴出秦漢間策士之識乎三復數過欣然喜三代之餼羊猶存也劉中壘班孟堅獨折服一生謂爲通達國體有以夫

書劉子政向傳後

王子曰劉子政前後若出兩人而君子終不以前之過掩其後之功然則人固在自變何如耳善變則惡可爲善邪可爲忠罔可爲直小人可爲君子如劉子政可證矣吾輩顧可以一眚自棄哉又可遂過而飾非哉而論人者又可以一失没人之生平哉撫卷感歎書以自警並以告我同志

書太史公禮書後

王子曰人體撲拙稍疏以成文全似中原人談禮漸無真見安能盡其洋洋大觀乎不有宋儒探本窮源之論禮之真面真理殆晦蝕于區區一曲之見而不自覆問也然則周程張朱者固周孔顏孟繼述之宗子而馬遷班固豈特唐虞三代掇拾竹頭木屑之匠其于禮備無識往往從詞氣間較漢宋優劣真夏虫不可語水哉

書太史公樂書後

王子曰以余觀太史公樂書通篇只發明樂以節樂一意是但語乎用樂之宜耳未盡樂之大全也雖然聖人不作咸英韶濩之盛不可復覩矣苟能明于節性防淫之義其于鄭衛淫哇之蕩人心志亦庶有瘳乎且當武帝侈心多欲之日而爲是節欲防淫之說人臣因事納約效忠之旨亦于此寓焉則公之命意正自遠矣

書太史公律書後

王子曰是書也余亦不敢謂盡律之大全然一篇之中無非爲武帝窮兵黷武下砭針則如公者固尙知因事納約情見乎辭者縱微闕見之博洽筆力之雄剛吾固信其爲良史才也

書司馬季主傳後

王子曰以余觀太史公司馬季主傳一篇駡世刺時說得來淋漓滿紙蓋有激乎其言之也然由是以觀蠶室之下有自來矣而欲望人爲晏子之贖越石父之爲吏吾適足見其責已輕以約而責人重以周耳噫恕之不行也自古然矣吾于後世乎奚尤

書賈生論禮法後

王子曰賈生承秦絕學之後論事常不詭于聖人如前論制[illegible][illegible]依然三代之矩矱而微言精義表裏乎孔孟此言法令刑法之不如禮義教化則又鑿鑿乎六經尙德重禮之旨眞有非秦漢間議論之士所能及者而論者顧往往以生之言雜申韓病之嗟乎生亦不幸不生于三代孔孟之時得與古聖君賢相宿儒名世相漸染而切嗟也使其生學術大明之世與周之[illegible]王通一[illegible]之宗傳生之議論文章又豈止于是而已哉然以生洛陽少年又承秦儒學廢絕之後而生之言議卓犖極兩漢四百餘年文學之士終不能出其範圍則生之器識弘偉曾可以尋常矩矱之間等量耶故余于生之高明特達深羨生之天分絕人于生之言雜申韓而又以悲生生時之不幸也

書明帝明德皇后馬氏紀後

王子曰明德后閨閣中人也而粟粟乎以德義禮教自檢飭令讀賜章帝諸勑儼然對宿儒名士高談禮教令人欽瞻竦慕而不能置我輩七尺男子可以自愧矣

病居浪吟小引

余自戊辰抱病纏綿二年己巳仲夏歸自二曲乃草創小齋于居左濬以茅竹雜植時花數種長日謝絕人事閉門養痾或良辰佳候遇風日晴美則獨步郊原園涧長嘯興盡而返仍復掩關獨居中間時物變遷古今感觸因緣成聲積之歲月遂得雜詩三數十首越二歲辛未偶檢舊笥中得之閱之自笑兼復自愧因錄以成冊而本其心之所愧者自題其編曰病居浪吟蓋昔朱文公以病目有聞蔣道林以亟疴悟道之說則所以處病者何如而余飯弄于口舌唇吻以自娛是以無用閒言語浪擲好題目也是病非負余而余負病也嗚呼左矣

書嚴子陵傳

王子曰先生光武帝故人又以其歷時旁求而後得之而令勉承帝意縱不能與于麥㮊之圖三公可立俟其而卒抗志不移將有見于光武帝之莫盡已蘊相逕引歎抑必欲鴻飛冥冥自成其志耶然卒之開一代之名節收義烈于二百年間雖至冲質以逮桓靈登擅柄魚肉名士不啻薙草爇林而忠節輩出曾不以蓍蔽少挫尚足爲闢朝生祀增輝則先生振勵之功其以報光武隆禮故人之義者視麥㮊干戈并爲之勳固十倍矣由前則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先生以之由後則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者先生矣又以之矣無用而其用倍弘嗚呼是豈徒潔身爲高者比也

書周黨傳

王子曰昔人豔稱桐江一絲係漢九鼎是固然矣然是特歸功于子陵不屈之節爾今觀黨見帝時伏而不謁至爲博士范升所糾而帝仍矜尚其志賜帛遣還嗚呼如黨之倨傲向非帝弘識大度禮遇優容彼亦何能直遂其高即自遂矣而曾能豔傳當世使當世士爭自奮于風操耶相提而論東漢一代節義之氣賴有諸君子肇迹引端而其振厲興作之功則實之培植實大也千載下令人想見與王之舉動過國帝哉

書申屠蟠傳

王子曰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記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先生當群邪陷正之時自安躬耕力辭徵辟畏榮祿之途如陷穽而高蹈遠引又時尚節槩不難以匹夫詆訾公卿排辱權奸而先生仍不爲危言激論以陷黨錮之禍嗚呼易之儉德避難先生殆其以之記之默足以容先生亦庶幾焉鳳翔于仞能遊天衢高識元覽先生其可及也

書魏桓傳

王子曰此君知難而退其伐檀考槃之倫歟義雖未弘志則可尚凡我同志出處進退固宜以孔孟為宗亦不可不知此義也

書嚴君平傳

王子曰君平生哀平之世隱居獨善而仍不忘善世之心其抱德全真知止不殆者乎異于索隱行怪逐不情之名者遠矣

書楊子雲太元法言卷後

王子曰余讀楊子雲太元法言前後序跋或以為仕莽投閣之子雲即太元法言之子雲或以為太元法言之子雲非仕莽投閣之子雲或薄其人而重其書或重其書而並諱其人噫嘻果是耶余不得而知也果非耶吾無從而辨也惟是仕莽投閣之子雲而非太元法言之子雲是譏之者之妄也倘仕莽投閣之子雲而即太元法言之子雲是子雲立身之無節也大義之不明也生平之掃地也雖太元法言何救于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乎謹題卷末還而質之子雲為功為罪當必寸心自知

而已不啻揭北海之志于日月中天矣總之北海之高不在乎能與漢不能與漢而在乎群焉背漢之日獨有心漢之心不在能誅操不能誅操而在乎群焉附曹之時而獨爲與操不並立之人蓋其不能爲者天也而其欲爲者人也卽其欲爲而不能爲者才也而其不能爲而不安于不能爲者志也嗚呼君子亦問其志而已志得而眞人品眞面目出焉何必飾其事功之不必然以損其眞哉雖然君子惡惡短而善善長子瞻其猶不失忠厚之意乎乃若子瞻之生平磊落高潔固北海一流人物氣類同識力同則其于北海不啻若自其口出也抑又何怪其然矣

書禰正平傳後

王子曰禰衡狂躁踈蕩自殺其軀君子畏言之然吾抑有矜乎其志焉彼其懷刺而出也此心何求漫刺而無與投也此目何見視北海如孔也此意何存視操如賊視附操者如鬼蜮也此志又何屬乎嗚呼漢之不復可振也久矣操之不復可制也明矣下焉者合其腥穢而樂爲之犬馬高才名士亦且因依附會[illegible]在漢之公名以陰濟其富貴利達之私衡少負文才倜[illegible]其身以附微逐波卽不能與荀郭輩譏謔雌雄亦嘗與徐陳應劉諸人者簪筆金馬矣卽不然猶衡嘿默無所長短亦誰得以忘漢責之而衡擊目怒衷[illegible]焉不平慷慨之不足而刺譏刺譏之不足而爲之狂辱而怒罵撾之不恥絕之不恤奴辱之不慚獨以其正氣折奸雄之銳而挫其鋒是獨非一念疾惡之眞禀于天者獨摯有過之而不可已者乎故在當時[illegible]操者惡衡不啻蝮蝎豺狼而衡之穢諸人且不啻犬彘雞豕也操以衡爲不可較衡且以操爲不屑較也操以狂生之刺我爲辱而衡且以奸臣之辱我爲榮也臧孫氏曰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於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衡於心

漢之孔融何爲賊漢之曹操識焉然則如衡者雖未明乎明哲保身之道抑猶知春秋好善惡惡之意乎蘇子瞻謂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嗚呼知操不得在英雄之列則知識操者當在志士之列矣余故曰孔北海天地之間氣而禰正平又未定之孔北海也夫

書柳子厚宋清傳後

王子曰有激而言借市道交發抒胸中感慨斯可焉子長傳遊俠意乎雖然未聞道也夫自貴者有功責人者無志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曰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行有不得則反求諸身君子以此自處而處人故困而亨無入而不自得也今禰自吾取之而望人之援我一不如意而怨懟刺譏之意生於己徵於色主發於語言文字之間嗚呼責人則明責己則昏吾不知與市道中人有以異無以異也

書柳宗元傳後

王子曰柳子厚可惜也夫以彼其才其志豈苟心爲不祥者邪一縮叔文而生平名節頹然一敗而莫可收拾然論當時忌之者群摘其短而排擯之即今事久論定之後君子讀其書未嘗不傷其附依之匪人致毀其生平也嗚呼商君因景監進身功成而論者薄之龜山出應蔡京之薦名未始不正而識者猶致惜焉然則如子厚者其依比者何人成就者何事反之自心應有惕然其自慚者文雖工適足滋詬病耳究何解於立身之塗地也乎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吾輩交與之際亦可以鑒矣而銳於立事速功者

亦尚鑒所往哉